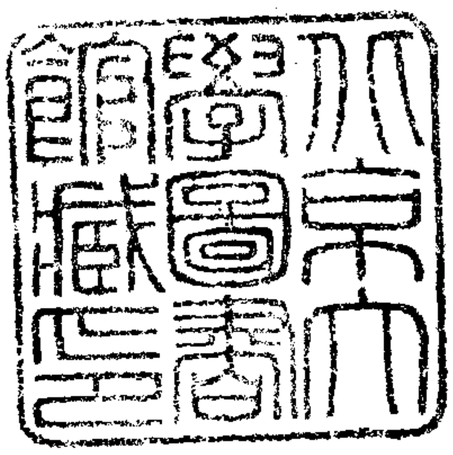
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九・子部・雜家類

西園聞見録一百七卷（卷三十一至卷八十）〔明〕張萱撰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illegal]
吏部二
異途
前言
馬文升　陳建　申時行
于慎行二則　嚴訥　馮三元
趙南星
住行習
起廢
前言
馬琦　張潮
住行習
任子
前言
何孟春　陳建　李夢陽
住行習
考察
前言
陳建　王瓊　毛愷
馬琦三則　丘悅　蕭淳
鄒元標二則　趙南星　瞿景淳
馬宗建
住行
古朴　丘濬　李裕
涂觀　戴珊　胡世寧
馬文升　朱希周　孫需
楊旦　周用　聞淵
趙汝濂　余佩緒　鄭曉

咸賢　陸光祖　馬鳴世
恩典
前言
許讚　余懋學二則
住行習
黜斥
前言
馬文升　張潮　陳以勤
姜士昌　何瑭　皇甫汸
住行
楊豫孫
推薦
前言
汪參良　葉盛　何孟春二則
王陽明　李夢陽　霍韜
梁儉庵　李堂　萬鏜
于慎行三則　張居正二則　馮琦
鄒元標　王元翰　李賢
王鴻儒　黃仲昭
住行
孫炎　宋訥　孫貞
楊士奇　楊溥二則　況鍾
于謙　年富　王翱
李賢　雍泰　王信
王恕　劉天和二則　林見素
林春　馬森　李秉
延納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于慎行 二則　陳以勤
往行
姚善　吳寬　徐階

嶺南　張萱子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　訂梓

吏部二

異途

前言

馬文升曰皇上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有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幷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納監後不數年卽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卽爲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者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汚迨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學生員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年或方三十以下者亦作四十

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器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粮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講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與彼亦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保出身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不免負債於人受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貪人財物豈能行事展布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況鑄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爲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衙門幷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食粮凡遇兵荒如果錢粮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夫豈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兩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於壅滯任使得人而小民得蒙

其實惠矣

陳建曰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廣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上器重之他如丘濬湯行之屬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之訓亦聖主明王用人之一道立賢之無方者也

申文定公曰古之郡國守相得察舉從事賢者往往由任職高第推轂至大官以故中材之士卒顧籍名迹砥飭廉操以樹聲譽致顯庸今之從事皆局于令格即稍遷擢皆有限制故中材以下不復顧籍砥飭苟計月日視筐篋而已人性之不甚相遠也何古之從事多賢而今則鮮乏也余甚病之矣

于慎行曰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爲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嘗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參以士人或雜以掾吏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

中後世以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典也

又曰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算以上乃得爲吏十算者十萬也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污之性在人所賦貴游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于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爲少此法蓋科目未興士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於太平之世也

嘉靖四十四年大學士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輿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萬曆四十八年御史馮三元疏曰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輪于官夕償于民輪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貲官此與自取何異堂堂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麽階爲民害臣不願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

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至窮促海內猶可爲也

天啓三年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乞選曰時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即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吏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兩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又有降參斥退即中者入參先撥辦事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家又省察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復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者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途而扼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

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察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竟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品省察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察考中者始得簿即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爵賞已爲濫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於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既敍攙越何從乃今又有乞選一例納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便可得官于是後者既乞而前者遂壓而後者已壓又乞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皇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乞者此其人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

則援納與實歷併滯乞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此貧窮守候者所以膏雨泣血也臣等請自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乞選者一概停止若夫已乞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乞選者不得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許理財者卽患貧何至有乞選之例夫各吏上粮不問行頭而概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戶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俟選倉巡而州典上粮則從九矣州司上粮則正九矣府司上粮則從八矣道司上粮則正八矣以無名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淵何至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粮假令歷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粮而二年照力役乃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粮自上粮而上粮之銀數定照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粮之所加抵乞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職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寵招之術至乞選而極矣臣等以爲不若追貪官之贓爲便今世道衰頹士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徹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往行　異途　起廢

前言

馮公琦疏略曰諸臣始以仗下之鳴鑾成溝中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干威譴亦是諸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既隱矣意寧復有希冀朝廷用之耶得在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也失在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之臣尚且錄用天下聞之必謂皇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戇愚本自過當因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處事大者亦小跡奇者亦平在諸臣無名可托而優容忠直之名盡歸君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錄天下聞之亦必謂一言之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錮人於聖明之世因其身之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濃在諸臣之名日重而禁錮言官之名反歸朝廷此兩端者願皇上愼擇而審處其一也建言

諸臣臣等寧敢必其人人皆純忠言言當事理其上者憂國下者愛名最下者不及名矣最下者非人臣也其餘皆可因其所嚮而收之以爲國家用上者必竭心力以報而下者亦勉強爲善以護惜其名且人鮮得中事可節取激昂者終勝於委靡直戇者終勝於緘默愛名而過終勝於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此兩端者亦願皇上愼擇而審用其人也臣等料諸臣本心原非敢觸忤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禁錮諸臣止以一時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至此譬之天道陰陽相薄是以成雷震霆既發佐以風雨風止雨霽雷亦寂然試觀萬里晴霽以前相薄相激之氣竟歸何處乃知天之廣大正以怒而不久晦而易霽耳臣子望皇上如天亦望皇上以天自處臣等款款之愚實欲爲皇上收一時之才用成萬世之令名不爲二三逐臣代求進取也

前言

張潮疏曰効用之忠凡在人臣皆切耿耿惟厄于時命故安居自守不求仕進少有志之士終老丘園而諒其本心豈甘久廢況靜養之久而語練之深乎卽今天下養病致仕誣枉廢棄者除奉欽依起用之外豈

更無人於撫按官薦舉訪求或亦未能徧及蓋素昧平生者耻求見之無因憚于干謁者又養素之自重故或舉所知或許相見而其不知不見者未必非可舉也合候命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舉廢務在從公廉訪多方巡察必望實相孚鄉邦推重者疏名奏薦候本部備查先廢緣由參今事重公論題請起用則負屈不伸者再得用于淸朝而廢棄之眷求又聖明之美政也

任子

前言

何孟春曰古之明君所甚惜於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彌世磨鈍也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淆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干擇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爲其重名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於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庇類如此上

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於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勳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

陳建曰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敍正一品子於正五品敍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敍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爲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廕於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能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溥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官崇或善鑽刺即得京朝美職雖曳白有所不論矣

李夢陽疏曰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大學十萬安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

往行

考察

前言

陳建曰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副岳倫疏謂假考察以擯斥撫按之臣乘朝覲以罷去忠黨之士胡端毓奏議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稱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復職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我朝恃考察之權以爲

彰揮之術其如多私鮮公何哉

王瓊曰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謂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職官之法不守也即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毛愷曰朝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爲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己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爲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汚濫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而聞之者遂以爲眞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爲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使有不可解之勢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爲遊說必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撫拾妄奏或買囑吏皂之輩媒孽誑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可言其貪婪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入之門或加雌薄曖昧之事而辱及于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迹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不爲時論所與則又深爲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扡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

或以鑽刺而曲爲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爲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爲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辰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夤緣而倖免荷蒙聖明洞燭微情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國法矣臣愚以爲圖於既事之後不若慎於未事之先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爲多有厚薄仍踵故習日一夕奔競彼此煽惑流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爲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聖明在上天語丁寧官僚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聞義不容默伏望皇上俯察微言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久積之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

似其庸劣素著爲衆所共棄者雖盤據夤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爲衆所共與者雖媢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于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眞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參論以明國是以正公法則於朝廷黜陟之典不虛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成矣

馮琦曰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取惟有一種貪官猾吏智足以遂之才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蓋之權在司道則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言則挾制士夫畏游客有言則奉承游客張彌天之網塗人耳目而後得遂其谿壑之欲故其虛譽日起而惡蹟不得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急獨以操守爲重才短而守愼即闕闕無奇而必留才長而守汚即赫赫可喜而必黜治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失不相掩滅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處則一屈難於復伸稍寬則暫留不妨另處矧今吏事之難什倍於昔即墨之毀譽易與晉陽之繭絲

已盡剛則禍生於強項柔則議遊於繞指人但見議論之四起不知其進退之兩難遠方下僚亦合體悉是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概擬存留與之更始蓋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與焉至於廉能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采望未必其得實善始未保其令終臣等但願天下有眞循良不願有假卓異願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以咨訪循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劣陞劣處期於黜陟幽明以佐皇上平明之治

馮琦疏曰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若浼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介之士而貪官汚吏亦多有之或重於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贖或暗派于丁粮或橫罰於營私或鬻獄以求貨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即今時事艱難黎民愁苦貧既刺骨怨已傷心猶吸民垂盡之膏充己無底之橐力所不及者既謂無可奈何心所甚欲者又復不自禁止茲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掛一漏萬極重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飾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有奸贓多不敗露不但不敗多竊聲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尚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設官最重察吏御史則曰監察司道則曰按察凡有察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贓勘問當致行其法今彈章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先後之詳略不同彼此之寬嚴迥別只以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既眞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惕於法若名器不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爲身家了無愧畏中才以下盡趍彼途狂瀾滔滔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谿壑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愼舉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跡者不得止擬降調

每次復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爲鋪張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爲寬縱如無其人則於舉劾本內明言並無貪酷異常官員部院別有訪問則撫按實任其責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

又曰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軟不謹皆罷斥不敘惟才力不及者分別降用調用國家愛惜人才故數款中惟不及者最多然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端才短不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眞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輕浮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眞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輕浮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眞才力不及直是有才而不善用耳當事者欲留之則實有當處之過欲棄之則實有可惜之才不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太過爲不及指有餘爲不足則品隲已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即使其人的係應處而所加之法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有司即以美考密而旁觀亦且以爲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處之耳擬議易生勸懲不立端在

於此今次考察臣等期於共竭駑鈍爲朝廷獎廉懲貪循名責實與天下諸司約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爲虛文繆詞以欺若臣等品隲不詳處分不確先自覩其名實更何以責諸臣查察事例有不及浮躁二款處分略足相當而區別獨爲詳密何獨於外察不然夫吏有鋪張文具塗飾耳目猶虛聲而無實事名之曰浮吏有浮氣虛憍恃才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應斥之罪使其視庸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當無後言可以思過而補旁聽者無疑可以因人爲勸懲且浮者實之反也躁者靜之反也以實誤吏事以靜維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款以垂戒於世道亦自有補伏乞皇上念計典甚重名實易淆俯俞臣等之請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甄別當而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與矣

丘濬曰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有稱職之考外官給由巡撫官例有保留之疏豈都無一可劾而俱當保無一可去而俱當留者乎就使宜愼密以敦憲體宜忠厚以惜人才何不寬其百而嚴其一就中擇不職之尤甚者註劣考以抑之摘顯跡以劾之不可以微乃有位乎乃以朝廷莊別之法而相傳爲官曹引重之資敢於樹恩而不敢於任怨敢於狥私而不敢於秉公不惟窮兇巨蠹漫無所懲而賢能舉職之吏悉混眞於魚目而無以自見矣激勸安在黜陟何憑耶此考績之積弊也古之持正者以不受私謁不作書郵爲高今也未出都門而密屬之姓名已銘心於私牘纔到地方而賄買之簡札常接踵於公庭求書者易於反掌受書者付之長吁堂堂多冠持斧之威甘於俛眉束手一聽人頤指而不得以自由將何以望其厲風霜而動山嶽耶此請托之積弊也二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即侈加美考先以密達於二司且請益焉於是二司深得其庇己而且畏之每移公檄即附啓以納交少有私聞即專書以馳告見必留飲坐必延上敘賓主之禮而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有司即以美考密達被訪之有司且請益焉於是彼此交通互爲耳目雖郡邑隔遠未經

半面而神交冥契總爲不解之藤蘿矣二司既與有司爲黨後與本土窩訪及他處之來訪者而皆同結爲一黨在巡按博訪不下數十處乃褒美之詞如出一口則自以爲衆論僉同得一良吏矣而不知改頭換尾咸出本官一人之手耳是非倒置權柄下移此訪察之積弊也近年貪酷之官偏天下生民之塗炭極矣所劾罷者率多庸劣之才單微之士舉監之流乃百足之蟲角翼之虎則無一而不在優薦之中焉閭閻之竊嘆概稱爲唾罵之聲紙筆之虛裝却盡是循良之蹟能欺君父之不聞愚部院之不見詎能掩天下之目而塞小民之口乎且方面知府位高而人數不多賢否尤爲易見官久而矜持漸懈奸貪誰謂全無是何劾有司者罕掛名於知府乃方面則又多舉而無劾即有劾者亦常不過一二人而止或多吹毛於去任者塞責之疏一下而觀者無不竊笑之矣此舉劾之積弊也方今糾治貪殘之法失之太寬差強人意者祇有提問一節猶幸其爲羊存耳奈何豺狼見遺而狐狸是問非不有所謂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而使去或屢提之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

或朦朧而竟免卽有窮竟其事者亦將以盡法自嫌而每以從厚爲主
塡谿壑者或數萬金而賦惟撮其一二刈草菅或數百命而罰不傷其
毫毛曾有一追賦滿萬者乎曾有一爲無辜之冤民抵命者乎此提問
之積弊也有司之薦舉則先儘甲科而舉監非有牆壁者不與焉接待
差委之類皆不論賢否而專計其出入之途凡所以上下其手而青白
其目者何其太了了也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同一見也不敢
比肩而入有司自相分類而百姓觀望亦因之爲軒輊矣助成恣縱之
風沮喪賢豪之氣莫有甚於此者此拘資格之積弊也
蕭淳曰內外臣工六年有察三年有覲內則有科道以司糾彈外則有
撫按以行舉劾耳目極密聞見極眞信足憑也乃近來有不由科道開
訪撫按造報而私揭中傷者造無根之謗則善類多重足之危納有隙
之謀則強徒施反噬之計臣非謂撫按科道必能周知天下之情僞而
置銓衡于拱手也但以耳目之寄宜確不宜多黜陟之典欲當不欲刻
矧朝覲屆期外察在邇臣愚以爲凡遇計吏一以部院科道參按所開

爲主而一切私揭置而不問勿因鄉里親族之造言而入人以不可解
之罪勿信權要嫉妬之浮說而使人有不白之冤勿風聞帷薄暧昧而
遂玷其室家勿摘舉細微鄙褻而遂略其大節庶名實不至於混淆是
非不至於倒置進退允協而忠厚亦存矣
鄒元標曰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稂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稂
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
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
恥爲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
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爲人甘心至今載之野史以
爲冤抑邇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談者皆爲諸
臣冤臣竊以爲奪一　下闕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官方澄汰流
品典綦重也頃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
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一事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總歸之至當

能自察者而後可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聽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卽
以自察去留不審又虞貼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敢不盟
心天日務秉虛公以仰佐我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
人臣服官無過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愼主于集事則冰淵自凜早夜
孳孳者爲眞才不則厭薄蔬廬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併論矣介
節矢以持躬則淡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爲眞品不則往來竿牘仗勢私
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觀人猶責農之畔而責女之貞也無
飾說也然而未易言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册
彙之印官而奉旨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堂官之
品隲欲定焉揭考選之底裏而盡題面計又何有捉影之疑一署也或
清流之接武或敗類之比肩數有乘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
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媸當人之面
目自在無意中賞鑑偏眞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何
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棄之固不敢藉口憐才致巨奸有漏網之

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侈言指斥俾中人與竭澤之
嗟以致罣名飛揭多出仇口中傷宜投水火覺郎墨客曾有造草往事
直屏門牆罪狀之耳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詆閨幃而飾曖
昧情節之裝點果誣憑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拍破甑而溺彈章總之
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矣公矣愼欲以奉聖主斥陟之權如
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爲捐成心而破門戶于今日之舉爲第一焉蓋
論人不分畛域則泯同何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洞豈遂深入惟
是藩籬一別勢必遡流而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
互及不陳臭味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勿念安勉之各別防異時之報
復盡剪萌芽慮傍觀之不平轉深羽翼世路未必蝯蠍先爲不病之呻
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卒之使形迹蒙疑者冒竊鐵之冤
挾讒相嘗者有摘芥之嘆人才摧折國勢爲之空虛元氣凋殘疆域因
而多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識千古故臣等謂捐成心而
破門戶尤爲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道條議奉旨部院集

議覆行臣當會同擬具伏乞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瞿公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嘉靖甲辰會元及第歷官少宰謚文懿嘗貽李公石麓書曰諸公在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輕而退賢也毋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公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

周宗建疏曰臣閱世二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於六年內計一改用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無間言惟有乙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唾爲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名賢至今頌滿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尚煩稟通軫封疆而檄沐之勳猷可思頂轉輪而督運之功臣可念矜齒沉而數奉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輿論而斥退之諸官可轉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皇上之信任在此時而老臣之報國亦在此時矣

往行

古朴字文質號素軒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隨棣五府理自秦家貧願仕得祿養母除工部主事歷陞兵部右侍郎洪熙中爲戶部尚書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吏叩上之左右人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豈第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

丘公濬字仲深瓊山人正統甲子解元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弘治四年當大計吏公謂洪武永樂以來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以多黜爲公力辨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謂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方岳以下微瑕不免莫敢訴者公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今有未半載而黜者徒狥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歷官未三載者盡復任雖經三載非貪酷暴著者亦勿輕黜蓋用濬言也

李冢宰裕在吏部日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黜幽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迄今不變

涂觀字恆孚號芝軒奉新人登王一夔榜進士歷官寧國知府嘗爲南京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綸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率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止憑巡按御史考語以行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謂考功張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各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概從之由是果有

胡公世寧嘗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上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馬端肅文升爲吏部尚書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面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緻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官而給事中吳葬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丙辰狀元及第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謚恭靖歲丁亥考察媚嫉者譖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爲公私公乃力辨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謂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

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

孫清簡公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奉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參之公論無毫髮私狥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文公曰吾蘄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耶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公之明矣

楊旦字晉叔號偶庵故太師文敏公曾孫也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爲考功郎日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夤奏辯者有旨再覈實尚書馬公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公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悟竟覆罷再覈之命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吏部尚書謚恭肅

嘉靖□□年嘗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當考察堂官公廉得其人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鑞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必黜天下服其公特召以爲吏部尚書自

近歲來爲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思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勞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之治贓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吏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十九日卒

聞莊簡公淵嘗爲考功郎中丁丑會上計時大學士楊公一清爲太宰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上即議斥上不從奈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公益以謂謂聞矣後爲南京吏部尚書己亥當考察公務去太甚無煩苛人言某子甲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以公爲名言趙大中丞汝濂爲考功郎中主京考察事人謂公曰兩閣下私人須先

請問否則匪直損言而已公艴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竟入部明日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左都曰御史某某應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其過王曰雖無過然乏風力公曰不宜御史猶宜別官本院改題可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久之首肯曰是部屬魏某者端人也本堂周尚書欲黜之公爭之不已周怒而詈公亦詈諸老解曰考功雖無所聞本堂必有所見姑從之勿爭遂削其籍堂事即舉部院欲散公申言曰今年考察不盡人只盡一魏郎中耳頃之科道拾遺奏上獨留之後魏官至兩淮巡撫公相見未嘗及之其器量弘毅有若此考察疏名將上時冢宰謂公曰黜中有某某者內閣之姻黨某某內閣之門人某某內閣之愛幸此疏一上恐爲衙門累也公曰決不累衙門惟郎中不自顧惜斯無患矣冢宰又曰趙某者內閣倚信決不可黜公曰趙某不可黜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方納所奏本旋步間忽有喚趙考功回者其聲甚厲乃閣寺二人還所奏本曰爾何苟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來視之本面漫漶公少悸知爲權門意也

因毅然曰此本決不可易但進之生死吾一人自當之諒不至貽患諸君也閣寺語塞明日旨下果留趙某等三人無他患也後趙某以嚴氏聲勢總制淮浙威震中外過公于途謝公曰昔時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刃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其于利害之際深沉不撓有如此

余胤緒字□□應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考功郎中時承行六年考察之典但留意人才考註臧否黜陟甚明不奉權要責以不題互糾新例編管九年闢建書舍聚徒訓講甘處澹泊絕迹公門屢經輔臣臺諫交薦庚子夏吏部題覆不題互糾新例正是恪遵成憲起補南考功郎中考察執法

鄭端簡公曉爲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摘御史夏桂州罷相嚴分宜繼之欲籍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

詔誥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超擢尚寶少卿
戚都諫賢初召入時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言
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嘉靖間諸大臣有所
嫌怨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
害其言曰進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稍嫌
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
於不避孤臣孽子之流與善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佰此難過於容恕
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
貶罰而忠藎者未盡褒揚短於才者間蒙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
小夫憸人僭冒榮階而孤臣孽子實搆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
泯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竊惟人才難得願廣德
意使忠良落穽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救以共成正大光明
之治上覽其言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
中葉洪劾冢宰汪某摘寧國縣丞而參議韋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嫌怨

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報即論救如旨又以汪某所倚自固者
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欺元首腹心
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
之權縣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列必先
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
即如考察事陛下曲體臣言許其即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
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窒之陛下有堯舜知人之
明而某實負伯鯀方命之罪愆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顧陛下威斷洪
等雖不能救然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
大臣其黨與亦稍稍被逐朝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
陸莊簡公光祖爲南祠祭郎日嚴文靖改太宰遷公爲驗封郎旋歷考
功文選公在驗封議遞減吏胥頂首至今奉爲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
甄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屢挂吏議而當事大臣
以先世故曲庇之公曰此所謂啖其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罪力

請罷之
天啓四年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聖明
特勅申飭幷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裒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貪官之
術亦多矣或括贖鍰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收
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家閭閻之所切齒痛心合怒共怨
者莫此爲甚今合無以征收二字塡之訪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於
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
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爲重而爲解之者曰其才諳可取也不知貪吏之
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吏巧又有爲之解者曰其愷
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倚蠹其爲貪也更
大總之貪者不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
或擅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以充軍餉實可以儆貪墨毋如曩者贓至
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爲贓吏開一面也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
此也至問有司之敢於貪婪甚至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
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殷
勤有餽甚之薦獎亦有餽綢繆既密肝腸俱熱此有司之所以恣睢民
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交際而取之民者此誰教之也則今次
方面之處吏宜加嚴而有司之大貪巨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幷理刑
同論可也臣所謂懲貪務在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擿按之露章祇他
人之開報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狥情面此非受
人之欺而因以欺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即無各具之獨見當
有衆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
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抑奔競禁餽遺尤爲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
經諸臣條陳不啻詳且盡矣統乞皇上勅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
必行可也

恩典

前言

許讚疏曰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顰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於上

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人以爲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
勸忠而僥倖之門啓矣查得我朝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
損益凡累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
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關給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官侍從講
讀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命出使海外
死於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雖三品未經請給誥命已累經彈劾
得實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幷雜流出身者俱不許一概陳乞一時經
畫至詳至備蓋于優禮之仁而富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
所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塍未考
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爲私恩不得者反
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于國
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塍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
其雖自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
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候命下之日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

參回治罪補塍一事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永爲遵守

余懋學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國制誥勅之典以風有位非考滿稱職
不與非大慶覃恩不與至愼重也曩歲皇上加恩宮臣太監鄭直得塍
姪玘爲錦衣千戶恩既渥矣玘未有以圖報乃未幾輒求管事又未幾
輒求誥命陛下未下部議俱允其請此於陛下優念近臣之私誠不爲
過但揆之法制以祖宗風勵之典而狥塍臣請乞之私其防不可潰也
求管事而與之管事求誥命而與之誥命舊制難踰邪心無厭其漸不
可長也竊觀外廷諸臣有陳必付所司查例今於內臣獨不用例昔人
宮府一體之義或不如是夫踰制則濫狥情則褻濫則啓覬覦之心褻
則乖激勸之義是以孔子惜繁纓昭侯愛敝袴豈眞惜此細物哉誠以
禮窒幾微分防僭逼聖哲之爲慮至深遠也今內臣侍衛不止一中塍
管事不止一玘往者固不復追而來者尤宜預杜臣願陛下法行自近
自後內臣請乞必下該部查例如所謂違例該部得以執奏該部依違
該科得以參駁臣又惟大臣恤典實寓莊別近見禮科都給事中朱南

雍等查參原任尚書傅炯公論不容不宜與之祭葬特蒙明旨竟從初
議臣竊以爲科臣論炯之言是則祭葬之命宜中止也論炯之言未確
則勘明後予之未爲遲也今既不咎科臣參駁之非而又輒予傅炯祭
葬之典此之不明則是始之予爲過後之予也爲遂始也天下猶以恤
典爲厚大臣其後也天下將謂恤典以賞有罪矣夫此一炯耳然是非
不可不明恤典不可不愼願將禮科原疏下部集議炯誠共棄即停祭
葬以示懲炯猶可原俾因僉論而獲白至其題覆宜嚴近奉明旨申飭
臣竊謂覆請雖在該部而初請則在撫按查覈加嚴則該部題覆自當再乞明著爲例今後大臣在家病故撫按官查覈生平無過與
論稔賢始爲具奏事下禮部則該部加覈焉詢謀僉同始爲覆奏若初覈不嚴咎在撫按覆勘不當咎在該部參駁不公咎在
該科庶幾公論既明主恩不濫而激勸人心之大機不外是矣

又曰敬事後食臣子之節上下相諉非國家之利竊見近時該部題覆
邊功往往首列閣臣勳猷盛誇督撫功伐此猶曰運籌宣力例當敘也

至如涿州橋工告完天下明知爲聖母濟人利物之仁而該部議功乃
至夸述閣臣司禮之績例雖沿舊詞涉獻諛臣竊以爲非美事也夫周
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即使諸臣功在社稷亦敬事後食
之常耳一不宜敘輔臣之職翊贊皇猷啓沃君心其大也區區甲冑考
工之勞以敘輔臣小之乎爲功矣二不宜敘近臣懋賞簡自帝心矧貪
天功而謂己力則智者不居焉三不宜敘先該大學士張居正等疏辭
功賞陛下嘉其勞謙足立臣極臣於此竊度輔臣之心必不以敘功爲
當然仰窺陛下之心亦必不以賞功爲美事惟該部向沿舊套懼長諛
習誠宜釐正臣願陛下申飭該部今後題覆功次只宜直述事情始末
將士俘獲之數邊臣指麾之略上請優賚不得循舊夸張炫燿觀聽至
於閣臣翼贊之勳宮臣侍衛之勞則聖衷夙鑒國典具存該部尤不得
輒加贊揚以長諛佞庶幾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而世道士習
因之不變矣

黜斥

前言

馬文升疏曰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國家之定制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昔人論人主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才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吏部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徧知也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參之於衆審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都察以爲可則不敢去也都察之所可吏部以爲不可亦不敢去也參互反覆以求無負乎朝廷付託之意陛下以臣爲不足信乎不當使待罪此位以爲足信乎不當復爲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覬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爲宰相凡有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爲名言聖賢經傳古今于史其于小人惟恐去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陛下仁覆如天曲爲保護其如小人之不

可長何中外之人窺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邵賢之後宋瓚又繼之雖遠年如鍾越任之穀之徒亦皆相告奔走而來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況今九載考績之典有陞無黜若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則貪官汚吏徧滿天下戕害陛下之赤子誰復敢言之乎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爲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豈嘗有所怨仇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退官員奏擾者赫然震怒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酷有所畏奔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已憚矣

張潮疏曰今天下司府州縣廉汚不一其通賄無恥上下交征罰贖科派假公濟私者固不足言至若狃常習故概有二端其一里甲本以勾攝公事催辦錢糧也乃設立爲總者或一二人有欲則責里總里總責之各里或交際宴會或買辦供給皆取給焉胥吏爲姦數且加倍其二商賈有額納官稅亦有塲務起稅者矣乃各立爲總辦者一二人有欲則責之行總行總則責之各行上自綺段布帛下至魚肉菜菓皆取給

焉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經自拿問或參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己贓私不徒論罷必

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痛沐浴膏潤大平之美可日月冀矣

姜士昌曰居恆輒仰屋竊嘆陛下懲貪之詔無歲不下貪吏或見逮治德意可謂至厚然撫按諸臣懼劾稍重或至捕逮一切以輕語傳會之論其操行可議不言可議者何事論其職事多廢不言所廢者何事先是海瑞進懲貪之說引國初重典雖非今日所宜用然究其意蓋痛末流行濁元元塗炭乃爲是矯枉之論其言雖過其意則忠瑞疏一出流俗羣起而訾之不容口至於世變江河狂瀾日甚恬不爲怪以爲是固然耳似此末俗眞不可以更始而憂時憫俗忘私奉公者幾何人哉陛下欲痛抑貪吏莫如責成撫按諸臣詳其劾而嚴其法使廉者有所恃而貪者無所利則饋遺不禁而自息行之數年吏治自飭矣

何瑭曰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制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枉法受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間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蜂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才智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概加罪則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準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閱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于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于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畏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驚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

皇甫汸曰貪墨之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爲塲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壠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操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於豪門贊貸遍於巨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飢好之飾有限也廣置厚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于利其用無窮救愆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於秦而取償于齊雖踧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戚引爲譚私歲時饋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舛塗吾屏錯跗賢良斥其爲蠹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于終南招友酣歌納賄于長夜官推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接蜀郡之輸貨不避曹滕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採宸衷於閹豎排楚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嘐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中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遏上流而貪風庶乎其少息歟

往行

世廟時有冠帶醫生王某者吳人爲人貪而有口鄉里之爲外官者遺

稍薄輒騰議又爲分宜客以是愈益無忌憚人不能堪一日分宜之子
爲王求陞吏目於祠郎楊豫孫楊謀之徐公學謨徐曰是虎也尚可翼
之乎楊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醫士不列於官方詭得而軒輕之一爲
吏目自無所容矣明年內察便當速了耳明年內察大宗伯吳公山果
首以爲言遂會同吏部以不謹去之蓋計食吏目俸僅八月耳

推薦

前言

桂彥良曰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
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
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
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
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
人之用矣

葉公盛曰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爲一冊隸其卷端曰舉賢才

此紙百年前嘗在人間夷考其人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
陽公以學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于朝廷且云後有
不如甘與同罪歐陽公好賢爲國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
同耳然則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竊叨近臣遭吏濫於薦士頗多不
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自愧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今而
後要必以溫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愧耳

何孟春曰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譖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
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儒僧儒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
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
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霍公韜與胡公靜庵書曰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
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
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
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反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
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如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
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
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
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于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
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

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于林莽豢養于散地
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
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
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
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
壠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託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
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于退
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
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
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人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
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託生謂此乃先生與
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俟與居之贊

梁檢庵尚書嘗曰平生爲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

李堂曰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聖祖神武自

天羣臣乏倡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至也乃償於胡汪辟
於大誥故進退刑賞咸柄於朝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
寔公至郭黃繼銓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
還吏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遂爲定例
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巡撫莊異之奏爲主故巡察之權並
於正統之保舉然薦人之精濫純駁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
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部虞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
倪文毅公則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剗革過情
遂不敢舉莊異之奏然賢否之蹟吏部憑撫巡撫巡憑兩司制自不能
廢也徒紛吏耳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
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參衆審獨爲
造物司命權衡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爲淺末者所窺測哉

萬鎧疏曰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
年吏部推用各官旨意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于四推而後用者豈

非稽古用人其難其愼之意耶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爲務而惟以屢
推爲精誠恐吏部猝難應命祇取具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
當也夫知人之要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即於推用之間擇
責任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京部院正官有缺
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具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
各盡其所見俱遵照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敘其履
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進本勿得
先後覬望陛下於所舉衆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
大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焉用
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內閣及吏部尚書近多特旨陞補
亦乞定著會推之令丕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并外藩臬
正官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列雖難概用而其人品則當預
知勅前項各官今後陞轉之初即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無
拘定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狥情謬濫聽科道糾劾夫被薦

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更
望陛下於前吏部及科道所推之人并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
置籍記名時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以此用人所用必
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
擇其屬轉相知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求
之約而得之廣矣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參以科道臣曰會推
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
正官且所推亦自有限何爲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
似未易行臣曰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禁且前代
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皐陶謨以知人爲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伏願聖明留意

于慎行曰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
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千古人臣之大義也後世柄臣去位自爲善

後之圖必舉一人自代使之不改其人與政以保身名蓋安石薦惠卿之智也然而往往不能如意何哉其人正人也必且自立不爲人後距其人小人也必且反戈相攻以明其非黨也計亦左矣

又曰梁燾作相一以引援人材爲務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憎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此語可爲三嘆世態澆薄人心險詖桃李之不化爲荆棘者少矣何論其向人與否哉然薦士爲國非以求報必場師種樹在食其實而欲其向人固亦陋矣

又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亦云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材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材是乃自便非狥公也二公之言乃大中至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狥私而與之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事亦私總之無容心焉可矣誠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內舉不爲私也

張居正曰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

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饋遺相報卻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薦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生平哉

又曰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官保舉拔用幸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概例保也蓋外官既有考課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以爲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僚則雖有才德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勑

定矣

鄒元標曰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愼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曰閎閎之政長者之度今則以爲罷輭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黃對白駢四儷六薦者以爲非極搶揚不足結彼之銘感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己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忭揚震挺生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柏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以譬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實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詰實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詔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勑

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册頒布各省
舉業正式之類倘再如前虛諛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
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薄風俗不淳也
王元翰曰國家革中書省設六曹六曹各有專司祖宗慮爲至遠邇年
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凡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
之行也豈無心切矢公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
無居爲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債者乎此欲以示公反以濟私至使天
官柄衡者化爲旁觀畫諾甚可笑也不如衆人之推總歸之於吏部其
舉之而當也我得以分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能以分其罪況乎津
要之地神髓畢聚鋒鏑縱橫一開分散之門大啓奔競之路所繫非淺
且既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於冢宰商訂
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之不肖也
與衆共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揖漠
不相聞各書所舉屹乎不拔雖冢宰秉衡不得而雌黃焉監視科道逐

班畫諾不知誰爲舉主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則抑何取於會推爲也
且如南都今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爲不多矣而江北絕不許人
掛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吏部不肯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
者八人何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之
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開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
得二三才望者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
六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
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宜散權以示公衆政以脫擔使一冤在
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壞也
李公賢天順日錄曰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
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
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謝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
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
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

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
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昔不求知於人耻爲奔
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聽舉之人
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官職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
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
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
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
卻亦公道故也
王文莊鴻儒爲吏部以甄拔爲己任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
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
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
賴識者韙其言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
用人才猶農家積粟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

頃人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
輒爲延訪有所得必書于册而一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必當其
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
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嘗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陳士賢
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

往行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
之鉤致一二人問有才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
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
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
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
不答遂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
□乃深欽嘆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遣
基於京師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忠肅公崇祿之子登元至正癸卯進士隱居不仕洪武二年以儒士徵歷官國子祭酒時有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乃欲朕一人理之乎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得賢與否繫夫舉主何如耳上曰然小人所舉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孫博士貞嘗爲漢陽府教授有張通判以廉介稱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敎授得薦賢貞則舉張遂擢按察僉事張貧甚無以治裝貞即資之行

楊公士奇當國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是即恩出於

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檢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保官特其一事當時不聞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明鑒在前可無疑也聖諭保官則恩出於下竊謂衆臣保舉吏部審擇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之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詔如公言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州一郡蓋有三人一爲尚書楊仲舉翥一爲都御史吳訥一爲五經博士陳嗣初繼仲舉與公在武昌固患難之交訥黑窖匠嗣初敎讀止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先是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監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院五經博士公初未嘗識繼蓋夏忠靖公嘗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公又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崑山知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公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公云此士人若尚不知耶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卒于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魯希文爲福建僉事獨持風裁不畏彊禦楊文敏家人有犯公廉治之不少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文敏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文敏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權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文敏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理天台人後任至吏部侍郎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高齡亦倦瘁矣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個後生報國恩耳振令具名翌日即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公公曰彼厭吾輩久矣一旦內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數士竟是我輩人心力當一也文貞嘆服

況公鍾守姑蘇時鄉亮獻二十詩公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者公得書笑曰彼若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于謙嘗薦職方郎中王偉爲兵部侍郎未幾偉數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踧踖無地

天順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資年恭定公富薦楊瑾余子

俊可大用吏部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己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後余子俊等皆立功邊陲致位八座知人之哲公其庶乎

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新法凡官民船以先後敍過通閘雖貴官不得越時公舟停泊數日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如此吾安忍壞之至吏部即調此主事爲考功人兩賢之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尚書何州王公鉉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文達公賢且求調讜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

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上以王公測度忠邪太明白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愼及文達

當國嘗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亭以私謁之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故擬侍郎則

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

都督王公信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愼請託不行移鎮湖廣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逸志士沉否任用何能廣乎

王端毅公恕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寰城李公莆田彭公旺昭何公太原周公鏜唐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共以毘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遷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時關西都御史缺公薦某官蕭禎及某官堪任

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

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時耿公楚侗以事謁公意欲解之以同年故嫌於啓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即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耿公退而嘆賞公明決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爲諸公卿道之謂凡爲鄉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岩爲太宰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林東城春字子仁泰州人嘉靖壬辰會試第一嘗赴京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公舟供帳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守入覲考下當黜君爲稽勳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得調永平

馬森嘗有所薦引而其人貴至大帥行金爲謝公笑卻之曰我誤識子負我

李公秉素剛眞不阿人意爲吏部尚書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擬奏進

擢不得命不已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皆諸監生雜宂也乃以貌言書判四者律之四有三者爲上四有二者爲中四有一者冠帶還里由是人咸怨焉值大臣有忌之者指其處事乖方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有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縉黜爲之不平特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人所傳誦方秉被劾時六館士方試禮部咸曰某罪不側則願不試以贖之及聞薄責乃罷

延納

前言

何孟春曰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隄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儁異而甘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軍皆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爲之謀主成勒之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有王猛阿保機有

韓延徽元昊有張元吳昊輩皆我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又曰荀爽謁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爲李君御矣趙咨過滎陽曹曇迎之咨不爲留曇以不得見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以爲喜一不得見何足深愧而曇恐爲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語其然乎此風今蓋微矣

于慎行曰石晉和凝爲學士署門不通賓客張詡致書勸之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身安爲便如負國何此言甚知大體五代學士之職密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正宜廣開耳目以佐人主豈以閉門舒捂爲高如文史之臣乎且唐宋之臣延見士類不但西方利病可以周知即一進退唯諾之間而其人之賢否亦可洞見語次細繹參互考核萬不失一不勝於開告密之門以爲進退乎又曰胡人性拙本不能爲患惟有中國人教之乃能爲患如中行說之流是也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於是得漢繒絮皆馳驟荊棘而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民畜牧匈奴遂驚驚不可制矣觀中行說爲胡人畫策大是有識見人可見草澤不羈之才當收在朝廷若使之流落不偶爲敵國所用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魯朱家之救季布惟走胡走越二語竦動漢高帝故朝廷用人不可不廣也

陳以勤疏曰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最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士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於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官又嘗下詔求跅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天下人才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爲王國之禎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

者有膽略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熟練韜略者有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朝廷用之亦有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于畎畝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先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爲夷狄效力大率皆此輩爲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奸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常怏怏如鷹隼騏駬不能忘飛揚奔驟也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欲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爲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摭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具文該部又於其中核實用之如誠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奬之其或謬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戒懲行之數年則梟俊勁敵

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爲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國家於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

往行

姚善湖廣安陸人初朝廷以吳民熏染夷俗僭侈違式明法以齊之嚴者或更藉持短長賊誦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爲興革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還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於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眞木以告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薦芹爲行軍司馬陳建曰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風尚往往有之悵今思昔眞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吳匏庵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而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如何此太守原不知沈石田先生茫無所對匏翁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錄何足問此猶是盛韌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詘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徐文貞公先生自禮部右侍郎遷吏部乃榜於壁曰咄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擯賢或徇請而蠲法或背公而行媚或持祿以自營神之殛之而及於子孫吁可畏哉故事禮部大僚鐲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吏治民瘼遐陬幽部因以窺見其人願見者亦以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而公益有縉紳間聲以爲恆

戶部一
理財
前言 蘇 琰
往行 鄭宗仁
勸農
前言 陳以勤
往行 袁 表 四則
賦役前
前言 李承勛
丘 濬 二則 萬 鏜 二則
往行 潘季馴 張汝弼
賦役前
前言 李 堂 王鳳韶
羅 倫 桂 萼 二則
王得春 林 潤
陳 絳 張 岳
朱大器
張居正 二則 王錫爵 二則 申時行 三則
袁 表 四則 夏之臣 吳登瑞
于愼行 三則 佚 名

嶺南 張 萱 子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 層霄甫 訂梓

戶部一
理財
前言

御史蘇琰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爲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爲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爲源未盡開耶則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捐俸事例其絲分縷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迴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嗇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眞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隨餐索飯半飢則猶或能忍全餓則與執爨者爲仇當此家計何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

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者不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爲三要望我皇上省覽即賜施行所以修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錄也進呈御覽則天下之入數與國家之出數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概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地也則完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部以爲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費說者曰遼額雖亡遼費方巨獨不可使我皇上及在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題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尚派虛耶扣實耶昨者覆疏何未悉也光祿寺掌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縮廚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太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地何年何月遣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

之各倉米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即未習錢穀之算願使諸司百執事共爲陛下算計以庶幾於涓塵之助者舍會計之明示將焉之乎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實以省蠹冒職聞主父偃之言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馴致於亡亦惑矣我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之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被冒以不貲之費者比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爲請而皇上概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明開某緩某急一概而請之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概而拒之職請爲皇上略舉緩急之目一

剖分也總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爲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京師所不產之物即不改折可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行如浙所請亦可也蓋我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准其爲十八運矣財本循環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者悉爲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百錢之費致一錢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顏料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季通融之值使商人不得驚於貴而惰於賤即商亦不稱厲也如是則內廷之所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爲有用矣蓋職嘗閱先朝故典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水磨明灰以擺錫則一盆可作三盆之用陳爛牛皮以煮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虛冒之職以塞漏卮職所謂節其流三字行之每

有迴漏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日發干戈日尋我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天子明命籍國家寵靈征兵治器舉朝拭目而攘臂乾沒如某某三四輩既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橐復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臺省章疏言者舌敝抄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晝錦優游職不知積釐積分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扑膚敲骨之所誅求考成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宮闕陵寢恃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靖而徒爲四臣窮奢極欲之資也且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爲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幾爲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即諸臣以補助請于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沒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闚而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永方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

細相爲表裏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賊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又何臣之不敢爲盜也以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皇上速勑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餉或可得而充乎

往行

弘治七年鄭宗仁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出路引若干下之郡邑每引令入粟四斗得至千萬餘石宗藩缺歲祿公奏以粟募人取鹽於河東運司正額外得鹽二十萬引與商易芻粟以給邊令民以歲租折銀以給宗藩人以爲便

勸農

前言

陳以勤疏曰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於此宣德成化間嘗命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

入賑濟著令詳明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爲迂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水利大熾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征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積悍之衆奮臂起而爲盜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潛導使水源得以決瀉旱乾得有灌積及居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免其稽事平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

袁表曰周禮甸師掌王籍者也列于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不忘敎也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耕南郊以共粢盛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此耕籍田以敎諸侯之敎成王之于農畝無不躬親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于民田猶

躬戾止況籍田乎內宰曰王后帥六宮生種穜之種而獻于王地官曰歲時辨穜穜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則躬耕籍田可知矣至漢文開籍躬耕賜三輔穀種孝昭耕于鉤盾赤田晉武御木輅于洛北宋文班州縣以備禮隋立啓夏之場唐開千畝之甸明皇以九推報九穀進耕盡隴高宗以農器在樸素命撤雕文宋太宗改元肆赦眞宗令貢舉陪與皆不過飾觀侈譽已耳豈眞有重農之心哉我太祖初即位即從御史尋适請建壇定制以二年二月耕籍田享先農配以仁祖是年免南畿山東山西北平河南田租次年復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文皇帝定鼎燕都建壇如南畿敬皇帝耕籍還宮順天府率引上中下等農夫十人服本等衣鞋執農家器具朝見賜布肅皇帝續定祈穀之禮以仲春上戊祭社稷先農又令以籍田舊地撥壇丁耕種此列聖成憲豈非萬世之令矩哉

往行 闕

賦役前

前言

丘濬曰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征橫斂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爲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核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此其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租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主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筒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眞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又曰呂氏春秋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必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其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第司計之臣仰屋而嘆若燃眉督逋之令戴星而馳如束濕任催科者輪將一不中程則譴謫隨之彼自惜且不暇而暇

惜民乎故雖涓滴不渚片鱗不產又何問焉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灘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脈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

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開覆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灘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李承勛曰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邑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趨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此各官鮮肯着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因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耗費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監收災傷蠲免務民沾實惠而無赤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無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

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畏刁惡人戶如虎狼縱使拖欠寧甯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能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蠹懲頑劣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累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轉輸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讎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卽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卽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朋當之條但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

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

萬鎧疏曰洪武中赦書覃恩非一而蠲賦居多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歲蠲之者蓋我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赦拖欠於已往而特免徵收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與凡歲派額辦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僱徵甚急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拖欠者類多豪強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實惠貧民徒受虛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其蠹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捏稱拖欠任意侵欺而貪污官吏又或交通爲奸剝生靈之膏脂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簿書而改匿符捏巧僞百端簿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衆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爲偏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也臣昔備員京府首承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爲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聞前

星發祥大齎伊邇伏望皇上以聖祖爲法勅下該部將來年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物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詔鐲除務度可行毋致中改則小戶良民均沾惠澤大公至當無復偏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解使已納者奸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善之善者也

萬鐘曰國家取民之制不出於賦役賦之等則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均徭文册計算地畝人丁無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分爲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何哉往年均徭造册到府者十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有乘機作弊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遭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又惟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册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金然里長不能自辦勢必派之甲首指一科十緣甲及乙故以官府一事一物之供而害已徧於通邑之民矣傾貲賣產鬻子典妻以免箠楚之苦且於輪當之日則闔里之人盡皆出郭拋家失業其苦又有不可

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既畢即當審編編定文册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漫令改期也

仲選疏曰祖宗盛世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煩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二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奸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憫下民流亡之苦乞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爲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徭役盡刷貪殘暴酷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天意可回矣

潘季馴疏曰廣東素以饒庶爲名而徧觀閭閻之間荒涼特甚烽火之報無日無聞所至之處即召父老而問其故俱云東粵僻在嶺表舊俗淳龐黎庶樂業正賦罕逋負之積供應鮮誅求之苦以是盜賊不作海邦奠安奈何近年以來法網疎闊人緣爲奸牧民者視嶺海爲珍寶之方而大纔黎蠻爲民者仰九重在霄漢之上而控訴無門做效成風日甚一日其他弊端不可枚舉至如里甲供應一節民甚不堪每州縣里長出役之時官取拜見銀四五十兩少亦不下二三十兩正佐首領各有等差吏書門皂亦有分例卻又分派日辰輪流供應買辦下程陳設酒席與交際禮儀各衙油燭六房紙劄差人盤纏之類月費不下數百金然里長不能自辦勢必派之甲首指一科十緣甲及乙故以官府一事一物之供而害已徧於通邑之民矣傾貲賣產鬻子典妻以免箠楚之苦且於輪當之日則闔里之人盡皆出郭拋家失業其苦又有不可

言者坐是官囊充裕民膏銷鑠有化而爲盜者大半矣廣東舊有均平之議皆係徵銀在官支辦止緣官吏寢閣不行以致私役里甲恐原議未當勢難遵行通將一應公費廣集博訪細加參酌某處衝繁某處僻某件可因某件可革某件闕略未備應該作何區處逐一查議停當開立款目規則定以畫一之規必得官民兩便經久可行之法備加體訪有指辦下程一副而派銀五十兩如河源縣者有皂隸私畜馬一匹一站索銀一兩二錢如海陽縣者有雇皂隸迎送一次每名索銀三兩二錢如長樂縣陽江等縣者有將里長分爲上中下戶上戶索銀八百中戶六百下戶一百如潮陽縣者其他瑣屑不可枚舉較諸父老所言尤爲酷烈今新議均平銀兩大約加舊一倍因其地之衝僻以爲用之繁簡因其用之繁簡以爲銀之多寡或以縣小而衝也則量派他縣以助之或以他縣之力不能助也則處別稅以補之酌以丁石防不均也給以由帖防重科也審編有期追徵有限預月以防闕也夫馬有額下程有式樹準以防濫也一曰歲辦蓋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蓋二

年三年或四年五年一用之數也三曰雜辦蓋取用無常備預以待不
時之需者也如此而猶恐有無名之費紙筆所難載者則多貯雜用銀
兩以備之如此而猶恐搜剔太過法易變也則免其查盤止聽該道之
較覈稽考已定悉行照册徵銀在官大事則令該吏領銀買辦小事則
令老人領銀買辦擔運之力助以皂壯里長止令在官勾攝公務催辦
錢糧甲首悉放歸農於數爲詳於用爲裕而於民爲逸以一歲計之全
廣可省民財二十有餘萬矣
張公汝弼曰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鄧都御史其均稅
額以爲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
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
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
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
三升三合五勺蘇淞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
石者蘇原糧三十六萬後至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林俊曰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
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爲重者我太祖高皇帝以應
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
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元年來奸滑
無籍之徒多將畿內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爲皇莊管莊內
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
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皇親駙
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查勘
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
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
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石溝營皇莊曰六莊里屯
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
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
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陸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僊

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蝎口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驟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

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聾不括取而相隣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括尅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蜂起奸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令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之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乞敕該部查照勘報文

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土地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明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搆訟經年流離失所宜據報勘文册通融數目多寡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奏例開豁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

今後再有奸民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田地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矣

李堂曰國家賦稅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推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耳且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矣而宥免寬減詔旨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窮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之乞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奈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蠲免矣而冒克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者即回庫藏查盤矣而捆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價之網盤糧者指廒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奸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勅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罪悉從雜犯收贖豈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肯盡言以甘罪歟

王鳳詔曰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陛下勅守令官修舉職業臣竊惟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參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惕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修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參政總管勸農兼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問有克修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加以刑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何孟春曰元李存義役謠云八郡安仁最下郡易水易旱生理無奉公

往役名主首半是摘蕷擔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遂忝殿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膠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書卯水潦載道歸來晡天下未平諸鎮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茶榷酒率陪備所取鹽米何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惟聽捶撻生虫蛆幾年辛苦垤容蟻一界了畢鍋游魚問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遂得許從鄉閭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咨躇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懽輸支吾綴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趨下歸誰與不聞隳突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犂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春茲錄之告諸郡下都其獨安仁乎李存義謠謠不誣義役之役幸可圖古人事是今人模

羅一峯先生與府縣言上中戶書曰倫嘗聞諸程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

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中杜門卻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不答也乃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徵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郡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據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遊亡此可施之於經

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甲人戶原佃官田官署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徵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粮坐下戶況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粮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粮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爲下以下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若求賅於糧里賅虛糧已賅鹽糧又賅中戶賅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雖縣

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甲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耶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于新法爲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正當拔肝瀝膽以與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據書不覺滿紙

桂萼疏曰臣按戶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者雖甚艱難尚有所據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皆空故臣治丹徒時嘗爲之區畫凡官中無礙餘銀悉以起解而不肯科派於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出舊矣子何苦

如此臣曰子爲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人戶所以充補優免者率顛連無告之窮民耳非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豁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治武康後至成安里甲官銀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爲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充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苦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貪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爲救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而勤趨農桑之事矣

又曰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革事體

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客作田租爲租謂之官糧轉輸多年無復辨驗致重糧人戶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事例官爲一則民爲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通行奏准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州縣莫不欲取法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官豪之家欲得獨出輕則之田糧社之地不肯爲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不肯爲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卽上下奸緣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

陳繹曰小荀子謂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信斯言也豈盡畫野分井古之田雖尺

寸不可盜耶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而今之盜者豈特尋丈之間而已或黍禾積於倉而升勺之稅不登于官也非盜土田哉又豈必盜跖哉

王得春疏曰新詔款開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眞盛世之象也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祖嘗聞成化以前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脇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彼爲奇貨多方刁揹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解糧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倍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向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爲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陷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臣請敕

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巡視光錄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驗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奸弊可祛財力可省而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則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

隆慶元年戶部覆巡撫林潤疏改折二事謂各省糧額俱以夏稅秋糧蓋有司徵錢糧編徭役者爲一冊名曰白冊而此解後湖之黃冊又一冊也有司但以白冊爲重其於黃冊唯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凡錢糧之完欠差役之重輕戶口之消長名實相懸曾不得其彷彿即解去後湖而清查者以爲不謬於舊冊斯已矣臣竊謂欲理圖籍必嚴綜覈必專責成夫書算豪猾類非守令之法能制也頃蘇松常鎮添設督糧參政一員請賜之敕責令兼理黃冊事務凡人丁事產悉照白冊攢造其欺隱脫漏者照例問遣駁回者依限完報田至十萬畝以上者做古限田

改折若一概施之北地有如運道告阻內鮮蓄聚緩急之際何以爲謀請將南京各衙門官吏人等月糧及嘉靖四十年以前積欠京儲盡行改折每石七錢在北者量折十分之二每石一兩若米貴仍復本色

隆慶四年巡撫保定朱大器條陳田賦五事祖宗時糧有定額當全徵也近年務爲姑息遂謂完及八分者官得轉遷是每歲即無災侵輒自蠲二分矣即二分之數而類計之一郡千計十郡萬計積而上之可知也弊一糧有定數當完解也近年創爲截解之法官吏籍已完者以徵虛聲奸民視後納者以爲得計所解者少所負者多每以糧長之侵欺吏胥之漁獵其弊不可勝窮矣弊二國家存留糧米係宗藩所在則抵補祿米無宗藩則數多餘羨今之官府率以不急視之勾管無專官歲會無定法祇以爲奸民之利而已弊三官必任事而後食祿軍必在伍而後支餉此定制也今官有遷代軍有逃亡而俸廩未聞扣減則必有侵冒者矣弊四屯田在邊鄙則多拋荒在腹裏則多欺隱地與糧俱失舊額久矣議者不察乃爲兌支之說夫官爲收支其權猶在上也若聽

其私兌則地畝之埋沒數目之虛報者曷從稽考弊五以上五弊皆今日所當釐正者而大要在委用得人乞如印馬御史兼管屯田之例責令管馬通判或清軍同知兼理其務而以責全徵革截解二事委之州縣正官則不必尅剝於民而自可利益於國矣部覆詔如議

隆慶六年南京河南道御史陳堂奏言國制十年大造黃冊凡戶口田賦事役新舊登耗之數無不備載所以重國本而存故實也今沿襲弊套取應虛文奸吏得以挪移豪強因之影射其弊不可勝窮臣嘗詢之蓋有司徵錢糧編徭役者爲一冊名曰白冊而此解後湖之黃冊又一冊也有司但以白冊爲重其於黃冊唯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凡錢糧之完欠差役之重輕戶口之消長名實相懸曾不得其彷彿即解去後湖而清查者以爲不謬於舊冊斯已矣臣竊謂欲理圖籍必嚴綜覈必專責成夫書算豪猾類非守令之法能制也頃蘇松常鎮添設督糧參政一員請賜之敕責令兼理黃冊事務凡人丁事產悉照白冊攢造其欺隱脫漏者照例問遣駁回者依限完報田至十萬畝以上者做古限田

之法量爲裁抑如勢要阻撓有司阿縱聽撫按官參奏册籍清而賦役可均部覆詔如議

張岳疏曰國朝設立里甲本爲小民力役之征向苦貪官虐吏不任誅求更立條編以休息之且條編之法便於富戶而不便於細民便於市井通衢逐末之輩而不便於窮鄉僻邑之穡夫況上下交征惟白金折色而布帛菽粟終歲勤劬者委棄而不知恤貪汚蠹賊利其囊橐之便而憚於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顧民之荼毒視里甲又十倍之臣以爲此法不更貪風必不可息民日窮而盜日起矣此征役之所當亟議者也

張居正與□□□書曰條鞭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法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便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又曰條鞭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

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

又與□□□書曰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胥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粮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可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

而處分未決也然版籍重事不敢多順德意市恩閭里敢輒此再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數入官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王文肅公與喬聚所御史書曰歲荒民急潛事難處有百倍于往者豈可更拘常法責備也僕適亦有聞所謂大戶無米小民匿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大戶不知其爲小戶之母低昂一不得平而官民俱困矣

申公時行曰優免一事近來見行皆宋陽山所定彼時亦謂蘇松賦重諭糧即所免幾故爲調停之法其中又有京官外官之分即如外官三品所免丁田銀不及三兩京官三品不及六兩爲十大夫者捐此以與貧民亦何不可之有哉顧吳中舉監生員甚多此輩驟聞新例或有紛紛之說耳然地方利害不在優免之多寡而在徭役之重輕若有司得人供應節約無加派重編之苦則受賜已多乃不深思其源而欲爭錙銖之末亦可謂不達矣大抵事求當理法在持平若人情國體之所安雖巷議心非而何害但吳中士夫向來皆有役銀亦照糧出辦今優免

既少則此項似爲重徵倘蠲之以塞衆望或亦通融之術也
又答鄙巡按曰收頭大戶里中鋪行等弊皆行釐革桑梓之邦受賜無量鄙劣何能復贊一詞其蠲免錢糧一節鄙意欲嚴于官家大戶而寬于小民第以議論不同不敢輒有軒輊誠如明諭清查分數以完過多寡爲則庶事體人情兩得其平矣數年以來災困頻仍催徵迫促閭閻愁苦庫藏空虛一二年間稍稱豐稔而米價甚賤率米三石易銀一兩而折銀舊則難以減輕農民仍苦輸賦以是未得蘇息耳今欲講求平糴之法則公帑無餘資可以那借如何如何僕嘗深思以爲今都城中公費大抵取之稅契銀兩即以徹府論民間田宅買賣何日無之惟是隱漏不報無從查覈誠設法句稽使契無漏稅一歲所得當亦不貲即以其銀糴買米穀貯之公庾一時可以平價不致太賤將來遇有荒歉減價而糴不至騰踊亦一策也公祖倘以爲可與撫院商之何如但隱稅積弊有年一旦搜求不無煩擾或令人自首者免半遠年易主者不追止以見在管業爲準而小民之家田不及半頃房不及半間者皆勿

稅斯亦不至於擾也
又曰今之東南困敝極矣議者徒以賦額之重供億之煩甲于天下而不知閭閻之蕭條財力之殫竭百倍于曩時即如頃歲虫荒水災民不堪命弱者溝壑強者鋌挺向非聖明加意蠲恤兩院累疏控籲則數郡之民不知死所矣故鄙意以爲今日救時急務要在休養生息之意多而鉤鋤搏擊之事少庶可以保固根本振起瘡痍其他隨事講求因時措注未能悉數
袁表曰按周官小司徒稽國中四鄙之夫家鄉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登夫家之衆以詔司寇孟冬獻民於王登之天府周公重民之政古所莫及故當時之民生齒極盛蓋自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而此則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唐虞三代之盛無以尚之矣夫何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如伊闕之敗長平之坑殺戮動以數十萬計秦并諸侯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祖龍既殂諸侯並起互相屠戮項氏尤慘夷滅不可勝計帝王全盛之

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於三代甚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耶比來滋育已久戶口不加萬曆六年會計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遊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八年禁之矣漢唐皆由寡而繁我朝何獨不然歟夫以祖宗二百年之涵養而生齒不益於開創兵火之餘戶口脫漏版籍僞妄此何待言然與其僞而增毋寧僞而漏苟不爲周宣之料民即暗合尹鐸之請減此則弊有所不必覈者也
又曰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後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國家之制匠有班銀矣民有丁糧矣又於正糧之外每年加耗若干以取其免役錢矣我祖宗之意固不欲更役之也今州縣雜役事不可已每年既編民爲里役又編民爲均徭夫身本受役者也今既爲身而出糧田本出糧者也今又因田而起役宜乎百姓之日窮而逃流之不復也又力役之征豪富者或暫可以支持而貧困者亦得以幸免惟中產之家產之所及不得以言貧而力之所出實難以供

役數年之蓄不足以供一旦之費而產垂罄矣豈可不思所以寬恤之乎如嘉善一縣田凡六十萬餘畝爲里二百有奇大約計之一里不下三千畝今當每田十畝出青腴田一畝以充義役一里十甲中可得田三百畝凡現年里役只以田一百畝與之收租以充役百畝之田自完糧之外可得銀三十兩足穀一年支用矣倘偶有不足先就里中大戶支給再不足次及小戶不得一概混擾均徭亦撥百畝與之凡士夫例當優免者給以所儲之銀甲有重役計價支關餘銀或聽用或分給外餘一百畝即贍每年糧役之費有輪當糧長者即與之或耐或盈任其自處如此則十年之內自完稅外更無別役而破產者必寡矣

又曰按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

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減而過多則在內在外所入俱不足供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煩若不早爲區處將來益不可支矣竊嘗思之足國固急足民尤先今天下財賦大半減收故簿書之毫厘必計而安問溝塗或一人而田有數圖則數圖而戶併一扇荒區可藏腴產高圖或是汙萊旱潦則被災之分數難稽徵收則紙上之栽桑易隱官特總其大凡胥則巧爲變幻歲增秒忽鄉戶莫知坵插毫釐中產不辦圩無定坵坵無定畝肥瘠一則廣狹懸殊倏忽飛走是不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出銀買糧貧人賣糧包納多推

少收有總無撇西北曠穰奸弊尤多大畝千步有奇小畝不滿二百皆耳不知天地生財雖止此數然四民之中何獨農可虐敗自愚論之雖平準可行也酒課可榷也田賦毫不可增也夫平準酒課萬萬決不可行者視田賦猶爲可行則田賦豈可增一毫乎

又曰古者料民任地田皆上有而公田之入止藉民力豐凶共之故田無不均賦無偏重阡陌已開田始私市履畝而稅賦法亦更割裂縱橫難認八家之井絲布銀絹非出百畝所收故古者重田今者重賦重田故疆界之分寸必明而不爲頭會里長察之即歲之收除以窮田之交割或有失覺或爲姦利以致遺糧搖役租稅里長代辦蓋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耕衆共知之賦之所入衆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則彼此殊方田宅異所一里之人目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躡欺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責之故弊端百出誠能圖田糧明律令一圖之稅必問其田一圖之田必問其長圖在比閭執實執承執洒執寄其知必詳而又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則里之田賦雖如圖未免陰縮脚圖之田賦雖如數未免私登降漸積漸差復如前矣蓋井田誠爲

腐談然聽民欺隱遞爲君臣而不做其遺法以齊之可哉

萬曆二十二年浙江道監察御史夏之臣曰一郡一邑賦有定數乃總算者欲中其膏肓則溢其數于額之外名曰餘銀詰之則曰此以備賑拖欠耳彼墨者甘之如飴不煩鞭朴以實囊橐今試取派糧底冊磨對并稽之納戶之口其數立見此其弊一一錢一穀皆民脂膏即于正數取盈已稱竭蹶乃欲藉名火耗削鐵於鍼計納銀一錢小民多至一錢有半是輸之官帑者一金入之胥役者二三金也朘民膏血以赴谿壑此其弊二頃下蠲租之令小民拭目以望皇上往往蠲者什之三四民間百不沾一或豪猾規避至使殷實之戶代徵而全併所稱惟正之供不在公家亦不在編戶則何以居焉蠲租勘實此其弊三完欠欲明人戶不以籍定乎有如戶不投甲甲不投里里不投郡邑之總孰知某爲完某爲逋豐稔之年何所扣算補徵此花戶名籍在在當有獨江北僻遠州縣不然混派混徵恆必由此

吳登瑞曰洪武册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册籍以定差役脫漏戶口者有

禁變亂版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賣富輪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條鞭者可行于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之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已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亡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雜差頗無休息亦困也嘉靖十年南贛都御史陶諧以贛名邑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乃奏行條鞭法概算于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利陶公南贛之憂可無慮矣

于愼行曰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平原君可謂賢矣後世貴戚權寵專利漁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誰何以卵擊石即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禍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風則法何患不立哉故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又與宋撫臺論賦役書曰伏承尊諭以條鞭便否下詢仰見虛懷咨諏之誠可勝悚服不肖迂腐書生閭於世故然少居閭里頗從父老聞賦役之大略矣蓋所謂條鞭者自萬曆初年徹邑舊尹白君始議行之至今且二十年邑士民皆稱其便而他邑則有謂不便者此有故焉請先言條鞭之名後言徹邑之所謂便他邑之所謂不便而後及其法之當否惟臺下擇之夫條鞭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如糧不分廒口總收分解亦謂之條鞭差不分戶則以丁爲準亦謂之條鞭糧差合而爲一皆出於地亦謂之條鞭丁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丁之條鞭地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地之條鞭其名雖同而其實不相蓋也徹邑所謂條鞭者稅糧不分廒口總收起解差役則除去三等九則之名止照地編派丁不論貧富每丁出銀若干地不論厚薄每畝出銀若干上櫃徵收召募應役而里甲之銀附焉此徹邑條鞭之略也然而有便有不便者其說何居舊時差役之法如夫役一名該銀若干各衆上八則人一戶謂之頭役而以九則花戶貼之別有閑名代當給領由帖自向頭役

打討如數受成使其取償于貼戶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居有遠近所貼銀數或以錢計或以分計頭役不能偏討甘于包貼而代當之人亦不能純得銀大率尺布斗粟皆昂其直以予之故兩受其負自條鞭法行差銀上櫃按季給銀代當者得本色銀錢無折准之苦應差者照地丁出銀無包貼之累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預選殷實之家衆充大戶列肆自收完日各照廒口給批自解當其收時錢銀入手未免妄費及至解納侵漁已多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賣田盡室流徙者自條鞭法行糧銀上櫃徵收但衆一櫃頭守之止知投入不曉錙兩無從侵牟亦免貼補此不衆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之役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併入產銀官吏支銷里牌胥徒不知有輪當之苦矣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徭分爲九則三年一審置產多者則自下陞上棄產多者則自上墜下故里書造册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托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官吏受財有輕重之弊自條鞭法行均徭

不審而此弊盡除矣此不審均徭之便也蓋徹邑所以稱便者如此舊法編派均徭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總括其貲產而爲之高下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惟計其產不科其貲則田家偏累而賣販之流握千金之貲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則人戶舊有丁銀門銀今去其門銀令丁銀與上八則等而易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濱海斥鹵之地如濟之東北荒棄不耕之地如兗之東南故皆一望無際顆粒不收平時夏秋稅糧猶累里牌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牌亦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不便也蓋他邑所稱不便者如此綜之徹邑所謂稱便者在四弊之除而地無荒棄也以我之便而謂彼之不便以彼之不便而奪我之便豈其情哉今東省州邑百有八城有如徹邑之稱便者不可知其幾何必其無荒田者也有如他邑之不便者不可知其幾何然必其有荒田者也今欲使他邑之不便者皆如徹邑之稱便則不必照地亦自可行何以實之糧銀上櫃即可不會大戶不必差之照地與否也差銀上櫃即可

不會頭役不必出於地而後可上櫃也里甲併入均徭即可不當見年不必出於地然後可併也惟差不照地則均徭當審耳然欲不審均徭而一切照地亦自有處丁之貧富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其來久矣富而一丁之纔不啻貧民千百而丁銀無差等何以服丁之貧者上田一畝之價有至二三兩者下田一畝不能數銖而地銀無差等何以服地之瘠者誠於丁存九則之名田有三等之別而於工賈市肆之流稍有以裁之則照地偏差亦可通行無弊矣然又有說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徹邑所以至今稱便者以十餘年來長吏皆得其人能潤色而損益之也設或不然豈能無弊何者大戶不會矣倘即使櫃頭稱收則有大戶之侵欺或別會富民徵解則有大戶之賠補是大戶之苦固在也至於不坐頭役亦有流弊蓋差有頭役代當之人自以其便取之於民雖有折准緩急可濟今使待哺於官必及期而後領當其未及勢必稱貸以濟急需及其已得則錢出官櫃即入債家之手加息重貸子數日增展轉再三各抱空賚於是頭役之苦不在民間而在代當之人矣

此但就中少加調停易爲力也然此就其利病而言耳至於遵本窮源因名核實則條鞭之法於古今舊制實有不合者請直陳之物惟不齊而思以齊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我朝成法所以分三等九則者正以其齊不齊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九則凡丁與地而一之此所謂一切之法也於我朝之舊制亦少更矣又不但此古之制賦雖沿革不常名目各異大要不出租庸調之法我朝潤色而用之所謂丁銀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謂門鋑者即有家之調也所謂稅銀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差出於門丁而去其門鋑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改今不分三等九則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扱不知某爲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條鞭之法其善如彼而名義之間乃有謬於古而悖於今者則何以策之而可乎統論此法便於南者多便於北者少便於糧者多便於差者少而其所謂便不便者前所陳之四弊而不論其照地與否也誠於頭役大戶里甲均徭四事如徹邑之法行之則照

地便不照地亦便設使四弊之名尚存則地銀與門鋑無以分也惟臺下察之

又曰元時浙江行省因有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鐲特及田主而佃輪納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輪田主亦如所鐲之數朝廷從之此事可爲後法大抵鐲免之令率屬虛文官吏沉閣原行徵派如故而民間不知其由縱使實惠及民亦惟鐲及田主而佃戶之租一如其舊使富室役使貧民以肥其家免公家之稅甚無謂也宜如元人之議庶爲可耳

□□□曰古者因田制賦今硝鹻沙壅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授田今逃移拋荒觸處皆有踏照原額輕則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肯盡從官不得已乃攤一州一縣之民戶日減耗出負累貧乏相率以逃茲又一切洒派通攤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夫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

之稅有識者尚以爲憂今以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爲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爲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爲生官亦不可以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即奉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列聖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昔人論取民有竭澤而漁之說詠時事有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之句以臣觀之於今亦然矣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民失其恆產至於飢困流離恐非朝廷培固國本之初意也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土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夏秋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業主回還照舊承納其硝鹻沙壅不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斗秋糧米一石各准闊綿布一疋俱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

儀衛司官軍校匠人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者及水衝沙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恩例量爲除免似於國計少損然以續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於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歸而國本益以固矣」

西園聞見錄目錄　三十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三　目錄

戶部二

賦役後

往行

方克勤　夏則忠

朱英 續會編　樊瑩

胡東皐　王竣

沈漢　唐音

海瑞　王儀

劉鉉　高明

楊繼宗　歐陽鐸

馮岳　萬虞愷

齊柯　何源

催科

前言　周忱

劉瑞　徐顯卿　潘鐘

呂坤　張棟　蔣孔暘

王錫爵　申時行　王竣

鄒元標　陳良訓　唐順之

往行　唐時英

廖欽　范理　丁積

楊繼宗　梁材　何孟春

趙錦　林騰蛟　蔣宗魯

陳鳳梧　蔣機　趙用賢

胡友信　王文煒

節省

前言　傅應禎

方孝孺　彭韶　馮琦

馬文升　蕭彥 二則　趙有初

陳以忠

唐繼祿

王一言

章述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李承勛　胡世寧　佚名
張　鹵　張　棟　張　文 三則
高克正　曾　鈞 二則　張居正 二則
劉龍乾
往行
李　賢　劉　麟　鄭宗仁
劉大夏　劉逢愷　吳　山
鄭光琬
嘉靖二年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三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眉霄甫 訂梓

戶部二

賦役後

往行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徹近功不竣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徭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恆視書爲則吏不敢因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何孟春曰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田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于產徭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替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夏則忠武昌人洪武二十二年以監生知興寧縣值寇亂民死徙殆盡稍有孑遺者又有官兵壓境將罹崑岡之焚則忠率鄉老愬於總兵官始免橫酷後仍以凶年則忠發廩勸分凋瘵復生初則忠招攜流亡欲集矣病官田稅重莫肯承籍則忠請以官田減同民定賦從之遂以安業民感切骨久而不忘興寧志云嘗聞夏令請減稅于朝犯天威寘之極刑老稚至今能道其事惜諸志不紀其實楊載鳴曰大哉皇祖聽一縣令之請減官田稅至仁明也則忠其言激以賈罪乎苟利於民以身殉之人臣之義也而其策復蒙施用若則忠者未爲不遇矣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甲辰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入翰林院讀書公乞與焉爲二十九人後授刑部主事歷官工部尚書諡文襄宣德五年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六七年約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松舊俗大戶不出加耗致小戶連累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之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

糧長收概於是出入均平始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齎奏繳往往動經半年率多科斂盤費公每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送赴有司差人類繳甚爲省便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除公又同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止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區局收糧糧長家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區或四五區或六七區總聚一處推行止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所收者有六七萬石或十數萬石定與加耗總收平米上區每區設糧頭區戶一名管收千石或六百石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時酌量支撥如京道等倉以次定支石數不等置立網運文簿聽其拽淺等項費用填註回銷若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止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有附餘乃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遞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

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不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振邨農民每歲插蒔之際其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或三石一濟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借往時裹河運糧軍民相半運則官爲打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于淮安常盈倉中運于徐州廣運倉短運于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下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正糧一石經年往返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于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運米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耗七斗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斗五升覩墊蘆蓆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患公又令州縣支糧餘米蓋倉二十餘處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

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于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賫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于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折糧一石舊例驗收三斤糧解領布交納率因紗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粗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天順間朱御史英疏行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而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卽富者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金

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其畝以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監捕諸役其在榜中顧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平生構聚至百千朝居而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鷄柵豕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哭邑里郊墟色慴慴若在秋冬於是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尚鵬爲御史按浙其因革奪予悉掃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若干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于邑吏明年日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若監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輪每丁不踰二十分眇細易辦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播弄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擾擔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略始

甦息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甲辰進士歷官南刑部尚書詥清簡嘗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公至晝夜講晝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衆皆齊民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用與凡供應織造走遞等費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羅展轉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自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除常運本色外其當變易者盡徵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卒事皆有餘貲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懽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睚眦啀喍之患公方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計如清水鄉灶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之代糧長運而聽齎持私貨以補不足皆有寬惠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錢穀於北方爲浩穰巡撫徐公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公公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願某非職耳徐公以屬公於是悉心鉤考不旬日而宿蠹一清衆皆服之

潘鎧字宗節六安州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僉事初爲滑令下車卽理逋賦壅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潰疏則流於是解梏剔蠹犁然有條人人以爲惠爭先輸納閱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豈不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多爲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籍成餘月忽有抱冊憩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以作奸者盡歿死其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爲式

胡東皐字汝登餘姚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僉都御史戊寅爲寧國知府先是高皇帝念寧國實有饒師之勞詔免民田租收官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盡歸於巨室官糧獨存於細戶公建議欲以官田之稅均於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役如此則法既畫一賦亦均平弊端永絕矣

者比每年減彊半上自數十頃之資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頌其平

唐中丞順之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閑居尤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目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災傷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爲七收民者之上災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兌運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銀折米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于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于民武進一邑歲該攢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于國之正額本邑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此費于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

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

海忠介瑞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焉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鞭之法令額外征徭不至于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遺像而尸祝之比比也

王儀字克敏文安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以御史守蘇州蘇州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猶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使于是口薦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効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

公蘇州公至嘆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溷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恆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令下初若瑣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

唐時英字子才曲靖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初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爲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于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己命以圖之于是不辭怨謗不避險艱暴于烈日中面汗雨滴不以爲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賦稽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册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

蘇郡守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爲丈量之法劉文恭公玆在林下聞之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卻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卽爲罷之

黃河南徙民耕於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丁公積爲新會縣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置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卽歸田畝更不令其在縣當月陳白沙先生樂歲有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并之勞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數倍況時值耕種小民不堪暴斂往往逃竄墮業公乃立法併於秋糧中徵之由是民得安於田畝公後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

至今德之又郡之科徭往往出派于丁田公懼有假是以營私者乃預
擬每縣黃册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干計畝及
丁該銀凡若干其拋荒優免加派者不與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田
多力寡者使之出銀定爲柴薪皂隸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爲
祇候弓兵之類哀多益寡彼此均平用是民無逋報官無擅科今有定
額不出五十而違例斂民於是乎重困而益思公不
置云

歐陽恭簡公鐸嘗巡撫應天督理糧儲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
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彊彈丸黑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卽
不給奈何厥由雖上下伯季也季能僅五升而伯至五十倍之是且驅
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分請於上比其最重與
其最下者稍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
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
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
家以出繕錢顧田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贅定收納凡數十百條
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
人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十石也然爲百貧家
家一減十石矣

何孟春曰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于是朱子嘗言鄉有闊狹富豪
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
先計其闊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
民宜之終不能變也春按彭之所爲今法令無不可得爲者顧有司用
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
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上
戶者有在彼下下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爲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
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概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
晦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擎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
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馮司寇岳嘗爲江西左布政使司中積胥盤書垂白不隸名尺籍者不
可勝數公一日坐堂上悉索而決遣之先是錢糧解司必預納灶雞子
分例（積胥別名）名爲打對同然後投文輸納公知其弊每日留參謁官有才
幹者一二員聽用俟解文一投卽命官監兌給發批迴對同之弊頓除
在前錢糧出入右司無所事公惟總簿書庫藏悉委之右使在司三載
未嘗一入庫中

萬虞愷字懋卿南昌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始仕無錫錫故
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吏苦其窟淺深不能問則往往寄耳
目于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
夫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鈪而入之鳩
鳩七子誰爲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
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實徵册令富人各以差次受徭無得脫
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卽不惜爲上官前破嫌疏理時以此得忤而
公侃侃自若也

蔣宗魯字道甫普安衛人嘉靖戊戌進士授濬令濬故畿輔劇邑徭最
難均公乃夙戒白城隍神曰審編民命攸繫魯若私神勿俾保有妻子遂約法定則盈縮高下一準於田產有
吏書等若私神勿俾保有妻子遂約法定則盈縮高下一準於田產有
里長趙某者戶本上上誣爲上中越數日其妻抱二嬰踵門泣曰妾夫
欺公神暴亡之矣夜間鐵索聲請乞如舊保二孩及遺產邑人稱神君
焉遷戶部主事監昌平儲題其座右曰入毋重民膏民脂出無輕軍衣
軍食比守成都朔望誓於神曰貪婪害民天必譴之忠君愛國天必祐
之有利卽興有弊卽革凡我僚屬相與勉之

齊太守柯嘗爲瑞安令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稅縮田狹而稅反
溢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爲建丈量之議請於監司郡守親爲
履畝踏算登籍以記無有漏而以田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
諸費悉取俸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創爲畫一
官無擾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陽一如勘瑞安故事未幾新例
下大丈天下名田二邑獨從容按故籍以對焉

何源字仲深廣昌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嘉興令歲當攢造鄉官以受寄爲常忽一日五鼓遣吏取圖書實數即集胥吏于衙扃鐍之查與册無異同即按實塡造一時不得高下其手詭寄之弊十去七八

趙少宰用賢既以疏斥江陵相奪情罷歸江陵死以宮官薦起用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公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稽于父老稍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棼部額豪輸伏蠹有不可勝言者至是聞檟李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弊三曰議征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斂之期十三曰議徭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底疏上格於衆咻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

催科

前言

劉瑞疏曰邇者軍儲告乏矣朝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羣情大悅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籍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非無部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官糧者又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遙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耳又何望其救燃眉之急哉況今南畿告荒軍士之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陛下重念軍儲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其田產賠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有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逋賦既完則倉庾充溢而軍儲不乏矣

徐公顯卿曰長吳逋負獨多奸孔益衆其弊不在催科之拙而苦於就中腋削之多端不患徵解之難而困于額外需求之過甚欠在小民者十無二三侵在催收者十常四五使移諸腋削者當正賦何賦不完使以索常例者重額徵何徵不速惟民財日耗于貪饕官力日嚴于掊尅此逋賦民所以益多而小民爲之重困也

傅應禎曰皇上初登寶位首下恩詔自嘉靖三十四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免自隆慶二年起至四年止一切未徵未完者免三徵七誠天地曠蕩之洪恩而海內懽欣鼓舞者至矣夫何上之軫恤者愈懇至而下之希望者愈無厭如戶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藥味藥材兵部之馬船馬價草場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餉之類其七分應該徵納者宜其朝令暮完可也顧乃官司費力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挨帶徵之令雖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眞無人心哉臣有以推其故矣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況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兼責遠年之逋負此力量必有所不能支且免三徵七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絕阻之民尚有未經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朝廷盡數蠲免官司乃爾窮追不過爲囊橐計耳近奉稽查章奏完不及分數者撫按聽參郡縣聽降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悟其旨意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甘心焉者顧以遠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臣恐中材之士身家之念重而爲民之念疎錢糧一日未完則俸一日不開俸一日不開則罪譴一日未釋彼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椎膏折髓彼暇顧哉蓋朝廷以此責成郡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嘗見披枷帶鎖相籍於道路提攜保抱逃竄於他境形似失巢之鳥苦如遊釜之魚身請爲傭妻鬻爲妾以償者有之家產盡絕待斃桎梏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于天水旱星火災見於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皇上所忍聞哉臣嘗即今日之財用遡顧世廟之時勢其不能解者三彼其時倭虜交侵兵馬糧餉日費不貲其積逋之掺括未甚也今天下蠻夷納款酋惡授首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一也鼎修宮闕大役繁興採木鑿石萬里輸轉其積逋之掺括未甚也

今皇上專心節省絕意營繕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二也嚴嵩當國鬻爵賣官蓋天下之金寶奇貨塡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今則昭明公道屏絕私交而閭閻反覺空虛何哉此臣之未解三也伏乞皇上體天地之心而憫生民之窮勅下該部查勘所徵七年分凡京庫太倉金花等項繫于戶部爲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旨報解其餘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船馬價匠班科銀以及南直隸應安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各省府州縣查非侵欺果係民欠者悉與蠲除其中如蒼朮一味無甚緊用實心花班竹委非湖廣所產應改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累既止營繕不繁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八年以前額派可減者頒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仁恩數於九有殆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者頒矣若是而民困猶未蘇天變猶未回即以臣臬之于藁街永爲欺妄者之戒

呂坤曰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睹計以來何嘗無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省未見有數省之歉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屢乞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可缺乏軍國不可匱詘故災荒之報日稀催科之嚴如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爲外吏熟知民艱自饑饉以來官倉空而庫藏竭民十室而九空陛下赤子凍骨冷肌冬無被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代富者賠糧生者爲死者頂役破屋頹牆風雨不蔽單衣溫地苦藁不完男女啼飢號寒父母吞聲飲血君門萬里誰復垂憐陛下見此情形當必潛然淚下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費幾百萬今大工之費欠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以上錢糧半非歲額年年此土年年此費民豈天與菽粟地湧金銀耶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內所汲皆井內之泉杯中所酌皆壺中之酒臣恐井竭則甕涸壺竭則杯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張棟曰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君恩如天貴其旁皇周浹無乎不被而節年議蠲率以起運存留爲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爲急存留爲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啗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爲存留錢糧不過官吏俸薪師生廩餼庶僚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故蠲存留三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爲弗蠲則已蠲則何分於存起也倘司農以歲計爲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爲二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爲二分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錢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即爲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勘災展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論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幸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捱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貴於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並宜刻期定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蠲者寧於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惠者徧而且均矣

馮公琦答朱中丞書曰吳越風土物情不甚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爲不便於士大夫而以爲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管戶之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不蜜嗷排之以去此亦足以見吳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注厝自有權衡用法貴寬用意貴嚴革衙門弊竇而處地亦當漸彼中豈直社口抑且傾心

王文肅公與宋可泉撫臺書曰錢糧積逋在往時誠多大姓乾沒今亦未盡然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手橫索一錢如此而不強負輦輸者未之有也

申文定公曰往者賦額雖重止于正糧供億雖繁止于正役民未甚病也自倭寇發難而兵餉之措處出于田工作繼造煩興而料價之增派

出于田其他特舉閭行有加無損者至無算也下之所取無窮而責以完納無期供輸及數其勢自難以故徵令過嚴則衆論紛起非俗好頑梗而人耐箠扑也力不勝而心不服也自考成以來積逋亦稍清而大奸亦略創矣該年正供自無敢後稍寬期限即便人情未至廢法而惠奸也若使遠年之負取盈于一時懲惡之刑概施於衆庶豈所以體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哉故酌催科以安人心此急務也

蕭彥曰惟催科撫字古來分爲兩途然以臣度之催科非撫字不行兩者固相濟不相左也今錢穀有定額矣然獨無次第緩急乎京解錢糧有火耗矣衙門之工食官吏師生之廩祿孤老之月糧此等加耗不可省乎乃概徵而概加之一有浚餘則曰貯待公用而其所用謂何百姓不知也（有關文）而寬一分民不受一分之賜哉

又曰夫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參所以警人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

分者住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爲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爲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併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憚於降罰而敲扑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此不爲竭澤而漁乎且撫按每年有查參矣該部三年總參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參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算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怠於徵者如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即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

鄭元標曰由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胥吏之手矣往聞有欲爲一郡造福者閱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智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

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由票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歎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己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而民困乃可甦也

天啓三年兵科陳良謨疏曰兵民實政宜修疏曰今之司計者日凜凜憂餉之不足無日不勤考成之令蓋因催愈急外解彌緩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徵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敲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職請籌之蓋職觀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職再拾言之似腐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躊躇而顧惜己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遼餉放下矣今日欲完遼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論旌儀門書徵收不用火耗六字令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爲收納吏胥

等欺弊可去也

往行

廖欽字敬先高陽人洪武四年以才學優等授懷慶府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南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于供給公以祿入助民爲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公爲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寧少緩焉我以期不效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公公求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奔走而集惟恐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復奬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于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

范理字士倫天台人宣德□□浙江解元庚戌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初授江陵知縣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貧民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

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

趙有初沙河人弘治五年任揚州府同知職糧儲廉介仁恕所至有聲尋陞知府戒行當道檄命徵完任內錢糧方可其行已束金帶行部惟與化額稅獨重積逋甚多公見鞭笞之苦因重涕曰吾何愛一知府忍置汝曹於死耶遂棄官歸全活甚衆邑人立其位於西寶嚴寺中祀之

楊司徒曰曾子固言分寧人視一錢寧死無所捐公棄一知府易民命吾行天下罕矣

楊繼宗中丞知嘉興府七縣錢糧視他郡爲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公嘆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哉于是先革管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故比時徵收石米但增三升而已頃年以來少亦四五斗多則倍而徵之不知其米何所歸也

梁公材綰藩篆時凡人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秤而親爲監督主藏不得高下其手

陳以忠字貞甫無錫人以舉人令寶鷄有聲旋補光州州稅故事入金

主藏者私其贏羨上下緣手君更爲稅法易金以錢令稅戶手封錢進官以什率多少主藏吏從衙無所用之則咄咄陰拱不能牟一錢民大稱便樂輸而州稅遂爲諸州最上課也

趙錦字□□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登第授江陰令時歲大侵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歿又腴削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赧然

林騰蛟字士木福建永安人嘉靖丁未進士嘗爲御史時三殿燬欲新之財用大詘奉命督南直隸江西湖廣浦負所至悉心規畫徵賦幾完餘不完者奏免之疏曰是誠不能完非不完也若追求不已蓋如已焚之林已竭之澤田魚其間所獲甚微而有司張皇徒以傷民心矣上可其奏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初爲遂安令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楚中以里甲爲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儹鑿之吏胥緣以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數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

斂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卯因著爲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

陳公鳳梧嘗巡撫應天蘇松等處歲糧甲於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爭完報

蔣機字若衡豐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拜嘉定知縣長于吏事縣中案牘填積他人終日汲汲猶恐不逮而機剖斷明敏常有餘力乘游戲之後逋賦山積部院督趨之檄如蝟毛大府追攝者積至百有十人機以爲天災流行民朝夕不自保苟完今歲額幸矣何能及累歲之負急之無益惟有死與逃耳身詣臺府待罪終不發一教言前歲事也徵科時各區不過徵一二人而歲賦亦辦入爲御史卒

王一言以吳江令入爲南刑部主事而以歲賦不登額留攝令督之俾登額而後去公嘆曰令不才天子以嚴邑寄我撫慰其元元奈何揭瘡痍而鞭撻之博此一官也上書自劾忤柄臣揩勒歸里

胡友信德清人以進士宰順德先是前令俞思誠貪虐邑中耗亂賦役

率奸人擘輸其取於民贏常什三而稍割以啗令於是率置不問正供之入往往投奸人橐中胥爲正比有賂即負千百不舉無即毫釐以聞常被笞故爭賂羣胥謂之月錢而正供反以爲緩盜賦公行桴鼓數鳴友信嚴蒞之禁擘戶自主其計約以三限使民得以多寡自輸輸無贏造縣門歲不過三日民樂簡便輸之恐後

王文煒字□□東平州人嘉靖甲子舉人故大中丞汝孝次子也嘗令寧鄉直太原塞民貧賦棘復不有歲長吏相承用逋責對薄終歲不得奏績公念無可爲曰寧負下考不忍楞掠楞腹以傷邦本遺書冢嗣承祖謫竇田產頗得千金持爲邑民代租兼請停徵一年邑民大感兩臺奏薦擢知忻州

章述浙江蘭谿人隆慶初任化州知州嵗悒民兩臺以催科政拙停俸述嘆曰以箕斂之故虐民博譽雖死不爲民感其愛不踰月而盡輸之後因稽違憑限當調去州之士民莫不號泣保留院道爲之動容

前言

方孝孺曰夫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卽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桑弘羊爭難之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常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腐朽至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又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也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之憤不然漢祚可復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祚可復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

彭韶曰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于革冗員去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靖四十年爲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

革之矣然所爭者不過務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其爲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卽如錦衣衛恩蔭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爲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旣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比定制也況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撥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凑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卽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卽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爲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

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敕下兵部及各衙門遵奉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爲食糧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廳註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亦庶有可懲矣

馬文升疏曰祖宗法古爲制官有定員俸有常數近年宗室位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而京儲府藏所餘無幾且在京各衙門額設大小官員將有八百餘員除僧道等官并冠帶醫役外中間實支俸給有皂隸者尙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該支實米不下萬餘石而折絹又不止數萬兩若因大營建修造宮殿効勞頗多傳陞一級固不爲過其或止是繼造或修整樂器或造鑾駕等項俱係職分之所當爲別無重大功勞一概傳陞官職歲支俸米占役皂隸冗員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此等之官蓋由各官內外衙門私其所屬豈惜國家財賦之耗皇上亦豈知此等之人不當輕授其官所以啓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漸虧也伏望皇上將傳奉額外濫支俸給皂隸干礙國賦者除進藥有効及書寫制勅外其餘通行裁革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如更聖恩優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爲減支半俸更乞皇上今後不係修蓋大宮殿有大功勞之人乞恩傳陞官職者勿循左右之請以省國家之錢糧如此則人心旣慰而天變可消矣

李承勛曰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旣不量入以爲出又不量出以爲入雖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

俱查其的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變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册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恆足矣

胡世寧曰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伐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十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誠以祖宗之付託爲重以邊務之困急爲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爲撙節乞勅戶禮工三府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物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論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惜財各爲己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明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曰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之於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求之民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穀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古之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有車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廕日有冗濫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糜有子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

張鹵曰古人治財卓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誦其言以爲千古明白至論今日財用即周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生今之財蓋國儲既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節財是矣但爲節財之議者皆開端而不竟其說指節財之事者皆略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有如先帝丙辰中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尚書吳鵬都御史鄢懋卿各以裁減舉人牌坊及

驛遞鋪陳船隻馬騾頭匹銀兩之議獻致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
學童生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爲加增長夫水手以設處避
原額之名而民病滋人所共知不暇細論至於遞驛諸差民既以血汗
包賠竣役乃復遡年按限追徵其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高平時
嘗追徵此等前件親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心酸鼻臨之竟坐視其蕩
田廬鬻妻子而不能救茲若不預爲申飭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議復
出臣亦不敢信也

張棟疏曰節省美名也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省顧省
所可省者斯足爲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必爲民利而適足爲民害
此無庸枚舉爲也即如條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
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於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爲病也有司
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於原定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於用也
遂令所入無以支所出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
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既減之後亦此事亦

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羣
然稱累於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嘵嘵於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
能仰體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
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榮省騶
從第皆於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薄以繩下而公辭私受民
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苦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
愈也裁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矣
張文曰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冗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
尤甚供億愈難陛下合無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
部於光祿寺司禮監於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戶部約祖
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
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凶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
遊賞宴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
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

沙爲粟瓦礫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
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聖明留意等因
奉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一開
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
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
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
折銀二十餘萬兩雲間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肆拾萬九
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
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
千餘兩內府承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
六十萬餘兩通共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
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
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
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

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
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
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奏討
之數久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
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
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粮草
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
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
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
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
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
不難哉

又曰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

爲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勅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於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功罷不急之用仍乞勅司禮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再乞勅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又曰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

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荳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卽是所謂以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册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

等項俱設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嗟曷何及合無戶部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物件及王府賓冊等不得用金非聖旨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會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祖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高克正曰肅皇帝蒞政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至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京師冗食視世宗未革以前不知增幾何矣孝宗皇帝與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去冗食而大夏謂當自釐穀始管紅盔都尉因上視朝故紿撤侍衛將軍以激怒上而上果疎大夏以孝宗明聖猶然廑其術中百官無肯爲朝廷任事又何足怪或謂是不能驟去無救目前之急則嘉靖初政不嘗驟乎九邊年例起于嘉靖中以飭答桀驁之故今業已順義矣而軍糞不損則何貴于款曰吾已得馬也則馬當益多養馬之費當益損而天下起解備用馬匹歲二萬而所司收買之費亦不貲皆不聞衰止何也合馬價之儲部等數百萬矣謂宜借以紓急而取償于市馬是亦一策也古有以糞作濟荒者而今莫能行矣朝廷興一事用一錢貂璫家

于是胥吏家于是官之墨者家于是氓之黠者家于是而朝廷之所有獨虛名耳壽宮之役聞有兩夫竟日而不畢一甎功者諸如此類何限今幸將就緒宜且已之則節慎之所儲者猶可通融以紓急是亦一策也夫財之出一而用之什佰而不止主計者局縮而莫之計所出世謂無如藩祿矣愚則謂祖宗一體而分有是人食是祿國用至實而不虛者僅有是耳何言費哉惟內而三公九卿百執事皆苟安日夕而鮮經久之圖計便身家而輕社稷之慮賢者不足以化不肖而其勢不能不與不肖者同浮沉如是而祿之是虛費也外而郡縣守令監臨之者大衆心胸約結即有才猷末由宣展當時虜市持議者謂得息肩而講武武當益精詘意因而忘焉虜益習求我虛實每溢例以請不即以戰脇我而我故曲狗之至掊尅兵糧以充矣有如萬分一渝盟而入何以禦之且用財犒軍猶周流我國而用財賂虜則一往而不復犒軍可以作士氣而賂虜祇以竇盜糧開門戶而納之輸要領以示之將士習于巽懦內外習于偷安如是而撫之是虛費也夫宇內無一非行財之

地臣民無一非用財之人而出于虛費者益多則國計安得不匱民生安得不困也嘉靖之季南倭北虜蹂躪我中夏無一日而不用兵然百姓豐樂者熙洽之象可寫今海恬烽熄而皇皇常若有亂離之憂而賦役不均有一日供應蕩千金之產者然猶家有蓋藏時溢而爲豪奢今條鞭法行人無偏累而貧與富皆汲汲有朝不給夕之嘆譬之人元氣素虛而偶中于霜露之疾是可剛劑驅之而已至于起居食飲無恙而精神索然此常人之所謂無疾而秦越人之所望而走者也攷之弘治間總天下田土較國初失四百二十六萬有奇天下戶口較國初減七百一十六萬有奇萬曆年間雖稍有增益然有司多報虛數迎上意非能實復舊額也承平既久開墾日廣生聚日蕃宜信浮于昔而反不至費用則又不啻十倍之不清其源而務廣其流然而不困天下有是理乎宋臣曾鞏謂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思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庶幾可以不困得永保治安不然愚未知其所稅駕也周

禮王府內府之職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爲冢宰之屬列太府下而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攷廢置誅賞皆得而及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如此而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也若以御府禁錢捐諸親倖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核所不逮其傷財害民豈細故哉誠以天下之財爲財以天下之人爲人安得有私財私人以示天下不廣倘損珠毀璧舉內帑而付之持衡司計之臣俾得鉤校其數而節縮其流不必加賦可以足用誠知近習之爲國計蠹防之如盜嫉之如仇然後可以達吾惕然之心而財乃可治此劉大夏所不得于孝宗者也

曾鈞曰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官庫匱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算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而書景德蘇軾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識時事之變易

稽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勅下戶部以歷年事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與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于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局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營繕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關支毋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參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

又曰光祿寺者職司大內膳羞者也梗糯米豆民運供之果品廚料則官解苦焉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壹千八百餘兩歲該於戶部關領錢鈔銀三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萬兩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銀爲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即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改元初即裁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借計部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

庭用至于今上陸續傳討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蓋自萬曆二十年後歲費漸增至二十六七萬溢於額數而各省直自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共欠雜糧廚料牲口等銀一十七萬有奇三十年徵解完者僅十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兩以天子玉食之需至日嚴催督而逋欠愈甚者則民困之明徵也且本寺自嘉靖四十五年季秋至萬曆十五年季冬二十餘年節省計部錢鈔銀約三十四萬有奇乃今寺貯空匱一時倉卒僅存二千八百兩有奇寺臣王守素惟天庖弗供是懼而計部亦且以告匱故不能通融接濟則寺臣良亦苦矣九重之上抑未知歲辦之艱內監供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謂節不經之費誠宜着實施行者若庖廚諸役夤緣影占空名糜餼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

張居正曰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療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嘗誦鹽鐵論觀漢元封後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擊言榷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驟厚入節濫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

又曰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賦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皇上宜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惜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聖明留意

劉體乾曰宋臣蘇軾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徵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合理財之第一義也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于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爲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爲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爲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局監之勇士匠人幷寫字及以大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蠅營狗竊臼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朝廷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役每月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輿隸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哉夫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夫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財猶前而賓

客之資厮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愚之所未喻也宜卽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幷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算定擬停當備造文冊奏繳仍乞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爲國節省之意此愚之所謂革冗吏者一也又光祿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費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情近又得本寺進御果品等項原無額定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旣進小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賫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愚固知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滲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概有品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眞僞不敢辨其是非然此但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尙有未易悉數者愚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饗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爲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今宜倣成周之典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果品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上請裁定着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定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弊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筆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瞻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卽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愚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

往行

易悉數者愚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饗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爲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今宜倣成周之典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果品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上請裁定着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定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弊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筆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瞻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卽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愚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

得罪公曰有罪在我或傳上旦去笑爲節儉管家云

弘治間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上召劉尙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僅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上曰正欲與爾面諭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鎭守內官上曰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祖宗以來設置已久勢難遽革況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劉太僕逢愷嘗爲光祿寺丞光祿供上繕羞及宗廟百神之祀其錢穀出入由內監例不查刷蓋周禮百會之意也嘉靖末禱祀滋多費視舊增數倍內監乘急橫索卽片紙取辦直累百金無敢須臾緩者而是時

公私俱匱多方括取不能繼一日先帝諭內閣問供應不足狀寺長二
及其屬皆皇懼莫知所對公謂光祿積貯久空四方民力已竭吾輩不
能先事言之死有餘責幸奉親問尚可默默耶夫耗財由于濫費而濫
費由于無稽宜請自今每月查刷具報章以聞庶弊端見而節省可冀
也諸公卽屬公具草疏入得諭旨更遣御史一人監之是月公適當坐
門坐門者司斂散而勾稽之也諸公謂公旣始其議又親其事盡定章
式以永守公乃擬其式以常供者開于前以奉旨辦者列于後日有計
月有總一覽而可了然御史鄭公存仁與公意合遂具以報先帝嘗祀
玄極殿不果而品物備列報中卽以問內監罪之由是冒索虛費之弊
日衰息矣公初入署庫無扃鑰未給商尙數萬金自查刷後三年貯庫
至十萬餘金其節省若此

世廟時以太倉缺乏上詔公卿會議理財節用之法吏部尙書吳公鵬
建明欲裁省解京曆日十分之七大宗伯吳公山曰此朝廷正朔欲令
小民家至戶曉卽費爲不奢況所費直毫毛之在馬體耳裁省之恐無
益其議遂寢已疏入閣臣擬上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尙書
議中又有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吳公山曰此寒酸藉以發身者公
不記歌鹿鳴時乎尙書不能對其議已微上前矣是歲戊午舉人僅得
坊牌銀四十兩似非盛世事也

嘉靖元年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藏歲派青
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
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繁費至是御史鄭光琬言
陛下登極首詔選汰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祖宗故事今冗監旣清供
用無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制以蘇民困

嘉靖二年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
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棳木五
百丈檀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個廣東白圓籐五百斤陝西明羊
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猫竹三百斤大名細鋪絲三百
斤襻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千斤硝四百斤永平滦州榜紙三千

張盧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
萬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八九矣而該監奏派
復有花梨木花楸木等物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上從
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四目錄　外編
戶部三
積貯
前言　韓文　王鏊　韓邦奇
陳以勤　佚名　佚名
佚名　佚名　靳學顏
馬森　王世貞　于慎行
葉向高　夏之臣　吳允中
楊巍　徐栻　楊建烈
往行
王佐　張鳳　張睿
馬愉　朱英　周忱
劉章　周經　楊志學
林宗伯　京師積貯　四則
開貿
前言　桂彥良　陸深　秦鰲
薛應旂　夏言　何瑭
佚名　楊元祥　鄒德溥
沈一貫　申時行　三則
往行
曾鞏　徐貞明　葉天球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　訂梓

戶部三

積貯

前言

韓文曰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

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乞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甚如何制之使不侵欺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應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可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

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留當開立前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聖教有補而于天下蒼生咸被其澤者矣

王鏊曰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送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

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千餘名各項俸銀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石浙江六十萬石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已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萬末年至七十二萬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共一百六十八萬石

韓公邦奇曰當今所最急者宗室祿米不足也邊軍糧料不足也以宗室言之國初宗室少即今宗室多蓋有百倍於昔者而糧額如故謂之曰少誠無所處矣以邊軍言之國初軍馬多不過十之六七國初糧料於正額外猶有餘數即今正額之外無所減若之何而不足也弘治以前倉廩露積未聞告乏今乃往往告饑若謂水旱災傷小民逋欠國初以來豈無水旱災傷逋欠者乎況邊稅又不在捐免之例是必有其故矣

陳公以勤疏曰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爲己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具文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訟獄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於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爲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於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爲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吾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中具農穀登耗斂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勅吏部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爲國立事者爲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冢宰之

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點陟行之數年可望廩庾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爲虞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況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謂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

□□曰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廒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剩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敍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儉菴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八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俑也周乃貯之空廒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

識體耳夫每廒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其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概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成化元年參將袁祐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欽依只加耗五升此祐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長久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寬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爲收受糧斛事奉欽依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爲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予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二進倉便設交納常有餘剩土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米斛面行概平收則運逃運弊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係爲害者大耳此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曰戶部職掌天下財賦惟兩京倉庫差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監督收放錢糧其次兩京水次如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預備京儲幷大同宣府遼東等處供給軍儲亦合委前項屬官監督收放其在外司府州縣存留糧有係供給郡王郡主鎮國將軍幷儀賓祿米等項不該本部屬官管理如山西布政司大同府原設大有倉廒四處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其三在西北其四在東南印同一顆官有四員本部因其積弊多端請勅差郎中一員鑄與關防令其專一總理軍儲屯種糧草其祿米等項遞年例該山西布政司於歲糧存留數內撥補備用內祿米每年或一次或二次支給其大同府知府係提調正官不分軍儲祿米等項一例俱該通屬郎中監臨關防出納禁革奸弊斯爲正體近年以來巡撫官員多有擅將軍儲支作祿米幷本府官吏人等俸糧司府官員將該管祿米俸糧等事置之度外若不相干以部屬官員管理司府之事甚非朝廷設官初意況大同軍儲缺乏奸弊不清即大軍俱集防禦虜寇那借主兵歲用糧儲供給客兵猶至告乏豈宜仍事因循以踵舊弊宜勅戶部行令山西布政司自成化二十年爲始存留稅糧內

撥除親王例該本府自收外其郡王郡主鎮國將軍幷儀賓祿米等項原該於有司倉關支者逐一定擬如大同府專一於大有南倉收貯之類有司提調正官一城不拘幾倉出納俱有加意提調以稱斯任司府州縣官敢有怠職以致祿米等項關支過時聽巡撫官幷郎中嚴加究治郎中等官敢有擅動軍儲本部即時參究庶得責任有歸奸弊可革

□□□曰鼂錯云一日不再食則饑一歲不再衣則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誦其言以爲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頃山西被圍纔旬日耳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又或數月不解此其急當何如也訊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庾所藏又若不富即此一處而天下其可知已謹按先年戶部奉行積粟條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爲奸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其所甄拔飭厲故使良法美意曠寢廢闕至於今臣愚以爲宜嚴行申厲重糾貪墨夫郡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今法自徒以下得贖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力則

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願吏因爲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橐笥是殺之偷也爲今計莫如改令請得贖免者准入粟而爲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石五斗矣其稍有力者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準此以爲之則而又明勅撫按之臣時巡稽籍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贓罪論罷其餘江南嶺表諸處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盡一具奏務期有備陛下採之輿議著在令甲令該科記籍勅毋輕改革如此則積倉相望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轉運比諸倉卒賚發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

□□□曰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蘆茶燈草蒲杖鹽斤局稅鹽攤各有成例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未興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

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賚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窠厓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厓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

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數鹽課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匹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枯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靳學顏曰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漢以前有廒倉隋以後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身皆可以行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社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入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必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拯中戶又大歉焉乃逮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每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入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

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于轉徙不已而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裹盡報各府以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飢則宜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皇上所謂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

馬森曰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加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稅秋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若預備倉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爲虛文一遇水旱即行請發內帑失量入爲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覆出納未清兼以時

勢陵夷屯牧不修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有備于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于內帑矣夫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飢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爲出而勢不可得者況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官民靡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

重委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績效則庶而富富則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爲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

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然揆之于今亦有未悉者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爲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往不便者何法雖加二費乃不貲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入之粟粗出之粟精守支之費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倍息殆有甚焉而諸公之論尚未及此蓋其流弊之極未得於目睹也

葉向高署南戶部疏曰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榷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折既不可常行而榷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無論其遠者即近者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桁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陛下奉承宗社顧念高皇帝創業之區豈宜

以不經之費可已之投坐令空虛匱乏一至于此況所取之物名爲供御而實則羣小合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詔下蟻聚蠅趨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弊一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驛驛遞之騷擾州縣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以此奸弊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祖宗設立六部各府職司戶部所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卽如朝廷歲辦亦俱有常數各部所掌自行祗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靳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此軍國大事尚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鏤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時有進祖

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之命脈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卽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沙化鐵之術宛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奈何而坐視痛癢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鑛稅事興百姓皮骨具盡重以催徵之令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完官府之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止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塡此漏穴斂之旣極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感也年來災異頻仍孝陵之焚木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此劇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勢雖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之所甚恐也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請便爲允行至于此中戶工

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充之苦無有爲陛下言者故臣敢瀆陳之惟陛下留意焉

夏之臣曰積貯貴廣有謂社倉可倣而行矣不知一經承管百費煩興不爲主守假更代爲騙局視出入爲利藪薄支而厚取其值應散而方重于斂緩急無賴閭里騷然則不行社倉之故也

吳允中曰唐韓滉運米至陝僅三萬斛耳而德宗喜甚謂父子得生此昔人有顆珠不若粒米之說也近太倉儲乏司農仰屋無策併在京官罩人等月糧應放折色者概給本色總計一歲多支米一百二十七萬石矣閱諸京通二倉往年猶有十年之積近則僅可支三年已耳夫天災時有勢不能無改折一改折勢不能不虧正額卽時和年豐舳艫蔽江而下萬一涓涓衣帶封以泥丸此時縱堆金如阜亦不能賦粟如坻況金與粟而兩盡也則蛻巾之禍恐去唐德宗不遠矣臣願皇上亟勅戶部實心清查百計節省務錢穀各歸正項今後倉粟不許那動升合仍嚴戒倉屬勿與倉役貓鼠責令買辦而償以倉粟則耗蠹去而積蓄新場該銀五萬兩有零天師菴該銀二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兩有零臺基廠該銀二萬五千兩有零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旣竭產業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到臣臣惟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也正宜加意優恤勿殫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堅固然後可資緩急之用此古人禦外理內之術而我成祖遷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甘受箠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於路雖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棄生理曰恐着商人也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爲邊

情重大年例客兵奏討無已方今南北二虜尚未底寧出財力以申中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窮鄉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爲重者京師之民居多也使外有黠強之寇內有愁嘆之民是豈國家之利哉乞勅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不然積累日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悞國計矣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招商上納此舊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羨餘以資別項支用二也嘉靖五年隨該山東參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邊來多事用度浩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爲緊急那移而商人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爲今之計舊規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爲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大初題准事例隨即給散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

算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若將前項銀兩仍入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而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

徐貶曰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京師以充糧饟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廣積倉德州倉等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該罩可考此我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還有災傷奉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前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乞免無從支補近止免存留而不及起運固有以也夫存留乃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月糧等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

項而不爲措處將何支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納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德意務令小民均被蠲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督行布政司查將紙牘及軍餉驛腳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有濟然似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積累日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蠲白紙催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沾實惠哉此東南孑遺之民每遇荒年既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今固安流速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徙決靡常似終未可必恃閩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何以備之必須求復祖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修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地之無虞河渠之不阻哉又須設處糴補而後可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搜括殆盡中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藉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凑買或逢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爲始遵照舊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囤積不足即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原奏報覆實分數將起運糧米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即於各倉內先行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糓有餘銀一可以沾蠲恤之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則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斯我祖宗經制富強之遠略不盡復乎宋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爲國有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

天啓三年御史楊建烈疏議清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所
繫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告竭日甚一日
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
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爲碩鼠
之搏志切貪饕莫厭飲河之腹因詘襲舛視爲故事法紀凌夷羣情玩
愒有謂收漕米一廒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
過囤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爲市而賄金既入輒那餘米補其欠
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旂甲與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
放糧之日巧借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千石者有
躬操市販賣紅籌與鋪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人知爲官米
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籌下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
涎古董玩器遇廟市之日令歇家挾貲相隨眈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
倉米取償者有征逐子母間月借米與歇脚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
到輕資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陳米浥

爛糶販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廒口常規者有巧借
當役名色而剝取歇家常規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斛又糶豆亦用紅
籌爲記者有倉口空廒不預爲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
部賠累稱苦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
地又縱令抗夫控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
略俱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節約以裕國留有餘
以實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臣復查祖制凡各倉監
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准然後陞轉比之祿米各處倉
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祖宗亟重
此官所以爲京庾計軍儲計國脈計非諸臣擇便乘便計也頃成法變
而爲一年人人視國廩爲裪地菱時日之遷留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據
此中希捷得既垂涎如囊橐復喬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
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
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擾日益而倉米
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捐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
輓之粟三十鍾而致一乃今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
上任之緞絹帷褥心紅紙札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能
堪命乎合無仍遵照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
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
歲可省數十萬石其餘阜裕節省非淺已也乞皇上勅部速覆降行并
九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狥情而輕國體坐令官庾日壞
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往行

王佐字□□山東海豐人永樂中爲吏科給事中宣德初陞戶部右侍
郎往陝西經理糧儲疏言軍衛倉作弊百端請改撥有司使官軍俱得
俸糧天下稱之

張鳳字子儀安定人宣德辛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尚
書正統戊午由主事遷侍郎前未有也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公

上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爲
令往年南芻粟專委之憲臣至是勅公兼督蓋以出納嚴愼故也

張睿字志通鄠陵人宣德庚戌進士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
常以戶部右侍郎提督內外草場正統己巳達賊犯京師奉勅般運通
州城外糧草入城如未盡而賊至聽悉焚之既而聲息愈急衆即欲舉
火睿厲聲叱之曰第悉力搬入賊至焚之未晚以是糧草獲全

馬襄敏公愉字□□□□宣德丁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正統
間公在內閣楊公士奇展墓還言及所歷郡縣預備倉皆廢弛甚至垣
址弗存者民何所濟或曰茲廢日久比比皆然其何能理公徐曰政之
興廢在人此養民之要豈可少緩耶楊公即議以聞遣廷臣循歷郡邑
修弊舉廢民爭出粟實廩所在充足蒙其濟者不可勝計

朱英字時傑郴州桂陽人正統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成化二十年總
督兩廣先是韓雍經略斷藤峽等地方府藏耗竭英繼之撙節數年府
藏頗充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部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

以希寵則他日餉餽奚從取給乎言者愧止

周公忱巡撫蘇松日各處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馬疋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乃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公奉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廳令灶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八年大水爲諸郡患公預奏量詔留官糧一二十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折岸陞俱被衝坍時水利等官先已裁革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修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

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祠各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年七十三謚文襄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顧東江雜記曰鄉父老間暇時往往相聚說前朝事有陸翁者嘗言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闔免糧奏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問當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支關松江省下運耗十五萬石其一遵朝命勸借得米六萬石催糧里甲運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此米之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歲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後便有文書來放米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賸數今還與百姓食月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即放米每戶率二石不曾有一石時文書雖云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

先祖因言吾家嘗一次於黃渡倉支黃苴六石後升合不曾追也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後開局曰百姓冬間納了米留此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棉紗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有司申上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曰典風雨報二僧者皆薄有資給又各與數健力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算精審雖處一家者又恐其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官司猶未有座船往來皆乘驛站行時糧長常以一小舟隨其後遇村莊僻處或乘以微行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于林下乘涼公至庭與坐並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巡撫叩頭請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槐雲之事孫墀劉文端亦嘗言之於是知陸翁之言爲信陸翁名璿錢太史與謙之外祖惇重不妄人也予家與陸翁比舍予幼時聞此亦不知其實何如後閱公年譜及胡祭酒儼濟農倉記始知其詳故時公侯祿米皆請於南京各府運米南京每石加六斗公請令

其人赴各府就支石與船價米一斗計所餘石該五斗總得米十五萬石又遵朝廷勸分之令於秋糧帶徵得米六萬石歲積米二十一萬石賑濟災傷及糧運虧損悉于此出乃知所謂百姓不知有缺乏者誠不知也今文武祿米折徵銀解京已非舊法以石六斗之米而易銀七錢所餘似亦不少況勸借六萬之數每歲帶徵未嘗少減于昔則名雖沒而實猶存也又況得業蕩米歲有增加由六十文鈔而爲米三升由三升而爲五升二合有六勺至六升召佃官租二斗者爲二斗九升三斗者爲三斗九升矣則歲入所增又不知當幾何也而問之典守率皆茫然不知有知而不言者有能稽見此數歲積于倉則近時君子所以勞心焦思朝慮夕盡使人承奉不暇而實無分寸益于民者可一洗而空之嗚呼吾安得親見斯人哉又曰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皆不信予以所記二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廒皆滿餘米無可著處以七萬寄積於水次西倉先君可聞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閒蓋所積既多挨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

此事予所目見嘉靖甲申操江伍松月都憲巡歷至松感舊賦詩有采粟陳陳歲四億之句予見而問之曰詩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幾千石蓋公嘗以常州府推官承檄盤倉見此聞今空乏之故作此詩也予所見今四十有七年日月頗遠伍公盤糧在弘治壬戌方二十三年耳此言如質之伍公亦不信也

劉章字廷信延平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憲廟時嘗巡撫四川令民輸粟補吏稽司屬贖刑入粟之多寡以驗廉墨積以石計者百萬有餘人嘆其迂比再歲連飢深賴爲濟不足猶取粟於荊湖游而上始服老成計事之早民之全活不可勝紀

弘治中周公經爲戶部尚書孝皇欲起別宮惠缺用左右曰何不取之戶部上曰周經得無不可乎左右曰皇上取之經豈不與命下經曰此軍儲也不可動奏上上曰已之左右曰命既下豈可中止復下之戶部左侍郎韓公又復上奏上亦欲已之左右曰不准尚書奏豈可准侍郎復下之部右侍郎許公進上奏上顧謂左右曰朕謂不可果然若不已之明日科道又言矣遂罷

楊志學字遜夫號五華長沙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諡康惠公爲郎中日奉勅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爲刻削遠嫌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之銀貴則仍給之粟士卒皆樂爲之用塞下諸砦能悉其要害倉卒調兵未嘗乏食又爲搶上法以通鹽利其法中鹽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爲准諸豪猾恃有權力者書一無所售在宣三年積羨餘十餘萬石曾不足以支兩載邇因黃堌王家口諸河役之職上之後有乏絕之人將難請竟止

杯宗伯字廷機爲南京禮部侍郎先是振武營軍變戕殺少司空于藁街人心洶洶銓部舉戶篆屬公公一鎮以靜不爲隄防衆亦寧帖諸郡國轉粟留儲屬邑一不至則不遣苦稽滯公勅所司令諸邑毋相及也事竣即遣四方便之京倉近水者易輸運爭言請託露積充溢于外而遠者或銖粒不入守空廋公置鑄手自探之得徧及諸主吏感泣曰微是吾屬立死矣

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遞年除改折事例併天津薊密昌平倉貯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蓄矣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外計京通二倉二十七年入米僅百八十九萬餘石出米三百八十六萬餘石二十八年入米二百七十伍萬餘石出米三百六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入米三百一十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愈少則漕積漸復三十年京倉現存米四百四十餘萬石曾不足以支兩載邇因黃堌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衝金錢不貲該督臣題留漕米以濟燃眉之急大司農力諍其不可既而上論河臣曾如春疏那借淮揚馬價南京兵操船料銀二十萬乃南大司馬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其謂兵工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蓋念京師爲天下根本漕米爲京師大命九門內外恃東南米舉火者無慮數千百萬家漕米缺則京師必動京師動則邊鎮動邊鎮動則夷虜生心故雖河工無得截用非眞大災傷無得輕易留濟誠重之也

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鈔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

給官府以饋邊餉又以充百用者也萬曆三十年大司徒趙世卿歲計
錄原額該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兩內除新舊撥輕解邊
銀百有七萬餘兩實該入太倉銀三百四十四萬有奇耳近因中外多
故災侵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
有中使侵奪者於是復損額數十萬且遞年徵解不完者動至百數十
萬大司徒極意搜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則有若漕糧改折曰稅契撥
節曰新增屯地曰節省公用曰吏承納班曰缺官裁馬曰隨漕折席曰
抽扣工食曰新增鹽課曰贖餉積餘曰帶徵逋欠曰扣除月糧其搜括
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猶甚計額
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
供用庫之香蠟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
猪價修倉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稻草諸倉瑒之草料兵
部之筏夫酒醋麵局之苣麥光祿寺之錢鈔廚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
之賞夷折絹工部器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

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件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
歲費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大軍需若珠寶買辦之屬或百有餘萬
或二百有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三十
年之通即以通者三年計之二十七年所入四百五十二萬有奇所出
七百七十一萬有奇二十八年所入三百七十萬有奇所出五百六十
一萬有奇二十九年所入二百三十二萬有奇所出六百八萬有奇始
猶出浮於入今則出倍於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一二今之逋欠者十之
四五是何以故民者財之源也源大則饒源鮮則竭今天下財源誠竭
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亦竭自
搜金告緡也而豪室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遞驛騷也
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安能復灌
輸之於此乃若財流所歸有不容不節者有上欲爲節而
下不與爲節者有下欲爲節而上不與爲節者先是寧夏之役甫數閱
月費餉鋘百有八十七萬倭之役首尾七年費餉綵五百八十三萬援

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顏料之屬皆爲上供需其最大者金花銀乃
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給以爲常
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正統元年
始議以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俸之外悉
爲御用矣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朝
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詞俾諸臣得隨事
執奏爲撙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于今凡諸錢糧解進猶以科道
臣兼督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爲防猶有監督守催唾罵大司空而不
忌者且一礦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非直
歸內庫也實歸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猫睛寶碌充牣皇居若
餘羨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若繳壁陳設種種殊稱何可勝計
即以三十年金花計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況從天產者從地生者從
天地之所不能產生者皆匯而鬱于其中即巧曆不能測者矣九重選
密算無遺策積諸無用或漕米不至六軍悅巾呼道左出之可以動嵩

呼或邊鎮有警登首山而乞庚癸出之可以效捄纔是曩者殲孛酋蹙
突酋窮搖旨之長物也有其鑒者有其備即獨委今日之艱於計部而
一旦煥發德音損上益下大內貯積意在斯乎

開墾

前言

桂彥良曰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至荒蕪近雖
令諸郡屯種狠鬪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
閒耕種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
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

陸文裕公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
之王制法莫善于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之建都皆在西北其
地高亢可以蓋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亦已再倍者矣
京師北奠經費咸仰給于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
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般運之費亦已再倍者矣求一年之餘

于三年之內此古所難愚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
區徒事于東南其末形之變可勝道哉

秦鰲曰畿輔之地南抵涿州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
然水深土厚地方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倣摹江南作田
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圩以環田仍乞倣行古者孝
弟力田之科有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
勸課有法不吝超陞如此則三四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則天
下無不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富國之道莫先於此

薛應旂曰嘗因黃某之言而有感于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
田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
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滻沮諸流則西池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
里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需
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焉得而不竭哉

夏言曰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
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比我宣宗
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墾荒田不
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又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
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
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
沒不必霖雨之久方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
起科之例又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
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
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
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概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
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脫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八站
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于併
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

者起而爲盜柔善者轉死溝渠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
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
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戕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
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按此疏則知
祖宗任民開墾不科眞優恤小民至意而皇莊決不可開設有憂民之
責者其亦誦桂州之言也乎

何瑭曰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
成國初覓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日久生齒
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
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
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田其意皆在此但召
集開荒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
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
輒復轉徙雖設立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爲設官勸農非假以事

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無以使之盡其心宜勅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勅書令其查撥本處丁田多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償勞三年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闢三年之間地闢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闢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曰今之地即古之地今之民亦古之民也昔者軍國之需取之西北而有餘今者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應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齊宛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鹵莽而不精玩怠而不時至於京畿之間亦復如是雖邊郡

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貧併于巨室磽确之地荒失于小民而屯臣壞矣務貪多者失于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遺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于此千金之產棄置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取息日出其箠篾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鉄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使循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民貧則給以食力之直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于京畿之地猶在當急白茅黃葦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于近畿之地募人耕藝一歲之收可得菊糧百餘萬石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計區爲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列周廬棋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若夫措置之方規畫之密則必實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強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伏望陛下博參羣議獨斷宸衷請舉一隅之地小小試之或遠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疆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

楊元祥曰竊見議者悼阡陌之未週虞輓輸之難繼思欲舉西北諸荒蕪之田悉斬蓬蒿藜藋而墾之濬畝距川俾爲沃壤意者老成石畫自有經久之見乎不然疲稅課以事荒蕪聖樂安久逸之民於鋤耰棘荊

之役則無乃殫費而蒙多事之誚也愚應之曰唯唯否否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峙諸關其間執戈荷戰之夫登陴乘塞之士罔不仰給于餉餉罔不取必于漕舶艫相望金錢歲以萬計且衝突漂流所司日凜凜是懼藉令制里分田此疆彼界授以畚鍤給以牛種積之數年塞下之粟必饒不但篙工楫師得以少甦于飛輓而太倉之粟將陳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款市以前戎馬奔突兵火被於原野烽燧達於都衢今幸息肩弢甲款關請和乘此而決渠引澮溝塍相仍長塹巨濠繚亘線邈即有悍虜輕騎無所肆其猖獗也茲又不大便利乎倘使舉蘇松數郡與各邊絜長而度大孰廣孰狹運檣接檝日出沒洪濤巨浪之中視之親耘耕之務孰逸孰勞負薪沉壁日矻矻宣房匏子之間其與槃穀行汲難孰易況于東南之地千疇萬畝士席十葉之基農服先世之業國計民儲往往取給豈獨其地殷富哉本原業多而力作勤也今不權經久而役束手待哺于東南之餉則旱潦災沴天不可常壅淤阨阻地不可恃將枵腹而待困乎待其困而倉皇失措手足無

聊雖復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若謂邊土慘裂播種爲難原隰逶迤次水爲難羯夷成風習慓忮慓悍之俗強之農事爲難則白公導渠馬援引洮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其地力土脈何爲宜于古即畸嶠奇零難以計畝然遺址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屏弱者至無以計旦夕倘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不願之

鄒德溥曰西北固稱沃壤乃今一望葭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蓄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葭葦之場盡爲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莊之遙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舒東南其利三虜故利于騎不利于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者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困而戶口虛自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

於鄴封鄭國溉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濱古之興水者皆西北也奈何獨于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彼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矣客曰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而民不應募之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豁窒往者膠萊之役可鑒也予曰唯唯否否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晁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官墾千畝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略

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爲之淘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其間則商賈紛來魚鹽四出而其利益廣不數年可稱天府上曰今財匱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員只圖那借別省搜索窘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行山東撫按督率有司着實修舉毋得仍前虛應故事還着巡按御史稽察勤惰以爲賞罰都添出入永遠遵行

申時行答顧巡撫書曰水田之利爲北方利萬世爲國家亦利萬世僕聞茲議于數年之前而未敢遽信也又見徐尚寶面質之而確然以爲必可行也已又得吾丈任劄與張弘軒同心合謀而愷然以爲必可試之且有緒乃敢請上擢尚寶而授之璽書又慮其難也先令巡閱京東度閒田可開者幾廢渠壅泉可疏者幾開有成效者幾已得尚寶回奏力陳便宜而後重其事權使兼憲職行事蓋僕非輕信者也非好興事者也以爲國家苟利而無害即利七八而害二三固且爲之計在百世

耳不謂北人偷惰而忮懻羣偷惰之人而與之言勞苦力作之事則掩耳而去之羣忮懻之人而與之論新造創舉之功則攘臂而排之其閭閻小人無論矣而縉紳大夫率相與詆訾以爲不便其甚莫如王司馬而司農遂入其言尚寶亦畏其口尚寶不能持而以散兵之說自解司農不能察而附和之而以散餉之意爲非僕嘗面折之以爲田業以墾成兵業以募勢必不能使之捍腹而操鋤耰又必不能奪其成業而授之後至者且餉以借名異日可責償非盡棄之也夫避事易任事難雖今輒從中持議阻撓任事者反不如優游苟安可免唇舌吻耳司農語塞而罷始肯借支及往還答報而葉伯明之事作矣守藏挈瓶之徒不知大計而激成意外之虞以資異議之口豈亦不可怪可恨哉

又答蹇巡撫曰豐玉墾田于邊計民生甚有利益不謂事方有緒而浮議隨之至上徹聖聰毅然停罷此足以知持議之難而任事之難也然明旨所報罷者蓋謂畿南水利及未墾州縣耳未嘗舉已墾之田而盡廢之頃曾奉面諭亦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必做若豐玉之田正已開之

荒田不可罷也惟是始事之時急于就功勇于集事不募樸鄙力田之農而募游手投充之兵不給農直而給兵餉餉厚則易聚兵聚則難散及借餉不得而呼噪遂起弟曾告制府宜重繩以法可罷者罷之而姑息了事此今之所以愈難也然輟營已復則兵農有所隸願田者予田則月餉有所資不欲領田者散遣臺兵有缺許以充補則銷減有漸合輟重之餉與租穀之入積以歲月則借支可償來諭所云固已處置得宜矣事關大計要在安邊境順人情何嫌同異惟出納有司每每阻撓執拗殊爲可怪耳

又曰往者營田之事專官督責竟無成功其所以難墾之原與其罔功之故必有所出而未之能諱也鄙意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終不可救之民或者講求未熟措置無方耳竊以爲彼中之患全在流移多則服田之人少而上之所督責者不過令見在之人舍已成之業而墾積荒之地其勢又將驅見在而流移矣至于召募之人既非土著自無固志責以安業勢必不能不先招流移而欲遽議開墾是畫餅也今彼

中最苦班軍又苦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徵而扣糧七八衛所無餘丁而有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包賠數年之後何以底止竊計以爲不處班軍不減軍價而欲免于流移是推舟而行陸也

往行

曾少司寇鞏嘗爲山東右布政曹州奸民有指民新墾田爲無糧者以獻戚畹部使者檄公丈量公曰田今許民墾荒永爲世業今欲丈量起科得無不可乎部使者深然之遂止

徐公貞明字□□□□人居諫垣時見京東諸州縣多卑窪阻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公即疏請開京東水田會李克菴視傅御史廷杖觸江陵怒謫外江陵敗起李尚書嘗爲潞水客談一書申文定公當國即疏請旨下近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公尚寶兼憲職董其事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蘇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

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做江南起稅是嫁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水田之不便上意亦動會朝畢召申文定公及閣臣于皇極門面諭以水田當罷文定公對曰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粳稻今民間游惰下田皆棄不耕荒蕪寖多故議開墾非欲盡廢已熟之田也上曰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閣臣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上意竟不可回遂切責尚寶以爲擾民而初議盡革矣彼中開墾已成垂成之功廢于一旦良可惜也京東稻田頗廣白粲輒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于往時蓋農兵留彼中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倘水田一成非直可減東南之漕儲亦可富西北之民隸萬一徐淮有警咽喉雖梗而心腹自充關繫大矣當國者竟乏主持不能成功眞可惜矣

葉天球守東昌土人屬鄉遷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田無糧

戶部四
鹽法前
前言
丘濬　彭韶 二圖　韓文
梁材　章楙 ?　王守仁
王瓊 二圖　陸深　周用
胡世寧 三圖　趙伸　何孟春
楊一清　李元薦　霍韜 三圖
張時徹

公請行魚鱗圖以均里田得實地萬有千餘頃令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册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滷斥地鹹民自理于是鋪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逋稅不督比皆完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　訂梓

戶部四

鹽法前

前言

丘文莊曰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給支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渺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竊惟今日之鹽得利最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兩浙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爲多而皆民物蕃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

不趨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爲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愚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者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聽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戶將欲煎鍊先于該管官司告之官給以券其所煮之盆定爲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鑄非官給者不許用也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進徵于灶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銷他日未然之害矣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果有徵驗以漸推行于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地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晒鹽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彭韶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畫蠲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

灶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產業蕩然粮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册上進庶幾目擊貧灶之跡臣不勝萬幸之至

又曰各場灶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塲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並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

徒罪以上灶戶並一應干礙鹽法司事內囚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廒收貯俱申巡鹽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灶秋成照數還官各場俱有現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奈有無知官攢但願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册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灶戶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更爲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調查究問灶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暗將田糧詭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灶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灶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灶戶該派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戶優免其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二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灶戶影僭差徭就將丁田之多餘者照數收補逃故灶丁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韓公文曰解之鹽池在中條山之北麓廣袤幾百三十里東距安邑北接潞村山之下舊有風谷每歲五六月薰風拂拂應候而至俗謂之鹽風加以炎暑鬱蒸驕陽燥烈鹽即凝結遂成顆粒謂之鹽池皚皚漫漫浩無涯際實天地之精英山川之靈秀也三代之下沿革不一課入雖有定額而無專官至唐則隸於節度使宋則領於制置使迨我皇明則改爲都轉運鹽使司以總其事成化癸巳運使孟君淮以戶部郎中陞前職恆竊較量河東鹽池之利天造地設不煩人力非青齊滄瀛淮浙瀕海牢盆煎煮及蜀中穿井之難也然淮浙長蘆例遣內臺憲臣巡察利弊而河東獨不與誠爲缺典簡命御史盧陵王公臣奉璽書以蒞其事集民夫鹽丁修提堰築牆禁法令教條迄今猶在惟環池牆垣歷年滋久風雨震凌日就傾圮高者僅及背卑者不盈尺剽竊之徒日熾月盛甚至白晝相率持刃而入莫之能禦官不得已令各場車店人役並附近居民晝夜巡守然勢力寡弱弗能支正德丁丑春欽命侍御豫章熊公天秀以監臨之駐節之初訟盜者日擁於庭遂下令命本司副使

任以相相地之宜環而步之得百三十里爲丈計者蓋二萬三千焉擇日委官指授方略先集鹽丁之在池萬五千人從中禁迤東分布丈尺各令興工牆之制高一丈五尺厚如之頂殺高之三四傍增女牆數尺易於瞭望環牆闢爲馬路以便經行仍疏浚池隍務令深闊以防意外之虞續檄取蒲解等州臨汾等縣民夫約一萬二千有奇每夫日給食米三升各擇佐貳官之能者以部領之推委千戶王紳義官趙瑄往來巡視而督併綜理者則副使任以相又謂池南一面不可獨虛復命知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事李纘明董率工役鼎建圈門四坐基高三丈深四尺闊倍之設內外二重以時啓閉上竪高樓內起官廳外立官店各一所乃自扁其樓東曰育寶西曰成寶南曰阜寶北曰佑寶周匝原設冷鋪共二十有六相去隔遠難於防守復增置至六十次第聯絡遠近適均鈴柝之聲相聞達旦向之爲賊者率皆潛踪斂跡無敢復肆古稱解池若通舟楫可食天下非虛語也

梁材曰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減

去銀一錢浙鹽每引減去銀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今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淮浙二鹽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虧邊鹽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商人艱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有如都給事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修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價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册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也今後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再減五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鹽斤數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引律問罪就將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以上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去處行令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若干方與淮行隨將本商籍貫年貌並納完糧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並照簿填寫事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查究干礙內外人員一并參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即類行各該衙門

先將在庫私鹽紙贖等項照依每引三厘扣算預先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該帶餘鹽外但有數外夾帶鹽斤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遲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開豁若有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賑濟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引有零內除水脚竈丁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觔折納價銀解部現在竈丁實辦並召商買補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十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四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四萬引有零每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每包帶餘鹽二百斤嘉興杭州紹興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

千九百七十三兩八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南北掣鹽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四萬二千九十兩三錢山東鹽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該銀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一百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以開邊餘鹽隨鹽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鹽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概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似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爲旺煎其餘月分爲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

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卽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催總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册事例凡軍民戶之甲里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若免雜泛均徭則役差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給鈔以償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皆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鈔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有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苦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託占窩轉

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爲
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禁伏望特賜宸
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
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
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
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
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
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
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
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律
中已有夾帶餘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乞選取廉能
官員照依出鹽場數秤掣就行責取商人同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着
實究治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
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覺舉皆問

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致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
之倚官夾私影射者臣既言之矣其有肩挑背負者而沿街貨賣者亦
私鹽也又有坐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
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
盤問隨其所在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
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籍之徒不務本等生理三五爲羣乘駕小船
出沒江上多置筒揖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商閑雜人等亦
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
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
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
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即行江面
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
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着淺者同
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

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選差
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巡江爲名沿江上下
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亦皆遍歷務使鹽徒
盡散官鹽疏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
王守仁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
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
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
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
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愚竊以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王瓊曰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
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
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御史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
于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盛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雖曰
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候空乏而後圖
之雖庫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
費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
望多不赴中綱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
中亦建議論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是耶
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
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
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効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
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境餉有備而
虜患無虞矣
又曰洪武中時茶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部收貯每
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並所中米豆鹽引
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
拘定數編置底簿並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賚到勘合比對字號相
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引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

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爲南京戶部而南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部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況勘合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目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鹽課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部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

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並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還有事故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縣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矣然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若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

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擁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囊亦甚矣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莅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轉輸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況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憑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徼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矣按今天下權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

竈丁苦於兼并其二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晒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通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灘塲欲煮鹵必有草塲今之塲蕩悉爲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煮鹽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塲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縣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矣然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若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

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述而論之

周用曰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連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窩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私鹽既行徒黨日衆盜賊日起若先年施天秦龔騰近日黃班頭董琦董璉王棣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私繼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讎殺雖旋勦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夫今不爲之計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課流通餘鹽皆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爲有益綠各鹽塲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松江分司鹽塲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有浦東袁浦淸村淸浦四塲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塲內除淸浦天賜堋海外實該六塲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肆百斤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有餘鹽不許轉賣食用餘鹽既不許賣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鹽宜塞其實商鹽未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官自塞之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目爲名利在營求夾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掣爲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有商鹽但求苟免捕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戶多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通俗所納糧料類非眞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爲今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塲各該若干本塲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爲三限修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駐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塲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溼逐日開記另報運司查驗量爲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課出塲中間若先自辦納課銀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卽開報運司幷巡鹽衙門各塲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買陸路肩挑背負幷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夾持軍器及越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旣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旣知餘鹽許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不冒法聚衆興販前項越境淮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目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爲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戶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課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爲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備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有不同如洪武年間煎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外餘鹽亦有本塲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鹽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旣不出於官竈丁餘鹽亦不爲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得宜餘鹽決無委棄之理鹽徒決有衆衆之勢官司決難去通綴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于爭民施奪誠爲可慮也

胡世寧曰各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何東鹽官自賣最爲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請備述之鹽引值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糴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眞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爲今之計莫

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朝廷爲彼三事設官秤掣委吏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爲之整理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還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竊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勢不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塡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爲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又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儲邊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稍便宜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照水鄉舊價而略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遞年納限徵收解邊糴糧

或如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卻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塲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塲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委官監賣仍令把截塲之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事定鹽課定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

嘉靖七年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引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種墾闢藝蒔兼築保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匆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來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尸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戶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

胡世寧曰今天下生齒繁於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甚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幷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而竈丁益勤于煎軍民得易求食其爲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

趙伸曰鹽法之行古謂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矣夫日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塲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塲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家賣寓復取利銀三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能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

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大包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頭斗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課鹽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疋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

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願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府漳西縣二處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議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効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盈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益充用邊軍可無缺馬矣

楊一清曰正德元年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課

行鹽地方非粟易不可得鹽各鹽商非運米不可得引行令納粟於通
州倉方准戶部支引亦如國初輸粟入邊之例行之數年商人規便趨
利必且屯河南山東等地方以儲粟米或於糴歲糴米儲積通州等地
以待輸納粟不可勝食矣然後會計所入之數將四百萬石正糧以漸
減運而各處徵正色以實帑藏且甦南北困敝軍民誠萬世之利也
霍韜疏曰昔我太祖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
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窶邊
地自墾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
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
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八倍
于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
粟之例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
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疲今千里沃壤莽然荊榛稻米一石值銀五
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于復太祖鹽法乎

又曰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
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
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
鹽課條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
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
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爲小引七十萬有
奇然兩淮鹽額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
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
廣湖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
萬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
子代支之令可考也弘治年間或權奸奏
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
年開中未盡之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
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
銑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
御史戴金奏鹽減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

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
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
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
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
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
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
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
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不見法
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
年恃衆往往爲刼此隙不洊必貽大患不致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
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
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
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
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

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而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爲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也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塲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行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

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塲年積轄害客商之弊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還鹽商納糧即與收授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滯鹽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督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興革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敢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爲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塲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

給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粟二斗聽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私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治絞刑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厭農耕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刼幾成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跡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河患治其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流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知驅民爲盜

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暫成効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詰討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又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蓋自齊管仲以煮海收鹽利而榷法肇開桑弘羊劉晏輩率用是以助軍興迨宋景祐後西師起募商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而鹽法遂儲遂相表裏本朝以鹽貨給邊糧饟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所關軍國最重舊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鹽課司不與焉統計大小引目凡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課額莫多于淮次浙次長蘆山東次福建又次河東歲終若轉運提舉司各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時會覈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理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而僞造引目及勢要挾中者法無赦其煎辦竈丁以附近殷實戶撥充優雜泛徭令歲供額課諸法令犁然具而淮浙河東則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誠重之也洪武中定鹽一引納銀八分至永樂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士飽馬騰緩急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已而遂有常股存積之設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而存積三分積鹽在場以待塞下之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業今改令得並支領往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庾受券不令徑納銀蘆司也納銀蘆司自弘治初司農葉淇始淇淮人爲淮商地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准改折色徑於運司上給商便而課增上下交利

報可于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鹽許本場買補西北商自是胥內徙便轉販而邊計實擊壞于此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淇議矣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嘉靖間酌議各邊定價一引五錢甘肅孤遠減爲四錢五分遼東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固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皆本色每引支正鹽二百零五斤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三百五十斤上運司銀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夫一引所輸邊曾幾何而例得倍收餘鹽內商挾輕貲不越戶而罟厚息誰復衝寒冒險走窮邊開中者也邇來邊引匪近塞諸商不肯報中各邊歲一清商籍主餉計臣董厥事又往往爲權貴強有力擘其肘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即無由中納于此故糜費遊多而報中日少邊商業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勢不得不賣引于內商內商乘其急益生市心故抑勒減若直利歸豪家囤積引目無算邊商日益困不應募往者引目未增擘消無阻自嘉靖三十二年邊事告急議開工本鹽歲三拾五萬引垂十

四年不變夫盡地行鹽地非加廣也且又割江廣八府予廣東割南陽諸州縣予河東而引顧日增至于今邊引且壅閣以四百萬計矣邊商業病積引利在速掣顧什九不能自鬻河鹽而一聽內商掣盈縮內商慣居積權子母又利在少掣少掣則價自增往往與水商比周作奸或不截引角私行夾帶或乘乏堅羅倍取厚利且如淮南歲例行八單今止六單矣儀眞掣鹽所四季四掣今止兩掣矣發賣小鹽包僅八斤例價六分有奇甚且私擡至二錢許矣往留都差部院二臣石灰山關盤詰私鹽蓋淮鹽既掣分爲小包皆經數年滷去已淨惟私販旋細者包底滲滷必濕易辨自二臣罷差弊益滋甚而強販百艘橫行從呂西安豐等出港揚帆直越瓜儀隨地拆細錢神所通上下蒙蔽多史莫能鈐巡徼不復問非法也又其甚則若府衛縣巡司捕鹽兵快復且黑夜乘舟收買船戶地主所偷爬商鹽及竈戶私鹽窩囤零發而身爲盜主矣又其甚則若應天府屬額食淮鹽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引復且爲奸徒越江收買水商解鹽棄包至石灰山下燒灰琳滷擅行煎販者所侵

占而官引國課眡若弁髦矣夫治鹽猶治水也上流日湧下流不疏欲水無氾濫胡可得也矧今宵小竊柄又復奏行新引歲增八萬九邊不獲資供輸運司不獲充歲課朝從中貴人納銀受券而暮卽支掣弊益滋大昔孝宗朝學士李東陽對上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云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嗟乎害可勝道哉淮鹽所由阻壞大概若此若乃所聞於浙則稍異浙額引凡四十四萬四千七百有零邊例報中每引費不盈二錢其運司儹若直曾不關鹽而領庫價踰年乃給始二錢已復撥領一錢八分二錢者竈丁歲所徵輸之課名酬商銀一錢八分者出自買引內商名引價內商業得引復上官鋪如正價額聽自買正餘鹽共三百三十斤策奇贏較淮稍捷而下塲多細過所隱夾諸宿弊大都不殊淮獨其掣分虛實單與割沒一節弊尤甚淮政挨單驗掣不分虛實浙鹽俱商自買補率觀望市價買不足額半告虛單壓掣以避貴糴卽實單臨掣亦且多虛往往借他單影抵匿罪引以漸壓致壅淮所割沒上價幷贖鍰悉充公帑浙惟贖鍰聽支消

所上價不可問故淮商之逃割沒之弊在賂監掣官以免浙則官利多割沒之弊乃在下胥吏快甲之屬百計塗上耳目割沒愈嚴夾帶愈夥卽有南北二關主盤驗相距運司遠近不齊奸商乃得賄移秤錘止秤二三以應故事浙弊不盡此此最著若乃所聞于山東則又稍稍異山東額掣鹽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引每引例中邊價一錢五分二厘比賣內商價增爲一錢八分除正引應關支鹽二百零五斤又納課三錢六分五厘二豪四絲得買補餘鹽如正鹽額又納課一錢復得買割沒鹽四十斤而此外更有七十斤曰酬勞鹽又四十斤曰走滷鹽每包踰六百斤乃議罰其商初自運司給領長單底簿引目下塲支買豪且猾者往往用賄洗改司所派定上中下塲分擇善地自便越次先支致有坐困下等塲分久不得鹽而國課因以難辦者比出塲入鹽園堆垛有乘七八月水漲賄所官胠夫徑越關而漏掣者比入船抵洛口關包大者至千餘斤小亦不下七八百斤委掣官類徇私不一申究又或虛將引名申掣而臨掣則無鹽駕言陸續補數而恣意爲細載其大包之弊有割沒卽於正數內扣除勿令得補價帶賣各邊分

倉口中納訖仍分撥兩淮浙長蘆山東等處派塲分支買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凡積年爲商人害者把持中納者悉與革絕引到即與支鹽鹽掣即令盡賣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爲總督屯鹽都御史以督餉勸農理鹽政駐邊腹適中地方以便控制在各鎮得鈐制部臣及鎮巡諸臣在內地得關會巡鹽御史權利病較興除如左右手運司提舉等官有不法輒白簡從事其于邊屯亟爲清理拋荒查數侵占督責墾種徵收子粒務俾塞下有可耕之地鹽商有可糴之粟行之數年邊商日集邊地自墾邊儲可足邊備益修是爲復祖宗之上策其次則病在積引難消何以疏之使通蓋國家一切軍需歲取給于餘鹽額課邇來帑竭困虛徵督益急所在業透支四五年皆商所預輸也不速掣此而一旦悉改邊引令新舊兼支且得無中撓乎則有龐都御史之原議可覆行也先是隆慶二年淮鹽大壅都御史龐尚鵬被特命清理鵬公清局吝決策謂餘鹽夥正引必壅於是每引議減淮南餘鹽銀一錢八分所買鹽減七十斤淮

北亦如例遞減淮南每單例掣八萬五千引歲八掣淮北五萬五千引歲四掣每掣各增引鹽二萬積引頓消所爲消引附上餘課亦復足抵減額公私兩便顧內商聚而謀曰邊引數則邊商觔重懼且漸扼吾吭不惜傾貲排成議騰既去仍行大鹽如故今匪亟復鵬議引必不可消至于淮南行鹽故地如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歲額行鹽九萬九千餘引正嘉間兩廣兵急乏餉暫借三府改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八分濟邊二分充餉內該四千八百兩充廣兵餉餘銀一萬九千二百兩解部濟邊致令兩淮鹽去課存餘銀借徵由此矧今罷兵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以復淮鹽他如袁長寶永辰俱宜議復勿聽商便憚于遠鬻令得買塲鹽不上堆徑掣更增鹽斤以資盤剝貲是亦助消積引之一便計也他如應疏通者亦應如淮例又次則病在實政久湮何以振之使修蓋自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御史分

束法令具備顧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乃其官非闕茸不職者不除拜雖稍重其選而賢者恆不屑率苟且不任事監司名爲督鹽去御史寫遠禁網疎闊鮮有實政且行鹽地方遼邈非週歲不能週歷鹽政弊竇煩夥非久任不能熟知乃鹽院巡歷僅一期月輒循例以大差行商之利病官之臧否未必深知即知之又逆知其不可久而一切以傳舍眡之毋惑乎諸司之振而易弛弊孔之塞而易開也合無比照印馬屯田事例凡知鹽院者題請明例責效三年報政用以風勵諸司至運使則以二千石充之而運司則簡任乎尚書郎之廉能者若夫運判提選等官非科目特達者不授果能治鹽有實績兩臺特薦不次陞擢以明示朝廷得人之勸其或溺職輒凜凜三尺議其後凡塲所等官有令奸商多細載者棍徒把持因緣爲奸者秤掣驗革不公清者及不待鹽數完足而據申掣者竄丁輸鹽不及額及不照官引私賣者私屯引目者引不截角統心重復影射者運司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凡行鹽地方鹽商不如數裝載入境觀望漁獵治在商商入境而私增市價消引不如額治在商及牙儈有司不令商盡消額引或受囑科派民間治在有司弓兵捕役主盤詰縱大盜不問且與黨互爲奸爲私鹽盜數者治在巡捕巡檢等官屯鹽道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官務擇人人務任事法雖貴必伸弊無小必剔吏部以此課諸司都察院以此課御史責實考成毋徒文具應故事昔劉晏之掌財賦也以爲辦集衆務要在得人匪通敏精幹廉勤不任用要剔之官精擇名流勾稽之屬必委士類今誠倣晏遺意責成主者何憂乎鹽法夫物必先弊也而後革始生法必自壞也而弊始叢鹽法之不舉大都厲階於納銀潰防於私鹽而後寖決裂而不可收拾耳臣細兼修標本並藥圖之此其時矣或曰昔主輸邊議者不乏人率多中格且邊內商久相軋得無多不便乎是不然人情趨利若鶩利在邊走邊利在腹走腹銀盡輸邊則引額多引額多則報中便銀不輸運司則解部秤頭小腳省轉買引目費亦省內地富豪懼失賈業不憚重繭營世產塞下與邊人自頡頏而邊人一領勘合赴塲親支亦兼收內地利何相軋之與有

或又曰餘課議減什一以優商歲所損何啻十萬顧不虞歲供百萬之多借辭行且不繼而虞損微額非策也且可令割沒鹽官變價以抵此額應不至貽歲會累況戶曹所省轉解諸塞水脚及道路供億費復且不貲或又曰開邊引先疏積引復龐都御史議是矣第巨豪巧圖厥私力能驅鬼哆侈之吻何所不變亂焉曰此惟國法輕而國是易淆故耳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爲夾販高皇帝大震怒曰我纔行一法乃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今誠懸重令以威不率而謂敢中撓者否矣或又曰淮故地改隸廣亦兵餉是供曷言乎可復蓋廣地半鄰海洋半阻林鬱鹽法疏而所供歲額亦甚儉在海販徑得赴郡邑所僉定埠頭鬻鹽無鹽無禁十不報一而岸商徵課有成額既給引咸從埠頭轉市又往往爲徵督所逼累以故私販益夥即所轄西粵且病兼理之難令藩司特差官給價數萬歲入海南羅販下同商賈而江廣遠在嶺北法益難加況初題借僅僅給餉四千八百兩助一時急奈何令淮損販籍乎故今以爲復之便或又曰鹽法壞非自今議多龐雜屢遣專官迄無成

效夫且誰任澄清也者不知有任事者有任任事者任一耿九疇而弊竇悉清任一鄂懋卿而阻壞轉甚人非其人何云能任故曰有治人無治法知要之論也今天下亦不可謂無人簡任謂何耳抑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革以今權利絜害蓋不啻百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稽弊慮終握算貴周昔宋司馬光之議新法也有不便輒爲釐革獨秉國成不淆羣議今雖政一何牽制之易而果斷之難乎蓋嶷羶途也其入彌羶其斷彌寡是必有淡然無欲之心者乃有毅然獨任之心嗟乎安得廉能忠公之長當握筦持籌之寄一意爲國計策長久有死無二爲之北面所欣慕焉

張時徹曰管商伯者之佐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商鞅開阡陌而廢井田則壞成賦斂之以時民未甚病也仲乃課鹽筴而盡歸之官民始告病矣蓋鹽乃天地自然之利非有藉于人力也民生所資以爲養不可一日闕也今專之公家厲禁日嚴而犯者日衆是陷民而殺之也如不得已計天下鹽課歲入之額加稅于戶口土田而盡弛其禁則官

省追捕而民免刑戮不猶愈乎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六目錄　外編
戶部五
鹽法後
前言　郭鋟　董懷理　萬鏜
胡松　吳廷舉　四則
李濂　季存文　鄒德溥
張鹵　錢楩　許國
蕭彥　王朝用　李文清　申時行
焦竑　佚名　二則　佚名
鄒元標　孫之益　樊尚燝
往行　闕
張紘　陳俊　韓鼎
劉偉　楊璲　王遴
劉健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六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　訂梓

戶部五
鹽法後
前言

郭鋟曰祖宗朝鹽法舊規兩淮額課鹽共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一百斤兩浙額課鹽共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二兩長蘆額課鹽共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山東額課鹽共六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一百八十四斤七兩並無額外餘鹽之數本部每年各邊開中額派并補歲用不敷俱係前項引鹽至于餘鹽委係近年新增應該革去但嘉靖二十年以前開中者商人有已納餘鹽價銀在于運司未曾起解有已下場買有餘鹽在官見今聽候掣挚納價所據前項鹽價并一應事宜似應通行議處每遇開中務查本處急缺糧料草束城堡方許定與數目令商人上納選委廉能官員監收完足呈報重覆委官查盤明白其糧料草束務要新鮮乾潔不許插和糠粃沙土及腐爛不堪等項亦不許將積有餘剩糧草去處希圖價賤重復上納及孤城遠堡通同作弊并假以按伏免支等項爲由有名無實冒破錢糧致使利歸奸狡軍士不沾實惠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後開中引鹽每引遵照舊規只許正鹽斟挚其額外餘鹽盡行革去如有夾帶多餘之數就便割沒入官應變賣者運司變賣價銀解部轉發各邊應用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理疏言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

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商竈俱利而國課充矣

萬鐘疏曰國家租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爲鹽法之設其重在於足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愚則所謂通鹽法者概可見矣近年詹事霍韜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饕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須令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三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議題疏曰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引目一百四十四萬道召商中納如原在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上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借疏曰添刷引目使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足法也嘗以製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關支上納賑米其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六錢免其割沒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疏曰近日邊方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合於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哉巡鹽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已及百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綴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戶部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竈日勸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鹽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守候艱難以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臣請酌寬嚴以用其中撰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正引量搭兩浙長蘆等鹽照舊納濟銀米餘鹽乃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五錢就隨正鹽在邊上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鹽每商人名中納不許過三千引正餘鹽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體秤掣數外多一斤者即以私鹽論問罪沒官其正鹽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相當勿得多開過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或多或少以致正餘鹽引帶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可廣糧草之資又倍得餘鹽之銀可備和糴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戶部轉發而腳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急道梗年荒而措置之後期也臣所謂足邊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饒之利以補正鹽多費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販納那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勤竈餘鹽既許通商官司地方無復阻擾但能窮其煮海之力皆可以爲養生之資所謂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既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既獲通商之利必不肯冒禁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買食私鹽彼鹽徒者販賣兩難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每一巡鹽滿日可得百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所失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即今陝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係地方孰輕孰重況巡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蓋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各邊官司可省乎腳價與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事之時隨宜儲

羅一引可獲二引之用及查弘治以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儲足供近年以來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較然尤明至於革虛中賣窩之奸祛勸借科罰之弊嚴便場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覈竈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之以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愚臣所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而垂之永久矣

李濂曰甚矣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轉鹽運使司爲分司者三通泰淮也爲場者三十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曬而鹹鹺之利甲諸天下漢吳王濞鄣海致富卽此地云是故司鹺之吏往往沉沒蓋其通商鬻窩之弊其來已久歷數運司之長多以墨敗夫鹺司利之府也鹺之斂散紓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動者鮮矣嗟呼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債乃績輒快快恚曰職累我也豈不大謬哉

胡松曰國家之設六邊其初雖仰給鄰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爲不少屯田久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誅者謂虜數內侵地荒不可墾也至於鹽法一事則固任其大壞極弊而莫之省憂其又何說焉蓋頃歲以來運司以商人困弊不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銀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賈之術安邊足用之道何不善之有奈何法立奸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邊人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托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一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爲買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息至於躬身轉販正直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綴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則可坐收六百金萬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六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之不若其支鹽也則有俟候需索之費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鹽之價所苦人

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摧北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於負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不惟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給人信樂工而亦莫之恤焉豈不可爲之痛恨也望勑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卽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着令凡沿邊之人無問車芻石粟皆得詣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旣無勢豪之占據旣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益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裕饒臣請伏誅妄之戮

吳公廷舉曰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靖寧博茂臨川等二十九場原額大引止耗鹽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三百九十斤有零除海北提舉司臨川等六場額辦先因隔沙海洋正統七年知府程榮奏奉勘合

准令每鹽一大引折納米一石送瓊州府所屬州縣附近倉上納尚餘博茂靖寧等二十三場生熟鹽場分引鹽自景泰天順成化年間或因流賊劫害或因竈戶逃亡或因豪商害人或因鹽倉倒塌近年止是驗引收銀類解廣東布政司庫內支與中鹽客商及備軍門用兵之費熟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三錢五分無徵者一錢七分五釐生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一錢二分無徵者納銀一錢中間遠近逃亡死絕無人辦納而見在竈戶飢寒困苦無銀代販者其數亦不少也遞年縱使追徵得完每年所取鹽課銀不過二萬四千餘兩自天順以來巡撫重臣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因而立法漸次講求之後每歲所入除正額之外鹽利銀兩約有三四萬兩其爲法於行鹽地方各立鹽廠廣西則立於梧州廣東則立於肇慶南雄清遠商人到彼提稅者每正引鹽收銀五分餘鹽每引收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多餘鹽引許令自首每引銀二錢每一引重二百斤每鹽一百斤分爲二包每鹽一包除耗鹽五斤准除蒲蓆藤綠斤兩此各廠盤鹽之法之大概也其他鹽船

經過潮州者有河度門廣濟橋委官盤之經過惠州地方者有府河委官盤之經過東莞地方者有西河埠委官盤之若鹽之散入廣州河下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增城從化等縣海洋港汊八達四通而巡檢司各市鎮各墟市散賣者又該臣受詞給票發廣東提舉司書填比號以發賣之於商人水商所納有公櫃銀有餘鹽銀牙稅等銀其名雖異其實則同總謂之軍餉也此法相沿行之三四十年矣商賈通融府庫充實以備西北二邊急缺糧餉自天順成化弘治年間未嘗有所起解赴部也兩廣自立總府以來征勦蠻賊計滅土官每次用銀輒費十餘萬兩臣固未嘗見其科派州縣求助於鄰封請乞於內帑以有前項軍餉銀也即今廣西地方廣州番禺從化有山賊新寧順德有海賊連山連州有獞賊南韶二府則保昌新昌有獠人猺人惠朝二府則龍川河源程鄉有土賊流賊不時出沒或殺人放火或劫財搶牛或擄去職官或姦占婦女或打破箱關或攻圍館驛或僭稱雷王長沙王之號府江二處父老延頸以望王師設法圖勦急於求救危若綴旒只以府庫空虛

故斂手不敢舉事且如惠州近日申稱官軍折俸銀該一萬四百兩使司庫內無備兩年不曾放支又如近日參議羅榮衆事胡恩在惠潮截捕會呈二萬餘銀僱倩打手釋買軍糧府庫無銀累行不報今日兩廣地方盜賊隨處生發者正由任事官員諉以軍餉缺供而無志於討賊各處賊人知我無意用兵而放膽橫行且復畏禍不言是以徒取充位使有意外之變不知何人肯致匪躬受命之節乎何人能立旋乾轉坤之功乎乞行原差內外查盤官員欽照原奉勅書止將遞年存積鹽課并私鹽船隻因徒銀兩起解赴部其他軍餉銀兩留備地方用兵可也又曰兩廣用兵全資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於商而不取之於竈蓋竈丁所辦之鹽則專備客商支給並無額外徵備軍民支用之數商人之領官鹽有限收賣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過官鹽數倍自天順成化弘治至今都御史葉盛韓雍吳琛朱英宋旻屠鏞秦紘閔珪唐珣鄧廷瓚劉大夏潘蕃熊繡并臣等相繼總督軍務於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盡革而法不盡行所以或奏請施行

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於行鹽地方各置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場投稅者正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多餘鹽引許令自首免其沒官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概也相沿行三四十年商賈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糧賞功等項甚爲有賴正德六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鮮晃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舉司鹽引許從梧州往廣西地方并湖廣衡永二府發賣鹽每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集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仍照前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引准令自首每引抽出二錢蓋一引只照鹽一引乃祖宗成法一引許照鹽六引係巡按權宜茲欲止照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令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

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之鹽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猺雜處寇盜縱橫連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遞年水旱相仍人民饑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項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貯有銀兩各有頭項難把別項支用遞年征勦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於此捨此別無出辦之路自正德二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無餘積比一舉動輒告缺乏況商人許令自首仍有不盡之數今不令自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得言是縱商人以罔厚利虧軍餉以悞大事其爲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且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客此等之微則出自商人與竈萬無相干以之恤鹽丁非臣所敢知也況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鹽免入

官准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爲甚輕而販納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而級私販虧官而悞大事以此措軍餉又非臣所敢知也即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軍餉日虧錢糧日減況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人甚爲有益絕無怨言決難輕易設有餘積收貯在官是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孰得而私用之孰得而那移借貸之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引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人犯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者事發俱問擬枉法贓罪一體照例充軍仍行乞著爲定規永遠遵守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雖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又曰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俊巡撫贛都御史葉盛題稱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窵遠溪難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於廣東客商有願贛州南安二府發賣者每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以充軍餉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益處置將往南贛衡永所屬有引官鹽納銀五分則秤出餘鹽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治初年間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則是每正引一道照鹽一千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道照鹽一千四百斤矣此外鹽出夾帶多餘鹽斤謂之自首鹽斤每二百斤謂之一引抽分軍餉銀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賞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地方凡百所需節報軍情總府恃此以無恐其於地方甚是有賴但客商惟利是圖中鹽商人經年守候使官引積至四十二萬餘鹽至今無人願買堆積年久豈無地氣浥爛之虞乎又豈無虫鼠殘傷之患乎恐

缺乏之憂矣

又曰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俊巡撫贛都御史葉盛題稱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窵遠溪難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於廣東客商有願贛州南安二府發賣者每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以充軍餉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益處置將往南贛衡永所屬有引官鹽納銀五分則秤出餘鹽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治初年間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則是每正引一道照鹽一千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道照鹽一千四百斤矣此外鹽出夾帶多餘鹽斤謂之自首鹽斤每二百斤謂之一引抽分軍餉銀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賞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地方凡百所需節報軍情總府恃此以無恐其於地方甚是有賴但客商惟利是圖中鹽商人經年守候使官引積至四十二萬餘鹽至今無人願買堆積年久豈無地氣浥爛之虞乎又豈無虫鼠殘傷之患乎恐他日減價與人人亦不買其勢必至民引長價而利歸商人於國計所係亦非細故也臣又查得見今賣引則例官引一道原擬賣銀三錢而商引一道民間時價只賣銀一錢六七分多亦不過二錢之上所以水客懼折本而失利寧向商而背官乞將見在商人存積鹽引盡令開報每到官每引止與官價一錢五分願賣官者其銀於軍餉銀內借給將地方原中鹽商人省發回鄉別尋生理不許久住廣東投托勢要坐埠行鹽致累鹽法不欲告領官銀自願守候賣引聽從其便仍與官鹽引相兼行鹽仍將官引稍減其值每引止收銀二錢減一錢五分如此數年亦有賣引銀八萬餘兩起解戶部預備三邊糴賣糧草支用其借過官銀賣下商引發提舉司賣與水客每道折銀二錢蓋資其所入贏餘補官引減價之值非欲以爲利也前銀解赴梧州軍門以備行軍賞功之用如此而行立見府庫有充實之效鹽商無守候之難亦官民兩利者乎

又曰大明律令一款凡監臨官吏說名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又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各邊召商上納糧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立詭名占窩轉賣者俱發邊遠充軍干礙勢豪參究問罪臣聞故老言國初法令嚴明但有犯者必刑其人必沒其貨監臨勢要不敢中鹽近年以來法度漸弛人心轉貪是以欺壓鹽司憑脇權勢而肆然不憚分在平等鹽司者囑托造請而冥然妄行別處地方臣以兩廣所見言之鎮守市舶內外官員明使家人舍人或令軍牢伴當靖江王府長史托以關支戶口食鹽爲名明起關馳驛使令內史儀賓等官校尉軍牢等役坐支廩餼買引行鹽利己是圖然市買則挾制水客少與價錢及其賣鹽又不依次序高槩時價巡撫非不知此念與同僚難爲禁察屬司非不知此分在治下豈敢抗違兩廣鹽法極弊大壞未有甚於此者也臣又體得兩淮浙江河東三鹽俱有衙門一員巡鹽兩廣鹽與各省不同正課之外別有軍餉內供西北之求外濟東南之急乞行兵部查照舊規奏差御史一員前來清理軍伍就合兼管鹽法既可以革勢要行鹽之弊又可使邊方軍

伍之清一舉而足食足兵軍民大利地方大福無踰於此矣

張鹵曰鹽法者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免益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淮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交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鄢懋卿假名盜利弊更莫支嘗思昔宋皇祐中開陝鹽法大徹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我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徹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又如解池之鹽所遺大半而苦於撈取之不時於鹽之利尚可取盈而拘於解額之已定舉其在解池者而他方可知苟能規正招商既衆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其於鹽政非小補也

季存文曰居王之土爲王之民而歲輸鹽司之課者竈也中引于邊給鹽于場而歲取三倍之利者商也無中鹽之名有鬻鹽之利而致國課之日壅者民也受朝廷之官玩朝廷之法而與商竈交手爲市者官也此四者鹽法之大概也請先言商竈之苦次及商竈之弊與其所以防商竈之法可乎市中之傭者率多竈間人胼手胝足殊不殫勞因問之曰爾辦爾鹽爾輸爾官爾安爾室家日計國課不過三斤餘鹽耳何乃自苦如此傭者大戚汪然出涕曰公知吾傭者勞苦之甚未若辦鹽勞苦爲尤甚也往者鈔法之行每鹽三斤給鈔二貫五百文今鈔一貫止易粟三升耳貧民徒領草場日率老幼妻子以供國課盛夏隆冬焦勞萬狀而飲食尚且不給焉不幸風雨漂折且未免包賠以足取盈之數吾民方嗷嗷焉求一日安其生且不可得而敢惜夫爲傭之勞乎哉以是知竈之窮其苦有如此者又嘗往來淮揚間見途之流離不堪者問諸人皆曰此嘗中鹽而爲商者也詢其故則曰吾祖居于是吾父居于是維時中鹽于邊不過輸粟以供兵餉繼此折銀遂至一引納銀至七錢矣兼以官司朘削餘費不貲每鹽一引工本輒至二兩且竈民煎辦不前淹滯歲月關津盤詰往來甚勞河道險阻率多蕩沒以至本且不給乃復加以稱貸所入者微所費者日復一日如火煎膏是以顛沛流離至此極也以是知商人之窮其苦有如此者夫鹽本天地自然之利國家以邊餉大務藉此以爲通融之術愚以爲欲救竈民之貧者莫若弛餘鹽之禁欲救商人之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請得備數而悉陳之夫竈民之所賴爲生計者鹽也終歲勤勤所積之鹽自商人鬻買之外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於官則已大拂乎人情欲其私鬻公行則又有乖于國法似宜做正統年例除竈民所辦國課外每餘鹽若干官給粟若干以償其勞所餘之鹽即爲公家之物倭商來場給鹽之時竈民或煎辦不前者即以本價當官給領其銀收貯以待取用庶幾竈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人亦無守株之待似爲策之良也至于竈民之身家富厚者則必嚴國課之徵除隱財之弊如人丁衆者必析戶辦鹽如民間當差之例其有逃散者必令其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薄於

富竈也竈民居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而已催足鹽之外甚有斂窮竈之餘鹽入爲己有以罔厚利是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平之體也然又聞竈民之富者交結本官場以營己私貪官亦利其饋送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此不惟體統甚褻亦且流弊無窮今宜下巡鹽御史令其嚴督分司詳加緝訪敢有仍前狗私者許分司官指名申究本場之官聽御史痛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竈無所倚仗不敢罔法行私而貧竈亦得寬一分之賜矣故愚謂救貧竈之弊者莫若弛餘鹽之禁而尤必致嚴于富竈者蓋其勢常相爲低昂也以至商人中鹽者多棄父母背妻子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豈人情哉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中引以至收鹽中間所費不知其幾及其鹽既通行仍復爲私鹽所阻以致國課日壅商人疾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爲之防哉夫竈主于辦鹽而民主于辦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務本業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鬻賣又其甚則至昏夜刦掠商人鹽船爲之一空各場及巡司官既安于積弊難除漫不

經念間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啖以甘言誘以重利甚至鹽徒反出鹽數包送爲功績差人僞賣至官以徼厚賞是縱之使爲盜也所以然者蓋緣鹽徒素號勇悍積黨成羣差人苦于力不能勝遂姑爲縱容以圖兩便耳此等積弊憲臣既阻于耳目之未周窮民復安于小利之是就以致私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爲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下巡鹽御史令其嚴督分司以及塲官巡司俱宜率領弓兵以時練習如鹽徒所聚多不過百餘人耳茲宜三倍其數日加訓練武藝令其捕捉如有獲私鹽正犯者即給與本鹽仍加重賞則人皆樂于激勸則鹽徒亦有所畏而少知戒矣私鹽既禁官鹽必行至于富商之有力者每挾帶餘鹽甚且每包輒重八九百斤鹽所失於查盤或反受富商貨賂者則必嚴爲隄防凡鹽到所日一一稽查如有敢干犯禁者即追沒原引仍置之法凡所在官司通同作弊者一體究治則庶乎頑民可儆而貧商之鹽亦不至爲富商所阻矣故愚謂救窮商之弊在於重私鹽之罰而尤致嚴于富商者亦以其勢相爲低昂也夫

商竈之窮者既加以存恤之仁商竈之富者復裁以斷制之義民之私鬻者法有明刑官之貪賂者國有定憲行之數年而鹽法有不行國課有不足者無是理也是故淮揚之鹽甲於天下舉淮揚即天下可推也

司國計者圖之

鄒德溥曰管子之稱曰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又曰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治于生其策要歸于巧取當時雖以此富齊雄天下然齊民之禍胎焉晏嬰與叔向可覆已秦人鹽利至二十倍于古漢接秦弊雖省其賦不領于天下經費然諸侯王得擅之吳王至以此附衆與逆節而富商大賈轉鬻居利財或累巨萬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孝武用東郭咸陽孔僅言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私鬻者鈦左趾沒其器物已用桑弘羊言置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鹽官之設自此始孝昭時賢良文學稱天子富藏于海內毋與天下爭利願罷鹽鐵官便民而弘羊竟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中國之本終不得罷孝元罷之三年卒復用後魏時甄琛表請天子

計七十萬引有奇兩浙鹽如淮其鹽行于浙江及蘇松常鎮次廣次當要故歲課次淮計四十萬引有奇長蘆鹽如浙鹽尤賤以其獨行北直隸及衛輝彰德兩郡地稍狹故歲課次浙計一十八萬引有奇山東鹽行其省及徐邳宿三州地狹稍僻故課額又次長蘆計一十四萬引亦古所稱散鹽者也福建鹽獨行其省歲課計十萬引有奇其鹽與淮浙類河東之鹽產于池古所稱形鹽者也池故自結鹽不事煮然必自南風起乃熟國初鹽花最盛故其鹽行于山西陝西附以河南數郡而遼東亦與焉歲計四十六萬引有奇廣東鹽亦獨行其省地狹故歲課僅四萬六千引其鹽亦如淮北之鹽行跨廣西貴州益以東粵數郡然歲課乃僅一萬九千引其鹽產于井曰形鹽四川提舉司一雲南提舉司四其鹽幷產于井或曰黑鹽或曰白鹽煎熬最難最少故歲課僅僅以斤計皆各行其地充用不當于大農國計通計天下海鹽最多最益邊亦最多弊國初商人輸粟若銀于官官給引目以次支鹽鹽塲命曰常股後以邊儲告急商人困于守支不樂飛輓乃別儲十分之三以待開

中越次支給命曰存積存積行而常股滯商人或待數十年得支甚乃及兄弟妻子代支故商困國家令商人輸粟于邊而給之鹽引其輸粟寡而償鹽厚商人競其利募人種粟邊地而輸之不煩輸將而邊儲充實因得爲守後用葉淇言故納銀太倉商人以此不種邊粟邊粟益貴而仰給內帑國與民交病矣國初每引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廣東海北等處給鈔二貫每鈔直錢十而又復其雜役給之塲蕩繼而鈔法不行一鈔僅易粟一二升而塲蕩又爲總催兼鹽官復侵削以故竈戶困竭家令貴勢家毋得中鹽一切奏討絕弗給已而奏討者衆因以夾帶奏討一分夾帶十分支則先掣已而貴勢又陰擅之商利壅焉河東地初開三門塞其內外水不入而鹽花盛而典者貪幷開其內外水入而鹽板壞加以水潦不時鹽不給比年預支商銀無償至損宿儲奏補浙竈戶工本既薄餘鹽又禁不得鬻奸豪之徒私貨餘鹽聚衆持戈高檣大舶出沒江湖官軍復啗其利陰縱之于是官鹽益壅而國課虧河東鹽既不足商人往往參和沙土倚官強市諸民買之不貲而花

馬池鹽方盛山西民利食之長蘆去開歸近開歸民利不歸于民又非計也國中民利食之于是私買者衆私鹽不可禁巡官往往舍大猾而孱民獨罹法矣洪武間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納粟二斗五升後乃加至銀七錢益以買窩勸借一引至費一金有奇商人是以高估取贏民坐困儀眞抽塲定以船滿千號乃抽久者積三月始得度商既失鹽益高估又鹽至不時富民因居鹽待估估益高而江西湖廣之民滋困矣權鹽非得已也又使商竈居民三受困而邊餉不行鹽徒之害且濫議者猶曰無動愚竊惑焉愚計以爲有當修復者一有必不可不議處者一輸粟與輸銀之利害今天下權之矣然而不敢議復者恐商騐無所得邊粟且國方資用不能減其直也不知此令朝下而願種邊粟者夕起矣邊粟既多省輸所減且倍有天下之大欲爲定餉固邊計不能一暫損其利而需後效愚竊以爲過也故曰修復便地產之有餘不足此天也卽弘羊晏無措矣產不足者而必廣其行官不爲市則商恆輸其所不可償官爲市則民恆市其所不可食非計也產有餘者而必狹

此得通故曰收餘鹽便

蕭彥曰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晒鹽之減亦不可得也蓋昔丘濬有通融海鹽之議而管理有分官行鹽有分地那移一開是雨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割也二池之鹽積若丘山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

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算可也每年鹽引仍赴河東運司關領截角各項事體仍舊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也如是而鹽丁免課稅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陪課之苦在鹽丁無多晒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管鹽既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晒既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且什百矣破拘攣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晒鹽應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南額課應否暫減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救弊安民之大端也

錢公楩曰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眞定以西爲古大陸之澤地下作鹹生齒之徒無日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澤斥鹵之尤積潤之鹺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爲命宋慶曆中有上封事者請權淮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鹺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邊民怨望非國之福黃履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運鹽使司滄洲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場編集順天等府屬邑竈丁勞海煮辦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濱二州古之瀛海軍渤海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之悉盡地之利也若夫眞定之西深趙冀屬數邑微鹺少鍊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譬若瀛渤海中之半滴耳有之不足增國之課置之不足廢國之法聽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權之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如長蘆一司行鹽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鹺州邑不過數處其鹺疏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鹽者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權誠有間矣況擔負出入不越眞定之境縱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爲之也且茲畿內鹺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畝無一歲無不均徭養馬之家無一人之倖漏免其坐鹺畝在籍無非貧下之戶其鍊鹺代耕而輸國之稅救口不暇無不煢煢可憫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貧窶隻弱萬無大

夥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首嚴眞定招募義勇之急編選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凶荒之歉漳沱泛濫之虞滄鹽巨商每嫌山陸之遙不肯自至又從而禁入毫釐之鹺月報藍縷之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民優畿輔也

許國曰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要在恤竈通商不專于私販之禁而今日之所講求者莫先于處置餘鹽謹按各邊主客兵餉餉歲不下數十百萬而窮荒絕遠之地民力難于轉輸開中于邊使商爲之飛輓則民不勞而邊用足然商本牟利非重利無以驅之國初屯政修舉近邊之地芻粟頗饒商既易于上程其富厚者往往什伍其家僮開狠荒蕪疏理溝洫力耕積穀以待國家中納之事于是粟益饒而價益平又稍稍得其什伍溝洫以助邊守法至善也若夫國家經費豈有賴焉蓋洪武中邊商開中每引納銀八分而竈丁煑鹽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所取于商甚薄而所給于竈甚厚取之甚薄故商樂于報中給之甚厚故竈勤于煎辦商竈兩利而國課常足然要在于外實邊儲內使足用國家無所利之乃其利常在焉當是時竈有實惠商有餘利邊有餘蓄而民食鹽獨私鹽之禁甚嚴當以絞刑而明著于律若是者何也夫竈丁既給攤場草場而有工本則其鹽皆在于官而其餘又給官鈔以收之如此而私相販賣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何說之辭今之鹽法已屢更而非國初之舊蓋其弊在于無以處餘鹽而何惑乎私鹽之壅正課也考之立法以來其始弊在占窩已而弊在折納今朝廷之上處置得宜數十年來不聞復有奏討占窩者矣今邊商齎引照支雖親屬不得冒名代之于是有守數十年身死而不得支者今既許其撥通以買補而守支之弊革矣白葉尚書疏請運司招商解銀戶部于是開中內徙邊儲不支今既修復舊額量收本色而折納之弊蠲矣顧于通商惠竈處置餘鹽尚猶有可議夫商中鹽引其始納銀八分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納銀四錢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爲五錢不啻數倍矣既齎引以來宜取償于官而又令買補餘鹽而餘鹽既自

買之又令納價于官如正鹽之數則又倍矣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罰有賑濟之例其他需索盤剝諸費不與焉抑又倍矣是所以通商者未盡也竈辦鹽課其始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正統後始勸借各商易鈔爲米弘治後復勸借各商易米爲銀今鹽一引止給賑濟五分矣然又侵漁于官吏剝削于總催而其所賑者或空名鮮實矣竈種民田止于賦稅無他科差今則詭寄者多而竈亦雜差矣攤塲或衝于海潮草蕩或併于豪強而正課間又使之納銀是所以恤竈者未盡也商之引價既增曾無升斗之給顧反勸以賑濟重以割罰竈之工本既微曾無俯仰之資顧復令其雜差取其折色至于額辦之餘苟不爲之官買而更禁其私相販賣然則竈何以爲生商何以爲利哉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餘鹽此以官收之也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也不在官不在商則必入私橐矣顧官收之則羨米無從出商收之則影射易爲奸吾以爲影射之弊在有司之嚴防而買補之令實變通之長策故官收之煩不若令

商自收之之爲便也今天下鹽課惟兩淮最多而課鹽之弊亦唯兩淮最甚他不暇論姑以兩淮計之淮鹽正額七十二萬餘鹽乃至三百萬官既不能一一收之而又禁商竈之貿易則此三百萬者適以資鹽徒之私販耳故莫如廣買補之意著爲令曰凡商人在塲但先報名于官而聽其自買雖千萬弗禁惟以正鹽一引附帶餘鹽三引給以照票掣放而行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但多一引者盤出以私鹽論絞勿贖如此即三百萬餘鹽即屬于官商矣竈亦有資以爲生且人人勤于煎辦矣鹽數既多然後減其納價之半以利商而增其納賑之半以優竈不亦可乎又必寬其期限緩其割罰清其塲蕩免其科差庶幾乎商竈兩利而餘鹽得所處也或曰餘鹽多則正課壅固不若盡舉而開于官此亦一說也頃歲加工本引三十五萬則兩淮正課百萬有餘而各帶餘鹽本未適均然議者業已病其壅而欲革之吾以爲鹽之壅否不在于是假使盡蠲其三百萬之餘資鹽徒即私鹽盛行而正課亦壅壅則均耳棄之私者固不若收之公者之爲得也第增引則鹽利歸于邊附餘則

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竈近濱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于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于消折折價者亦一時優恤竈丁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塲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于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每引折銀三錢三分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有奇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項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兩之數若并割算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塲兼派又該銀一錢共增解價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有奇較之折價解京已增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銀到部轉運發邊未免限于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非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

者三也竈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納完稅糧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竈鹽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法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蜂集而來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必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又於私是禁則忍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竇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收竈戶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徧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鹽價可得而平私販亦不待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時巡鹽御史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有旁引餘鹽者有奏開賣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私商各色上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勢要所

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商爲名是矣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多爲空額與例有礙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者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齎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者一體支領買補掣銷仍照例嚴加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覬覦端則地方之幸也商竈之幸也

李文清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虧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越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

或勳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餘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塲蕩歸其兼併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支是以鹽價涌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則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即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冢行則烏飛止則狼跋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徼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吾恐其患不獨邊計

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源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觀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踐焉耳

申時行曰河東之課原仰天時不藉人力其以澆瓖充辦者非土宜也召商中鹽原聽其樂從不強其所不欲其僉同辦課以爲逋負而責之者非法也

焦竑曰自管仲興鹽筴之利而後桑弘羊劉晏之徒用以富國宋雍熙中始有召商中納之例無輓運之勞有實邊之效誠良法也而今實行之朝廷之價值有定則商賈之支納有常期其始固無弊也夫何存積之例起而常股之法微商肆其假托勢要從而沮壞商賈憚折閱之重病守支之難故召募雖勤上納寖寡鹽法于是乎大壞矣爲今之計先痛革奏討殘鹽之弊政與賣窩買窖之故習嚴敕任事之臣不得曲狥權貴之請以撓國法有違者以貪暴不謹之罪罪之若夫商人之厚貲者亦頗知畏法自重不肯纖刺勢要揑造詭名爲此者大抵其中之無

籍者耳請遇開鹽之際先令上納芻粟完足然後大集羣商於公廨面使互相保證必有眞正姓名方且給與文引其運司之出納仍復常股之規按次以支使巧捷者不先期而挽阻定秤掣之限歲有常期使巡督者不避嫌而稽滯且優恤竈丁盡蠲宿逋與之更始設法通融令鹽利所入與所出者常相均稱如此則商賈流通鹽法庶幾其可行乎昔漢之榷鹽也官給牢盆令民自煮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販而得以弭盜賊之禍宋之轉漕也置倉于眞楚泗諸州聽以回船載鹽給與腳直故其時鹽得轉搬而又以舒漕卒之困是二法也亦可爲今日用乎誠用之或足以濟舊法之不逮矣竊見今之銓部選用運司官員類取聲望不揚資格稍下者爲之其間有能自振拔者亦甚鮮矣然則何以責其能舉職乎宜深懲此弊遴選才賢以充其任

□□□曰榷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閩中之法尤爲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濱海鹽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通則課爲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令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得不滯而所從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令甲未嘗設爲禁戒而偵捕吏兵自以徼倖非常不爲鹺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徼倖而每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鬻鹽者舟牛之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往往皆見拘執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鬻之不當得執而駭於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任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緣法爲虐者猶有禁戒之令直以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爲低昂如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及乎牛任不得以牛任者而譏及乎人荷雖其作奸尚寄於可援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鬻第轉之於淖濾荒鹵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果蔬穀粟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鑢名橫被譏求是下自爲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栢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戢橫刷捕吏兵亦洒濯去昔日爲暴之心而無所覩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奸聰明旁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爲一方耆蔡部使者至郡

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爲告余公爲愴然出禁於是任載負販之家曉然知其所鬻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求偵捕吏兵亦洒濯去昔日爲暴之心而無所覩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爲郡晉江邑侯朱肅庵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愼之於是鹽之於民間無異果蔬穀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集於新橋梧溪之渡近渡居民常資以爲生其黨王憲達羅德靜輩甚感司徒之德羣來涕泣以請曰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忘相與尸祝之於家而尤願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爲民病者蓋多矣爲使者有如余公爲士大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決行推此以及乎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記尚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有不問而告乎其爲此記蓋嫌於爲不問之告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又曰開封等府州縣官吏鄉民戶口共一百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一口
每年納過鈔六百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貫共該支鹽六百二十
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斤其前項鈔貫雖行年年徵納所有應得食鹽
積年不增關支成化十九年該河南布政司奏蒙將所屬州縣自成化
十年起至十九年終止納過戶口該支食鹽查算總數本司差官前去
河東鹽運司關支續據本司呈稱成化十八年六月以來節被天雨連
綿山水泛漲地堰衝開鹽花不結以此前項食鹽雖是奏奉勘合一向
不曾關支乞勅該部計議合無查照舊例轉行河南布政司委差的當
官員於附近軍衛有司量起軍民人夫前去河東運司將小民該支食
鹽或照前項年分或量撥四五十萬聽令撈辦驗數堆積在場公同運
司官員照依彼中時價變賣銀兩解司以補衛所官軍各年未支糧餉
庶使戶口鹽課不致虛設官軍俸糧得以補支

官引之意也後因達賊竊據乎河套乃開設重鎮於固原兵馬錢糧一
旦屯聚於此而閭閻市井全無生理之計所以前總制尚書秦紘將批
驗所奏改固原蓋欲借商賈通融之利以爲軍民長久之圖人情事勢
亦俱稱便後總制王瓊順商人之情乃復有下馬房之改批驗與出鹽
之地既相密邇則固原兵備衙門自難遙制重冒侵漁之弊信不能無
況下馬房坐享無故之獲而固原州頓失可望之資非惟人情得失之
際有所不堪抑且地方輕重之勢不可不審所據相應俯從具呈到臣
部查先據原州衛軍民呂奎李成等連名告前事以經批行該道會議
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靈州小鹽池有鹽課司內一路商人支出引鹽經
由固原達於靜寧州分往涼安會等地方發賣故先設批驗所於寧州
後因達虜出沒而固原當虜之衝要害之地也弘治十四年該前總制
尚書秦紘議奏立鎮戎兵以固驗守以禦虜患但地本荒漠人不樂居
又該本官奏將靜寧州批驗所改設此地軍民資其貿易自寓安集之
方官司集其羨餘少幫里甲之費況有按察司兵備官鈐制之引目按

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
差課不充未有也
天啓元年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鹺政敢略陳其概鹽猶水
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
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十萬有奇
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
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
寡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常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
引增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
鹽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
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廩之虛遼平即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不得
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竈應供而索
之價殊于鹽法有整合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
浦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竈戶上納折

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籠遼事寧日即日
議寢似亦可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天啓三年御史樊尚燝飭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鹽
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九塞飽騰事因而不失機運而無壅立法亦
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以利國詎不妙若轉圜沛若
流泉哉第祖制漸失人情滋僞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課
之後繼以套搭而商困即今套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鹽壅而商愈困
因而虧損額課而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招利不在
商不在民幷不在國徒以飽奸宄之腹而國與商民俱困此其大海之
利朝廷不能筦而反爲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積漸致然耳
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無如先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愼
重行鹽之官而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
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
淆商竈有奸良之雜冺就中猾胥乘間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非眞得廉

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于以澄其源而障其瀾安能令商甦弊絕稱愉
快乎故職詳者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
之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脈寄託其身曾
不計所以旌其廉而奬其能縱勞人任士未有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
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後斷宜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
率其屬以甦商裕國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陞遷無豫擬其前途之
不遠無概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揚之
一法而運司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一官
者亦宜照級敘陞無以財賦之地視爲羶穢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
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
自愛之官其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
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耻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自能持之惟是
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爲甚舳艫百千揚帆衝關倘搜
緝稍急持梃放火羣擁拒捕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九邊急需而糧艘

敢公然攙販大損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況名曰回空原取輕便
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蠹於鹽政漕政者不
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申飭各官過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勅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到淮進閘與
瓜儀出日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
連坐如是委掣得人以清於內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
路絕國課自寬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
總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于
守令其間行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祖制鹽法考成最爲重大
爲其與民職等也近多聽私販私囤一遇考滿虛揑分數者十有六七
又何怪乎正鹽之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實令府州
縣官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彙銷彙繳由府而道而院稽其銷繳之分
數以爲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參處庶督責嚴而商本國課咸有實濟
乎臣極知聖朝無勵禁明主無專斂獨是傷心加派小民之膏血已竭

驚神缺餉饑軍之悅巾可虞苟有利于國家何愛于膚髮諸所陳吃緊
事宜直據愚悃用佐燃眉仰祈聖明採納國計民生幸甚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七目錄　外編
戶部六
漕運前
前言
丘濬　王軏
俞諫　唐龍　阮鶚
王宗沐　二則　倪岳　楊宏
王瓊　臧鳳　佚名
佚名　佚名　佚名
梁雲龍　佚名
吳仲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六

漕運前

前言

丘濬曰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僱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有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敞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網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石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茂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過河淺一驛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宜加之艙板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如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王軏曰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

河引水至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奉鍤爲之倡置閘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遂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于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誌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于我朝必欲置閘河于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于諸陵無損遡其末流于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關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況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于添補閘夫見在無事于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舟而進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又考元史漕運糧儲南木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會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飢死況今止通軍民運船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爲全絕其利源也藉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

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密雲等處皆爲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照得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壩規模具在修築必可通行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搬剝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淤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會計得修理閘座挑濬河身築砌新壩合用工料價銀一萬兩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搬五處各用剝船合六十隻共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餘石日運約有萬石船隻造于漕運衙門口袋出于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覓篙篷隨其本船置造船隻每隻該價銀三十五兩三百隻共銀壹萬五百兩造完之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守壞損修理其原

借官銀仍行每年脚價銀兩內扣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還足每船每閘議定船運撐挽脚銀一兩壩五處共銀伍兩自大通橋馬頭登岸合用小車驢騾裝運每糧二百石議定脚價六兩每糧一石常年陸運原費脚價銀一錢今止用五分五厘可省四分五厘通計二百四十萬石京倉糧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若使皆由閘運竊慮糧多人少船運稽遲反致有悞晴月路乾聽車輛一面照舊載運水陸並進則漕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回月餘預兌下年糧米陸運贏車責令徑赴西倉閘運小車驢騾只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爲照大通橋地方窄狹人烟輳集有妨起陸若于慶豐閘下登岸運糧又省二閘搬運勞費亦合聽從雇募人夫并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一萬名分爲二限作急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壩坐守督運禁革奸弊閘運通行之日每閘壩各造官所三間廒房二十間兩岸修築馬頭地方泊船搬運刻平沿河緯路便於行船官所即今起蓋廒房以漸續成工料脚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銀一千兩漕運衙門今年改撥通州收扣除脚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脚價餘銀逐一補還閘板木料磚石工部各廒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運糧入倉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等揩留糧袋索借前銀乞勅廠衛并西司房緝事衙門拏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場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運一事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可爲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之福矣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玉河之水出於西山玉泉由海子繞流大內玉河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今將修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御覽伏乞聖明定奪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欲舉行趁時地未寒凍擇日興工至冰堅止來年二月天暖土融隨即繼工務在四月工程不悞奉聖旨是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算近年屢議修復輒爲奸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閘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

你每今所議處尤爲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且舟車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琉璃盤剝修閘造船等項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老成都指揮一員照例充參將通州住劄照舊驗收輕齎銀兩兼理修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二員并通州巡倉御史各寫勅與他行事未盡事宜聽該部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將木植磚石等項買辦修整待來春融暖之時興工動土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違拗妨悞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

叢蘭曰江西把總王佐奏竊照御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致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穀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債主逼討胆小者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胆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重大以致掛欠籌斛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悉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各一員領勅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

今積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騾脚貴輕齎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己事借以雇脚買糧爲由詆借債負賠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糧米賠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渡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渡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勅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册該還債負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册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還債其上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賠償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

矣矧今漕運狼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綴於催徵恆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況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雇人牽挽中間忍餓輪力者不知幾何若將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齎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及進倉使用并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悉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各一員領勅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潰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晒揚太重或以易換蓬篙綵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鈔貫值錢儘穀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穀一飽之需總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節先年屢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亦可以少濟撥兌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勅戶部計議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米虧折輕齎少短跡已明著事非由私弊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

止原券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價令其自還

若係總督提學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斂或因把總衛等官營幹私事侵公侵漁以致累債指實參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

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爲例

俞諫曰嘉靖三年戶部降徵糧則例內開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小麥折米如在三百里之內州縣運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米二斗脚價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席草脚價共收銀八錢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糧臨清倉民運赴倉米每石加耗二斗席草銀二分五厘該納州縣不拘地方遠近每石連正耗席草共收銀八錢趁米賤之時赴臨清并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該徵本色運納者其脚價每比之官定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被光棍攬頭櫃價每石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同誆騙浪費十無完納一二往往負累大戶監併追賠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是以

小民膏脂之餘而爲攬頭誆費之資不惟仍累大戶抑且虧滯國儲合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三年臨德二州變折米并赴倉米不分地理遠近每石連腳耗席草照例共收銀八錢每銀一分收錢柒十文收完易銀傾瀉印封差經收大戶投文赴倉上納不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分銀在官赴倉上納于今年秋各出通關銷照聽俟本倉自行照例支放庶糧草早完大戶不致受害各照依大戶投文先後拘令行戶斗頭照依時價與同各該大戶買米上納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糧米上納在倉然後令大戶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價高貴暫將價銀寄庫待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以前攬頭騙害者照依攬價大戶侵欺者照依價值各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既往者得以清絕而將來者不致侵欺其於官民頗爲兩便

唐龍曰按照先准戶咨爲地方事內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參將遞年俱在八月以裏赴京會議漕運事情嘉靖八年糧運過淮已畢議事在

遷爲照湖廣都司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水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一百三兩係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合用價銀九十兩伍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合用價銀七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辦納軍料乃派前十一衛所各扣運月糧底數運軍窮苦止有月糧又取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怪乎嗟怨不息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圖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扣分料銀定要清江廠主事監造湖廣荊州推分銀兩先年亦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見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該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零每隻連底船九十兩五錢共該用一萬三千

七十七兩零銀是又爲畫一之道矣合無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府一十一衛所該造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作爲料銀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爲以振舉矣查得永樂宣德成化年間運糧把總有缺皆於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奏請推用蓋運總領兌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古人輕車熟駕之說正如是耳況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爲運總之才者得爲之則人人思奮雖貪而不敢貪雖虐而不敢虐譬如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効用此道也正德年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全自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昧於事體又忽於軍情敗者多矣自茲運總亦弛然怠惰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

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照舊例於衛總內增莊糈熟知運事者推等因乞勑戶部兵部查照先年事例再爲議處仍行漕運衙門於各衛總管運年深指揮內愼選守己恤軍及有才能與周知運務者開兵部收候遇有把總官員缺就於內選擇相應人員疏名上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致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爲之勸矣又據浙江杭州右衛運糧指揮僉事吳臣等呈稱見漕運官軍千里轉輸艱辛萬狀其得月糧以安家口行糧以充途費先年行糧俱例隨同大糧派兌得濟窮苦近年以來事緩人奸有司總領糧長各指麥稻收後方纔催徵給領以致官軍經月困守不得隨船食用旗軍只得侵食官糧深遭負累呈乞議處等因爲照輕齎乃正糧脚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定事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不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府州縣管糧官員不念國計惟便己私恣將輕齎銀兩不行照例隨糧交兌糧已兌足船已開行每衛止留一百戶帶二三旗甲守候經久方纔得完船裝載沿河跟趕非

惟有悞交納抑且別生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以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直待幫船過淮抵灣方隨給領官旗人等指名公費任意花銷故軍士有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部計議申明事例通行各該府州縣管印官將各輕齎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便年分行糧俱要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齎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限同軍士交割在船輕齎公同看守行糧隨便倉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以後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不悞盜賊不足虞而軍士亦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阮鶚曰大明律開載凡各倉收受稅糧聽領納戶親自行概平斛交收作數支銷依令准除折耗但有附餘錢糧須要盡報官明白正收作數

正凡有附餘隨其多寡盡實報官作正支銷不許拘定則例其漕運人員許其親自行概平斛交收不許踢斛淋尖其支放月糧軍士照依較斗斟唱名給散不許短少升合當事諸臣敢有仍蹈前弊致壞成法指實參奏如此則政令一而上有道撰奸祛弊而下有法守矣

王宗沐曰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為之也故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鑿舟沉僞稱漂溺得利而遁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為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自今正月起以至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之餘米而糶洗衣服薪鹽醬藥歲時醼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于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

冒法侵盜矣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優恤軍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軍士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已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維其常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乞將輕齎銀兩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圜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接過淺與溜五船更相連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竊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告所在官即給賞銀五兩仍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雇民船一體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爲一甲剩三船則分附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下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兌米入船之後即將圜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各縣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察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又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成祖定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自是之後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之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伏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斗升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鬬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于九合之中是亦無禁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相胥而溺此待盡之術也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于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厪宵旰則其利爲甚溥何惜不爲此也

又曰欲漕事之整者莫先于恤軍而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于改折查得漕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爲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爲尤遠宜經過洞庭之險贛江二十四灘之惡四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催京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邳徐白河已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耳今歲湖廣漕糧過淮雖早緣由改折況今例限十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淺涸難入長灘上灘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湖廣永州屬祁陽縣糧一千五百七石六斗衡州府屬衡陽衡山耒陽常寧安仁五縣糧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八石二斗長沙府屬長沙善化湘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湘鄉攸縣茶陵十一州縣糧六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一斗江西贛州府屬贛縣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七斗二省通共止該糧一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爲數不多乞每年坐淮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此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斗升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

爲重江南物產繁盛故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乞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又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尙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念哉如蒙勑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定爲改折以處此數郡在朝廷不過居四十分之二而在列郡則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責在漕司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歇運以恤無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省數之利而衛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若戶部以爲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患缺乏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侯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悉數折色解京如果災傷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熟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熟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入多寡臨時註定則

於中又得不窮之算其改折價數聽戶部酌定奏請訪得今年大水沿江大率俱成巨浸民不堪命而湖廣之岳州荆州江西之南昌九江以及應天一帶尤甚今兌期不遠而勘報難齊若非朝廷破格處分則恐臨時悞兌乞勑下戶部通加裁恤施行又照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國計歉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已立保甲之法五船相察沿途盜賣不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據各衛所陸續開報每船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南運官至審據熟稱因各船剩米之多京師及通州張灣各處米價太賤乞懸預兌之令如各旗軍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容即充明年運米之額悉照見年晒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戶百戶等官亦不許不拘多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倉御史類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派撥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官於糧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

有願聚納者亦照此列兌還之米聽其自擇某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爲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列銜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蓋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車而官又收減存之人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牽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軍士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爲米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盈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聽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利矣此三利也宋至熙寧時運事狼狽舉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旗甲之有餘糧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爲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弊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本年八月二十日密雲管糧郎中侯國治呈稱本鎮蒙撥各衛歲額漕糧一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衛剩米二千五百四十五石零濟寧衛剩

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眞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比之鎭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勞內侯熊下三衛原糧本少羨餘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獎以旌其賢但即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鎭或可耳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何以惠軍士之望哉且國初漕運立轉船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事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糧多而剩至六千侯熊雖糧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知今之所謂運官者皆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

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二祖時定伍今之充發則皆沿邊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充軍立功降調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追調逮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親當漕計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其耗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問且至於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矣而問且至於無軍勢不得不取疲癃殘疾之人以充之而欲運事之修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厲之中而別存寬恤養育之法其元氣不可得復也議單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凡掛欠不及百戶以上者悉不許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衙門參行之贖乃至有一官而降七級指揮一旦爲總旗者此立法誠然其中間亦有難訴之事而未蒙

矜察況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倪岳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北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分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派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三四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兵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儲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陝州諸倉其諸州縣衛地皆瀕河可遞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兌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流數十里接連洛

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載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致矣

楊宏曰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以起運各官軍收掌袞多益寡隨便兌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積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鞘袋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輕齎仍舊盛鞘印封至通州參將處查算顧

脚支用羨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并置辦隨船什物無錢使支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盜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生於此欠糧卻以概總扣算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爲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爲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傭錢三百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盈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失悉載史册仰惟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爲裕國之計伏自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剩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地收於糧里之手運於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顧所繫多也矧輕齎原係耗米以備沿途餓願水

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糴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畋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可憂甚者也

王瓊曰伏惟我聖朝永樂年間設裹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北幷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江北裹河由儀眞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天津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衛又臨清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

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卻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概退制掣閒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米糧減存辦科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于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迴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州倉交納卻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敝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幷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輳補代還如此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桔之法最爲利便蘇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造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餘積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卻在儀眞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雇船載運儀眞壩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貸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敝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爲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臧鳳曰洪熙元年欽奉勅諭官軍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朕甚閔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合遵勅諭順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生發阻截運道燒刦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事例許令量帶土宜貨物以備修船剝淺等項支費着部裏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朝廷欽恤運軍之典至諄至切爲臣下者正宜遵守奉行奈何近年所司罔肯體恤運船但帶柴菜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求索虐害雖流涕哀乞終不憫惻至於空船回還又假以盤鹽爲由每處拘留三五日或十數日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鹹菜魚腥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盜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非一日竊以鹽之得利惟在瓜儀如淮揚盤禁理固相應今德州臨清東昌濟寧處處搜盤況彼處地道早寒閘座又多年年回船凍阻獨滯於斯如蒙乞勅該部再將前例申明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船所帶土貨

等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剝淺守凍盤費之資不許違例阻當擾害若官軍乘機不將運船裝糧滿載客貨妨誤糧運者事發仍照例追究納紗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帶私鹽聽淮揚官司依法搜盤禁治施行

□□□曰漕運議單內一款漂流糧米所在官司奏到之日一面行巡按御史覈實勘報一面先將運到糧米照例就將兌運京糧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是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州倉缺廒不必減除仍付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晒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晒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晒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拨陳先行放支又一款自嘉靖二十二年爲始漕運糧米漂流船糧照舊奏勘處豁其官軍侵盜費用照舊參提外其過洪閘遲風浪灘淺等項船存糧米漂失多寡者拘審該幫官旗衆證相同若果漂流損失不係官侵盜者就將該幫官旗應給羨餘銀

兩查算如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米折糧應用如該幫官旗羨餘銀算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衛該總運內扣除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如扣補餘剩照舊給軍等因節該戶部題奉欽奉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爲照前項漂流糧米要係非常水患衝滾無存節經倉巡御史委差多官勘明參奏所據前項糧米除大河等衛尋獲旗甲趙向老等六船存糧漂流將撈獲濕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交納其餘漂失糧米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閘灘淺磕撞船存糧漂多寡事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買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算損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支應用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其潘眞等二十四船係全漂流無存正糧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勺相應遵照全船漂流減撥京糧通倉上納事例處納或令免晒以省脚耗賠補竊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糧漂事例分別甚明具載議單非臣所敢擅擬再照各總官員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爲因衝決石壩稽遲運糧軍船雖納完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三個月日尚未發

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千餘缺軍未計將來之事誠當亟圖所據淹沒官軍各越千里之程身爲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糧漂失不知去向實爲可憫即今京城內外因患漂沒之家俱蒙聖恩垂憐萬姓歡騰咸沾天澤伏望皇上軫念漕運重計乞勑該部將前項漂流糧米并各該官旗查照節年漂流事例早爲處發軍船南還亟圖下年全運之計其淹故官軍照例令各該衛所查出今年應支俸糧并羨餘銀兩全給家屬存恤以溥皇上一視之仁螻蟻羣生不勝仰戴漕運幸甚

□□□曰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間有折色衛所淺船百五十石者今裝至七百餘石廠船重載洶水疲卒撐駕甚艱隨路報患如寧波衛指揮顧松一帶大患船八隻失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不計委實錢糧可惜追賠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爲今之計必將先年原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內量行造補二百隻撥浙江下江二總缺船衛所領駕裝運少甦重艱該銀二萬兩并給輳周應禎總年例修船銀一萬一千兩俱係十分緊要誠難缺少即今十月已盡急爲

議處修造已遲萬一誤事獲罪何及臣查嘉靖初年補造事故運船俱借運司餘鹽銀兩應用前項或備邊用不可借支查得每年糧運解貯太倉銀庫扣省等項銀兩俱係漕運錢糧似應查發修造以濟全運然此數亦有限若以後俱是全運未免不繼尚別圖料銀修造以爲經久之圖臣復思舊例漕運糧艘四百萬石不得虧欠議單內一款倘有災傷等項停兌於附近府分撥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漕運官就臨德二倉照數支運撥補務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爲災傷停兌而言夫災傷例當停兌然恐虧國計且以臨德二倉糧米支運有限故准折銀往年蓋於災傷停兌之中以爲減折非無故折銀坐虧國計故減存料銀自漕運以來各所並有修造戰船一向所需實皆自昔相承之法臣愚以爲理財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互用如飢飽寒溫各適其自然之宜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理蓋得其理則贏失其理則絀無他道也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則取民所有而民不爲困京儲大本以充雖連年全運繁苦劇費在所不惜遇奏災傷或應停兌者量減折色以存國

課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爲用於國計亦不可無若俱運本色恐後之財力勞費難繼而公私所傷亦多未可爲一定經久之法也臣又嘗竊計漕運糧艘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并修造淺水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支放京軍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爲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公家所獲之利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不愈於凶年重困吾民以取盈者乎倘至米貴之年放支則軍沾實濟京師之米價亦平而鼓舞者衆矣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有則不至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踊亦惟因時調停損益而已原非執一法之今於本折出納實寓常平原承之舊蓋無不適其自然之宜以裕國用非專於節運狥民之欲者也

□□□曰今太倉卽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永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于此裝運入海以達直沽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令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

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鎮江廬鳳淮陽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今裏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爲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小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永樂末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船領運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宣德七年以右參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方交兌諸府州縣各以附近水次蓋設倉廒領兌不盡者令南京并江北衛所不下壩軍船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灘鎮交兌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交兌東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兌沂州

等州縣於濟寧交兌其餘水次多倣此民糧仍有送納淮徐臨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納令南京并江北官軍雇民船於江南水次交兌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至是兌運變而爲長運矣至長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隨便置倉轉相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然亦無踰此者國初於水次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爲轉運之計又相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實實兼此意故只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等官是也歷朝損益海運變爲轉運轉運變爲兌運變爲長運蓋因時便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而諸倉之糧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廒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日出納之擾軍得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天津增置倉廒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各倉然而又有觀望寄倉故均爲遷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年凍阻數多又有復淮瓜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幫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艙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路之難若督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卽時交兌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酬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亡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指刁難之弊焉勒指不已便有爭訟爭訟不已便有打鬬打鬬不已便有人命屢年間發邊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穀濕潤之弊焉漸有開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集衆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扶老病飢民誣賴之弊焉漸有誣申揑告拿害之弊焉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完運官不

相見面甚有令各鋪戶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拘治歇家不得留客安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方爲之講兌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兌竟不以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攖其心但謂糧運愆期虧折掛欠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於有司也雖奉專勅亦只求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論米好惡逼軍交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其狗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色濕潤倉場窄狹不能晒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定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晒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晒揚於交兌之日而晒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爲日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不嚴交兌之期分濕潤之增禁困逼之害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人豈特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譬如人之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體聯屬而聽命於心者若目爲目而耳爲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而又何以圖存也哉

□□□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共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復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直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所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色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者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四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乞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價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信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賄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因貪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即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用意扣算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貼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以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菓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兌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菓又添火耗催茶菓者又有班兌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衙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愼也後又革去參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

乃又別准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習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軍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概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枉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是灣中糧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爲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矣愚謂盈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豈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酬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羣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衆軍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梁雲龍曰運務之修舉莫先于領運之得人是故運官不可以不重也往年衛所官員率畏漕運煩苦苟圖鄉梓安逸或託病而營別差或貪

緣而求掌印或稱捕盜而幸徼微功或假差占而妄沽虛譽奔走獲上覬幸薦陞而其不職閒住者乃始賄囑當事申名領運則其在運亦何所不至哉近歲新例掌印官員更番運糧稍可以革此弊矣然掌印者未必皆得人而領運者未必更番也臣竊以爲莫若特重運官之選通行更番之制使南京兵部各省撫按官加意取擇非賢能精壯者不得更番領運臣衙門據實保薦非如期而早完者不得濫行薦舉兵部定爲格例自軍功之外非領運有功者不得泛行陞擢使天下武弁曉然知軍功之外非此無以出身而一切虛名無實者即令薦揚不得以冒陞擢則武弁之賢能者皆趨于此途不但可以整飭運務尤可以搜羅將才此運官之當議者一也夫運期不早則雖運官得人無益也況未必皆得人乎往年各省開兌例在二三月開幫例在于四月五月甚至有六月者議單之限視爲虛文年復一年不可復整馴至舊歲加以河患而其弊極矣今歲仰賴朝廷加意振飭當事諸臣殫力經營各幫糧運皆先期由淮過洪幸無漂沒到灣起納復多餘剩蓋尾幫入閘方二

日而河水發矣可見運期之早不但可以速糧運又可以免河患而官旗亦得以食贏餘之利免賠累之苦不然運舟方至而河水正發欲無漂流凍阻得乎況有漂流凍阻欲無逋欠得乎臣竊以爲宜申酌議單通行各省每年監兌官定以八月到地十月開倉十一月兌運完十二月開幫完二月過淮完三月過洪入閘完各省糧儲道官皆押至徐州洪而返永爲定例敢有違悞違期者聽各該撫按監兌官查參其糧儲道官亦聽漕司與臣衙門查參此限一定守之不易使每歲漕舟及水未發而過淮入閘河水未凍而駕空回南即河道或有變遷而糧運終無損失此運期之當議者二也夫運期既早則開幫必速然使行之不得其宜能保其中途不濡滯乎查得議單舊列運船定以挨幫而進壓幫脫幫有罰夫使果皆挨幫速進豈不盡善但人力之強弱不齊船隻之完敝不一而風水之遭值亦異不能一一挨幫者亦勢也使拘而挨幫而不知通變則將以一船而滯衆船以一幫而壓衆幫欲其爭先速進不可得矣近奉欽依雖有挨幫之例可守于閘河而越幫之例須行于黃河蓋閘河而非挨幫則無以聯屬而取齊黃河而非越幫則無以前進而取速此固當並行而不悖者也今歲儹運御史張憲翔以此斷然行之船無漂流而且得速達是其明驗向使拘于挨幫則未及入閘而河水之發全運其可保乎臣竊以爲宜申明此例在議單使後幫者競相鼓舞而爭先前幫者惟恐怠緩而落後其爲速運實爲至要此運幫之當議者三也夫運幫速達領運者方以此爲功若非有以別之何以爲速運者之勸查得京通二倉收受舊例漕五千石以上晒二天揚一天五千石以下晒二天即與揚收夫糧到有遲早而日則有長短若是七八月到者依例晒揚人亦何辭惟五六月到者而一例行之不惟永日烈曝倍于秋冬亦且盡日耙拋多所耗撒非徒無以爲先至者之勸而且有以沮速運者之心也往年運務廢弛雖曰開兌之遲而避夏日之永烈以就秋冬之短晷亦人情之所必然者矧遲到漂流不核虛實例免晒揚淋尖耗之若是後至者反享其利而先三者反受其害矣人亦何爲而不避早以就遲乎臣竊以爲宜酌定則例載在議單五月

以裹運到漕糧五千石以上者晒一天揚一天五千石以下者晒一天
即與揚收七月十五日以後到者照依舊例晒揚尖則不許淋漓平則
止許刮鐵庶立法公平而糧無虧耗遲早有辦而默寓勸懲此收受之
當議者四也夫糧運完納晒揚固須有等然不嚴責奸旗安能盡免掛
欠蓋水次官糧皆係旗甲領兌運官不過總攝到灣若使旗軍無沿途
偷盜之弊則官糧自有贏餘安能有欠惟是運官什物使用不免派取
于軍奸旗利其派取因以科斂于衆安所出哉惟有糧而已官既指公
糜費軍益恣行侵盜官之所利者一軍之所盜者十及至到灣起納奸
旗自度短少輒先棄運逃回運官無所于逃只得代爲交割所有起欠
掛欠悉累運官賠補雖行扣補拘提曾何一人解到今歲沿途防催頗
嚴旗軍未得肆盜各幫漕糧不但起納無欠而且剩餘頗多其有舊欠
者臣悉行令扣補其無舊欠者餘米悉歸旗軍是有欠則運官獨受其
害而有餘則旗軍獨享其利又有運官畏奸旗挾私告害而不敢嚴加
防制者焉欲糧運之無掛欠得乎臣竊以爲申嚴近行事例載在議單

但有掛欠即將旗甲一同參送問理如有私逃即行彼處衙門嚴提解
問其挾告無實者定行重加究治庶旗甲知有餘則己享其利而有欠
又與官同其害不復敢恣行侵盜而獨累運官矣此掛欠之當議者五
也夫官旗同責固可以杜侵欠之弊然功罪不覈亦何以示鼓舞之權
查得江南北浙東西漕糧開兌皆臺臣監之運官船到水次稍遲例當
參論蓋苟不震之於始以爲後至之懲將何以邀之於終以要早完之
效此法之所當然者也然亦有所當酌議者蓋使水次而到遲而灣又
遲其罪固不容逭矣使水次到遲而起納復欠其罪尤不容逭矣其間
或有水次雖遲而完納頗早者如邳州衛指揮王對以水次到遲而被
參罰罪宜矣然能奮勵爭先其糧以四月十五日到灣五月初七日報
完勤勞似不可泯仍復一例罪罰何以爲速運者之勸臣竊以爲起運
參遲無非欲其運之速耳既能速運功過既須相準自今以後參本到
部似應姑且停覆俟其到灣起納之日然後積其遲早覈其完欠分別
類覈以示懲勸庶領兌者有所儆皆先到水次而不敢後速運者有所

勸皆爭先赴納而不容緩矣此功罪之當議者六也
□□□曰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
中權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攔頭挾柁二人相協
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計之餘則共利少則共
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兌無虛會之弊沿
途無盜賣之失而運於是乎興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衆則惟任撐
駕一毫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雇倩無籍之夫以數百石之米付
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
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尚不可況綱司庶卒乎雖有殷實
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
日敝而不可復也
□□□曰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嘆我祖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
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
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
濱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
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
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
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運軍樂於用命吳艭越艘燕商楚賈珍
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笑自若視爲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
者奚翅霄壤哉凡閘惟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
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至閘或下閘方閉並不得
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鬬毆
者聽所在閘官將應門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閣壞船
隻損失進貢官物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礙
豪勢官員參奏以聞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事待候糧回日提問其
閘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人錢
物者亦治以罪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凡漕
河所徵樁草并折徵銀錢以備河道之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

元凡府州縣添設這判判官主簿及閘壩官專理河防之務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廢正務違者罪之凡閘溜夫受雇一人冒充二人役者編充爲軍冒一人者枷項狥衆一月畢罪遣之凡河南省內有犯故決河防及盜決因而淹沒田廬計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爲首者並發充軍軍犯者徙於邊衛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隄岸及阻絕山東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徙於邊衛凡侵占摔路爲房屋者治罪撤之凡濬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鋪夫巡視掩埋違者罪之凡閘壩洪淺夫各與其役官員過者不得呼召牽船

吳公仲曰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乎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朝必用置閘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況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岡利之牙稅不便所宜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況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爲全絕其利源也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又見在京各衙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屢屢呈告皆爲有名無實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

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遡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浮甕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朝必用置閘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況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岡利之牙稅不便所宜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況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爲全絕其利源也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又見在京各衙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屢屢呈告皆爲有名無實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爲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寶惠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近因乞運邊糧備防邊關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閘運省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問道之危機爲朝廷告者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即今漕運會議在通宜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開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臟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姑且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眞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八目錄 外編
戶部七
漕運後
前言
佚名
楊儀
申時行 三則
盧奇 十四則
往行
陳瑄
熊鍊
詹瀚
鄒來學
海運前
呂調陽
佚名
李元薦
周夢暘 十九則
林鶚
佚名
劉禔
潘允端
陸深 二則
崔嵓
楊宏
陸樹聲
李從心
馬棻

前言
丘濬
陳建
王宗沐 三則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 訂梓

戶部七

漕運後

前言

□□□曰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糧道不絕至今黃河三門峻石尚存牽縴此往事可考也我國家初年河南府鞏縣亦設有漕運軍儲洛口倉今倉雖廢遺趾見存臣今年二月渡黃河見客商舟船魚貫而上或自汴城由古北嘴入洛河至孫家灣起載陸路四百里至陝州而止或由孟津直抵陝州三門而止各自陝州越三門老君灘數十里卽下船復經由潼關入渭河過渭南至草店子不四十里可以抵陝城又至陝西漢中府金州等處有水路可以通湖廣襄陽漢江成化二十年陝西大荒奏討湖廣漕運

糧米及于襄陽等處糴買米糧雇船運至金州轉運商州鎮安縣等處令櫓林各軍就食及乞運助邊又令□西等四衛官及附近居民就彼開作賑濟及俸米月糧又奏討河南漕運臨德二倉糧米由黃河運至陝州地方令潼關華陰朝邑等州縣貧民就支又運至渭南縣地名柳林等處放支此近事可知也或曰黃河水險臣等竊見河水春夏之交則長秋冬之交則凍委爲難行二月三月四月及八月九月十月皆平穩可渡商人旣可以運貨朝廷獨不可運米乎或曰陸運費重臣等爲輸邊計也銀旣可以遞運米獨不可以遞運乎所當處者舟車之費耳或曰京糧難動臣等以爲事有緩急法有經權陝西今日之急尤非成化二十年可比臣等查得陝西歲派不敷每年該糧二十八萬石有零戶部每歲折補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將此不動卽以扣補改派之數地方旣得濟而糧額亦不失此又未嘗不可也或曰運夫無處臣等查得河南弘農陝西潼關等衛所各有京邊二處操軍每年二班艱苦萬狀多是逃回徒煩勾擾若改而爲運軍使得近父母妻子又得四

時載貨貿易將爭先而赴矣此又未嘗不可也早乞編音嚴限各該撫按官即將渭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事例將附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改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宜也若其求久遠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月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爲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況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七八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爲本色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府陝州一帶遞運所仍添設牛夫車輛腳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并守巡管糧等官督理務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糶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措民或乞運以給軍或

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吾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

呂調陽曰淮陽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妥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因爲漕利者若干載後乃因其圮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竟亦安流已獨寶應故汜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焉風之所激爲洪濤巨浸簸浪湍悍震天捍日幾與渤澥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驚不崇朝而達於淮雲起膚寸狂颿倏來飄搖衝擊柁不及旋巧不暇施即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沉輸於蛟龍黿鼉之宮而下爲魚鱉食也即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覩已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濟沉救災於是察郡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

臣棄圩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撼日舟工柁師之所眩瞀陧易而相戒者今若溝渠川涂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旦安若衽席但聞呼邪許而歌款乃之聲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即清濟濁河疏淪底定彼漕艘者非倣醯壺漿甌可懷挾提挈而越之亦非倣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灘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竇應之于漕亦急已曩年之爲忠議者數數至于今而始治何哉經始之慮衆不賭便以啓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議則難役鉅費繁所出不貲上之得仰給于外帑下之不能復括于小庫減省則不足以就功又於何取之則難重臣數易在事者率蔑慮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遠則難幸賴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勞暫費知人善任以成有功蓋非臣之力實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興嘆及覩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

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袍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也

陸文裕公深曰予昨見記後唐明皇與宋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稅而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是也其意善矣我太祖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二斗餘而漕政疲敝蓋有兩端京通交納催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沿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古人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又曰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意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楊儀曰平江伯陳恭襲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是樹楊棗二木並淮北

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啜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土民幷根伐之其棗近官舍者並輸入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李元薦曰運使許詞字廷章好言天下事其所措注率出人意表嘗擬濬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溢則運從陸別設官司招募不過百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未上而卒觀其意一惟避河而上河流深廣可以避閘河之艱溢又鮮河水之放決似亦可行是在憂國計者圖之可也

陸樹聲曰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邇歲河功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饑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艱澀致稽期會加以治河夫役十二總漕卒罷瘁歲無息肩而堤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貲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船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嘗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一者道也

周夢暘曰會通臨清二閘居於河北蓋元人爲會通河建也地勢峻舟楫數壞以故築閘久不行南板閘新開上閘則南矣建自本朝地勢平舟行便之然閉者猶未廢也

又曰自南陽以至黃家閘皆嘉靖四十五年萬安諸公所開之新河也考載閘壩皆以是時創爲之其功鉅矣乃若會典所列如穀亭八里灣孟陽泊湖陵城謝溝新興沽頭上沽頭中沽頭下以至諸積水閘皆在舊河中今不復用矣以故考不具載云

又曰新河之始成也茶城適與戚港值衝射奔溜不獨爲運河害往來行舟亦且病之郎中陳君瑛力從茶城迤北開新河十一里接舊新河入河改境山一閘而增梁境內華古洪三閘運道安流至于今不爲患厥功懋矣後此者其愼守之哉

又曰自徐迤南經邳州睢寧宿遷桃源四州縣至清河口皆黃河之流水不患淺閘座無所用之矣獨行纜遙隄關係喫緊修守防閑視閘爲尤要焉司其事者其愼之

又曰萬曆九年間山陽蓋開一永濟新河而其中增窖灣龍汪永清三閘其所經費度必不甚少而今廢淤不復用矣以是知行所無事之說治水者不可以不講也

又曰江都之閘亦多矣如朝宗上下二新開二潘家莊大橋江口大同

通江留潮葉伯上下二蓋凡十有二焉皆建於成宣之間而今以運不
經行廢矣若儀眞而南大江矣閘壩無所用之矣
又曰國家二百餘年來漕河夫役凡幾變矣毋論紀載名數多所參錯
即所命名之意抑有未嘗考焉者如高寶徐邳間從事笆鍬修築者隄
夫也高寶湖之用船纜閘漕之用五齒爬杏葉杓木刮板者淺夫也諸
閘之啓閉持篙執靠打火者閘夫也山東濟兗諸州縣疏濬泉源導入
漕河者泉夫也河洪之洩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溜夫洪夫也戴
村之修守奔牛之勘舟淮安之絞壩者壩夫也而今白河以淺夫誤爲
引夫高寶以淺夫改爲隄夫非其制矣然又有異焉者編自均徭曰徭
夫常役耳有事召雇曰募夫權宜耳而郡縣中乃有借派民間者曰白
夫既非徭編又無募直民斯不堪命矣此獨不可已乎節役省財豈非
王政而今戴村之壩夫徐呂之洪夫節省亦已甚矣萬一坎河衝決黃
河別徙則此十百之夫緩急何所賴也又獨不可從長議乎是皆司漕
政者所當斟酌亟圖焉者也

又曰瓜洲儀眞舊有港塢屯泊運糧船隻萬曆五六年間以巡漕御史
陳世寶之請本部覆行開濬久之淤塞續於十四年內漕撫都御史楊
俊民巡漕御史喻文偉荊州土各以開修具奏本部題行濬治復於濱
江灘地另乞河塢一道接連舊塢可容漕船千餘隻即遇風濤糧運可
無患矣
又曰盧溝而下舟楫時有之盧溝而上直達宣府之保安州即故元運
道也保安以西又至大同古定橋一衣帶水耳小舟皆可通行者誠分
置淺船以春秋起運則太倉之粟可以浮之宣大鎭矣脚價獨無稍省
乎
浙西運河運江南歲漕□京師者也自鎭江京口閘至杭州北郭務計
六百四十餘里中間爲閘者五曰京口曰孟瀆河曰魏村曰望亭曰龍
山爲壩者十三曰新港曰甘露曰丹徒曰新港曰呂城曰奔牛曰長安
曰德與曰豬圈曰新河曰會安曰永昌曰跨浦蓋宋時綱運諸道糧餉
之故道也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五十里洪有二上下相鉅可七里許蓋河之流於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諸縣之水匯其中湖
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周夢暘曰昭陽在昔運河
亦嘗賴焉今則異矣蓋自萬安朱公開新河河身高南陽諸湖在河東
新河實賴以助而昭陽隔河西地勢卑矣無資於蓄然亦可資以洩也
徐州洪在州城東南二里許不知何人開鑿或曰唐尉遲敬德嘗經略
於徐開鑿二洪丁夫以十萬計爇火攻之石爲爛灼尋以斧鑿加焉遂
成水道亂石峭利齟齬若齒牙者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蓋呂梁之上
游漕運之要害也成化四年用管洪主事郭昇之請始命本部侍郎杜
謙大爲鑿治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二十年主事饒泗置石壩長
八十丈正德中主事吳哲復甃石爲堤嘉靖十七年主事戴鰲又鑿去
裏洪亂石修東厓牽路長八十五丈二十年主事陳穆鑿深中洪二尺
許其他翻船亂石盡行鑿去而西岸牽路復爲大治之至于今水雖奔
沸怪石不爲害矣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五十里洪有二上下相鉅可七里許蓋河之流於

濟會於徐以達於淮者有石森列亦若齒牙然水爲所束則驚湍迅波一瞬數里舟逆流而上者以尺寸計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龍鼉魚鱉之所不能遊者卽此信彭城之襟喉而勢轢淮宿云成化八年主事張達甃兩洪石隄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主事費瑄因洪北土壩善壞易以石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嘉靖三十六年主事王應時增砌之至于今呂洪漸夷牽舟者不稱病矣周夢暘曰徐呂二洪之險自昔記之矣乃今則有異焉者全河東注深且二三丈水平石穩舟行不爲害以故兩洪主事先後裁省去而統督於淮北一郎中此其任亦甚重矣蓋是洪東連齊魯北界魏趙南通江淮西接梁楚固敵國必爭之地師行必據之險也況漕渠會通於此則繫國計者尤鉅然則節冗食以裕東南之財併逋負以紓漕卒之苦禁濫駕以恤兩河之夫平河隘以祛淤塞之患似亦久安長治之術而經國者所當亟爲圖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望雲門外舊有隄圯矣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陳瑄

於湖東北畔築隄自西門起抵板閘以便漕運曰新路又曰西湖卽仁濟橋之北湖也遇有損壞隨時修築

寶應湖卽寶應縣之汜光湖也自縣北至槐樓南諸湖皆運河所必經湖之東舊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高家潭等處用磚修之成化二十一年造石堤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有石隄惟是湖最闊大水勢浩蕩一望無涯民船糧艘往往覆溺蓋淮南諸湖中稱最險矣先是都御史周金御史戴金聞人銓王鼎郎中陳毓賢員外郎范韶按察使仲本等相繼具題俱該本部行勘未報至萬曆十三年郎中許應逵揭稱欲於老隄以裏開濬越河以便往來本部行勘間吏科給事中陳大科都御史李臣達御史馬允登俱題請開築本部覆准令就老隄以裏開一越河槐樓以北至土地廟止計二十里包砌石隄槐樓以南至三官廟止計十五里護以樁板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是年九月興工以十三年四月告成蓋費僅二十餘萬金而功與康濟等事聞上爲賜名弘濟云是河也旣無風濤之險亦免潰決之虞漕運及往來商民並稱便焉

高郵湖卽高郵州之新開諸湖也運河經高郵九十里而此湖實居三之一舊於湖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西風大作吹之與隄觸舟每破壞弘治三年秋河決汴溢于山東諸郡縣運道且病守臣上其狀請官濬治乃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大治之旣訖工卽集衆議循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首尾與運河接長竟三十里舟行甚便事聞孝宗皇帝賜名曰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其東岸則以磚石修築之萬曆三年高堰圮泗水南下高郵老隄不可支河遂決漕撫都御史吳桂芳請就老隄改築一越河本部覆准舉行至今稱便焉周夢暘曰高郵寶應二湖湖之大者也特從會典表出之若以運道言則自清河淮口迄南一百六十里至江都縣又南四十五里至瓜州又西南七十五里至儀眞皆湖也皆漕運所必經也而高郵寶應之境特諸湖之所匯耳是湖南北通江淮東築長堤爲陸行牽輓之道至于今修築不常此湖此隄未有改矣有事茲土者其愼守之

國家漕輓之政凡三四變云洪武間定鼎金陵則漕於江饋餉遼卒則因元舊漕於海自永樂北都海運由直沽達京師者未改其自河運者則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縣復由陽武陸運至衛輝府入衛河抵北京及會通河開則始漕於襄河而海運罷矣襄河者卽今南盡瓜儀北通燕冀者是也其間自昌平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而來出天井閘者汶水南北也至今新河出茶城以會河沁者泗洸小沂河三水也自茶城秦穆南流歷徐呂二洪至邳州會大沂河水至淸河縣入淮者沁水黃河水也自淸江浦通淮南至儀眞瓜州者高郵寶應諸湖之水也過此則大江矣然臨淸而北衛水盛自徐而南黃流盛惟自臨淸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之渠全賴汶泗沂洸諸泉

之水以爲用夏秋漲則懼澇冬春微則病澀漕河襟喉獨此最稱要矣
局夢暘曰閘河雖至要然猶可以人力爲也徐州以南運河會黃河而
利害大矣是故治黃河即所以保運河保運河即所以治黃河此一舉
兩得之策而或惡黃河之害也拂而障之焉謬矣

天啓六年六月時南直陳溝新河成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國家
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
則資淮費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釜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
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
最重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癩
同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
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
衡簣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胥歸之逝波風激浪
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
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

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經臨則見奮鍾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
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
中詳稱原議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
包砌高堰九年又于府城南運河之傍自窯灣楊家澗歷城家墩新河
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
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
收貯宿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較原議
尚欠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後令魏三跨募夫三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
調邳睢徭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
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鋤
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隄之殘頓者加修河之沙淤
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
築木墩水占隄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坍塌隄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
隄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後雙河尾築隄長一百丈幫築殘隄長七百
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

於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
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銜尾直進
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躭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請開龍
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
永賴矣即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
候本部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緻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澇可
勿慮矣

盧奇曰淮安運道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永樂間通淮河築隄堰上以
防淮水東浸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
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上壩以遏水勢後
閘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壩廢淮水由黃
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灣河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
年復築高家堰淮水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無衝決又以通濟閘
逼近淮河舊址塌損改建于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

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于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
閘照舊增修又議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禮智二壩加築仍舊車
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漫移築天妃閘內八年用石
包砌高堰九年又于府城南運河之傍自窯灣楊家澗歷城家墩新河
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置三閘以避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江浦
外河石隄長二里磯觜七座又建西橋石隄長九十餘丈以禦淮黃之
衝

又曰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
湖隄黃浦入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
運舟所經湖東有隄三十餘里洪武九年用甎修高家澶等處成化二
十一年造石隄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舟觸隄往
往敗溺弘治三年于高郵湖東開新河以避險曰康濟河其中爲圈田
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嘉靖五年議于泥光湖東舊隄開
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溝河通注于海者

造平水閘十座十年入自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萬曆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隄多壞七年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石閘九座自是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十二年于石隄東傍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又曰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陽諸湖即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稟林魯橋閘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焉

又安山湖在東平州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于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于湖中築隄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之

又南旺湖在濟寧州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爲二二湖之下北爲馬踏湖又北爲伍莊湖南爲馬塲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爲東湖東西湖中爲長隄二西隄設斗門爲減水閘十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隆慶中開南旺見河二十里以便運二年大挑北至王王家窪南出戶家窪各建逼河閘一座

又馬塲湖圍四十里舊有隄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即洩入湖每至淺涸嘉靖十四年築隄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又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又南陽湖在魚臺縣即獨山坡匯爲湖圍七十六里引沙經其中入新河

又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圍八十餘里三湖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以河決棄沽頭于湖東開新河則南河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

謂海運者元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洋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稅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溝江淮於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兩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宋公爲多

林鶚字一鶚台州太平人□□辛未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天順初知鎮江府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主其議公以其迂遠而多石且壞民田廬墓甚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跡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壞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

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密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渡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至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恆以爲憂天順元年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利者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尚書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以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

疏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水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掬水曰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流環遶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王溝潘波黃陰趙家莊石泉珍珠東岩石縫二角灣等泉

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閘會通河沿達海永樂己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授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今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領命來茲仍疏導之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乃詣泰安寺等處疏通大小泉源逾泗水見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由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耋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不窮復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皆爲開鑿以濟不通是泉林之泉乃衆山之精脈合細流以利長洪者也

□□□曰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興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趙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趙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

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君子重之一曰海運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歲運條下二曰海陸兼運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運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因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河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小船五百艘由會通河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

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發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江南山東小麥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六萬石帶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劉州倉收四曰兌運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五曰改兌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中督運時河決張秋糧運阻滯上勅公往北至臨清河冰已堅漕米弗克進者逾百萬石公乃寄貯水次每石收脚價銀并耗若干俟來春公給直隸山東及河北先到船帶運於通州輸納而先期遣凍船歸不誤下運人皆便之

詹少司寇瀚嘗以副都御史視河道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鬬汲汲惟枝河是開長堤是坊其見于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可考也偶盜起曹單勢甚猖獗公禦河夫與之格鬬比當事者至則先已撲滅矣其當事不避難類如此

劉稷字持美號石峰江西□□人弘治辛酉江西解元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初觀政吏部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嗷嗷無奠居冢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漕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蓋獸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缺員遂奏補兵科焉

楊都督宏總督漕運嘉靖壬午今上皇帝即位賜彩幣三表裏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剔抉弊蠹清查逃逋增造淺船常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充軍士告飢公請民運之水次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遮洋總水軍八衛派隸江南別上下兩江置把總就便兌運江南直隸一總補入遮洋兌于河南改山東等總新船亦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州二衛缺運軍儘本衛與淮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諳運事者仍還京操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閘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州新閘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納齎吏隨後益衰漸至那移弊不可言公曰厚斂于民復削于軍既非正稅而令軍民俱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踰五七年所積運艘以

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淮其數然亦不爲常例

崔嵩字民瞻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成化乙卯公爲郎中督運時河決張秋糧運阻滯上勅公往北至臨清河冰已堅漕米弗克進者逾百萬石公乃寄貯水次每石收脚價銀并耗若干俟來春公給直隸山東及河北先到船帶運於通州輸納而先期遣凍船歸不誤貧須艱三十萬兩米四十萬石正糧數少浮用數多民所以重困也今兌輸京頃因邊警調軍征守令民自輸遂至役民十五萬加以盤費之邊境頗寧軍已無事莫若仍令軍運軍用其力民資以財兩適其便上可其奏公祭掃畢還蘇松所行一如去年於是上下翕然化服之無復有疵議者

潘公允端字仲履號充庵上海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四川右布政嘗以副使分巡青登臨海王公宗沐嘗與公論海運事奇其才既受命總漕則疏請移公自近專理漕儲公言漕政所以徹繇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寒冰易合舟不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閘八月並達天津于是漕政一新而大農廩庾皆滿陳陳相

因矣公又以運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累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所興舉利便事不可勝紀

海運前

前言

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吳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平至永樂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寧臨事而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

陳建曰大明會典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丘文莊盛欲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寇實爲國遠慮也愚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則即與丘文莊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以行之亦無難者但上下樂因循憚興作於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入于弊而無復可爲者矣

王宗沐曰國家都燕憑海爲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遽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今蒙廟堂許以每年十二萬石通用矣其中鼠竊之警亦豈敢保其不無哉而況傍岸行舟風波不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乞定海哨之法凡運船所行沿海地方分爲四段淮海兵船出哨至即墨自即墨而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北直

隸撫按官酌定奏請分爲幾哨每哨各造船二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爲始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牌至即墨交與把總卻將即墨上哨所到循字牌給與淮兵帶回爲驗循哨既歸即發環字十隻而賫帶即墨循牌以去爲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彼處撫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爲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俱備有警截殺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奸萌自息矣又察得淮安東西二海所孤懸海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名節年俱不到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之用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充海運練之既久精強而狎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北藩也是不惟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

又曰察得遮洋總先年原領南直隸淮太等六衛北直隸德州等九衛官軍俱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倉二十四萬石于劉州倉各上納其船雖稱遮洋止步海三十餘里即抵劉倉程途不遠今議海運以南糧自淮安出海達天津計程三千三百餘里非曩昔遮洋之比止宜特運一總至於糧米非就近撥派則起運不便船隻既已遠涉利在乘風非堅整巨艦不可以赴洪濤非高大篷桅不能以任風力而駕船之人非沿海衛所習見海波者不能駕駛所據應運漕糧合無將附近淮安揚州二府共該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每年盡數坐派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裝把總運官船十隻細估合用打造木植等項工料每隻計該銀三百七兩零及查原屬遮洋總下淮太等六衛官軍爲數原少又有事故缺補不足領運應將額兌淮揚二府糧米江北揚州總下通州鹽城二所浙東總下寧波台州溫州三衛浙西總下紹興衛下江總下太倉鎮海二衛各濱海地方官軍撥湊定擬仍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各軍固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止令各衛所每船派撥旗軍九名仍將原船餘下軍人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

年於淮安山東地方雇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每船分配三名攔頭執柁以足十二名之額其每運把總細訪江北衛所並無堪充官員似應就原委試運山東各衛所官員內推舉仍要廣集衆思裁定歸一之說該本部覆議遮洋一總議革未久所當亟爲查復兼宜訪求海運故道以備緩急近據天津管倉員外郎胡松揭報山東撫按差委靈山等衛指揮王惟精等五員各駕海鵬船一隻每隻裝米四百石水手八名工價一百兩自淮安開船沿海灣泊計四十日至天津告驗交卸回還等因觀此則淮安海道似有可通又遮洋一總其名雖存然先時止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自嘉靖年間又於內開一小河以抵劉鎮今欲一旦涉海運餉須另造船隻撐駕水手併坐派某處漕糧通應漕司拘集各總悉心計議自淮安入海至天津交卸後差鎮撫宋應期等運小麥一千二百石自膠州入海至天津上納中間程途不遠運行便利漕運量撥十二萬石以上作速運赴淮安如各處赴瓜儀兌運事體晒揚乾潔務在四月以前趁東南風柔始便利涉工部即動支節慎庫銀一萬

五千兩即差官解送漕司轉委各兵備等官分投雇覓堪用堅固海船裝載前項漕糧其多寡悉照山東二次委官運過則例不得過多以致遇風難于轉柁此書册所載海人喫緊之語一面選委督運把總及千百戶等官管轄其旗軍兼同慣熟水手駕運其雇覓水手銀兩暫於淮揚商稅內動支一萬五千兩如商稅銀兩不夠前數即將淮揚等府所貯撫按贓罰湊補後不爲例其領運把總指揮等官若一年無欠者漕司即從優賞獎薦二年無欠者仍聽特薦破格超陞又淮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咨稱查自淮安起至天津止共計三千三百餘里內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或嶼石或淺灘應該迴避去處俱設立標記及精選慣熟水手四百名分發糧船指引海道隆慶六年應運漕糧淮安鳳陽二府每府三萬石揚州府六萬石共一十二萬石雇募海船內海運納俱已齊集候夏初遣行國計之有漕運猶人之有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

以黃河汜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職掌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列欲復遮洋一總今計遮洋止是一程稍掠海面本非放洋遠涉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查得遮洋總原糧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既經宋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國計大有裨益然議立於撤見之時則羣情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不過海上風波耳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睹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鋟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革統乞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欲即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查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糧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

揚州二府歲運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爲額盡派海運以復遮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七石七斗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初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幷募攔頭柁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府屬儀眞通泰如皋海門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寧宿遷沭陽鹽城寶應九州縣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管糧官把同糧里就於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初旬齊到前定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單無糧事例參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聽臨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湊足前數以爲定額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庶爲便益每年定派海運共船四百三十六隻及有海船

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七兩零隨委造船廠幷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板植堅厚釘舷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爲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爲改造之限乃得適中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江衛三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即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其餘二百三十六隻在於集木儀眞地方設廠打造務如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二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眞少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儀眞造者每隻仍給二百九十兩共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一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造補即以各船料

價打造海船計算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一十四隻每隻料銀九十三兩一錢二分四釐共銀一萬六百一十六兩二錢以上通共該銀六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俱應於清江抽分并浙江布政司及蘇州府歲額軍民料價解用但船未及號料價無徵先儘漕庫收貯尚在賊罰等銀借足三萬兩及借動清江廠寄庫抽分年例正造大料銀三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凑用備行浙江等司府候前船及號改造之期扣解料價補還尚有不敷銀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一兩五錢又查今歲浙江改折糧一十二萬六千石該扣減存軍行糧月糧抵料賞鈔共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七兩八錢八分湖廣改折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石六斗五升該扣本省減存軍月糧抵料銀三千六百兩并前折內該扣應給各衛旗軍行糧銀五千一百八十四兩共銀八千七百八十四兩又河南布政司未解班

匠銀六千六百九十九兩零俱係正額造船之數均應催解此外仍少
銀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兩六錢二分別無區處必須暫爲借用方克完
造乞將廬鳳巡按御史例解贓罰銀六千五百兩兩淮巡鹽御史贓罰
銀九千兩幷巡撫例解贓罰銀二千兩及借備賑府州縣贓罰銀一百
一十兩六錢二分湊足料價待候漕運積有減存等銀補還起解其湖
廣分造船隻完日幷辦桅篷什物責差原造官員暫撥附近衛所減存
運軍撐駕仍量給月糧以資食用及行沿途稍添人夫挽拽務限明年
以裏到淮庶不誤運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
海船所用之料即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
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贓罰耳又計之
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五年一造而今海船到十五年一造
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即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
千餘兩而國家開一百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
也又照得海運糧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派旗軍領駕查得

原有遮洋總下淮太等六衛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溫
州直隸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摘撥分領
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
二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州所二十隻
寧波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三十隻太倉衛三十八隻鎮海
衛三十八隻俱倣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各軍難是生
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況駕使海船惟攔
頭一人執柁二人最爲緊要又必須久慣行船者方能不懾合無止令
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行糧月糧銀兩
盡數扣解每歲漕司於淮上及海州等處雇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
雇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名執柁一人攔頭便於趨避以取
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軍習熟海道漸次減雇仍將原軍撥補今歲募
船三百隻已分爲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爲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
分攝以行今既實運自應照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束將山東

一百八十名大河衛三百名揚州衛三百一十二名通州所六十名鹽
城所五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二兩八錢八分行糧銀一兩一錢二分
寧波紹興二衛各一百三十五名台州溫州二衛各九十名太倉鎮海
二衛各一百一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四兩八錢行糧銀一兩五錢通
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充前費如或不敷臨時
再行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
置幷每年修艌工糧即以前扣糧銀似爲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
滿復造料費不得別項支銷海運既通米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
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
備倭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聽本官調度
操守幷迤南各沿海地方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
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
等官責令各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
在船應運軍器漕司仍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

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途至於天津遙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剝船催儹回空俱係檣比大牙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海運糧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水偶淺澀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土二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於本輕齎銀內動用乞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爲始每年凡遇海運糧米船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具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糧米前赴石土二壩交卸轉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糧輕齎銀兩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糧應用者交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查得海運旗軍柁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裏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以卸糧回南似無防礙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

十擔聽便貿易回淮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并違禁硝磺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又照得海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二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況是類是禡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雞覺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勅該部查議每年令山陽縣於里定編經費銀三兩買辦猪羊祭祀每歲開漕率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僉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焉

王宗沐曰海上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西北無山則迴避辟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漂溺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是以起其太倉嘉定兩地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

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專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夷虜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檣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不攷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衝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洪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

上海圖書館藏

吏部入

海運後

前言

陸　鈇　萬　表　李元鼇 二則

張居正 三則　梁雲龍 四則　李應斗 二則

王惟精 二則　王九經 二則　宋應期 七則

劉崇儒　周夢暘　鷹傳印 十二則

往行

章　楹　王　獻　王宗沐

潘允端 七則

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詆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于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先啓門焉防中堂有客而有校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務也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八

海運後

前言

陸公弢曰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于濟漯達於河青州浮于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于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壩城作斗門以遏淮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別搬入船運至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道可以疏通到海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之程耳元時一歲兩運其易如此若不出洋其勢尤易今海上無事浙直福廣沿海一帶山金嘴石等島險殆有不可言若得出揚子江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地方突出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石礁成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僱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李元薦曰今之議者謂海運可復講不知得其理則可復不得其理則不易復海舟之行非沿海岸行之難放大洋之難海道出海自劉家港出口各有程途各有泊宿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難惟山東萊州一路

兵夫口糧難議裁省莫若就令將備倭船隻裝載京運前往直沽交卸豈不尤便私計如此留意世道者采之

又曰嘉靖初年海運副使王獻燒斷馬家濠山海運遂通惜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萬無一失中間自膠北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萬無一失但昌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然秋後霖潦猶可通桴無復高山厚坂爲之限隔稽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爲南北元人嘗治閘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開洋之險今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過千餘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勞挑剝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者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爲慮殊不知爲國家建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爲之況萬倍於此乎今之膠萊廢河長不過百里可執畚鍤以從事可計時日而成就縱大費亦一萬數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東湖廣之粟照舊河運以浙東西瀕海一帶悉由海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

文莊之論爲言非達于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其歲米

漕運總兵官萬表曰海運爲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

此誠經國至計因附錄於此以相告有志世道者

張居正曰徐邳河患更劇將來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虞誠豫防至計但事關於海理須慎重一應造舟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所遣商販須喚來面訊之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遂漸加之可也

又曰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以備不虞此誠確論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宗沐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少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

又曰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禁一弛他日更有可憂者耳

梁雲龍議曰自膠州轉東而北至海倉口大約不過八百餘里自元至國初曾通海運享有成利其道可尋訪而知稍以民船試行無礙然後別加詳議自可定爲國家永利且今膠河之議不過欲避大洋之險別開運路以防不虞然見今民船往往通行何獨漕船輒爲疑畏況行海

省而挑河費利害什百乎按山東登州衛海船原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八十二隻止造十八隻歲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前去遼東賞軍餘船灣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山東巡撫奏減四隻其十四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解銀若干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奏准不必打造每三年徵船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折色正德五年戶部奏准仍復打造嘉靖三年又奉聖旨海船工程依議停止竊思海船未革于國初仰見成祖未嘗絕意于海運近年河漕屢塞太倉空虛患切燃眉事當蓄艾舍海運無可圖者言官建議及此乃今第一重務膠萊新河可成誠爲幸甚如不可成豈可以三百之阻廢一全運不圖國初深意而大計乎

又曰海中道路難經多官踏勘屢有商販通行固無可疑緣事體重大難以空談遽度必須糧船試行一遍方見成績隨據萊州府見監詳充軍犯華詔等告稱情願輸粟以贖前罪又據青州府義勇官魯礦呈要

照例納青州衛鎮撫本道定擬華詔出米四百石魯礦援例該銀一百八十兩勒令備銀押赴淮安羅買其餘再行設處務足二千石之數委指揮王惟精千戶陳璋押運及委登州府通判李應斗前去淮安督令買完前米如法裝載合用船隻聽詔等自行雇覓本道仍量給官銀羅買米食以資船戶盤用但糧船通行應帶軍兵盛張旗幟鼓吹先聲震懾以耀武威定擬跟從健卒十二名每名給與盤纏官銀貳兩南自淮安海洋由安東膠州登州榮安各經行地方掌印官掛號驗放直至天津衛交盤收貯掣取收過糧石數目日期回報又委官鎮撫宋應期百戶王九經押運犯人王鳳噬買完小麥六百石裝船三隻千戶崔士賢義勇官王收押運犯人孟崇仕買完小麥六百石裝船四隻俱自膠州起運踏試海道

又曰隆慶五年七月初九日委官寧海衛指揮劉崇儒報稱米船五隻已過鷹游山廖堂島等處六月二十九日過膠州靈山海面至福島三十日巳時風順東行及委官千戶湯詔駕田橫島船一隻引路仍每船撥給島人一名幫送七月初一晚到海洋所海面連遇東風不息初六日方抵文登縣花石港與委官文登營把總千戶黃汝忠交代十一日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報稱相同本月二十一日委官文登營把總黃汝忠報稱在于靖海衛專候南來米船入境交代引路至七月初六日辰時米船五隻方到本衛地方本日午時由大洋蘇島行至申未在玄眞島前灣住次日寅時阻風進入本島守候初八日辰時得風啓順開船本日午時過成山衛白峯頭初九日戌時過成山殿東頭俱遠開洋行駛初十日申時過威海衛劉公島十一日辰時至金山所海口灣住守候風便西行已近寧海州養馬島自此至登州三百餘里皆係無險去處指揮王惟精等押領米船五隻于七月十四日午時至本府蓬萊閣下十五日祭廟十六日寅時開船十七日申時指揮王惟精等米船五隻乘風東來到本府城北海神廟後芙蓉島停泊淮安府督令犯人王佩等羅米二千石雇船五隻每船裝載四百石交付指揮王惟精等五員押運踏試海路於六月十七日自淮安開船至八月初三日申時到

天津衛河口灣泊一路平穩
又曰海運臣復有三議焉曰非優叙其功無以爲任事之勸曰非酌定其數無以適通變之宜曰非更制其舟無以盡轉運之利何也蓋海運之廢其來已久節經名臣建議欲講求修復竟莫有能行之者近賴聖明英斷廟堂主持采廷臣之議而試行之而當事之臣悉心經理以有成功蓋涉致數千里無涯之海以與百餘年久廢之利其爲心甚苦其爲力亦孔艱矣近該科臣題稱欲優叙建議首事及經行內外諸臣是也創行之與習行難易既殊海道之與河道夷險迥異且河運官歲有更番而海運官急難代替苟非破格優叙何以久任責成臣竊以爲宜勑下該部查議優叙庶任事者有所勸而益勵涉險者亦慰所願而不辭矣故曰非優叙其功無以爲任事之勸但海運之行所以備河道之不虞也若使河運無虞何事于海夫河之變患無常而運之通塞難料則海運者固河運之間道也往歲習于河運而不思海運固非遠慮之良圖若海運之通而遂定以歲加至二十四萬石則又非易簡變通之

長策矣蓋使河運通則雖海運二十四萬石猶不爲少臣竊以爲河道有阻在于夏月而其無變可定于秋冬每歲漕總之臣須先時相機量度若河道有阻不但運二十四萬即再倍其數亦無不可若河道無阻額止二十四萬更不必加但使可以習熟海運遇此一道以備不虞而已固無事厭常而喜新舍易而求難加多冒險以重勞費也若曰海運或遇加增恐難卒辦則每歲開洋之期例在三月而江北開兌之期例在仲冬中間數月足可料理何患不集乃坐棄河運妄多爲無益之備即雖糧運能保無失誤視河已信況未必能盡保乎故曰非酌定其數無以適通變之宜然使船制不更則河海難以通用卒遇海運加增其將何以爲備訪得今歲海運皆顧募濱海地方捕魚船及沙船其制尖首闊腹深艙高舷上無棚樓平安鎮板與南方河船大略相似惟其尖首闊腹而上無棚樓可以破浪而不鼓風惟其高舷深艙而無平安鎮板可以重載而不近水且撐駕無有隔礙而帆檣便于轉旋河海俱爲便利故民船制多用之今之淺船乃異于是近經御史唐鍊建議欲

將淺船更爲此制後起官蓬中安瑣板非但撐駕便利又可重載無虞且私貨不能私藏工費亦爲簡省然唐鍊之建議爲河運而言也今海運既須造船而此制又可通用奈何不亟行之乎臣既已詢之河海運官此制的爲通便合無行令漕司斟酌此制照依例改造運船務使河海可以通行風水可以無虞不出數年之間船制悉皆更定不但海運有貲而于河運尤便

李應斗曰海中道路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海倉口至天津內經衛所州縣海面島嶼各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中段自膠州至海倉口內經衛所州縣海島嶼亦有島人幷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不聞險阻

又曰弘治間丘文莊公請于無事時通元人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由河運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起自蘇州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直沽濱海去處踏勘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連利未見施行正德嘉靖間河漕屢塞每當修治動經累年帑藏措處告匱丁夫徵發無已海運之議節經建白竟未施行至隆慶四年邳州一帶河道游平一百八十餘里京師坐困息切燃眉事乏蓄艾朝廷深以爲憂戶科李給事中建議工部議覆請求傍海通運之法若曰海運變通之宜善述祖宗之事西河漕而東海運河爲根本海爲羽翼脫有一道之塞必有一道之通社稷萬年利也隆慶五年欽差工科左給事中胡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計處踏勘得原議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海倉至天津委使通舟今日之議與文莊公所稱傍海通運其事脗合中段自膠州至海倉所經即墨縣田橫島海洋所黃島文登縣槎山成山衛竹島登州府沙門島萊州府三山島等處可以一體通行南北中總計三千餘里風便兩旬可達不便非一兩月不可訪得二十年前傍海運道尚未之通也今二十年來土人島人以及淮人做魚蝦販麥豆貿易紙布等貨往來者衆其道遂通文莊公所謂歷

揚淮青登等府濱海去處踏勘可行與否者歷歷可按且沿海二十四衛所地方俱聯錯中段若即此經略不動大衆不煩大費不假歲月可以成運社稷萬年更無衝決之患可行可止可行可止可行可以全運可以稍運可以爲常可以濟變伸縮成算咸由朝廷乃神京莫大之利文莊公之言歷今百年方遇廟堂力行忠猷大計先後一揆但造船係每年不貲之費改兌關各省便安歲久之情事理重大不敢越俎妄議及照山東海道綿亘四府東近朝鮮北接遼東西北密邇神京南控淮揚無遠弗達眞四海上游海運既行經略事宜水戰有備庶幾海防肅清功收萬全元人海運起自蘇州今起自淮安元人泛大洋今傍海涯間泛洋中海運之議在今日由淮安而上姑置勿論自淮安而下望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大嵩衛竹村寨萊陽屬一帶海面二十年來土人淮人島人貿易南北貨物已爲熟路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望東北轉過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轉西歷寧海衛一帶海面二十年來土人島人遍洋採捕商販達淮往來不絕自福山縣芝罘島至登州府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崆島黃縣屬北島通陸岸土人養多馬其間自崆岠島望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土人島人採捕商販往來不絕因切近備倭衙門頗爲迴避自海倉口西歷淮河海口魚兒鋪西北歷侯鎮店青州屬至唐頭寨青州屬土人島人商販不減于膠淮自侯鎮望西北大清河小河海口濟南利津縣屬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東西南北往來尤多又自淮安府淮口入海向雲梯關歷石鹹口長灘安東縣蓮花口西海州塔兒灣臨洪島青河口鷹游山山在安東衛東南北里山嘴有石石衝水水旋船應避不可入旋中興莊天門口響石口安東衛攔頭山北水嘴激水噴浪望東轉歷贛榆縣屬滴水口有巡檢司贛榆縣屬張洛口濤洛口夾倉口有巡檢司日照縣屬石臼島所石河口湖水口龍汪口青泥口信陽塲口諸城屬石山島所夏河島所靈山衛屬齋堂口諸城屬靈山衛古鎮膠州屬輩家灣即墨屬福島即墨勞山鰲山田橫島大嵩衛行村寨萊陽屬琵琶島即官家島乳山寨寧海州屬山東南有亂石應避望東南行使轉過東北便是海洋所望東小黃島竹島再往東北便是寧津所靖海衛北望槎山白峰頭開洋向東北稍避轉過成山青鷄島羅山所威海衛劉公島轉西歷寧海州空空島奇山所芝罘島福山縣屬八角島正西歷蘆洋寨登州衛屬劉家汪海口蓬萊縣屬灣子口抹直口登州城外有金嘴石應避登州新海口沙門島望西南歷黃河營桑島崆岠島三山島芙蓉島萊州神廟海口虎頭崖此崖傍海灣泊至天津九百餘里青萊船多行又一近洋止五百餘里島船多行

王惟精曰海倉口掖縣屬淮河口昌邑縣屬魚兒鋪白浪河濰縣屬洱河海口壽光縣屬唐頭寨樂安縣屬小清河口絲岡口子江岔河大口子利津縣屬大清河小沙河渾水汪洚河九山河霑化縣屬大沽河抵天津衛河沙頭河海豐縣屬大溝河桑句河鹽山縣屬大沽河抵天津衛又曰淮安府至安東縣九十里安東縣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關至蘆浦四十里蘆浦至揚寨四十里揚寨至白沙關二十里白沙關至雲梯關二十里雲梯關二十里雲梯關至大海東洲山一百二十里東洲山至高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鷹游山至虛溝所十五里虛溝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東流所一百里東流所至濤洛塲三十里濤洛塲至信陽塲一百二十里信陽塲至齋堂島四十里齋堂島至靈山島九十里靈山島至竹槎島五十里竹槎島至浮島四十里浮島至灣島六十里灣島至鰲山島三十里鰲山島至田橫島七十里田橫島至欽島一百二十里欽島至青島一百二十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里灰島至炕兒島十八里炕兒島至玄城島一百二十里玄城島至雙駝埠二十里雙駝埠至寧津所八十里寧津所至成山衛五十里成山衛至青鷄島六十里青鷄島至羅山所五十里羅山所至威海衛四十里威海衛至劉公島五十里劉公島至寧海州七十里寧海州至空空島五十里空空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所至福山縣三十里福山縣至登州新海口八十里登州新海口至沙門島六十里沙門島至桑島五十里桑島至萊州崆岠島四十里崆岠

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至芙蓉島五十里芙蓉島至海倉一百里海倉至魚兒鋪十里魚兒鋪至白浪河五十里白浪河至八溝河五十里八溝河至小清河二十里小清河至新河五十里新河至絲岡口子十里絲岡口子至江岔河十里江岔河至大口子四十里大口子至大清河十里大清河至唐頭寨十里唐頭寨至小沙河五里小沙河至渾水汪十五里渾水汪至洚河三十里洚河至久山河十里久山河至大沙河二十里大沙河至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至套河十五里套河至沙頭河十里沙頭河至大溝河三十里大溝河至桑句河三十里桑句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河至大沽河一百二十里大沽河至天津衛一百五十里天津衛至張家灣八十里共計三千三百九十里

王九經曰由淮安起至信陽塲塲東土民董敬門前可灣船二三百隻齋堂島諸城縣屬在夏河所東南相去水路陸路共約二十餘里自鷹游山罷船好風一晝夜到齋堂島島後琵琶嘴可灣船二三百隻又訪

得濤洛夾倉口白夏河等所安東靈山一帶地方近多福建徽州鉅商做魚販販靈山島西離齋堂水路五十里北離靈山衛水路四十里係膠州地方好風由島北徑行或阻風奔本島或靈山衛前可灣船二百餘隻古鎮巡檢司由鎮南海邊行或阻風在鎮西海王門前龍王溜處可灣船五百餘隻竹槎島膠州屬在靈山衛東薛家島前靈山衛水路五十里船由島前懷行或阻風即奔此島或薛家島前可灣船二三百隻黃島商船每在此灣守風可灣船百十隻淮子口在膠州城東最爲險要內多隱石潮長不見須是轉南行船膠淮商販一向往來甚衆已成熟路陰島膠州屬船由島前行潮退有旱路內爲民居麻灣西口通膠州可灣船福島一作浮島即墨縣南五十里顏武社地方船由島後好行亦可灣船淮口港鰲山衛屬遇大潮可灣船四五十隻董家灣即墨縣南九十里每三四月捕魚時百筏叢集灣前有石碉須近裏二里路開船大管島即墨縣蕭望社地方離縣水陸共十里島外俱可行船小管島蕭望社地方離岸十里如船奔程不及此島可灣離鰲山衛十

餘里田橫島即墨縣屬去縣一百二十里此島西離齋堂島水陸共有五百里好風一日可到島後東圈西圈俱可灣船拓島春天船由外行秋天船由裏行沙島大山所屬離岸十里可灣船百十隻馬公島即墨縣正東雄崖所正南萊陽縣屬島前島東并何家馬頭俱可灣船六七十隻草頭嘴大嵩衛正東離衛二十里寧海州屬自田橫島開船或阻風奔此可灣船六十隻青島乳口山寨西南小海最可灣船帶麥島海口楊家盤海口擒虎山海口俱可灣船不多黃島海洋所正南離所二十五里島西所前最好灣船寧海州屬離州一百六十里海洋所白沙海口可灣船不多宮家島即琵琶島寧海州邵村社地方離海洋所四十里島西北空裏最可灣船長灣圈文登縣地方古灣船處龍門口文登縣地方在清海衛西北可灣船拘角口靖海衛正東蘇心島西北與蘇州南北相對故名蘇心島上有海神廟此口最可灣船槎山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有九頂南瞰大海可以遠瞭船隻爲水程標記宋家圈即沙島俗呼抑埠海口靖海衛屬可以灣船又蘇山海口可灣船百十

餘隻何頭嘴即延眞島離岸五里文登縣東一百二十里石島文登縣赤山寨地方船由島南行別付崖在赤山寨南可灣船木家島即鎮鄒島南懷好灣船島東北海內有四屋嵴最爲好險要船開裏行無妨島在文登縣東一百里昔有捕魚者于此獲寶劍故名黑石島遼呼蝦兒駝船由裏外俱好行楊家埕寧津所東南潮落則顯潮長則隱內有石龍有墳六七座由裏洋數里開船無妨岸人呼爲杵島島人呼爲乾島綠豆島尋山所南遇南風可灣船家鷄汪海口成山衛屬可灣船四十餘隻窩島海口可灣船百十餘隻駱駝石水急好灣船竹島成山外正南相去二十里船由此嘴東頭行轉馬山至秦皇廟或阻風進馬山北小海口可灣船守風送波嘴春山嘴一名黃石崖灘陡水勢洶湧無風激浪如雪船由裏行或阻風在黃埠嘴可避亦可灣船百餘隻成山衛海口可灣船百餘隻抑奔海口可灣船百餘隻白峯頭在城北衛約有十里其處多礁石無風激浪有聲船經此向東開十餘里避之無妨仙人橋潮退橋顯十餘里潮長水漫只露橋尖無風激浪如雪由裏開洋

二十里行船或口西亦可海駁島成山衛東北四十里可避仙人橋之險開洋二十里島東北望西轉鷄鳴島即青吉島文登縣東一百里自成山衛起望西北行抵此島行船灣船俱可遇東風即行迴避或回成山或前山劉公島又有鷄鳴嶼內浮礁一片可避望西夫人嶼不可在內行船望西北行至劉島約四十里大溝海口文登縣地方口南邊有暗石沙港不可灣船辛汪秦文登縣屬遼北有陳家崖可灣船黑山洋近黑島在威海衛東北洋險不可灣船劉公島文登縣地方去縣一百二十里望東北行至王家嘴轉西行有漫村海口有土灘在威海衛後東西有黑石海口俱陡崖不可灣船遇南風在衛東北張家海口可灣自劉公島轉西至小芹島抵空空島約一百餘里好風一日可到芝罘島或遇西風西北風正北風燥起速回劉公島避之空空島不可灣船威海衛東關外海套可灣船二百餘隻寧海衛東柄海口可灣船不多養馬島水路至寧海衛十旦可灣船不得已在花合港亦可龍門港口古灣船處金山所雙山等海口俱寧海衛屬可灣船三十餘隻芝罘島

俗呼茲烏奇山所西北與陸崖相通東西二十里長內有福山民居至奇山所一十里至福山縣三十五里至八角口六十里最好灣船大河海口不得已可灣船五六十隻奇山所前圈海口可灣船不多後圈海口可灣船不多灘石口可灣船五六十隻婆海口宅窠海口俱可灣船五六十隻八角海口一名八家福山縣屬古灣船處可灣船百餘隻東至芝罘島水路七十里蘆洋營蓬萊屬有蘆洋社土人與島人最押處南北相通劉家汪口蓬萊屬可灣船六七十隻灣子海口可灣船不多東至八角口水路七十里抹直口近岸有金灣石礁可避登州新海口備倭都司城進可灣船百十隻長山島沙門島俱蓬萊縣屬海運故道最要處見有井可汲舊有察監行臺二巡檢司有海神廟正德以前有司春秋兩祭欒家海口可灣船十數隻遇北風不敢久停西至黃河口寨三十里黃河宮登州衛屬有東小海套可灣船二三十隻土人島人最押處桑島一名桑鷄島島前懷可灣船一百五十隻東至新海口六十里離岸馬停寨十五里有井可汲馬亭鎮

巡檢司黃縣屬遼西地名大龍口一帶淺灘不堪灣船馬停寨備禦所萊州衛屬西至東良海口二十里招遠縣屬界河海道經云開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即此在黃河西六十里今沙淺不堪灣船東良海口東北羊攔海口歷王徐寨城北海岸一帶礁石最宜迴避岬屹島黃縣屬南懷可灣船五十隻避北風西至三山島約五十里東西南北俱有礁石宜避內有龍王廟此島有路約一里寬南通陸岸三山島萊州屬南北二面俱可灣船五十餘隻西南有礁石有龍王廟西至芙蓉島約四十里羚鴿島萊州屬一名芙蓉島此島東有沙嘴一條半截沒水半截顯露開船裏行無礙西至海倉巡檢司一百里此島可灣船百十餘隻至虎頭崖五十里至唐頭寨三百餘里萊州海神廟後海口灘淺可灣船十數隻虎頭崖登州上船至虎頭崖俱有島嶼灣泊處所虎頭崖至海倉口七十里海倉口至唐頭寨一百八十餘里唐頭寨至天津衛七百餘里此路雖遠有灣船處所堪以行運又虎頭崖開洋往西北至天津衛約五百餘里此路徑便但無灣船處所海倉口西半里新河海口

可以灣船西至魚兒鋪巡檢司一十里至淮河三十里可灣船各二十餘隻雖河口可灣船三十餘隻西至魚兒鋪三十里至白浪河五十餘里魚兒鋪巡檢司昌邑縣屬西至青州左衛唐頭寨二百二十里至洱河海口九十里洱河海口青州屬可以灣船小清河大清河海口俱可灣船唐頭寨樂安屬通商處所山東人遼東人永平人天津人二三四五月間販運布疋米豆麵塊魚蝦并臨清貨物往來不絕小沙河口往裏十五里可灣船三十餘隻至渾水汪口可灣船三十餘隻大沙河西北東向俱可灣船套河往裏二十餘里可灣船三十餘隻至沙頭河十里沙頭河灣船百十餘隻桑句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河口可灣船十數隻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河海口可灣船三十餘隻至天津一百二十里天津衛張家灣八十里以上海道節經行委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宗沐轉行分巡海右兼青州兵備帶管巡察海道副使潘允端會同分守東兗帶管分守海右道左參政劉孝友副使潘允端呈請前後批委才力官生及各色陳稟人役分投踏訪明白仍買未

二千石顧海鵬船五隻每隻十二人撐駕由淮安裝載至天津下卸覆試無礙

又曰海船原有一千料又曰鑽風四百料元用羅壁造舟名曰海鵬一名海鶴其制龜身駝首版木堅厚每船兩傍用大竹幫夾隨帶楸杉梧桐輕木一不畏礁二不畏沙一任風浪輕浮若隼翅然以鵬名者言其迅捷有扶搖萬里之義沙船亦利今載米踏試海道所顧淮船名曰海鵬今福建白艚船廣東烏尾船梁高三四丈者更利

宋應期曰元人于揚州教習水手丘文莊公亦云然元人用召募今用旗軍初行海運旗運未慣又一時教習水手不及訪得登萊淮揚多有行海之人宜行召募每船參用三五人俱着落州縣衛所結送前來議給工食一二年後旗軍慣熟另行議處行運之初偏裨把總等官宜避選登萊淮揚或閩廣素行海洋武弁以充訪得膠萊商販募淮人開洋直抵交卸一往一來每人工食銀貳兩七錢仍每人日給米一升青萊天津商販募值少減今又加中段況係海運初行宜加優厚以俾樂從

又曰查得元人海運既通南番貢獻皆倣效而行今通海運預當禁止仍令由中原驛路以迂其行蓋祖宗有深意云

又曰膠萊父老云海船底尖入水頗深最忌滿載如舟堪千石者只載七百石遇風不利轉柁爲便不然未免失事往來淮安屢有證驗又云海船全借風力故海運之利以風而其爲害亦以風又云海船之失皆因風打非遇礁石則遇淺最要占候迴避諸占候門類及預備緩急具載海道經通運之初應于淮安天津揭榜通衢令人人知悉

又曰海道猶碁枰也運粟猶手較也元人海運自劉家港開洋故江南歷代所求而未得也他未暇論乃江西預作廣輿圖王方伯今再起山東以所見與在江西時所聞懸絕深悔當年誤信王副使石刻其餘近之粟輸于淮安聽漕運衙門料理若不先議定譬之奕者不具枰几上刻志紀遍四方者又皆採廣輿圖之說者也不待辯也且西河漕而東海運大致河漕似安而多勞費海運似險而屬便利一任其勞一任其便相濟之策今行海運中段乃有事于新河借曰可成目前開治之難臨事啓閉牽挽之勞盤剝守候之費日後淤塞之苦又一河漕矣若謂言北海運宜取徑不言宁段徑千里海面與南北一水相通三五日可

各增入應轄地方請給勅書以隆事權其膠州幷唐頭寨二處宜設把總分地提調各衛所司寨墩港

又曰山東沿海雖有二十四衛所行伍逃亡過半餘赴京邊做工海防廢弛已甚將來深有可虞及今海運宜申嚴巡哨須將京班軍人或于近年改借邊班數內量留一枝以實地方以振武備蓋不但有裨海運實預爲海防計云

又曰志稱登萊本海運故道謂登萊海面非謂登萊陸地故丘文莊公所稱傍海通運乃求之于海非求之于陸也觀其欲訪通番航海之人及起取慣駕海舟竈丁許以成事加以官賞數言可見嘉靖十七年山東海道王副使誤認元人膠萊廢渠爲海運故道勞費無成輒刻石繕書類集文案疑以傳疑後人或增入輿圖或採作志記遂遍四方其略曰膠萊新河元時所濬可避海道數千里之險世人未能舉其說也不知元未成運安得謂之可避又曰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不知元人先有事于膠萊新河勞費不資卒無成效然後行海運食貨

志年月可考也又曰今之膠北廢河非元人放洋舊道乎夫既云放洋豈應在于陸地又曰膠萊新河即丘文莊公傍海通運之意蓋未詳文莊之議始終與新河無干又曰新河乃歷代所求而未得者夫元人以前無新河也元人以開國全盛財力智功威集兩番有事于新河畢竟廢棄豈其得已蓋渠身道里太長春夏全流淺涸別無引注伏秋山水猛漲頃刻盈溢一望無際不便牽挽南北兩頭海沙易壅出入借潮潮有大小舟有行閣門戶之處全不通利以故國初置而不問何得謂之歷代所求而未得也他未暇論乃江西預作廣輿圖王方伯今再起山東以所見與在江西時所聞懸絕深悔當年誤信王副使石刻其餘近刻志紀遍四方者又皆採廣輿圖之說者也不待辯也且西河漕而東海運大致河漕似安而多勞費海運似險而屬便利一任其勞一任其便相濟之策今行海運中段乃有事于新河借曰可成目前開治之難臨事啓閉牽挽之勞盤剝守候之費日後淤塞之苦又一河漕矣若謂言北海運宜取徑不言宁段徑千里海面與南北一水相通三五日可

達似迂而實捷新河三百餘里以河漕行程而計速則半月遲則尚多
似捷而實迂文莊公以前議海運不及新河王副使而後議海運必及
新河起手不成全議頓阻良可太息今經多官歷歷勘明若不詳辯後
世萬一復踵其議修元人之中輟舉二祖之不圖百萬財力用盡無效
欲增不可欲罷不能竊懼別致事端矣王副使之功獨其因嘉靖十一
年巡按方遠宜採訪遺意自膠州以南海倉以北因私泛之人得傍通
之路擬通海運以待不虞其思深其見遠其謀忠其事苦不敢泯焉今
廟堂憂邵河之患京師坐困議通海運羽翼河漕忠猷大計千載一時
誠止膠萊河役自淮安至天津南北中三段俱由海運則一水易通勞
費不須是即文莊公傍海通運之策而國計永賴矣

劉崇儒曰洪武末年運七十萬石以餉遼左永樂初制運六十萬石以
給京師恭惟二祖聖明獨斷謀臣畫策乃俯循元人之途以足漕輸之
額者誠以都燕之利在海也猶之都秦則必通渭都汴則必通河方域
所拘勢無異便轉輸之利在海也據其省費則裕民財速達則紓民力
更甚久無倭患識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
全利所委理有當同及尚書宋禮開通濟河猶有三年一次海運之議
輔臣丘濬方當河漕通利尚著彼不至此來之文登州海船裁于嘉靖
三年遮洋一總革於四十五載海運遺規盡廢未久使濟河安流何庸
別議邇歲以來河流屢決工程浩大挑濬艱辛公帑匱乏私貼繁冗民
力瘁竭民命傷殘歲額之漂失太多太倉之空虛可慮致厪聖明軫念
諫官陳言特遣科臣東視海上又蒙撫按多方踏試據今米麥船隻皆
抵天津並無阻礙誠行海運利有數端萬艘並開舟無守幫之苦片帆
徑度糧糜剝淺之虞一年但以夏初上運及時更番足息人力一月可
以直達天津乘汛利涉寧用淹時力既息則往來不疲時不淹則行糧
可省牽輓于赤日中之運卒久勞矣海上則臥舟可行專仰于行糧之
給運卒久貧矣海舟則餘貨可帶運卒有鬻舟而逃者海中則逃將焉
歸運卒有竊米爲市者海中則市將誰易其他便利未敢悉陳惟是風
波人逐稱險然河運不免漂失豈必海波海行終無掛欠利亦相當況
今次踏出新道視殷明略所開尤爲穩捷若使行船不爽汛期不忽占

候自可萬全無失至于防海衛所大牙聯絡久緣承平百務廢弛海運
之日漸加整齊不惟足護國漕抑且兼裨海禁開此一路拱護神都北
以居庸爲城南以大海爲池誠爲宗社萬年至計法祖恤民不無兼得
乞蚤爲題請國計幸甚若夫或多運或少運造船更卒頗費詳圖或總
漕或分漕文武臣工稍應增置此則恭候宸斷廟謨非藩服微臣所敢
輕議丘濬之言曰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先年前後總漕大臣王恕
曰高郵湖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邵
寶曰陸之爲勞不減行海之險陸鈇曰汶水導引南接淮泗北通白衛
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澀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永樂年間禮部會議黃
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諸臣斯言當必有據再照海防
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
數被倭患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
邇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眞四海上游形勝之區也沿海衛所疲玩
更甚久無倭患識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
計兼有裨于地方如是則咽喉無恐肘掖有備神京百萬人心自是安
定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竪立大杉杆每杆上畫懸黃布大旗
一面夜懸大燈籠一個鉄絲鉄繫鉄底鉄蓋糊以油紙或油絹內燃長
明燈一盞務要設法緊束杆上毋致風擺每杆下用小魚船二隻晝夜
伺候懸掛旗燈每船用銅鑼一面見糧船至則擊鑼爲號灣與不灣任
其自便糧船行日爲始船盡爲止糧船回日爲始船盡爲止或始或止
俱候該道傳示灣船去處或堪容一二三四十隻或五六七八十隻或
百隻以上或二百隻以上或三百隻以上各于兩頭竪立大杉杆懸掛
旗燈如本處灣泊滿足不堪再容即收旗燈後到船隻或趨前或靠後
取便灣泊免致壅塞敢有違悞從重治罪或礁石或淺難應該迴避去
處竪立大杉杆每杆上畫懸青布號帶二條夜懸大燈籠二個鉄絲鉄
繫鉄底鉄蓋糊以油紙或油絹內懸長明燈一盞二籠一上一下懸掛
務要設法緊束杆上毋致風擺每杆下用小魚船二個晝夜伺候懸掛
帶燈每船用牛角咽咧一個見糧船至即吹咽咧爲號令其迴避糧船

行日爲始船盡爲止糧船回日爲始船盡爲止或止或始俱俟該道傳示礁石淺灘去處如根生連岸者如根生連島者礁石淺灘盡處竪立一各懸掛雙帶雙燈敢有違誤從重治罪

周孟暘曰海運之說歷代皆有之秦以輸北河唐以給燕薊而元人益至百二十萬國初亦用以餉遼東餉京師矣豈至今時獨異哉勢不可爲耳竊又聞之隆慶萬歷間之議蓋皆執政者意云及不可行則又有疏復海運者矣毋幾何而舟覆人亡海運止又有疏于膠萊河建閘如閘河者矣毋幾何功不可爲閘亦止然則爲國計慮者審時度勢順人情而爲之海運之舉存而不論可也

盧傳印曰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港後門過銅瓦山沙洋半邊山爵溪所望北行至青門山亂礁石洋至前村所騎頭巡司過大松所招寶山進定海港要哨船送燒總福開洋望北行至遮口山黃公洋列港所海寧衛東山姑山望北行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上海縣海套

水淺望東南行晚泊侯潮過洋山大七山小七山大倉寶塔望東北行兩日夜見黑水洋南風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內懸山一座便是延眞島

靖海衛口淺灘避之

又曰直沽開洋望東挑南一字行一日夜見黑水又一日夜見南洋綠水又兩日一夜見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一日點竿戳二丈漸減一丈五尺水下有亂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挑西收洪如戳硬沙即復回望東行見綠水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不着洪望東南日看黃綠色浪花如茶末夜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半潮北見崇明沙南看青蒲墩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是高了前有陰沙岸洋沙嚮沙欄頭沙即是瞭角嘴便復回正東行看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即挑東南行看水色收寶山如找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低了見隔界大山一坐便望正西南一字行一日夜當見茶山如不見隔界山與茶山只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必見石龍山孤礁山復回望西南行見茶山收洪

又曰遼河口開洋順風一日夜至鐵山帶東二字望南行經成山入南洋正南行三日夜經桃花班水望東行見白水帶西二字勤戳點竿尋長灘一丈八尺漸減至一丈五尺望西行戳揚子江洪如不見向下使必見茶山船稍南向坐茶山望西行半朝便至崇明如風順一朝至劉家港內

一占天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

一占雲早起天頂無雲日出漸明暮看西邊無雲明日晴明游絲天外飛久晴便可期清明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靜鬱蒸熱雲雷必震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暗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霎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暗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雲布滿山低連霄亂雨霏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鏗鍧雲勢若魚鱗來早風不輕雲鉤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鉤內出秋風鉤背來曉雲東不慮夜雨愁過西雨陣雨霍煎大颶惡連天惡雲半開閉大颶隨風至□□□

□□至息始淨然亂雲天頂絞風雨來不少風送雨傾盤雲過都暗了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不可許

一占風秋冬東南起雨下不相逢春夏西北起夏來雨不從汛頭風不長汛後風雨毒春夏東南風不必問天公秋冬西北風天光晴可喜長夏風勢輕舟船最可行深秋風勢動風急浪未靜夏風連夜輕不晝便晴明雨過東風至晚來越添巨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均可畏七八必有風汛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一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船傍人難避端午汛頭風二九君還忌西北風大狂回雨必亂地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七月上旬來爭秋船莫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

一占日烏雲接日雨卽傾滴雲下日光晴明無防早間日珥狂風卽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起石日沒暗紅無雨

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暘朝日燭地細雨必至暮光燭天日光晴彩久晴可待日光早出晴明必久返照黃光明日風狂

一占虹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怕

一占霧曉霧卽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

一占電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關電飛大颶可期

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夏風電下來秋風對電起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一占海螻蛄放洋大颶難當雨日不至三日無妨滿海荒浪雨驟風狂大海無慮至近無妨金銀遍海風雨立待海近沙塵大颶難禁若近山岸仔細思尋烏鰭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水上鵝毛風大難拋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一占潮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汛潮光小汛月上水漲東北東南旋西南水面便水落北海之潮終日滔滔高麗潮來一日一遭萊州洋水南北長落北來是長有來方覺揚子江內糧舟之患最怕船密大風緊急

敎尋成山開處名鑼鼓地磨斷葆毛篾皺可拋成山鐵山萬丈深泉

往行

章極字以道號樸庵蘭溪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時大學士桂文襄一日延六卿出海運疏稿公曰海運固異風濤沈溺叵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濬海者事遂止

王獻字惟臣號南澧咸陽人□□□進士歷官參政由御史晉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謂其政莫先于海運者其爲議曰國家定鼎上游因餘海運機宜上中丞梁公梁公忻然曰社稷至計不圖今日從王先生得之命以粟試行直達無壅于是當事者知先生力可辦漕卽山東拜右副都御史總制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正拍日稽天之候宜無幸矣公乃爲蚤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度淮五月則責令盡數度洪運始無虞因餘上海運七事上從之隆慶六年遂以十二萬石遣三百餘艘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明年運官不習海運遇龍躍覆溺七舟言者交擊之先生謂是非之原難以口

北至于海倉又北浮于渤海始達于直沽避此險也然牽輓之勞雖節而漂溺之患亦多故丘文莊有說聞者惑焉以余觀之夫自薛島之西爲馬濠其涯爲膠之麻灣北爲新河又北爲掖之海倉其地里至厘三百耳若徑于此諸險皆免元人常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爲二鑿馬濠以抵麻灣濬新河以趨海倉良便乃以事宜請于制使聞于朝廷議于司空皆報曰可檄下從事議者紛然公直任不謝昌言曰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民吾負謗奚恤于是擇吏授規諏日卽事誓告靈神督戒有衆斤斧肆力火烈具舉馬濠之石焚如而爐海水流注麻灣以通河渠奏工矣計其長十有四里其廣八尋有奇其深半之于是江淮之舟達于膠萊官不費財民不知勞公私賴焉計其經始及于底績凡二閱月耳土人德之立石頌功已而復事新河之役濬淤夷險立防蓄洩浮梁以濟渡設吏以司守規畫垂成卽有山西之命于時制使琉請衆庶挽留不報而去河工由之半廢論者惜之先時工作寮友有不協者移書紛更公舉措不問其人銜之逮其居憂于家乃唆言者誣以妄興海運迄無成功疏奏報罷公復嘆曰嗟乎事之成敗在天人之出處有命吾何庸心哉然海運必當復萬全之謀必不可忽吾死不敢易此念也更著說以告世人噫其亦見定而守固者與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歷官刑部侍郎嘗爲山東左轄隆慶四年河水泛濫漕艘損者幾二千而漂沒者又八百艘羣議開膠河公謂此第令費財耳必罔功議遂寢于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宗沐素好奇計因條海運機宜上中丞梁公梁公忻然曰社稷至計不圖今日從王先生得之命以粟試行直達無壅于是當事者知先生力可辦漕卽山東拜右副都御史總制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正拍日稽天之候宜無幸矣公乃爲蚤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度淮五月則責令盡數度洪運始無虞因餘上海運七事上從之隆慶六年遂以十二萬石遣三百餘艘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明年運官不習海運遇龍躍覆溺七舟言者交擊之先生謂是非之原難以口

舌爭自疏請罷猶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圖曰臣心力殫是矣或問公海運信便第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非直數千萬米也藉令海運行而粒米無損可廢治漕乎公曰漕不可廢也顧予非爲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非常掬土可游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庶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即人亦知予有恃不必以漕爲奇貨可居也予故曰主于河而協以海萬全之說也以此知公捋茶徼桑慮至深遠非淺近所窺

潘公允端嘗以副使分巡青登其苦心擘畫者在海運運自淮入海歷膠萊至直沽道險遠風濤叵測言者洶懼公決策深計備示方略仍躬歷沿海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罰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自會通置河以來所未有也說者謂海運通則河不能爲梗可以佐漕而或以爲乘危倖功難久恃公亦已遷去遂格不行人以是稱公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與其卓識通才而惜其不盡用也

黃連沙海道元時運道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順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又行一月餘始抵成山計水程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不可行遂止

撐脚沙海道亦元朱清所開運道也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揚子江東北行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白水綠水又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直沽其道差近然未久亦廢

崇明州海道亦元殷明略所開運道也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寧左衛要水手送一日至五虎廟燒總福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正東便是裏衣山正北便是定海所東南是福青縣鹽場一日至王家峯海島泊一日至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泊一日至福寧縣幫娘娘廟前泊一日至滿門所防霧晚收艦漕巡司海口

連萊二河海道亦元人所開運道也自連河海口入于海由海州贛榆

一日至金鄉衛要水手送一日至松門衛一日至温州平陽縣海口鳳
皇山鎮盤山防東官嶼作號收中界山泊一日至盤石衛見霧在中界
山正北島泊待南風行晚收北門所要捕魚小船送符南風北行過雞
籠山候潮行至松門港衛東泊候潮行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泊望北
行至桃清所聖門口泊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健跳所長亭巡司
要水手魚船送至羅漢堂石浦所東關泊要水手送至定海衛始放金
鄉盤石水手離石浦子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目錄 外編
戶部九
關稅
前言
解繙 孫原貞
何瑭 倪岳
鄒閱 劉穎
李芳 鄭大經
許弘綱
往行
高皇帝 鄭溥
華雲 劉佐
附榷稅
前言
王敏
往行 劉
鐲賑前
前言
高皇帝 二則 楊溥
丘濬 陳獻章
陸深 林俊
王廷相 劉瑞 二則
袁襄 徐顯卿
席書 徐階
王錫爵 三則 申時行 四則
魏學曾 林希元
唐龍
唐時英
梁材
蕭彥
吳時來
馮琦
佚名
章懋
何孟春 三則
桂萼
羅柔
鄧以讚
馮琦 二則
趙完璧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九

關稅

前言

解縉曰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憂稅一也而茶椒有粮臬絲有稅矣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忘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粮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

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縉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

孫原貞曰商賈雖爲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爲之禁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充爲路費所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爲過但巡攔生事或循私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因而被盜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復至大明等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爲困乎乞定擬行凡與販商貨貿易者卽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阻止於大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庶乎柔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爲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聖朝所應有也

嘉靖八年梁公材曰奉部置立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鈔關委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因又爲陳言時弊以

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縱舍民猶未甚病也降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于官農商之稅十止取一而其從事商賈者今既稅其貨又算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與其取于農不若取于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爲盡善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國家之于商賈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近代而爲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商賈咸輻輳焉其征稅船貨之出入往年止以有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尅之弊迺于弘治六年始請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週歲代去然財猶膩也近則汚人故士之廉潔自好者多以厥任爲嫌稍失愼防則往往至貽物議嘉靖二年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命至或以爲慮君蹙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人皆被嫌不理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迺今稅課司局商稅及北新關船稅之所入皆寄于杭州府庫己惟典其籍而均稽焉是歲薄征而稅入視往歲加倍聞者僉謂君持廉革弊故能致此同

聲賢之君聞之愀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贏縮在商船之多寡近歲北方道梗商賈皆萃于浙故稅入最贏若不察其然遂以是歲爲率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具疏其故陳於當道聞者以君職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賢之甲申之春君以瓜期將屆念惟古人一登眺遊覽之適猶或題名以致感於後況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令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以懲乎迺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于此者凡若干人皆勤于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瑭爲文以述其意瑭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警於此也夫

倪岳曰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處租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算籌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率皆借名入己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俱怕征求多至賣船失業此豈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願聖明俯察民隱特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舊例仍勅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蕭彥曰夫商稅倣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視國初異也他姑無論即如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賣貨物河西務有四處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權者數稅所得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彼且未嘗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脚抽眞同商賈議者以爲榷算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入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簍類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眞之稅既非祖制亦無重獲曩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執租軍餉之充爲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之所當議也

鄒閱曰山海一關內抒都邑外控諸夷實爲臨邊要害重地故祖宗朝特茲設立蓋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初無抽分之設豈其智不及此哉蓋諸夷出入實竊覘瞻傳笑遠人良非細事故重爲國體計耳況細民興販獲息幾何堂堂天朝夫豈少此而忍奪之帝王寬大之政似不如此但邊徼跋涉艱苦備嘗比之腹裏行商其勞尤當數倍顧茲商客乃若甘心焉者豈得已哉凡爲以父母妻子飽暖之計耳乃又重其稅以困之彼將顧望逡巡轉而他圖矣故嘗問之山海之人咸曰商賈之行大減於往日詢之遼人則曰物貨之價大湧於前時蓋自關稅一興則商賈減商賈減則貨物少而價湧貴亦其勢也然則茲稅之設不獨商賈重困而邊人且受害矣又況今歲災傷撫寧山海前屯寧遠爲重正商賈徑行之路乃時有剽掠之虞正當務寬大之時乃因循瑣屑之政且山海關抽分固也關之外不七八里又有廣寧太監之抽分焉此不知何所始至今相襲以爲當然矣八里鋪抽分固也近日避東巡撫因地方災傷又差官於前屯衙地方抽分焉此無非權處之計然委官恣意苛刻爲地方之害又甚矣夫自山海至前屯不過六七十里之遠商稅凡三抽焉節節而刈之寸寸而取之人情其何以堪此將來商賈斷絕關市蕭條非獨遼人日用之資無所仰賴沿途沽酒賣漿車頭驢脚平日資客商以給衣食者皆將至於失業而坐以待斃矣

劉穎曰祖宗立法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征於彼不征於此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則有河泊所之設鹽鐵則有場冶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

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爲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皇店之數凡病民而罔利者詔書一切裁革今太監李能不能仰承德意圖惟治理顧乃陽假修築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若於山海關抽取往來客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墩臺修築之費誠使李能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利于國不病夫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爲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郡縣驗稅抽分輪于官者屢矣今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商客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況祖宗設立邊關正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有坍塌摘撥軍夫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爲國家斂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

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今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骨血以飛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曰烏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豈不爲國家盛治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伏乞重念邊關干係非輕毋規小利亟收成命勿狥偏私之情則宗社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

吳時來曰眞定府滹沱河原有額設抽分稅課司先年止是本府委通判督同該司官十分取一每年終內官監差官印烙隨即回京至正德年奏差內臣一員公同通判管理太監祖臣聽信撥置妄抽害民折銀入己違法多端已經該部奏請題革至嘉靖十一年又復差官抽印又該撫按見差去內臣騷擾生事害人奏請改委本府同知公同抽印由此則差官印烙未有不貽害地方者且歲額不過三千根耳取給該府自能解用今以三千根之木植利歸朝廷者何甚微而專差一官害貽地方者何甚大臣愚以爲不差便臣請權其利害之輕重者爲陛下陳

小不作非僻此疏一下則又莫不疑芳不情善念弗終前名俱喪芳又何利于此耶

鄭大經曰我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權稅部臣專勑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己澄源通商利國者而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無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舛亦甚矣近年題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況錢糧掌于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棣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刦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當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茲欲概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猶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考察如一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

持堅定賦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
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
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
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加以浮于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
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爲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
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
巡按通查附報各差捕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巡按糾治以
懲不恪蓋時當枯索無告之窮民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
舉行未必無資于國計也

馮公琦曰人臣値事艱難屢請不能當上意且當就時勢量爲調停使
無及于亂而可以待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斂於府縣
府縣自解爲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官自斂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
官爲費多而中官之權重若得撫院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
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

許弘綱疏曰食貨之需古稱泉府謂其周流無滯若水之流行耳陛下
臨御以來固常免田租發內努天下稱仁矣自小人進而礦稅日嗷嗷
也剜髓剝膏推埋胜篋既激之而使變復戚之以必從良民半在桁楊
循吏動遭桎梏猥云有裨國用不過都着進收而已曾出一緡以裹大
禮發一貫以濟大工乎以有限之物供無限之求舉有用之財置無用
之地毋亦謂緘縢扃鐍之固既可安坐而享之不知寃鬱薰蒸奸雄睥
睨內府久爲怨府錢叢且作神叢一朝有急將誰爲之守此臣所爲太
息也

往行

洪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
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
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其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
其移文訊之

鄭濬字汝德南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知府嘗爲南京戶部主事維

揚置分司榷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榷謂某吏曰征利而爲
是纖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之榷計以足乃
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也

唐大中丞時英嘗爲戶部主事委榷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
人雅語揭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
自勗常日存之雖旅賓燕飲酬應紛然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
公爲戶曹最

華雲字從龍號補菴無錫人□□□進士歷官南京刑部郎中初授
戶部主事榷稅九江異時關使者沉貨自饜商病曹垢君至洗刷剔澡
關政一清常大書堂後之門曰家人不出科銀不入迄事歸尚書蒲灣
王公臬侍郎西陂劉公儲秀二河及公宦咸加歎賞劉公每舉君以爲
司榷者勵及公至親拜君于寓所以君之能洗曹垢也

劉戶部佐嘗榷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
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
國況爾賤奴乃欲弋利乎叱侍夫縛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
法

附榷稅

前言

嘉靖十年內官監左少監王敏題云云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該
禮部覆太和山建立宮觀以奉眞武之神乃我文皇致敬鬼神爲民祈
福之盛心非假修奉香火以網羅民利也是以本山歲用香炷油蠟道
衆冬夏布疋以及提督衙門額設隸卒原有皆出辦于有司其費不貲
矣其後香火日盛施財填委有積無散大爲典守者所私是以弘治六
年本部題奉欽依行令湖廣布政司每年正月至四月香客盛行之時
委官收受香錢解送均州淨樂觀官庫收貯以備本山修葺廟宇其五
月以後香客稀疎所捨香錢定從提督官員收受以備歲時焚修之用

然亦復有羨餘儲積日富是以嘉靖元年該撫治鄖陽都御史徐蕃議將提督衙門額設隸卒不必有司徵派俱取辦于香錢嘉靖二年又該提督太監潘眞奏奉欽依將本山歲月香炷油蠟布疋均州千戶所官軍折色俸糧不必動支官銀亦于香錢取給嗣是法禁寖密支費日增一歲所入僅足以供一歲之需近遇連年荒歉香客不多以致歲額油蠟布疋間有拖欠誠或有之嘉靖九年恭遇皇上建立四郊該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具奏戶部議題要將本山每歲五月以後儲積香錢盡行查解應用工完之後仍聽撫治衙門委官監收以備鄖襄軍餉及荒年賑濟之資其建議愈卑而取利益急矣今該左少監王敏具題前因相應議處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轉行撫治及提督衙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一年香錢通行委官收受填註簿籍查照先年提准事例四月以前所得香錢仍貯均州淨樂宮官庫以備官軍折俸及提督官員門隸顧直五月以後所得香錢收貯本山官庫以備本觀歲用香炷油蠟道衆冬夏布疋及修葺殿宇如支用之外果有羨餘歲儲積以備凶

荒仍將每年支過數目置立文卷申送巡按御史處以憑照刷其嘉靖十年以前餘月香錢聽從本布政司委官查盤等因題奉聖旨是這香錢只着照舊例行

往行

蠲賑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粮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又當驗郡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瘠民貧處亦優免之不爲常例然優免在心臨期便決勿使小人先知要名於外

洪武二十六年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老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賑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俟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楊溥曰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于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檢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備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移行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窮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卻先揑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大戶土豪侵占以爲私己陂塘養魚者有湮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坍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

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于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粮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返若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出陂塘及隄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備築者以次用工赴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交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

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
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
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
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有所奏扶同
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
耕種無旱澇之虞祖宗率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

□□□曰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
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
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
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太和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
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
長市道之奸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
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
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

例一里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概論就試有司言之六十九
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
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
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羅本差澀力難求濟是外非
重罰重罪囚則勸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弊難開勸
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
嗷嗷聚羣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而復炎痛之而無畏萬
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處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
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正
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
廣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餘垂仁加卹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
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
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
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

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
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委點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
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三百石亦容蓋竪臣又
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因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
益事實乞勑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
人以上因忿爭執操凶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
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粟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
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力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
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
警刁豪俱由撫巡參詳無容司屬轉請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
令於囚犯紙米幷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要取數足爲期不容分
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羅本精選該縣行
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又次三百石次二百石不許
市民公役冒領侵費轉廒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羅入春夏

穀貴五石四斗糶出秋成五石羅入春夏四石五斗糶出每石明扣一
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
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羅入穀貴依前糶出循環如
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糶仍別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飢民
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廒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糶如
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羅方與賑濟不必追還
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
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參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
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
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
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略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
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肯
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飢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
者也

丘濬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汲水餐霞牂羊羶首水淨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貸無所售典質則富室無財舉貸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輾轉號呼曳衰匍匐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棄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哀哀生民何辜罹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功以欺上肆志於掊尅追捕之苦加於富室逼追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官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頤菴公作濟農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汲黯開倉之權犯蘇軾遲悞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請上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老弄權強梁者保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爲之求殘疾無告孰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疑又令覆審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固有不能給而死者

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爲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

陳獻章遺言曰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其餓死十有六七諸州皆憐禁人增益米價公獨榜令凡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反賤民無飢色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浙西日與僚佐宴集湖中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者正欲費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使工役庸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於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大於此是歲杭飢而不害近時蒲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巨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何不白於郡而止之乎正仲笑曰吾子過矣建塔之役豈寺僧能自爲之必募此邦之夫

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來教欲令里長排定之資責其彼此相識以訪詐冒不若依圖眼次第面審令其彼此相識若以一縣分作五日亦可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防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蒲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册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冶鐵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進士方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又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直飢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

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參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課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上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汝作賑濟之用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稅派錢糧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用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糴糶賚以代貧民辦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

平正大之道既犯五霸之禁亦非朝廷之法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來往者盡行搶奪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糴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也乞早除遏糴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

陸深曰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於官粥賑濟多矣

林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南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境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成卒恣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存者

民傷無寥朝廷則有不盡知者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糧有一毫

不獲蠲免者有以知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切者歲凶荒處者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者返日實始爲請命命下該部查例當行始爲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望斗升水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豈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者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告于上司鎮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騷擾一番鎮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騷擾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於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凶荒所以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人如鬼臘突絕炊烟襁負相屬殣尸相藉誰與出涕無賴於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爲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棒枷良民且亦流移行劫矣九重軫念元元宜及先事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凶荒年歲該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

即將當年夏稅秋糧仰行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即爲設法處置仰分守巡於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委官職名及貨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爲之者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偏緩則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於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蒙賑濟則蒙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過稱凶荒者愚曰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爲凶荒尚爾況於凶荒而可吝乎儲蓄之虧凶荒者水旱致然所謂有目者共見有耳者共聞者也其勢豈至於可欺哉

王廷相答季獻忠書曰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乎不可及者孰不可及者孰不可及者孰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
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之爲者奏其功勞
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
是自賊也卽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庶人心警畏不至
害事而殃民矣

又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爲民請命蓋君道之
當然也神禹成功九山利旅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索鬼神而
祭之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傷廣矣飢饉甚矣
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朝廷略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陛下懷畏天
之念發罪己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齎香幣告于天地及被災境內名
山大川爲民請命則皇上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不生民生可
遂成化中山東大飢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泰山弘治中南京
大風拔木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溥等祭告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民之災可謂極矣惟陛下念之

桂萼疏曰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爲之分豁也
但爲國家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
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中所收入多
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就廠支
運以備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并各
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爲開豁天下災傷之數英宗皇帝以前此
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爲災不及分數例不
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
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怪蓋此法
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
各官所收錢鈔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祇俟之銀或別作區處如英宗
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使水次有廒去
處趁熟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

兩得也今不知出此臣見有司督逋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
者爲盜無力者流移歲事征討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
之費動經百萬且雨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

袁襄勸郡縣捕蝗書曰僕常讀姚崇傳知捕蝗之法其言且瘞且焚善
乎崇之捕蝗也然獨恨作史者略其文不知何如瘞且焚也僕常以意
逆之古語云夜虫之就火飛蝗蔽天網罟所不能及苟非焚瘞何以捕
之其法當於田間之曠土掘爲深坑縛草爲炬昏則然之炎焰所騰蝗必赴四面從而掩之蝗墜坑者或就焚滅其不死者下土瘞之此捕之之術也僕聞除蝗貴早救災貴豫古人有言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炎炎弗滅燎原若何言貴早也及今不捕後且無及民之顛趨之此亦一術也古者遇災則徧走羣望故曰瘞埋沈祭山林川澤之神不舉瘞爰斯牲神之聰明至誠可格必心乎誠矣何患弗歆古之良吏蝗不入境雖入境不爲災其以此乎

徐顯卿曰徹郡連歲大侵民窮財盡當事者念切痌瘝計周拊字他未遑述卽築圩寓賑設廠待荼救荒者實惠及人又不遺遐僻者孰逾此法但云圩已竣而廢不繼其在廣召募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閩溧陽潘令擇棄地之可田者二三千頃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惟勤限使之開墾一時飢民赴工者惟恐後不日而成膏腴之畝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千萬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頓出金也竊計史氏殆亦樂從哉徹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卽以千百之產量給棄地令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傳之子孫如更寬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又聞毘陵譚太守定設廠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餓莩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攜歸則坐徹于家者尚多竊謂分都分圖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煮粥官遣義民耆老設處器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圖有分管東西南北更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臥不能起者各許攜歸不至百十成羣以茲侵冒卽一二里之間飢民或止數十口

或數口官亦不廢其法蓋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面彼既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扁額或免雜差凡可激勸無不加厚惟殷實之民樂從乎等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夫各量其終歲有餘者可供吾前後比鄰之飢民無不願輸于官甚有鄉間富戶田連阡陌合一二里飢餓之民皆其佃戶豈容坐視他人出米以救其佃戶乎如此不獨游手之徒無所受其欺即眞正飢民亦將耻其就食之久可工者工可農者農各思以力當食由是飢民漸少設糜益不多何患其難繼哉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秦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席書曰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飢民聞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中起至麥熟爲止以四個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月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以前羅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糜所賑有等不致虛費法簡直而姦徹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于南畿實可推于天下舍此而欲將今見在銀兩實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萬曆己卯蘇松水災故相徐階與政府張公太岳書云自隆慶庚午年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嗇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斲喪其廉耻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攖攘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殺入于貧則貧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自輕加之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中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蠹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千里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爲生于時百姓欲望官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乏欲望貿布易粟則遍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巡撫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顚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轀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即中丞目固有未睹言固有未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道翁崇致主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塡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憂infty旰旰日懷丰鬯之心三王今未已乎藁以爲有非常之既數必有非常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蘄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

年四十年所下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恤庶遺黎獲惠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泥舊問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閥治民者未有事而鄙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矣其尊若事至三而後鄙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具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于下纔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睿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之亦莫能任之也此天下所以翹首跂足而望翁也

鄧以讚救災議一曰分等差蓋水災雖廣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今年之水至今猶未樂業者爲最以雖係水鄉而田已退水見今可以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水而今年被水見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之重輕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也二曰廣周恤饑民雖有冊其實饑者豈能盡乎一指之瘢痍良醫所不置也無亦預令里長黨正等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審若慮其生擾疑其有私則于

畢事之日於一二人執飢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夫客商于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興即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領穀數斗而舟子舍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不移然給散之日擇一寬處令百姓蹲踞以待呼一人散一人必無紛棄矣亦不得限以時日斯亦人人各得所欲非從容不能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帶居民實稀其中托處于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在耳目之側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臨之勢有不能竊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尊無可備驅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地而委之仍不限以時日則窮簷蓽屋無不到之陽春矣五曰用咨詢夫一鄉有一鄉之情焉非其鄉之人不能知也是故有耆老可諏文學可訪者每至其鄉擇三二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者夫客于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者低鄉之生命立待也公祖議以上刑誠爲有見至于散賑之法宜責成州縣長貳親詣鄉村市鎮給散既免飢民遠來伺候之苦亦免衙門人役需索之弊功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必充以三分之則以二爲賑以一給工然圩夫舊亦有冊今無亦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領穀而籍記之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充或先給一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廣酌量增之亦可也

王錫爵曰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履畝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百中無一二實心任事爲民者財賄之所乾沒權家之所于請千訛萬變出富入貧當事者安得戶戶而詰之故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夫人事者矣有富家釀金營賄里胥以熟作荒者矣大抵法主通融可以隨人上下未有不緣而爲奸者愚意與其勘荒不若勘熟與其望賑望蠲不若先正詞訟清獄囚以法治有司怠緩不才者尤今日救災之急務耳

又曰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廟堂既不能盡折盡蠲亦當聽田主就戶下小熟者量收租而後可以還官蓋田之荒稔官府通查則難田主自查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

可以棄而不種此田主切身利害不必盡煩官法者也

又曰古稱荒政之難蓋莫難于民兵雜揉之地此着不得一分粗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諸省適奏致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煮粥爲第一義頗心疑之人之朝暮饑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且煮粥亦須有次第余親見散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纍纍相籍或有飢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塲不宜窵遠今有司能精心及此否乎

申文定公答石楚陽太守書曰江南賦重且繁朝廷稍一停減已不啻數百萬而民間猶若尋常殊不滿望也持籌之臣亦可謂至難至苦矣故往往欲差掌科臣者蓋亦有說地方之事科臣得以盡言倘可覬望於明旨之外耳搶奪之事漸不可長前聖論所云不宥亂民許撫按便宜梟示良亦爲此不重其法人將效尤若此在在皆然蝟毛而起亂可立待也公祖議以上刑誠爲有見至于散賑之法宜責成州縣長貳親詣鄉村市鎮給散既免飢民遠來伺候之苦亦免衙門人役需索之弊

是勞在州縣而惠在民也
又曰積穀備荒自昔謂之良法而今願成斂政則爲額數太重參罰太嚴不能調停設處使人可守可行故也且積穀以備賑貸未有斂而不散者亦未有通數歲之中數十百城之內而全無荒斂者殆有司心憚出納之煩苟幸無事而不知惠民之政乃爲累民之囮其斂不在立法在奉法者耳而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惟其同心協慮交贊共濟則無不可成今兩院所憑者司道耳司道未必一心也司道屬之府縣府縣未必一心也其中妄有揣摩轉相推托與百姓痛癢全不相關者往往有之府縣委佐貳首領以踏勘聞司道則府縣之責塞矣司道取府縣文移轉呈之兩院則司道之責塞矣然則兩院何所據以上聞乎
又答荊巡按書曰地方災傷重大小民意望無極雖有曠恩不勝嗷嗷之口每傳言都下或云有司催舊逋太急者或云漕糧不除加耗輕齎等項仍以平米派徵每石反得八錢餘者或云有司不恤災民而以荒數送士大夫者或云糧里自匿荒數小民不得均沾者或云書吏得賄往往有之府縣委佐貳首領分定村鎮親詣各鄉散畢一處即更往他所乃爲普徧此勞在有司而惠在飢民在公祖與撫台督率耳
馮琦曰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無奇即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當于用矣所謂籌之在未徵收之前賑之不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即著之簡册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豈仁人之賜矣
又曰水潦爲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而有所往故至于歲暮民遂無所得食
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必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比聞窮鄉流民頗有搶掠數石之儲皆不自保夫自上貸之則恩歸於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強者起而索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強者飽而弱者飢則亂滋長而飢民無幸矣
萬曆丙戌年中原西北諸處大旱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朝廷發內帑三十餘萬賑之而困益甚郡臣爭上救荒策類文具難施大中丞魏公學曾疏五事深切時弊大概以察吏安民專責直指中有云撫按務節省有司之精神守令務節省小民之財力可謂獨觀治源者哉
林公希元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

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竊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
曰戒遲緩戒拘文戒乎遣使
趙完璧救荒議一曰公報查蓋民間貧富豈盡知之往者賑恤之令必
訊其數于里書里書爲政公少私多報賑一丁需錢數十多者空名可
與無者捋腹勿列吏皂祈恩于滿室老弱絕望于無役使給者弗貧貧
者弗給識者每悲之矣今後諭令各州縣正官幷佐貳之賢者分
歷村原比屋而視當食者人給之小票乃登以籍貧者不必有差徭役
不得並給則貧富靡能相欺而里書可無奸也二曰時給予蓋垂斃之
民朝夕爲命往者發庾之期或無次第卽有之未必皆信故以待食之
輩聚于市朝身旣不得賣傭食又賒于指賑及其旣領索價滿前食庾
未遠而囊已先空安望其度歲月而甦旦夕也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
開倉之先次第村落雁行而揭示之各定其時日至期之日凡在所定
放之務盡卽有他事不得相妨庶幾來者卽去則粒粒有可炊之實慶
糇皆活命之寶也三曰禁扣抵蓋荒歉之民僅有殘喘予之升斗將數

而炊而里胥之奸人或指名公費或駕言幫貼恣意扣除相視莫敢誰
何致使歸來發向隅之悲入門孤妻女之盼是聖明之惠爲奸貪之資
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嚴爲禁示如有里胥之徒指稱前項名色扣
除飢民賑濟者以搶奪之罪罪之庶膏澤不至下屯而雨露可無旁漏
也四曰無假勸借蓋勸借之名國家原以相周之義教之聽其願也邇
來有司之官不體民情責以里書令其報舉得賂者放釋而去無賂者
開陳而拘及其至官也定放數目嚴法比較過于催征官得十一里胥
十九然後以其餘剩者散之民而粉飾之夫徒奪諸民以彼與此賢者
猶以爲非而況名爲勸借實同劫奪如之何其又舉也臣以若此者可
禁也五曰毋縱奸民蓋垂盡之夫情故可矜奸貪之勢漸不可長邇來
一遇飢荒之歲貪夫相呼爲羣入人之室而強貸之不則奪門掛搉凌
轢萬狀大搶竊乎田野小掠取其菽禾官以其貧而弗之刑也而彼益
驕其心益橫其暴民之弗安寶由于此是利之階而亂之萌也臣以爲
若此者可禁也六曰毋仇富室蓋人情富相倍則下之百則役之萬則

僕之此自然之理也故上富之家待而舉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
減二三十人或孱賣其力而募升斗或輩耕其息而約貸償或托身于
傭作而爲依或粥市其田土而糊口大都邑有千人之富則天地不能
災矣邑有五百人之富則歲歲可無飢矣邇來有司之官偏抑富室聽
斷不論是非而富者罰兩造不卜曲直而貧者勝催科急則責之代補
差役冗則借之幫貼高者以是博風力之名而卑者借此爲囊橐之計
率使富者日貧貧者無依不幸而遇飢荒之歲彼此不相顧有無不得
通不坐以待斃則率爲不逞矣是郡邑之耗而民俗之蠹也臣又以爲
若此者可禁也夫此六者由前之三說則寶惠可孚由後之三說則驚
擾可息道固相成機實相濟當事者舉此而行之而危亂有不指麾定
者豈理者也
唐龍曰貧富相周有無相濟此隣里之義也今被災飢民朝廷給銀賑
濟已有更生之望各州縣官員務要善言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
本家食用數足其有餘者照依時價糶與飢民以救其死若每石肯減

價一錢尤見尚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扁二
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三百石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扁字俱如前給
五百石以上者具奏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奏請表爲義門不
願減價官勿以強但訓行平糴之法若有擅富邀利坐視民飢不與平
糴者是爲奸民之首里老舉呈飢民告發官將銀兩盡數糴運上倉仍
問重罪不貸若飢民未納賦役官錢俱各停免若里老人等指稱拖欠
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飢民鳴告將里老從重問罪飢民得銀止勾延喘
而已若富豪強挾逼賑濟銀兩以償私債者飢民鳴告將恃強之徒用
十八斤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倍追給銀兩以哺飢民凡民間私債俱
俟年豐漸以理還但貧民給銀有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節省度命但
日得粥糜四五盌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日
不繼飢餓而死悔將何及又民之於土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
已凡我有司遇諸被災人民逃出外境者務曲意招集俾各復業倍與
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官不能給須勸借于有力之家借種一

石收後令還一石一斗借牛工一日令還人工二日若他處有逃來我土者亦要一體存恤安插得所俱是朝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人戶姓名數目呈報查考軍民一體各該災重州縣多坐有衛所屯塞其間軍餘極貧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姓賑濟隆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飢民內年七十以上者州縣官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凝銀兩收買仍具動支銀兩數目及給過姓名呈報查考其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毋令失所若民家能收養四五口者犒以羊酒給尚義大字一扁八九口者加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扁俱如前給二十口以上者具奏與冠帶榮身富弼青州救荒專主煮粥而今主于給銀民皆稱便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哀無所之時非粥不能全活州縣官各于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倉糧選委二三殷實老人輪日煮粥以給乞丐就食者朝暮各一以至麥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目回報查考飢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官量支無凝官銀收買藥物之標給善

醫者分鄉設局榜示疾病之人聽其取療不許勒藥錢用過藥物尤要稽考毋令尅落掩骼埋胔仁政所先州縣官嚴飭地方人等凡遇路道及城郭田野溝壑遺有饑殍屍軀即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毀以傷和氣違者官以虐屍罷黜不貸官司用度皆取之里甲里甲之中飢民居多自後官司務宜節省用度凡無名酒席與支應饋送及一切浮費俱一一停罷則里甲不至耗損而飢民亦得以濟矣勾輯最爲擾民災傷之時尤非所宜即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戶婚田產及一切小民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以重民殃已經奉行各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及該府州縣遇有人民往彼處糴買者俱不許恃強之徒遏閉攔截致令飢民艱食有妨朝廷德意救災恤隣之道固如此敢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告即爲轉呈以憑從重參究提問不貸旱乾水溢交修乎人而崇禱於天荒政之大者即今旱熯復熾麥苗已種者十之三四未種者十之六七而況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也已爲民父母何以爲心州縣官各務省滌愆尤修明政事及汛潔壇壝竭誠祈禱務期雨雪霑足庶幾已種之麥苗可活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豌豆大麥等項民其有瘳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一 目錄 [illegible]
戶部十
鑄賑後
前言
王德元　蕭彥　葉何高
陶守鄞　王肯堂　董其昌
黃輝　袁宗道　黃洪憲
鄒德溥　方從哲　王家植
沈自地　袁表
往行[illegible]
救荒
前言[illegible]
往行
高皇帝　費震　李璨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十一　目錄　一
黃堂　陳敏　梁珣
陸宗秀　宣宗皇帝　鄒來學
王紘　彭誼　李賢
周忱　陳俊　楊繼宗
李昂　韓文　楊擧
馬廷用　孫需　何喬新
劉璣　席書　王恩
馳九坡　王倬　楊志學
沈墊　彭應弢　吳世澤
吳悌　劉采　侯先春
申時行　鄭汝璧　楊□□
葉天球
安集
前言

孫原貞　商輅　趙錦
往行[illegible]
流移
前言[illegible]
往行
李遷
養濟
前言
丘濬
往行[illegible]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十一　目錄　二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十

蠲賑後

前言

王德完曰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夫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強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民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塡溝壑昨年四方災沴大行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賑飢濿粟二萬石尙且難也設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凜凜可爲寒心臣聞易誡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伐桑柘鬻妻子流亡死徙不忍見聞廟

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之間倉皇踴躇積貯無素常自懊悔及災傷甫息年穀方登上下嬉媮絕口不談貯積惟幸天災之不至罔虞荒政之不修其于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欷歔而嘆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柢貯積之模楷也夫農夫作苦無間豐凶凶歲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飢依然餓莩今年水旱之災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于豐收去處借支官錢廣收平糴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歲有飢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倉通計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

池百步石城千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鹽納粟謂之飛輓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邊商鹽引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石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尙書葉淇變爲折銀之例維時壹石值銀二錢每引納銀肆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踴倏遭旱魃銀四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譬師旅一行糧餉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粟于是有悅巾之患矣今鹽商墾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例只令邊郡皆築倉賤糴貴糶宋眞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今宜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趁時豐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各量兵馬數目多積預儲及至支放之時查點豐凶兼支本折糴之豐年則二石而有三石之餘糶之凶年則六石而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

治兵理餉邊用足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纁言發南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臨德二十四萬兩于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糴矣吳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餘剩糴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十七年以按臣徐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發近畿糴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略鄭洛言發糴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于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于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侵而行或以豐穰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弭而輟或暫行于近畿而未通行于外地或請行于一塞而未遍及于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欲糴則無米愍茲宿疾未試良方大氐厭人之食而不知收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帝閽有叩能不惻然臣等伏讀皇上節次綸音不日儲穀備荒地方要務則曰豐年召買賤糧甚爲得計不曰近來各地方官平時不以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凶荒無米可糴玫查豐收又不趁時糴買所幹何事大哉王言軫恤民隱痌瘝在躬獨照頹風肺肝

而年來實効未臻皇仁未普者或以法不定也伏乞勅下戶部平糴舊法一應輕重斂散出納裒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搉擘畫科條斷于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俟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司奉行不効者令撫按官不時論効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指名參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糧芻未有不豐贍內地未有不康乂邊陲未有不阜安者也

蕭彥曰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臣以爲有兩端焉有罪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而成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廒自有詞訟令積穀有差即杖而下訟于郡者又屬之郡矣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于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爲有力者于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遣己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卒止其勢然也夫立法

不爲禁次索鬼神次除盜賊矣今德馨不彰鬼神乏祀用降之罰年穀不蕃小民夤緣爲奸利而不能止夫三代以前其封域之產戶口之數皆殺于今九年水七年旱又後世之所希覯也然三代以經制得而無虞後世以經制失而卒至于告病也茲亦足以明人事之當修已乃先王之心雖十二者弗恃矣世方順成而恆慮阻飢民無札瘥凶荒之害而不敢一日忘儲胥以戒不虞千耦畛隰之勞良耜甫田之詠非不勤也然而遂師巡稼大夫簡器縣正趨事不爲厲民也燕享有需嘉樂有飫五禮咸秩匪頒無闕何其費也然而遺人掌積廩人掌穀二舖食乃有程又何其儉萬邦錯列九貢灌輸羽毛齒革輦入于尚方用非不足也然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爲天下倡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縣都鄙皆有蓋藏是何其勤勞以養萬民豈徒如十二政所云之爲兢兢哉夫惟世主之長世字甿之遠慮不能豫于未然迨天災流行一切權宜之術尚未及講斯民已爲溝中瘠矣故未荒而恃以忘備不可既荒不及備而坐視無救亦不可備荒上策也無備而救猶得

中策如富鄭公之賑青州范文正之賑浙西雖非經久之算然皆庶幾失之備而收之救者未可謂其策之盡無奇也

陶望齡曰古者民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上不腰而下不澀家修其備備不必在官而又時行田間問其所不足不給者而補助之時修其救救不必在凶儉雖有數千里之災七年九年之水旱民無菜色儲積之有道也後世言備荒者無逾常平義倉兩端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游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贏官握利權而民收實利義倉于口租外復斂義租各貯于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贍里貧人貧人易得與惠夫薄取于其所有餘而厚賑之于其所不足此其法甚便國朝于所在州郡立預備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旌之復其家民入粟輸倉得補掾吏掾吏入粟得免試諸公田隙地入其稅賦罪人贖鍰悉用粟不得代以銀錢酌戶口多寡而定之數斂蓄積多寡議之罰又令以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得責子錢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會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粟有差有凶札則

散之則義倉之遺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龠入者乎城旦以下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什而一乎則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鍰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侵雖有愷悌之長斂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已輕民命矣向者文墨深嚴吏積穀不及數者奪其俸貶其秩而又有天幸東南連稔十餘歲每歲所貯謂宜陳陳而不可食然前歲初告歉檄百姓平價糴之不浹日盡矣貧民不得斛斗之惠而市糴亦不能減毫釐之價則累歲所課者安在且平日稱爲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以定復大加罰穀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況暇言備前者大潦時吏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捐瘠溝壑啼呼滿路吏非獨無睹

遇災多散以廣惠故歲不病爲今時計實無善于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積儲民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柱後惠文彈治之孰敢不懲然愚之私憂則有在目前者俟異日四方少甦當更詳其議耳

王肯堂曰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始乎散利卒乎除盜賊則備荒弭盜蓋一事也夫言荒政者不能越乎蠲與賑之外而別爲奇今者肥蜩示儆大江而南野無青艸天子惻然下德音發內帑命侍從以便宜行之凡可以佐家庶之急而修其和者亡所愛意甚休美然大司農猶重在國計而遲回乎曠蕩之恩是蠲且不可倖賑又安可常乎脫天下歉禍而歲數侵一二奸宄鼓噪之衆而敺之採丸揭竿以逆兵吏如近時處粵湖盜事爲憂不細今胡以備而弭之也夫備荒無急于委積而弭盜無過乎明保甲而練兵此不待深計之士而後知之且無庸議矣夫賑者以待已荒而備者以待未荒備與賑者以待民而弭者以待奸民今有道于此于賑之中寓備之意于備之中寓弭之意是不可爲乎則今所當亟行而又有待于賢長吏者蓋聞逐人治野之法一夫百

敢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而諸疏瀹之法漕輓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殖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于是乎在今古溝洫法既壞而不修以易盈易涸之水道待命于天故小旱潦悉爲田災近雖有水利專使特爲文具無益於民功今宜廣歷而博諏之視地高下略倣古法多爲溝壑募飢民廩之而俾即功宜可成昔范文正公當飢歲率民燕遊新佛寺大旨在散有餘之財以贍貧者而杭民以安況用之于疆理乎此今所當亟行者一陸子靜先生爲令將代去餓有報殺人者先生曰此必某都某人問之果然安有爲人父母其子不肖不軌而莫知爲誰者先正振救待哺之衆必戶籍而人記朝夕噢咻之其飢飽有無上下瞭然于胸中或不得已聚而廩之則以兵法部勒隊伍肅然愚向年行桴鬻里中嘗行之今在在皆爾何憂擾亂昔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富鄭公擇公盧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勸所部民出粟以佐官廩而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夫處流移不于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請受賞卒五日一慰勞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是故衆集而不譁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百不問有所漁獵即抱牘而告成事豈問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以頤指鄉之跅弛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蓄縮不能創爲盜必有人焉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謂弭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能罷此輩而收之爲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三夫此三者古人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徒爲地方擾耳司馬溫公因遺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蓄積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

可詰之衆且猶截然而何有於境內既活民矣且又足兵而何有于盜弭彼豈有異能奇數哉法紀明號令信耳此今當亟行者二古之賢守令有事賑救非能一人辦之必屬其鄉之士大夫賢而才者如富鄭公于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請受賞卒五日一慰勞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是故衆集而不譁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百不問有所漁獵即抱牘而告成事豈問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以頤指鄉之跅弛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蓄縮不能創爲盜必有人焉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謂弭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能罷此輩而收之爲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三夫此三者古人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徒爲地方擾耳司馬溫公因遺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蓄積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

止漸寧人有固志徐于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于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效而況倚辦于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略云

黃輝曰周禮荒政十二終于除盜賊弭盜與備荒一事耳言備必曰積貯言弭必曰保甲積貯矣保甲矣而旱盜未必有濟也毋乃拘局束未嘗深維法之意而猶遺法之利歟今積貯之法倣于常平常平者先爲三熟以待三饑大饑發大熟之積中饑發中熟之積小饑發小熟之積較數歲之儉若低昂鐵炭事有必至籌有必宜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爲民司命今郡邑之積視其大小以爲多寡如甲令而止計才可當小饑輒稱饒衍矣夫小饑者素封之所能庇而隱民之所未甚痛者也識爲

饑備而猥擇其小誰任其大者徼倖災不我親而苟塞故事不可以言忠袖手天災之流行而曰是無可奈何不可以言智徒議積貯而不爲大饑備與無備同或曰今公私百爾詘矣微吾子誰不願厚備者顧安所取資而儲之曰吾得直指使者言請以所留鍰贖十之二令郡國三輔之中熟和糴收貯業奉詔旨且著爲例意甚美矣惜也糴本微而條貫未竟也夫鍰贖之上輸也嘉隆間未有也當是時爲贏耶縮耶皆無預鍰贖事且未嘗旱旱未嘗不賑徒以利孔一開遂視爲不可闕者不知由前觀之其非不可闕也明甚矣一病今始議者意不在民而迫言桑孔徒令有司自爲積貯而不爲糴本故所備亡幾誠能嚴爲之制使鍰贖必如今額而悉留郡國一做常平法大爲荒備時出時入監司覈之用爲殿最而上簿大司農令不得乾沒其間其有司自爲積貯如故不過數歲糴本益多積貯益廣度歲大侵可無饑殍常平之法業有成効乃以鍰贖上供而量留十二儲爲糴本以備荒歲傾廩而民無所償之時可以復爲常平之法而無壞若曆之積分而置閏焉民之收之出

之皆以是爲可使菽粟不出境而物價漸平姦宄無所生心緩急收保咸有固志此萬世利也或曰今既多所蠲舍矣主計者持籌日夜不給出鍰贖亦入之一也復留諸郡國將安所取而代之曰愚非謂此贖者終不上供也以爲大司農可且忍數年爲根本計如鄉者未有鍰贖時而通融其間彼其忍于今者有限而輸于來者無窮今天下利源百道並進度留一鍰贖未甚有減也而可以厚利元元則何愛而不爲與其當瑣尾溝壑之秋出數十萬而未必有益于事則曷若少忍而徐積之使暫在民而率歸于官公私兩利之爲愈哉

袁宗道曰今海內重災郡邑之稅應存留者荅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枵腹孑遺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閩州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畸贏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縶于桁楊藉當貯之曠田爲潤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巡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黜乎故苛征之察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盛騎烜赫載道軒輊之使至餽送充斥供張豐腴此非民膏何以給之

及于事如殺哀多昏何與于荒索鬼除盜何言乎救即散利薄征云者總之不出今之所稱蠲與賑兩言然愚以爲行之于古則易而行之于今則難何也古之人君凡事省約至令粟紅貫朽帑藏之積不可勝較是故散之則易爲散也今也無論外之郡邑其藏苦侵即大司農且不能贏金錢以待詔書之數至持籌而嘆者屢矣今嗷嗷者徧海內安所資而散乎古者藏富在民官省而祿不濫又匪頒好用皆有成式平居無法外之征而薄之者也今內庭外府供億百出焚林竭澤猶懼不給薄之其奈國計何且今民以析骸易子荀且旦夕之食即征民固無所應其征安事薄乎且其強亡賴者或至逸而尋曠林之戈雖有賢知無能爲之策矧之乎奇也雖然當此困憊之時有能輸一斛以活吾民即不盡賚于天下民固以爲猶起白骨而肉之矣雖謂之奇不亦宜乎下之人獲賑而緩一夕之死上之人因賑而援匹夫之瘠夫亦愈累焉耳槁于溝中矣故賑者上之德意也德意宣令災者幸而不饑饑者幸而不覺如之何其廢之此一策也上供必不可絕矣然竊聞今之賦而

什伯于祖宗時或浮之而不足或約之即有餘則節與不異也聖主誠加意元元厚自節嗇即常額固可裁矧額外之橫征乎誠一澄其源則蕩蕩之恩可下即能奏實績嗷嗷者貧人之藉也今貧者無賴于鐲或被姦胥健吏幷賦于富厚有力者而民始交困誠使優卹之餘及于貧而不遺于富養其力而借勸之又多爲賞格以風之民固不待流移隨地可以得食是又一策也守令者民之司帥今殘者不顧民之生墨者至陂民爲生或至飢饉相望壅於上聞即上聞矣而賜租之詔或格而不行且巧黠之以實己之橐甚者獄訟煩興以利鉤金之入上什其額而下百其取種種也藉令留此于民間則災民之膏脂必至盡竭故嚴貪殘一策也山林湾澤盡羅而入利孔民至搖手觸禁不得窺國家半錢之利或稍免之以便民民亦可便無死是弛利禁亦一策也西北有邊牆墩堡東北有陂池水利興一事可役萬夫官給其直而民應其募飢者可賴以全活上下固兩利之故議工役又一策也

黃洪憲曰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有十二夫聖主待荒而施政與其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洫澮澮之周矣嬰茅代犧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蒭蒭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恤藉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鋪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斂不售者平頒而代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穰熯燎無侵即熯燎不爲災即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熯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飢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

哉故垣帝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叙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譏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訹而備嬴乃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綴天災時有則又有司救民節巡郊國而以王命均謂焉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既荒猶不荒也乃輓近則詳于爲救而疎于爲待矣倉卒而議貸緣而行亦不過發廩鐲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甚者飢不必賑賑不必飢待哺竭蹶旋轉溝瘠投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失旨故爾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數以盡職爲能惟明刑一官必使官之不曠其職爲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爲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歟曰何可弗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終不救斯爲無策爾以所聞季世若平糴增價社倉易芻之令且謂其失之待荒救之

救荒也然以視周司徒無功之功有閒矣

鄒德溥曰夫周禮所稱荒政十有二其於拯荒之道悉矣然未盡所以爲荒備也蓋聖人所以聚萬民者有常計有先計有卒計而其概皆具于周禮夫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帝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叙者物之源也貢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聖王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君人者將民守財安有下之阽危若是而上不發者故最先曰散利民既懸罄矣又盡征焉民安所辦此故次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矣故周禮辟廱之且邀他端故次緩刑民既死之不贍且又困之以役民則何堪故次弛役民朝不及夕尚何厲禁以需後故次舍禁關市之譏嚴民就食何及故次去譏禮固當備然民命急矣若之何其以命易禮故次眚禮民治生不給其人以死事耗焉故次殺哀民憂慼矣君安能獨樂故次蕃樂民且化離矣庶其結禘相保焉故次多昏災其或者旱魃之爲虐乎故次索鬼神民窮則多盜禁不嚴且羣噪而起故以除盜賊終焉聖王在上雖當歲凶而民不轉徙者以維繫之有此具也有

味哉其以聚言之矣吾觀晉時六郡薦饑流民入漢川者萬家不能撫而李特因之首亂同宣當民不安其居而能還定安集之周以中興乃信周官聚民之政其慮事豫而貽謀遠也叔世救荒故多術總之不出十二政之遺愚獨謂近世諸政有足補十二之所不及者請略舉其大概都自朝廷賑之則難郡邑各自賑則易如司馬光請廉災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賑所轄此一計也概自公家賑之則難令民自相賑則易如隆興中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使糴粟賑飢此又一計也必以一人計賑則難任人共賑之則易如富鄭公擇公私廬舍居流民賦官吏待缺寄居者祿使即民所聚擇廉之此又一計也順民欲而導之聚米則易迫之使捐直則難如趙清獻公增米直四方商賈輻輳而直更賤此又一計也要之皆會十二政之先而又通之乎十二政之外其措

國于不傾猶太山而四維之也荒又何虞焉

方從哲曰頃屬大旱天子惻然憫念避殿撤懸禱于圜丘已乃下令邮刑獄止營造期感格天意或有問于愚曰災沴方亟昔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倘有行于今日乎今天子所行亦與合乎夫事神除盜與一切減殺休息之事易辦也彼所謂蓄財而散之是也然使縣官方告急也則何以裨下征斂從其薄是也然使國需方旁午也則何以裨取給既除盜賊矣其又舍禁去譏者何耶既眚禮蕃樂矣其獨多昏者何耶方今國家所既舉行若緩刑弛役諸等無論至于貧民無所衣食蜂起而爲盜此荒政所最患也夫豈其本性然哉惟以困故當斯時也撫循之不暇而苟執禁以譏使人束縛如檻猿則彼夫業以其身恣睢于草澤于國家三尺已矣尚畏林虞川衡之關吏乎故省禁去譏既以蘇天下之窮阨者即其盜是亦以豢之也維天生財有數國用視歲以爲常王人誠惠念小民則供御可節匪頒可裁興作可罷寧憂征利不足哉憂在吾散之吾薄之而恩澤鮮實究耳邑郡長奉上意旨下鄉三老論百姓所賑粟幾何所糴貸幾何布令惟謹則餓夫相顧有生氣否者是上有嫗覆而下以浚剝承之也然則虛聲何慕焉

昔漢孝文屢下蠲租賑邺之詔一時循良復彬彬興起而國家殿盛乃

百年此其效也傳曰歲凶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粟馳道不除禮樂宜損矣又多嘉事焉非有異故怨曠之積用傷太和周先亶父實修此以爲岐山之業天下嗷嗷可不是務乎且周禮亦欲使得所云爾未嘗從其奢也昔唐文皇出腋庭二千人而淋雨如澍此其效也由斯以談天變不可不畏人事不可不修語荒政者信當務其十一而以鬼神爲後苟措注不協而僅矯焉對越于一時神其吐之哉至于祓誠宣燮天心驟移皆居恆敬畏致是非以旦夕得者其解在乎堯與湯矣

王家植曰今歲畿輔水災無郡不有直指之牘部使之告業已山積當事者不難于賑邺之言而難于賑邺之具飢寒者嗇目于賑邺之實而疚心于賑邺之名夫賑何可以易言哉無其資不可行也有其資無其術不可行也有其資有其術無其人不可行也鬻爵者濫名器鬻獄者斁法紀鬻僧牒者倡異教權宜苟且殊非宜行即風之以勸借而勢同抄沒實屬勒取所得錙銖所損鉅萬悖也即課之以設處而額外科罰巧于搜括剜此骨髓醫彼瘡瘍刻也即卒之以移粟移民而那東補西速不均眞僞莫辨既無所獲又無所往奄奄駢集陷于鬼錄彼賑地粥場多枕籍而爲溝中瘠者皆此弊也夫國家郡縣錯列如繡前後建立預備水次保赤社倉并積穀諸法非不詳備一旦天災流行鮮終日之計立視其死而束手無策有識者不爲之寒心乎

左支右詘露根露肘耽墨懸罄窮也往見有司散賑或煮粥于場既憑里胥之上下其手又任豪猾之竄易名姓往往空腹竭蹶奔馳而來淹速不均眞僞莫辨既無所獲又無所往奄奄駢集陷于鬼錄彼賑地粥場多枕籍而爲溝中瘠者皆此弊也夫國家郡縣錯列如繡前後建立預備水次保赤社倉并積穀諸法非不詳備一旦天災流行鮮終日之計立視其死而束手無策有識者不爲之寒心乎

沈昌世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天災流行聖君不免而德政既修卒不至爲民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既衰秦人乞糴于晉魯人乞糴于齊或析骸以爨或就蒲而食黔敖糜粥之惠漢獻帝因之以濟白骨李悝平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常平先主禁酒酤而後或有醉人爲瑞之語隋人泣獻萃而後至有天子逐糧之謠他如開皇之義倉貞觀之金帛周世宗之以粟貸民宋眞宗之乘傳安撫仁宗之恐懼修省皆遇荒而知警者也嗚呼雍絳無泛舟之役元嘉無續命之田採鳧茈于王莽將亡之年掘蘆根于更始既敗之日隴西之竹花暫也洛陽之

木酪妄也斯民于此幾無類矣故汲長孺矯詔發粟員半千勸令開倉陳堯佐在杭州則減價而糴趙閱道在會稽則增價而糴范公不俟朝旨張公特寬鹽禁范仲淹之在浙西則興營造以濟衆吳遵路之在通州則易薪蔕以救民朱晦翁之建立社倉辛幼安之嚴出榜文以至趙公之賑饑富公之救荒蘇公之療飢陳公之活飢皆爲世所稱者也我國家于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爲救荒之本而祖宗于此尤惓惓焉洪武六年有詔免稅糧之令十八年有有司不奏處以極刑之令二十六年有先發倉廩然後奏聞之令永樂二年有量口借給之令六年有稅糧鹽米各項停徵之令景泰四年有囚犯給米賑濟之令爲民之意固有出于尋常之外者矣

袁表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熾雲漢之旱飛貞觀之蝗人固無如天何蠲逋周急減紓貧已司徒之征發廩人之粟天亦無如人何歷觀古今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春頒秋斂國富公儲比樽崇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瘠

告不曰饑乎而以不害民告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兆民允殖堯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鼓腹含哺湯民不知有旱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此也斂窮蓋藏萬室垂罄剝盡機杼一孔不遺豐年且有啼饑號寒之苦況凶年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濟之然能行于此而不能行于彼河內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可用于暫而不可用于久故曰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者此也夫救荒無奇策但去人之所以爲災而天災自息矣今人之爲災者未易更僕數也釜分玉粒衣竊尚方則食已荒于貂璫攘雞不足碩鼠無厭則食又荒于貪吏魏戍未斂孫竈方增則食已荒于冗兵軒鶴贅員爛羊竊祿則食又荒于冗官是必先有以去之而後荒政可圖也圖之何如亦必責之仁賢守令而已

往行

救荒

前言

往行

洪武十年誅戶部主事趙乾勑中書省臣曰嚮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以聞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費震爲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萬石震與僚屬謀曰民饑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廩糧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饑荒俾就熟還倉且易陳爲新何如咸以爲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狀奏聞自是壤竊之盜與隣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衆因籍爲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爲牧民者勸

李璡字廷圭化州人洪武二十七年任永嘉知縣歲歉農饑不東作富人過糴衆訴嗷嗷下令禁之乃使貧民立券以貸且秋償之富民皆莫不樂從郡守趙彥文以其法行之各縣闔境賴之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洪武癸丑舉人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荒歉裳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共德之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一萬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梁潛字挹之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初爲進士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成祖皇帝嘉之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京至徐

州二縣民服役河上見君呼之曰此吾父也嘗活我我無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君慰諭遣之及乃得行

陸宗秀平湖人宋樞密副使旋吉九世孫爲人敦樸有至行與弟宗達宗俊友愛甚篤人比之楊椿津兄弟永樂甲辰應賢良詔徵至京會仁廟新御極宗秀方巾布袍引見上異其體貌從容命進辰問曰如何則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皇帝親賢納善大臣秉公執正自然太平上曰好言語公卿悚然留京師數日以疾辭賜寶鈔銀帶還正統五年歲饑宗秀傾家出粟麥助賑事聞賜勅褒奬表其門曰尚義之門綽楔至今存焉時有孫佐鍾鳴遠陸國平潘璧俱平湖人王全顏小童王顯保俱桐鄉人各出穀麥二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朝廷勞以羊酒旌爲義民復其家三年其勅語俱與宗秀同子珪字廷玉景泰六年饑益甚珪與弟獻瑜瑾共出穀五千餘斛以賑有司上其事詔授珪迪功郎兄弟四人皆賜宴光祿

宣德元年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而未開

報幾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官府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鄒來學字時敏廬城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景泰癸酉蘇松常鎮諸郡累言比歲水旱相仍民疫死者道路枕藉詔廷臣議舉文職有德望才智一人往撫綏之僉謂無如公宜即日勅公以副都御史蒞其事公受命遂言蘇松之民疲困極矣雖寬郵百方饑者自若乞以今年輸京米三十萬石已徵者悉貸于民來秋聽臣擘畫償官庶國賦不虧小民得濟上從其請蘇松之民聞之大喜公至首發廩倉賑饑窮勸農桑修水利然又以爲稂莠不芟則嘉穀不遂乃察官吏之奸貪與夫大家之暴橫者悉繩以法由是小民咸惜公來之晚而奸吏豪家大不便已與飛語以撼之公不爲動行之益堅夙夜循行往來不少休竟以憂瘁致疾以疾懇辭不允因乞假祭掃許之

正統景泰二年春爲僉都御史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

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上召徐公有貞與李公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上曰增銀是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誤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周文襄公忱撫蘇松值大饑米價湧貴公使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浙江湖廣方大熟乃令人齎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弗糴且紿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浙江湖廣大賈皆載米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值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亦賤糶公復椎牛釃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歡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故吳人謠言曰來時周白地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藉也

成化辛卯京師饑陳康懿公俊佐戶部疏請發太倉粟一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

楊公繼宗在郡時歲饑常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于上司後參政韓者按郡知而銜之欲與查考弔卷在案方展閱間旋風從案捲卷飛揚空中野鷹數十爪之分碎韓驚嘆而去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進士成化二年知青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亡踵接昂至問疾苦首劾贓吏置于法豁諸積蠹一切廉去量貧富均徭役募民辟田而緩其課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塡溝壑其何及耶遂不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既而法以不請論昂嘆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奬慰昂猶慮饑饉後民不能耕循行阡陌貸與牛具其惸嫠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槥建漏澤園于關北俾托瘞焉

韓文字貫道號質庵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工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詥忠定常爲南京兵部參贊尚書屬歲饑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楊學字貫之□□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常巡撫河南時湖廣饑民流入盧氏永寧將搆亂躬往撫諭發銀穀賑之有司請俟奏報曰事在不測俟奏報民死且盡去爲盜如以爲罪某當之比勑至悉如所議全活不可勝紀

馬廷用字良佐南充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嘗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公持議發廩或以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奏上果如所擬

孫清簡公需嘗爲四川副使歲侵糴貴民死徙過半公聞湖廣倉粟頗多言于撫按偕參議金公澤兼程往貨焉得三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人感之咸曰微孫公吾皆爲道殣矣

何司寇喬新常爲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今賑貸止于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都御史陽城原公招撫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成化十七年爲刑部右侍郎時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十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于朝發內帑幷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叢塚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劉璣字用齊號近山咸寧人成化辛丑進士初授曲沃知縣歷官戶部尚書詥忠定常爲南京兵部參贊尚書屬歲饑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楊學字貫之□□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常巡撫河南時湖廣饑民流入盧氏永寧將搆亂躬往撫諭發銀穀賑之有司請俟奏報曰事在不測俟奏報民死且盡去爲盜如以爲罪某當之比勑至悉如所議全活不可勝紀

馬廷用字良佐南充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嘗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公持議發廩或以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奏上果如所擬

孫清簡公需嘗爲四川副使歲侵糴貴民死徙過半公聞湖廣倉粟頗多言于撫按偕參議金公澤兼程往貨焉得三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人感之咸曰微孫公吾皆爲道殣矣

何司寇喬新常爲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今賑貸止于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都御史陽城原公招撫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成化十七年爲刑部右侍郎時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十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于朝發內帑幷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叢塚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王恩字克承浙江餘姚人進士弘治間揚州府知府時歲不登疏于朝

欲得移商鹽留兌運用助不給隨以饑甚乃取貯庫解京馬價擇良民分糴江湖米至驗口給之民賴以全遂自劾擅移之罪請俟豐年徵補會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覆題竟弛免徵

馳九垓仁壽人弘治十年以舉人爲銅仁府推官常攝郡值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人多止之曰民旦夕急寧我無官無寧民無食其愛民類如此擢判景東道經銅仁雖山谷細民爭相擁馬首東送之

王少司馬倬巡撫順天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爲溝中瘠乃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僦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散給饑民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數

正德甲戌河南大旱夏五月不雨楊司寇志學時以參政守河北道預條荒政十二事曰寬逋負省刑獄禁盜賊減公費爲畦田蒔蔬菜新廨宇發倉廩勸分施來商賈防瘟疫禱神祇時河北州郡應兌軍米二十萬石公不俟報可即下令停之左都御史幸菴彭公致仕歸陝道過彰德見公所爲停徵令執公手曰漢汲黯不過是也

沈封君塾字子居歸安人故少司空節甫父也庚辰大水米價騰踴中丞李公及泉時爲湖守欲稍抑其價謀之公公頓足曰失矣賴其踴也故秬稻若賤則四方之賈將轉而射厚利而吾邑立槁矣且獨不聞乎趙閱道增直富彥國聽人自爲值而值漸平而官安能強與民以值也李公悟遂不減

彭應軫獻縣人嘗爲□□令性豪邁尚氣節政事簡約人不敢干以非正德間歲大饑一無所賦詣撫院請捐賦一年院使者陽怒下應軫獄即毅然褫冠服就行使者乃爲會議卒從其請全賦盡捐

吳世澤字宗仁連江人嘉靖癸未進士故兵部左侍郎文華之父也歷官按察副使以子貴贈如子官初令廬陵時五月連雨蛟蜃並起漲水攻郡城不沒者三版公晝夜行睥睨間分集小艇于鄉落以拯溺者而遂安旱尤甚其令不能有所慰撫饑民數百輩剽掠伊毛二大姓廩洶洶不可制公曰是令激之也首勒停令而與陸司理愚按行剽所勸富室貸粟以賑咸響應恐後公謂司理必至邑而後賑穀衆亦聚且釀鬬

下令各鄉穀即各鄉賑頃刻衆散盡公乃徐取其首禍者抵法而已

吳少司寇悌嘉靖己亥常巡按兩淮鹽政海潮暴溢廬舍漂沒亟疏請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睹漕艘至喜曰是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謀曰不及夕而能少須耶即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

劉公采初登第即守宿州屬歲大侵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嗷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爲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意異移文格之公竟矯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纏屬輸償卒無負者

侯公先春字元甫號少芝無錫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兵科都給事中其爲吏科給事時江南北饑上欲遣官給賑君曰遣官徒擾民無益不若責成撫按以鐲抵賑如其數便議雖中格識者韙之

萬歷丙戌山東河南陝西及直隸眞保等府皆大旱所司報災無虛日雖奉旨鐲賑而穀價騰踴人民流徙日甚先是臨清德州倉每季以新

舊出納登耗之數聞奏蓋山東河南轉漕粟米皆收貯其中以給軍而歲出甚少存者多浥爛籌國者惜之至是申文定公乃請上盡發兩倉積貯以充賑濟乃借太僕寺馬價四十萬給災傷州縣充糴本令于農收處糴買轉搬減價以糶于是饑民稍得甦息又慮有司不能奉行德意復請上以四事責成撫按兩臺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萌息一時有司凜凜奉職不敢秦越其民矣古稱救荒無奇策然使積貯豐盈或損上以益下或移彼以與此當事者念念在民視若己饑未爲無濟也

鄭公汝璧嘗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歲河南山東皆大饑公加意軫恤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金給米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分給有次第饑民咸飽無爭競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土人勒石記之河南遂至人相食天子發帑金萬餘遣光祿寺丞鍾公化民兼御史往賑之公卿皆捐俸大司徒蒲州楊公言于衆曰救荒乃巡撫職若一値荒即發內帑安用巡撫爲今歲山東河南饑饉同山哀有鄭公

遂若不荒者然河南乃如此衆皆服其言

萬歷丁亥江南水旱相仍者三載上遣給事楊公□□發帑金四十餘萬往賑江南前是中丞周公侍御李公以四郡十八年之賦請量有所寬借矣而其所請十七年之未完者欲蠲漕折而停金花其舊逋悉免徵大司農持之不可楊公緣前意謂上之所稱恩在賑賑之恩在單赤而不在有事產者也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況澤未竭而魚已先盡乎欲于十七年之漕折已停五分者更停二分餘俱如撫按臣議大司農持之復如前楊公憤激抗疏極論民窮已甚必無所從取迫之且生變而推思異日之弊以爲自今而後即歲有儉侵應蠲則蠲不得及宿逋不得議停緩及宿逋則利歸于姦黠議停緩則害滋于希覬蓋今之所以請蠲其舊者萬不得已而將來之所以不蠲其舊者恐習以爲例而成其不得已也于是大司農之意解而政府得間聞于上始有所私貸焉

葉天球字良器婺源人□□□□進士歷官參政嘗守東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潦屢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爲民而設民以食爲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斂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千戶爲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優役濫者還本役及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甚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刹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柘舂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米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

安集

前言

孫原貞曰臣前任河南參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之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湖泊蒲葦之鄉淺河洩水消遂變爲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衆近因河隘橫流此幾處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閒無礙田地如蒙乞勑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厚等項榜內應開寫者當悉照本部節次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巡撫巡

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于有田州分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于賑卹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貸借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候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施設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于此

趙公錦曰嘉靖六年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鄉皆因饑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土樂業豈無來歸之願奈何有司不知存恤聽信該管里長有復業者就令認賠拖欠稅糧承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耗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田地

無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人等一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多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田白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二十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皆得其人而遷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于是故陛下德阻于下究而民不被其澤也臣愚以爲宜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專勅使之專一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亡開墾荒蕪悉遵詔令施行至于處給牛具種子開濬水利等事俱聽便宜處置三年之後果有成效量加俸級而仍其職事成然後報功而論賞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于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不至阻格廢弛陛下仁心仁政于是可以覆被于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宣王所以中興六郡薦

往行　詔

流移

前言　詞

往行

李公遷之知濟南也久旱公力疾而出禱于壇三日而雨已又雩于壇三日復大雨于是齊魯之屬郡旱饑獨濟南稔民復業者三千戶時流民三千人就食新城新城令懼甚公以便宜發倉粟賑之又大發帑金市牛種賦隙地授舍而耕新城驟益民三千所墾田稱是山東諸藩臬祿俸皆資之

養濟

前言

丘濬曰前代惠民之政及于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爲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于此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養贍每人月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

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一尋又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于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病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入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按月依期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以爲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于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隣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爲今之計乞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本管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又曰先王之于民也制爲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爲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聖祖于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一所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勅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又曰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于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京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乏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朝于京府既立養濟院又于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爲兩寺之設日食有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于作弊臣請東寺移于崇文門大街西寺移于宣武門大街人烟輳集去處每日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寺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籌依次給食仍

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雖然此事關係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瘵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垂首喪氣匍匐于周道之旁悲號于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尚乃如此何以示四達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聖明降賜勅諭榜文于通衢付其責于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二目錄　外編
禮部一
禮儀
前言　丘濬
于慎行
往行　丘濬 二則
潘希曾
郊社
前言　周志新　黃宗明
歐陽德
張潮　陸樹聲　吳□
黃潤玉　袁表
夏言　李嗣　張琮

往行 嗣
祀典
前言　黃相　馬文升
丘濬　劉球　王得春
倪岳　周冕　盧洪春
沈子木
黃汝良
往行　詹同　尹直　世宗皇帝
高儀　許誥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二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禮部一

禮儀

前言

丘濬曰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閣等名目或失於粗略或失於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故事旁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言後來因以爲當然者亦或有之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勑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

加講究釐梳節潤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歷官按使嘗爲御史時設立有闕文軍民諸司彼此相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出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辨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遠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

黃少宗伯宗明嘉靖癸未爲刑部郎中時張羅峰桂見山疏議大禮百僚譁詆曰奸邪宗明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我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軍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姪繼叔皆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乃附名于疏卒正典禮

于慎行曰宋徽宗置議禮局以定朝會祭享大禮集諸家所撰禮儀而總其大成禮書既就又置禮制局命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婚喪冠

祭沿革制度爲五禮新儀班行天下此雖蔡京所廢不可謂非盛典也三代以來郊廟朝廷之禮典故相傳尚有可考至于士庶之禮反爲疎闊古人所以治身養心之具蕩然無存而風俗不可振矣如得五禮新儀潤色而行之以示士人之矩亦一代制作之要也

往行

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待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

藩府邊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

後世大臣朝賀燕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司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其二每歲

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公言出而羣議遂定時議禮當上意輒不次擢公嫌希附卒不以聞主議者求觀亦弗予上計已決期日下詔上寶册猶執舊議上甚怒禍且不測公往與言遂草詔大禮卒以定而臣工陰受其福公有調和之力焉

郊社

前言

歐陽文莊公德爲編修奉詔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盡可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

陸樹聲曰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後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皇帝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與議諸臣有謂祀地北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神景從不當以日月配天者其言似若有所據也

□□曰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賡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

頻仍可追睹也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貺饗答今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前此妨於國邨今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訾災傷迭報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識見考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故郊禮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廕補賞賚爲費不貲郊禮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陛下惻然憫恤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況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願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睹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張潮字惟信號亭溪更曰玉溪內江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嘉靖己丑公爲侍讀學士庚寅奉詔與議郊祀禮羣議分合相半公據經引史旁及子集斷以祖宗之舊反覆辨論幾及三千言大約謂禮之可疑者八難行者二一曰合祀之說雖證以昊天有成命詩序而其詞卻又專頌成王分祀者不過援周禮奏樂於圜丘方澤數語而北郊則僅創自漢儒摽取孝經緯文天神主北辰地祇主崑崙殊爲荒謬二曰六經有祭法有祭天泰壇祭地泰折之語而亦無南北郊之文唐賈曾表引春秋說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王肅述孔子云祭天而地配於經皆無所據三曰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舜典正月肆類上帝乃祀六宗山川羣神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燔柴祀日月星辰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山澤四方百物各以物祭及月令凡祭祀亦斷自昊天上帝山川四方宗廟社稷之神而俱不及地豈地道從天與中庸所以祀上帝之文同乎四曰禮言郊禘或言郊廟以社對禘或以社對釋之者曰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以知郊之爲天地亦無的確五曰祭必有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先公祀四望社稷五祀羣小祀各有服冕何祀地祇獨無若同大裘則非夏至所宜六曰祭必有配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孝經云郊祀社稷以配天何北郊獨無配乎七曰朱熹嘗言古時天地定是分祀卻又曰五峰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卻好似亦矛盾八曰陰陽之義多矣如祭統以礿禘爲陽義以嘗烝爲陰義則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何天地獨無陰陽至若周禮一歲九祭天朱熹所謂當時禮數簡儀從省故易行者是已今於天歲止一祀而春秋既祭社又專祀方丘則反崇地抗天非尊卑相乘之道此難行者一也且周正建子故二至祀天地於歲事爲不紊今歲首在寅不從二至非順陰陽之義從之則於序有乖皆不合周禮此難行二也惟聖祖時合祀已久雖其列壇從祀非古而當時著令命官分獻各以義起殊與漢晉唐宋神座千百數位者不同今不若循舊爲便時上志先定分祀覽其言懇切婉盡亦不以爲非未幾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概遷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公亟上疏曰此正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周文王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其主矣卒斂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何況人乎今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尚遠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若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謂褻穢圜丘匪宜公應之曰在圜丘若似褻穢然天無所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竟得旨罷

黃潤玉曰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

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社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上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幷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爲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幷祭地也草廬吳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袁表曰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至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

函鍾爲宮夏至方澤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必冬夏至而卜兆者天氣之陽始來復地氣之陰始萌也夾鍾而謂之圜者圜象天也帝出于震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也林鍾而謂之函者其能容象地也萬物致養于坤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也六者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八者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分祀之議實昉於此而衆吻遂輟然董仲舒謂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先百神而最居前也尚書舜禹受命其亦先繫以月正而後云類于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未必取陽生之義也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陰陽盡天之運而又以陰屬地益傳訛而難信矣何也地非天匹也禮運篇曰政以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謂之殽地夫地統於天猶母與父自人情尊天親地者言耳若論造化一氣之妙無異上下之相攝而神與迹之轉相附也何也天氣也地形也形有方而氣無所不運凡地之勾萌甲坼岳峙水流皆氣爲之則皆天攝之也如人身之有軀殼有神氣並言之可耳而直析爲二使若胡越之不相鄰而蒼素之難共豈理也哉誠合祀者何以異

夏言疏曰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乃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東周典禮隳棄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可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闕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議上請以俟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俟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脩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

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降旨郊丘諸祀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禮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

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殲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袵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可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可以安我太祖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論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尊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制所由起也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

古禮明堂者周禮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淵仁寬穆純敬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臻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儒沒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往行　劉

祀典

前言

丘濬曰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復歷敘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有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蓋惟取其純德鉅功列位而通祀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黃相曰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閑崇報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厥宅里皆此意也我國家以

風教爲本以綱常爲治自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充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葬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兼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爲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蒲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愍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天語榮於華袞渥恩賁于泉壤使陳瓚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不夙夜祇承上帝稱照文龍當宋季爲閩廣宣慰撫使北軍入廣文龍以千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諷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瓚文龍叔也元唆都攻興化瓚以義民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猶率其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

曰吾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狗奴求活耶唆都大怒車裂以殉俱載宋史及郡志凜凜忠言與秋霜而俱隕堂堂大節與日月而爭光雖宋遭陽九炎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眞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效矣列之祀典允愜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居無存久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勅該部比照廟祀紀信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本郡事例擇興化府近城爽塏之地量立一廟共祀陳瓚陳文龍於中撥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爲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肹蠁之中而凡生於其鄉守於其土仰廟貌之巍峨覩禮文之豐縟者剛正之氣自勃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矣其裨益風化夫豈細故哉

馬文升曰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岳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岳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恆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無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恆山于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崞峰之說不知祭豎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京之北而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覩眞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眞定府卻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岳於曲陽

縣惟北鎮仍祭於此若以爲北岳原在眞定則周禮載恆山爲幷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岳鎮海瀆之神創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眞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俱奏行移山西幷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恆山舊址去處修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陋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石竪碑以垂不朽

倪岳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三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

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其眞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之鬼耳豈可僭號爲靖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合拆毀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

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旣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五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加入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記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

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說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童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童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讎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相宋徽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乃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合拆毀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

謹按傳記張道陵字元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水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峰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册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册號正一靖應眞君歷代相傳子孫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誣惑百姓從受其教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麓陀林祕魔岩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

卽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蜦蛇亦能致雨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蜦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如蜥蜴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

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蓋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岳齊天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祭祀夫岳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眞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者蓋眞武神也眞武本玄武宋眞宗尚道徵避聖祖諱改玄爲眞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眞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佑聖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志乃云眞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祕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也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

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幷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搔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祐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奸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依南京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齎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勑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各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闊白綿布二千四百疋祀神

油蠟香柱三萬七千八十四斤雖稱送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
憊敝亦宜量爲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經自酌量奏請定
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替而國用
少節矣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薩氏
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
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
薩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
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
改廟爲火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又建一殿
崇奉二眞君左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
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
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
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

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
充軍顧玨顧綸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
怪誕可知但既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
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幷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
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
勑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
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州府
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
也眞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平福建父老
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
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
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
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
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

稱眞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
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
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
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
爲定例所有現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
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眞錄及國朝御製
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眞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
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眞人母田氏仁壽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
亮眞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
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帝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
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
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

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幷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係甚重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比於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幷東嶽廟眞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眞君幷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劉球曰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王得春疏曰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必得人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道由是郊而格帝廟而饗神舍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比者乃朝廷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概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與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濮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常以異流雜品而濫厠崇高之位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奉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請勑下吏部將宗記退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修復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

成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懽忻交暨于皇上之善繼述矣疏具將上會青宮册立少待辛丑轉通政使至都卽奏上之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報然時論韙焉

周冕疏曰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爲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其氣本相爲流通其心常相爲感應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茲當大工告成之始仰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然氣象照耀宇宙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愚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陛下之誠敬耶伏望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祓一心親致孝享祖考

精靈昭然在上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

盧洪春曰祖宗者陛下之祖宗也故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之精神今身之弗親而徒委之疎賤之臣子則精神意氣不相統攝即使陳籩設豆祇爲瀆而已矣九廟之神靈謂何而又何以報本追遠乎

黃汝良曰或問蜡之說曰此農事之祭與藉田相爲始終者也藉以率之蜡以饗之勸農之道備矣且一張一弛緣乎人情而報本勵功意亦在焉纖細不遺而舉措必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物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蜡而臘故註周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蔡邕獨斷則直以臘爲蜡矣大宗伯以疆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司樂六變而致羽嬴鱗毛介象物及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

亦曰蜡也夫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祭先祖等並八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于農者也不專于農事不與茲典吾讀陳氏禮書而質諸郊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故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迎貓虎而祭之即所謂禽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貓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故坊七水庸八其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神而祈豐之辭也冀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虫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不數百種而數昆虫夫昆虫本欲其毋作而又何祭也即祭昆虫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虫而分貓虎似矣然貓虎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畷不分而分貓虎耶其後沙隨程氏又附鄭玄而不得其說乃曰非祀昆虫昆虫者也遂併郵表畷坊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言之然則古所謂五祀者豈祭其始作者耶且又安得去貓虎者而迎之也故八神之說吾以陳氏禮書爲當而漢註之兼他祀則泥于合享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概舉非一之辭如百

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鬼與百神蜡于五郊唐因之爲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爲四郊東主日西主月南北乃主神農諸瀆爨不經者本漢注誤之也夫圜丘方社王宮夜明幽宗亦既有所矣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主日月天宗耶又烏在其主先嗇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郊時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禮歟至仲尼賓蜡子貢觀蜡黨正屬民則諸侯之國庶民之鄉亦皆有蜡矣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方通蜡者通乎上下者也王者統御幽明論功報祀因以勞農而休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蜡其有功于田者而地不與焉既以勞農又以勸功也其有功于田雖貓虎之微坊庸之細且猶錄之年不順成即先嗇明神亦不得以無功而饗明乎此者可以勸功矣今藉田僅存而蜡祭未備吾故爲解其說而存之以俟夫力農修古者攷焉

往行

洪武戊午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

未當卿等其議之于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亞獻禮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弘治壬寅秋尹公直爲南京禮侍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爲其民乎然中當改正也又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皇上時享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於皇上帝王不嚴於天地顧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

嘉靖九年有旨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止稱至聖先師孔子葷大成文宣王號廟宇止稱廟不得稱殿四配止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葷充沂鄒國公爵號十哲閔子并四配以下毀塑像更爲侯爵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葷伯爵孔子并四配以下止稱先賢某子葷木主春秋祭祀止用十籩十豆府州縣止用八籩八豆樂舞止用六佾

別立祠中祀叔梁紇曰啓聖公孔子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配罷從祀者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改林放遽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斥抗議者御史黎貫爲民編修徐階外調餘提問鐫俸有差

高文端公爲禮部尚書日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公固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即分亦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論是非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末議衆韙之

許莊敏公誥嘉靖己丑嘗以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文華殿有孔子塑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而諭之曰朕奉至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遂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及禮神品物復命各爲講章以進公衍中庸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公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每月朔望帝必躬祭事品物必賜公以爲常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三目錄　外編

禮部二

宗廟

前言

丘濬　倪岳

袁樞謙

往行　闕

山陵

前言

姚夔　胡世寧

往行　闕

從祀

前言

羅師程　程敏正

唐胄　倪岳

往行　闕

章服

前言

宋濂

往行　闕

婚禮

前言

歐陽德

往行　闕

喪禮

前言　闕

往行

張智　姚夔

尹直　楊守陳　霍韜　王世貞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二

宗廟

前言

丘睿曰三王之言天子七廟各自爲言以愚考之漢明帝以後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之意乎臣竊以爲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蒸者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閒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

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蒸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

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 順翼宣三祖祔其左 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禧祖之心矣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

倪岳曰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立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於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慧恭恪莊禧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其會文武大臣幷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

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不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爲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憲祖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孝穆慈慧恭恪莊禧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旁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起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禮典題奉聖旨你每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

欽遵後於奉先殿之東別闢改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

楊守陳曰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得禮之正而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

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諡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諡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諡爲獻祖並諡懿王爲懿祖至肅宗並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異聖廟不預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劉鏞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

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

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獨尊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與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宜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

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衆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既備陳於古至於歷代羣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可鑑者臣復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

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嚮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實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耶若以僖祖藏

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於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室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攷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子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

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之興本於稷契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皇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

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眞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稷契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亦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

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盛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詔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順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於夾室在右或於宗祏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悖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論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室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

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闕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損益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辨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卽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稷契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卽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普棻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

遇祫則卻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劉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幃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主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卽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徬徨

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尊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固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事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臣子之願也孰若伸恩屈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羣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遷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難也臣按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

享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悖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改更豈忘其上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前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有敬有不敬者乎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

尙義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禫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說詘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聾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具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

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狗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曰天下基本而生者今曰天下基本而生者今曰天下基

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卽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於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眞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壓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

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恆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稷契廟以稷契爲太祖莫有尙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朝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學禮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己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質

食此何說也此必非高祖之心而亦非成祖之心也夫達孝者敬所尊愛所親建文非高祖所愛乎高祖所愛寧非成祖所愛乎燕王廓落大度有帝王之質天生之而高祖知之者知而立嫡爲天下萬世訓也其所立卽其所愛也成祖之起纘高之緒非仇姪也誅亂之臣非有亂君也纘其緒誅其臣而正帝之存否不論也故焚宮而出成祖曰以天子之禮葬之知其不死而不之問成祖之心可知也不然者一統之日非不可下大索之令逋逃之虞亦何必崇大行之議成祖之心非有憾于姪蓋已明示于天下而天下莫之知耳建文之世紛紛制作雖督過之以變亂先王之舊章姑已褒奴不列于宮斷歷煅室之刑不施于天下也三代而下猶中主也變則禦之曰毋使我殺叔父至則避之曰我寧爲民叔季之世何必非夷齊季札也建文誠無罪于成祖而成祖實無憾于建文也向使晰義之精察心之曲成祖之靖難與景帝之纘祀總之非得已之策而原無憾于先王建文之避位與景帝之退處總之已盡之數非必得罪于天下故卽令太祖在帝左右而立之斷必且曰有

吾孫行吾義者也有吾子繼吾志者也於景泰則取其亂而能治於天順則憐其出而復入無勿收也無勿收則無勿祀也則令姪食于叔之廟弟享于兄之前在天之靈應無不安尚何議乎故吾謂繼聖者何必其續于聖矧猶一家也尊居叔位明受姪統不妨于名取姪之有代父之治不媿于心生則棄之沒則祀之不傷于義斯不亦大聖人之心事豁然于天下萬世之公而亦無恫于先公先王乎若以居今之世不及古之道而歷朝所議勢不得變更則又禮樂出於天子非臣所敢也

往行

山陵

前言

姚夔曰昨日該大學士彭時等奉稱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蒙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王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司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

帝之左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理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係焉不可不愼也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詔頒天下與今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慈懿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號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大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

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避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避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避徽號悔恨莫及自嘆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大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

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
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隄潰
水決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
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
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
攸同降之百祿臣等不勝幸甚

胡世寧曰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陛下孝
恩純篤追慕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
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聖心至孝爲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
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臣惟皇
上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陛
下之身者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有墓猶木之有根根不動則木
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凡士民之家所以重
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

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
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
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太祖高皇
帝初葬皇考妣於今皇陵衣冠蓋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
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
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碑大略可考也
此我仁祖之陵既蔭太祖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
靈氣而蔭我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爲帝王可也昔者謂死者魂氣
升天體魄歸地今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
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之在安陸者永爲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
動也況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在途未免
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聖
母聖心憑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
其父母而欲爲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

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顧特憚於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善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俏坐於孔子之廟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

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傳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著易傳祖老莊而芘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惰先儒謂聖爲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簡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奸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婘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

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爲儒免敝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人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棖在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俱不在諸子之列秦冉顏何恐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七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

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杰之士也今董韓爲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

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遵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明矣況宋儒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繇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

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沒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此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爲世師言爲世訓動爲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眞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涇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勑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略其造詣未至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唐宵曰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其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也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議及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請乞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原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點之奏已明而我皇上愼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以點之論雖甚當而敍事或未詳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得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下壺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亨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雖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衆事垣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夫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蓋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爲證又惑也又一太廟配享當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雖今配享九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廟祀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化之妙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綴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悞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國朝之大典禮崇隆於聖明之世而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

倪岳曰從祀諸賢不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燬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

來列於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于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于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

王世貞曰今上之十二年御史言孔廟從祀當用故新建伯王守仁翰林簡討陳獻章而它給事御史有舉布衣胡居仁者因及故尚書章懋羅欽順處士吳與弼布衣陳眞晟大宗伯請與九卿翰林東宮諸僚議議乃推布衣居仁而於新建伯十一參差即簡討亦不免焉輔臣折衷以新建伯及簡討布衣請詔曰可世貞時病居里於所聞晚然嚮者嘗承乏監晉臬試以新建伯及簡討從祀策諸生乃推廣其意而議之曰自聖人之道明而天子推本孔子之功詔天下郡國皆爲孔子宮以祀而悉籍其七十二子之及門者爵而配享兩廡已又悉籍七十二子之弟子及後儒之爲傳故訓釋有功於六經者爵而次之已又籍魯論之所載四科十哲者加爵之而升祔於堂已又籍其得道之統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加爵之而升祔於左右居十哲前至嘉靖中始罷不稱爵而別立啓聖祠以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晳祔掃而兩廡之所進退至是始稱備獨以我明高皇帝汛掃羣俗取椎衽而冠裳之重熙累洽儒賢輩興而兩廡之祀自一薛文清外寥寥無繼何論宋世至不得與胡元比肩即士大夫橫經而造壇墠者有不怒焉若失僂焉愧且憤哉今天下之爲新建學者大率十而七往往高視闊步以不爲新建學者爲淺夫而諸不爲新建學者以新建學者爲異端閩中之學爲新建之牾之而生恚嶺南之學爲新建之掩之而生妬黜其勛者疑其端傳其跡者窺其衷此議之所由以參差也第朱子表章之功與天壤俱敝而不在於訓詁章句之末其所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之說而已而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非求牾也爲不盡得聖人之心而牾也今其所摘致良知一語簡切痛快實可接孟子之性善而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當正德時新建膺閫外之寄建不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瓜鉅之鋒全身遠害要必有所謂權者而不覺其有屈節之實柄在悍帥則悍帥攘挩之柄在輔相則諏相媒孽之藉令馬季良杜元凱而處此寧有是哉嗟乎若新建者又

正仲淹文正之才氣其猶在涑水上乎涑水固篤行君子也然疑猶有疑孟子氏書而文正導大儒張載以中庸中庸之表章自文正始也夫歐陽氏者文士豪也其本論名爲闢佛老耳又嘗疑易繫而妄解春秋乎今徒以濮議之合而祭之而文正者乃上不得擬涑水下不得列歐陽者何也吾以爲居仁與弼宜專祀於鄉而進范文正王端毅章文懿羅文莊於孔廟之廡可也凡與居仁與弼例者十人曰學正曹端也布衣陳眞晟也修撰羅倫也給事中賀欽也郎中莊昶也布政使陳選也國子祭酒蔡清也御史陳茂烈也太常卿魏校也贊善羅洪先也皆可寧託於鄉者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堂之祔夫四科十哲者述魯論之從記與陳蔡之難者也非以十哲盡夫子之門人而四科裂夫子教也且夫子有子也曾子也述魯論者之師也而不之及故曰非謂能盡夫子之門人也故夫子之教有德行而已而何以政事言語文學爲故曰非以四科裂夫子之教也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夫子之責之若缺誠然而至我也短喪之論卑名教窳心術爲萬世罪人何以辱此堂也

今且有兩說去十哲之宰我冉有而進有若南容孚而取宋儒之二程朱子於其末乎抑盡絀子路子貢游夏於無而以顏閔二冉曾子子思孟子二程朱子配乎二程朱子之獲配也伯淳以德正叔朱子以功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嘉靖之典禮夫其去像而易木主也爲像之未必類也復古也去王而稱先師也爲王之尊不及師也重道也曰師則無上矣胡以去籩之十二而十也去俏之八而六也使天下萬世曰人主自尊而卑大聖人自嘉靖始嗚呼惜哉是二者所宜亟復者也

往行 詳

章服

前言

歙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山龍華虫粉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朶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

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有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次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

往行 詳

婚禮

前言

設陽公德爲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而婚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醮詞有承家之說請賜裁定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

往行 詳

喪禮

前言 詳

往行

洪武壬甲三月丙子懿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時禮部侍郎張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卽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祿皆出於民今祭禮儀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禮餘如智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

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須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白多此類也

姚夔字大章號損庵桐□人正統戊午解元壬戌會元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吏部尚書諡文敏爲禮部尚書日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

弘治丁未正月郊獻夜壇明日甫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皇太子擬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尹公直執言庶母無服而主婚在上與皇太后婚期竟不易上又以貴妃斂宜服黃公言貴妃數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上因欲緣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葬以后之道苟妄爲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耶卒以貴妃葬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四目錄 八 冊
禮部三
要事
前言
桂彥良　丘　濬　霍　韜
葉居升　男行素
住行 冊
科貢
前言
謝　鐸　佚　名　蔡　清
王得春　葉向高　張居正
張　智
住行 冊
科場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十四　目錄　一
前言
丘　濬　張　寧　董　玘
古　襖　何孟春　王　鏊
隆慶應天鄉試錄序　管志道
孫　鑛　于慎行 二冊　馮　琦
魏允貞　錢一本　沈　鯉 二冊
朱國祚　李廷機　王　宣
楊元祥　劉應秋　鄒德溥
沈自世　葉向高
住行
高自芾 二冊　劉三吾　曾　棨
曹　鼐　陳敬宗　曾鶴齡
彭　寧　李　侃　姚　夔
劉　鉉　劉　儼　周　旋

泰宗伯鳴雷爲南京禮部尚書遷移宗伯遂故事南京聞詔後禮卿率百僚上疏懇安一如北京例公言南都聞詔已匝月疏入則兩越月矣安得比肇毅下哭臨時禮官方主罷議者韙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十四　目錄　二

錢溥
成化二十三年會試錄序　英宗皇帝　周洪謨
費宏　楊繼宗
寇天敍　華昹 二則　李堂
錢萱　屠應俊　霍韜
徐顯　閔如霖　陸汝行
趙孔昭　唐維城
張士槃　席書　張孚敬 二則
李時　汪汝璧　嚴嵩
陸師道　張璧　陳棐
李念　包孝　王交
丘岳　史宮　李邦珍
王希烈　陳萬言　張居正 三則
孫繼皐　杜蕖　張檟
吳龍禎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四　外編

出

禮部三

選舉

前言

桂彥良曰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孝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當千百人之用矣

丘濬曰我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之意也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收得人之效

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爲文自隸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葉居升曰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道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

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名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泰士之賤皆有由來非可以一二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責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局得書嘆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舍行恭其誰耶

往行

科貢

前言

謝鐸曰歲貢一途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聽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爲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宜勑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一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科加以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

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眞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王公恕嘗問蔡公清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公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而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之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王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簡閱世務冀他日實用耳

王得春疏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俊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首論吏部毋拘三途大哉皇言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沮自棄今遇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偶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隳雖欲建功立業恆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予策勵耳臣請勑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于愼選提學雖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狥己狥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試之大廷果能兼此

四長則從而奮庸之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

葉向高曰自漢史傳儒林范曄因之後益以文苑獨行若判文行與儒而三之然則其所謂儒者僅僅訓詁經義無所發明於操修而所謂文若行云者以屬辭弔詭取名耳于儒道無當也夫儒而不文不行安所稱儒即文與行矣而不得以儒者稱亦安足經世標格爲天下重哉此固范氏學術不明輕于立論之過亦或其時無有明經之儒質有文行足光述而作史者姑隨其所就而書之毋令泯泯云爾國家以經術求士學宮之秀林立蔚起拔其尤傑而薦之固宜文行彬彬爲世向慕而考其實詣或謬不然以程于范氏所紀儒林文苑獨行諸君子無一肖者遂使明經一途僅以優乎青衿之老而困苦者而其品日輕余爲之竊嘆焉

張居正曰提調學校固憲臣之責而羣居教習又在儒學教官顧近來

考貢之法太疎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教職精力既倦於鼓舞學行又歉於模範優游苟祿潦倒窮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今後凡廷試歲貢生員容臣等遵照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落提學官俱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行考閱有年力衰憊者即行揀退不准送試廷試學業荒疎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驗其年力尚壯送監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力已衰不必發監遙授一職回籍榮身庶官無冗曠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當不可勝用矣

張智字玄略順昌人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初授夷陵州學正歷官國子監司業尚書趙勉言其學行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智方以教授居憂服闋即其家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即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擾顯僚上勑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

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耳禮部宜以朕言論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智請首行于太學從之智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罰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勸懲也上乃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不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

往行

科塲

前言

丘濬曰自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塲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時其所試

題目皆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爲題當是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塲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塲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以此初塲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塲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畫偏旁者可嘆也已學憲臣之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爲瑣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塲舊例分簾內外以革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敕

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復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爲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加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穀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

張寧曰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聖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宋范質爲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冑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有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概授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可苟求而眞才斯出矣

董玘曰宋儒朱熹嘗推易之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必君子也洪澤詭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固無要於此者愚以爲考之於言也亦然嘗試觀古人之文凡所謂君子者其爲言也有弗明白正大而暢達者乎其或反是則澤洪詭怪閃倏狡獪之情狀形之乎文亦自有不可掩者使司校者執是說而求之其於因言以知人也亦何難之有

古穰先生曰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爲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幸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義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何孟春曰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然則爲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教人者其專在

上品乎亦曰期於適用而已

王鏊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眞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杰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尚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識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

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學究爲進士不意罷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煩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意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倘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夫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俟易也

隆慶庚午應天鄉試錄序曰聖祖開科取士制監于前代罷博學宏詞詩賦諸科以爲虛文不足以得士而純用經術于其時制錄所錄率沉浸經旨意顯語質如太羹玄酒疏越朱絃味若音固有不盡者存也漸涵百餘年以迄弘治正德之間質文並茂發奧術之英華含精光于渾厚郁郁彬彬盛矣夷考其人多嚅咀道眞敦行彝教淹貫深而蘊蓄厚故其發爲文詞則美文詞隨所任使則勝任使如此而謂經術取士勝於博學宏詞詩賦諸科也不亶其然乎顧文勝之極其勢必至於沒質其間豪傑之士以明道立言自許者固有而溺於記誦狗枝葉而忘本根者尤往往見之甚者崇飾詼淫闊略踐履雖正文體端士習之德意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廉耻其後法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耻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應之雖欲變其餘巨亦不可得矣宋世之法不得不詳然能稽古三意漸以變之化養其廉耻未必不收得士之効也

又曰宋雍熙二年始有臚唱之制即梁灝及第之歲也是科得進士百七十九人而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呂蒙正之弟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此皆勢家與孤寒並進綴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皆罷之太宗不以世謂何

管志道曰取士之流弊大略有三試錄假士子之文一也監試奪內簾

下求玉之令曰謹察其瑕一以和氏之璧來而微有瑕一以磁鈇來而無瑕則收者必有瑕者矣因以號于天下曰玉工好瑕非也今春官有嚴令首曰背傳註然昔直指按毘陵以屢空餘試士求一守朱義而文辭工者卒無有不得已則仍首背朱者蓋守告余如此揖馮公而遇客如故豈知初之欲唾其面哉

于慎行曰賈似道欲制服士心乃請置士籍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款無礙方許納卷此近代保結搜檢之法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廉耻其後法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耻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應之雖欲之化養其廉耻未必不收得士之効也

又曰宋雍熙二年始有臚唱之制即梁灝及第之歲也是科得進士百七十九人而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呂蒙正之弟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此皆勢家與孤寒並進綴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皆罷之太宗不以

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蠻結之語語音既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取奇儁則鑑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鑑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燬異說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燬一書等經學於弁髦得詔書而掛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前聖人之言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爲主二三臧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

權擅政厭薄詮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覘意向全場題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入場監試官又加意謄硃分別式樣以授主司圈點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嘆以爲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聖衷正罪逆保追連居正復該南京科臣阮子孝疏論奉旨張懋修等併從籍有關文科舉天下之公大臣庶僚之表科舉而私何事爲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至今未已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肅莊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寥寥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蠭集蠅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爲信也貴者既以勢脇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有期請陛下申飭前言讀卷官務各秉公竭明爲國掄才敢有謬襲成套結知權門受請宣富室如丁庚故事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如張申徽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引嫌迴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蓋學

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才關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居正外託迴避之名而內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懷才抱志堪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門進眞才光盛典將復見於今矣

錢一本曰請見在執政自今特著爲令俾許以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人指摘者亟請除名改除應蔭官秩入官之後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屏跡公門勿蹈世蕃懋修之故轍俟父致政之日然後徐議進止留餘祿以還朝廷留科目以讓天下寒畯之士俾公卿典形卓然自今樹立始夫非千古之一大快乎不然犬馬報主之心終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或能彌縫於在任終必決裂於去日雖辭權與奸之名難逃鄙與具之議智者宜有以自處矣

禮部尚書沈鯉題爲士風隨文體一壞懇乞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習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爲嚴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此洪武二年詔頒取士條格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限一千字以上惟務眞述不尚文藻仁宗朝諭廷輔奏准科目取士務求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十子之爲文式乎不式乎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爲諸士倡始平時訓論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爲澀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爲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純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耻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敘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羣書者臣等不得濫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奉欽依遇場屋揭曉後各該提學官即中式硃卷盡數解部逐一參閱有犯前項禁約者隨即指名參奏外其各直省提調學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爲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等竊知其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該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爲己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爲諸士倡始平時訓論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爲澀套而引用左傳

隨其所習攷覈講究務令貫通至於臨場校閱品題高下則一以見今頒行文體爲式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于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句語者卽使文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考過所屬府州縣衛運司儒學生員原取優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歲終解部科舉年場屋畢解部臣等逐一考驗不許另有謄改如有故違明旨沿襲前弊壞亂文體者定將提學官分別卷數多寡題請罰治本生行提學道黜退除名仍乞勅下吏部今後考課提調學校官員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爲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閱畢咨送吏部一體考驗施行伏乞聖裁等因奉聖旨近來文體輕浮險怪大壞士習依擬着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稽查如有故違的汝部裏摘出開送內閣從重參治科場後參閱硃墨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實舉行毋事空言欽此

又曰六月內禮部覆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疏查得各省直同考先該南京禮部尚書姜寶議欲盡用有司已經本部題奉欽依酌量兼用今有出使於外者矣今既同奉差遣共事一方爲地主者不欲過有分別以傷雅道亦以遵君命而重朝廷也及查會試入簾出簾二次宴主考官員雖有秩在尚書之下者坐次亦居其上所據鹿鳴等宴亦宜正考居中副考居左監臨居右乃見巡按御史爲其地方題聘主考初意伏乞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奉聖旨依擬行

朱國祚曰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古聖賢所爲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辭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乎雅暢如奏英韶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節者也惡睹所爲奇者哉彼爲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躍區宇超軼前人以文雄于時而不知其遊爲病也扶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衺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深窅晦閻其辭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爲深長之思則意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邏而不貫則氣病習尚頗僻不軌于正途今大雅之風澌滅殆盡則又爲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彼將曰吾惡夫卑

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體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冲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體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疑啓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秉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取舍使人望表而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貢于庭則淫巧之工棄矣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儒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必以通經學古爲高一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務粹然一出之正明操進退賞罰之權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翕然顧化竭蹙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化鉤棘爲平易化險怪爲渾厚而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者兩公之功爲多也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何憂文體之不正哉

李廷機曰今天子以文教提衡宇內枕經藉史家弦戶誦蓋彬彬盛矣顧惟臺閣諸鉅公哲匠主持雅道經緯國家文體稱正脈焉其他若縉紳家執掌簿書無事藝圃羣瑰意釣名多偃仰瞪眄以夸世其文也亢隅而不淳鉛槧家屹屹經史獵取世資務雕琢鉤棘以希青紫其文也卑弱而鮮氣山林家餐霞巢雲遺世孤憤研究湖山魚鳥之奇以弔詭于世務蔑如也其文也憤惻而不經曠蕩而不適于用人各操觚家各摛藻騁籌策之辨則董賈比肩窮靡蔓之巧則屈宋接跡侈同異之軌則蘇張迭生夸紀載之盛則班馬齊壇殫推敲之奇則岑王李杜紛紛皆是雖充車聯駟莫可稱載而淫蛙混聽於文體均失矣夫文以理爲根本而借名異端託爲門戶非所以命理也以氣爲幹而斲削鉏鋤非所以命氣也以辭爲枝葉而搜索鉤鑿巧至棘猴非所以命辭也噫無論文病也且及人心與世道蓋右之世世道淳龐人心朴茂故其文簡易閒然日章晚近之世世道澆漓人心狡僞其文亦因之艱深詭譎以希世取寵

賈名馳譽一切中正之軌弁髦視之矣嗚呼是文體所係豈淺鮮哉

王荁曰夫學者搜圖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述政則紀注措爲文章談道則性靈闡爲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要諸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數藻以故懸諸日月與世罔極也嗣是而降馬班雄漢韓柳起唐蘇曾跨宋罔不因才於己變體於時即文非純白亦染翰者之驪淵也我國初課士以文歸於實用詞不虛現而務適時意不斲玄而在當理彬彬乎稱盛世之文矣暨成弘之降稍稍□陋近代而還往古學者始彝然向風焉而於近日爲尤甚以徑遂非以語于巧也而爭罕喻以標奇以簡辨非以語於博也而爭繁縟以侈富以顯著非以語于邃也而爭突奧以極深以經常非以語于麗也而爭僻詭以逞異蓋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爲伍而責之實用顧出近代之下何也競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反而正之也亦有六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今者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頓覺俾釋老常與孔孟爭塗不可也故返其弊莫若使之附聖以居宗選言建義必楷乎經

今者假寵於南華乞靈於鴻烈經淵卿之漓而葺其陋俾百家諸子與六籍並耀不可也故返其弊者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心心受命於理今者執堅白異同之辨而不覩其歸侈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異斯其于理昧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遂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駭世今者鑄意于不可測識之鄉而繪詞于無所經見之語斯其于思僻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何者未勝其本也今文之勝質也亦若是矣返之者莫若使之佩實而銜華工倕持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羲和度不過管而盡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得也今之爲文者鏤刻勝而規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刑端象指於下則化正能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奚啻近代哉抑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太也氣化之運其權懸乎天文之必救以質也質之必救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文學之體正之一時非勢極而

變也救之則然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楊元祥曰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蓋不獨文因時也時亦因文焉文者心思之所構結而成也其文也而雅正之尚心亦浸而之雅正矣其文也而僻異之尚心亦浸而之僻異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人心也天下所爲操文柄者士耳而士各以其心之所向發爲政即斯世隆替基之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世運也蓋今之爲文敝者三而闢茸之徒不與焉大道之不通習異端不經之語逃之乎不可詰之域是謂以深掩才不足以創矩矱務采摭勝語以相矜嚴是謂以襲掩卑卑無以逾人乃竄取古文奇字點綴以爲工是謂以鏤掩智不足而後逃深世且以其深也而智之才不足而後襲故世且以其故也而才之工不足而後鏤辭世且以其鏤也而工之轉相倣倣久而益烈此不有以大易其尚則吾斯文之莫可復古也夫唐承六朝綺靡之習其文排故韓子起而正焉以歸于雅宋承五代軋茁之習其文險故歐陽子起而正焉以歸于雅則今儒生學子置韓歐于後乘乃反登

其所擯者以爲高則愚甚或焉鄭聲不去雅樂不可得而復也故愚以爲欲正文體在祛敝習然而世之言祛敝習者輒以爲絕勿使進則已矣愚不謂然夫士不觀所錯觀所舉也夫文有眞才有怪才有凡才怪者之病眞固也抑其自負不屑與凡者伍今布令將怪是務去或不能察眞才而拔之誤以其凡者當焉彼跅弛之士亦安肯俯首效之哉拔之而誠眞才乎使跅弛之士玩之而蓋深步之而不可幾乃後心知其弗若也必改轍趨焉歐陽子惟得若曾若蘇者而拔之故天下翕然向風即劉幾變正矣奈何世之襲歐于劉幾之黜而不務實得曾蘇也愚又以爲欲祛敝習在拔眞才夫才固難辨也才之有品也若玉石然玉未必其無瑕也然而自玉也石即瑩無瑕固石耳不先察才品而較量於字句之間幾何其不以石先玉也愚又以爲欲得眞才在先定品執事將因文字之中逖然思所以維人心而扶世運則願于才品留意焉

劉應秋曰聖人作經其垂諸後卒至于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也彼其涵濡乎仁義之精游泳乎六藝之途含吐性靈發揮理奧不

求爲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曰機道義始餙春秋戰國極閎肆之談兩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三代然亦足爲後世法焉敝帚于魏晉濫觴于六朝決裂于唐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之詞鮮迹其軌轍且不能步武兩漢矧上世乎乃至于今則又有深可慨者豔辭逞辨窮極瑰麗以駭里耳爲夸而已矣旁引不經過爲詭誕爲怪而已矣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爲巧而已矣掇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于理要爲冗而已矣數者之敝相尋不已而文體遂至決裂議者乃謂文之日趨于敝猶江河之趨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夫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一變文辭遂復於古歐陽修目擊時弊力爲挽回而修詞之子弊然向風當今之時無二子故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願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經孔孟譬若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之操觚者盛稱引百家之語而律之以理則大謬不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蘇自塞

其源而欲其流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爲之動故燄飛南斗而曲變陽春蓋言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是故貴養氣也夫沙泛滄流則不識匪涘雜陳金石則莫辨宮商古之作者沉浸釀郁含英咀華鎔鑄百氏酳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毫端故其文炳炳烺烺與世罔極學者讀一家之言而自以爲靈蛇荊璧無以過也奚以爲文是故貴儲學也夫井蛙之見不足以與于霄漢之觀鴟鴞之目不足以與于太陽之曜言職卑也故精驚八極心遊萬仞而後可以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學者苟未識其所以然也乃欲抵掌而譚世務抗顏而議古昔不亦惑乎是故貴廣識也夫文有體也議論之詞不可施于記事明堂之咏不可施于師旅苟不辨其爲體而概摸之是猶慕璧之圓而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故貴辨體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眞叔敖也爲文者丹青藻績之是肖而神理則離玄黃經緯之是辨而要旨則昧與優孟何以異也是故貴神解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

則詞理皆振學博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體裁則靡巧之弊革學有神解則模擬之習疎如是而文體可正士習可回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江左之籍唐宋之簡可略而無談矣

鄒德溥曰嘗取古人所爲文與今茲士大夫所稱膾炙而奔走豪傑者並觀之心竊疑焉無寧古人拙而今人巧古人庸而今人奇與何所操業之大徑庭也有道者曰今之奇而巧是其所以庸所以拙也且六經非文之祖乎乃其語以布帛菽粟稱焉中若易之繫辭書之洪範禮之檀弓非無詰屈聱牙之句固亦大宇之豐隆列缺巨澤之天吳鵷夷間出之耳後人執古之所間有者而盡藉之使無齊色簸盪之使無安瀾無乃非本指耶凡天下之事冲夷者可久而錯愕者易厭輕車捷騎疊鼓層笳非不適耳目而以在燦闕應門之內則惟大路越席四牡八鸞之爲雕和也鼎陳肥臕器用刻鏤非不適口體而以在清廟明堂之上則惟太羹玄酒曦尊鱓杓之爲質素也竊觀今人論詩其指執爲大家執爲名家執爲正變執爲餘響若別黑白至讀青蓮所作猶謂其纖濃

不如少陵之朴雅此是非何甚戮哉而及其于文章則不復辨其大家名家也而惟取人所不經見者爲鴻寶則李長吉當高步一代使諸家辟易而品格曾不得與錢劉抗衡此其故可知已夫千秋榮名乃先進之芳軌從旁彈射非後學之美事愚欲退而不言而屬以文章有關世運敢略闡其一二今所宗當代名公如大梁北地無論若濟南傲睨千古厲其齒牙斫其肺肝以造峻語而士林遂嚆矢焉今其文宛然在大率皆左國之腴代進而厚用之乍見一班亦自可喜至累牘而厭心作矣是則優孟之爲叔敖者也又若關中之文嘩嘩震電令人不敢狎視家誦而戶習矣寧有擯摭呂覽一篇之中不及千言而用其文反過半陳設幻迹若亡是公烏有先生等語往往而有譚景昇之竊化書者也此兩公者猶然況乎以一成一旅自樹者哉故今之爲文之弊皆起于慕效先進而過之者也好名之心人多有之前人以此荼得名而踵其業者又試而有效則孰不苦心追蹤哉司文炳者釐而正之愚以爲其端有二一曰禁高論愚見賢知之過者不求深杳則務綺麗而平正通

達之文一切不以屬目猥曰吾取文自西京而止東京及唐宋不足觀矣習以成風至使三尺之童未嘗覩韓柳之文爲何物而輒唾罵若關茸之夫何以說也夫東京洎唐宋幾千年賢豪不知幾什百豈其才識盡不如今日乎而獨今日爲能邁耶故高論不可不禁也一曰愼取士古文辭與舉子業雖殊科而其究實無二事今督學使者間以其擢俊而部使者大比士又復以奇擢俊他日所翱翔仕路而稱文章家者寧不由諸生者哉一旦欲舍所學而歸之中庸不易爲力也故取士不可不愼也高論禁則人尊六經而悖道者不得並進取士愼則士守法程而嗜名者不得虛假庶幾不沉故習而成其庸拙也哉

沈昌世曰我朝洪武三年始開科詔天下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舊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學庸論孟四書四書義皆主朱氏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及永樂間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以

陳澔集說焉初試錄只載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會試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士無額宣德改元始鐫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卷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量增之而會試則倍加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鐫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爲定制矣邇來士子專攻章句於子史時務略不經心二場三場殆成虛設雖初試或習而一經之外皆如面牆以是捨魁所得不盡碩士今欲得人皆倣朱晦翁分年之法如子午年以易詩書爲主而禮記春秋次之專一經者仍試經義四道通二經則每經二道兼經則本經二道通三經則每經一道主司於各經題目必指其緊要者標出以爲兼試之題卯年酉年則以禮記春秋爲主而易詩書次之通兼經義一如子午之例凡是所主之經必寬其名數所次之經則必擇其精通者取之諸史時務爲儒者所當習而不可廢者則不容分附詩賦雖云無用然葩騷之

作亦足以見志而博雅之才多從是出三場中似宜添入一賦去二判而增一詩試者必三場勻稱乃得入選則人知自奮而通經義識時務者當漸出矣

葉向高曰儒學之盛自漢置博士弟子員專門授業以通經補史至躬臨白虎發難諸儒奮袂奪席遞相矜詡文治修矣而其人亦務尊守傳授不悖所聞如嚴彭祖謂儒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以苟富貴篤哉言乎博士雖數家上之人皆明示以淵源稍或同異輒見詆譏有以輕改師法擯廢終身者蓋漢人授經之嚴如此當代求士於經視漢隆矣剪蕪闢穢歸于一家遵軌赴的進取之途明而士無易向非漢所敢望也故通經之士其售於有司可操券責耳自近世毀蔑功令徼捷於徑竇新學小生得肆其輕儇之習以獨創爲高而窮經學古之儒拘守舊聞不能委曲從俗如嚴彭祖所云者反白首費序困抑青衿無所騁庸于世而經術厄矣

往行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閒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明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人會試禮部官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官在內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司官二人供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皆擇居官之清愼者充之巡綽監門搜檢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督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凡供用筆札飲食之屬皆官給之舉人試卷自備每場草卷正卷各用紙十二幅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經書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會試殿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場每人用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冒替至晚納卷未畢者給燭三枝文字迴避御名廟諱及不許自敘門第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謄錄者用硃考試官用墨以防欺僞其會試中式者三月朔日赴殿試

十八年己丑會試及廷試賜一甲進士丁顯練子寧黃子澄俱修撰二甲進士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爲檢討李震爲承敕郎陳廣爲中書舍人三甲危素爲衛府紀善李鳴岡爲潭府奉祠正楊靖爲吏科庶吉士黃耕爲承敕郎蹇瑢等爲中書舍人鄒仲實爲國子助教其諸進士觀政翰林院承敕監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庶吉士六部俱稱進士

三十年丁丑會試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閩縣陳郯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誥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讀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賢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楫及郯昌隆誥人各閱十卷或言劉白曬信等以陋卷進呈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焦勝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授第一名韓克忠爲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爲編修第三名焦勝爲行人司副進士陳性善爲行人陳誠爲檢討考官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戍郯誥安置威虜惟赦戴彝尹昌隆郯誥取回爲司賓司儀署丞復殺之宋琮拜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永樂十二年甲午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翰林院侍讀曾棨翰林院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主之應天則皇太子命司經局洗馬兼翰林編修楊溥編修周述主之此兩京命主試之始也

宣德八年癸丑致仕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京命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爲考試官取中劉哲等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及第先鼐舉貢士爲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效改太和典史以解糧至京請與試許之中第二人廷試復第一人十年之內入閣輔政

正統元年丙辰會試是歲詔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行在禮部議增會試爲百五十人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其應天浙江等處各增舊額有差上定順天應天滿百人浙江福建皆六

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陝西山西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窺五十文章至秦徵言曰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否也比折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儼初大不平欲扣閽力辨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

景泰四年癸酉鄉試禮部祠祭司主事周駿奏設科取士當遵國法禁例洪武以來舊例曾由科目出身未入流品官生員追復敍卒刑喪過犯之人不許入試其生員軍生儒士及未入流品官農吏承差軍餘人等若無錢糧等項粘帶者聽從入試如有不實照例論罪已中式者黜退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今順天府景泰四年鄉試取中舉人尹試汪諧陳益龔陛王顯李隨李森錢輪

一名鄭温公陵驛丞
正統十三年會試先是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今年會試禮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詞質實江南之人文詞豐贍故試官取南人恆多北人恆少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選北人韓克忠等六十一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令大臣楊士奇等定議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今禮部妄奏變

俱係冒籍人數於例不該入試以此之徒欲求事君而先欺君當日苟圖如此他日居官可知乞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命錦衣衛俱執送刑部問未發露者許出首逮問同舉知而不首者同罪今後科場知貢舉監試提調等官務在防範嚴切不許容情冒名換卷截卷傳遞文字并說話作弊監門搜檢巡綽監試官軍敢有如前容隱不舉作弊者俱治以重罪其外執事官臨期於吏部聽選文舉出身者充之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同考則尚寶司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院典籍徐祓蓋官制初變也是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俚語戲者所謂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祭如何有大王皆指摘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姪獨軒昂蓋指石亨之從子俊也後坐亨敗除名及以怨謗剔於市

天順七年癸未會試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主試官俱越牆免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出身改試期以八月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鄉試是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本年天下鄉試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成化庚子浙江鄉試時楊中丞繼宗以按察使爲監試官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爲首後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元衆咸服其知人

費宏字子元鉛山人成化丁未狀元及第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憲公甫弱冠領鄉薦甲辰上春官不第世父公瑄方以都水司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還訊之曰伯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復奄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蓋吾嘗夢爾入監領班簽簽乃彭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

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異之正德辛未會試天下士公以禮部左侍郎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公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弘治十二年二月會試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昶上疏略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睛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錄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令敏政迴避其私賣三場題目傳送于外恐或未眞況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敍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于是經寅敏政并下獄即議黜降有差

弘治十二年己未會試是歲給事中華昶林廷玉論程敏政鬻題先是敏政問策祕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日窺得之爲其同年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疎人也見人則矜且得上第爲昶及廷玉所論併敏政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寅曾以一金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爲之也

李少司空堂嘗爲應天府丞正德丁卯應天鄉試有賄通關節巧取高第者人言沸騰往歲付之不知以致益無已憚公提調是科顒訛黜之者三人爲國薦賢於斯爲盛

寇少司馬天敍爲寧波知府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

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卷乃其所私者時同試者曰公神目也

屠應竣字文升平湖人正德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論德公爲吉士時張文忠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往往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事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有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軸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他事罷去

霍文敏公韜嘉靖己丑主會試士有勦述莊老野史逞博炫奇者置勿取謂變時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已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以之試士

錢萱字□□□□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儀部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會某舉子卷違式公判不謄監試御史某力謄之揭榜出舉子第舉子者夙富有資又御史鄉里也於是言事官以閒主考試官及御史舉子咸譴廢而公以判得免及覆京朝官吏部謂必黜公然後諸所譴廢平也乃署公不謹當黜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躁塡德慶州同知

閔如霖字師望號午堂烏程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嘉靖癸卯主應天鄉試既撤棘有狂生某者詣公自言公令誦其文誦未畢公即抽所落卷示之議彈甚悉其人媿服而去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初爲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既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與御史俱坐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繆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卽爲轉易二卷同校者懍懍咸服其持正

徐太守顯嘗爲儀制郎中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嘉靖甲辰進士初知鄢陵縣歷官兵部侍郎嘗巡按浙江會監乙卯秋試前督撫陰置所私欲以其子中式微以意示公公卽出示令勿唱名其計遂沮及試錄成其序多益美公盡削之簾

內外諸執事相視有變色吐舌者

唐太守維城知青州日馮公琦爲童子與鍾紹諫某皆受知於公公試士馮方治裝將從其父于京師公敞扉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人趨召焉至乃圖扉試已鍾與馮皆高等韓魏公以兩蘇病爲展試期嘆古人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載籍才足以副之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矣

張士槃者朝邑人韓公邦奇之外孫也爲縣學生韓公在吏部問士槃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不同五經四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憲令庠序之士爲文不詳傳註郡縣之吏治獄不依律例議事乎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者在郡縣之吏而他日爲吏者皆庠序之士也韓公嘆服

嘉靖五年丙戌會試先是舉人廷試納卷之日彌封官以會試首列數卷潛送內閣以備一甲選或內閣密覘杖頭儀貌及平日有聲者閱卷官出自東閣歸宿私第是歲禮部尚書席書疏其弊乞彌封官不得預送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詔曰可著爲令

嘉靖八年己丑命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孚敬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學士霍韜爲考試官皆大禮貴人也張距登進士八年耳初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言云

嘉靖十一年壬辰廷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及第先是禮部尚書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磔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節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而大欽獨後至不閱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爲第三既呈覽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十有二第二名孔天胤以王親例補外爲湖廣提學僉事

嘉靖十四年乙未廷試賜韓應龍孫陞吳山及第先是大學士李時等

取中十二卷進覽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甲卷十二來呈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說的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治于行其下二卻似議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上復御批首三卷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義之意好可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爲心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嘉靖十六年丁酉鄉試初以南京進呈試錄考試官批語失列名下部參看謂事屬不敬考官提調等官皆當提問議上上謂考官是失填名策題又以國家祀戎大事爲問所對語多譏訕論德汪汝璧洗馬歐陽衡令錦衣衛官逮治提調府尹孫懋府丞楊麒監察御史何鈜沈應陽南京法司究問考官李正許文魁等所在巡按御史逮問所取生儒不許會試後謫汝璧爲廣東市舶副提舉衡爲南雄府通判

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試錄字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擡頭及稱陳白沙倫迂岡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錄中文體大壞詞義尤爲荒謬宜治罪得旨學正王本才等布政司陸杰等按察司蔣淦等俱命巡按官逮問本才等奪其禮幣御史余光命法司逮問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行怪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嘉靖十七年戊戌廷試是歲內閣初擬吳人陸師道爲狀元御筆批作二甲第五取袁煒第一文華宣讀已出復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士顧鼎臣入改作第三親擢茅瓚第一見陸詹事深家書中

二十二年癸卯鄉試上覽山東所進鄉試小錄手批其第五問防邊禦虜策曰此策內含譏訕禮部其參看以聞於是尚書張璧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功君上而以醜虜饜飽爲詞誠爲可惡考試官教授周鑌李弘教諭劉漢陶悅胡希賢程南吳紹曾葉震亨胡儁率意爲文叛經訕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糾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參政張臬監試官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上曰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即首篇論語義總體之君不道葉經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并周鑌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官校逮繫至京治之尋逮經儒臬愷恩至上以經狂悖不道命廷杖八十爲民乃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于杖下及補儒等爲宜君等縣典史尋貴州試錄至亦以忤旨御史爲民右參政等各降三級

初順天鄉試歲多冒籍中者慈谿人張汝濂易名張和冒良鄉籍禮科給事中陳棐劾奏之因歷陳京闈之弊謂國家求賢以科目爲重而近年以來情僞日滋敢于爲巧以相欺工于爲黨以相蔽其中奸宄之徒或居家之時恃才作奸敗倫傷化創籍爲民兼之負累亡命變易姓名不敢還鄉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衆多解額有限窺見地方人數頗少逃奔入京投結鄉里交通勢要鑽求譔遇者有之或以順天鄉試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識暮夜無知可以買託代替者有之一遇開科之歲奔走都城尋覓同姓假稱宗族賄囑無恥鄉官拴同保結不得府學則謀武學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冀遂捷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四顧罔利直同登壠而其末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發烽起浮議呈帖匿名聖明鞏轂之下豈宜有此不美之事請令所司覈究順天府學冒籍生員俱遣回籍無得肄業京衛武學非武職應不得濫入歲貢援例監生如舉人教官會試例止得一入京闈後但本省應試而京闈鄉試如各省法唱名辨驗不得混冒庶乎前弊可革得旨錢仲實張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員提學御史覆勘餘俱下禮部會議

給事中李念琉論工部侍郎陸杰從子光祚太僕寺卿毛渠子延魁鴻臚寺卿陳璋子策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劾杰等欺罔不忠提學御史謝九儀以被訐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劾鄭夢網等十人論奏俱下禮部行所司核其眞僞至是議上謂孫鉞孫鐘王宸陸宏共四人係錦衣衛太醫院見任官的親子姓當存留會試鄭夢網陶大壯沈譜丁子載陸可成翟鍾玉共六人俱詐冒籍貫當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鄉

試陸光祚陳策毛延魁雖稱隨任終屬冒籍亦當一體發回得旨孫鏞等鄭夢鯛等俱依擬陸光祚等姑准存留不許對制陸杰陳璋毛梁俱貸之明年言官復摘左贊善浦應麒竇題事下獄杖六十幷舉人翟鍾玉等俱爲民又與取中翟汝孝汝儉幷左中允鳴夏俱逮捕奪職

冬十一月南京河南道御史包孝奏革丑會試以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試翰林院編修嵇世臣爲禮經分考賄中進士徐履祥陳志潘仲驂當追罷且言左庶子童承敘之嗜酒右贊善郭希賢之輕險編修袁煒之放蕩俱不當與試事下吏部覆得旨俱勿論

嘉靖二十三年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映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聯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映亦是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

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何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翟鑾隨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俟處分肆行橫擾屢屢以直無逸爲詞同夏言禁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玄修爲欺朕內閣任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軼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璧於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幷汝儉汝孝奇勳清及鳳映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煒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岳賄節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不敍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煒存留供職

嘉靖四十年辛酉鄉試禮科都給事中丘岳等奏應天錄文既已傳布

不用公據得旨各鄉試俱照舊規監臨公同考官揭書出題提調監試等官不得干預餘皆如議行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會試命御史李邦珍鮑承詹監視周弘祖顧廷對塲外搜檢詔申嚴懷挾傳遞之禁犯者執送法司問罪仍於禮部前枷號一月已邦珍等條上革四事一舉人試卷禮部印鈐既定送提調官收領臨期舉人入塲至大門內驗票以防冼改脚色及彼此交換之弊一請留朝覲二司及府縣官臨期督集所屬舉人照依省分及府州縣次第挨次點驗序進以防冒籍代筆之弊一舉人有不服搜檢及攙先落後不循序進如新規者輕則扶出重則參奏以防喧競抗違之弊一請增軍三百餘名嚴密搜檢塲外仍選差參將官一員帶領官軍置夜巡邏俟揭曉乃止以防懷挾透漏之弊詔皆允行

隆慶元年丁卯鄉試初上用議者言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于是南監中式者僅數人盾舊額四分之三既揭曉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鋌等至國學謁文廟而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譁噪於門外伺希烈等

出遮訴語甚不遜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事
聞詔南京法司逮治其爲首沈應元等數人如法發遣祭酒呂調陽蒞
任未幾且勿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米司業金達以
鈐束不嚴奪俸各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
四年庚午鄉試時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以科學校士遺落者悉詣巡
按御史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旦日思問未
至士爭門入駢雜喧亂都指揮王國光呵叱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
人是歲鄉試南昌知縣劉紹恤主彌封紹恤在縣中有素所獎拔士試
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從落卷搜出改洗冒中於是南
科道官請譴思問萬言罷紹恤幷黜二生下吏禮二部議思問無罪國
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式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下以起事端其
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萬曆五年廷試讀卷官初擬宋希堯爲第一而嗣修在第二甲第二上
拆卷得之擢置嗣修第二且謂張居正曰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

子孫後始知慈壽及大璫馮保意也而希堯遂二甲第一
七年己卯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高啓愚翰林院侍讀羅萬
化主應天試故事中允與講讀對品中允得入門序揖前導雙呵講讀
不得也然至主兩京試及修史列銜則皆以講讀前而中允後行之二
百餘年不易至是忽改命啓愚主試萬化副之云自政府意也是歲首
輔居正子懋修胡廣鄉試中式
萬曆八年庚辰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
正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俱以子入試請迴
避不許賜張懋修蕭良有王廷謨及第懋修有兄敬修良有弟良舉廷
謨有弟廷諭同榜進士或云首輔戲之也十年壬午鄉試是歲新首輔
少師張四維子甲徵中山西鄉試第二名太宰王國光子□亦與選次
輔太子太保申時行子用懋中順天試第六名次子用嘉復中浙江試
初外議籍籍皆謂楚解元必前首輔太師張居正少子會居正卒不果
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南京亦中篆子之鼎篆居正所幸也於是南

京給事中疏論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登第而併及篆二子又
及監試主考等官有旨以居正篆權姦諸子俱勒爲民而不究試事
萬曆十三年乙酉分命翰林院修撰孫繼皐主浙江試翰林院編修黃
洪憲主福建試翰林院編修史珂主湖廣試翰林院編修余孟麟主江
西試餘用六科給事中各部員外郎主事有差珂辭改命編修張應元
是歲科場甫畢上命順天府官以中式舉子卷入內將加檢勘已而發
還無所問先是浙人胡正道等以二月入都冒通州籍入學遂得中式
者八人爲馮詩章維寧史記純陳邦訓楊日章董紹孫唫都下人士鬨
然不平投匿名文書訴中式不應皆外郡及各州縣進學之弊給事中
鍾羽正劾奏請清冒籍生儒上下其章於法司而順天府生員張元吉
者父故富商交通宦倖遂益鼓煽記言考官有私並及提學飛語乃聞
內上愈疑法司勘上有旨六人者發原籍爲民史記純係編修史珂之
子以珂從子冒籍亦褫職而併疑馮詩章維寧會館主考張一桂家復
下法司再從公審究意在必坐考官於是尚書舒化左都御史趙錦禮

刑二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顧問會多官廷鞫詩維寧有無關節各加刑
考具覆言詩維寧館張一桂家不過數月家貧而其試卷取中又非獨
出張一桂手委無隱情疏上上旨以扶同回護爲疑詔張一桂改南京
別衙門用馮詩章維寧各枷號示衆發爲民幷謫提學御史董裕於外
仍諭天下巡按御史各覈諸新舉子復原籍爲諸生及削籍者凡十餘
人是舉上雖有意嚴察科場弊習然京師頗傳其語出於宮闈及訊獄
具都御史錦欲勿用一桂係講官非臣等所敢擅擬尚書舒化執不肯
蓋示隙端聽上自處議者薄之而給事中史孟麟御史蔡時鼎疏言冒
籍之當寬采訪之當愼切責時鼎降馬邑典史孟麟疏取出不果上
萬曆乙酉應天鄉試南京兵科給事中杜夔參中式應天一百三名王
國昌係徽州監生該前科餘姚縣生員胡正道冒籍通州中順天鄉試
已經出革奉旨著巡按衙門查明問革
十月應天府尹張槓等題萬曆十六年九月初三日揭曉將中式舉人
局應秋等一百三十五人姓名榜示外隨將中式舉人文案依式刊刻

試錄進呈隨准考試官當塗知縣章嘉禎呈稱查得四十九名硃卷原係詩經荒字十號職尋墨卷誤將春秋荒字十號拆名曹祖正填榜綠對卷之時燈下慌忙止見號數相同失於查對經書以致錯悞本職罪不容辭合應呈請臣等照得榜出四十九名係填寫姓名錯誤未經題請奉旨改正不敢擅刊成錄恭候命下之日方敢刊刻進呈誠恐時日稽延臣等不勝罪懼等因又該左春坊左庶子劉元震等檢舉事又該南京四川等道御史孫鳴治等題爲科舉失錯事又該南京朱維藩奏爲科場鉅典將成經房對號差誤懇乞聖明俯賜查處以全盛典等因俱奉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看得科場鉅典法至詳密所取硃卷必查墨卷比對相同方可拆名填榜此定制也今當塗知縣章嘉禎始而不辨經書謬查字號已失之忽忽雖心本無他而責實難委考試官劉元震等提調官張楨等惟據本房之呈送不問經義之異同固屬倉忙亦欠精密合候命下將章嘉禎重加罰治以爲科場不恪之戒其考試提調等官劉元震等職在統理似與

專司其事者不同既行檢舉相應量加罰治伏惟別賜定奪再照填榜刊錄原屬一事今榜出已久而錄尚遷延未呈御覽甚非愼重大典之意合無行令各該府官將原試錄星夜呈進其誤中第四十九名曹祖正相應查革復學肄業仍將本生幷原取詩經荒字十號硃墨二卷解部覆閱以憑上請聖裁奉聖旨是章嘉禎著罰俸五個月劉元震等二個月

萬曆丙戌二月禮部一本科場生儒阻撓搜檢賈衆騷擾事覆山東巡按吳龍禎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檢杖斥爲民胡東潮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奉

聖旨是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五目錄　凡一百
禮部四
國學
前言
佚名　桂彥良
謝鐸三則　章懋
陳建　于愼行
往行
宋訥　李時勉
王俅　耿裕
石瑤　章懋
馬汝驥　呂柟
朱大韶　孫應鰲
提學
卷之四十五　目錄　一
前言
謝鐸　楊起元
鄧以讚　張居正二則
申時行　徐顯卿
李廷機
往行
葉盛　莊觀
蕭鎡　張悅二則
張和　陳選
劉節　陸深
宋端儀　田汝耔
江潮　王雲鳳
徐階　趙鐩
陳鎏　王愼中
丘濬二則
袁表
陳鎧
謝鐸　王雲鳳
羅洪先
周子義
孫鼎
陳政
李遜學
蕭鳴鳳
胡憲
萬士和
趙淵
林偕春
崔銑
王錫爵四則
管志道

學校
前言 謝鐸
袁表 申時行 三則
往行 周忱 孫鼎 米士章
陳洪謨 戴冠 張芹
吳淮
教官
前言 丘濬 丘橓
高皇帝
耿定向
往行
高皇帝 二則 孫貞 黃鐸
曹端 魏驥 羅用俊
楊璟 孟震 陳雲達
李勳 楊繼宗 黃傑
李克恭
黃大廉 賀鈞 林浩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五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禮部四

國學

前言

□□□曰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酒以酬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晉而始以祭酒屬國子遂爲諸生師

高帝因元之舊不廢其寮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典簿學正學錄掌饌之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爲從四品以鳳陽爲中都亦置國子祭酒未幾革永樂間于北京設國子監其國子監冠以南京云

桂彥良曰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亦可爲朝廷之用矣

丘濬曰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太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又曰太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

之月書季考程頤尚以爲教之以爭夫何士子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
行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
人太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
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
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之
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
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
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
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
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
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
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
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書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
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廉食學校則俾其

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
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
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埸無事儲蓄日充乞勑所
司申明其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謝鐸曰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
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爲
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
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蠹爵竇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
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變爲交易
之地豈不大可耻哉往年爲因此輩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寫本者俱
各僱人今遂視爲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僱人艱難爲辭目前流害
其極如此宜勑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令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
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
又曰天下之道非托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

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
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
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
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
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
免宜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易□明變變則通之意雖然
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于甚極也
又曰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
學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貢進
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爲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士而
虛浮競躁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
意不讀原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于食廩
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
業爲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數如此宜勑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

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校于水火于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俾進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通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原亦稍清矣

章懋疏曰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附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于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于不數而教養尤難于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不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倣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優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恆充固□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追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袁表曰國家名器本所以厲世磨鈍也今乃素乏功德之人一旦擁貲而得之則豪傑寧不聞而解體乎況其未官也既以財而得官其既官也必以官而營財若採券取賞不至於誅求刻剝不止也然則國家何利焉我朝昔時極重太學貢徒嘗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其時納粟上馬之例未行也洪武時雖嘗取

稅戶人才用之然聖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常貪故選才於閭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之義而非有所利之也且謂之選則必擇其閭族之賢者而舉之非概用之而無別也納監之例濫觴於景泰漏卮於今日縉紳之子與商賈同伍例行舉貢一例挨選彝倫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祖宗良法美意掃地盡矣然非廟堂不慮此也救焚拯溺多用權宜此門不開日前何以支給愚竊念之朝廷既不能絕富爵之途亦當思得夫重爵之意生徒上納之後收入國學當愼擇博士助教誨論裁成之月有課日有程於挨年撥選之中又兼以經義之語否□事之通昧爲銓次之先後既注官先試之三年嚴貪汚之罰三年中有犯即時聽監察御史以便宜黜退三年不犯始實授之或清廉著名或仁愛遠播經上司保舉者即陞方面毋得拘礙資格吁人生地天閒遲鈍明敏雖有不同要未必無一長可取固有拙于文辭而工於吏事如黃霸之困于下者幸而輸財備邊之有塗入粟上馬之有令則籍是以顯吾之長於國亦無所損願上之所以鼓舞作興何如耳

陳建曰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猶暫行復止人數有限今則無限數無止息之期矣向猶爲接濟軍旅饑荒之用出于不得已今則接濟土木之工矣向猶以爲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尋習視爲當然爲常事爲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舉而無復有訾議之者矣世變于茲益驗

于愼行曰慶曆四年判國子王拱辰等言漢太學千八百間生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間今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二百猶未及漢唐之盛也本朝兩京太學號舍亦與相倣先朝敎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近惟會試年分間滿千人平時舉貢諸生大抵解散月期講誦惟納粟生員數百不及郡邑大庠之數而使數十人星羅其上幾成虛設殊可嘆也

往行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至正進士尋自韜晦久之皇明徵詣公車除國

子助教橫經發難爲諸生推暢其說旣卒業人人如迷岐得路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尋遷文淵閣大學士會太學成貢生歲進日甚衆時新漸於化師生學弗醇卽往往爲訐矣上患之嘆曰師道廢久矣今師生相訐甚失體大學士訥端重力學可任太學師宜莫如訥而親爲制誥援尚父興周八百比之屬訥爲祭酒加朝列大夫訥旣行中規矩不妄言談至是益莊痛湔抑故習務以躬行爲化徐乃序教條之提學挈鍵鍼不餘力然嚴而有恩一日移疾上遣來御醫診視而使中官論旨曰卿發作忌之祕修道教人天所助佑其專精祚近藥強餐毋忽朕意猶念訥命畫工圖其像有子曰麒主望江簿又念勑還使便養其眷篤類是也訥治事夙夜在廟聾寒暑間不能就官舍疾且革猶黽勉如初時麒等從諸師儒所請泣曰大人體罷矣願且就舍隲聲曰咄而何多兒女情且而翁自有見猶不慮丁社齋耶竟畢祭乃就舁歸不及家事憑几逝焉上悼甚手製文屢遣致祠爲給治葬事故文秩四品給葬事自訥始所著有西隱集十七卷外史氏曰聞國初諸生羣至難化觀几

案臣木非數輩不舉斯亦見一端之頑梗矣天子乃爲立臥碑重毀師流裔之法然猶不能衰止蓋漸染亂習者深也及宋司成一日躬行諸生聾不自拔汚濁之中憲令在前反不若陶鑄隨其後何耶蓋法齊貌化格心操要之術異也自古明王建國必以師哉

古廉李先生時勉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夜讀書務盡一更將五更復令謄夫提鈴循號喚起讀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暗記示責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每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人侍坐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聽者忘倦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卽止過此時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史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先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乃擁茶湯菓餅之類甚豐祭酒李

謝公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尚書謚文肅弘治三年爲南京祭酒公先後在國學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藉於官均贍館屬搆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廟街隘益市地闢去其斜側又市廬舍二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遂皆出羨金不私入一錢

石瑤字邦彥葉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隱己巳補南監祭酒教法嚴遂濟之以恕時閹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軍册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主之晒晾黃册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晝卯瑤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恟恟瑤拘集至班令遞增一歲繳册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教法如在南時

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旣用謝公鐸爲祭酒復起章文懿爲南祭酒謹矩度尚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

有晝夜啼泣公許之或謂例沮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聞者嘆服

王中丞雲鳳正德己巳爲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有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晉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饋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家教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教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快快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當道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

馬文簡公汝驥嘗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先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約度所能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不解其時約有懲斷跑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歷

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即序及故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

呂少宗伯柟爲國子監祭酒首發明監規教人以正心爲本忠孝爲先取儀禮及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每試刻文之優者以式多士復申明監規五事一言舉人在監一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貢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士子習行上皆允行公在監諸生有疾必問而醫有死者必哭而歸骨其鄉有喪必弔且賻有孝廉着聞者則識諸簿牓以旌之又先撥歷示勸仍奏減歷以通淹滯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愼諸生皆以德行道義相先而禮樂並行聲容俱美諸公侯子弟率皆教樂學諸觀政進士及歷事學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右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今先生沒已久門人列在仕籍者殆徧海內凡教本敘華篤行孝弟恂恂然略去空談者即不問可知其爲先生門下士也以故諸生爲之語曰當

代非無儒先生則爲眞儒當世非無學先生則爲實學海內以爲確論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日一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數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稚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眞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也

朱大韶字象玄號文石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國子司業南都士習侈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太學故養士地今諸生

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蹋踘爲戲無有明於尚齒貴爵之訓者教之謂何宜如宋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材己也

孫公應鰲字山甫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嘗爲戶部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公在監雅意持風化造人才做呂公柟遺意以舉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爲恥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令弗加閫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庳所檢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舉人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勳胄恩廕不入祭酒司業爲朝廷作人于內提學爲朝廷作人于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爲提學藏垢匿瑕之所爲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且至遇不肖貲貨一入咸屑其中太學之汚穢極矣疏上俱著爲令

周文恪公嘗爲祭酒教授略如司業時而法加密即寒素子隱志修業寵異之如貴倖即諸小侯以習禮至繩束之如寒素子故事太學生日

給餐錢往往爲猾胥乾沒終歲不得公下令諸生持券詣祭酒受錢于是諸生皆偏給而錢所贏積幾十萬又令諸生貧病者先月受給死而無歸者特給資斧其餘大治學宮不以煩縣官

提學

前言

謝鐸曰提學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才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採紀綱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托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歟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爲向背因其勸懲以爲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

楊文懿公與胡學憲書曰來論謂今日士類知務名而不知務實知從欲而不知從理知求人而不知求己實天下之通患此固切中今士之弊然此三患者士非不知也直不能耳抑豈獨士之罪哉雲之所蔽洞無不冥水之所衝堤無不壞有惡洞之冥堤之壞而不咎雲與水也可乎今此患天下皆然而吾浙一方不能獨否閣下不爲一方慮而爲天下慮志則大矣然天下之患尚可責之他人吾浙一方之患非閣下誰實任之往吾游校今致仕布政司熊公鍊以僉憲提學政剛方正大人莫敢干以私士但知讀書修行以應舉耳故風俗美而賢材昌至今仰之若山斗僕仕既久而重設提學之官吾浙或匪其人致庠校之士奔競若流仕官之家請托成市風俗日以大壞故論者至謂提學之官不如不設之爲愈近歲僉憲張侯悅淮任亦庶幾乎熊公故奔競者化而恬退請託者變而靜廉風止波寧擅除議去有不得不然者未久陟去人嗟慕之閣下之來也吾固望其軼張侯以肩熊公雖閣下亦自以爲窮理守義而樸機匡直抑揚進退動皆聖賢成法無敢妄有作爲宜乎

士習之澆美矣然猶不免乎三患而奔競請託遙飛蜚鳴反不逮張侯時者豈適遇人心世道之驟變一至此哉是有說矣昔宋人有謁韓大資求薦者程叔子謂大資居位不能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何理道范夷叟以爲士求薦常事耳而程子乃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即與之遂致人如此然則今之奔競請托非有以致之而然乎昔閣下枉顧之日一頃轍得數書每書各囑數生皆怡然收之後聞在他郡囑書亦復不少皆未始一拒閣下自言彼雖請囑而吾實循公道不狥其私情何必矯激以拒之此固聖賢不避嫌之道然嫗女而人不疑其亂者萬古惟一展禽孔子欲應公山佛肹之召子路猶有不悅閣下焉得人人能亮其心哉所囑者雖非狥焉而自然見與暗者猶疑於心奸者尚得以藉口而況賞或僭施于故人顯官之子罰或濫及於善良英俊之生而抑揚進退亦有果狥其私情而不由聖賢成法此奔競所以滋衆請托所以益繁也薦紳君子譽盛德而稱善教者必多矣非僕之愚直誰敢以此告耶由是觀之忿怒繞著而忖度其心亦求人耳不拒囑而

或狥之亦從欲耳若是而稱堯舜宗孔孟亦務名耳士之三患固其所也又奚責焉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戴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漢書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聖賢之論無不若此僕前言不獨士之罪者豈無謂哉閣下誠欲稱唐虞司徒之職以淑孔孟及門之徒則惟舉士之三患而一一反之其何患之不弭然此實未易能醫者之療痛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士之患急矣請獻方以治其標凡官皆不可狥請託然或關一人一事耳諸生百官之坏教化萬事之本提學者固將陶治百官之坏植立萬事之本也一狥請託則諸生皆奔競而先壞其心術教化隳而人無禮與義矣諸生既奔競壞其心術則其入官何往不爾教化不明而人無禮義則政莫能道刑莫能齊故百官以之而邪萬事由之而弊非一人一事之失而已閣下往在廣東鄉宦頗稀請謁易聽今浙中仕宦如雨下郡凡幾人一人凡幾事十人而聽其九四事而從其三未

能慊也焉得事事狗之而人人悅之故吾計以爲莫若一切閉拒所至勿受書未考勿容謁或不獲拒而見請託則召其所請託之生對衆戒諭且鷹其餘考則屏門子出入以防其覘題取試卷私記以防其潛換禁皂隸往來以防其遞文躬坐堂上聽察以防其傳講命屬官封卷以防其私議嚴視吏牘以防其改案既然矣於是較閱之必愼而勤品第之必明而當當進者必進之而無較移當退者必退之而無姑息賞必當功勿以私恩而僭且費罰必當罪勿以暴怒而濫且重若是則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奔競請託有不弭乎彼奔競者豈樂於走遠道尋高門而降心卑首委貲傾貲以乞憐於人哉一皆事勢迫之不得不爾請託者豈盡包羞而圖利者哉實多情義迫之不能不爾苟如前計則諸生必曰公考較公而黜陟當矣又焉用夫私雖驅之俾奔競亦不從矣時貴必曰彼憎書問而惡干謁矣何必取其辱雖召之俾請託亦不至矣風俗於是乎不變賢材於是乎勃興尚焉有如前所謂三患者而勞閣下之慮哉但恐閣下以其有若矯激而不屑耳夫矯激固非中道

然亦未可概非之第五倫官二千石而躬自斬芻養馬前史議其矯激然不害爲賢臣今世道日弊若衆皆奢也而獨儉衆皆圓也而獨方衆皆放也而獨約衆皆貪也而獨廉世必以矯激目之苟避矯激之嫌則必爲流汚之行而後可閣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士之三患可矣若其本亦無他但如閣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士之三患可矣崔公鋭曰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愼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貨副使魏校敦行急受謗不悔二君皆遭搆去鳴呼學校何由而正哉鄧文潔公答蕭公慕渠曰頃文學忻傳以爲師模孔邇矣己雖兩浙之命亦四方所觀也士習雖漓但人性皆善門下以正學帥之必收俄頃之效生叨南雍嘗書壁間云人多待教而興天則不言而信非漫語也又非獨士習也文體亦然主司所嚮在純而欲人爲奇不能也主司所嚮在奇而欲人爲純亦不能也蓋其操進取之柄大與空言不同迴狂瀾于既倒非門下壁立千仞不敢望矣

張居正曰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豈谷曰漢哀有一二力欲挽之謂又崇節儉禁奢談自晉帝歷所謂以夸墮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臥碑所載凜若冰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

又曰養士之本在于學校貞教端範在于督學之臣我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有不稱寧改授別職不以濫充且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爲之則可見居此官者不獨須學行之優又必能執法持憲正己肅下者而後能稱也記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狗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談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俾門明招請託吏部愼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敎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刷爲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卽知而已被傷于衆口因循頹靡者上未必卽黜而已見留居間于居間寧犯一時之官評而自甘挂流俗之誘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抑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臣等頃因南直隸提學御史褚鐵浙江提學僉事喬因阜赴閣會勘因查先朝以來相傳舊稿所載提學職任本自崇嚴且別項官員敎論俱不開款獨提學敎開款殆如國學監規之制中間委任責成極其鄭重但居此官者不能著實遵奉自隳職守夫敎論者所以命官分職而屬之以事者也彼既不能遵奉上命恪恭乃職而責士子以率從其

敎不亦難乎臣等查得嘉靖初年世宗皇帝常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通行考察改黜蓋僅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于廩增之數今之士習凋敝已極即按先朝故事大加洗滌亦豈爲過但臣等竊以爲積廢既久舉當以漸驟于躁急人或不堪且約束不明申令不熟不獨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過也臣等謹將救論舊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准事例逐款開列上請聖裁備載勅內仍昭示天下使居此官者知上之所以責之者如此則雖被怨蒙謗而有所弗恤人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啄而莫之敢撓撫按以此覈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知敎本尚實而不敢萌僥倖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大機也仍乞勑下吏禮二部以後務要加意此官愼重其選其各司見任提學官一體俱按薪窂以促遷守臣等所言非敢過爲操切亦不過申明舊章以作新振德之耳

王文肅公與學院書曰江以南士習不比江北喜訛好幻幸加意關防如兒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清盡絕亦一快也訊得舊院多造致獘寔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亭圖書舊案不查廩增附不查即格眼冊號簿亦不入院天壽日朗誰置喙者

又與李晴原學道書曰學臺嫌地我輩踪跡自不妨小疎至如兩浙風聲則直爲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兄以定力定見守之蓋不佞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通于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說而不知正爲讒端也

又曰敝鄉士風乃當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緻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當事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著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指諸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

申文定公答朱虞封學憲書曰試題太小于義理罕所發明不若兼用長短大小庶可以恭至評隲以得眞才耳

曾有隔夜擬題被門子宣漏者亦幸愼之

又與王柱石學院書曰竊謂公虛道眼自能牝牡中索駿若必以吳士多寡致獘寔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豈圖書舊案不查廩增附不查即格眼冊號簿亦不入院天壽日朗誰置喙者

又與李晴原學道書曰學臺嫌地我輩踪跡自不妨小疎至如兩浙風聲則直爲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兄以定力定見守之蓋不佞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通于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說而不知正爲讒端也

又曰敝鄉士風乃當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緻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當事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著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指諸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

申文定公答朱虞封學憲書曰試題太小于義理罕所發明不若兼用長短大小庶可以恭至評隲以得眞才耳

無當者胡安定掌成均歐陽公司貢舉痛排險怪之習欲學者曉然知吾儒體用之全功正此意也

管志道曰國初未有提學官故巡按御史勑書內兼及學校之事宣德中既設督學憲臣則其權已有所歸矣今惟兩直隸以御史提督學校故按臣不能侵其權而十三省之提學非副使則僉事也按臣得而舉劾之遂牽制而難于展布提學官既取定數人按臣復合而考之顚倒其高下仍另收遺才一二百名生員與儒童並進公道與賓緣相錯其最所稱獎而留情者外廉必多方檢出實之高選其下中式之儒童亦俱移文學憲送入各庠肄業自是提學之權分歧路鬬矣但此也提學官方考所屬而撫按官忽臨近境則必束卷而謁之是以奔走小節妨校事也撫按官一切慶弔應酬詩又多屬學憲送稿不恤其校文之勞按臣監試入簾必外索其策論一道入試錄中是以雕虫末技求憲臣也將焉用之此其所當核者三也三者皆循名責實之要務至于先行從言獎恬抑競以端士習尚有潛移默挽之術焉而臣猶未敢及也

李廷機曰問者明詔屢飭務端士習乃詭儒曲士未盡能蹈繩履矩共返太朴者是非文體難正也未得正之之道也語曰班雖善方不能舍矩倕雖善員不能舍規五經四書士林之規矩也今四書人人習之五經但治其一士甫明一經即旁涉百家務標字沐句以爲當旁經雖昭若日星竟有置之不談者謂明經何是宜詔諸生凿一經以外旁覽餘經以資博洽庶悉心于正無暇于邪而布帛菽粟共遊六藝之途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鄉俗言貴倡也士習之倡自督學使者今使者巡行課事優劣又率多好逞臆見務爲奇詭講字句之巧則命意新麗而本旨悖謬則以瑜掩瑕矣工理致之辭則反目迂爛而根極理要則以才棄尺矣所喜有榮所怒有辱誰肯舍榮而就辱去所喜而投所怒也謂宜令銓曹申飭督學使者務崇平正端士習仍或恣意妄取或隱僻不倫茁軋不軌者案覆之有罰庶倡率得人下將自勸是正之之道也語曰一夫持罟千夫臨淵一夫決拾千夫習射端人正士所謂罟與射也今風教播揚仁義灌溉世寧無沐浴其中闡揚經旨繼往開來如周程張朱者在乎誠一有之而使掩于塵埃抏于制科徒令二三新進播搖筆端淪沒其下甚有垂死不就者何以激人心端士向謂宜令有司詳訪岩穴之下有洽聞強記闡道統者一二人厚加優禮以示激勸庶實學既崇虛文日息所謂絜之綱而示之的也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稂莠不刈嘉禾之累碱砆不辨良玉之玷今道家守法希夷佛教息心了性各持其荒唐之說以與吾儒角乃吾儒亦陽非而陰扡之攻佛者尤甚以天地爲苦空視萬介若閱寂著述之際動輒剽竊一二以駭人所不聞不見此風寖昌罔識底止謂宜頒示天下痛革二氏之書有口及法關禪乘之說者必罪無赦庶異端既除正道益熾是正之之道也夫經術明則常道著表率端則模範彰方正庸則士心勸謬悠黜則卮窾息返世道而淳挽人心而厚莫良于此欲正文體奚難哉

往行

葉公盛曰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效驗有是工夫無是驗效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以予幼學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祖其先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三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如狀元施槃採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和錢溥三甲之莫霞是也

莊觀字居正歙縣人永樂辛卯應天鄉試初爲義烏諭陞辰溪教諭正統改擢陝西副使提學公首立教條次嚴紀律務期成德達才之效陝西隴里散闊山川險阻公不憚勞苦歲一躬蒞必得其實以故八郡士子爭先奮厲以學成名自立爲期若咸寧揚晢之占會元與蘭縣黃諫鳳翔劉俊相繼及第入翰林有名其他科進士者屢科不缺咸著英譽若都御史王竑任事之類嘗曰學校以明倫爲先文章末事耳郡縣遵其化雖夷狄之俗皆尚其廉耻公德所致也諸生有聰慧出衆進益學業者則喜形于色愛養甚于至寶曰西人得此實翹萃者也立獎之以勵諸子俾各觀感以盡力其造就人才類如此九載秩滿例得陞秩今少保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公時以都憲出鎮關中恐公之去而士子失望特爲之具奏陞擢本司副使仍董學校又三載

孫鼎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薦歷松江儒學教授楊文定公溥薦擢監察御史天順初提督南畿學政歲庚午上方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例當簪花燕飲第今日乃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于不義乃止與飲茶命從中道行自步送出諸門人皆謂得體公每巡歷戒諸生毋候迓舟行至學舍旁數夫肩小輿猝入無知者師弟子既集便門試之試文不以完篇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發惟自訟格其心而大戾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大稱賞令摘益予之其行與天台陳選大略相似二君江南士人人能誦之

蕭公鑒潮陽人宣德丁未進士嘗爲廣西提學僉事八桂諸生後仕潮者皆嚴事鑒適有以贓隕名者鑒輒取杖之論者謂是道也將亡矣今世學士私樹桃李一入其鄉惟其舉趾高耳蕭公亦有行古之道也

張悅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歷陞浙江按察司提學僉事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所奬拔或出親進往往取高第爲聞人嘗曰古之聖賢唯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嘆曰世豈有遵書本而誤者果遵書本而人謂其不善做官此特世俗之見耳行止有命豈遑恤哉性素清約自筮仕以至南京兵部尚書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華亭張時敏悅成化中以部署出督浙學士子出其門牆者至今感頌如出一口先生性嚴毅而心靜一其待士眞可謂情法適中恩義兼盡者嘗聞有一士子考舉初不取復求試許之曰所作如初不可再愍求試復許之曰是作復如再仍不可方責而遣之凡公卿子弟即學業未精亦聽與科場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毫不容濫與其得士子之心故宜矣先生之學得于靜存者居多每退私廨亦端坐書室開

卷治牘無異公所未嘗妄接人事亟啓賓宴別號曰定庵亦稱情也

陳政字宣之番禺人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使嘗爲御使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文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糧餉不數庠序廩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善之地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昂久之太常卿員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間犀帶示意政對腰金尚愧非據敢濫涯分乎旻遽曰君言是也遂不果用

張廉憲和嘗爲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于所遊一人而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案案不止君揖以還爲臥不食者一日乃指心難曰吾以廢一日又肩厚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

持壽君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生訓諭就其賢否之

以其父正議公憂去諸生送之水嵗多泛下木齋謝公艱曰李君何以得士心若此耶既歸汝南郡中之秀相率延公師事之凡經指授接踵科第者數十人辛酉服闋改陝西提學一如在兩浙時巡撫公交薦其賢遷副使甲子丁張淑人憂丁卯復提學山東公至未久教道沛然大洽蓋其條約簡易如其所存而人之信之自有不言而喻者矣戊辰召入爲太常少卿

劉節字介夫號梅國改號雪臺老稱涵虛翁大庾人弘治辛酉江西解元乙丑會試第六歷官刑部侍郎爲四川提學僉事欲疏終養母止之曰汝當成賢圖報勿以我而後君也汝昔赴考貽我慮多矣按歷必毋憚遠庶體我心乃往蜀申條約正倫理首明關睢之義婚姻以時縉紳斐然向風歲試諸生雖僻壤必至遵母教也少師石齋楊公言諸朝曰

吾蜀董學得人矣

陸文裕公深嘗謫延平同知惟感恩自咎買舟以行至任躬勤民務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教條法約盡滌積弊黜王府從良優人馬氏子

入學校者增氣陽曲生員劉鐘父爲知縣笞死訴論于趙御史反笞鐘下獄公入辨不得直即劾趙挾私庇屬毀辱學校趙亦論公自解勿差董給事往勘得實公復職趙外調

蕭鳴鳳字子雛號靜庵會稽人弘治甲子浙江解元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按察司嘗爲南京提學御史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時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爲處乃復爲其子弟甥壻請托又弗許由是憾之嗾言事者劾先生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怫臨穎意乃量移先生于湖廣魏于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爲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爲怨者所構先生不辨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竟不復出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差庶寮欽嚴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于學校而顧繩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雛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出也

得哉薛公應旂嘗謂歐陽公以宰執可爲翰林學士決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而

宋憲副端儀嘗董學廣東既下車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爲主而痛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弟入學以圖倖免至于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請補干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于人也于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殫君乃覈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翼日立之于庭以廩增之額定于簽數足而正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託者矣君莅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己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坐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取去有戾經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

者駭駭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勤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考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餘波矣

田汝耔字勤父祥符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副使嘗爲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譁恣尚請託提學官考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呶讙怪去善宦者先陰防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勑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號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興謗當考察時南臺劾之調山西誘起共欲擠入不測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

胡憲副憲嘗爲廣西提學僉事不可干以私試畢詣學傳箬召諸生以敍上講書史令人人自以所得自陳誦舛謬倫其輕重使人人各屬其意而去立爲程法君亦依程法夜張燈觀書至丙夜不輟云

江潮貴溪人嘉靖進士提學廣東嘗歲考知霍韜以魁天下金山必連第復置山于二等責曰汝本有才何杜撰呂申公格言以欺我日後事君不可如此後山以戶部主事兌糧江西果陷宸濠黨士林多神之

王雲鳳嘗爲陝西按察司僉事奉勑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父母自卯至巳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詞學政肅清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愼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異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曰敬以收放心靜以定躁心誠以息妄心公以滅私心正以省動心九容飾士身曰頭容直色容莊耳容審目容端身容靜手容恭足容重坐容正立容直揖容肅拜容態以十有一行正士教曰孝事父母弟事長上恭事師範睦事宗族遜事鄉黨忠于謀人信處朋友禮馭行事義馭接物廉馭貨財恥馭過愆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取去有戾經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以九戒敦士禮曰冠禮以重成人戒無序婚禮以重夫婦戒論財喪禮

以重哀死戒浮費祭禮以厚追遠戒苟且射禮以觀志體戒無德鄉相見禮以觀和敬戒侮悍鄉飲酒禮以尚齒德戒偏私慶賞節禮以觀忠愛戒惰慢鞭春日月食禮以觀報本戒忽略又立四科以待衆士曰求道科以待上士讀書科以待博士學文科以待俊士治事科以待材士以二十有一過禁士惣曰逆親及當喪用酒肉曰期功赴席請客曰兄弟爭財曰不睦親族曰不和鄉黨朋友曰姦曰盜曰賭博曰宿娼曰酗酒撒潑曰好酒破產曰妻妾失序曰侵占田土曰誆騙錢債曰包攬錢糧曰買賣官物曰教詞寫狀曰暴橫鄉里曰出入衙門打攪驛遞曰把持官府挾制師長曰事佛飯僧師巫賽會曰造言生事浮躁驕奢立十政以收士曰聯齋號以聚士謹衣巾以肅士禁入酒肆以貴士端學官以教士鼓提調以督士置三等簿以造士拔公直生以稽士選社師以養士訪賢能以式士禁詔呼佞跽以振士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三十六年提學貴州禔躬方正師道尊嚴士類蒸蒸不尽變黔僻萬山中田疇錯壤民故艱食公念士貧者別無以治生乃出鍰金易粟八十石稍倣晦翁社倉遺意使貧士得春食秋還而爲之記曰力有不足于己可以望之人効有不見於今可以圖詰後區區數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其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之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使士也少脫稱貸塡滿之患心斯慰矣此某所望于人而圖諸後也又曰一人倡之後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後人從而壞之則其事必廢居有頃公去有馮公成能者覩督學義倉之意慨然咨嗟咏嘆于是以粟易金益以俸薪百八十緡置水田二分實計四十畝每秋成積貯視諸生貧乏有差而多寡其數無改萬公之舊第務增拓之至今黔士不忘馮公德而益思萬公賢萬曆官禮部左侍郎蠙衣生曰萬履庵出粟馮緯川市田二公之意仁矣今田具而租不入率在豪佃春貸而秋不還責在貧士而二公之仁或幾于窮奈之何哉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于堂下徐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于堂下徐公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自息

趙公鐘字仲聲號方泉江山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嘗以御史視南畿學政時賓興期迫諸生待試者萬餘人公刻日校閱不十旬而遍諸生呈卷公泚筆加點一瞬而盡已數十輩踵至亦如之時論服其精敏其所取士常在驪黃牝牡外不以聲句間或通卷抹摋而實高等或敍次稍抑而獨呼召使前對衆稱揚之後皆取科第以淹滯崛起者不可勝數至其訓誡嚴整務以明義理執節慨爲急功令肅如也時津塗有所請寄悉泥不行

趙淵字弘道□□人□□□□進士官參政嘗爲四川僉事攝學政數月而士之好進者不爭向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監察御史陳察薦改督貴州學事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惰弗率者薄罰而告誡之嘗云聖人謂柔遠人柔之爲言不可不深味也

陳公塗字子兼吳人也以按察僉事督四川學政公雅好經術砥士行而不務爲操切詭激于文取朗洞爾雅然亦惟陳言之務去蜀俗爲變當公之試諸生也第待其文甲乙之畢即付郡邑庠不復問爲某子甲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遂絕而所識拔若張中丞省甫輩皆時名士既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戲答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識爲何君也後先己酉壬子得士皆公造而其于錄公文居多

王大參愼中嘗爲山東提學憲副使齊東故習所屬謁上官多用輿臺之儀學官亦修之莫恥爲詬先生痛抑喻戒令以士禮見嘗曰師必自重而後可以教人若輕其師自輕其教也一時學官爭自磨淬轉相訓飭而先生之教昌明顯行至於品隲文字再不復閱見者咸驚爲神日看百餘卷皆徹首尾批抹點評無一語漏略而高下其等不爽錙銖盡得諸牝牡驪黃之外昔人所傳一目數行下筆輸如流實先生其人矣

中麓李公爲先生立傳有云曾寄高等士文百餘日後無人不發身者甚至有生童試文一篇即許其終身所造如殷棠川學士谷近滄司馬

皆以同年入試大加賞識遂越諸生超等補增不知何從得之初山東士子見先生所爲廣東錄爭相慕效先生自以所作雖峭厲雄奇有可喜然不足爲式而所談乃成化弘治間諸館閣博厚典正之格士由此知嚮往其文一出於正凡經先生識拔者皆爲成才美士致位通顯輿論翕然

林大參偕春嘗爲浙江提學副使每竣試時出命籃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共飲宗師法不可干也

學校

前言

謝鐸曰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爲京府大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于所屬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爲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奈何今天下附郡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宜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爲增益上以府學教授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第今之爲官者類喜添設而難于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

余珊疏曰今日選才莫先于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于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奈何欲效周官之治乎我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于斯爲盛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爲重每強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貢老生充位而已所上司每以奴隸待之師之云乎請今後學校之官不必廣授濫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老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略倣宋元豐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臨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于奴賤則彼皆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于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學憲臣之選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爲之責攬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禮部勘實通其姓名于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年爲斷課其德業經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于時命累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故事無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取才無窮人才恆盛而不彫矣

丁元薦曰青衿者朝廷儲爲異日之用者也士之自愛與上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譸張爲幻則藩臬之長降堦稱公稱兄甚至柄文者與諸生責在乎師儒也一省二薛一郡兩起較兵民之變有加焉而當事者玩不注意竊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婦未有女不處而婦良者轉移顧化上關國脈下係士風涓涓不塞江河誰障

袁表曰學校者國家所以育英才者也上而繡繖王猷下而倡導風俗皆由此出士之游息其中者亦當自思其重而不敢忽可也我太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乙巳歲也在內總之以司成在外督之以憲臣可謂重其事矣然所學者皆無用之文所謀者皆干澤之事而其應上之虛文又皆不克盡如經義表判論策之詞率皆綴拾緒餘略無心得以經義言之不攻體貼專尚浮詞逐靡鬬華自誇高調而凡所引用漠然不知來歷以表判言之抄成四六顛倒鋪塡或誤記而錯用或妄用而強排以之陳情達意問刑擬罪無一相干論者所以發揮義理論列事情者也今則

陳言塞白輳合成文策者所以折經史陳世務者也今則摘定名目抄
成活套一遇考試不對其所問而對其所不問略過本題令糊遷就謂
之凌駕問答之體固如是乎竊意此皆由朝廷不重教官之職故無以
振作士風蓋今日教官多是歲貢挨撥而歲貢之條凡生員一食廩惟
計年之久近年滿赴選又限以資格故加意作興者少而蘇湖之風不
復見也愚按生員食廩係于憲臣之一考一時偶得豈盡賢才奈何授
以師儒之重任哉意欲將民間俊秀通一經者入學試通二經者補增
廣生試通三經四經者補廩膳生試通五經者送入監一年一試毋得
弛廢如浙江一省限貢生四五十員此縣不足足以他處如人才果乏
不必求備也到監當厚其廩給仍尊太祖積分之例注官既注官仍聽
科舉雖數年陞轉之後亦不禁惟以非禮去官始禁之不拘入官未入
官能以五經中鄉會試者選府教授其州學正縣學教諭等以通四經
以下科目出身者選爲之三年政成上者又補翰林次者補郎屬又次
者補有司政未成六年再考之稱職依次陞入六年未成九年再考之
經差者不得入經筵如此則教官之職重督學之選精而人知自愛士
知向風矣

申文定公曰古者畫井授田不及于士而士不患貧者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考其時力田之民聾不足于俯仰而各以其私衣食其俊秀之子
弟其子弟雍容燕衍日習于絃誦之業而無饔飧朝夕之憂所謂寓養
士于養民相濟而相安者也古之道也井田廢壞皇澤壅閼天下有凍
餒損瘠之民而後有阨窮困乏之士或短褐不完藜藿不厭聾所資藉
以糊其口則北門有終窶之嗟其究也隱阻其地情竄其業軼而之矩
矱之外則子衿有佻達之刺余誦其詩論其世未嘗不喟然于王道之
闕而扼腕于士之不幸也

又曰國家建學設有廩餼以待士之異等者然循格而升及額而止以

稱職則陟不稱則或黜調凡入翰林者非通五經及博雅之士不可濫
進餘通四經以下一經以上中式者不拘教職京職及雜職能復就試
以五經中式亦聽備翰林之選兩京外藩督學之臣即于翰林差出未
經差者不得入經筵如此則教官之職重督學之選精而人知自愛士
知向風矣

申文定公曰古者畫井授田不及于士而士不患貧者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考其時力田之民聾不足于俯仰而各以其私衣食其俊秀之子
弟其子弟雍容燕衍日習于絃誦之業而無饔飧朝夕之憂所謂寓養
士于養民相濟而相安者也古之道也井田廢壞皇澤壅閼天下有凍
餒損瘠之民而後有阨窮困乏之士或短褐不完藜藿不厭聾所資藉
以糊其口則北門有終窶之嗟其究也隱阻其地情竄其業軼而之矩
矱之外則子衿有佻達之刺余誦其詩論其世未嘗不喟然于王道之
闕而扼腕于士之不幸也

又曰國家建學設有廩餼以待士之異等者然循格而升及額而止以

程藝不以恤貧士衆不勝收也而舉田之議行焉其田隸于宮博士領
之其入以給多士貧者受之斂散有經施賑有度變通于法制之所未
備而灌注于恩澤之所不周乃得以濟其阨窮而紓其困乏倘亦養士
之遺意而古道之不亡者與

又曰士習淳漓學術疎淺徒剽一切支離誇誕之詞以相炫耀問之古
今事變義理本原則茫乎鮮有知者必至心術頗僻行履猖狂將來致
身安所責其實乎今因不能驟變亦望稍以強記博聞砥節修行風厲
諸士必有聞而興起者轉移率作深有冀願于當事也

王文肅公曰自念爲諸生時學宮弟子惟屏息待主司之命今則月試
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即盖雁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
鬧市

往行

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撫侍郎周公忱始一新之未幾邑生施槃
狀元及第

廬陵孫鼎宜鉉教授松江一時東西稱善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
鄉士百人松舉十五人五經魁占二人

崑山教諭嘉興米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場文字厭人
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觀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
法曰起語須切題不爾則號大家樣頭矣崑山科舉不乏而未有刊文
學字者正統三年南京所刊進新唐書表爲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
表則予所爲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皆先生門人蓋先生自崑
陞鎮海太倉學衛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有志者其亦可以鑒
之哉

陳洪謨字宗禹號高吾武林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
部侍郎嘗爲漳州知府學有泮池渠通潮汐湮廢百餘年公濬之潮至
池中科甲遂稱盛學樂器久壞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
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
合掌捧手稱嘆而去

戴冠字仲鶚河南信陽州人正德間筮仕戶部主事以國用弗充奏裁冗濫激倖者怒謫廣東五羊驛丞再起歷延平知府規儀整肅勤勵有常每晨秉燭升堂治事事無留牘待屬以嚴馭百姓以寬尤留心學校每朔望五鼓詣文廟行釋菜禮畢蒞明倫堂擧簽諸生進講有不詣者即施楚教仍給各生課簿一本講畢陳課考驗諸生環聽受教焉

張太守芹徽州人郡有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晦庵常以其考韋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漳溪之居曰紫陽學者因稱晦庵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即故山撤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嘖嘖嘆賞曰新安士子久藉茲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枋一曰崇正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靜習日助薪米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

吳淮鎮江人由進士嘉靖間爲黃州知府簡重平恕務以文學飾吏治文廟禮器未備者銷淫祠鐘鼎及佛像爲之建號舍二十楹於東坡書院拔兩庠諸生茂異者數十人講習其中躬自校藝一時人才稱爲獨

盛士人生爲立祠王廷梅有記

教官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模範其志竭胸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厘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稟於規矩而能如式人不帥於師教而能循理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師教之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理學必盡學者之誠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眞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昔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愼妄言者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也且以李思迪爲懿言之職當諄諄功而訓者也而乖理綴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悉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

士風之邪正者也在提學則曰此寒官也不計其文學之優劣而概予之以上賞在巡按則曰此寒官也不視其職業之舉廢而悉視之爲閏位遂使此輩自分爲坐食之官漫不知書課爲何事留心教化者蓋數十人中無一人焉閱其考語則多以善教許之上官既不屑了于教職則爲教官者安得復規規于教事耶薦舉之疏總屬空言考核之法祇爲虛設耳此處佐貳教官之積累也

耿定向曰余束髮爲諸生偃蹇黌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鮮矣嘗覩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饋遺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儘儘不敢前既候之署閽人預採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腆菲稍如意始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逋然諸寒士低徊逡巡曲辭竊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款狎杯酒交歡甚至謔浪媟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

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部騶奴橫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人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余弟子健補弟子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獨以學宮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生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坐吾儕肅而待意初見必有發教吾方延頸以聆乃庠師旋從容坐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而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

往行

國初命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事者給俸三年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教諸生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遞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御史知其不可奪遂止

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稱職平時不稱職黜陟否仍署職減俸十之五乙榜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職者聽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教授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地每從遊者初至三日不授書惟命以正立正坐必欲堅不動

洪武二十四年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苛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訓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教諭張恆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于民事無所知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學校不出每月朔望休暇併四時節序朋友往來于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概言不知詐也古人自居田野心在朝廷伊尹耕于莘野嘗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寧戚未遇扣角爲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伯業漢賈誼董仲舒皆自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于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眞宗日以四方水旱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犬馬之事矣此雖君不問尚且將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益

或怪以爲問曰讀書易耳爲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爲善教

曹公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其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邑人皆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座下足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居多方岳重職不敢待以屬禮至其邑必謁之凡考校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乃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書以與父誦之所著有四方詳說太極圖解傳于世

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讀書者倏一更公輒擔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擔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

羅用俊泰和人舉貢士初仕爲青田縣學教諭進爲安慶府教授故事歲時及諸生入學諸生咸具餽贈用俊于富者不計其來與否貧者非止不受且有所賙云某生將婚知無以爲幣乃解金助之某生屋敝無

以爲居乃助金與修之某生貧甚嘗假金若干後知其不能償遂焚其券學堂徹廢即捐俸補葺之不煩有司其重義輕利一出于性成如此

楊璟鄧州人天順八年教諭江都性醇謹每宿堂後寢室課諸生誦讀仍置二生遞直鷄鳴起侍戶外輒隨往各齋所驗諸生勤惰暇則召諸生講說理義歷數年如一日諸生亦競用奮起所籍成名甚衆

孟震貴州宣慰司人成化丙子鄉舉正德間任雲南府教授修潔簡默在任九年未嘗妄言笑三日一課諸生令屬文違者輒笞責之諸生于父兄鄉黨稍有違犯無弗知諸生皆恐守業不敢嬉遊郡中至今言教規必曰孟師公雨典文衡六任教職皆有賢聲士大夫稱六學先生

陳雲逵字中夫弘農人爲蘭州學政以經術六藝造士諸生有餽必卻之後爲國子監丞時崔公銑以舉人卒業國子歸先生贈言三章一曰日用間須要點檢口之所言與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爲善學一曰躬行倫理而不虧人之至者莫是過矣一曰公正處己寬恕待人自不覺其地位高矣

李長史勳初爲新野訓導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于衆曰教化所以閑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爲奸汚諸生行有樗蒲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衺爲之越境而徙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國初不樂仕學校乏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雋而人又多以計脫公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爲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爲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其父兄歲終羣試進其秀者補弟子員復其家賜其不及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竄文字季考先德行次文學以勸懲之又刻惜陰警世二圖及方正學宗儀九首頒示學者人知向學實自公而于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上座曰吾爲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其有倦教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止于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不能盡心教人致悞人家子弟其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又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云

黃傑字一貞福建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以貢爲麻城司訓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言從川從寸則又從首從寸則又欲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也願名思義厥任爲難耶既至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于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子之宮邑令聞妄靈而不能謀吾時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感乃亟爲葺理殿廡方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追送者無慮數十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己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先生不虐矣

李克恭字敬之益都人正德丙子歲貢授晉川學訓導君廉有素無所受于諸生而某某願時時荷君賜諸有喪親躬弔之視其所爲其親治

具察其色若戚乎爲之興咨移時留未能輒來必有所出以貸于棘不能爲其親喪者曰吾何忍于乃心獨廢物乎嘗以晴日合羣童孺令肄昏若冠儀不中者撻夜一鼓猶在塾坐未入內也忽起行舍若夜二鼓舍有燃燭書聲聞令開門道李師來出其人誰勞苦之遇有可語止與語隨所披卷爲之剖釋禮仲春秋上丁祭報先師孔子罷昏鐘已攝衣冠危坐當是時諸生無敢不衣巾卽所供次凝立俟君過閱所饌視不中義乎爲易置曰先知享乎就也獻也通也不如是吾黨小子曷通微衷于明神哉嘗署州務獄有丞死鞫者非其罪也君上其情郡太守得免死出其人于是謁君出百金狀欲爲君報君論令去弗受嘉靖丙戌遷新樂學教論以是年致仕歸

賀鈞字信夫盧陵人正德丙子鄉舉初爲麗水令改應天教授諸生贄儀悉卻之有強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渭厓霍公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

文

林浩龍溪人由舉人授南海知縣改南雄府學教授起復嘉靖七年補任于衡性嚴敬方正勸學興禮雖所不力復堂齋號舍之法黎明出公座分齋皆誦然後升堂講說已乃退業于號舍每三日課試于堂較第文藝一一中程度裁微不爽尤敦崇德行故士有孝友忠信者必加特奬否則即文且長弗少假借士之貧者節饋不受且周之于廟祀禮樂制度極爲講明諸生率相勸勉不敢自逸蓋始而疑繼而安久而思之不衰矣大冢宰霍公韜聞其賢特疏薦之陞國子監博士

袁大廉字潔甫福建蒲田人嘉靖間進士爲府學教授諸生以贄儀進見盡卻之曰貧士有能贄者必贄而後見適以阻之吾欲與諸生日聚相講受而諸生燕見必令其衣巾不得以褻服見雖久而甚狎經數年如其始見之日也

禮部五

宗藩前

前言　高皇帝　葉居升

倪岳　馬文升

徐恪 四則　林俊 二則　項忠

汪鋐 二則　佚名　王瓊

陳建　彭韶　朱睦㮮

王世貞 二則　何旭鳴　馮應京

余珊　鄭曉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五

宗藩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齎持御寶文書幷金符前去方許起程詣闕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卽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照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于王處誣陷善良者罪坐本人凡親王有過重者遣

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論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跡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爲庶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過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幷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蹟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持權欲巧侵善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屬于邊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鴆之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錄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當者卽是奸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報聞若不報聞卽係姦臣同黨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智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智謀之士獻于朝廷勿留凡庶民敢

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彙乎下下不得以彙乎上所以彊幹弱枝以過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之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要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極甚或者譴告以相形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尙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

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遂相擁兵以危皇室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論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小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戈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

項忠曰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羣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請將各處郡王府照依

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奪緣陝西人民邊遠困苦已極如便早量遷移人民歲免萬石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奉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府地及水次便益易于供給去處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將存留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爲便益等因具題欽奉聖旨該部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玉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屢該襄陵王奏稱平涼城池窄狹土地所出有限要遷江西湖廣地方居址本部議得各處人民困苦遷王府係是重事不無勞擾軍民候豐稔之時定奪本部節奏奉聖旨是欽此續該襄陵王又稱奏平涼城池窄小軍民繁衆糧草不敷請將本府遷移江西地方居住成化年五月拾貳日本部覆奏奉聖旨是分封已定不必遷移寫書與王知道欽此欽遵外續該直寧王又奏寧夏居住基地窄狹要照山西代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郡王遷入鳳陽府城居

住本部爲照陝西地方即今盜賊生發征剿未寧候地方寧息年時豐稔另行具奏又經屢行該府知會去後今右副都御史項忠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玉又奏稱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那移腹裏迤南水次易于供給去處存留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一節遷移王府係是重事即今陝西用兵之後人民困苦難以一概聽令各王具奏遷移合無將原奏襄寧眞陵二郡量爲那移稍舒轉運之勞查得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枝分封日繁勢不可行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順年間造有樂王府第一所見在緣遠在嶺南賊寇時發非所宜居有得陝西腹裏鳳陽府舊有鄭王所居之地後遷入懷慶後府尚存與平涼韓府相近襄陵王徙居爲便慶陽府與寧夏慶府直寧王徙居住爲便合無着工部行移陝西鎮守總兵巡撫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公同相度地勢相宜待秋成之後人民稍甦將原行鳳陽府空閑府地方量爲修理慶陽府城內取勘空閑公廨相應處所量爲改造俟修完後另行具奏定奪

倪岳曰弘治八年七月奉聖旨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自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稟天心下察人事務在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必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亡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特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二也有闕文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都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

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出于今日之急務于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廑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皇上追寢成命諭令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與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罷欽此復後奉旨免王來

馬文升曰竊惟親莫親于宗室法莫嚴于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默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爲倏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專于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

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主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賓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該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言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失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自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離間差兵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強擾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奸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世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負于人鞍馬全無徒走于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固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于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內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鎮巡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于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全于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勅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少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勅司禮監于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營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常史紀善伴讀教授乞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罪輕者降勅切責若干宮闈重事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若係外事仍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東罪輔導官員亦要逐日請王於書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止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妃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明數不許于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人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

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哄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發邊遠充軍邑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于此臣叨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爲不善事發容之則違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竊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王瓊曰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一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後初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于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倫白于諸大臣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民者計日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徐恪曰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猝難完足而水旱傷災十當六七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全支今察得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王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又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本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又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孫囊有餘財廩有餘粟作賓王家榮華已極祿以百計養贍亦厚況葭莩之末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豈宜

過多欲將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年祿米比照郡臣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算一體中半兼支誠以經費不足利害所關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朝廷篤念親親使疏不踰親親不絕恩稍節冗費以支缺乏既而廷臣擬議戶部察行奏蒙皇上特賜俞允有識聞之咸以爲慶意謂此議必將去多益寡朝上夕行今又數月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國之計亦有重輕今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制有限祿俸日增在民者既不可額外加征在官者又不即數中裒益更數十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于今節省已爲太晚若更遲疑則難四海之富經制所入豈能供此無窮之冗費哉況周府各郡王教授出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支本色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申令布政司經呈戶部未經畫一合再詳陳乞勅該部檢臣前奏合無將各處王府郡主以下并儀賓本色折色祿米勘酌時宜爲定例通行各布政司遵依施行所貴輕重通宜支用有節一歲之間冗費之省當不下二千萬石積以歲月數其可量況又權之以篤親親于歲計不無小補也

又曰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弊生于先年之因循食乏于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皇明祖訓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不同亦所以廣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爲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國計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爲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察還官正欲覈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察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安吉寧國二尉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供無撥給屯田可察今周府并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府近軍民領種納糧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觀之各郡王

皆出周府當其分封之初祿米定于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憲河給授而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實但歷年已久轉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察如失固有即弔卷察又無一字可憑及至乞恩分豁卻又彼此矛盾況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孫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察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人民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存以輕則起科准算祿米揆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營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營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主儀賓餘下歲派若留糧卻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擾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憂朝廷於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又曰昔者趙王之國之時原有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業後蒙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遺下戶丁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于本府又不寄籍于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欺騙良民搶奪財物強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民誣賴事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賣地方火甲挨拿急則拒捕緩則脫逃甚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都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匠灶醫卜工樂諸人戶並以籍爲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欽遵仰惟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或有定額上下安分姦僞不生今前項校餘記籍不載律令不加一任自由譬如馬無羈靮豈易控御非特趙府爲然其餘王府遺下改調戶丁恐亦有此乞勅該部通查各處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校人等遺下戶丁如有似前兩無籍貫脫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起解補後其在營有丁與多餘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當差貼襲聽繼如有仍前

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比依前律問發邊遠充軍永爲定例庶幾人有定志而姦弊無所容也

又曰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革與郡王校尉俱于民間僉撥鎮國等將軍本該儀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僉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之役導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見面等銀科撥民皆樂從成化六年因褒成王奏將各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僉替免其奏請誠爲簡便奈緣王府官員罔知禮法乘機射利不論年月遠近概作老疾呈行又將書畫等物饋送該州縣官浼求妄勘日用飲食悉累里甲支應及至僉解到官入見之初每名勒送見面銀一百兩京一百二十兩少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索辦月錢銀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亦不下十兩其餘歲時等項科撥名色又難數計雖殿實上戶不數年間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還所欲復立退反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丞不則痛加責罰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爲媒告扳僉替故州縣每僉一名則閭境過得之家皆貼

盤纏詞訟紛起大半由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女相聚號泣如謫遠戍推原其情奚忍復言乃訪郡王受封之後亦有入繼親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有司聽當別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曾改正竊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不之恤其傷國本甚矣若不早爲處置誠恐脂膏有限朘削無窮年復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于同其好惡然所欲聚所患勿施實帝王得民心之本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民可畏而不可忍也臣跡在疎遠事涉嫌疑非無禍患之慮且以地方責任之重不忍斯民困于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各布政使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校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設果病故務呈布政司查驗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之扶同妄勘仍指盤纏爲名科斂民財津貼僉解之後親管官旗止令

守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害
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贓物給王撥置重犯照例發邊遠充軍有司
聽屬科斂者雖不入己仍照科罰事例革職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
一體參問被害之人即發專家原生原役永不僉補其鎮國等將軍各
照原定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數即行問刑倚門查撥毋輒比例乞換
校尉紊瀆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擾者盡行革去止撥本等
儀從跟用仍查郡王受封之後若有人繼親王幷病故無後者原撥校
尉悉發有司聽當別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警懼政不苛煩
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林俊曰江西各親王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三錢思得本處米價每石止該銀四錢伍分實難辦納近例親王祿米守巡官督同長史兩年收受郡王祿米有司倉收受本便反難情願親王祿米折銀一兩郡王將軍祿米折銀八錢布政司交納轉解等因又問刑例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營莊人等干預撥置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虐無所控愬又申明前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參拿問發符臻實效等因題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參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卻稱每石收銀一兩六錢或一兩三錢見米時價止銀四錢五分據呈卻稱每石願納銀一兩及八錢以一兩六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親王祿米歲額一萬石歲支三萬五千五百五十石有零以一兩三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零是郡王將軍祿米歲額一千石歲支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有零誠爲大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雖行奸弊未革且江西各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淮寧益三府殿下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愬之門官校迹嫌

折收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發邊遠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請發落查參節次題准事例立法非不周詳垂戒非不明切但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懼而不能阻違巡撫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虐無所控愬又申明前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參拿問發符臻實效等因題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參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卻稱每石收銀一兩六錢或一兩三錢見米時價止銀四錢五分據呈卻稱每石願納銀一兩及八錢以一兩六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親王祿米歲額一萬石歲支三萬五千五百五十石有零以一兩三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零是郡王將軍祿米歲額一千石歲支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有零誠爲大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雖行奸弊未革且江西各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淮寧益三府殿下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愬之門官校迹嫌

難施彈擊之力以故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就重而舍輕度以情事豈
眞得已其欲由布政司轉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耳臣又聞親王用費重
大委與郡王將軍不同伏望聖明篤念親情俯隨民意特勅府部從長
計議將淮寧益三府祿米幷郡王將軍祿米酌量等第定銀上取聖裁
著爲常則備行江西布政司遞年徵收足色銀兩寄庫或每季或每月
長史給印信領狀差官前來領進各府官攢量爲選撥別用名缺暫且
停補庶事無掣肘民間得便若必拘本色恐似虛文再令送收恐仍前
弊

林俊疏曰孝寧殿下累乞疏璃瓦重荷聖論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陛下惇敘九族之盛心然觀鎮巡議奏欲候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造寧王覆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大夫及者壯公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得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封初以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可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給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王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朝廷疏遠盡亦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疏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盡做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國君子試思之

趙弐曰高皇帝來建諸藩枝本相輔然又深鑒漢唐而下直取法於虞予以國而不私以土一其親疎擇其才智賢良而規制之使坐食民上其爲慮遠甚然豈知其後所入有限不足以上供侯國者哉即無論數十世百世以後今周韓諸國祿米歲不能半支往往稱貸久當奈何皇上亦重議親親不忍更令在諸侯王亦宜自爲之計耳往宗室嘗有以分封昏嫁爲言者謂情有時而盡恩有時而止亦欲通變善治非不斷然可行而任事者莫之恤請下之諸侯王議今竟莫有議者何也夫不知其後視其往不知其卑視其尊古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義一也尊者常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爲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私其牲帛俎豆割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敢過也而於其所親者乃重爲恩愛由一世而至百世無所止極是達後之仁乃隆于奉先之孝也今諸侯王豈無有百世之慮能然其計而上請者乎

汪鋐曰請封見行事例凡宗室將軍中尉一應子女俱候十五歲選婚其有年歲不同或庶出生母入府來歷不明通行駁勘所據前例遵行已久但近來各府長史多有不遵法守任意遷延或有使用不數營求未及則子女年歲過例方與類請乞恩其奏內來文又多年月不同母氏錯誤至于應婚夫人姓氏或本到無給或給至無本互相背馳延緩以致查駁之間動經年歲遂使聖明渥澤鬱而不流宗室至親怨嘆失所感傷和氣關係非輕矣合候命下行令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將軍中尉子女凡子歲已及即與具奏請婚或奏內來文年歲少差母氏未的本部一面駁行查勘一面聽令選擇應婚子女一併問具奏報若遇期不行奏請夫人奏給不齊候至三月以上者俱聽本部查考得將該府長史等官究問則法令嚴明文移簡便而婚配亦不失時矣各王府差來內使儀賓官校人等俱是積年光棍熟知詿騙關節一蒙王府差遣乞恩等項即便設計詿受金帛數多任意花銷或又收買土產往來買賣塡賓表文相扛分外需索人夫接連以致累損驛傳及至到京先投積年窩主窺探進止然後報名朝見或又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

布政司轉行長史教授啓王知會備查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該府將軍中尉夫人等及郡縣鄉君儀賓一應宗室除已關領外其餘未領并先年遺下寄關物件逐一開具名位應得冠服等項作數造冊印鈐限嘉靖十二年春季類奏之時資送赴部赴內府盡數查會明白陸續造完待本年各府冊封之日將前項物件領出給與副使順帶該府其不係封府分應該關領者責令該府所差聖節冬至慶賀人員順賫前去該府俱各逐一交割仍令各該長史教授啓王將收過錢糧數目給散過名位造冊奏繳以憑查考節年工部行造物件係是內府各監局造辦本部無憑查催仍乞勅各監局照該部原行一一造辦給領如有延緩一體查出參究則各府免守候之難而恩惠實沾矣三府孝行等事舊例止應請勅獎勵洪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魯府奏鎮國將軍陽銖陽鑒孝行可嘉欲自備工料各建坊門乞賜坊名荷蒙特恩賜允自此始開旌表之端而親王郡王將軍妃與夫人遂往往援引前例請乞不已切惟朝廷于庶民之家凡有節孝等行賜之旌表所以表其宅里以

致特異于齊民之意至于天下王府則皆朱垣戟戶有不俟于旌表而後異者況朝廷降勅獎勵蓋以親親之懿特行天語之褒非宗室孰能當此故累朝以來宗藩善行止是寫勅獎勵不立牌坊所以崇重宗室辨別貴賤立法最有意義且天王之裔孰非懿德若使有所表異分別既殊則淑慝互形亦非敦睦大同之道也況宗藩日衍樂善無窮若不斷之于今切恐將來無可紀極合無通行議處除已往外今後各王府如有節孝等事及卓異行跡親郡王或撫按官查奏前事本部俱照舊例請勅獎勵仍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不許奏請建立牌坊則體統正而風教同矣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前多官奉詔會議定王府條例十七條及本部節年題准事例不一俱遵行已久但見行條例載在册書節年條例藏于案牘雖經屢次申明不過就事論事以故各宗枝不能周知事例惟務營求本部事例日煩難于檢閱殊爲未便合候命下容臣等將王府見行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編成書帙請下廷臣集議如何可行具奏刊刻成書本部遵照施行仍乞徧賜各王府宗室使皆便

于誦閱有所遵守本部別項條例可行事件亦容臣等逐一抄謄編纂一體刊刻遵奉則朝廷貞明之法恪愼不移有司盡一之規奉行惟謹由是法守易循而奸欺不作矣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必有謚號以表其行舊制俱于乞恩祭葬之時即賜以謚弘治年間唐王奏准凡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王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各覈勘善惡事蹟至日度其賢否方賜以謚至今通行遵守但各王乞恩祭葬到部方與行文各該衙門覈勘事跡回報至日題請謚號填寫銘旌前去始得安葬且如四川蜀府廣西靖江王府俱路途窵遠文移往返動經逾年差去掌行喪禮禮儀行人在彼守候葬畢方得回還以致往往乞恩寬限其有司供應之煩本差舡延之久未免耗費財力多生嗟怨矧各王府親王郡王棺木暴露動經歲年亦足以上干和氣深爲不便合無今後但遇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本府一面行移各該衙門覈勘平生行實不必候本部行文徑自具結呈部以憑題請庶宗室體魂早獲安妥而事體簡便久遠可行矣天下各王府凡遇聖旦冬至

正旦并謝恩慶賀例該有馬進貢本部先准御馬監奏爲進貢馬疋不堪廢收預盡以省虛費國計事奉欽依務要到部辨看毛齒堪中方行送監驗收已經遵行三四年矣但各王府享上之誠雖同而遠近貧富不一加以差來人役多係積年或領價到京旋買或領馬中途變易事完回府又稱雜費若干百計侵尅間有不堪驗退者未免行移責備該府是利歸奸人罪坐宗親甚非事體合無行移各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應進貢馬匹須用印啓鈐記仍將毛色齒歲尺寸備進京册一本長史司印封送部以憑對册看驗即與轉送該監收受無得留難勒揹十分求全以拂朝廷親親之情如或馬匹毛齒參差與原造貢册不同即是差來人役作弊定行究治如此庶國體全宗藩仰德矣

又曰榮澤王表檮奏稱晉王知烊薨逝無嗣該取切近宗枝倫序相應之人承繼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輒將新化瑞和王長子新堉擅喚府內欲承王嗣況瑞和王上有次子新墝當襲晉王之爵以繼晉王之嗣及晉王紀妃稱奏稱夫王薨絕嗣乞要將瑞和王知燁妾尚氏庶生長子以長子文城王宇溫襲封唐王次子宇潛等俱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爵潘恭王嫡長孫恭裕王勛滔所生長子靈川王胤移承繼藩王其弟胤梴所生嫡長孫恭裕王長弟次枝靈川懿王銓鉌今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爵蓋累朝舊例凡親王絕嗣例得繼封若郡王入繼親王封爵其本支郡王不得復請繼封其次子亦止封鎮國將軍蓋重繼統不言繼嗣也故國朝以來並無舍長立次之例及查得晉靖王所生六子嫡弟一子表榮今傳知烊薨絕其嫡弟二子表樣生新化王知燁已故庶生二子新堉新墝倫序相應及查得新堉見年一十七歲近該晉王知烊類奏請封爲新化王本部已經行准宗人府查報去後未經題請今該晉王薨故例該新堉襲封合無先將新堉以新化王長子請勅一道令其主喪管理晉王府事待服滿之日本府另行

奏請遣官冊封爲晉王庶子倫緒相應典制盡合再照榮澤王表襮先稱新埧年幼欲以郡王管理府事及又推保新墝前來是欲以新埧仍襲封新化王爵以新墝襲繼晉王封爵實與朝廷典禮不合查無以郡王次子繼封親王事例難以准從但查得本部收貯該府造報五牒册內開稱新化瑞和王知墝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母妃蘇氏嫡生及查妾媵册內開稱瑞和王位下妾尚氏則專擅之罪法亦難容合候命下通行巡撫接官查勘務見新埧生母尚氏入府來歷的係何年月日見今年歲若干具奏保册籍有無差誤逐一開具明白取其該府宗室人等結狀回報前來以憑本部覆請定奪施行其該府內外補導長使等官如有擅權縱肆擾亂生事者一併參奏仍行長史司及輔導內外等官欽遵明命暫聽長子新埧約束但新埧父知墝娶妾尚氏年月未經勘明伏請聖裁惟後別有定奪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聖旨新埧暫着掌管府事尚氏還着撫按官查他入府年月明白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育嗣文倫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紀相册之約儉紀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聖體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之當也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即已矣今歷百年傳後世一旦無故而遽已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改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如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揜美爲世世頌美可矣

朱睦㮮曰王公子清在滕皆爲正官皆以諫諍論議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不敢肆也筱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不行則傳相者座老死王國不得齒于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利祿之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欲侯國弗奸于法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授之博古通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祖宗立法之本意也

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于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
學士桂萼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頒祿且至百萬他省
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昌熾至此
況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遞乎將盡天下之財
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册封即并遷居民數
千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尸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
封之處城即半爲紅牆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況利
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
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
尉即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
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房第微睽莫可究詰此近
日豐林王所以有開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
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
給事中秦鰲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依議太倉

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
糧夫太常俸銀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況太倉上供之需鹽銀係
解邊之用一旦損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其端之不可啓而其
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
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鐲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渥之
暮越來京擅自奏擾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
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
宮木科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
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
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愚以爲拖欠摧產爲一時計則可矣非更
化善治終不可以爲萬世法也今河南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
倡至有花生殿下之號況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題欲開定子女以杜
宗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今已二
年未蒙聖斷竊以豐林王之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聖祖如

何神明豈不知末流之必至此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聖
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三庶孽半天下其後文
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
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爲善守法也
見今河南以旱潦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
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
足以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
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蠲免之外存留若干一
覽之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坐困之弊朝廷必有不忍不亟之爲處者
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
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違祖訓重怫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敢遽然有處矣
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唯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
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

彭韶曰祖宗以來凡親王郡王薨逝祥禫等祭各遣使臣致祭于國所

以盡親親之道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爲官今宗枝蕃衍
吉凶事殷面使臣給繹于道似乎侈矣此後藩國若有喪禮除親王外
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遣本處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
恩至若祖宗以來凡國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官所以嚴
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隅宜
自中遣今宗婦衆多而各省宗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復遣內臣以益之
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有鎮守處即
以本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墳塋兼造撥撥之
事勢誠爲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修造選擇蓋得鄭
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壙之際事成位定不勞徐力而猶且敎差遣則煩
擾甚矣今後開壙之際只令本土之官提調于鄰近典國無相妨无文武
大臣得蒙恩典造墳者死謚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過安葬本家
徑自開壙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馮應京曰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諫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

婚及諸乞恩澤若陳謝進獻表啓書疏長史爲奏上下禮部議請王有過詰長史凡府僚皆統於長史紀綱其職務典籍典出納文移審理正掌推按刑獄禁詰暴橫無干國憲典膳正掌祭祀賓客王妃羞膳之事奉祠正掌婚祀之事典寶正掌王寶及符牌並副爲之貳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良醫正掌療治疾病典儀正掌陳儀式文物之事工正掌官邸廨舍繕造修葺工役之事并副爲之貳伴讀侍從起居陳說經史教授訓迪德詣缺校典籍引禮舍人接對賓客贊相威儀倉掌俸糧廩祿庫掌收藏金帛錢貨郡王教授典膳將軍教授如王教授典膳護衛指揮使司官掌儀從王邸防禦非常凡有征行必聽命于朝廷儀從司掌侍衛儀仗之事副爲之貳典仗聽命焉故祖訓詳其職誠重之也乃近以劣轉者疏文職而武職紈袴之子復疏訓練豈設官初意哉無論時有不虞莫與共理即今名封婚喪冒濫不可究詰甚至莒鄫不辨皆長史受賕狗勢以亂紀度也必賈誼傅長沙仲舒傅膠東而後天潢其澄清乎今人不樂王官以其不調且如

國初楊士奇周是修皆是藩府擢公卿今新授封者必是翰林官傳之如董機之于潞王固目前事也罰封者又何獨不可法律章曰精選赴王國任用蓋於文官薪鄭重云

王世貞曰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卽卒不幸而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酬志故也雖然親王于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于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

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徹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雍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徹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天子玉牒之懿親無罪而圄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凝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給之是壅主上之仁于尺寸之內而蔓害于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窘箸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遑延以冀代要在于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

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踢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于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又曰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二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萬位今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閩禮部會議裁省經制竊以爲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于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于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于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之縣州廢著之日仍照常肆掌應試聽爲南京及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局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府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且犯創造生澀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正從上字定名

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疏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爲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與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皇上鋭然行之又王府親戚不得爲京朝官原非祖宗申令止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妻通政使李錫子召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爲此例出輔參政鬱悒以沒夫屠鏞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積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爲鏞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有所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綿綿無已屬在國親其祿不億即有奇謀石畫不能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以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于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力結黨與爲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壅閼庶幾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嘆矣

何旭鳴琉曰宗藩二百年來蕃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絀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主鄉君儀賓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則艱于處給無可支放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爲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給俸漏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乏用議更定親王歲祿米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乏用斟酌節減如此查得議處改折郡王以下哀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參差不一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親王使知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

表機之爵也又加弟輔國將軍即王繼絕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等官且啓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罪革職及故絕郡王弟姪遠孫曾經冒襲者作速具奏冒襲本爵自能受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國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詳實施行毋得再爲文具狥情容隱一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覆各宗室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于附近倉庫按委撥給不知依何坐派以故賦日多斂日急而民則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勅下禮部通行二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與額糧內增加或與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各差查明造冊具奏此後凡遇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糧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于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爲區處毋得有損貧民如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

補奏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一國家覃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
不失其時今據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
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
可謂疏通而寢閣若此何也蓋擬議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合格
實在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
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奏關節重于錢糧移文就于歲月是故名
封未得而祿須已爲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爲此必轉嚴欽限凡宗子初
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礙而奏
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算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
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茂著許一體陞用
給與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覆題者
該部備問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經轉行各王府
教授長史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題覆施行如再不遵
故違稽錯該部悉遵詔旨嚴行查究治罪一郡王故絕府地屯廠暫歸

親王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
一第一緣奏歸朝廷者豈親王窺此微利爲乾沒計耶抑有司者奉行
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下數
十萬計者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勤焴等有詞幾何不爲田舀王語等
所影射即觀之一府餘可類推乞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南陵王
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
係故絕郡王及削處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
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本處有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
府以滋隱沒一條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于花生螟育之弊最爲瀆
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惜者尚多
即有議革奏緣鬼祟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
生子川兒朦朧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部暨御史相繼糾察不幾于冒
亂宗統乎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
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該巡按御史原設立

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
將改正過數目要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有
仍前占惜者重行參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王府收賣子女果係
須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再于境內境外擅自收
取以滋淫穢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幷差遣
人等參奏治罪一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身後昔有
御祭蓋朝廷親親厚終厚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
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豐有司則欲極儉在遣祭之官則于豐儉
之間稍爲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
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未免貪緣作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
典所載只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禮照依轉位定差移文該衙門通
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價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
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褻瀆聖典庶典禮歸一人易

遵守一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承長史司幷護衛指揮司
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史等官
營求出入管莊收課卻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
民重科厚斂靡所不至王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藩近來玩
視祖訓私收閹人徧滿宮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
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之類務極革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
敢誰何伏乞勅下該部通行各撫按轉行長史司啓王知會嚴加禁革
內史人等恪遵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
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見在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奉封不
由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幷第宅墳塋違制蓋造者通
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參史長司官一體治罪此外有爲國
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之數止
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親王傳制
袒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

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畢力民農其有才識超越者悉照祖訓許其肆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惟願廟堂之上特降手勅廣集公論定爲經久遠大之計上請宸斷施行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

鄭公曉論宗室利弊曰嘉靖天潢日繁財賦不給觀諸侯臣奏議可徵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十餘石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鍰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富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有一併不能充饑者矣有假息蓬蒿無宮室以棲者矣有不幸沒而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

失所至于如此凡臣庶之家產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之爲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養濟院以救恤之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終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欄街而罵或拋磚擲瓦毆傷吏卒仕於其上者懍懍卒歲不獨懼受辱且懼變不測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睹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本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以能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

余珊疏曰祿米難供由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受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者名儒碩相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于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勅禮部集議使得開此一途則帝室神明之冑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

往行 罰

萬年而官廩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恆固而不搖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七目錄 外編
禮部六
宗藩後
前言 陸樹聲 管志道
張居正 王士信 呂坤 林秉漢
戚元佐 申時行 葉向高
鄒德溥 袁表
往行
王世貞 高巍
高皇帝 三則
寧王權 遼王模 夏原吉
肅王膅焰 鄭王膅垵
漢庶人高煦
襄王膅墡 荊王厚烃 韓府襄陵王冲烁
伊王顯㷜 伊王訏淳 伊庶人典㷜
代府端懿王聰潤 韓府漢陰王徵鍵
徽王見沛 岐王祐榰
秦簡王誠泳 榮王祐樞
唐府三城王芝堀 慶府將軍羅材
汝王祐杼
申王祐榰
寧王宸濠
靖江王邦謀 慶府豐城王台瀚
趙府洛川王珝鑑 萬佐縣官 韓王融遂 三則
代 王 二則 王乞徙 二則 王 諸 二則
武岡王顯槐 李春芳 林 潤
陳其學 江汝璧 馬自強
溫仁和 申時行 肅王縉熿
齊王榑 李廷機 萬士和
張應登 寧府將軍充燒

禮部六

宗藩後

前言

張居正疏曰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概從裁革此減創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必親弟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

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今有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概從停給此恩恤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裁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概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册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概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妄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俸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

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毋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另改姓易籍發爲邊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著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勅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關係宗藩者悉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關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陸樹聲曰建宗封以爲藩屏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多祿少艱窘孤貧所在踰城越關者屢經送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爲宜限爵祿及子女之數然過于裁抑則恐至傷恩爲之變通則委于無術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約束太嚴而當通融或區畫未盡而所宜酌處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遵依至于欲愼輔導則長史教授等宜稍加銓釋賢能者一體陞敘毋

委之閒廢以責其輔導之實仍于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勅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

管志道曰天下有三大憂而宗藩居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于數年之後必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亦能理之至于宗藩苟非獨出聖斷誰敢冒離間之嫌者嘉靖中采言官林潤等疏降勅諸藩各自條陳同下禮部會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革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易行然皆一時小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此勢之必不可通者也天潢之派既不能自營其生又不爲給祿米饑寒切身窮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忍者也謀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爲封限爵之說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能令衆子得盡封也然兄弟同體兄爲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

有爲攤祿米之說者謂之祿米總附親郡王而令均攤于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可乎有欲聽其自爲生理者而城禁既不可開則孰爲之營運有欲容其出禁城而自便者而官法既不可施則孰爲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于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閒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此皆執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今之說王即司之魯衛曹滕之國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即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謂五世而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則世爲諸侯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爲卿大夫者臣由目前難處之勢以推太祖必至之情竊謂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遷降之議乎自奉國中尉而下其當從四民之例乎倘謂郡王不可以遷降則起有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絕則量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奉祀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入宗學蓋虛下手勅通諭各王府以時勢既極不得不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己見而後下諸大臣會議務爲可久之法所爲盤石之宗其在是歟

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遷降而得全支之爲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入仕之爲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于陛下矣然事屬祕密謀貴衆同乞王士信曰王府官員例不陞遷以故一入其中則廉恥俱盡即舉其一如祖制定立宗室祿糧不爲不厚矣而諸宗每每告乏何也蓋諸宗子女例有名糧婚姻之請先自郡國教授上受藩封長史審理等官各有常例彼皆白日攘臂攫人非必暮夜入金也不足則生有十年不報者矣名有不請而三四十歲猶稱金哥銀哥等類乳名者矣婚有終身不配者矣故報一生去其年祿十之二比請名糧去其十之五也其極婚也蓋又倍之是宗室生一子去而二年不得食糧也一或得請過期省曹駁勘又不知爲此輩之過也本宗推勘無已而此輩又從傍而掖削之何怪乎貧宗日甚而一議減祿則嘵嘵如沸至勤科臣之遣乎不特

此也內而諸枝銀糧之給散外而祿米民校通關之兌納諸王官視爲奇貨攢食蠅集彼其志既灰于劣處而諸藩長史有三十年不徙官者既得綴其日月撫按雖有考察之例亦多點名塞責一置之而不校焉是其始本以貪肆不校而劣處之及其處之王官則復借谿壑而益之者也臣謂宜行撫按嚴加考察出巡如有司例貪墨不經者訪拿重處次劣者則驅逐之不使數十年蟠據于中貧宗有名糧婚封過期三十年不與報者聽其赴撫按陳告而置之法有能檢身修行不入敗羣者與有司同薦銓部爲加官陞俸破格處之則必有興起自好者庶貧宗得所而下至軍校及里甲錢糧之相及者亦稍稍獲甦亦親親之一道也

呂坤曰天下宗室不減數萬皆九廟子孫天家骨肉也倘罪不赦則祖宗自嚴楚王亹無惡狀而王守仁王錦錫以徹地神奸瞞天大誣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碧子孫事隔三百年而揑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王錦錫肆不恭之狀人人弗堪楚王

抱不白之冤日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無虞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詞以謝高皇帝之靈乎傷大小宗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兩賊者罪應誅死陛下不下法司而止令回籍臣恐奸宄操恐嚇之權善良無自必之命一開告訐萬姓驚疑誰無仇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矣更乞陛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梟示兩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

林秉漢曰宗室藩多不億有衆聚居一城之中而不得從四民之業富貴逸樂固罕遵乎禮法疎遠固窮多混迹于輿臺生計窘于無聊而驕心生于有恃其勢足以自逞而貧乏不能自安故奉法循理者固有放辟邪侈者尤多往往臨制官府魚肉小民恬然以爲分固然而繩之則有投鼠之嫌縱之又成騎虎之勢近如汝寧越關妄訐楚中逆宗刦掠貢物戕殺大臣此其尤者也無他故焉教失于驕逸黨盛于衆多而有司之法不能制也雖設宗正以統之而恩常掩義教令未必盡行也夫

有諱已忘臣子顧慮孰敢盡言陛下直裁之以禮曰三十年王尚可說假則何王不可說假宸斷至公至明誠非臣下能贊一詞然而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以常理測而意見決矣戰國時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妹于春申君既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爲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英王疾病無後令二宮人若有娠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受封爲姻家所發我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正典刑是我祖宗朝之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言其非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僞故事未可以常理測也先楚以假俾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爲非概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有年矣又孰知其僞然而王者爲他人子哉故事未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廷議概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楚王既不能禁制諸宗故囂陵爭奪之形成逆亂之釁起全楚且不安矣亂形既著天討必加重者被誅戮輕者收圜土罪累重多誰非支胤而我祖

宗之心豈願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甚多言亂聽今不詳辨其眞假千載而下其孰能明之使宗藩有不明之緒而盈廷有未決之疑亦非所以昭示來世也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便夫假王出自誰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有何確據王宮雖祕密而胎孕產育之時左右必有耳而目之者事雖三十餘年而當時在傍諸人必猶有存者此故可以推勘之而假則盜國必誅有成化間明例在矣勘之而眞然後治諸宗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楚藩以鈐束之權則眞王敎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俛首揖志以奉約束無復譁囂而爲亂者而宗室安而後此楚民無刦殺之害國家無誅討之舉諸宗亦免刑戮之禍則全楚安而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是垂之史冊傳信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而可以明宗緒申國法奠楚服信來世且楚王非假何憚于勘亦所以爲楚王也故臣以爲遣廷臣往勘逆宗刦殺倡亂之罪并眞僞情形悉勘明確以服其心是事之不可以已者也

成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早爲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廟無懿親之助府寮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詷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食四十而未婚數載而未定強者刦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入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又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緞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萬石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而可不變而通乎故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擬纘嗣三別疏屬四議冒費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臣謂生不可限封則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四子許封其二無嫡子許封其一子以上如有生子以世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止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貳百兩如是則可無失所之虞矣纘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纘嗣郡王無嗣止許支本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得使親弟姪襲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于卑屬乃得祿及袒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而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資本至五世而止冒費之議查得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業及家貧無業者一概論革恐不聊生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行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以

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虔心評議以聞上從之申公時行曰宗室蕃衍歲祿不敷士大夫每有變通之說而楮公鐵疏至上特省傳旨下廷臣會議且慮衆論紛紜諸宗未服故復有差官之舉要之此事關係甚重變通甚難非上意明見獨決超然定萬世之計諸王虛心體國曲諭諸宗使人無異詞則斷乎其不可行也昨部覆疏亦頗有斟酌大都彼動稱祖訓而我乃旁求食言彼方需應得之祿而我乃欲限其本有之爵人心不服勢所必然第此輩惟貪坐食不顧國計惟恃衆強不顧禮法但當從容定議其必不可行者固難違衆而偪強恣肆者亦當參處一二以警其餘不然將來愈難制矣

葉公向高曰自三代以來有國家者必推隆本支以爲藩衛趾天潢別于凡庶而世人亦尊而異之曰神明之冑不敢望矣然而史傳所載公子王孫行誼修飭良可指數彼其席寵怙資驕奢淫佚即素家子弟猶然不免況于托體皇王樹根磐石者哉故其下者走馬鬬雞彈絲吹竹二

入龍陽更迭左右明得意耳卽不然者亦不過治宮室園池招延賓客飛鞚下之鷹賦小山之桂如是而已矣兩漢之盛獨河間東平號稱賢王其他宗室子惟劉辟彊清淨少欲見重于世者耳餘無聞焉子政文學忠讜冠絕西京猶以鑄僞黃金幾伏重法一何難也

鄒德溥曰諸藩初所制祿其額有定卽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貧自足以供卽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此實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猶當曲爲厝處而顧緩視常賦漫不經心聖天子恤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什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爲之覆念令有司得那移其間卒然窘匱其胡以鄒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屢貧之宗名婚愆期此非一更其轍而屬之專官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蚤沾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勘延請恐曠無聊遂至

觸禁乃並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夫從儀賓例業以奏選而以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庶宗難爲疎遂然其初一脈耳一脈之親而坐視其飢寒而不爲收鄒則恩薄且有意外之慮欲爲制祿則于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爲分贍之資而並諭諸宗以睦婣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賑之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既難爲生又難鈐束動輒譁然而起有司莫敢誰何聚則易譁分則易處其勢則然矧夫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官爲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闔茸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爲左遷無復顧望依阿擾怨一切奏報輒以賭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愚所謂未盡緒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卽少者未慝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卽通融得宜而衆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奏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必出自聖天子爲之主張據玉牒之數

城之禁不弛卽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頑教惰窳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爲愈若以爲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爲民爲宗一譴訶之輒藉凌虐爲辭譁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啓王戒飭終于虛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意當棄之有司刑之而朝廷刑之也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爲紊有司之事權養遠宗之蠹習至于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爲齒豈其不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耳相與溺于紈綺之習惡知有節制之風相與安于愚昧之資惡知有習誦

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第令肄于學宮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于其所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乎天府漸摩既久怙侈華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知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似矣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毋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耶儀賓家溫飽者多彼其意固在聯姻王室以爲貴重不爲祿謀也彼直庶民子耳有如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昭知既無所覬而來復無所觖于後可以省費而于人情事體亦無所傷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也抑又有說焉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于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爲之處也亦莫有過于宗藩正嘉以來下之所以游談聚議上之所以咨諏采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于此矣而竟未有所定毋乃議論多而決斷寡乎盈庭之言誰執其咎道旁之築安睹其成竊計諸宗之生有在建議之後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猶然懸而未決也設今不決

生齒之繁日不同而月異其勢愈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罔有後限此在皇上奮然獨斷而已袁表曰國初時屬籍未繁物力不詘先定親王歲祿五萬然未幾裁爲萬石又未幾代肅二藩裁至五百石或千石則固明以變通之宜使後聖矣顧安知數傳後宗屬若斯之蕃衍詔祿者至十餘萬即今但使恩意先立于後自不妨隨方合節酌盈濟虛于家人父子之間邇來國用日詘民困日甚一不足則議增餉再不足則議屯議鹽議鼓鑄迄無成算故以爲宗祿可權也夫五世袒免六世而親屬絕祖宗之廟親盡亦祧忍于服盡之祖而不忍其于孫非義也誠按其籍分別世次參酌服制如親王世王以統宗也支子爲郡王者亦安用世其王乎鎮國將軍猶王號也降而輔國則爵其長子其支子於朝廷爲服盡者徧封不可已乎舉輔國則奉國可知且遞降至奉國中尉矣即于王國亦服盡者永封不可已乎親王女封郡主矣縣主而下不可準例而僅封其賓假以品秩矣其祿不可概裁乎凡此皆親親之宜殺者也而歲省金錢已

億萬無算矧今既闢仕進路矣宗人獲伸效用之志而國家亦收強幹之用得意甚盛尤通變之一會也乃天地有大美山澤無盡藏市廛細民皆得飽其欲遂其求而空乏之王子王孫豈豈奮跡詩書乃錮之一城袖手旁觀如病咽之人對珍錯而空懷染指也夫不能有以食之又使不得自食如情何此亦與仕進並宜蚤計者

往行

明興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潭王都長沙魯王都兗從子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傳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亦次而設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支

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爲廣矣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極而二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鼈大夫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僇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文皇因燕之謝貴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狃前勝宸濠乘國瑕罹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于縣官即小淫佚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于請室百世之社隕而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罷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

絕農商莫通于是俾王不知南面之愉夫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何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策困而無所措手乃有請減歲祿而限宮嬪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足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至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奉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疏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觀悉也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段匹歲給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帛同公主未受封例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四百石王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俟出閣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按是時親藩既少而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潘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衛雍壽汝徑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

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宗支蕃衍爲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岷府之千五百石肅府之一千石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若本府之鎮國尚有一千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五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轉餉之難或係暫作行糧俱不可曉也又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母兄乎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主睦宗親族之事制以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左右宗人階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凡玉牒派演支庶親疎立嫡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之首載在祖訓及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可備考永樂初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正宗人諸員皆洪熙宣德間皇親武定侯郭玹專署府事正統二年始建府治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南革

去行在二字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宗瑛掌之自是遂爲定制矣

會典載宗藩每歲支撥之數云親王唐制歲該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百疋綿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石鎮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今定米一千石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百石奉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今定米六百石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頃今定米四百石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一百石今定米二百石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郡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王太子次嫡子併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閣每歲撥賜與

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歲撥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王世貞曰按會典所引唐宋制爲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公何鹵莽不學至此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郡公正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閤之類視之耳非爲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封邑當武德時公卿大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祿秩至貞觀而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降一等後又改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閤庶僕別給今所謂親王穀絹錢何據也郡王視從一品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考之唐太宗爲秦王功大至三萬戶齊王元吉亦二萬而諸王少者千戶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戶太府卿韋嗣立奏食祿之家用六十萬丁一丁絹二疋過于國家本數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割高貲多丁者爲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戶不過三丁親王封止千戶然則食千戶者大約可得絹六

千疋或謂職官始有兼祿而幹力防閤視品秩爲定耳然食貨志又有親公主田四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地當是食祿而戶則調絹其郡主及郡王次子以下卻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量材擢用今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王子節度領侍中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而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閤止領觀察而郡王支久有轉至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爲等也其下明載領節度留後者歲錢子六百貫加絹五十疋綾十疋春羅一疋各綿百兩領觀察者錢千貫紬三千疋綾羅同綿五十兩以下又有領防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封亦有國公郡侯郡伯之名又謂郡王之子即量材授官抑何舛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爲準而有官則有祿宋制食邑邑眞食皆爲虛而以兼官制祿與本朝之制異不可強而引也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痛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浚河南山東北平兵荒田及

興學校愼選舉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改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踝于股者也賴文帝之寬厚含忍容之尙不免尺布斗粟之謠景帝之寬厚既已弗類孝文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開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人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牛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蒙古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

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府過當然太祖聖意亦不過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諸侯之長策也其在于今盍亦思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上覽察焉

文皇帝靖難兵起寧王推善謀時草檄傳諭靖難後遣內官書諭王再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時得蘇州上曰蘇州境內不許又

欲得杭州上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即藩司爲府改封王

潘王模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潞州宣宗時王言諸子婚請展府垣外盡民廬也上曰毀民廬以展王府不可即令工部往閱繪圖來聞

仁宗洪熙元年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親嗣大位于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于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潘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

二千石悉支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一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拾萬貫晉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部給韓王歲祿米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襄陵王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攻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宣德元年八月壬辰朔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初高煦蓄異謀已久上既即位愈縱肆奏求馳馬命中官送馳四十馬百二十遺之又遺太監楊瑛賜之袍服瑛既行軍民有上高煦反狀者上初不聽也丁憂御史李濬赴京上變諸送馳馬袍服中官俱奔還而高煦所遺親信人枚青入京約諸功臣爲內應青暮至太師英國公張輔所輔即縛以聞上親鞫之得其實山東都布按三司及所屬郡邑奏亦至上始命飭兵備而遣中官侯泰慰諭之丁卯高煦齎奏指斥乘輿索誅文武大臣以夏原吉爲首上召輔議親征輔曰高煦雖跋扈而素懦怯且今所擁非謀戰士願假臣二萬卒保爲陛下擒之不足仰煩至尊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敕中外戒嚴癸亥召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永平總兵遂安伯陳瑛各還京己巳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太監劉順等率兵二萬爲前鋒自以大兵繼之豐城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等爲督餉鄭襄二王居守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佐之大赉從征將士申明約束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常卿楊溥參預機務太子少保吳中尚書吳滌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辛未發京師侯泰還匿高煦反狀不以聞丙子發哨騎五百與陽武侯兵接丁丑命崇信伯費嶽以精兵益陽武侯時高煦分其衆爲五軍王斌領前軍濟陽王監之韋達領左軍臨淄王監之盛堅領右

軍昌樂王監之朱恆領後軍淄川王監之高煦親率中軍世子守宮城趨南京皆不果戊寅上復遺書論降之庚辰次鹽山陽武侯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命大軍蓐食兼行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分命諸將壁四門高煦等乘城守大軍進攻之神機銃砲疊發如雷霆屋瓦皆墮後遣論高煦許待以不死及午遣勅論之且別射城中曉示順逆禍福感動有欲執高煦以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收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竟夕火光燭天壬午高煦從間道出至大軍爲吏所執以獻文武羣臣請僇之上不聽以章示高煦頓首請罪乃俾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執其同謀僞太師都督尚書王斌王成韋達朱恆錢巽等下獄癸未改樂安州爲武定州甲申太監孟驥等馳奏皇太后論鄭襄二王及文武羣臣遺書趙王高燧乙酉班師命陽武侯及尚書張本留撫武定軍民九月丙申還京師作新館

于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如舊己亥磔逆黨
王斌等六十餘人族之庚子誅通謀者山東都指揮使靳榮天津衛錄
守都督僉事孫勝山西都指揮使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史誠河間
衛鎮撫溫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等六百四十餘人知蹤藏匿
應死而減戍邊者千五百餘人編置邊者七百二十七人壬寅大宴從
征文武羣臣英國公張輔等六千八百五十餘人于奉天門賞賚有差
肅王瞻焰長史楊威請加祿宣宗曰洪武永樂間肅王歲祿五百石莊
王不言者以朝廷念地遠輸轉甚難故也仁考卽位加五百石矣朕遵
祖訓不敢違

鄭王瞻埈仁宗子宣德四年之國鳳翔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
得竹園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

襄王瞻墡宣德四年封長沙景泰三年奪門時石亨等欲殺于謙王文
謂謙等通閹王誠盜金符迎王英宗因詔王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王
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司王概賢誣下詔獄臣途中詢

人咸謂概冤願皇上加察上立命法司雪概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
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
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天順四年再入朝上爲峴上漢水襄陽四時歌
賜之又勑王每歲秋冬之間得三五出城盤遊以略暢性情

荆端王厚烇荆憲王玄孫憲王初封建昌正統中改蘄州王嘗疏請令
宗人執十農業得自贍足勿煩朝廷歲祿之供禮官以非典制不許

韓府莊穆王沖烋正統己巳虜也先犯順王赴京師勤王會虜解去璽
書勞焉嘗憤虜衆憑陵華夏成化六年夏正書請率子壻首擊虜報國
自效璽書褒予

伊王顒烋請選宮人不許令選之護軍家酬直勿抑勒

伊王訏淳嘉靖六年言祿薄先朝乞得河南課鈔五萬七千七百貫准
祿米八千嘉靖八年革諸王請乞稅租田湖伊府課鈔亦在革中乞補
祿戶部言伊祿二千石通給本色英宗加米五百石憲宗又加麥一百
五十石課鈔本成化弘治正德年請乞非永樂以前欽賜比兄河南一
省諸王缺祿八十餘萬不許

顏憲副錄嘗巡按河南時庶人典楔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
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上所爲報
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臻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
懷孟間曠盜鳴鏑之雄爲牙爪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端日伺上春秋高
調中朝有故卽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之中州詣徐相國請曰有
如輒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仇咸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
耳目廣黨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錯實祧之公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
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網何釁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亂以鉤
鉅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
之徐公大喜以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參知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
略謂公曰洛陽所能縱橫數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立能
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夕
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悶亦不答第微視鑑嘆息而已乃相對坐久垂

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
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信卿
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
共計且以君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正色斥鑑所輔
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第反罪爲功保無它鑑頓首唯命
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公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
調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弱旦夕且報庶人先矣乃奏記徐公徐
公以問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
援公因爲上書大司馬楊公言狀楊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
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聞時庶人護衛甚所招亡命尚萬餘
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沔寇起公檄郡國
集兵東大梁則住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
懷慶沁濬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沔爲名召王鑑齎牒數
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勑淫虐康回僭妄不道之

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雨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女強奪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羣璠以無所乾沒造輩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爲身家累公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某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雨河赤子且甘之矣相英宗朝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大夏劉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于鳳陽出入自便

滕少司馬昭嘗奏建吳二庶人宜移本城舊中書省居之或安置有城池軍衛之所稍便出入亦聖王罪人不孥之意也疏下禮部議不可遂止

天順五年錦衣衛指揮逯杲行弋陽王奠壏與母妃奸事令杲覆覈之而虛上怒使更覈之乃以實報上勒母子俱自盡且焚其屍曰毋汚我弋陽端惠王拱樻莊僖王子也宸濠作逆伏誅詔令統攝府事嘉靖初上書請復獻惠二王廟祀得備禮樂稍增設審理奉祠典儀諸官屬自藩臬諸司以下歲時皆入謁如大藩禮

玉牒也史謂當焚時天大雷平地水數尺以爲冤酷之證云

歐陽莊公德爲禮書曰秦府爲中尉女請封公曰祖訓郡王孫六世授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曾孫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于祖制所略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公曰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具踵至民不堪矣且言不當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室以罪降爲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多于中尉恆輕犯法而擅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爲裁定其數卒比中尉減三之一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

至是魁密以啓王謂質等之反當迤實主之王奏聞詔司禮太監温祥大理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瑞執之發總兵鄙永桂勇等兵爲後繼當迤殊不知也併質等俱就執于是巡按御史李翰臣具劾穀而一清等僅成鳳竹亦謫口外而論馬魁斬問無反狀質等主之更謫翰臣于外下法司訊中官送當迤之高牆既至而後知之大詬哭曰天乎冤哉以頭觸牆而死穀竟無恙史蓋痛惜當迤之見誣而恨穀之失刑也二事極相類

秀王見澍景泰三年生于南城成化三年封汝寧初之國時淹于途民以爲擾左長史爲言王輒急行抵國宦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不聽

崇王見澤天順九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弘治八年孝肅太后思見王上勑召王朝禮官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勞往返費何以堪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

敦敍之恩寶塞疑讒之隙宜勿召王便初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
崇王載墱嘉靖十七年嗣封嘗乞修府下巡撫議費銀八萬七千兩工
部言親王修府例役護儀牧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十九年王請父恭
王墓表禮部言韓府襄陵莊穆王卒憲宗嘗允其子範征請令詞臣譔
銘刻石崇曾祖皆嘗賜墓表請如王奏上曰宗室薨逝給壙誌此祖宗
典制安得有賜表事襄陵王立石已非例韓崇兩王墓表皆先朝誤恩
後有王家乞請禮部宜考累朝體例議覆
憲宗朝韓王內史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
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
王尹公直當國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上命罪一詐傳令旨罪二
乘騎開門越關罪三撫拾王小過當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
以勘王是重四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徵府承奉李佑誣訐
王過上欲下詔責王公謂李佑等蔑視勅書不爲王用及王言其非乃
指王過刦之此大罪也何責之有上從之

代府端懿王聰淐疏乞封其孫廷垍爲曾長孫禮官以無典故可按第
靈丘四世嫡長宗室盛事應擬曾長孫封號上嘉王壽考宗室鮮比特
許之已而復封址子寵鏞爲玄長孫
成化中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鍵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
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處死妻妾子皆梟首籍其家仍貼書天
下諸王以王無子將死令宮人若有娠者以托韓府及諸王既薨妃父
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易他人男前後令妻與子抱納宮中既
長請于朝俱受封上惡其冒亂宗支故特以異法處之
孫方伯存嘗爲長沙知府郡有吉藩先是王奏乞田四千二百餘頃名
雞鵝食分坐長沙等八縣弘治以前畝征銀四分二釐蓋定制錄正德
永府中瓠遣官校戶敏之官校又緣爲私利計畝之徵蓋率兩倍其初
民大不堪公請舊貫但令縣徵送府府送長史司使類送以進官校不
得過問四民大悅
吉王見浚國長沙陳友諒初據長沙友諒誅長沙稅畝多

荒棄王因請得賜名雞鵝食田十三萬畝徵稅尤重嘉靖初令減十五
嘉靖九年乞長沙府湘潭商稅歸租不許
徽王見沛成化十七年之國鈞州弘治二年乞陞州爲府吏部尚書王
恕言肅荊岷皆封州鈞不得獨陞府從之嘉靖五年嗣王厚燇請陞鈞
州爲府朝議不許
岐王祐楧封德安弘治中請迎母養不許之王有子別居者得迎養其
母母有子多亦從一子無子者移別宮著爲令
汝王祐杬封衛輝弘治十四年之國正德十五年王以婚故請預支食
鹽十年年三百引上曰王以婚禮請宜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
秦簡王誠泳惠王庶第一子弘治元年襲封于府西建立小學凡軍校
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試有益者送有司考入庠由是科不
乏人王府護衛子弟得入饗官自秦簡王始
榮王祐樞母潘端妃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王與吏
部尚書張采謀逐王就國王嘗爲諸子請得食鹽蔡戶嘉靖四年請沉
江西港天心圍坪漾池河泊稅八年盡取諸稅供王祿
申王祐楷王邸建于四川敍州王末之國而卒嘉靖中薨邸僅得銀萬
兩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埏成化七年封正德二年冬至以命服經久狹短
不堪服用疏乞更賜禮官以令典無更賜郡王冠服例詔報罷
慶府將軍鼐材與安化王寘鐇同謀及俘至京既論死正德中山僧大
千和尚者蓄財凌同類同類毆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
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鼐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
左寶瓶在洗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咤曰此鼐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
不知當時代鼐材死者誰也
正德十四年五月丙辰御史蕭淮奏寧王宸濠有逆謀遣太監賴義駙
馬都尉崔元左副都御史顏頤壽往江西令宣諭以原革護衛并屯田
歛還官六月丙子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戊寅陷
南康己卯陷九江庚辰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起

兵討之己丑宸濠兵圍安慶六月壬辰宸濠率大兵繼之甲辰反書聞下廷臣議命將討之得旨朕當親統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先遣安邊伯朱泰總兵前哨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領兵趨江西搗其巢穴是日復傳旨寧王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殺巡撫等官燬州縣茶毒生靈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往勦侍郎黃憲率戶工各屬官員整理糧草什物兵部仍行各軍衛有司預備馬匹船隻并水戰器具江南選熟知鄉導水手二千名赴淮安聽用河南汝寧府選扒山精壯五千人取路應援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晝夜關防練兵固守浙江湖廣鎮巡等官各聚兵于通路把截儀眞等處守備等官各操練軍馬保障地方尋命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俱統總兵官仍給泰符驗銀牌綵段及參隨頭目四十九人西官廳官軍五百人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丙午宸濠圍安慶不克引兵還辛亥王守仁兵下南昌乙卯賞從征官軍三萬五百人人各銀伍兩布二疋丁

巳削宸濠封爵屬籍詔告天下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朕不敢赦祇告天地祖宗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及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釋占奪田地悉還本主本處并經過人員近因迫脅拘繫妻子禁錮者即與釋放護衛及軍民職官先因陳奏宸濠非罪謫降者查奏起用死者贈官生者優卹又詔諭江西城中及附近地方官員人等有糾聚義兵擒殺逆賊者量功之大小拜封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黨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一體陞賞丁巳王守仁兵追及宸濠於樵舍獲之并獲其世子郡王將軍并僞國師軍師元帥參贊尚書等官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百人己巳命太監張永率團營堂后及宣府北路官軍各五百人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覈勘宸濠反逆事情及宮庫藏壬申命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聽以官屬自隨撥隨征官軍百人防護辛巳禮部上大駕親征辭告禮儀聽平虜伯朱彬以參隨頭目都指揮朱勳朱杰等四十二人及西官廳團營二百五十人自隨癸未上發京師傳旨命平虜伯朱

以本祿三之二終身其庶人暨妻女月餼六石庶女不復加恩絕郡與罪廢者勿令濫留輔導儀賓有闕文工價請一切停免令謝恩京師廷臣集議多采用其意

李公春芳字子實號石鹿揚州興化人嘉靖丁未狀元及第歷官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定公當禮部尚書時宗庶浩衍皆衣食縣官經賦詘乏公乃瑣細科條爲絜令諸宗有所求請率按令予奪籍上詔頒行之名曰宗藩條例一時浮蠹大損不加賦而祿給至今遵用焉

嘉靖四十一年冬御史林潤上書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計四百萬石而各藩祿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至五百四萬石即無災傷蠲免歲輸亦不足以供宗祿之半年復一年愈加蕃衍勢窮弊極將何以支請令廷臣公議覩勢會通以垂萬世之利事下諸王計議明年冬南陵莊裕王睦㮮周悼王第九子條上七議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准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

省祿費詔下廷臣參酌之其後諸藩遂稍稍陳說利病尚書李春芳集而上焉乃即頒爲宗藩條例

陳司寇其學嘗巡撫陝西先是韓藩初建歲祿財六萬而宗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至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熔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公不爲動徐檄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留賦罰監鈔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急并列其狀得旨悉如公議而廢融熔爲庶人既而融熔不受詔逐逮者且執平涼知府祈天敍殴之百姓恇擾競言諸王子反卒之不動聲色戢亂而至法者公之力也

江詹事汝璧嘗爲玉牒副總裁慮宗室繁盛祿至不給取祖訓中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授官職如常選法數語畫議擬進不果

馬文莊公自強爲禮部尚書日宗藩繁衍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宿猾習其穴竇交結諸藩狡役出入爲奸莫可究詰公一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礙者爲準其一時有爲而設彼此剌謬者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

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稿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胥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爲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賄公宇肅然

温仁和字民懷華陽人□□□□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恬時寧夏撫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牆因興兵案誅從逆者而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即禁錮請勅戒諭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朝廷議親之仁既而遣官簿問王果得赦而夏人竟免于兵家圖像以祀曰活夏城者温公也

申文定公時行當國日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誤覩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罷之時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上坐文華殿猝召閣臣入公面奏曰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覆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

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今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俾及于寬改幸甚上深然之

隆慶三年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綰熿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綰熿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親裁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綰熿復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必信也且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邊即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必變更條例皇上即欲聽許宜下廷臣雜議之使朝廷大信可全宗藩大分不越然後可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既而禮部請封綰熿爲郡王他宗藩如綰熿者率以此從事上不許竟封爲肅王都給事中周詩等御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故力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齊王榑永樂四年并世子諸王俱削錮南京西內宣德三年以嫌賜裁少子賢燉存谷王橞永樂十五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錮西內宣德三

年以嫌俱賜裁漢王高煦宣德九年幷世子諸王俱削錮西內後俱賜
裁齊谷漢皆以反皆誅其子故國盡除荆王見瀇弘治七年削爵錮西
內尋賜裁以弟之子和王嗣國不除楚世子英燿嘉靖二十四年誅庶
弟恭王嗣國不除晉王濟熿削爵錮鳳陽高牆濟熿子憲王嗣國不除
寧王宸濠正德十五年反誅國除諸兄國嗣國不除遼王貴烜正統中
削爵守筒王園弟肅王貴烜嗣如故徽王載埨嘉靖中削爵錮鳳陽高
牆國除伊王典㰘隆慶中削爵錮鳳陽高牆國除遼王憲㸅隆慶中削
爵錮鳳陽高牆國除按諸王謀反者始除國今三王以驕恣殺人除國
亦異典也

李文清公廷機爲禮部左侍郎部事最大者莫如王府即遠年枉抑有
訴立查立定奪出示人得面盡無阻停滯之難諸宗知其如此遂不賄
求胥吏及中官費大省貧宗便之太原汾州懷慶有生祠至於秦府之
不得濫郡爵益府之不宜服內請封雖衆爲居間而公執之堅竟亦莫
能奪也

萬文恭公士和於萬曆初嘗爲大宗伯時宗室浩繁奏請文牒多至不
可校吏緣爲奸公定爲稽如世表自報生及名封選婚臚列其下按籍
予奪法簡而人便吏無所染指

萬曆□子吏科給事中張應登疏諸藩文行堪宗正者周則安流勤嫫
趙則載煒載堆載垓囊則載煒載幸楚則英㸅南昌則多熼多烜多烽
多炘於唐則

宗室之爲戎首者若廣寧府將軍充爌欲白手支糧知府師桂不從即
將桂束帶扯斷至晚復執磚瓦欲打府門桂具啓代王充爌等仍拉桂
自營至門外羣打巡撫張志孝奏行巡按蒙詔問充爌等革爵發高牆
未幾潞城府將軍俊堵俊柳因事食糧大同知縣朱可進有所左右俊
柳不忿糾各宗打入縣門可進越牆奔訴軍門各宗即將張志孝圍住
具逼令志孝責治可進衆洶洶喧呶欲打志孝代王令旨解散蒙詔及
志孝代王廷琦交章請劾上命給事中嚴從簡往問將俊柳等革爵發
問宅住南都齊庶人與監倉主事爭大哄幾激成變又昔安化王圖爲

不軌殺撫督大臣聲言劉瑾□□量激變不與同者遊擊仇鉞潛發一
一縛諸反者周即等乃定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八目錄　从編
禮部七
天文
前言　劉基
丘濬　陳吾德
陸震亨　往行
童軒　曆法前
前言　元統
解縉　李德芳　葉子奇
楊廉　岳正
丘濬　華湘　二則
顧應祥　黃綬
謝杰
俞正己
鄭善夫
唐順之　五則
傅藻　周敬心
陸深　樂護
唐順之　袁表
沈士龍　邢雲路　三則
楊源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八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禮部七

天文

前言

劉基曰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擣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于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山川中岳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陳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鄘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武之國也北紀之東至河北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北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伐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負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參伐皆直天關

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邵負恆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鼮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突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隊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一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閒始復與列舍氣通于陽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潛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地負海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隊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

其分野自河華之東交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斗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鄴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濟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隊訾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在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

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耳又按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干爲之首也今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五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辰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洪武十年春高皇帝既暇與翰林諸儒遊於殿庭驀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內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言爲必然帝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月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失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至罕矣及至諸儒將尚書之註一一細爲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諸儒曰非也斯說

甚謬吾觀蔡氏之爲人也不過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說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以奇以巧雖事物可書其約而爲文不順則棄物事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奇巧其性僻至遷意在著所聽聞以爲然著成文者有之吾聽諸儒言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年已往之儒朕猶事而罵之時令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見其序文理條暢於內之說皆諸儒古先哲人之見詁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若此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過時過庸愚者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庸不能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己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施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辨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羣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麟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若何曰首以天疾

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以次理曰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著而爲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剛陽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窮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負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此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說差失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乎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于天以天上觀之以列宿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

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從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之論吾爲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窮稽于理以郭傳黃麟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勿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因爲之論

洪武二十七年召國子博士錢宰等修書傳上曰若輩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消文運興矣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有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漢宋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忠厚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

古之言天有八家一曰渾天即今所載張衡靈憲經是也二曰宣夜絕無師學三曰蓋天周髀所載四曰軒天姚信所說五曰穹天虞聳所擬六曰安天虞喜所述七曰方天王充所論八曰四天祇胡寓言獨渾天一家最爲近理故李淳風獨取靈憲經載之乙巳占首其文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是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林是焉正儀立度而皇極有迪建也樞運有迪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照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冥曰太素之前迺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冥澤蓋天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自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幷氣同色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其體固未可得而形也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有有物成體于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于內天體于陽故圓以動地體于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烟鬱精明時有庶類斯爲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溥自然相生莫之能紀于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經緯之地之八極地之維徑八億三萬三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矣將覆其數用重勾股懸天之象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未之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儐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名焉其世人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回顧天運左行有驗于物則人氣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施侯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

序順至寒暑不忒死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若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漠用于天而無列焉其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逈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庭明堂之房有角有席天市有座蒼龍運繞于左白虎猛居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仰首于後黃帝軒轅于中六擾既畜而狼魟魚龜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而有三趾陽之精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精其數偶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衆星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于地是謂暗虛在星星微遇月食之薄地暗其明也由暗視明明則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小大當夜而陽光在晝則不明也日之于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以其神著有其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賓司王命四布于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位纏次用占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明者三百二十爲星一千五百爲海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爲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天三光形存而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也神歇精斃于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矣文曜麗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迴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迴則逆逆則遲迫于天也行遲者睹之于東東屬陽行速者睹之于西西屬陰日旦爲月夕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塡星侯晨見附於日也太白晨星侯昏見附于月也三陽三陰參天兩地故男女取則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遵于次故有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蓬絮芮舍一星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審雷而

察之然後吉凶宜用其祥可量也蔡邕曰古之言天者三家曰蓋天曰宣夜曰渾天宣夜之學絕蓋天術數俱存考驗天狀多有違失獨渾天近得其理今銅儀即其法也立八尺之圓體以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察法斂行日月步五緯精深微妙百代不易之道也今按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唐虞之時已用渾天之法其他妄說不待攻而破矣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一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恆見不隱繞南極七十二度恆隱不見赤道帶天之強去南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者日所行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角于五度少強西交奎不四度少強出其赤道外最遠者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是爲冬至日之所在其入赤道內最遠者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是爲夏至日之所在冬至日在南斗二十一度去北極一百二十五

度少強是也日最近于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至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漸漸而北故其景漸漸而短日行地上分數漸多夜行地下分數漸少故日漸長而夜漸短也稍北而至于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弱是日最近于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去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北至之後漸漸而南故其景漸漸而長日行地上分數漸少夜行地下分數漸多故日漸短而夜漸長也稍南而極至于冬至又復如初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竟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度稍長秋分日在角五度少強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度角五度黃道出卯入酉故日出卯入酉也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天之晝夜以

日出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故春秋分晝漏五十五刻三光之行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異同故諸家曆法參差不一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爲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下地高于北極下地二萬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閒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周勾勾股重差推晷景以測遠近凡地之數皆得于表者也丘濬曰史綱終于彗見于昴何以天道終也終于天道何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二月熒惑守昴八月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主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強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強弱不關太微紫宮則胡

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我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即見於昴畢之閒三月又出于昴北七月而元亡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天人之際淵乎深哉

陸深曰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渾天宣夜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無度因日一晝夜行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略廣三千里周天大略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理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耳按唐書一行梁令瓚侯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並存之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觀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觀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五行之精爲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爲宿咸列布于天運行躔次用示吉凶焉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一云日月本東行天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蟻右磨疾蟻遲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一日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半強而後與日會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闊觜鬼與日躔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黃色曆家步算始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

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道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于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凡日月無光曰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枉日上曰戴旁曰對珥半環在旁向曰抱背曰

背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鬬環之曰勾繞之曰□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明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三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疏曰臣等預算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失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有禍福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爲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道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與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栽培傾覆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皇上上嗣聖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臣職

司占候竊爲禍福之微莫大于此至于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則五星聚于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消夷狄盜賊之謀者此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覆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正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糜費盡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重亭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事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傷治體至于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于此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愼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

在得已即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證以瀆天聽至于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照臨百官賚四海以天祿應天之實莫大于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夷狄之謀者永綏侯命移咨兵部上議仍乞勑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自關國體民生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民生幸甚

陳吾德字懋修新會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僉事嘗爲給事中隆慶庚午元旦日有食之鼓于禮部公上疏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帝后恐懼如此其至也何況臣子六經曠遠國家儀注具存往歲七月望救月中軍都督府公卿大臣多役僕御覩行無禮雜沓喧趨俄頃而散嘗夫庶人馳走宜不如是臣竊恨之元旦禮部救日三事在前百僚在後

御史侍儀鴻臚贊禮昭昭白日非復暮夜愚雜如前大臣自攜茵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出位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不媿于人不畏于天昧先聖之經忽聖朝之法慢天道之尊蹈戲豫之失皆大不敬元夕日復食矣請先戒誓御史不舉臣謹劾以懲怠慢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愼始元旦元夕日月交食天心彌切陛下下修省之詔躬減省之文幸應天以實請居法宮戒荒寧罷遊豫女凡娛耳目悅心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臣工承德天休可迓敕禮部戒誓救日月無敢喧譁自此始

唐順之曰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爲勾股斜爲弦勾股自乘相併爲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弦自乘相減爲實平方開之得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如兩而可知者可以三至于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爲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爲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爲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爲小勾至塔項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爲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所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爲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至于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爲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爲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爲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爲小勾至塔項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爲股因橫而方則食既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致食既豈非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移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臆說如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爲一座衛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爲一座理

行不可記而所可考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後也其四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母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概若此必其渾儀所造前後差殊故耳其五沈括謂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鉤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爲定論于後思之其理亦未盡然東西南北人之相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得盡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既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致食既豈非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移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臆說如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爲一座衛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爲一座理

本當附其星不得不多也如野鷄不附軍市難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爲庫樓門也理不當附其星不得不少也其七分天之半而一定不易名之曰赤道若黃道則因日躔而爲名每歲有差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歉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于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太初之年如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於鶉首之初乎其九金水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論其常也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

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鬬早出爲嬴晚出爲縮又超出而前曰贏月相陵曰食此論其變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爲三天兩地之道又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年剩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也論其變則所驗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甚不相應者何哉蓋日月五星同行黃道易相陵犯惟比近始驗遠則無妨理固然也他若日月本逆天右轉而蔡傳謂隨天左旋非也北辰本無星不動處而紐星則尚去不動處一度餘舊即指紐星爲北極非也古今十二次之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每歲有差而日月所舍之次亦異勢當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測而其見于書者輒爲考訂以俟知天者

陸震亨曰始讀周髀輒駭其艱怪及再一尋討不過乘方員參兩以生勾股遂至于算數所不可及蓋亦因天地自然之數耳故其書稱榮方學于陳子至畢思驚神卒無所用其智乃知謂天蓋高固可坐而定者

坐樹下算輿時來看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及惘然自失輿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媿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輿曰先生試隨輿語布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請師事之輿後入嵩山石室尸解乃知周髀非僞眞有道算難遽合彼桓鄭蔡陸者恐未易以聲附子雲也

邢雲路曰班固前漢書云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京房易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孟康註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侯王縮腕不任事故食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腕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

漢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終亡二日仄慝者歆說信矣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吁嗟有是哉晦日尚未合朔豈有月已疾行于日前而見西方之理朔日月方合朔豈有月反遲退于日後而見東方之理漢人布算無術求天不得而遂以己意命名曰朓曰仄慝而繫之以事應曰肅曰舒變異因之使果如其言豈不前知如神而抑知其非然也余以法推春秋暨西漢日凡九十餘食內不應食而漢曆誤推爲食及置閏失所者亡論若其食晦與二日及晦先一日者則無一不食朔也且併其方位時刻分數若合符節不爽矣乃京房等妄名朓仄而猶駕言以欺人曰此其效也歆說信矣日月亂行者也夫從古以來月何嘗有一朓仄者何嘗有一非朔食以一無所有之事而加之日月誣爲亂行諸君卻自誇爲效爲信耶亂行而若等亂道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文獻通考載成帝元延元年劉向上疏言臣向前數年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食古今天下故曆失則禡提失方壬盩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夫向言日食召變是試是而云前知日食則未也漢文紀成帝建始以來二十年間日凡十食以余推之建始三年十二月朔河平四年三月朔元延元年正月朔皆是而河平元年四月晦陽朔元年二月晦永始二年二月晦三年正月晦四年七月晦皆兆則皆次月朔食也河平三年之八月晦則十月朔蓋漢曆誤置一閏之故永始元年之九月晦則不應食卽彼時四國不見矣劉向上疏告君自謂臣前數年言日當食而今果然是前知如神也何乃食朔而以爲晦誤置閏而不知不應食而不改豈數年前知而後復昏耄耶一晦一朔且未辨而尚敢言前知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向不免強不知以爲知矣又考祕書史漢宣帝甘露三年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黃衣老人植青藜杖進吹杖端忽燃火曰我太乙精也天帝聞下界有卯金之子博學能文令我下觀老人見几上有化胡書曰書云葱嶺一字是其山出蔥故名以爲

罕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禡提失方壬盩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夫向言日食召變是試是而云前知日食則未也漢文紀成帝建始以來二十年間日凡十食以余推之建始三年十二月朔河平四年三月朔元延元年正月朔皆是而河平元年四月晦陽朔元年二月晦永始二年二月晦三年正月晦四年七月晦皆兆則皆次月朔食也河平三年之八月晦則十月朔蓋漢曆誤置一閏之故永始元年之九月晦則不應食卽彼時四國不見矣劉向上疏告君自謂臣前數年言日當食而今果然是前知如神也何乃食朔而以爲晦誤置閏而不知不應食而不改豈數年前知而後復昏耄耶一晦一朔且未辨而尚敢言前知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向不免強不知以爲知矣又考祕書史漢宣帝甘露三年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黃衣老人植青藜杖進吹杖端忽燃火曰我太乙精也天帝聞下界有卯金之子博學能文令我下觀老人見几上有化胡書曰書云葱嶺一字是其山出蔥故名以爲

陽術家之小技宜罷祀從之夫敏政所云仙丹陰陽之舛卽青藜玉牒之詐也若非清朝罷祀則宮牆美富之中幾何而不久爲一僞所玷又曰革象新書載十二月建斗綱所指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以至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以至建亥之月次名娵訾十二分野卽十二辰次所臨之地此趙緣督之言其說非也蓋在天之星十二宮次舍子位玄枵丑位星紀與時令之月建無關論天星與月令如正月雨水後日纏娵訾斗指析木非天星分野之次爲月辰所臨之名也況正月昏時斗杓指寅惟雨水後六日則然雨水後六日以前斗杓不指丑乎雨水後六日指寅惟今時則然久之天星漸移計六十餘年差一度後五百餘年不轉而二月指丑乎然則五百年後謂二月建丑可乎不可乎夫日月建者寅月寅日爲建卯日爲除之謂非正月斗杓建寅併寅月次名析木之謂也一寅歷十二月皆可指況十二支每月皆可指此歲差之數運行不已者趙緣督不知而誤以天星之次舍加爲地盤之月建

欽天監不知而刻於天文星圖考略中世人遵欽天監者也觀斯圖而信之幾何而不昧亂人之耳目

往行

童軒字士昂上元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嘗爲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陰陽諸生廣搜博訪以爲□□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累以疾辭不許丁酉冬三載秩滿賜誥賜封其考妣及妻如制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論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傳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之異別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其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公世爲邵陽人父暄以精於天文永樂初召爲欽天監天文生尋入內閣纂修天文志弘治改元戊申會欽天監官以不職罷去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

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正心修身以爲取人之本格物窮理以爲燭姦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種者以自代

武宗正德元年七月五官監侯楊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除內侍罷倖遊遠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源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咎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復矯旨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曆法前

前言

洪武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曆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實奧實難推演閱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上是其言

洪武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改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三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

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毫無差謬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草木子曰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猶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解縉曰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楊廉曰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攷自漢至元凡四十餘曆漢與四百

餘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
本朝大統曆采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
皆驗則斯曆眞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
數既精明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
日法最爲簡易瓊山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
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攷元統所改元推步不
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
亦泛論焉耳曆法疎密論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
之哉

岳正曰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
夜六十一刻之文退而求諸古曆家法無有也先生時爲五官司曆予
雅相知者王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爲何如子曰
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
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至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
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爲日長春秋
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
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
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
不預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
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搖其支乎予始悟當
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爲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
高識矣

成化十七年眞定縣學諭俞正己言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
之常法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
盈朒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

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
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
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
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從而造曆頒布天下
詔以曆法已嘗驗定今奏有差所司共看詳以閏禮部尚書周洪謨者
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
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
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
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謬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正罪詔下錦衣衛
執治之

丘濬曰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
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
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
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

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
修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
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
八秒授時曆法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
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
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
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
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
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
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于此臣
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其事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
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設今不爲後愈差舛伏惟聖明留神聽察

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華湘疏曰夫曆之來由黃帝迄秦末
凡六改由漢高祖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末凡十三改由唐高

祖迄周末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官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

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山東道御史宋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皇上入繼大統元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今日臣竊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齋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治曆之法聞其概矣古今善治曆者二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躔測之毫忽微渺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願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宜先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住朝參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抽選精曉本業善於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

赤二道及昏日一中星七政躔度柴氣月孛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錄上覽乞勑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恆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皆天象而非其恆也慧索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於日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蓋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輪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而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如鎮以鎮靜爲體讀如田以塡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

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十四水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衢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鈐鈴巫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楊穀之器尾而授之箕于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賚之覺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夫人耕具驥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鷄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

室矣壁圖書之祕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六廚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駐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亦然兩環相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首爲羅天尾爲計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無生于閏二十八年而十閏而無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曆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次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後卻小有不齊曆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爲曆未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以爲精矣至唐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願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于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于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十一分之前後以爲朓朒故定朔每疑于一分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分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于天此爲至當堯時

冬至在虛于今豈可固執也哉

嘉靖二十年八月鄭善夫題改曆元事宜有曰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有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互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者鮮克勝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差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幾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而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故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置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

食惟日食爲最難測至于月食分數惟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火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日食之時刻分秒而闔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推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虛半秒積以歲月釐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矣是故隨時考驗一求合于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說算學與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于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

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古曆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顧應祥曰上古治曆明時惟隨時考驗以合于天而已自劉歆作三統曆如立積年曆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更元改法者無慮數十家率皆行之不久即改蓋天運本不能齊而欲限以一定之法久則必差差則必改其勢然也惟前元王恂郭守敬所著授時曆則專以測驗爲主較之諸家所撰曆書特爲精密我國家因而行之二百餘年至今無敝應祥少好數學嘗取歷代史所載曆志比而觀之未有過于此者近者或以交食稍有前後輕議改作可謂不知量矣

黃畿曰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于內庭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于司曆者當各頒于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間送曆于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于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

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間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于何年今不可革矣

唐順之曰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于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議以爲曆祖吾向來劇中于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緣督氏革象新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既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臆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圓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崎零

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祕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

又曰六藝之事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卻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有曉其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撇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

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爲藏也

又曰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死之故立差之源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又曰布算未有不始于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曆家者兩者相須如足與目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稍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書中語太初曆既已測定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自古造曆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行守

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曆專家其史記曆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細讀其敍作太初曆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輪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羲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曆故布算以成曆者令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暘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歲數語則布算虛盈以造曆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爲羲和之道則測候之器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緻蓋古人心學精微圜範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眞贋不可知豈亦有羲和布算之遺乎而後世曉了者亦少矣

又曰六藝之學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顧得其數而窮其義則參伍錯綜之往問及歲差是見疑于詞林也致田夫野叟家傳巷語俱言歲差是見疑于天下也方今皇上欽崇天道孕育廣此萬世敬授齊政之會而不得人修之以釋天下萬世之疑則疑以傳疑寧有已時哉臣杰輯有

曆考竊言一書自黃帝元年造曆之初推至四百六十甲子計二萬七千六百年各甲子某日某時刻冬至某日某時刻日躔某次日在某度

某朝改曆幾次某朝甲子差錯以日躔推之自黃帝元年甲子丙午日寅時初三刻日在危三度推至本朝萬曆四十四年日在箕三度又推四百六十甲子日度躔危一度此日行定數而非差也又以歲策推之自黃帝元年甲子冬至己丑日五十刻推至元泰定元年冬至甲辰日五十刻又自萬曆四十四年冬至庚辰日午時正四刻轉推至元泰定甲子冬至己酉日酉時初二刻氣節不合計差五日三十五刻則其所差乃元曆之差而非本朝大統之差也夫天行度數以天日爲驗識命欽天改正元泰定之曆推至今之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會則萬無一失也

禮部八

曆法後

前言　王圻　張應侯
邢雲路　目錄　李維楨
于慎行　袁表
張鼎思　沈一貫
沈昌世

往行

高皇帝　三編　劉基

日月食

前言　陳士元　傅新德

往行　目錄

支大綸
孫承宗
鄒德溥
王喬桂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八

曆法後

前言

王圻曰回回曆出自西域然東夷北狄南蠻未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于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技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于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原實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二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

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凌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于文從步從戌謂推步推從戌起也白羊宮于辰在戌豈推步在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少亦里馬哈麻勅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元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已數月矣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入翰林幾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曆歟

萬曆二十五年正月欽天監正張應候疏曰臣等接河南僉事邢雲路揭帖開稱大統曆數差訛不勝駭異查得昔古帝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迄于周秦漢晉唐宋以來不啻數十家更改損益以至于元而有郭守敬者出焉上考往古下驗將來斟酌損益以成一代之曆立法之密無出其右者矣我太祖高皇帝統率華夷乃命

欽若昊天監正元統等分步推測考往驗今皆依守敬之法節氣交食分秒時刻毫無增損始更名曰大統曆久而取之西夷設監正推官推步回回曆數較對大統務求脗合以成一代之大典是遵祖宗之定制也今雲路陳言曆數之差前後相懸一日不知是何家之法而輕信何人之妄議也且國朝立法律例備載有人私習天文曆數者罪私傳妄議者罪同況元郭守敬王恂等職太史尚且奉勅方敢更正諸曆我國朝監正元統雖奉成命自知才不及守敬法不能改易是以遵奉明旨將授時曆改爲大統曆名雖易而法則同雖經三百年來迄今雍熙太平相沿已久天道脗合交食準驗年愈遠而數愈眞其後有樂護華湘等勉強欲求斟酌改易並未改行考之今時賢才無守敬學業無元統雖有毫末之聰明未可擅議于一時也今我皇上聖神文武法令嚴明若聽雲路之疏變易成法反覆天道是知其不易爲也今邢雲路之請上未奉法而都邸中外官民謠頌曰大統曆數差錯朔日相越一日惑世誣民變亂成法是誰之故歟且臣等本監造曆一載間年前頒朔天下共知

奈何邢雲路後生異議將使中外臣民洶洶不安紛紛議起伏望皇上勅下禮部酌議如果臣等曆有差愿選海內高明之士能精于曆數者公同考較如果臣等歷年交食脗合天道時節分秒不移式遵祖制業依古初勅下中外臣民勿生妄議行令廠衛五城衙門嚴加禁約如有妄議謠傳曆法差訛者許緝拏究問如律庶止中外臣民之議

支大綸曰按授時曆法雖起于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爲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爲曆元考曆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

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萬曆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之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所當講者日輪大月輪小故自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遂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晝晦則南北地勢使然也

邢雲路曰班固志律曆推曆生律謂律出于曆矣乃其論曆則又以律起曆謂諸曆法皆本于黃鐘又若曆出于律者何也余曰律出于曆是以曆出于律非也蓋黃鐘之數與曆無關漢人求曆不得欲神其事故援黃鐘以附之其法以黃鐘之管長九寸九分相乘得九九八十一之數爲日法以日法乘諸曆而仍以日法歸之似曆數一乘于律者斯乃朝三暮四之術僅可塗時人耳目而已第令黃鐘果可以制曆則漢曆即宜密合何乃疎闊太甚至一跬步不可行不將爲黃鐘寃耶然吾獨

謂律出于曆者則有說焉蓋黃鐘一陽之動也冬至陽生無所取之取之日耳日南至景極長一測之而即得即此爲黃鐘從日至之分祕曆期實之始終十二而一律呂定位寧有晷刻之爽耶又何必望雲候氣以求杳冥不定之黃鐘也此曆爲律原非曆出于律也

又曰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大都測影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夜刻反是我朝洪武初南京測影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至反是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曆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冬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人駭以爲異而不知順天測影宜然之數也夫冬夏二至盈縮之始二至既差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期之中盈縮損益有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差參者乎以是而頒行天下爲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骨董嘗鬱也

又曰元史載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爲元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距立元爲算周歲消長百年各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爲元至明也辛巳至今三百餘年而大統止遵舊法一無測改元統且併其消長削去之以至中節相差九刻有奇兼以閏轉交三應雖經元甲午一改而猶未親密所當再正夫應一差則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曆無一可者若差在日三暮間猶在本日若處夜當子午之交所差便隔一日如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天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所係豈渺小哉且也恆氣既乖置閏失當將盈虛消滅建除滿平之類吉凶宜忌一切皆錯不可以爲曆矣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亦曰今年去數盈差天度失今不考所差必甚皆探本之論也

又曰昔鮮汨陳其五行以致彝倫攸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以敘彝倫一五行四五紀七稽疑稽用卜筮以決從違蓋其愼也今國朝不用卜筮而朝賀之大典軍國之大事一切吉凶軍賓嘉之禮咸取決於靈臺靈臺每二月朔進上位曆七政曆月今曆壬遯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御屏是其任何專責何鉅也而今差繆若此則何以定天

下之大業成天下之亹亹俾五行不汨五紀順軌彝倫攸敘取夫葵心向日至子夜猶北拱知時莫如葵矣物固有之人亦宜然余向有一得獻之當宁欲正曆元以救其失而監官張應侯等爭之謂已爲無差且誣余爲私習也曰私習者爲庸人妄言天曆者罰而曆象授時之學正吾儒本業帝王不禁也五代萬分曆出于民間宋草澤布衣王學禮陳得一趙大猷等造曆上言曆官乃抵罪衆議召山林布衣造新曆從之草澤且然況有位乎且應侯等爭言已與天道脗合交食準驗年愈遠而數愈眞也使果如其說余曷樂于有言若等試一一如余所指以法布算果爾合否仰觀乾象果無愆否此可以口舌爭乎夫天動物也消息至微安必其永久而不變如今之日躔六十六年差一度及百年消長各一之說其間畸零多少乃在冥濛間疇其覺之可執爲定乎以推之七政皆然況天道間有失行雖則旋復其常而既有失行是卽天運之難定也故僧一行云乾道盈虛與時消息告譴于經數之外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無已則郭太史所謂

隨時推測是已若隨時現象依法推測合則從變則改亡論消長暗移失行旋復之故壹是皆以習以澤火之革旋正之即用之億萬斯年與天地無疆可也

李維楨曰陶通明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而近代儒者謂天道遠律曆之學一切置不談藉口禁習天文以文其陋明興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郭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此豈細故可以因仍乎余考春秋日食必于月朔曾無一爽魯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元史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有七年兩日食史失加時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足一閏兩策俱存而修史者并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失出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月六尚書令昏旦中星今古各不同至六十六年差一度亦非定法也邵子皇極

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期一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日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十日俱就成數約言之尊無貽誤後學夫歷以日月爲主務先明于氣朔而五星之行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丑者舛不甚乎孟子曰千歲之日至苟求其故可坐而致不易之理也又言律與曆相通而律不可以爲曆然諸史志天文志五行各爲一家而非曆則莫得其原委也

孫承宗曰古者天子有日官居卿以眡日而授百官于朝蓋四序眡五緯而五緯眡日度故以日名官而曆法之顯者乃在定朔定朔者求日與月合度而取之乎蝕故課蝕之分別而合朔之蚤晚氣候之遲速置閏之乖合昭有券驗是曆家仰觀黃赤表裏陰陽交錯而立之法乃其消長欲親其加時欲細其綜畸零長短欲精嘗讀諸家曆說至大衍十

度數推測雖有法可循而其盈虛消息之故必有達天知命之學方可以本原其義所謂曆理也若乃不究其理而第以推步之例委之疇人子欽若之義不相中矣

袁表曰曆自太初以來隨時增減不能統一論者謂有定法似也竊謂合朔可定氣必不可定即氣朔可定歲差必不可定氣之盈也每月多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使天行所差止此則歲差可不設矣歲差之辨以冬至日躔赤道之度爲之準驗大較七十年差一度每年差一分五十秒然使所差止此則太初三統雖奉行至今可矣太初曆造于太史公本諸黃鐘以八十一分爲日法復以前曆上元推之至元封七年仲冬得甲子朔甲子時冬至以爲曆元晦朔弦望序皆不忒未幾天行不與曆應唐李淳風改造麟德曆僧一行又變其法爲大衍曆其數本于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始定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合朔正日月之位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蔀紀元洞若合契未幾天又不應五代

宋元改造者二十餘曆至許衡郭守敬始麗積年日法專以歲差定朔
爲授時曆東南西北有測候之地考驗精詳備極善美然法久安得不
弊歟何也世人稽天之術可縷數也黑赤五道以紀日南北二至以紀
月經緯異名垣宿異次以紀星日月星固天之垂象而豈卽天哉蓋三
光雖孕靈異亦等物耳盈縮遲疾範圍乎數天不物而物物誰範圍之
故日月可使無遺照列星可使無遺光而天不能無遺運天體有痕西
域海中始獲見之此一驗也然則眭然之目斷不可窮太虛矣天體不
可窮則天行必不可定歲差一分五十秒安知非蔓廬乎惟隨時考驗
隨時修改法乃無弊耳

鄒德溥曰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蓋仍授時法也許衡郭守敬故稱理
數兩精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最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影之所
二十七蓋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鉄勒斯容成以來未有
也故以高皇帝之精于天文而采焉則愚豈敢輕議更哉然以其法之
精絕而必今曆之典毫髮不爽則愚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定星曆

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矣然至于堯則又合羲和之官四宅而稽日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于舜則又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非黃帝之曆
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不足以俟舜也曆之不能久而無差故也聖人
者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曰陰陽之理隨動
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愚以爲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
盡如天何也夫數者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于忽微纖渺則必有
一之不可分者論天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
分之此于積分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盡如
曆之天願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愚稽自古曆法由黃
帝而迄秦凡六改由漢高帝而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迄隋末凡十
改由宋太祖而迄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迄元凡三改許郭雖絕智
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必其歷三百餘年之不爽此愚之所不敢信
也蓋愚竊跡前事而疑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
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

如邵雍運算轉歷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
正以授人時卽幸而無舛可以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
不失其初愚按月令載孟春之月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彼且於每歲之正而命申考矣今獨
奈何歷二百餘年而難一舉哉

張鼎思曰金火相革之卦則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一寒一暑旣出于
理之自然則又奚待曆而後明哉聖人之作易而必置之閏也蓋爲夫
天道之紆盈虛消息有不可以執一窺者而假璿璣玉衡以測其所不
可測也夫月與日會則爲一月日與天會則爲一歲一月之中有晦朔
弦望一歲之中有分至啓閉此其時之可測也所謂有常也月與日會
則有氣盈日與天會則有朔虛氣盈六日是爲小餘朔虛六日是爲大
餘此其時之不可測而可測以曆者也所謂未始有常者也故曰大時
不齊此天道也使無閏法以定之則有春行冬令夏行秋令而氣候失
其節矣則有春行夏政夏行秋政而事功失其紀矣百工何從而釐庶

續何從而熙哉是故聖人之定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而閏法立焉三歲而一閏五歲而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七閏而無餘分是爲一章此置閏之大略也昔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來尚矣其後三苗亂德二官滅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而以閏月定時成歲爲命以爲釐工熙績之本誠知所重矣傳及後世漸失其法是故七月流火而有十二月火猶西流者九月蟄虫咸俯在內而有建亥之月猶螽者至文公閏月不告朔而春秋譏之君子曰閏以定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然則聖人置閏之法豈非敬天勤民之一大政哉

沈一貫曰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作止之期以定幽明而攝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大堯以來聖賢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犂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秒忽之間而人以梗概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在斗昏東壁中日一軫中自漢元和底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于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于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虞喜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自時厥後或以百歲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概而論之通于古必不合于今密于今輒又疎于古由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而評往哲之疎密悟晷影之修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爲郭太史哉太史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熟陰陽消息之際以爲定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卑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秒大半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筒置小表而實影終未可得乃高之爲三

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在斗昏東壁中日一軫中自漢元和底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于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于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虞喜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自時厥後或以百歲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概而論之通于古必不合于今密于今輒又疎于古由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而評往哲之疎密悟晷影之修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爲郭太史哉太史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熟陰陽消息之際以爲定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卑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秒大半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筒置小表而實影終未可得乃高之爲三

至午以漸于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減算而推者其法用此然授時知十元之運有增減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至午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皆長而無消在老之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宜聊記之以俟後之考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耳

王喬桂曰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偕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遲速盈虛不能一律齊于是曆家取其舒縮之中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是曰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

曆退在箕十度至我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北陸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東陸在析木寅位今去堯時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推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終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或曰宋祖冲之于歲周之末創設差法每四十六年退一度梁虞劒謂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冑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前後皆稱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由唐以來曆象咸尚焉大衍之說曰日躔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爲差之分三十有六積而至于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爲差一度矣元郭守敬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

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可謂精且密矣我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不用消長之法嘗上言今之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仍授時之數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年遠數盈擬之六十六年有奇差一歲之法所當修改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元時僅一百四十年迨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六十餘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沒方位多推算不合宜及今精擇知曆理者廣集疇人子弟于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詳測日影黃道赤道中星算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于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

食日躔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來有所錯謬備錄上覽然後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渺而曆紀之民用至濟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參贊之用廓經綸之業厥係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順天以求合而人罔所庸其知識矣繹革之義則天運靡齊難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唐高祖迄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三改鑒往察後差一度矣而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一度虞喜定差法取五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以七十五年易之祖冲之取四十六年虞劒取百八十六年而張冑玄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易之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爲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逾于此者而漸有弗合豈曆之有弗善哉天道攸運動無常考曆不能盡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也隨時窺測以救弊符執是亦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所以流于誕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于迂也歲差之法亦

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定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其法可謂精矣又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鉄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止十一事齊不可謂不密矣又若歲差之別當堯之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迄宋慶歷甲子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求之而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爲中皆非也蓋由日躔于一歲之中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嘗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似

爲精密矣近有歙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以明曆氣朔天概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于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鮑書其或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驗有所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畫二十五秒朔所虛也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朓朒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曆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但當妄思天

度之差自堯至今差四十餘度則差四十餘日堯之作曆不徒驗之天而亦驗之民物今未冬而冬未春而春民情物候考之曆所載全不相合豈非日之躔度差而時候因之亦異耶四方之氣不同吳越多暑燕冀多寒故考驗多不合要當以中州爲準方是中氣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天則寒暑易位矣以候知曆者

往行

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徽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夔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里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等十四人明年己酉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星等十一人皆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庚戌定爲欽天監太祖以元回回司天監之爲言非古欽崇天道之意遂改今名以掌察天文定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雨氣色之變率其屬以占候焉密疏以聞四年辛亥改監令爲正令大夫少監爲分朔大夫五官正司玄大夫監丞靈臺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

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挈壺郎諸散官五正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凡瑞星妖星瑞氣妖氣考諸雜占保章正專察天文之變辨其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暗明之候漏刻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更時以牌報更以鼓警晨以鐘皆鐘鼓司佐之玄象圖書非其職者不得與凡習業者分爲四科曰天文曰刻漏曰回回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下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氣觀象登臺臺四面八人七年七月製觀監觀盤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

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質直宜輔朕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佑擬教爲春官杜墩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令本等兼攝各司時令以變陰陽十四年辛酉再定欽天監散官如文官焉

洪武十七年甲子陞欽天監博士三元統爲監正十八年乙丑冬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回回欽天監于雨花臺後成祖改都北平設觀星

臺在皋場前城之東傍城下云

太祖吳元年丁未冬太史院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基精于天文以故太祖首擢用之太祖初在滁陽間韓國公薦浙東宋濂能知象緯對曰以吾所聞濂不如青田劉基及上定括蒼孫炎遂以上命聘基詣金陵時時占乾佐行軍輒效擢爲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洪武元年戊申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初立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太史監事僉判太史監事又有校事郎五官正尋改爲院設院使同知院判五官正典簿雨暘司時序郎紀候郎至是始改爲監設令少監監丞主簿五官正副監候司晨漏刻博士又置回回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

丞

日月食

前言

陳士元曰按越絕書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說文云日者實也言形體充實也釋名云月者闕也淮南子云麒麟鬬則日月食春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孔穎達氏云日月同度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小雅十月之交孔安國曰曆象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在先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氏見其參次乃曰日月動物雖行有度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呂伯恭讀詩紀亦以爲然宋中興天文志云凡月行曆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爲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若日月同度于朔月行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日暗虛之內則月爲之食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然先儒有月受日之光之說竊疑月自有光無繫于日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子思曰日月之代明孟子曰日月有明皆以月之明與日對言之也月有晦朔弦望由于陰道有盛衰故易曰月幾望書曰日哉生明禮曰月生于西亦未嘗言日光之遠近也月受日光之說其始于京房之易說乎房曰月與

玉蟾日之體本純陽于卦爲離而離中有後天一畫之眞陰故爲陰之父暗虛含焉厥象鼉雞凡二曜之合壁者皆陰地也而交食者皆陰勝也陰中之陽未主而以其陰體適交于離之外爻陽中之陰對衝而以其暗虛偶射于坎之中爻是以精浸蕩焉薄食生焉分則各自爲明合則交相爲暗當合而合則爲晦爲嘗不當合而合則爲食爲變故必知其所謂明而後知其所爲食必知其明之分而後知其食之合也然余又聞之易象箕疇所云天人感召之故桴鼓不爽故變不虛生惟人所致有道之世則當食不食蓋人定而天從之矣豈諉于陰陽貞勝之數哉後世直付之一星史耳奏鼓刑牲曰是固然而始然推驗咎徵曰是適然而未必然嗚呼其亦弗思也已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目錄　外編
禮部九
樂律前
前言
顧鼎臣　沈自邠　黃輝
王肯堂　范永鑾
楊繼盛　黃佐　二十三則　盧宁　楊廉
嚴嵩　全賜　何瑭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禮部九

樂律前

前言

顧鼎臣曰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于黃鐘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蓋以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于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哉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木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

府布帛尺李昭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然終不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易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漢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書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尺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尺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勗尺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鐘律聲高樂聲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訥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初以胡瑗所造鐘律與古法相合隋唐

以來諸儒皆不及援而高若訥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鐘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于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者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紜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實難□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概要在聽明察之耳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如若曰棄黍爲尺亦無符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于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闚域也哉

沈自邠曰天地間一氣耳有氣而後有數有聲數與聲皆出乎氣也氣不定則數不均聲不合律度量衡曆象亡所取衷而萬事萬物胥失其節是以古聖人重之自黃帝令伶倫取竹造律命榮援鑄十二鐘協月

第律用十二月之中氣第用十二月之節氣按氣求聲以宣八風節四序推曆律和神人漏乎眇矣其法後稍軼不傳漢志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日會八能之士候鐘律實土灰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諸如密室緹縵葭灰之法黍然甚具傳至于今若而年其間精知巧思之士代有作述亡不家伶倫而人后夔乃聲氣之元迄無定據嗟乎獨非莫知獨非莫曉自昔而病之矣愚蓋嘗求其說候氣非難定律難定黃鐘難夫律者候氣之具而黃鐘者十二律之本也黃鐘舛矣何所據以起律律舛矣何所據以候氣蓋自漢司馬遷徙閎黃鐘得律長九寸遂以九寸爲黃鐘正管歷晉魏周齊隋唐五季以及于宋悉祖其說獨韋昭以九寸爲黃鐘之變蓋嘗考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乃知黃鐘之管實三寸九分而九分者則鐘升數之極而爲黍實之管所謂黃鐘之變是也藉令黃鐘九寸則管極甚長聲極濁數極多安在黃鐘之謂君君尊也上也貴也貴數少賤數多

數少者居上數多者居下即如太極數一陰陽數二四象數四五行數五萬物數萬而君之者一太極耳天子數一二公數二三公數三六卿數六九牧數九百官數百萬國萬民數萬而君之者一天子耳故宮爲君數少自是而商爲臣則多角爲民則又多徵爲事羽爲物則又多然則極少者黃鐘之數也黃鐘以時子半也子半陽生極清自是漸濁至午而濁甚午以後漸減至戌亥而又清即如人性之清亦莫如子夜後乃漸濁濁而後漸清蓋聲之清濁在上下升降飛沉之間誠升陽即大如雷霆不爲濁誠下降即細如蟣蝨不爲清清上濁下清貴濁賤故宮清于商商清于角徵濁于角而角濁于羽然則極清者黃鐘之聲也黃鐘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鐘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爲黃鐘矣即黃鐘三寸九分算之濁至林鐘而極大呂次清夾鐘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由黃鐘而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而太簇增九分而夾鐘而姑洗而仲呂而蕤賓其所增莫不九分也由蕤賓而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而夷則減九分而南呂而無射而應鐘而黃鐘其所減莫不九分也獨黃鐘之于

大呂蕤賓之于林鐘增減與他律不同何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陽雖退而尚強則其增減宜以三分之二耳蓋氣之升降自有次升以漸降亦以漸故曆家二十四氣每氣推算不差毫忽今若計以司馬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之法則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而自蕤賓至應鐘至黃鐘所謂增之數亦各參差不順揆之氣序必不其然而唐宋儒者以相生損益者專在隔八遂至遷就分數失厥本原不知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子午二律爲經十律爲緯左右對待俱得數一百二十九分而言而不在乎隔八所謂隔八相生者以正徵循環無窮而言而非謂黃鐘十二月之陽氣能下生六月林鐘六月之陽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無生氣也損益自損益隔八自隔八而世儒不講輒遷就附會以成其術乃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自往而不返之說有生氣始南事四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

之說正由黃鐘一差百孔千瘡勢所必至矣夫惟原黃帝三十九分之舊味韋昭以九寸爲黃鐘之變之言裁司馬九寸之文越唐宋諸儒相傳之誤先以三寸九分正黃鐘之管然後諸律以漸而增以漸而減一如前法無凌躐無參差乃以置諸密室緹縵之中實灰而候之庶乎氣可應樂可作萬事萬化可興蓋愚讀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合而風氣正氣正而十二律定嗟乎其得之矣

黃輝曰昔者黃帝截竹造律制鐘協笭律用中氣笭用節氣律則鳳之節節也呂則鳳之足足也夫以軒轅之神御伶倫之聰律本默成而氣順自然矣何氣之候哉氣者爲律以待氣而就氣以驗律也夫氣無心也以有心待之其不盡驗也夫何怪何者神不調氣聰不造微而法之工密是主則合者偶然而不合者固也漢殿中視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六十竹管取其自然員虛玉管取其愼密而獨其用也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所動者其灰散爲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詳然開皇用之不甚驗牛弘引故記寬猛緩暴之惑爲隋文所窮隋文不

足道也而弘對則良失之據漢志太史以候狀聞效則和否則占是自漢以前業有不驗矣所占不可知然皆命曰不和是惡可以智力移灰衡哉隋書以爲律有相生有相攝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律子相感寄母中應也審若是則古之飛灰效和獨無子母乎若之何不相通而寄應耶然信都芳候雲色制輪扇與管灰相應若符契張文收斷竹十二吹之和叩之啞鐘皆應布管飛灰如月悉驗又何奇也毛爽以爲後漢尺長杜夔憑制律候氣灰不飛奏依汲冢玉尺灰乃飛芳與文收之先後所用尺漢耶汲冢耶不可知也然爽固隋人言尺律之效飛灰已矣彼其于和不和未暇也或曰候氣非難制律難制律非難協古尺度難是則疇不知者顧律呂寸分諸家互異即黃鐘一管已若聚訟然宮五土也而李文利以爲極清妄人哉從古則今尺必不可用也唯司天表尺較布尺八寸而強簨郭守敬所定守敬精律曆必非苟然者試取黑黍之中粒者而衡累之九十其粒命曰九寸適與表尺合以截竹

管翼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與人之最下者一聲合是黃鐘之管也持是而候氣必驗乎曰未之敢知也漢法藏律內卑外高蓋本子午未爲主隋乃樹之疑無以迎氣然沈括朱子取之今宜何從焉古者竹灰黍皆取之有地古今地氣土宜之變已不可執又漢殿中玉律以候月霣臺竹律以候日昔人謂月律當一上一下生如次日律當用糸賓從重上生乃史遷劉歆京房淮南之說孰爲是正必可行于今無疑耶沈括發明隋志以爲冬至陽氣距地九寸然地有高卑將烏乎準之蔡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則吾恐伶倫之竊笑也愚以爲管有定氣無形以有定待無形毫忽易謬而信不可知矧曆象歲差推步多爽即先後二至五日間說已遷就猶不必驗也宜管氣之候猶表測影也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氣之和逆胡獨不然哉借令律尺法制一一如古人乃氣固淫厲垂縮管亦且奈氣何哉周衰不乏神瞽漢以下不乏信都芳張文收然則其爲樂可知已班固有言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嗟乎是黃帝之樂也

王肯堂曰按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于密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管各以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著迨隋開皇時倣用之而有不盡應者氣至有早晚灰飛有多少牛弘以政有寬猛臣綴君暴所感有異顧安有旬朔之間方緩而遽陵既暴而且弛者故高祖難之而弘無所對也毛爽以爲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說亦不無還就夫飛灰昔嘗應候矣其時獨無子母乎其子母猶不相攝而通乎彼其所稱引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以之制律候氣而灰悉不飛至其父栖誠奏依汲冢玉律制管灰乃飛則氣之應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爲之也政治子母曷故焉隋樂惟奏黃鐘一宮擊止七鐘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彼其師心誖古若是而何以責氣之必應至唐而張文收始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叩五鐘咸應而十二鐘乃畢用用布管灰飛旬月皆驗故曰氣之應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爲之

也政治子母曷故焉然則候氣非難協古尺度難也遷固律志與京馬劉焯之徒所稱律呂之長寸分互異而近代李文利又祖呂覽三寸九分爲黃鐘曰含少之文辨黃鐘九寸之誤揚范信之而王韓非之其書並行于世學者宜何從焉是律管長短之說不一所當考定者一也律管長短分既定而今尺又不可用則不能無藉乎累黍言地有肥磽歲有登耗則黍有大小而又何以據焉魏漢津借聲律身度之言請人君中指節以爲寸既諛謬不足道而蔡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淺深且列則中氣可驗蓋其法至善而無弊顧今推算不無疎謬而時刻又難以正得無以渺茫無據之管而律因曆誤乎且古之取竹也主其竅厚均者是治之圜庬度數尤微律書以陽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今制或未盡而據推移以來聲氣之元能無舛哉是律度之說不一當考定者二也古法埋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曰內卑外高至隋志乃埋管上與地方而沈存中朱子並取之蓋律之圜徑長短不差則自然與天地

之氣相應故雖斜埋直置皆能受之二說蓋兩通矣若夫黃鐘九寸冬至氣應大寒以下其律漸短其氣漸升者則以陽氣漸藏從微至著其初細弱其勢未揚其後憤盈其勢漸進蓋氣力強弱自然不同非以陽氣之升果以分毫進也沈括發明隋志乃曰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故黃鐘應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故太簇應之則有不通者矣夫陽之上升本無停息距地九寸八寸而止則九寸八寸之獨無陽乎況地有高卑氣無先後將地之卑者氣先至高者乃後至乎自擬賓以下氣宜降矣而概以升言則天地之氣將有進而無退乎天地之氣陽生于子以漸而進其勢漬盈至于巳而極陰生于午以漸而退其勢衰颯至于亥而窮此自然之運也意者陽氣常升以弱爲降陰氣常降以強爲升陽中之陰卽陰中之陽而降亦可以言升與但謂氣以漸而自子至于亥律以漸而自黃鐘短至于應鐘而所升所短之差多寡異數各不均齊至于應鐘與黃鐘之律相隔四寸三分三釐其交接之際又大懸絕矣豈有灰地循環無端之氣而可以往而不返言哉季通亦知其說之

不通也則曰陽之生始于子子午雖陰生而陽之生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生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生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亦近于鑿矣竊意樂止五聲而宮商角徵羽但以清濁高下爲差而已長者聲下而濁短者聲高而清宮最濁商次之羽最清徵次之角則介乎清濁之間故因其長短以爲君臣民事物之等而緩急疾徐之節則必因律而定氣進則急急則音節疾氣退則緩緩則音節徐故候氣者因氣之強弱而視其緩急也其節甚略豈必過爲分晰哉夫氣在天地間往來盈縮祇一強弱本無淺深故隨時可候隨地可候但不立一準無以取衷必自長九寸空圍九分起數以定中聲乃始有則竊意氣之升降或祇在三寸之間故以黃鐘九寸爲陽之始黃賓六寸爲陰之始是亦陰陽二老之數試就六九中間三寸爲升降之節或卽可附于三分損益之義乎然律者生于無形而成于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于數數生于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

而別之清濁之間以及耳之所不曉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睿聖之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自然之運度哉

范永鑾曰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古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證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鐘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垂成而天不假之年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愼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概乃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

于此理茫然莫測其微奧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
廢故劉恕無已忘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幷其兄李元
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臣思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之
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邪正治道之汚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獻
如蒙乞勑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于大樂下之所司試
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于
天地間矣

楊廉曰西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鐘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
黃鐘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
至二月之夾鐘增九分由夾鐘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
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鐘
減六分由林鐘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
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鐘減九分由應鐘
復回十一月之黃鐘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
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

黃鐘之于大呂蕤賓之于林鐘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
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陽之盛
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
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于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
鐘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鐘仍得三寸
九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
齒脣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得透其
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鐘至
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
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
林鐘增二分奇林鐘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
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鐘增二分奇應鐘至黃鐘增四寸三分奇曆
家一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
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

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廉于西山蔡氏
書嘗爲之律呂算例于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級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
之註脚亦終于聚鐵鑄錯耳廉于李書窺見一班半點安敢肆然輒加
語于其上哉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
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于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
喜之說至于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徵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
夫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
既出于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蓋律
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
之及也圍七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
除規員之圓則未之及也六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
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
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

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于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于此矣

黃文裕公佐樂均說曰大學之教成于樂樂必有均均平也以律均聲聲從器出損其過益其不及則音韻平和故曰均樂正受數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師事受其成事論說倫理以教世子暨國之子弟使省其文采而志正習其音容而心和故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成均之法也樂之時教大矣哉

黃鐘說曰黃鐘者何黃中之色也鐘音之器也陽氣潛藏故以中色著宮聲也仲冬中氣者何冬至是也節氣有入他月者中氣必在正數之月故也何以首冬至也陽始生也候氣者求聲氣之元推步者求曆元皆以冬至子半爲定天地之心靜極復動暮之日自是周而復始故首之也建者斗所指也子孳也斗建之辰位子正北杓建子昏奎中衡建子夜半東井中魁建子曰一角中一陽初復子陰極是謂辜月其宿危虛

須女其分野爲齊青州合辰者丑日躔星紀之次在丑與子合也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孳于子故黃鐘之律置一于子而三之丑三寅九卯一十七辰八十一巳二百四十三午七百二十九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申六千五百六十一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戌五萬九千四十九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謂黃鐘之實以該寸分釐毫絲忽由是十一律生焉約之九寸歸之正度則八十一分耳其律最長不爲他均所役當爲徵商羽角則以子聲變數應之生自仲呂爲變律之元八萬七千三百八十一約之四十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歸之正度則三十九分耳黃帝命伶倫斷竹兩節聲出三寸九分故吹曰含少合其無聲者四十二分則爲全律三十九子半數也陽猶麗陰陰含少陽是以名也凡律空圍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十一律皆如之黃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篇和同律凡六說別詳焉

又大呂說曰大呂者何大閒之元也呂陽之侶也陰爲陽侶首助黃鐘宣氣而揚物也季冬中氣者何大寒是也丑紐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北杓建丑昏昴中衡建丑夜半七星中魁建丑曰火中二陽浸長以臨陰是謂涂月其宿觜牛南斗其分野爲吳越揚州合辰者何日躔玄枵之次在子與丑合也位雖在丑然黃實隔八娶妻則居其衝律書生鐘分曰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法也以三乘午上數得之一千二十四者得黃鐘全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也信午下數得之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凡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爲大呂之半律又置一千四十四于未而三之申三千七十二酉九千二百一十六戌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八亥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然二陽方長則倍之未二千四十八申六千一百四十四酉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戌五萬五千二百九十六亥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四是爲全律大呂之實也以律法計之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約以分法得七十五小分二千八百六十三故律書曰七寸五分三分二強舉大數則正度七十六耳其律長次黃鐘故亦不爲他均所役當爲徵商羽角則以子聲半數應之生自蕤賓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約以分法得三十七小分二千二十五舉大數則三十八耳自其爲蕤賓之徵也有婦道焉故損其數抑而自卑則爲清聲及其爲宮下生夷則也有母道焉乃倍其數引而自尊則爲正聲王姬下嫁義殊王宮此樂所以通倫理也大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篇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太簇說曰太簇者何太蓋言天也簇亦爲族奏也進也大奏進發達萬物也孟春中氣者何雨水是也寅孳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北杓建寅昏參中衡建寅夜半軫中魁建寅曰尾中三尾于是謂陬月其宿箕尾其分野燕幽州合辰者何日躔娵訾之次在亥與寅合也律書生鐘分曰寅九分八九分者本黃鐘之寸數也以三乘丑上數得之八寸七分法也以三乘丑上數得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凡得萬九千一百六十四雖分自黃鐘九分之八然益林鐘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八于寅而三之卯二十四辰七十二巳二百一十六午六百四十八未一千九

百四十四申五千八百三十一酉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六戌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八亥則得太簇之實以律法計之八寸約以分法七十二耳半之則三十六律四寸也半變半律生自變林鐘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二計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八忽八初約以分法得三十五小分二百一十六舉大數則三十六耳當爲林鐘之徵以子聲半數應之無射之角中呂之羽則以變半數應之顓帝曆首建寅律首應鐘者何斗建則日月會于亥故也太簇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夾鐘說曰夾鐘者何陰陽相夾而爲音之器亦有輔助之義焉夾輔太簇進陽以宣四方之氣無所不達也仲春中氣者何春分是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闢戶之形故二月爲天門斗建之辰位乎正東杓建卯昏東井中衡建卯夜半亢中魁建卯旦南斗中四陽制陰而大壯是謂如月其宿心房氏其分野宋豫州合辰者何日躔降婁之次在戌與卯合也位雖在卯然夷則隔八娶妻則歸于酉律書生鐘分曰酉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者本黃鐘之寸法也以三乘申上數得之八千一百九十二者得黃鐘全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三也倍申下數得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凡三寸六分六釐三毫二絲爲夾鐘之半律又置八千一百九十二于酉而三之戌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亥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然四陽方長則倍之酉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戌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二亥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全律夾鐘之實也以律法計之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得六十七小分九百二十七舉大數則六十八耳其律長次太簇爲大呂商若爲應鐘之角夷則之徵黃賓之羽則以子聲半律應之約以分法得三十三小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舉大數則三十四耳生自申申者西方陰氣也陰數縮而應陰聲故其律半位居卯者東方陽中也陽數盈而和陽聲故其律全易曰帝出乎震又曰雷出地上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黃帝以仲

之六十四者得黃鐘全數八十一分之六十四也四卯下數得之九爲一寸一爲一分凡七寸一分黃鐘之實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法凡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六十四故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雖分自黃鐘八十一分之六十四然益南呂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六十四于辰而三之巳一百九十二午五百七十六未一千七百二十八申五千一百八十四酉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二戌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亥則得姑洗之實以律計之約以分法六十四耳半之則三十二律長三寸五分變半律生自變南呂六萬九千四十二計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忽一抄約以分法得三十一小分六十舉大數俱三十二耳當爲林鐘之羽南呂之徵以子聲半數應之中呂之變宮無射之變徵則以半數應之凡五聲各自本位起數而三之至于辰則八十一分者宮也六十四者角之宮也而徵之五十四商之七十二羽之四十八皆包于其中而各得宮數焉及自黃鐘子位起數至酉寸法各有九算紀陽不紀陰故以九爲上宮則前五後五推十合一爲徵則九

變矣徵合商則八變矣商合羽則七變矣羽合角則六變矣五降之節兩兩成文奏樂一如其算故律書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徵九所謂五者以前後言也辰與酉合而聲之變皆會焉故大合樂必以姑洗之月而姑洗南呂從黃鐘爲宮豈非出于天理之自然者乎姑洗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中呂說曰中呂者何施中處也陽氣充大萬物盡旅而西行以啓陰陰陽至此而中也孟夏中氣者何小滿是也故又謂之小呂巳止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南杓建巳昏翼中衡建巳夜半尾中魁建巳旦虛中六陽極于純乾是謂余月其宿軫翼其分野爲楚荊州合辰者何日躔實沈之次在申與巳合也位雖在巳然無射隔八娶妻則歸于亥律書曰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者本黃鐘之實也以三乘戌上數得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分者得黃鐘全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也倍戌下數得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毫三爲一氂九爲一絲一爲三忽凡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爲半律清聲舉大數則三十耳盛則倍之以位窮于十二辰不待其法故中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律法計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約以分法得五十九小分二千三十九舉大數則正度六十耳其半律清聲舉大數則三十耳爲商爲角全律應之及爲徵羽變宮變徵則半律應之大司樂歌小呂以享先妣者蓋歸于無射則于登歌圜鍾夷則有婦事舅姑之道爲于黃鍾有母道焉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惟祖禰及祧能役之于童蒙時然用變半律謂之含少豈非孕自純乾之氣哉中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黃實說曰黃實者何陽寓于陰也黃華垂貌實所敬也一陰息而爲主于內六陽消而爲賓于外陽不用事陰氣幼少猶敬服之也仲夏中氣者何夏至是也午牾也斗建之辰位于正南杓建午昏亢中衡建午夜半牽牛中魁建午旦室中一陰初始于陽極是謂皋月其宿張七星柳箕分野爲周三河合辰者何日躔鶉首之次在未與午合也律書生

一絲一爲三忽凡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爲半律清聲六陽極盛則倍之以位窮于十二辰不待其法故中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律法計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約以分法得五十九小分二千三十九舉大數則正度六十耳其半律清聲舉大數則三十耳爲商爲角全律應之及爲徵羽變宮變徵則半律應之大司樂歌小呂以享先妣者蓋歸于無射則于登歌圜鍾夷則有婦事舅姑之道爲于黃鍾有母道焉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惟祖禰及祧能役之于童蒙時然用變半律謂之含少豈非孕自純乾之氣哉中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林鍾說曰林鍾者何林者物之稾也鍾者音之器也言任助蕤賓君主萬物使長大稾盛也季夏中氣者何大暑是也未林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南杓建未昏火中衡建未夜半虛中魁未旦胃中二陰浸長以遯陽是謂旦月其宿奧鬼東井其分野爲秦雍州合辰者何日躔鶉火之次在午與未合也位雖在未然黃鍾隔八娶妻則歸于丑律書曰丑三分者本黃鍾之絲法也以三乘子上數得之二者得黃鍾全數三分之二也倍子一分得之一爲三寸凡得六寸置二于丑而三之寅六卯十八辰五十四巳一百六十二午四百八十六未一千四百五十八申四

訢合矣故曆則論日起于午宿天之太極從地而右生物以變時律則論斗起于黃宮地之元氣從天而左遞氣以生物故左右皆至午七百二十九分以生變律而布期之日成晝夜之用日乘六甲與斗相逢在子則南至爲冬在午則北至爲夏故午牾于子水火交濟而律曆協矣行其級兆要其節奏此大夏舞于羽所以爲文武之中與蕤賓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林鍾說曰林鍾者何林者物之稾也鍾者音之器也言任助蕤賓君主萬物使長大稾盛也季夏中氣者何大暑是也未林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南杓建未昏火中衡建未夜半虛中魁未旦胃中二陰浸長以遯陽是謂旦月其宿奧鬼東井其分野爲秦雍州合辰者何日躔鶉火之次在午與未合也位雖在未然黃鍾隔八娶妻則歸于丑律書曰丑三分者本黃鍾之絲法也以三乘子上數得之二者得黃鍾全數三分之二也倍子一分得之一爲三寸凡得六寸置二于丑而三之寅六卯十八辰五十四巳一百六十二午四百八十六未一千四百五十八申四

千三百七十四酉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戌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亥一十萬八千九十八則林鐘之實歸之正度五十四耳半之不用而用其變及半變律生自黃鐘含少大祇殺其一分耳陽貞于子爲黃鐘乾道也父道也陰貞于未爲林鐘坤道也母道也天秉陽垂日星故祀天神則日月星辰分祀于四望地秉陰竅于山川故祭地祇則山川亦分祭焉祭地祇必奏太簇祭山川必欲函鐘者子從母母統子也他理向上則雲漢貫于三河函鐘與裴賓合而天社天稷應以地道天文向下則星土達于四海大呂與黃鐘合而嫁娶宗廟應以人道尾箕析木之津必由鶉火室壁圖書之府必通南極應鐘與太簇合而軒轅之虛黃龍之體應以天道是故日月會辰而星與岳瀆之氣從之召以陰陽之聲必合而不可離此咸池大夏歌奏相通所以和雲門大韶也季夏土王用事月令曰其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然則地祇山川統于天神亦可見矣林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夷則說曰夷則者何夷平也則法也陰氣賦萬物而陽猶平施其法也孟秋中氣者何處暑是也申神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南維杓建申昏尾中衡建申夜半營室中魁建申旦昴中三陰閉陽而成否是謂相月其宿參觜其分野爲魏益州合辰者何日躔鶉尾之次在巳與申合也律書生鍾分曰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者得黃鍾之實以二十分者本黃鍾之毫數也以三乘未上數得之四千九十六者得黃鍾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也四末下數得之黃鍾之實以二十七爲毫法凡得二十七者四千九十六故夷則之實十一萬五百九十二雖分自黃鍾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然損大呂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四千九十六于申而三之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亥則得夷則之實以律法計之七百二十毫約以分法正度五十一耳半之則二十六律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也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毫凡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約以分法正度五十一耳半之則二十六律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也此樂之所以變也然宮必逐羽清角發徵商必刻羽流徵生宮水常和

百九十六申三千八百八十酉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戌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亥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則南呂之實也以律法計之約以分法歸之正度四十八耳子聲半數在前不用與林鐘同變律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勿六抄生自變太簇約以分法得四十七小分三百二十四半之數二十三小分一百六十二律則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勺三抄也蓋由中呂復生含少然後變律用其半故正半律在中呂之前無所用之然酉實南呂之本宮也樂變始自羽之本宮故必移宮換羽小大相成而後中聲得焉然始終條理不過黃鍾一均五音而已律書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律紀陽用九故南呂以羽從宮推十合一徵之羽姑洗九變歸黃鍾宮所謂若樂六變者也羽之羽變賓七變合角之羽大呂六變歸宮所謂若樂九變者也故樂之成宿律之生也宮五會于姑洗辰位則徵九在焉豈非天地自然之數乎蓋羽水調也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樂之所以變也然宮必逐羽清角發徵商必刻羽流徵生宮水常和

土由地中行則不至于濫溺矣否則充爲少女昴爲胡星乘酉之王亦何所不至哉徵盛則宮王角動則羽竭是故舜歌南風焉其律自北而南其聲自角而徵蓋南呂者南風之呂也南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簫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無射說曰無射者何射厭也言陰氣已盛而陽氣猶布德于萬物亡厭已也季秋中氣者何霜降是也戌入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北杓建戌昏虛中衝建戌夜半昴中魁建戌旦七星中五陰剝陽而陽消是謂玄月其宿奎婁其分野爲魯徐州合辰者何日躔大火之次在卯與戌合也律書生鍾分曰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五萬九千四十八分者本黃鍾之絲數也以三乘酉上數得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者得黃鍾全數五萬九千四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四酉下數得之置諸戌而三之亥九萬四千三百四則無射之實也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凡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歸之正度則四十五耳半

之二十三律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也周人禘樂用夾鍾爲歌奏以無射之調其武音與律者述也述斗氣達乎物也凡音之起者本焉武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戊太簇布令而反及蕤內以無射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蕤賓蕤賓者樂之末章也其曰優柔容民者蓋樂本人情之所不能免象政以飾樂遲久以合情必下管象而舞武者象簡南籥爲武音也必用無射清商者明武王善繼文王之志其不貪商與服事殷者一而已周公修武象而益以勺者關雎之亂所謂肆鼓南也物無非道而文王之政不可忘者皆形于象故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季秋享帝明堂則合生氣而去商聲焉登歌長夷則之上宮以應圜鍾象祖之所自出也宮縣合奏擊拊以應歌夷則圜鍾以黃鍾倡凡樂六變羽角起焉無射中呂以太簇和凡樂八變徵商起焉角羽倡而商徵和者避商聲也黃鍾起角羽姑洗南呂也八變太簇爲中呂羽無射南呂也六變黃鍾爲圜鍾羽夷則角太簇起徵商亦姑洗南呂也八變太簇爲中呂羽無射南呂也六變黃鍾爲圜鍾羽夷則角太簇起徵商亦姑洗南呂也八變太簇爲中呂羽無射南六同隨律亦如之商化爲角則秋宮春律矣九變必起于姑洗者宮歸

宮則羽之角歸大呂商歸商則徵之角歸應徵陰陽離合之道也詔夏濩武合于雲咸歌奏以反爲文者如此然則律呂之數豈有往而不反者哉無射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簫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應鍾說曰應鍾者何應言聲鍾言器也歲功皆成有微陽起接盛陰而應其來復也孟冬中氣者何小雪是也亥荄維杓建亥昏危中衝建亥夜半參中魁建亥旦翼中六陰極于純坤是謂陽月其宿東壁營室其分野爲衛幷州合辰者何日躔析木之次在寅與亥合也位雖在亥然姑洗隔八娶妻則歸于巳律書曰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百四十三分者本黃鍾之釐法也以三乘辰上數得之一百二十八者得黃鍾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也倍辰下數得之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凡四寸六分六釐又置一百二十八于巳而三之午三百八十四未一千一百五十二申三千四百五十六酉一萬三百六十八戌三萬一千一百四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三是爲應鍾之實也約以分法得四十二小分一千四百五十

八律書曰四寸二分三分二變律生自變姑洗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勺四抄餘一算舉大數則皆四十二耳冬至日陽升自黃鍾六變則爲應鍾變宮故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大合樂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其朔鼓之律乎小大相成羽莫細于應鍾故應鍾起羽乾坤二維皆動圜鍾合黃函之羽姑洗爲宮黃鍾合姑洗之羽中呂爲角終始相生角莫窮于中呂故鍾起于羽巽艮二維皆動無射合太南之羽蕤賓爲徵太簇合應蕤之羽夾鍾爲羽此雲門咸池所以調陰陽也一陰一陽相召交應宮縣必協必鍾球焉應鍾之角羽圜鍾夷則也六變而太簇爲函鍾徵其徵商則爲蕤賓大呂大呂之商徵亦圜鍾夷則也八變而姑洗爲南呂徵其羽角則爲無射中呂流徵所以和清角者非咸池承雲與中呂上應夷則羽下應大呂角九變則歸于大呂爲角合黃鍾矣圜鍾上應夷則徵下應蕤賓羽九變則歸于應鍾爲羽合太簇矣記曰聲相應故生變又曰節奏合以成文立樂之方此其要也不然則十二旋宮繁焉能簡哉羽比于角則民不窮徵流于商則物不匱此

中呂宣中氣應鐘倅先後穆羽相合者也應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篇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詩樂說曰古者燕享通用之樂歌每句之中字字律呂堂上之歌皆用黃鐘以象君堂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其二南之時事殿之義乎朱子得諸趙彥肅以爲詩樂今從之俗呼正宮越調與蔡元定所錄燕樂相同因併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譜焉夫樂居六經之一雖備于聲容而其本原則詩也史記孔子刪詩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曰始則學者所當肄也周衰樂崩錯雜無倫賴聖人正之故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時必有聲譜不止于辭而今不傳觀笙詩有其義而無其辭則有聲可知已清廟之瑟不以簫管亂人聲故有倡有嘆倡者發歌句也嘆者繼和其聲也詩詞之外必有疊子散聲以發其趣雅則合以匏竹春秋傳伶簫及鹿鳴之三是已風亦名鄉樂末乃合之故謂之亂燕禮曰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

則勺勺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蓋韶奏黃鐘武奏無射孔子所以合韶武者謂雅頌合黃鐘爲宮鄉樂皆無射清商故耳世疑其直以一聲協一字無復倡嘆而不知頌與風雅體固殊也惟合樂笙歌並作溺音得以亂之故論爲邦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後世有作因是審焉本九德之歌爲九成之樂用雅頌之正戒鄭衛之淫則古樂與矣詩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篇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曰燕樂各止三終者以反爲文也諸侯燕禮大射以爲正樂下達大夫士庶人鄉飲酒禮皆用之鄉射正樂惟合樂三終而已獨燕禮下管新宮無傳焉天子之樂頌合大雅故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樂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蓋臨下議政口之所道非德性不言言之有序即算不減于祖冲積有年所而鐘律書成朱子以其所論多近代之未講而皆不離于古人之成法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其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後之講鐘律者幸生建陽之後推廣其所述以爲時君世主制樂之資不必強生穿鑿歸之談河盡併而已也大明當夫天地之氣正而鐘律亦隨而正蔡氏之不得典樂受詔使簫韶

之治復見于後世者吾黨豈無望于今焉若雜說之泛濫旁論之紛拏雖范鎮樂律房庶樂書吳仲律志皆依朱子成說今欲求黃鐘律管從長周徑冪積的實定數者須多截管候氣蔡氏之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長或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卽以此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絲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于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卽十分管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皆由于此

又密率推算說曰算之有法尚矣惟宋祖冲之密率乘除乃古今算家之最蔡氏律本既正又必以祖氏之算推之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萬忽通得面冪如此則黃鐘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冪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圍內當有九五方分深九方分管計九寸則空圍內當有八百一十五方分此卽黃鐘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算法所以成也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爲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冪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諧會」

又中黍闊律說曰黃鐘何自而生乎生于元氣而合乎造化之氣故黃鐘發造化之祕爲聲氣之元是爲律本嶰谷之管天生自然之氣也羊頭之黍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氣容受多寡而分寸短長見焉十一律由是而損益度量權衡由是而受法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將上下聲考之得其正卽將黍以實其管看所

聖人之爲鐘律律者率皆以耳齊其聲以樂爲和人聲設也樂生于心斯發于聲人心慘則聲哀人心舒則聲和然人心復因聲之哀和亦感而舒慘則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聲長歌衆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喜怒哀樂四者隨物感動播于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而謂之爲樂聲和樂作而喜怒哀樂皆中其節是爲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且不違而況人乎朱子亦曰音律氣也故相關又曰天人無間正此之謂矣此審音知樂爲治律大原聖人復起無以易也

又樂器說曰夫審音爲治律大原尚矣而人之聲寄于器器卽律也唐禮樂志曰聲無形而樂者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升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于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于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于數使其分寸合銖兩皆起于黃鐘

然後律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徹聲藏于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于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爲之法而丁寧纖悉可謂至矣宋司馬光曰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十二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以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于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

從度法求之耳斯二者之言皆精也又求聲氣說曰古樂既亡欲求聲氣者宜何施而可亦惟依法以千二百黍求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管使其和也則已如有不和必其黍之顆與管之分未當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于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考之以求其中聲蓋人之聲無古今一也以聲考律以律定器九寸之管千二百黍之實乃可以意定而神解何古尺之分寸與黍之大小不可考矣即今上黨之黍有最大者次者不一想古初所用安知爲最大次大者哉又安知其律之分寸視後代何尺爲當哉但以人聲察之以耳聽審之以九寸千二百約之且即斯可以度尺數與黍顆或宜用黍最大者次大者千二百可當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積恍然有得即可頃刻而決也夫古聖賢自無生有制爲器數原從人聲出之今有其器數而猶不能審聲以還其本原也則吾不知其可矣故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但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朱子曰樂之爲教今無師授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必有精通者出三說皆探本之論也

又三分損益圍三徑一辨曰宋書云三分損益上下相生此其大略猶曆言斗分四之一耳斯言誠是也蓋由三分損益分寸而下以布之釐毫絲忽微細其數至于不可行乃其管則何以量絲忽哉古人治律第約管之九寸以千二百黍實之與人聲和爲黃鐘大率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如是而已即使后夔周公師曠同時制律豈能必律尺之毫忽皆相似耶歷代尺度微有不同亦其常耳蓋三分損益猶曆言斗分四之一爲大略若密布歷分則斗分四之一猶有畸零多寡異數也古律言黃鐘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圍三徑一亦自其大率言之若布密率則圍三徑一猶有奇也古人言概而後人發其詳正以相成而不以相害諸儒乃辨如聚訟誠三分損益圍三徑一爲非是其不知由其大率布至毫釐總之不出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外乃所以發明其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精義也不觀之易乎孔子繫易但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亦自大略言之若密布則以氣率期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朔率期爲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無害其爲三百六十也然則古人論曆爲三分損益圍三徑一庸何傷今學者一有所得而概詆古人立論之非然則孔子之論曆亦非耶是故拘古大略之言而不推見至隱以至律曆之失所也固不可苟有所得正以發古人未發之實而乃詆古人爲非是也亦不可

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說曰呂氏春秋季夏六月紀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生以上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淮南子曰黃鐘位于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

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四主四月極不生之二說者應鐘以前上下相生之數與遷固律志同而蕤賓以後與遷固不同蔡季通謂呂氏淮南上下相生雖大呂夾鐘用倍數則一然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近鄭世子以呂氏淮南爲是而不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謂長律下生短律左旋隔六以勾股算術布之周而復始以余論之皆殊塗而同歸也夫三分損益自管子言之無以易矣呂淮南法由黃鐘至應鐘與遷固同勿論獨蕤賓以後之各異者蓋呂氏淮南以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朱子亦主此說謂子黃鐘復卦一陽丑大呂臨卦二陽寅太簇泰卦三陽卯夾鐘大壯卦四陽辰姑洗夬卦五陽巳仲呂乾卦六陽午蕤賓姤卦一陰未林鐘遯卦二陰申夷則否卦三陰酉南呂觀卦四陰戌無射剝卦五陰亥應鐘坤卦六陰以此黃鐘大呂之合也壬午靖難在析木燕分野則太簇起咸池以承雲門宮唱商和是爲父子作述萬年曆數之象也吾乃今知明之所以王也夫古樂不講久矣賈誼請興禮樂文帝未遑諸葛可興禮樂漢當末祚武帝用李延年協律而所造者芝房寶鼎之歌唐宋可知也近代知音者如李璧作燕享樂譜張充廉作大成樂舞圖呂涇野司成命監生衛良相輩作詩樂圖譜別爲六調散六館意亦亟矣然徒得聲詩之用求合聲氣之元苟非其人道焉攸萃恭維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此爲陰陽故自蕤賓之數變下爲上而上生大呂以陰生陽大呂變上爲下而下生夷則以陽生陰相生以至于仲呂非錯亂之無倫也遷固則謂從子至亥黃鐘太簇姑洗陽之陽也林鐘南呂應鐘陰之陰也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夷則無射陰之陽也大呂夾鐘仲呂陽之陰也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蕤賓而後固在陽倍之于數既倍故陽反四上生益而陰反倍下生損相生以至于仲呂與呂氏淮南其究竟一也蓋二說一以陰陽正位言一以陰陽易位言于理皆合總之于黃鐘之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相生至于仲呂位巳其數六十主四月一無所異耳遷固左旋八八爲伍以自黃鐘而下其相生固分上下而一以左旋順數併本位爲隔八以相生鄭世子以下生左旋隔八上生右旋隔六以相生是其左旋之八仲呂可生黃鐘猶夫右旋之六仲呂可生黃鐘其數不同其歸一也故曰殊途而同歸第鄭之說較遷固爲簡約而其勾股術布周而復始則獨優于往昔矣

貫振興篇韶使九德之歌九功之舞熙乎助流政教顯然端冕于明堂以臨觀焉而萬民咸于此乎滌邪酌滿保太和于無疆又何事于下博士以考王禹詔太史而試嚴宣耶

嚴嵩曰周禮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自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天下者矣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于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陳澔集說之意其所以明樂理也于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于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與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禮必可與于今日也不揣愚賤瀆冒奉獻以爲與樂採擇之備覽且四聖圖中非徒寓乎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立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

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為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與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齎謹具奏聞等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竊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樂為念但時當草創欲為未就仰惟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兼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定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與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為度且又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聲此皆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

議似與此合惟我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與復雅樂于今日實惟其時也

全賜曰楚辭咸池承雲九韶為有虞之樂信然矣簫韶十六管合鐘磬之懸同用四清聲為清角周人七律益三清聲為情徵而席昭誤解以為七音殊不知七音乃五聲兼二變伏羲紀元聲即有之非待周而後益也朱子鐘律藂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藂賓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黃鐘以下生者始于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鐘之實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鐘以上生者四始于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則朱蔡之所未及也橫渠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今證諸黃帝五鐘宮與角徵常顯諸人而商羽則藏諸用歌奏合則羽比于商徵流於商以反為文則歸其宮焉是知仁禮義統于聖象夫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非妙于審聲以知音者不能得也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今證諸韶本六府三事宮羽之中聲為清角商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一目錄 外編
禮部十
樂律後
前言 廖道南 五則 邢雲路 二則 王圻 四則
韓邦奇 二十六則 袁表 黃輝
陶望齡
往行
朱升 陶凱 王景
周洪謨 呂常 費宏
廖道南 張鶚

樂律後

前言

廖道南曰伏考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替萬化故至治馨香達于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策禮樂百年而後興亶其然矣今上光紹聖祖之丕圖肇舉明王之盛典禮崇三典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方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揭道妙被之管弦協乎律呂眞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于虞莫備于周大司樂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

祇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曆所以順天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爲經緯律曆相爲表裏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于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自應矣請以古樂之可行于今與今樂之有戾于古者言之古者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黃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于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寢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于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

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祭四望則舞大章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肄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祇繪之于服皇帗旄羽弗辨之于佾其于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凡享食奏燕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于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侏儒雜擾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民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于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古者樂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治者遠矣今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初郊廟朝廷之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作必自今始矣或以爲元聲

難知也古樂難復也曆考載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書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暘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爲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爲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即舜命夔意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又曰論樂者宜稽五聲以審八音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藏之聲聲出于脾令口而通之謂之宮出于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于肝而張口溝吻謂之角出于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于腎而撮口聚謂之羽宮土行也君象也其

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己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缶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也而主溝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色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也其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酸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爲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爲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爲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爲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氣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

按洪武十七年聖祖論禮部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余惟十二律生于八音八音生于五聲漢制氏惟傳其鏗鏘歌舞而不得其氣自李延年以新聲進而樂始雜矣宋之胡瑗李炤范鎮阮逸議論雖多而無適于用均之亦未爲得也今之日宜昭宣祖訓勑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爲常務久其任而不更易以爲數凡協律郎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汚冗濫得以厠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義閑熟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龌龊得以庸其跡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後化而古樂可復矣

又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惟乾也爲天下之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也天下之至陰

而土音繫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雖不同而同于陽皆本乎乾者也
水音巽金音離雖不同而同于陰皆本乎坤者也故石乾者也其風不
周其聲溫粟其音辨立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玉磬爲鼗磬爲編磬爲
離磬爲笙磬爲頌磬爲球爲鼙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太其音謹
冬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鼓爲拊爲擊爲軵爲應爲鼖爲陳爲提爲鼗
爲靈爲建鼓爲足鼓爲盈鼓爲懸鼓鼛艮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
愁立春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鳳笙爲巢笙爲大等爲小等爲和竹震音
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簫爲管爲
簧爲節爲篪爲篴爲箎爲篪爲篪爲簜木巽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
夏之氣也其爲樂者爲椌爲楬爲柷爲敔爲止爲筑爲控揭爲春牘絲離音也其
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琴爲瑟爲離琴爲中
琴爲灑瑟爲中瑟爲小瑟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
氣也其爲樂也爲土鼓爲瓦鼓爲塤爲缶爲瓦塤金兌音也其風閶閶
其聲春容其音鏗秋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鐘爲鏞爲編鐘爲鎛鐘爲

剽爲棧爲錞爲鐲爲鉦爲鐸樂記曰鐘鼓管磬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
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聞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
忠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
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
之臣故觀其所感而天下之情見矣余按古樂惟虞韶爲善知樂者惟
后夔爲善若孔子在齊聞韶季札在魯觀韶猶能興起于百世之下而
況當時之羣后乎嗣是若周之伶州鳩晉之師曠魯之師襄皆能詠歌
諷誦以有得于心演繹數暢以不謬其學君子取焉下至漢之鄭玄蔡
邕晉之荀勗唐之祖孝孫周之王朴宋之劉几楊傑諸人雖號爲知樂
未能如古人之精也今宜精製八音之器務擇所產之地如嶧陽之桐
泗濱之石則氣元而不爽調和衆樂之成務辨其旋宮之節如璧之斯
合珠之斯聯則樂大而有章以十有二律爲之節度而上則于乾象之
文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而下宣乎月令之氣庶乎有合于古而不失其

正無戾于今而可垂于久矣
又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
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
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故萬物蘖萌于
子紐牙于丑冒茀于卯振美于辰巳盛于巳咢布于午昧蔓于未甲坼
于申留熟于酉畢入於戌閡該於亥陽氣鍾于子也謂之黃鍾其歲困
敦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爲乾之初九陰氣旋于
丑也謂之大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斗其辰玄枵其候大寒
其卦爲坤之六四萬物湊地而出也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
次尾其辰娵訾其候啓蟄其卦爲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
鍾其歲單閼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卦爲坤之六五萬
物潔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
明其卦爲乾之九三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軫
其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爲坤之上六陰氣繼陽而賓也謂之

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爲乾之九
四萬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鍾其歲協洽其宿柳其次井其辰鶉火其
候大暑其卦爲坤之初六萬物夷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涒灘其
宿觜其次參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爲乾之九五陽氣旋入于南也
謂之南宮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昴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爲坤之
六二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閹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
其候降霜其卦爲乾之上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鍾其歲大淵
獻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析木其候小雪其卦爲坤之六二是故黃鍾
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鍾林鍾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太簇之實八寸而
下生南呂南呂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一分
有奇而下生應鍾應鍾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上生蕤賓蕤賓之實六
寸二分有奇而上生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夷則
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鍾夾鍾之實七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
射無射之實四寸八分有奇而上生仲呂仲呂之實六寸五分有奇而

復生黃鍾而變化無窮矣樂記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此聖人作樂之本也夫古樂不復于今久矣自元入中國胡樂盛行我聖祖掃除洗濯會朝清明悉崇古雅觀諸大明集禮所載昭如日星人所共見奈何浸淫日久新聲代變俗樂雜乎雅胡樂雜乎俗而涊濫噍殺之音沉溺怪幻之技作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又曰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他日夾谷之會又斥萊夷之舞之熒惑漢臣陳禪亦曰帝王之廷不宜作夷狄之樂夷狄不可亂華者如此固未可委於鞮鞻而混之寄象譯譯也今宜歷考雅樂之章革去胡樂之部凡淫哇之聲有亂乎正音者斥之不使復用凡妖冶之技有出於奇妖者禁之不使復習庶乎風行自近而大道爲公俗正于遠而頌聲可作者矣大明集禮俗樂之名古未嘗有至齊宣王始有今樂古樂之辨漢高祖定天下與故人父老相樂飲酒作大風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郎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冠男女七十人俱歌昏詞至哀帝時詔罷樂府官凡郊祭樂及古兵法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世祖平隴蜀乃增廣郊祀諸樂曰黃門樂天子宴羣臣用之曰短簫鐃歌軍中用之其後章帝親製歌詩樂章列在食舉又製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文帝受禪改漢鐃歌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言代漢之意併製鞞歌五曲鞞歌未詳其始相傳以爲高帝用巴渝伐楚其人好歌舞有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至魏初乃改作焉晉武帝受禪命傅玄荀勗等改漢鐃歌代魏鼓角橫吹曲及正旦大會王公上壽等曲梁武帝命沈約製雅歌外又改漢鼓吹舊曲更造新歌以述功德後魏道武設宮懸正樂兼奏燕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又有掖庭中歌眞人代歌凡百五十章北齊武成改漢鼓吹朱鷺等曲惟黃雀鈞竿二曲略而不用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以等級爲差唐太宗製破陣樂以象武功

舞俱有節序

邢雲路曰國朝斟酌樂制分祀合祀樂章樂四等曰九奏圜丘方澤祈穀大饗用之曰八奏神祇壇太歲壇先農高禖用之曰七奏朝日夕月大社稷歷代帝王廟用之曰六奏宗廟時祭祫禘社稷用之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凡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舞失節者皆有糾禁而朝會燕享兼俗樂祇應奉鸞司掌之其樂章有清海平本太初等曲皆近質無爾雅之辭但其器章雖製而未嘗累黍驗律見今太常雅樂及天下學宮所謂大成樂者蓋漢律之餘也至其百歲戲隊舞承應亦元聲之遺者耳又曰考右歷代樂說或興或廢淫雅不同大都古樂漸亡厥初猶未甚也暴秦雖焚樂經焚其文耳乃其樂之器數節奏猶存也曰五行曰壽人即周之大武房中即二世娛鄭衛其聲固淫而其宮商律呂豈遽相

遠以故漢興世世在大樂者皆記其鏗鏘鼓舞時故述作文武猶古降
祚等樂而河間獻毛生諸雅材類能采著存舛之奈何歷漢迄唐陵夷
一壞于新莽優雜再壞于劉宋梵唄胡聲大羅法曲與金鉦梨園聲又
相率而混亂之輕蕩吟哭驚駭噍殺靡所不至大都漢唐創業之初稍
興雅正而後遂凌遲亡當也其間龜茲之七聲雖涉哀怨尚可爲七均
之證若何晉以黃鐘一宮佚人主則餘律幾廢其去亂正之音亦不能
以寸耳宋興制樂初亦可觀嗣是諸儒持議紛如聚訟如去清聲缺匏
土等類皆舛也至李太常周舞論一出則有合于文武陰陽之節而古
樂之儀賴之以存矣宋而金而元率用漢律之樂已不合古而胡元專
尚雜劇隊戲以北鄙殺伐之聲爲辮髮天魔之舞備諸惡態蓋前代猶
以夷亂夏元則胥夏而變之夷也至其樂章則盡易古詩歌爲詞曲俚
褻殊甚百餘年衣冠禮樂悉化爲夷姦聲穢氣大乖天和則古樂漸滅
殆盡而壞亂極矣我明興制禮作樂卓越千古謂極治而獨古樂未盡
復元穢未盡洗故崔銑之言曰今中原夷俗未之能革者俗樂其尤也

然則及時反正在今日矣
王圻曰按周陳以前雅鄭淆雜陳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
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肆之乃分雅俗二部如梁之十二雅用
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鐘宮中呂宮南呂宮各有商
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
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寖殊或以倍四爲度復有中管
之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鐘之律燕設用之
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
妖聲豔詞耳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
州之類又認道調法曲胡部新聲合作其調惟以羽爲宮于是漢樂又
絕矣宋元以來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叫噪哀促子女複雜世俗筵宴
則用之而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聲弄有女舞與此正同淫聲奇
伎備矣
又曰古雅樂設宮縣于庭而奏之舞必應歌故太師掌六律六呂合陰

陽之聲登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鐘無律呂各自分奏之理後世知
分而不知合遂以周禮古本以合爲令夫既掌之矣所令何事豈非悞
乎樂府雜錄二十八調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也
七宮多以商名宮而黃鐘反在其後七羽黃鐘首應夾鐘曰中宮調太
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則以變宮爲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鐘應
黃鐘曰大食角七宮復自爲七商黃鐘應無射曰越調太簇應黃鐘曰
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聲音律呂其亂可知矣
又曰大戴禮言凡雅二十六篇以鹿鳴爲首漢晉自製詩易之雅遂亡
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安世歌十七章以準關雎之辭風亦亡唐裴
耀卿守宣州燕飲歌舞南陔六詩聽者感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爲僞耳
儒生侈爲美談其欺世盜名如此
又曰劍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枝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
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角觝
戲本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戶設酒
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諸戲以觀示之角觝者角其技也兩兩相當
角及技藝射御也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舍利獸從
西方來戲于殿廷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嘘水作霧霧日化成黃龍長七
尺聳躍而出耀煜日光樂畢作魚龍漫衍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一
也蹋踘之戲蓋古兵勢漢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霍去病在塞外穿域
蹋踘亦其事也蹴毬蓋始于唐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綢于上爲門以度
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否豈非蹴鞠之變歟弄參軍戲始于漢館陶
令石耽有臧和常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大中
以來弄假婦人又弄婆羅門戲有代面者始自齊神武之弟善鬬戰其
以顏雖無威于敵每入陣即著面具按百戲起于秦漢有魚龍曼延高
絙鳳凰安息五案都盧尋橦走丸跳劍戲車興雲動雷踠柱腹蔟吞刀
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噀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纂要云梁有高絙
伎蓋今之戲繩也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
飛梯也類要云吞刀吐火植瓜種樹之類術皆從西域來

韓邦奇曰夫樂生於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宣其意于言言成章爲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歌咏之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容是之謂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眞樂記遺其制去籍于諸侯之僭殘壞于秦火之焚漢儒附會于其前諸家紛紜于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綴牽合取其一庶或可用會其同則見難行卒皆人爲之私夫豈天然之妙于人心固已戾矣又何暇論雅與淫古與今哉論樂者必以質實爲體數施爲用諧聲爲正中律爲的凡宮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具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而各有條理皆取諸造化之自然而不敢拘之以己見期于宣人情而承詩歌耳雖不必屑屑乎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圜丘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祇出用之宗社廟而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宮闈睦此無

他亦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宮商正變全半陰陽中節而已矣

又曰古樂既亡代變新聲至元則壞之極矣周德清中原音韻方且自謂知音姑以四聲論之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元亨利貞地之東西南北也今以元音入不能歌乃以入聲派入三聲是何理也夫之知王黃呼喚雖差聲與韻未害也德清乃以六爲溜國爲鬼至子別爲□則無字彼徒知識沈約以南蠻之音爲中原之音自不知以北狄之音爲中原之音也獨其論黃荒原兆之分陰陽爲得耳以點絳唇論之則游藝中原差而訂立閑階是矣

又曰世儒有言合樂必先等字若然三百篇無一章中律者經言律和聲未聞以律就聲也夫人之聲有洪者細者亮者萬萬不齊古之聖人雖堯舜之聲亦不能合律惟大禹一人聲可爲律耳正使人人之聲皆中律亦只五聲人有八十四喉舌哉且如吻吻鹿鳴一句上吻字宮下吻字徵此豈一字二音哉協以就律耳等字云者非知樂之言者也

又曰積黍之法一爲一分黃鍾之管長九十分立九十黍每一分空圍

中可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可容千二百黍矣夫黃鍾之管一黍爲一分黃鍾之實止八百一十方分可以能容千二百黍哉蓋方與員不同方無空員有空以員頂對員頂則一爲一分若縱橫補塞其空充滿黃鍾之管可容千二百黍九十分之則每分該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矣用羊頭山黍以篩子篩之去其大者小者而用中者若干粒爲一分

又曰十二律子黃鍾也一黃鍾之管也下十一律皆由此管而生丑林鍾也三分三分乎子也二林鍾之管也以黃鍾九十分爲三分每分三分去一分下生寸得其二分計六寸爲林鍾之數也分黃鍾九寸爲三分去一分下生林鍾得二分計六寸寅太簇也九分九分乎子也八太簇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九分每分一寸得其八分計八寸爲太簇之數也分林鍾六寸爲三分每分二寸益一分上生太簇得四分計八寸卯南呂也二十七分二十七分乎子也十六南呂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二十七分每三分一寸得其十六分計五寸三分爲南呂之數也分太簇八寸

爲三分每分二寸六分去一分下生南呂得二分計五寸三分辰姑洗也八十一分八十一分乎子也六十四姑洗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八十一分每九分一寸得六十四分計七寸一分爲五寸三分爲三分每分一寸七分益一分上生姑洗得四分計七寸一分已應鍾也二百四十三分二百四十三分乎子也一百二十八應鍾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二百四十三分每二十七分一寸得一百二十八分計四寸六分六釐爲應鍾之數也分姑洗七寸一分爲三分每分二寸三分三釐去一分下生應鍾得二分計四寸六分六釐午蕤賓也七百二十九分七百二十九分乎子也五百一十二蕤賓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七百二十九分每八十一分一寸得五百一十二計六寸二分八釐爲蕤賓之數也分應鍾四寸六分六釐爲三分每分一寸五分二釐益一分上生蕤賓得四分計六寸二分八釐未大呂也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乎子也一千二十四大呂之半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每二百四十三分一寸得一

千二百十四計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在陽倍之在陽謂居干也爲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爲大呂之數也分蕤賓六寸二分八釐爲三分每分二寸八釐六毫去一分下生大呂得二分計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在陽倍之通計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申夷則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乎子也四千九十六夷則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每七百二十九分一寸得四千九十六計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夷則之數也分大呂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爲三分每分一寸三分五釐七毫益一分上生夷則得四分計五寸五分五釐一毫酉夾鐘也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乎子也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鐘之半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每一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得八千一百九十二計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在陽倍之在陽謂居卯也共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爲夾鐘之數也分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三分每分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去一分下生夾鐘得二分計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在陽倍之通計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戌無射也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乎子也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無射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每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計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無射之數也分夾鐘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爲三分每分一寸二分二釐一毫二絲益一分上生無射得四分計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亥仲呂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乎子也六萬五千六百三十六仲呂之半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每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計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在陽倍之在陽謂在己也共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爲仲呂之數也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三分每分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去一分下生仲呂得二分計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在陽倍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又曰凡律用半者以上律短而下律長故下律用半以成宮商角徵羽

之五聲林鐘南呂應鐘三律受役于黃鐘太簇爲徵羽其上太簇姑洗蕤賓皆本然多寡之數其餘爲宮商角皆依序而下乃自爲上律而上律更無短者而半又將何所用哉雖爲無射之羽所用射變林鐘也以黃鐘用變之半故也

又曰數止于仲呂十二不生者何也蓋律呂相生以三分損益至于仲呂寸分釐毫絲忽雖可三分數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并半數三分亦不足故不以相生也二并者三忽爲一也

又曰聲生于律蓋律管從長周徑圍積而幕其分寸釐毫絲忽無不通者以黃鐘而吹之則爲宮以太簇而吹之則爲商以姑洗而吹之則爲角以林鐘而吹之則爲徵以南呂而吹之則爲羽此律管所以爲聲之元也然律管相生先後上下自然有如此之聲矣豈人爲之哉

又曰變聲者所以接五聲之音宮比于宮徵比于徵雖有七名其實五聲而已

又曰十二律循其相生之序以次而爲五聲二變必足其數而後已每

一律役六律已往者退方來者進如黃鐘爲宮下生林鐘爲徵林鐘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下生應鐘爲變宮應鐘上生蕤賓爲變徵黃鐘爲第一林鐘爲第二太簇爲第三南呂爲第四姑洗爲第五應鐘爲第六蕤賓爲第七一均既畢黃鐘者退大呂者進林鐘爲宮上生太簇爲徵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姑洗下生應鐘爲角應鐘上生蕤賓爲變宮蕤賓下生大呂爲變徵一均既畢林鐘者退夷則者進自此以往至于蕤賓則變黃鐘爲變徵大呂則變黃鐘爲變宮變林鐘爲變徵夷則則變黃鐘爲角變林鐘爲變宮變太簇爲變徵夾鐘則變黃鐘爲羽變林鐘爲角變太簇爲變宮變南呂爲變徵無射則變黃鐘爲商變林鐘爲羽變太簇爲角變南呂爲宮變姑洗爲變徵仲呂則變黃鐘爲徵變林鐘爲商變太簇爲羽變南呂爲角變姑洗爲變宮變林鐘爲變徵十二律各備七聲七聲各盡十二律而後止焉然黃鐘一均既畢林鐘爲宮固相生之序而太簇爲徵至蕤賓亦仍前之序更以盡十二律莫不皆然律呂之序其

妙矣哉

又曰始于黃鐘終于黃鐘有五調爲一大調黃鐘爲調首其下四調得二陽六十調皆同夫六十調之序雖以十二律長短爲先後然黃鐘一均之備終于南呂南呂下卽無射起調一均之備終于林鐘林鐘下夷則起調一均之備終于仲呂仲呂下該亦賓然一陽事畢陰當用事乃以仲呂起調一均之備終于太簇太簇下夾鐘起調而一大調畢夫夾鐘一均之備終于黃鐘黃鐘下大呂起調首然以大呂自左而右逆數已往爲調四律帥大呂一均之備五聲之序循是而去六十調皆然律呂之數妙矣哉

又曰候氣者以木爲十二案加十二律其上埋于地中其管斜埋使其端與地齊入地處卑故曰內庫外高黃鐘埋于子位上頭向南蕤賓埋于午位上頭向北夾鐘埋于卯位上頭向西南呂埋于酉位上頭向東其餘八律亦各依其辰位中秋白露降採河內葭

莩爲灰實其管或以素羅或以素紗覆之

又曰古樂興于伏羲曰立本又曰扶來神農樂曰扶持曰下謀黃帝曰雲門曰咸池少昊曰大淵顓頊曰六莖莖根也言澤及下也帝嚳曰六英英言華茂也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夏亦大也湯曰大濩言大能護被人也周以武定天下曰大武大武又取雲門咸池大章大韶大夏大濩以共六祀故立本大淵六莖六英後無傳焉今茲六樂奏歌異調周禮奏則左轉左行七旋而接律歌則右轉右行亦七旋而接律皆得商八相生自然之序天然孚契之妙也若先儒左轉隔五而易律不惟聲律者有所不接且隔八者由大呂而黃鐘得右行之義隔五者由黃鐘而大呂復用左行之序矣周樂隔五之調知樂君子必有辨也

又曰黃帝樂雲門咸池黃帝以土德王雲門象天用火起黃鐘之徵以土爲用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呂之羽以尅爲用黃帝始採五行之情故作二樂火以生土土以尅水也堯大章用十二律相生自然之序二樂獨得其元故後之作者律必自大章聲必自大韶不能過也虞樂九成

五聲以辛成二變以接律蓋黃鐘九成之奏始于黃鐘小成七大于九九七六十三聲始終相生如一綠之相連盡善盡美惟韶樂然但其歌右轉亦當右行大呂七變隔八而生黃鐘與奏之左轉右行者參同契合且長短齊一世儒以歌五轉大呂生太簇則右轉左行而用卯右行且歌短而奏長皆非自然之用也虞廷古聖人之制豈若此之安排強合哉蓋起于右轉恐非虞廷之制漢儒以周制而推之耳

又曰季札觀周樂見舞箾韶曰至矣盡矣雖甚盛德蔑以加矣黃鐘一舉本調卽付大呂之變聲此所以與季札之嘆也雖然歸宮綿遠此所以胡公猶封漢儒以九變享人鬼者以虞樂九成有祖考來格之文遂附會之耳

又曰夏樂大夏夏以金德王林鐘律屬金商聲屬金用林鐘起宮林鐘之商南呂用南呂起聲有云相緣如此還用夷則爲是

又曰商樂大濩商以水德王應鐘律屬水羽聲屬水以應鐘起宮應鐘之羽夷則用夷則起聲也

又曰周樂以不用黃鐘之管故自羽起調及至歸宮則零星補輳音節雖合乃安排而成天然也又自右旋逆數相接夫黃鐘君律也宮君聲也今起調卽無宮入調宮便爲人役周公作樂豈不知此或者天數所在雖聖人亦不有悟處異時周家武王崩周公卽攝政未久諸侯強大天王受制于五霸後來寄命于列國曆存止附庸耳至于陽左旋陰右旋陰不從陽豈非大逆乎此周家所以號令不行此樂之效也周人忘商故三祭之樂不言商及至樂歌則專用宮徵商羽一角始終不用不可知也

又曰韶樂奏左旋而七歌右旋而五歌短而奏長何以相比古詩皆四言未有七言五言者今一奇詩經皆四言間有多一二字者餘音耳非比于音者也歌必四言者以其用協金春玉應之節也又韶奏與歌一均卽過宮奏才七聲歌才五言金春玉應奏至六言歌至四言卽無以施其節況六言才餘半句耳夫十二律八十四聲如綠之相連始終無一間斷所以用變宮變徵者正以姑洗不能接大呂故用二變以至蕤

賓而大呂應承之直至應鐘而止若止七音即畢則一律各爲一曲不必音節相續安在孔子所謂繹如也每章或四句或八句或六句二句亦可收尾或一句亦可

又曰六經經秦火之後多失其眞其詩書易春秋四經在春秋戰國時固皆全備無恙惟禮樂之書當春秋之時諸侯僭竊皆去其籍未經秦火之前固已難考矣而樂之一事當時列國但用新聲古樂棄而不用是禮樂二事比之他經其殘缺固甚而樂之一事比之禮尤甚漢儒得其影響而附會之然漢儒之學亦不可及知九變起羽歸宮之說音調自合亦可用之歌右轉一節以五轉而律呂相生黃鐘即接大呂但音接不合卻用左生成曲又是左行耳其奏黃鐘歌大呂之說必當時律從左旋呂從右旋八音歌舞皆用此陰陽左右之義而當時殘編斷簡之中有大呂右旋之調遂誤認之以爲歌右轉而以斗左日右附而會之耳至于子與丑合之類尤爲牽合無理淺之乎其論古樂也哉十干十二支四隅八方皆是類也如右轉則黃鐘七變隔八生應則右轉右行矣方可右轉止用其隔八相生之序五生即過律律黃鐘過大呂之類然于音節一則不合一則古人之歌必四言況韶又虞時之歌必四言也而角無所附故音節猶用左轉相生之序角下猶用變宮而五音始全此律爲陽宮必三聲而後陰陰必三聲而後陽蓋用宮商角三聲倡和

又曰周樂因不用黃鐘正管又周以木德王天下水能主木羽水也故自羽倒起及至宮歸卻右旋零星補輳殊無意味絕似漢人之附會六經經秦火之後禮爲國家所不可無或有人誦習樂則盡亡矣漢人得其影響以己意而足成之韶樂宮長在先故起宮周樂宮短在後故起羽

又曰古今之樂八音與歌舞同調況八音之設本爲比歌聲合舞容耳金春玉應本皆四言無五七言者然後世曲調亦能合律今以渭城朝雨浥輕塵協之則末三字一金兩玉次句兩金一玉三句兩金一玉四句一金兩玉更入繁聲尤爲盈耳但非雅淡也漢儒非不知樂彼但神

倫而倡者長者又陰也周公作樂何扶陰抑陽若此

又曰黃鐘左旋用二變七旋而起大呂大呂右旋亦用二變七旋而起黃鐘世儒知右旋而不得其義以五旋起大呂豈惟隔八三分之無所用乃右旋而卻左行黃鐘雖接大呂而不能生大呂此乃五旋適然而過音節全然不合錯亂之甚用二變右旋右行與左旋契合天然之妙節不差乃古今制作未之及者也

又曰古經文一字不妄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又鼓瑟又吹笙也蓋鼓瑟必吹笙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和之瑟之一音古今浩瀚以爲難和而不知和之以笙也如如壎如篪古人至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壎篪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壎篪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如鼗鼓維鏞鼖大鼓也鏞大鐘也鼖起宮鏞收宮不可相離也如吹笙鼓簧他竹音皆接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故謂之鼓蓋吹笙必鼓簧也

袁表曰季札觀四代之樂而知聖德之極隆師曠聞濮上之音而知衛

國之必創王令言閔安公子曲而知煬帝巡遊之不返以宮聲往而不反驗之也李嗣閔寶慶曲而知高宗父子之不和以商宮不諧驗之也甚矣樂之有通于政也叔季視爲末務而古樂盡亡雅聲不見于天下今欲復之誠有難乎爲力者竊嘗推之京房傳焦延壽之術而推衍六十律誠有補于正律之不及也然強合選宮之數清聲取之太多如依行包育謙待等律極其噍殺閔成音曲左氏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者房其失之矣蔡元定監京氏之失而加以變聲子聲以爲調有所發明矣而旋宮之論尚有可疑何者謂之調者以其聲之異別之也今黃鐘五調皆以本音姑洗林南應爲聲謂之一調可也而何五之足云此旋宮之可疑者也近世律呂元聲似合理而可用而又未見經試豈樂終不可作者哉大抵音律之正在器與工今日之器則八音之中猶缺匏土笙等以木斗攪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尚未備況其他乎今日之工則太常賤流苟占樂籍而舞列但取黃冠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國門之外教習無素宮商

莫諳擊金石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多沾滯迭奏則發聲不屬尚何望其樂之能正哉

黃輝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鐘曰圜變林鐘曰函乾爲圜坤含弘也黃鐘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地宮中夾之管人宮中冬之管本中聲也圜鐘生于大辰直天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鐘生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鐘生于虛危有宗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冲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鐘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冲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鐘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箾韶之樂九變黃鐘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下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

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焉樂之流南不歸北也將是謂與干寶曰謙臣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爲周木德忌商引佩玉以正近世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乃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孝享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耳嗟夫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太簇而再爲徵何也夾鐘音律不可以犯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鐘何與焉又一曲數宮有辟有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固志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敢妄爲解者也

陶望齡曰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憒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爲人者哉一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闔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闔而用其通于是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于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于天而格

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偕聞于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喻欽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候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顒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繆矣候氣之法始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爲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葭莩子灰覆以輕穀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鐘宮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蹈竅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湛盎蠶吐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莫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于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于顒記驗于必非有他妙巧也然琯乘于氣自長自短聲出于琯自清自濁陽萌于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鐘爲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

生數數生律自然爲細故足貴已而鄙生小儒務逞臆見傅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乘去古甚近皆云黃鐘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歷世以降語解非迂沿襲未外猶可無論至于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見其乖因氣辨聲可爲左驗至于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爲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爲聲中于宮商莫知其然又況于八音之爲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于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往行

吳元年七月乙亥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雜樂令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上曰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最難和故書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

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柱辜言周禮以司干掌舞詔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上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之不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即增之

嘉靖九年廖道南請稽樂章以裨盛典上曰考定律呂必眞知者乃可夏言薦太僕丞張鶚曉暢音律命徵之

嘉靖十四年太常寺少卿張鶚奏請議設特磬以爲樂節一日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論及特磬難得巨石且石聲清耐繫巨亦難及遠夏言對曰聖見深達物理臣等愚所未及若併以銅爲之又恐各廟正懸鐘磬混同疑似且特鐘特磬之設不過取爲樂節耳似莫若揭燈于竿以爲樂之作止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比之鐘磬猶爲靜治從之再閱南雍志音樂考謂凡十二律呂皆有字譜今太常樂所存者黃鐘之合太簇之四仲呂之上林鐘之七南呂之上黃鐘清之六而已自餘皆設而不用如隋所謂啞鐘者其所歌奏實不出仲呂黃鐘之二均豈國初太常有舞而已

卿陳暘協律郎冷謙所定歟不可得而知也然歲久失傳登獻之際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二目錄　外編
兵部一
邊防前上
九邊通考
九邊總論
前言　楊溥　薛瑄
魏煥五則　余珊
尹耕　劉鳳
蔡時鼎　佚名
佚名　佚名
許論　申時行
往行二則　金獻民
三關
前言　丘濬二則
魏煥四則　譚學　馬文升二則
叢蘭　王瓊　佚名
往行二則
三衛
前言　申用懋二則　馬文升
魏煥六則　王瓊　屈伸　尹耕
佚名　佚名　往行二則
兀良哈四則　郎瑛

兵部一

邊防前上

九邊通考

我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東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天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同聯屬山西諸鎮鎮戍之嚴未有過于今日者

九邊總論

前言

楊公溥曰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警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子至八達嶺皆賊徑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雁寧外寄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薇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后乘牆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命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爲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虜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

制虜騎雖衆不敢輕入即入亦不敢久留此守邊之上策也

薊鎮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塞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塞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修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塞不可減乞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堡塞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魏煥曰今之四夷北虜爲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與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踰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爲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虜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犄

丘公濬曰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埠之側平衍之處隨其平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以近便地撥與草場又在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稅租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徙三年者種樹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乃責其賠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賤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

丘公濬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

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尅減行糧爲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吐魯番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爲慮而亦不剌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于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土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

又曰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于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屯堡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侵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攘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纔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兵數千絆我于外堡塞之內盡爲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于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哉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者矣

又曰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即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烟放炮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內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木石擊傷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烟火齊舉即莫測孰爲無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致人不致于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不足矣是故恩每澤于平人而威恆加于下卒此之謂慶賞而失刑文法不弛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余之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來者也

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又曰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相襲也文法太密而巧避之術太多也斥堠不立而勇敢之氣未倡也

又曰國家設六邊以馭胡惟開原歷與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渡江之役兀良哈効順遂以與中大寧與之制寧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後背偪偢遼之禁吭傾硬諸

求避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決亦徒焉耳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敵袴也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盼盼焉無所控訴而陞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固已失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于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矣是故恩每澤于平人而威恆加于下卒此之謂慶賞而失刑文法不弛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余之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來者也

又曰國家設六邊以馭胡惟開原歷與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渡江之役兀良哈効順遂以與中大寧與之制寧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後背偪偢遼之禁吭傾硬諸

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圍之日析也言而至此未嘗不嘆其失之易而惜其復之難也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余公瑭曰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于意料之所不及而我兵數少止可分守保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闖朝廷請給兵糧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于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夫虜之來也必有其處某處可以通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于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共充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于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爲戰兵專俟敵之來若敵勢猛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勻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

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吾銳未有不克捷者至于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疏密數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析其藩籬壅水決沙自填其溝塹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爲今之計莫若勅各邊巡撫大臣履畝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充國之金城萬斛某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羣波若干塹濠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堠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修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料理以責成功如往來經略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常制矣

馬文昇曰我太祖高皇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設陝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喜峯口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陽遼東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威虜重鎮焉時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

府寧王于大寧遼王于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王子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谷府國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于江西之南昌遷遼府于湖廣之荆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既又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留賜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于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毋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

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建東州初止一衛復增之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一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譎詐過海西海西過朵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朵顏三衛止長于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之後三種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擄尤甚以故朵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遠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咸知之而特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桀雄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朝廷遂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逮赴

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歸貽患必大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乱加斯蘭爲大帥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乃以兵都右侍郎奉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即抵遼東遍歷險要繕城堡練兵士選精壯凡所以爲防虜計者罔不殫心竭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予而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當法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諸軍士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于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

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官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衆犯遼邊將以情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恐散赤哈至則眞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遼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啓之邊患爲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王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于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衆數千于十四年正月乘西入境大掠鳳集諸堡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人以掩罪皆收繫藩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詰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勢焰方熾惑于通事王英謂

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于渠魁卜剌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賊數千而馬悉膘壯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服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安仍移文總兵官馭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等守開原俟帶領開原鐵嶺精卒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予至開原肅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十數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掩爲己功予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始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既入安撫垂成只仍招撫以安靖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論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城捷報十數日方至以故嘗皆不行陳以是嫌隙益甚夷既降予猶慮其踵舍人之怨則檢

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于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譚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卻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弭釁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仝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昇大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謁予于私居喻汪太監意欲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即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予懼予以事關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于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人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賞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以度日予遂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于東寧衛訪

其先授官子孫之未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于內閣驗受官璽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以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勘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予所招出兀者前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謄黃璽書付各酋招安即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見示己功予曰太監比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予至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與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訊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兵科給事中李謙者素通斌乃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蔣與林曲意奉承無不至陳由是遂得大造譖言汪怒予益不可解陳譖既行乃摭予賞犒夷人榜

責軍將疏授汪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于四川成化癸卯乃蒙恩改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東茫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于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

又曰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兵節如驚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以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啓禍源況今虜賊誦詐善于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衂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邊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頓

勁未敢入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過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以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老家兵亦可分三陣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賊走而遁矣又恐虜譎詐聲東寇西或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于西彼卻藏形擁衆向東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馬月支料豆一石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奸計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將官調度施設如何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合無勅兵部通行聽征總督總兵等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然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無

選鋒曰北北卽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以驗況追求官軍遇敵殺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肯追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記簿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官軍內審係其人所殺照例報功如此庶人多奮發且絕冒功之費矣

尹耕曰我國初之經略邊鎮也以宣大偏頭爲極邊故宣大置總兵偏頭置副總兵所以重之也以鴈門寧武井陘爲內邊故但設守備所守備官視彼爲少緩焉寧武之數擾則大同之失守爲之也而乃移偏頭

之兵將于寧武斯不爲全算矣嗚呼京東之外鎮營薊遼陽也京西之外鎮宣大偏頭也京東之內險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鴈門寧武井陘龍泉也外鎮以屯重兵進與之戰內邊以嚴隘塞退爲我守斯其畫一之論乎

劉鳳曰太祖因天廚入紫微而有邊寇之敕成祖因金星出昴北而有加愼之諭蓋二祖之備胡每以天象爲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邊將豈有能知天文者乎

嘉靖三年七月大司馬金獻民疏曰虜來二萬俱已入套亦不刺盤據于西抱兒孫窺伺于東卽今秋高正出沒之時查照舊規于宣府大同山西鴈門等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薊州遼東諸鎮務戮力同心操兵秣馬修築城堡濬治濠塹備器械馬匹以俟請敕九道上悉從之

蔡公時鼎曰邊事無全得亦無全失和戎之利著于春秋謂其盡是者固非爲其爲盡非者亦非但當平日預養將士毋使推轂之任撓于權倖荷戈之後困于侵削則守戰之備積久自修今北虜久和將無從戎

之重可鑽謀而授卒無致命之危可漁獵而使故至簡用之權兵部不得專督臣不得主撫按不得覈貴近狐鼠視爲利窟當事者力不能禁已失職矣又從而求結內援爲之先容請托門下專得邊臣重貨陰爲營幹蓋其多者而白其少者以示不隱以致各邊裨將而下剝下授上者必速効務實修備者必鮮功夫賞罰之柄莫過進退功賞一失衆心解體故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雖云常談實切至理臣方在邊時有慷慨之將含涕見語曰我日夜苦心誰能知者環視債帥朝謀夕轉耳余聞此言常爲扼腕痛心思邊事敗壞必此之由且邊臣禦虜畏狗者可幸旦夕無事抑制者或有激虜之禍廟堂之上既欲偷安目前不能忍一時之變邊陲之下孰肯以身當禍爲國家任後日之咎且抑制者禍遲而小又未必然畏狗者禍遽而大卽今日既及見矣乃不重責乎

弛備苟且安者而惟于生事是問何示怯也是以虜日驕而我日弱弊又坐此夫平日不能擇將養士隨事防遏一旦虜人翻覆欲戰則無兵欲守則無備遂乃倉皇失措姑務容養將來之禍倘不可支釀患之罪

□□□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哉言乎周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谿徑扼走集而掌固司險舉不廢職迨其季世冠帶之國七燕趙秦邊胡始築長城拒守秦幷六合起臨洮邊東餘萬里又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築亭障是後世驅胡資漢築朔方唐塹五原靈武東漢宅雒已失全險宋捐燕雲卒焉斬祚我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妥懽既竄愛猷再遁文皇帝三駕虜庭阿魯台奉款然而邊防之制視古特加焉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北平都司文皇帝因奠鼎爲今都辰山負海固擬于崤澠本太行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領若抱若拱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鎮薊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前屯歷嘉峰近宣

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興營諸衛于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遏遼左爲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遮重兵鎮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國初設衛開原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後大寧畀虜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虜患特重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屯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荊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雁

門寧武偏頭三關綏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雁
河之濱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西陝有三邊四鎮榆林
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卽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
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
堡地險兵強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
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
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
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遞年修治牆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
邊而清水與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
靖虜一面備胡韋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寇後遂當虜衝始
卽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綏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
爲脣齒近又于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綏以蘭河洮岷階
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箠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
皆古朔方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

五年下河西棄敦煌畫嘉峪關爲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
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爲姑臧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
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蘭州衛于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
河外薄于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羌戎北捍
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九邊形勢大略
可見于此矣

□□□曰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涼榆寧與吉酋鄰雖世受我爵賞
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寇已迫于門庭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
稱我藩籬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峒之衆彼實握焉患恐貽于養虎
矧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齒毳幕環布婚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剌之有
穴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套之
有丙兔着力兔失喇啞吗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夕顏罕一酋耳後嗣
蕃衍流金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
幾矣史車負恩六凶熾虐則前事之明鑒也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

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
關橫水勢固在虜龍岡潔河我失其險王帳近地豈容盜賊居近議欲
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露鹽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
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壩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
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
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地方千里歸
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北
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
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遼人每憤憤焉昔我太祖嘗論遼帥曰
滄海之東遼爲首疆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雖然此三者
猶其標也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
虎遽欲奪其子處其穴乎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膠柱鼓瑟恐
非萬全計也

□□□曰今九邊兵馬視國初稍減矣韃靼酋長視國初倍蓰矣漢儒

謂匈奴之衆不過當一大縣以之借箸而籌今虜不亦謬乎嗟嗟疇昔
兵將如雲之盛元孽如綫之衰猶不能以長纓繫虜王頭致之闕下茲
以有限之兵當無窮之虜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非眞見虜在吾目中
而又廟堂之經畫素定甲兵素精邊儲富饒餽餉不絕其何能濟前俺
答受封時廷臣皆謂虜時內訌應接不暇卽有修爲隨經殘破今虜既
效順國家無事宜乘此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墾我屯田理
我鹽法今已三十餘禩矣錢穀何如險隘何如甲兵屯鹽又何如視此
情形曾不若曩時釋之爲外懼也

□□□曰總督巡撫提重兵于境上生殺在于手大將軍援桴鼓立轅
門分巡參遊各專一面然而名譽之人未必語韜鈐介冑之士未必閑
方略卿命而往草草卒事巧營遷轉猝然有警東支西吾狼顧錯諤誰
爲朝廷出死命斬將搴旗卽有之又動遭掣肘文臣權撓于中制武吏
銳挫于調遣舊例邊臣奏請限五日內具覆今輒逾數月不得報請兵
請糧慘于乞哀議撫議勦迄無成畫甚至瑕類稍見柱後惠文譁然弄

其筆舌疑慮約結有奇安施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文士畸重武弁畸輕名列縉紳者持其文墨論議多于封疆之臣無論參遊即總兵至倨膽也督撫巡撫咸得司彈壓賊至調度督撫之東巡撫之西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偶一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贍寖以解體且今之任將者與古異古者或出于奴囚隸卒今也不然督撫非循資不以遷總副非都指揮不以任嗟夫假令人而可以資格拘也則曹劌何以鄙肉食秦三帥祇以釁鼓淮陰袴下可以不登壇然古今人用之或以強或以霸或以帝左驗明也請自今但論賢否不論官階督撫缺內自科道部屬而上及參將簡任寬以文法假以便宜久其責任豐其祿入毋從中制毋輕調遣有功即與紀錄功多者增秩且錫之蔭非汙穢不職喪師失律者言官毋得妄糾彈如是則人爭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獲首級成報天子所噫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余

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嗾指項忠單騎抵賊滿四就擒許進領鎮大同瓦剌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虜奇黃郭登設攬地龍飛天網陷賊朔北今誠得若人任之無慮虜虜矣

中文定公曰自古當事之臣未有臨事倉汇而能有所幹濟者亦未有輕開邊釁而不誤人國家者故愚聞之見謂一隅有警則就一隅應之一虜不靖則就一虜圖之苟處置得宜優壞自定若以一隅之患詿動九邊以一夷之信狂橫於詔部未見其得策也

許論曰夫陝西延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是以鎮東由黃甫川以至于定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以致于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寧夏之堡而達諸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爲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橫牆距河遠者八九百里乃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餘惟黃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先合後泮及娘娘懸羊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胡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自坪或灘或渡

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閱但緣邊地勢本長亘而括之以方相聯而乃折之是以觀者或病耳比因軍興督戰出入塞域即其所至而按堵之所未至者則詢于將官什五乃總衍爲圖疆場比次延袤不絕凡營堡疎密斥堠遠近城塹高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周不俱載庶幾籌邊君子撰敘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倖元戎甲士于是乎揣山川洹澤之形計險扼遠近之利執通掛交困之機或畫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輒戰或馳間而掩擊或迂途而至誘或夾阜而張奇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據險埭防患審勢計勝以扼彼虜之吭笞其背斷其左臂而制其命者皆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周其利害況邊服利害而不可知乎此圖之不可以已也

往行

三關

前言

魏煥曰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眞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鎭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達舍多安置眞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匪輕與宣大並稱重鎭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特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砭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東西巡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訊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

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近紫荊居庸三關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具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胡焉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糗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北虜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邊兵約五萬爲營者五曰好城察罕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營曰把卽郎阿兒入寇無常近年虜在套中以三關爲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嘉靖十九年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亦爲鄉兵所殲嘉靖二十年秋前虜復由本關直抵平定州參將某甲被害居民殺擄者無數山西自來被逆虜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嘉靖二十年五月該兵部題該巡按御史譚學題訪得虜酋俺答阿不孩等盤據河東日以秣馬彌鋒爲事往往問訊關中去來諸路跕無時忘情侵寇去年七月分投肆犯諸邊金帛子女滿載歸途狼貪易饜虎噬難窮十二月復由原路前至朔州等處仍要犯山西及保定等地方以隆冬冰滑不能扳援而去今春二月又在沿邊住牧方由大同右衛平虜衛二邊拆牆而入撫鎭等官卽行堵截屢犯屢挫不得驅攘禍機隱伏宜先預防其要在于添設大臣一員竊惟政在得人權貴專一宣大偏關勢猶脣齒義關休戚然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馬單弱而各分彼此不肯應援緩急應援亦多觀望未有關志往往挫失機宜要如陝西例添設大臣一員居中調度若臂使指則威權旣專廢墜自舉查得先年固嘗屢設事寧旋卽收回是以人無固志政罕責成宜念三鎭密邇京師敕下廷臣會議推選諸練邊事大臣一員前來三鎭適中去處開府專一總督宣大偏保一應軍務

成化十一年總督余子俊同鎭守等官親詣小邊地方芍藥坡極高頂上東西遠望多係聯絡高山當議得西自偏頭關起歷大同抵宣府俱係億萬年拱護京師切近藩籬照依延綏事體修創墩臺壕牆等項庶幾邊方得有保障所在軍民耕田鑿井各遂安養從地名兎毛河沿小邊直抵偏頭關相度山勢從宜定擬應修墩處修墩應創山處創山有水口處修水口務期他日興工直欲收從省之功後親自踏勘得偏關小邊東西長七十里該周墩四十二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二十五座處修墩一十七座每墩神鎗手五人神炮手四人夜不收一人各披戴盔甲腰刀弓箭先將墩自東而西編成字號每號置牌一面開列人名器具于上每墩精選步隊管隊官一員管鎭每二十墩用指揮一員每一月一換瞭望哨探如是小寇相機截殺若係大舉堅壁清野加謹隄防仍要星馳飛報前去凡通賊要害路口每東西相去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去處計量賊衆可以擺陣馳驟者卽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一處若是只可單騎或並騎經行者卽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一處周圍俱濠闊一丈深一丈藉彼爲截殺以逸待勞之所此等營盤挑成後有賊過未免懷疑多見遠避地土旣不妨人春種緩急又可以爲固

叢蘭曰竊照紫荊倒馬龍泉三關內護京畿外鄰邊塞俱爲重地而紫

荆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緊要臣初到本關之時出城閱視形勝看得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闊二十七八餘丈名曰拒馬白山西廣蜀而來經浮圖峪城西北及本關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涞水縣地方北河北岸地名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內有大路數條可通奇河峯峯東峪官座等口亦至易州涞水縣地方夫水陸之道俱不經由本關經由腹裏雖有此關其與無有何異又況此地平漫高亢賊若據此俯視本關城內虛實強弱一覽無遺爲兵家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順彼時本關守臣阮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害見有祠堂在于前地及眞定等處地方蹂躪剽掠其慘尤甚究其所以皆由此入至今人言無不寒慄臣遵照敕内事理嚴督守備等官設法整理問查得弘治十二年該巡撫保定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銓勘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城後至北山添稍牆一道已經具題該兵部題奉欽依行令覆勘節該巡撫經略官及内外守備把總千百戶年老有識軍人各諸前地相勘相應添設等因回奏

又經該部覆題欽准修築今已四五餘年未曾整理臣恐事有不測難以防禦隨委本關守備官杜雄督併官軍舍餘照依先原計丈尺已于六月十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尤可通行晝夜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議得新堡舊城近河又添接城垣一道臨岸擇取水不能犯處所各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兩面對時每臺并樓上可容百餘人滾木壘石等項器具堆積于内中流處所又添連環木柵二層兩頭具用木樁砌入石墻中間止露鐵環木柵木樁牽連一處水泛之時卸于阜高去處水小之時仍舊布列于内萬一賊虜衝突我軍據此敵臺矢石並下兩相夾擊中有連環木柵水不得衝決馬不得以馳驟庶幾可保無虞反照本關迤西七十里浮圖峪口又爲此關咽喉之地其城西北亦被此河界破其險無可攔截胡馬先年巡撫官曾費數萬銀兩騎河樓砌石橋一座上起橋樓三間儘可保障但山水暴發奔潰洶湧推石拔木俱擁于此以故朝焉告成暮即蕩然後又有經略官亦用大松柏等木乃于中流橫立木橋十層每層立四十根每根要鐵釘數十餘條亦可保障不久仍被此水衝去至今突缺無法可治數年以來仰仗天威邊塵不起所以無虞萬一此輩覘知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督同守備官王京委官知縣吳堂再四相視今次若再照前立橋立樁徒費工力終不能久亦照紫金關規模仍于東河岸擇取高處添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道兩面俱用垛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劖石爲梯先是亦各堆積疊石滾木等物在上中流亦立連環木柵二層一遇有警分令我軍該東岸者自本城内入新城而登東樓該西岸者先登樓内抽梯于上各用矢石滾木等物以高臨下互相夾擊虜賊雖衆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爲經久有益以此各處隘口但係遞年水衝誠不可恃他處亦多類此仍以于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能到路必經由其下高險地方添築敵臺等項今臣自龍泉關覆閱至此前項工程十八九可完除通行完日另具丈尺數以備細造册奏報

王瓊曰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賊寇不得入而内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是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鷹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于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于億萬載之下自古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烏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正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警戒生于不足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捻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鑒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捻吭則立言之間輕

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鎭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荊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往行

三衛

訥言

魏煥曰朵顏三衛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元兀良哈之地古會州也東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一年元裔東西夷遼王會寧王朵顏元帥府元帥各差人來朝永樂詔以其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每衛建都督二朵顏衛左都督花當今襲者曰革蘭台右都督朵兒干今襲者曰拾林孛羅泰寧都督二今止一人曰把班福寧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一曰打都三衛惟朵顏日衆朵顏惟花當日衆把班打都拾林孛羅皆爲彼制馭今考革蘭台子孫爲都指揮者二曰脫力曰哈哈赤爲正千

戶者四曰革孛來曰幹惟曰把兒都曰百哈爲舍人者曰打哈等最多每歲朝貢二次共六百人惟幹兒古道兒撒只兒他魯渾脫桶阿土魯罕脫桶阿克庫把禿剌大同脫脫罕等諸夷俱在牆子嶺古北口白馬關以西至黃花鎭境外住牧專肆搶掠自不朝貢邊人爲革蘭台把班革孛來打哈脫可諸酋狡譎而打哈之子倘孛來尤猛悍同類畏之生齒日繁衣食不給乍臣乍叛爲我邊患恐與北虜連合勢難阻禦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又曰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自都督以下歲一入貢論其功而陞賞之方其入貢也守土之臣驗之而入無敢留難焉比其賞賚之加恆屢其所欲其私相貿易者率寬假之故諸夷恆求貢而其購在我今也不然其來也守邊者索之索之不足而恐嚇之其入京也譯者之害如邊臣比其賞賚之鍚又不足以償其所欲而凡陳乞陞級譯者悉爲張主其所欺取猶無厭而可惡所司若部悉因其言以低昂也賂彰戚損侮孰甚焉此其故諸夷率易中國而無心于貢無心于貢而後擾諭之說行

有撫諭之說則其購在彼矣夫使諸夷以入貢爲購中國之威安在哉夫驗貢以勅爲準也今之勅皆私相貨市非其人之子姓也矣違之則失在我從之則大羊之貪無厭而其漸愈熾故其先當求邊臣之有心計威重者悉召諸胡而諭之核其眞僞而折服之限以年而更易其勅凡入貢之數悉準如制其應陞之功邊臣狀上撫按撫按以其狀上之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其賞賚之給貿易之通如先朝之厚且信焉則庶幾服其心矣若因循撫諭而苟且將就是何異于養蠹待弊也哉

又曰兀良哈三衛見薊邊鎭下自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大寧由泥河迤潘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漠盜馬匹三人驅數百十匹善剽掠卽殺人寇抄髡其髮以自標性貪黠邊人以酒若貨啗之執而殺之茲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剉衄數十年不入其地遼邊各夷惟此是最無賴也

又曰國初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兀良哈三衛各置都督二羈縻撫馭以及所鎭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衛一歲一貢使之敬戴中國外馭北虜也

自爲雄各相爲戰所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爲之虛級自都督

又曰朝貢夷人賞賜都督段絹六表裏都督指揮至鎭撫五表裏舍人四表裏散達一表裏所貢馬牧于本鎭行時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眞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一千六百其宴賞之費驛迎之擾可知矣

又曰永樂置立三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勢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鎭守驗放別無多官後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臨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

稱結親迤北恐獃邊方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
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侍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
寢京師後門今兵多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單弱極
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田夫可募爲兵此一策也自古北口潮河
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
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鐘雖曾設有關城勢難孤守今須每川大建
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
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
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何營巧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夫遊擊之名謂
居中乘便兩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何營參將止
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
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州遊擊駐三屯營若燕
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并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
關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

體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
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
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
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
一日不講求也

王公瓊曰兵部題照得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夷人自我太宗文皇帝安
插在彼授官降印蓄爲藩籬百餘年來堅守臣節未聞悖逆自去歲以
來姦夷造爲小王子結親之說敢爲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
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貢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曾令大通
事諭以禍福令其効爾祖父恪守臣節毋起歹心若倘北虜和親要求
無厭必調大兵痛加征勦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候其來朝令禮兵
二部堂上官督同大通事于禮部衙門明白宣諭後該朵顏衛都督花
當奏本衛所鎮撫失林孛羅不必赴京就彼承襲祖職事守官又曲爲
奏請准寫勅命一道交與劄州鎮巡官親付拾林孛羅收領今年二月

禮部手本開稱譯出朵顏衛都督頭目花當奏稱迤北達子伊並不知
東西二處達子已省諭了並不作歹今巡撫都御史王倬奏稱射死參
將陳乾等係花當男把兒孫等帶達賊拆牆入境係是花當等外示效
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爲得計以犯邊爲長策參將陳乾之死輕率寡謀
雖其自取奉勅將官殞命于臣服小夷所損甚大況事當謹微漸不可
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
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勅劄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
識官員前去近邊地方拘喚花當等責問朝廷既節次施恩撫待汝夷
因何面是背非外順內逆陰從爾子把兒孫領人到馬蘭谷搶掠射死
參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拿解京或令自行處
治償命姑赦其罪如或通同枉縱不問將來犯邊朝廷必要興師問罪
將京營幷劄州保定天津衛精健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
進入犂庭掃穴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萬攻其右汝
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取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

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明裁處等因正德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部尚
書王瓊等具題六月初五日節該奉聖旨是其犯邊達賊是否花當部
落鎮巡官便選差的當通事去責問明白奏來處治欽此兵部題臣等
議得朵顏衛頭目花當恃其詐力敢肆侵陵外示效順中懷悖逆陰與
通事程理等交接私通窺闚劄州一鎮將軍懦弱邊務廢弛遂敢揑造
結親北虜之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以來
侵犯邊境殺擄人民數十餘次因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黠虜之奸伏藏
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思北虜小王子瓦剌等部落世爲中國邊患去
年深入墩堠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朵顏等衛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
國亦不必自劄州一帶邊關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劄州一帶東西二
路見有食糧官軍四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
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
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自喪失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
戍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死參將陳乾罪惡既已

顯著見今擁衆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等先議待後發兵征勦荷蒙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率人馬操倹提督侍郎陳玉并鎮守等官俱奏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等官安金等亦奏要本部速爲議處發兵巡關御史張鰲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爲急臣等竊聞自古禦制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今花當部落糾合大羊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羣言度量事勢當此之時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敢擅便今將念行事宜逐一開陳聖明裁處正德十年六月十四日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是桂勇陞署都督僉事着統副總兵寫敕與他紀功不必差官就着巡關御史隨軍紀驗糧草戶部便查出預備毋致缺乏軍前合用銀兩准支與三千兩其餘一應事宜都依擬行欽此一桂勇欽奉上命領軍前往薊州邊關征勦叛夷其薊州邊關官軍并各處調來軍馬須聽桂勇調度節制若不重其事權止充參將前去不惟無

以威示外夷抑恐難以駕馭諸將查得桂勇先于正德八年曾充副總兵官量陞五府堂上署職照例請敕并關給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前去統領京營并各處官軍征勦犯邊達賊凡用兵一應事宜悉聽桂勇運謀設策隨機應變專制而行遇有期會調發事件本邊總兵等官即須火速依從應撥如有怠玩不理或無故抗違執拗因而失悞軍機聽桂勇指實奉聞區處都指揮以下官敢有不用命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以軍法處治俱照舊例施行其本處鎮巡官并提督邊務官應有本邊防禦事宜與桂勇事無相礙照舊經自施行不許推托誤事今自出征專問朵顏衛夷人殺死參將陳乾并屢次犯邊之罪凡進兵機會須要詳審愼重計出萬全若能擒斬虜賊明正其罪或雖無擒斬之功能使虜衆畏服將把兒孫等獻出解京情願照舊入貢不爲邊患或畏服遠遁不可窮追並聽開具事由明白奏聞遠行班師不可老師生費以致食盡難繼或貪功遠出致於疏虞咎有所歸

□□□日看得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臧鳳等奏稱通事主簿許鳳等審得朵顏衛都督花當男打哈等說稱我父花當同兄把兒孫我們來報有都督失林孛羅說稱屢次差人告討六百人進貢不准要收人馬往西邊作賊有父花當同兄把兒孫等攔當他了不知他如何又說我們衆達子幾時來進貢好收拾馬匹來關聽候等語許鳳等當時省諭照常于閏十二月初旬來量給酒肉鹽米布疋等物撫賞回還等因具本題知臣等竊詳朵顏達子把兒孫惟欲要求添貢造爲交通北虜之說挾制中國今年萬壽聖節乃敢不與泰寧福餘二衛齊來進貢意欲聳動朝廷俯從所請及本部堅執大義奏准不許因見所謀不遂思欲來貢又恐朝廷怪責不容放入以此假以報事爲名歸罪于失林孛羅逆採虜意事雖遮飾終有悔罪效順之意係是夷狄似不足較許鳳等論令其照常閏十二月初旬來深得撫待夷狄之體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鎮巡官將主簿許鳳序班孟昇并魏宗淵等以禮獎勵督令用心等候如遇朵顏夷人前來進貢即便設法省諭以爲既是失林孛羅不順爾朵顏父子效順准爾照常年事例人數驗放入貢其以前失誤進貢機聲息重大本處官軍不能禦敵星馳具奏定奪不可因其來貢懈弛邊備致有疏虞咎必有歸也

□□□日看得右少卿舍誠等審取夷情除孛兒只并鮮崑告要襲伊父職事情由另行查議具奏外其朵顏衛頭目說稱本衛都督花當次男舍人把兒孫差來因進貢外進送被擄漢人男婦張舍等二名又說午兒年又進送被擄男婦二名通共進送男婦四名口都交與總兵官都堂收了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出力一節查得把兒孫爲因先次添貢後次不添屢來犯邊殺死參將陳乾等節次議奏把兒孫罪不殺中外共知去年把兒孫又來犯邊挾求入貢本部執奏不可准從以啓釁端蒙特旨准他今把兒孫因見挾求得計又令其頭目脫桶阿假以進送男婦四名口爲由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若再輕准將來狼豕無厭之求有何紀極況朵顏衛部落人民自有伊父都

督花當管束把兒孫所請實有無父之心尤爲可惡合無本部行令舍
誠等明白曉諭脫桶阿回去說與把兒孫爾前罪過既已寬宥今要討
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置爾父于何地如爾肯着實改過輔佐爾
父花當管束所部三五年再不犯邊爾父來奏朝廷方有恩典如你不
聽父教再來犯邊決不容恕其進送人口行與劉州鎮巡官查勘是實
照依彼中事例量加給賞以慰其心仍諭鎮巡官以後務要恪守成規
不許循情輕率額外奏求添貢示弱開啓邊釁如再故違咎必有歸
□□□曰查得朵顏等三衛自來進貢驗放夷人三百名係是舊例正
德九年准添六百人後復不准遂啓殺死參將陳乾之釁正德十一年
于朵顏等衛常例三百人外又准朵顏頭目花當男把兒孫三十人進
貢以後守臣不能禁止將以爲常今正德十三年九月驗放夷人都御
史張潤等乃能遵守舊規開明大義阻止把兒孫非禮之貢誠可嘉奬
其要本部于各夷回還之日戒飭及請勅彼處鎮巡宣諭一節見今來
貢夷人將回未奉有旨難便戒飭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會同鎮

守官員依奉召集省諭施行但撫順夷情固在曉諭明白尤在防禦有
道況大羊夷情惟知貪利畏威非口舌所能馴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
史張潤等務要運謀設策修舉邊備通達烽堠申嚴紀律一遇侵犯務
使痛遭剿殛不敢近邊斯爲得策不可倚信夷人玩忽邊備倘致失事
咎必有歸其省諭各夷之時雖以禮義爲主必須示以兵威庶彼知畏
仍將省諭過緣由及修舉邊情方略具奏察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
二日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
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爲指揮使指揮同知所領其部至永
樂初又棄大寧北與之仰惟祖宗之意蓋欲使受國恩永爲外藩共享
太平之盛也奈何近年以來佯爲效順陰蓄奸謀朝廷不計其過惟事
涵容彼乃頑然不知愈無已憚豈不有負祖宗之恩有虧藩屏之義哉
然飽而忘恩固禽獸之常態惟恩威並用實朝廷之大權若今日來朝
姑待之如常於前日罪逆則置而不問誠恐彼將以禮待爲等閒以掠

搶爲得計受恩不感無威可懲又況三衛夷使自入關來宣府奏報虜
營遁去遼東傳報聲息漸少安知非此虜因與結搆爲進退上冀朝廷
之賞賜下畏有司之拘留又因以窺伺中國之虛實也爲今之計須于
來朝夷使發露其奸使歸論部落革心向化合無令通事及伴送人員
督令三衛差來頭目把禿等前赴兵部聽尚書馬文升稱詔宣諭具述
我祖宗賜土設衛建官之恩及彼今日數爲邊患之罪與結搆迤北虜
酋之情臣下奏請興師問罪朝廷曲爲寬宥不忍加誅之意當感恩思
報毋蹈前非仍請勅令其齎回歸諭三衛掌衛事大頭目各悉此意務
要追念祖宗敬順朝廷鈐束部落益堅藩屏之義如能感恩悔過許令
叩關來謝朝廷遣大臣幷大通事一員前來會同彼處鎮巡官省諭犒
勞以嘉其納款之誠若執迷不悛仍前作歹朝廷調動大軍勦殺必不
輕貸區區小臣豈敢好爲此多言哉蓋以先王之制荒服有不供之職
則有威讓之令與文告之辭今日之事正欲恩威播于辭令中使彼虜
夷之受恩當感而有威可懲也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
之走匿松漢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
北境今日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服識別以所居觀之其種與
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之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是其遺種不可曉也
永樂初棄大寧北與之今其地密邇京師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彼
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朝廷羈縻之固已臣
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
泰初三衛爲虜所驅竄各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
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
具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
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遇有荒
歉許其來告遣使賑卹之其頭目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
賚如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爲捍蔽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
易漢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嬌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契

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損其險隘與人既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蓋拔之于泥塗之中也太宗又于此建都則贖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于此鎮歷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崗疊嶂環而繞之東極醫巫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來寧樂西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迤北永平一帶往者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山之衝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地內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跡也請下大

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后而使之永無外患必其遠謀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路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立關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初爲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卽龍門所南山一帶受我撫賞萬曆十八年安兔勾引叛去後以計擒史二官兒子女紅亥等順義擒獻史二官兒我列等其部落仍來歸安插永寧哮羅長安嶺各地方迄今照舊撫賞

馬文升曰嘗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匹還老營在某處報之今將一年宣大二邊

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重複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彼朵顏爲彼嚮導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也

鄔公閱曰大寧本奚部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酋可度內附乃置饒樂郡爲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領興中府及義瑞興高上都路至元五年併和州入柑州爲永和鄉七年興中府附爲

州仍隸北京改北京爲大寧二十五年改爲武平路後復爲大寧戶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口四十四萬八千一百九十三領司一縣七州九我國初割義建利諸州屬遼東設大寧都司于惠州之地領營州左屯營州右屯營州中屯營州前屯營州後屯興州左屯興州右屯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大寧前大寧中會州盧龍等二十餘衛封建寧王府而于近水之處迤北降虜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授以都指揮等官太宗朝每簡其精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遂以虜兀良哈地以與之于是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營州左右二衛于薊州中衛于平谷前衛于香河後衛于三河興州左衛于玉田右衛于遷安前衛于豐潤後衛于三河中衛于良鄉大寧前中二衛會州衛于京師盧龍衛于永平而寧府移付江西山後諸州半爲虜有矣故都督脫脫孛羅男猛可帖木兒等差屈公伸曰近該泰寧等三衛已故都督脫脫孛羅男猛可帖木兒等差頭目把禿等赴京進賀萬壽聖節效順之意固可喜矣初見今年春夏以來該遼東鎮巡等官不次傳報緊急賊情俱是三衛達賊計合虜衆要來報仇聲息又于易州地方搶掠人畜且出邊不遠輒便住劄又該錦衣衛帶俸指揮使等官楊銘等審得虜人中走回男子雷草番說稱三衛差百人到巡北虜營頭目脫羅千等處謀和今又譯審出把禿等和好緣由雖假爲此不得已之說終難掩其結搆之迹也是三衛達子與迤北不同不可不早計也

尹耕曰開平元之上都也灤水繞南龍岡翼北形勝之地也元人以之肇基成化北代往來由之東路以接大寧西路以接獨石巨鎮隱然屏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遼有首尾之援居常防戍則京師得封殖之固夫國家定鼎北平不患于帶几之無憑而患于肩背之失恃大寧既委三衛開平復移獨石遂使京師之地僅存藩籬所關豈細微哉究論則屯田便宜于轉輸一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于開平易置亦頗非難五原在豐勝之外沙磧之間昔人且猶開渠屯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灤水之潤開平獨不可田耶又失開平則後背雖空尚有宣府獨石之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遼隔絕矣故曰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可田

則易置大寧可也昔劉秉忠諸人皆于開平樹藝卜隱則開平無不可田之地開平爲元故都山水之秀壤城郭宮闕而留其民居以爲三衛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可就也土人稱祿馳邊塞悉心經營然祿知僅于封疆之小利昧于夷夏之大防知懲目前之紛援而忽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不易守矣而北門單弱之不恤餉道艱難不易致矣而屯田開墾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衛之不講此所以效成一時而禍伏異日恩加近塞而謀失遠猷智者窮源不能無慨也

往行　劉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三目錄 八編
兵部二
邊防前下
遼東鎮
前言
于謙 二則　李承勛 三則　許論
魏煥 八則　王瓊　佚名
賀欽　申時行　申用嗣 三則
趙三時
附西園遼東圖記
附己未西園聞遼警詩小序
住行 附錄
劃州鎮
前言
宣府鎮
前言
于謙　李秉　佚名
魏煥　王瓊　葉盛
楷寶　佚名　徐溥
申用嗣 二則
住行 附錄
大同鎮
前言
許論　魏煥 二則　佚名
史道　王瓊　翁萬達
魏煥 四則　許論　王瓊
申用嗣 四則
住行 附錄
宣府鎮
前言
于謙　李秉　佚名
魏煥　王瓊　葉盛
楷寶　佚名　徐溥
申用嗣 二則
住行 附錄
大同鎮
前言
許論　魏煥 二則　佚名
史道　王瓊　翁萬達
魏煥 四則　許論　王瓊
申用嗣 四則
住行 附錄
山西偏頭關
前言
申用嗣 二則　王士性
住行 附錄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兵部二

邊防前下

遼東鎮

前言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開原沿邊衝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迤東雖隔遼河亦有灘可通人馬廣寧義錦州寧遠前屯一帶曠野別無阻隘俱難設伏西北大寧舊遼陽河上哨兀良哈三衛達賊東北腦溫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種野人女直東南瀕猪江河迷等處建州三衛女直接連巢居往來在邊住劄近年以來前項夷人有挈家投順脫脫不花又被收捕聽其約束指引來邊爲患今又被也先收併出沒不常賊情難測緣遼東所

屬惟廣寧開原貳處最爲緊要原有鎮守太監總兵參將等官在彼團兵其餘各城人馬俱在本處隨操每年春夏量數分布邊堡防護屯種秋冬拘收人畜歸併回城在操官軍常川巡瞭上年天雨連綿衝塌墩臺墻垛累督修整完日照舊隄防今奉勅旨從長計議臣等公同衆議副總兵焦禮施聚各不妨守備寧遠義州地方但聞廣寧虜衆寇邊聲息星馳前來會議同右參將劉端內使覃璣領兵當先臣同太監宋文毅左副都御史寇深調度殺賊內焦禮劉端就分巡遼河迤西直抵前屯衛地方遼陽瀋陽海州地方有警左副都御史李純同掌都司事都督僉事王祥等領兵出戰王祥仍不妨掌管事就分巡遼河迤東至瀋陽地方開元鐵嶺有警左參將都督同知胡深同左監承范英內使韋明領兵出戰胡深仍分巡開原起至蒲河地界各量領人馬時加往來巡督修理城池邊堡墩臺墻垛點軍馬器械務在堅利完固及督各城戰守都督指揮梁宣宋政魯金孫璟周英鄧鐸等如法操練軍馬固守城池謹愼隄備若遇有警星馳傳報臣同宋文毅寇深相度遠近事

勢會調鄰境軍馬隨機應變及查得各處合用糧料止是本處屯軍種納子粒并銀糴米豆支應別無有司供給見在糧儲止穀本處人馬一二年支用以後陸續收積等因參照所奏係干備邊地方總兵官曹義等會同各官議處停當具奏俱合准擬仍行曹義逐一依擬施行臣等又議得遼東地方相離京師不遠又有野人女直各種夷人周迴雜處而夷虜之性變詐不常瞰我邊備虛實以爲從違向背往來聳定叛服不時或陰附強寇而搔擾我邊或窘于饑困而搶掠頭畜逼逐緊急則逃遁防閑少緩則復來即日各邊俱報有烟火聲息而遼東一帶墩臺上年因雨水連綿多有水浸坍塌即今雖稱修理完固誠恐總兵等官不曾差委的當人員著實點看止憑哨守官軍回報因而有名無實遇警不能接報以致失誤事機合令曹義寇深等務在前項議設備邊方略倘有緊急賊情毋托諸空言必要見諸行事以副朝廷付托之重以銷殘賊反側之患以爲邊方保障之計以爲經久利便之圖如或言之有餘行之不足以疎虜邊務責有所歸

又曰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達賊犯邊墩堡被其挖掘人畜被其殺擄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蓋由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在下者亦莫不解體沮氣以致寇賊縱橫恣意搶殺而曹義等視之漠然不動似此怠忽若不嚴加譴責即日秋高馬肥正係達賊肆志之日又況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便係腹裏慮恐賊寇益肆倡獗結連諸種部落大舉入寇臨期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邊方有誤大計伏乞賜勑切責宋文毅曹義寇深等數其節次玩寇失機之罪令其嚴謹固守地方謹愼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務毋相矛盾以誤大計仍俟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實有若干其巢穴有無定止從宜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勦殺以剿賊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縱賊寇竄橫而不慮視邊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賊奸計以致疎虜壞事者罪有所歸再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

相率收降者多朝廷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于遼東自在州幷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今彼處犯邊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內應其貽後患終非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二千人此正其驗不可不防合令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撫卹鈐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爲經久之便及後來降者俱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爲宜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令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議不當因而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

處置乖方重爲遼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李公承勛曰明春開原將有事于修邊今冬先須親詣彼處相度事勢規畫糧料過瀋陽涉蒲河經懿路循沈河邊牆處處倒塌墩臺僅存頹垣是邊防之狼狽不獨開原一處爲然也又行至鐵嶺訪舊疆界今已盡棄約七八十里之廣西則三衛達賊直至定遼河東則海西達賊直至背陰山中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旅尚被搶殺田地曷敢耕種若背陰之路不通開原之咽喉遂絕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是開原之危急不獨三萬遼海二衛爲然也及抵二衛地方殘破之狀官軍愁苦之容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以來見得二衛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有應者迅蒙聖旨大發內帑之金又有欽賞之頒然後逃亡來者頗多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不滿數百今一千餘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詢其生事皆以手加額曰目前感戴聖恩粗可度日但恐日後衛所科差逼迫出辦不前難以存活蓋殘破之餘招來固難撫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撫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而之于四方矣譬之久病尪羸有可生之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史識劉琨長于招懷短于撫御臣以爲不然琨人臣耳撫御之策非遇明主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興之聖而後能成勞來還定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聖明在上謹具

人每入爲寇必借人借馬相期數月而後能舉兼其酋長凶惡者固多而向善者亦有又有一種土人俗號爲土高麗者住近開原人素驍勇舊日亦曾效用若開誠心以招之懸厚賞以誘之上則可使以夷攻夷中則可使黨與離貳蠢爾小夷若猶稔惡不悛仍來犯我邊陲擾我工作者則其數亦不能甚多當督率三軍邊謀戮力或據險以遏其入或設伏以邀其歸乘虛以擣之用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敵人不畏末之聞也

許論曰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埸無迹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迯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

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原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茶馬市之姦欺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魏煥曰遼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原城一千七百里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原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自湯站抵開原隣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

原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原隣兀良哈三衛而朵顏爲最

又曰北鄰朔漢而遼海三萬瀋陽鉄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遼之保障困于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糧亦可省十之三四也

又曰遼之諸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徹壞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酪酪之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強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然得尺綺丈帛則寶愛之其富者華服綿繡金珠雜飾以靡麗相高貧者垂涎聘睨專事偷盜以赴市故馬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

散處其中而無所統屬之是能保其恒妄然哉是故設憲臣以撫治立州縣以分治隨其居止俾之保伍聯什獷以三數年治其役與有司等則其人安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教化加焉即不得已而藉兵供役數十萬衆可集矣

又曰遼之邊隘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興中淪沒退而濱海一綫之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椵木衝以廣屯種茲其小者也夫開原東隣建州海西北隣山寨江夷西隣福餘大寧自清陽迤西抵鐵嶺營堡六十有三而墩空數百自鎮北迤西抵湯站營堡一十有八而墩空亦數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遺大迤東迂北柴河沈河有警則鐵嶺不南懿路不北開原四戰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河三岔新橋之淖濘不計焉若不復南行而直西向錦鎮北抵山海行可五六日并其城堡墩空提重兵以防禦設遊兵以巡警東西合作首尾相應營堡城空先計而後隨置之蔑不濟矣攻之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今其城垣廛舍蔬圃碓磨尚存焉者顧乃委之草莽

不亦重可惜也哉夫拓邊則有三利焉省兵糧也據要害也廣土地也消息便利存乎其人焉耳

又曰粵觀上世遼之通中國者未嘗不由海道舜分十有二州則青之東北境也漢武遣樓船將軍亦浮海而東下迨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入高麗我國家之平定哈納東皆由是道管之還圖欲之奔亦由海而南是故無棄置不相屬者山東民運糜自弘治間而海船不通矣且山東之不利于海運也徵解之艱風濤之險也輕齎折色則有司之事易集故忘經國之大計而苟且支吾于是遼爲東北絕域入中國者一泥丸可塞矣寧前有警扼山海之吭據沙河之阻則永平無左臂遼西無右臂批其左右臂以鬬兵法所謂死地也且倭寇自劉江望海蝸之捷迄今幾百年矣墩哨營堡空虛草莽萬一樓櫓奄至其何以爲備哉誠使修復運船申嚴程法則人樂易人樂易則知險夷知險夷則預趨避預趨避則衆習熟衆習熟則上可以供億軍需下可以貿遷有無近可以設警備倭遠可以備營緩急即東南饑饉轉遼東之粟以濟之又盡則琉球河可達盤山矣由寧前歷右屯鞍子河入遼河則河東之粟可達山海矣由黃泥凹自境外入遼河以達開原老來灣則國初運道也茲又拓邊以後事也而說者視爲迂談蓋亦弗思爾矣

又曰遼有苑馬寺統監圉以畜牧有行太僕寺司簡閱以畜馬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曠廢益滋兩寺之卿并除陞轉動以年計以政多委之他司縱使當其任者日日而治之事事而度之所謂孳牧之房寡印烙之肥瘠率多陳迹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焉耳矣間有豪傑之士剔洗而振作之頹綱斷領隨手剝落而又侵官生事之謗與此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少變其法以原官量兼憲職苑馬駐蓋州兼理東南流聚之民太僕駐開原兼領東夷一應機務凡朝貢互市攻守芻粟之政皆責成之而與其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又曰先王聯萬民以比其情于是有井田之政教其死徙出入守望疾病焉于是乎安土重遷而公私戮力管子之以內政制兵也使之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及夫然後可以威敵可以和民可以使之不崩不流不澳不戕夫然後可以教今之爲將領爲都指揮子孫聽襲他衛故遼北無世族而遼陽多大家夫是之故多亂政亂民則下欺亂政則上欺居射而衛所多逃匿夫是之故多亂民亂政亂民則下欺亂政則上欺居常且有侮而況禦外虜哉若檢勘改襲逃移之家勒歸原衛若伍則可以聯其情而後積其羣不澳而情同聖人樂以使民之道也然官復其家若干而以其若干役重藏匿投托之罪則政無煩辟而輕重適均均其役而愛同先王奉三無私以治天下也豈乎是豈獨遼爲然哉

王瓊曰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鎮周迴數千里蓋兼古幽營之地而有之設都司一衛二十有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類設衛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來朝以羈縻每衛不過五人至于朝鮮尊奉正朔歲入朝貢視前代獨爲恭謹內安外順固無足慮然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制成化以來議當勦

者恆以姑息從賊爲害論當撫者又以貪功起釁爲非然其機繫于本兵必欲視順逆之勢得剿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矣嗚呼金起女

直據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哉

□□□曰義州古曰義州在醫無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即爲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腥羶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馬公□葉公旺繇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環百餘里東翊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虜隆耳永柴厝訖以朵顏三衛達子效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于北直棘而以其地與之義州兩面受敵之區緣邊凡百六十里最要害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九皐乃劄立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小寇入則粘跡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助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有犄角之勢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塹臺空一有

壞缺營之軍丁即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
報邊禦虜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暫撤官軍以避其鋒
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參戎金臺王銘修建天清一堡塡實官軍
五百餘尙在丘墟榛莽間有識者嘆嗟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
虜患大作始而窺卒攻臺空以疲敝我兵馬繼而掠耕牧竊屯堡以戕
害我人民已而擁衆深入掩覆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晝行官道夜宿
園廬者猶不免焉嗟呼虜寇之勢熾官軍之氣沮膏腴之田棄農桑之
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幸也弘治庚申參戎襄平韓良弼慨然以
起敝爲己任巡撫督理軍務山東張公用和巡按閱實兵備侍郎江右
余公宗周俱汲汲以修建營堡爲保邊首務曰大淸堡西南堡同大寧
大康大安定甫踰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塡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
俱軍舍餘從焉于是授以附堡田土使之耕且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
以守之自是聲勢聯絡內外倚伏邊境無虞六堡舊名淸河義寧鎭虜
靑楡林大安綏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

賀欽曰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奪三岔河之北老虎林謂其地沃饒
耳自廣寧至開原甚遠雖督明重臣亦往往惑之嘆曰今日視祖宗時
強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廩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
之事以殺吾邊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
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訛舉贏尤
古人之所深忌者也

申文定公曰遼左邊長兵寡虜日夜伺閒而入得保全城堡幸矣而言
者過于責備謂必使虜不入入而毫無所失乃可論擒斬功何言之易
也書生不知邊事輕搖筆端徒增一哂耳

申用懋曰查舊遼陽在邊外西行二百里至廣寧東行三百里至開原
其地介廣寧開原間相去五百餘里而今夾河爲塞紆行八百餘里地
故饒虜酋牧其中東北則犯開原東南則犯廣寧中則犯遼陽海州誠
遼左腹心之害云

又曰遼故沿海屬山東自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程五百餘
里而海中島嶼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先年山東歲運
以給遼鹽歲有無彼此兩利之利因亡命竄入海島爲患設禁始嚴遼自
是坐困矣萬曆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餉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
順復設遊擊以防海彼此相通聲援易及雖則爲運實所以爲防也

又曰遼東東起鴨綠江朝鮮界西抵山海關南起旅順北抵開原外邊
九百餘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雖山海可內通中有三岔河爲遼陽舊
城自洪武壬子淪于夷全遼始兩岐矣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時爲
邊患而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萬曆癸巳以來朝鮮被倭出師往
援遼左驛騷迄今未已蓋虜與倭兼備云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
牧東北有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有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俱互市通
貢查得遼陽前屯開原義州寧遠錦州鐵嶺鎭武廣寧中後所中右所
瀋陽鎭靜淸河懿路長勇中前店山長安沈河西平中左所慶雲武靜
廣寧右屯鎭西淸陽俱極衝者

趙憲副三聘爲戶部監餉遼左日廣寧北有牽馬嶺道迫陘騎過必下
或議開之以度諸乘障者公曰此一線之路我能往虜亦能來開之不
虞延虜入室乎其後虜果從其地內犯衆乃服公先見

附西園遼東圖說

歲己丑余移家金臺小俟西寧宋君世恩平江陳君佳胤李將軍如松
皆以筆研定交間習騎射最驩余旣下第遂爲平津所館穀間從三君
較獵于遼陽廣寧之間北踰肅愼東瞰鴨綠指點山川閱歷險要凡三
越月半皆寢食馬上因倣鄧仲華之聚米爲遼東圖而詳著其說以告
防遼之枕上過師者戊戌冬余方通籍西省時肅愼氏且蠢蠢動矣欲
以此圖疏聞倏上機宜妄有請纓之志輒爲當事所沮然老驥伏櫪緘
此圖于麈笥中有請而閱者亦間出以示之嗟今之日中余之言亡羊
補牢計亦未晚愚而千慮亦有一得彼肉食者愼無以杞憂嫠恤而唾
地也遂次第圖中諸說以著于篇

建酋最狡知盧居兵至二萬得訓練之法又築立城堡防守甚嚴假互
市以私通遼人而復陰結宰賽諸夷人以寇邊乘間竊發欲收卞莊之

利誠叵測可慮者也按奴酋不和于弟又不能恤其部落每市賞回必取諸部所得之物遍觀之悉取其善美者以盈己欲而後分給于下即毛隣野人之黨無不受其荼毒者亦以威脇服之耳如欲問酋之罪當乘此間隙之時一軍出撫順一軍出甯奠直擣其穴而又檄朝鮮以圖其東檄養逞諸夷以圖其西同時並舉相爲犄角使奴酋首尾牽制左右受攻將請死不暇敢逆我顏行哉有謂得此不無增兵增餉之費愚意此地既復則舊甯奠等處皆爲腹裏即移甯奠諸堡以鎮之又何有增兵增餉之煩況諸山有無窮之產正遼人窺之以爲利者誠得之人將放死守之矣距建州西去五十里有鴨鵲關從橫江直抵甕陽僅十八里若于此築邊牆一堵則諸山千里悉屬我有而奴酋自不得垂涎于此矣又距建州西十餘里爲建夷部落虎失住牧之地其家口五六十皆以射爲生往來臨邊不絕又西十餘里建酋所設中軍張海頭目千古里木牛籌住牧于此相距數里亦建夷部落猛住赤那諸寨住牧家口凡四五十離邊二十里每令猛崗頭入市又南十餘

里亦建夷部落即麻子王加奴張滿奇張乃奇等住牧之地入市甚近甕陽城去邊僅二里舊兵一千新兵五百稱極衝之地但山險難犯又東去十里爲甯遠城去邊亦三里舊兵三千新兵五百近爲極衝鎮江城即九連城也去鴨綠十里而去邊稍遠兵馬二千可以自固西六十里至湯站堡自此而南稱腹裏

南關者奴兒哈赤之西界爲猛孤哧囉地亦海西部也近爲建夷所噬擄其妻及長子以去惟次子奔投廣寧所宜急論追還以固外藩

北關者在南關稍西爲養家奴逞家奴白虎遲等住牧之地出沒之所此酋舊與建夷爲婚媾近以互爭猛孤哧囉之地遂爾成隙故奴酋雖新與宰賽聯姻而不得頻頻往來合力者以三家爲之中阻也養逞孫爲白羊骨金台失奴酋責其負婚責其匿壻卜台吉搆釁尋兵金白求援于我卜即江夷被奴攻而遁者

舊遼陽城在廣寧極北未失此城之先從廣寧逕至開原堡僅二百餘里自此城失而諸虜住牧其中以致道路阻塞不得不遷其途至七百

從宋家堡至鎮北堡凡二百里近日熊按臺廷弼所築邊牆誠爲遼東之利然必相繼修葺乃無傾圮之患則遼其永賴矣

開原三面隣虜爲孤懸之地今西北得倚邊牆爲利而東之廣順爲通市之地防守稍弛虜卽中之矣兵三千軍民萬餘家稱極衝者

從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凡九百餘里

慶雲在開原之西一帶皆稱最衝今改設遊擊以鎮之舊兵五百新兵三百故又造小城以居之爲宰賚等入市之屯

山海關東去五十里爲前屯衛兵三千軍民六千家去平川三十里爲虜出入之地號極衝者

前屯衛東北三十里有沙河驛城堅可守地美可屯中前所離邊十五里西距山海關三十五里稱極衝之地兵五百軍民千餘家但其城堅可守而地多肥美實可屯之處

中前所東北十八里爲高嶺鋪無兵止軍民三百餘家地美可屯

中右所去歹青僅二十里去海三里兵一千軍民二千家地廣甘美爲

可屯之處而城堅可守

中右所北去三十里至東關驛無兵止軍民三百餘家去邊三十里稱最衝者地廣人少可募以屯

寧遠城去邊十五里北皆大山爲韃子出入之所去海三里爲極衝之地兵一千二百餘軍民二千餘家地少荒蕪城可自固

按遼之傳烽有未盡善如虜驚東則宜傳之東可也乃今一處有警處處傳烽而全遼士馬爲之雲集倘虜有聲東擊西之狡得無狼顧之患乎必倣薊鎮之傳烽乃得

按全遼兵馬原額馬步官軍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今實在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原額七萬七千一匹今實在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

按夷虜之性最不可測其虜之來歸我也止宜以恩結之使戀戀不忍舍而後可倘爲之將領者恩不足以固之則旋降旋去安知不我干之虛實而爲彼之向導反將逞志我輸也

按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虜至而後備亦已晚矣彼虜凡大舉我之探聽者能知之幸月之前或一二月之前我測其必犯之路而伏以倭弩火炮毒煙之類使彼一踏發其機虜自遭創又于所必掠墩堡設以空營之法待其來時衝動旗自舉鼓自鳴火器自發虜必驚潰然後以伏兵掩殺之則我有全勝之謀而彼無逃遁之所矣且虜性于失利之處必不再犯我處處誘之在在創之則虜之逆萌將自銷矣不然見兎顧犬亡羊顧牢鮮克有濟者然此法豈獨可以救全遼推而行之則各邊可晏如也

按遼軍之苦無如守臺者以其糧與衆同而瞭望獨苦且一臺之中僅三四人其間或有逃亡者或爲虜擄去者不爲勾補致一臺僅存一二人其臺之高者在山之巔而薪水之苦必竟日乃得一往還則其人已倦于薪水豈有精神爲之哨守乎其疎虞大可慮者愚意當行番休之法以恤其苦當議增糧之說以償其勞當嚴清補之條以防其疎三者備而後無獨苦之病亦無弛怠之憂者矣

按屯政爲籌邊之首務而其壞也以鹽政之廢也愚見全遼之間肥美可種者甚多而棄之荒蕪若是致廑當事之憂虜愚意當首復鹽法次豁罪民次廣召募如能開百畝則授以百夫長千畝則授以千夫長之類不數年間蕪穢皆成沃壤矣以土之兵食土之毛又安有不足之患哉

按海運亦實邊之長策往間行之而遼受其利其後或以風波之險遂議革焉愚意誠得舟師之善操舟者日能履險若夷如近日貨船亦每從登萊至旅順曾無傾覆之患而遼之物價稍平倘復海運則易于陸輓數部而遼寧無少利耶

按遼之買馬多取足于宣大以致風氣異宜水草不服逾年而斃愚見遼多善馬卽取之土產亦自足以衝虜何必拘拘西馬之名而徒費于帑金爲也

附己未西虜闖遼警詩小序

李公夢陽秋興詩有和戎劇戎急備遼東之語不幸而中矣余居常謂

戰守和三策合之則並美離之則兩傷故善戰者始可與守善守者始可與和旨哉直指王公之疏遼事也宋之病不在和而在不守余莊誦及之近有勳貴疏言守不宜戰者此與耳食何異夫鑿池築城如湯如金峙餱窖粟如坻如京而將不勇兵不精馬不良墨守固堅輪攻更巧若市鬬然人擎拳矣我束手乎故撫順開原鐵嶺相次告潰余終不敢薇罪于諸公之不能守也當事者以爲何如

奴酋蠢動緜守邊者不得其人耳李廣守雲中射鵰兒不敢近塞何至奴酋蠢動緜守邊者不得其人耳李廣守雲中射鵰兒不敢近塞何至一矢相加遺哉今之上策往駐一軍于鴨綠江頭以躡奴酋之後或深其阻如韓淮陰之拔趙幟奴雖善戰有不狼顧者吾不信也第鴨綠新軍尚須借箸金城方略殆非可言詮也

宰嚞故嘗羈縻于我啖我貢市之利數世矣而堺于奴亦從其類耳間者爲王前驅固不必拒今復歸奴軍府亦不必追蓋狼心終異鴟目可憎翁堺之情兒女之態攢刀雖誓同穴難忘胡恩日深漢恩日淺飽而颺去安知不爲翕侯信乎歲己丑余家長安李將軍如松數以稱詩從

余遊時有胡雛甫數歲爲將軍養子攜之長安邸中嘗孩之而語余曰此肅愼氏也余笑而問楛矢今三十年遠矣不知此胡尚無恙否第養虎貽患將軍之目其能瞑乎

奴酋包藏禍心非一朝夕第漢過不先耳車輛之削所利幾何矚然不庭霜已履矣懷晏安而飲酰毒雖欲分謗其可得乎今樵蘇後爨庚癸頻呼而前非樂穀後皆騎刦遼不可支矣倒戈償師尚藉口于必圖歸漢如李陵之紿司馬遷也誰其信之嗟嗟篦蓏雜于糞蒸屈原與嗟夫女固爲悅己者容耳我實有雀我則鼓之酋不爲叢雀將焉往楚材晉用當事其蚤計焉

奴酋數爲遼患以江夷爲犄角而江夷又以阿哈諸夷爲爪牙嘉靖戊申江夷常通兀良哈寇遼而伯牙兒者乘間竊發遼遂大困歲辛丑余友萬公世德總督薊遼與順天巡撫李公頤賣甌定之于是伯酋悔罪叩關以長安之例爲請遼復貢市孫武子曰霸王之兵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又曰其次伐交兀良哈業已耽耽阿哈亦且蠢蠢五間其可

少乎若棄瀋陽而守遼陽余竊三嘆夫瀋陽距遼陽三十里而近左爲清河城右爲蒲河城而懿路城沈河城分距其後皆必爭之地也瀋陽不守四城復爲我有乎奴破開原且能越中固城而取鐵嶺四城不守如入無人之境遼雖金城湯池與奴共矣遼之幅員幾何今日失一城不敢問明日棄一壁不暇顧余不能保遼之終爲我有也岌乎殆哉孫武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使夫樵當問山漁當問海南北之不相便而不相爲能卽一童子辨之以南兵禦北虜以召募代土著是以羊禦虎以卵投石旣無一利且有百害卽孫吳爲將亦難倖免者今齊趙燕秦之間如馬如董兩家皆將種也人不失地地不失敵可以百戰而無一失嗟嗟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懸金市骨藏袴待兵當有窺左足而先應者奈何驅東南摶沙之市人以當西北浴鐵之狡虜乎

今之談邊事者皆救敗矣然表裏虛實之弗知君臣佐使之雜進是益之敗也見垣一方者能不望而走乎嗟嗟一枰之內下雹流星奪角衝

關南風不競安得起于公于九原與之語刦

余論海運詳矣具疑耀中今薊遼餉運尚存遮洋一總載在令甲祖宗之慮遠矣是役也帨巾數聞量沙難再海運之議當事者業已稍稍舉行而下瀨戈船尚未繼進豈對壘不暇于探穴束馬亦捷于揚帆耶余按自膠萊導成山泝石河驛抵遼陽旬日之程耳又自石河轉金州入朝鮮市場沿橫江而北直達于古里木牛等住牧之地風汛不愆計程半月足食足兵無便于此魚腹是虞烏餐罔顧肉食者鄙矣天不厭禍奴而厭兵伯牙兒之故智有豸焉異日者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其當事稅駕之所乎嗟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宋子罕之慮亦遠矣

外夷奉我正朔者唯流球爲最謹蓋不侵不叛之臣也不幸而折入于倭已數年矣當事置而不問豈遽貊之疆方復師徒不宜煩興抑疆埸彼此亦何常耶間者朝鮮從師未聞吉語或瘡瘵未起故鬬志不堅耳嗟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奴酋戎心得無啓乎班仲升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魚矣方當閫鞏鼓而拊髀乃以兵家常態輒棄

一將豈以出萬死一生徼幸尺寸者必欲如隆準公入咸陽時耶魏武帝常下令求賢曰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也又曰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故得百廉將而不勇不如得一勇將而不廉旨哉斯言敢告軍正

余讀六韜三略司馬法及孫臏吳起尉繚諸葛孔明諸書其言具備矣獨不一及屯田惟尉繚曰量土地肥饒而立邑以城稱人以人稱粟數語何以田田何以屯未概聞也豈當其時師行糧從無煩儲峙抑皆如孫武所云務食于敵不必飛輓耶李將軍如松數爲余言鹽法既壞遼之餉運艱矣大司農搏手仰屋徒自苦耳今鬻雲寬奠之間灌莽彌望時歌每每皆肘腋也趙營平處此必不至棄沃野以資啓疆余壯其言嗟嗟亦孔棘矣勝國虞公集遼東屯田之議及我朝葉公盛胡公世寧管公懷理周公用張公居正石畫深謀纖纖具在不可覆按乎第是役也慮始固難樂成不易前賢削牘借箸請以異日

余居長安浴佛之日數從諸同曹爲高梁橋之遊也寶馬香車在河之

涘如叢臺衣服曲水衣蘭佳麗遊觀太平有象矣而兒童走卒往往胡貌胡服闖溢原野即童心貴介間亦效之豈是日也佛爲胡神故仍胡俗抑趙武靈王亦足效耶今閩粵之間亦復以鬱壘之役往往圖畫番胡余竊裂眥咄彼氊裘奈何履端俾其瞰室此嫠婦之恤周亦有之嘆蔡也

蓋復二州全遼之胸腹也沃壤繡錯距奴酋住牧雖有山溪之限第從三岔河渡江僅百里耳虜騎飄忽如風雨秋高馬肥冰堅可渡以一臂而搏遼陽拊我之背以一臂而搏蓋復剸我之胸何以應之況蓋復之濱日本相望鷄犬相聞間者關酋之役彼未屬饗何嘗一日忘我即未必爲奴助臂而乘虛竊發倏爾揚帆能不震隣乎堠人之言家古營前大青山下一徑十日便可飲馬臨淄則江淮且騷動矣孫武子曰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既分身而東顧全遼復分身而南顧餉道竭爲當事者不下咽也

奴酋爲逋逃主十年於茲腹心牙爪實繁有徒非我析公則我雍子即

四方逃死皆非卿材然下喬木入幽谷此其故難言之矣間者劉杜之敗豈皆懷勇嗇禍足性求名之罪乎余讀唐書回紇之有國也其人朴愿物力堅忍故驍健善戰難與爭鋒及登里可汗一通中國而盛飾宮室豢養子女國遂衰耗則我之逋逃實基之也今奴酋已藪逋逃矣且塵居且火食華衣華語聲妓玩好更俗于華至烹天池新茗于春正之月以誇示我泛使安知其不爲回紇之登里乎第我可以往彼亦可以來十年之間卒不得奴一人爲渾邪如把漢那吉以釣我趙全九人者此其故又難言之矣

有當事者堰渾同江入三岔河經虎皮城以限胡騎差得息肩此目前之計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能瀦而蓄之可使安流乎水不能堅沙不能囊乎惟鴨綠一軍萬全最勝置而不講非當局而迷亦望塵而退耳余居西省日曾疏言奴酋十三事當事者以示樞臣蕭公大亨輒驚而走曰白面書生無故發大難之端令人閉目不敢讀掩耳不敢聽遂令當事者沮不得上今何如也一嘆一嘆

遼陽舊城之未失也廣寧至開原瞭守相望止二百餘里而已自顧把兎嫈把兎伯牙兒入而住牧其中遂不得不迂其途至七百餘里增陣益障戍守艱繁全遼且坐困矣嘉靖間岳公倫欲徙朵顏諸夷于開平廢壘而以大寧地內屬非識時俊傑不足以語此按戎索而問舊疆毋曰此亦白面書生之談也

漢高帝置酒雒陽南宮與通侯諸將論吾所以有天下者子房蕭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余謂高帝非能用三傑乃三傑能用高帝耳高帝不爲三傑用足安得蹯耳安得附一二日不見安得輒怒如失左右手耶歲庚戌虜薄都城時世宗肅皇帝方垂拱淵默嚴公嵩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徐公階從臾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曰虜鴟張中外心寒揣揣倚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亢旱之得雷霆寧驟也次日視朝甫嚴鐘而虜已告遁矣嚴徐二公能用肅皇帝如此夫兵詭道也潛于九天潛于九地可露章乎吳子曰善將者如坐漏船如伏燒屋又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存亡呼吸非可旦夕待者

一日露章能數日候命乎語曰三日不見其間容刀家庭猶然況簾陛乎況戎馬生郊而不虞之薦至乎若朕不聞聲事鮮庭決見必因鬼席非膝前雖三傑復起安所得高帝而用之嗟嗟天威不違顏咫尺漢室元勳自當歸之三傑

竊有疑焉徵調騷然幾半海內一投醪則蟻附一執殳則獸駭豈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乎是尚可爲國乎更可疑者磻溪起而牧野陳隆中出而鼎足立朝方登壇夕即摩壘未聞杞梓羽毛犀兕丹漆四出拮据需以歲時而後即戎者今釋筆槖以請長纓計當不介而馳剪此後食居然舌戰豈欲十年教訓如衛文公耶北關之內有養家奴逞家奴白虎遲輩三家者中斷其道卜台吉輩復中搆之于是故宰賚唯新婚于奴酋而三白羊骨金白失二酋往往見困于奴亦往往求援于我自北關一失其望亦絕矣然出幽遷喬必不中變而同宰賚且已深奴隙自保漢恩嗟彼二酋當不負漢者或與之邢以爲子靈或與之苗以爲貢皇或置之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十五里豈不省且便哉又

戎車之殿以謀申息此非陳曲逆所爲禱祀而求者乎金白二酋養逞支屬卜台吉江夷也

往行

薊州鎮

前言

魏煥曰薊州一邊拱衛京師密邇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太祖高皇帝馳逐胡元乃卽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絡與遼東宣府東西并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于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一道爲內邊神謀遠矣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撤江環遶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

又曰薊州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塞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

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藩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人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侍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戍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籽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矣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圖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

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制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住薊州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着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申用懋曰昌平古營平地北枕居庸東肩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衝雖宣薊爲之屏蔽紫荊藉以聲援然外而扼控要害內而擁護皇陵稱重鎮云東接薊鎮大水谷下幷連口地方西接保鎮沿河口運河地方查得居庸關黃花鎮邊城八達嶺菓田峪灰嶺口俱係衝地

又曰大寧等處番語兀濼河套稍南有敖母林稍北有老母林離薊邊五六百里此地有東虜土蠻住牧在邊前屯衛西北相傳王子之后有打來孫子王文黑石炭等酋首嘉靖三十四年犯寬佃三十六年入通嶺三十八年入潘家口三十九年糾西虜入潮河川者是也又遼東境外有虜二枝一名魁猛可一名虎喇哈赤專爲難于遼西今爲土蠻牢安吞滾兔等酋

又曰薊鎮爲神京左輔國初宣遼聯絡鼎峙三關薊屬內地自大寧內徙三衛盤桓遂與虜隣矣遼分十二路轄以三協東則逼近遼左陸海兼防中則開設關口撫賞甚繁西則內蔽營平外扼曹潮古庚戌而後特設督臣駐節密雲與撫鎮互相控制年來修守漸完南北幷練足

稱鞏固云

東起山海關西至大水谷抵昌鎮慕田峪界邊長一千餘里鎮外係朵顏三衛屬夷東北係擦漢腦兒西北係青把都兒大壁只趕□等部落住牧查得山海關石門燕建昌太平喜峰松棚馬蘭牆子曹家古北石塘黃土大毛義院界嶺青山桃林冷口擦崖榆嶺董家口李家口潘家口洪山羅文峪大安口寬佃峪黃崖口待軍石鎮虜關吉家莊黑谷關司馬臺潮河川白馬關大水峪俱極衝

往行

宣府鎮

前言

景泰元年于公謙曰宣府大同地方即日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擾我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竊料此賊必欲搔擾大同宣府使我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

今朝廷所委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軌數臣其次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京師軍馬雖已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效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效死之力緩急之間恐悞大計乞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軌張義雷通等各陳己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不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近畿州縣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己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皇上聖斷擇其可行者請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礙亦照各官陳奏必其上爲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面爲承順退有後言佚敵既至互爲異同以悞國家大計況耕當問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于石亨楊洪諸人而欲臣等書生之淺見加以議論則是徒爲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爲危

急思患豫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雖萬死不足以贖李公秉曰臣聞制勝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據險以固守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竊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口當各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興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雄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操練此因青邊口張家口西陽河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況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爲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人深知嚮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奸細由此進入其原立

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稟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具題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曰分守獨石營等處少監吉英題稱會同分守左參將楊紳議得所守獨石馬營等處俱係極邊衝要重地達賊犯邊速如風雨彼時鎮守內外參將等官楊洪等遇有聲息便得徑自具奏不敢悞事自成化十三年一例禁約不許徑奏臣等勘得獨石至長安嶺過居庸關到京路道如弓弦之直不過半日程期凡報聲息最爲便當其獨石至宣府往回將六百里若有聲息緊急待鎮守等官會議然後奏報到京其遲悞軍情理勢必至若不預陳下情貽害非細乞勅兵部計議如獨石遇有緊急邊情除開報宣府鎮守等官知會外仍令臣等本處徑自星馳奏報庶使邊務先得上聞路道不致往復奏抄到部參照宣府地方當朝廷北關各路分守參將等官皆聽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總制凡有聲息報到軍馬應手即可立刻隨具奏聞于分當然若論調發援兵亦非一蹴能到本部比年計慮議奏節省驛傳一以爲總制官員朝

廷取信得以專制任事一以不使聽受節制官員開旁門捷徑沮壞邊務今吉英與楊紳議奏前情合無行令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廖亨等轉行吉英楊紳今後遇有本處達賊入境聽其一面共差一人齎奏施行一面馳報廖亨等發兵應援其餘傳報炮火等項常事照舊馳報廖亨等即刻處置不許失悞軍情

魏煥曰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賽蜂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溫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求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守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南阻長安

嶺虜難經正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處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方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之兵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擧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則漸不可長況伊爾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圍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以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謂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僅存瓦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徼壞

亦至此極矣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宂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曰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足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踴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王瓊曰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住牧則京師亦當爲之備正統己巳虜騎直犯京師由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移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離邊不遠常由大白羊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鎮張勛禦之敗死又由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雁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咸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溫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令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鎮軍務牽制太甚二年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住牧河套爲患陝西十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即奏請于團營選將練兵陰仿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由大白羊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暉等即統兵出關遼東兵外其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銳可用馬亦膘壯既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住大同境外劉暉等亦襲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近邊哨無烟火方議班師虜乃由大同西間道入偏頭關寇鎮西是時延綏勁兵驍將先

已調山西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剉衄遁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況自初出至班師首尾統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鎮西一敗五六年來不敢復出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年虜營仍住威寧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視正德十一年尤爲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適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回遲杭雄等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

葉盛曰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墩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參將參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牆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三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州大小白羊葛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禦所在李家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鵝鴿堡又有守長安嶺懷來衛中所

通爲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州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禦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州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保安右四衛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口二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芻亦屬宣府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發軍守戍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僅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五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七百三座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忠信敎杜子美上韋左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戰官軍舍餘土兵等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遞馬騍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匹頭邊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

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釐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分奉勅管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二頭犢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一十九匹詳見玉音碑碑文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糞秸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站公務九十五頭地九十一畝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私百需站道以爲慰勞行役之費亦擎自是年纔是而有爲則月益而歲增矣

楮寶曰南路順聖川西城連接本鎮西陽河及大同天城陽和邊外考

虜賊大舉之坦一途往年多繇此入犯紫荊關蔚州順聖川等處近年西路添設李信屯守把隘口似矣但西有地名鐵裏門一帶直通西陽河邊外平漫無險可恃亦難防守識者猶有憂焉若于天城鎮安寧鎮二堡之北修復大邊築垣三十里發兵守之兩鎮皆有賴而紫荊倒馬等關可無深入之患矣不然禍豈止于宣大已耶寶爲此懼嘗告于都御史王公深然之已嘗會同總督尚書翟公徹參議蘇君偕大同參議李君會勘議助彼功三之一焉彼固尚爾徐徐爲之何哉況二堡多膏腴之田土人利之雖經虜患歲嘗募人自衛而不舍去若復益之以垣則樂耕牧之利者雖無兵而守自固也亦何憚而不爲耶此區區于順聖川懷安左等衛芻糧積之又不得不廣也

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

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搥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

徐文靖公曰按宣府乃古冀州所分幽幷之地在戰國爲燕趙秦爲上谷郡漢唐以來皆領屬縣石晉時沒于契丹轉而爲金終宋之世不入中國元累改爲順寧府我國朝混一疆宇徙其民于內郡洪武間改稱宣府宣德中設萬全都司統諸衛所而內屬于後軍都督府宿以強兵統以主將監以內外重臣遂屹然爲朔方一巨鎮歷累朝列聖百有餘年聲教所被人物日蕃文軌日盛自有山川以來所未有也

申用懋曰漢上谷郡國初卽元上都設開平衛以控扼北虜東有大寧西有獨石以犄角開平自大寧徙興和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棄地三百餘里移守獨石獨石挺出山後虜犯必經宣之北門胡虜充斥矣東起永寧抵昌鎮黃花鎮界西至西陽河堡抵大同天城界邊長一千

二百餘里境邊外有虜酋黃台吉青把都等部落住牧查得獨石葛峪萬全石衛裴溝龍門靖胡四海治馬營鎮安滴水崖赤城新河口新開口膳房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俱極衝

往行 闕

大同鎮

前言

許論曰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無山設險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西之平虜威遠中之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近老營堡與偏關近虜蹤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

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爲正紀綱明法令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四方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爲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等等縣棄地亦漸就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路先稟穀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諳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步和議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乃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難矣或謂己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資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今之邊臣有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尅恤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

繇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魏煥曰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幷河南

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各牆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援鎮寄者當留意焉

又曰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牆各屯軍牧膏腴可耕糧餉亦足後俱失守棄爲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于內邊爲耕守計誠是也委參將賈鑑徙城中居人從事而刼以威時重遷者效尤甘肅遂殺鑑鼓噪附虜文錦招來之繫官旗于獄叛軍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三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尚書毛伯溫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牆塹一新虜不敢近但人稀無積糧耳苟能招來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漸而成大同無憂矣

□□□曰大同在九邊中最爲絕塞國初于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爲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猪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難等處皆虜賊渡口最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戍戍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廢銓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覈符券遂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防乎防乎責在關吏矣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于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調各州

縣之兵以邊奔突有如先年經略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爲內地而易視之也

史公道曰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太祖高皇帝迅掃腥膻之后卽以此爲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荊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一騎長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草暢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橫侵擾四流奔刼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往則彼來必須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眞爲我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爲無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爲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識通變重拂羣心事方草創之初輒搆非常之禍自是之後有聞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搖手閉目未敢出聲以應殆色變于虎之談矣先是巡撫都御史樊繼祖增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若兩腋生羽之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于事會之違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該總督尚書毛伯溫奉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衆爲謀籌度兩月乃于召募聽其自來夫役豐其糧犒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皆預爲計算分處停當召募一加遠近響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因遣指揮總督官梁震前去先年原議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草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廢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關頭北車房等處相拒虜賊不敢似前直犯腹裏擄掠安于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殊非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崗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

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概不雄況經年歲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中間多增軍馬于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眞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當年暗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存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于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陷淤泥之間甚非其所乃于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修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遠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參將處所週圍丈尺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遠等四堡各把

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軍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入員管貼隊官旗舍一百四十員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于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來馳騁何以距田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宜亦何所憑應于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設旗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勢而賊馬不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即于此地坐駐四五萬餘衆勞數月中間事變或難憶料其所關係有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分投晝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崗高阜去處兼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挖深闊營盤以爲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將領督令附護官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每悵怏出奔不得以遂貪噬而各該守備分投營領料理得以從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俱於管糧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糧俱于

四望五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于此覘瞭賊數多寡去來方向極爲眞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勦況乎緩急之際標號昭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舉見即于其上創一小堡名爲會遠中設公館一所以爲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出入多寡有無之縱不可逃矣各堡公館及參守衙門幷官員大小營房至八月十五日以後俱已報完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五百石草十萬束鎮遠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川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河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至收受堆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爲備先于四月內盡將挑入壕塹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參將五十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二頃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頃隨復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具種

子行令參將及守備等官督勤趁時耕種然而漫草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即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攜持妻子安插在內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矢死邊陲爲終矣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闊之處屏翰一方足爲全鎮巨防尤宜添設通判一員住劄弘賜堡內專一管理各堡錢糧詞訟幷查革一應奸弊設有倉場則當有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僉派斗庫人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鎮邊二堡附大同後衛鎮川鎮虜鎮河三堡附大同前衛各食糧五堡主兵官軍三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百匹臣會同管糧郎中詹文光議照以一年計算本折色月糧冬衣布花四季哨備行糧幷馬匹料草共該用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官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三百匹往還按伏截數約算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九兩二項通共用銀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兩二錢二分此係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機庫一所合用一應神鎗佛朗機銃

炮各該新軍俱有隨伍居住餘丁一遇賊衆侵擾亦可併力戰守合用盔甲弓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贓罪紙贖等項無礙銀兩動支四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軍外恐未足用必須仍得一千五百餘副方克有濟

王公瓊曰今雁門等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雁門之東北爲雲中即今大同府朝廷于大同屯兵命將鎮守固足爲太原之屏蔽然虜自西北爲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爲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雁門深入蟑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住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烟火五十餘里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爲之備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于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既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由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

虜賊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翁萬達曰擬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弊不去子終負國家也爲安邊書上之曰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于外藩使山西藉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邊大勢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轍區別緩急酌量工役及議山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之目及乘塞之目悉見施行

尹耕曰吾記童時有事鎮垓也抵北門不敢出闚覩焉其時北郊二十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史道之視地形也飯於北極神祠虜忽突至望塵蓋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故張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究自總督毛伯溫之主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賈行矣尚文城滅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後爲拒牆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則五堡不爲極塞而鎮城腹裏矣然人猶爲拒牆五堡危之茲城其經條理矣由是而推則宣府之興和不可理而復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

不可漸而圖非計也

申用懋曰大同古雲中地國初于鎮城外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罰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擊援相連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河界西至井坪抵山西北樓口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境外順義王幷把漢那吉征力艮兀填褪腰五路台吉等部落住牧查得天城平遠新平保平守口靜虜鎮邊鎮川鎮羌鎮川得勝拒門助馬拒牆破胡殺胡鐵山雲石威虜弘賜滅胡寧虜諸堡俱極衝

又曰山西在諸鎮爲內地自虜北據東勝而雁寧衝西據河套而偏老震如雁寧入則由代崞而南下矣偏老潰則由保河而深入矣故辛丑犯澤潞壬子犯太原甲寅犯繁代丁卯陷石州邊患孔棘云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坪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境外係虜酋扯力銀等部落住牧查得北樓口樓子營神池老營堡草

堈山河會河口泉曲偏頭關俱極衝

往行 闕

山西偏頭關

前言

申用懋曰板升自豐州灘以西至黃河三百餘里皆板升所據自趙全伏誅後其餘黨丘富等居之今屬恰台吉分部

王公士性曰全晉要害山西初守東勝東勝失而後設總兵退守偏關是置關增塞偏頭最先與宣大等其後嘉靖二十年虜寇朔州守將戰死當事者虜于內突始退總兵于寧武稱者遂并舉三關爲言乃至今撫臣之設亦惟止大同雁門而不及偏老豈談晉事者不察于其內外輕重之異乎不知此三關者偏老爲邊而寧雁爲腹也大同居東北爲左臂偏頭老營居西北爲右臂此山西之極邊也外戶者大同以內爲雁門偏老以內爲寧武二關並峙而寧雁以內爲省會故寧雁重門也外戶以屯重兵進與之戰重門以嚴扼塞退爲之守是國初之畫也故

虜未有越大同至雁門者夫既守在大同矣則雁門之守爲贅乃今巡撫春居省會秋出代州以防雁門則是東路之備可謂詳矣何獨于西路則大將舍偏頭關而退守寧武若此之疎乎乃徒以巡撫遙制于偏老六百里長邊之外夫板升降人潛通內地撫臣既遠人心易搖兼以虜隔一牆朝發午至而此地又當互市之區爲夷使窺伺之所向者石州之敗虜即從此入蓋敷偏無備不足以斷其後耳使當時駐以大將虜安得深入重地而不一回顧耶此可爲寒心竊恐大羊因沿踵習不至于首禍不止也臣謂可移寧武總兵駐偏關而以參將駐寧武山西撫臣則兼巡寧雁大同有警則出雁門偏頭有警則出寧武以策應之庶邊關無間可乘誠保障全晉之上策也而非憶說也屢年按視諸臣有議及者矣夫北虜機宜把漢悔禍順義請封邊塞官軍遂一切習爲偷惰而不知今昔不可以同視何也俺答跼蹐半世壯志已盡老而厭兵且又顧其孽孫之愛必不以盟約悖此當時諸臣所以能逆料于先也黃台吉素懷桀驁向以壓于老酋之故今老酋故矣把漢那吉死矣

部落屬之不下二三十餘萬語云虺蛇終日而不蟄則嗜草木以殺其毒非其天性固有然耶或者曰一順義死一順義襲其欲悖盟也者安肯以封爵請夫鷙鳥將擊必斂其翼兵事猶然也酋雖虜也亦以桀名何以明其不然耶或又謂黃台吉亦且老念不及此夫壯力揣方雄其父而蓄鳴鏑反射之心且又驍雄甚邊人謂其不減俺答脫一旦黃台吉遠逝此酋新握其衆狼心欲逞風雨飄忽宣大二邊多事方始矣臨事而爲之備則緩且無及聞之邊關之上十餘年來長技棄捐士馬苦窳即向時超距之士止以備修築工役而精銳無餘矣夫器物久而不操則與手不相習筋骨久而不用則與勞不相習事變不常戎心叵測安得晏然如俺答把漢尚在之日耶爲今之計宜勅各督撫着實修舉戎事暫停工役挑選精銳簡練以備未然勿囿目前燕雀之知誠邊關急務也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四目錄 外編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延綏鎮
前言
倪岳　余子俊　楊一清 三篇
萬鏜　申用懋 三篇
住行 四篇
榆林鎮
前言
許論　魏煥 三篇
住行 四篇
寧夏鎮
前言
魏煥 八篇　杭雄　阿爾禿厥
許論　申用懋
住行 五篇
臨洮鎮
前言
申用懋 三篇
住行 五篇
甘肅鎮
前言
徐溥　甘肅　魏煥 四篇
楊一清　李瓚　許論
郭紳　申用懋 三篇　王憲
住行 五篇
固原鎮
前言
王瓊　秦紘 三篇　魏煥
許論 四篇　楊經 三篇　申用懋
住行 五篇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延綏鎮

前言

倪岳曰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乩如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悉被其擄畜產爲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

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于我者得衣食之原據于彼者得窟穴之固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而虜勢日甚乃者上廑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剿除庶乎少酬委托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于朝行輦帛輿金以充牣于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掇拾虜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擄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鉤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役之民誰復能知之良可悼也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于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于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蹤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爲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倖于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廓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于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欲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費于是益多是未可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

之延綏不可守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寸土皆受于祖宗不可守棄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爲之震動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

余子俊嘗上言臣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至今賴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于延綏築城爲險尤不可緩每城二里須墩一座設墩樓以施砲石其備築工算一萬人十日可成墩二十爲役亦不爲久也京營兵來助役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至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城井坪子俊又言威遠至朔州一百七十里寇至兵力不相救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爲虜斷宜于適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從之子俊乃置井坪所調朔州軍百名爲千百戶而以諸州縣土兵千人戍之邊塞稱便井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子俊命慶陽府同知郭智檢校宣大糧田凡二萬三千七百餘頃請每畝稅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給事中劉昂等劾子俊費官銀糧料上命戶部侍郎

杜謙等勘報遂奏子俊未及二年費用過多雖不入己然亦勞民傷財遂得旨罷去以子俊之勤勞功烈然尙不免議者又謂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者衆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延綏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

楊一清曰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嚴今延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漫既無險可據而所在邊牆低薄墩墜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廑九重宵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臣總制各路兵馬謹嚴蕭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敝于將歸之際然須脫略常權務識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患于兵多病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職此之故宜將沿邊以至腹中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川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

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游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十日起程遊兵暫于花馬池住劄奇兵暫于定邊營住劄土兵暫于寧夏營住劄寧夏總兵衛勇都指揮韓斌統土兵于清水營亦限十一月初十日到彼住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移至花馬池量分與安定楊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量分與鹽場三山等堡各連絡住劄與分守參將葉椿閻綱協同指揮保勳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前鋒奇兵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參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先鋒奇兵官軍前至鳴沙州陝西遊擊陳善領兵于韋州環慶守備指揮馬震領兵于山城各牆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剋回若賊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住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于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領甘涼官軍千戶魯經土客兵各于莊浪操備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

寧與甘涼備禦下班官軍并謀齊力以守堂室由是分布既定沿邊守將嚴謹斥堠遠爲探哨多設塘馬但有烟塵消息或有人傳說即便轉塘走報鄰境官軍隄備賊果犯邊各土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轉追遠追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斂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掣回應援李祥衛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于紅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藍海等各于韋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兵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踪多用鄉導藏兵于崖窯堡洞險要扼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令曹雄陳善重兵銜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北至紅寺兒石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奪迅逐之盡則追鋒以截其路夜則御枚以刼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衂挫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兵官軍擊到紅德堡山坡會合陝西遊兵擊襲截殺倘因事情急迫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擊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賊既散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閻綱保勳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禦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今延綏遊奇土兵既皆擊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爲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遊奇兵官軍先期于交界去處住劄賊果入奪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賊衆在迤東近邊拆牆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擊回若賊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同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聽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

拗致悞事機則兵既先實戰勝攻克兩無慮矣

又曰延綏東西地套虜充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澇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營連接花馬池更爲虜衝虜不來則已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爲保障至計

萬鐩曰近年陝西總督撫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營起至黃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牆塹以固邊防而總督曾銑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糧兼爲復河套之舉以除害本兵部議云舉大事興大工則必動大衆損大費就沙漠不毛之地以修築數千百里之邊牆利害固已匪輕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逐十數年盤據之黠虜安危所係尤重必須愼謀于始乃可保無後艱詳看修邊之議自定邊營至龍州城自龍州城至雙山堡自雙山堡至黃甫川分爲西中東三段興工期以三年爲東勝已已之變東勝失守火篩遂南掠因知河套所在入據其中嘉靖間有吉囊者分地河套當關中最饒分三部兵所稱襖兒都司是也內完事總計二十萬之夫連起于一省人力或有不堪二百餘萬兩之費仰給于內發國計亦恐有礙且前項財力特以居常處順而言其天時雨暘之不齊虜寇侵擾之難保水土沙鹹取用之便否夫役逃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議復套之議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所宜取法況虜賊據套積有歲年生長蕃息動稱十萬今以六萬馬軍二千槍手將爲攻伐之正兵鳴鼓而前則主客懸殊恆慮其不足將爲掩襲之奇兵卸枚而進則形跡滯重又嫌其太多加以正馱馬匹牛騾幾于九萬計程五十日行糧草料共該二十五萬以上齎折銀則艱于得食饑乏之難免運本色則疲于涉遠抄掠之可虞且精兵盡抽于三邊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于一擲抑豈善後萬全在正德初年總督楊一清首創其端經畫歲餘方敢舉事至嘉靖八九年間總督王瓊復繼其後首尾二年始克完工夫二臣銳于籌邊且有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百里牆塹則其難其慎可知矣一清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若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

息于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

申用懋曰延綏古上郡地國初築東勝等城戍守河外自已失守火篩入據套內始議徙鎮榆林云鎮城遠在絕塞肩背受敵神木以東據河爲守神木以西舊邊圮甚自鎮靖寧塞瓦楂定梁邊等處川原平曠處處直通虜巢矣東起黃甫川過黃河抵山西偏頭關界西至定邊堡抵寧夏花馬池界邊長一千有餘里矣境外套虜子孫襖兒都司等部各住牧查得神木黃甫川孤山高家堡鎮靖舊安邊清平寧塞保寧波羅榆林城清水永興雙山威武懷遠磚井靜遠邊柳樹澗大柏油栢林俱極衝者

又曰河套卽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寧夏三面阻河南鄰邊東西幾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河之北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東爲東勝已已之變東勝失守火篩遂南掠因知河套所在入據其中嘉靖間有吉囊者分地河套所在入據其中最饒分三部兵所稱襖兒都司是也吉囊死其子扳不孩不及兒台吉嗣今酋長切盡黃台吉卜失兔莊禿賴著力兔宰僧分部擁衆時時爲延寧患萬曆二十九年詔許復款貢市如舊云

往行　闕

榆林鎮

前言

許論曰榆林舊治在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乘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接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另爲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陽衛潁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設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參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

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尙有額內支給邊費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飢孳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畏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寇門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在芻糧

他非所慮愚又以爲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城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鍰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臣毋得那移借貸倘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內帑至則糧價正踊錙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內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尙不能固反能遏虜于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

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勇敢戰不貫甲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饒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于腹裏生理旣難而糧道又遠倘久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魏煥曰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嘴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曰阿速曰喇嘴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喇兒罕曰失保嘴曰扒兒厥曰荒花曰曰奴丹嘴曰嗒不乃麻舊屬太師亦不剌後分散各部惟哈麻嘴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剌今則大酋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曰孛合厥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滿官嘴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奠俺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

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處

又曰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塹寧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墾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又曰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莅以異等令其撫綏招徠庶幾可以保全乎

往行 四

寧夏鎮

前言

魏煥曰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遂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鉅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

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又曰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牆爲主本邊內外大小邊牆及花馬池一帶壞牆疊牆俱見總考下中間詳悉該載不盡者復見于此

又曰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牆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又曰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墾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饑濕牆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虜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磔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矣

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男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翊曰使善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翊令軍從截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虜六七千騎自寧夏東北鎮遠關南踏冰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總兵杭雄等領兵擊之兵少敗績官軍死者九十二人雄等結營固守得免賊遂由賀蘭山南赤水口出境套虜過河由寧夏境內自賀蘭山過莊涼者始此

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禿厥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和親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禿厥子領兵二萬并所娶亦不剌女復由寧夏入套

許論曰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

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驟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徵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宜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增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長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

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英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于過絕今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謂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漸久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逾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墜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果如所論而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自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踏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若山後之虜自松

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

申用懋曰寧夏古朔方地東南距河西北倚賀蘭山故稱沃壤國初虜遁漠北患在河西頻年虜據套內患在河東由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尤甚東起大鹽池抵延綏定邊界西至石空寺抵固原盧溝界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東係虜酋黃台吉西係着力兔宰僧黃婦舍打太苦的太纛雷合落赤等部落住牧查得中衛花馬池平虜廣營武興營武王泉橫城石空寺清水安定大壩俱極衝

往行 詞

臨洮鎮

前言

申用懋曰臨洮古吐蕃地皋蘭南峙黃河北遶夙號形勝舊屬固原相去千有餘里往往箠長難及萬曆二十三年議設鎮守專制西陲半壁凡蘭河洮岷階文咸障之屹若巨鎮焉自松山新闢拓地三百餘里築

城建堡屯戍相望金城以南蘭靖莊涼永堪保障矣東自會寧抵固原靖虜界西至弘化寺抵甘肅鎮莊浪界迤北至松山永太川邊牆迤南由黑城子至洮岷抵四川松茂界境北有松虜流虜南有海虜等往來住牧餘係各番族查得紅水洮河岷德歸俱極衝

又曰松山東抵黃河北亘賀蘭西亘莊涼南級蘭靖延袤千餘里其地故屬漢唐宋淪于夷至我朝三犁盡有其地屯牧封樹號爲沃區設立河西五郡以隔絕胡虜翼護羌夷保障兩河是大小松山所恃以斷匈奴右臂也自隆萬間款市日久招致賓酋攜弟着力兔宰僧子河赤兔額勒革麻記壻尚不浪盤屈其中于是就近築邊舉額外屯牧墳地及三層墩臺盡棄之莊浪僅成一綫矣萬曆二十六年出兵恢復卜築戍守割大小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臨洮阿壩嶺大靖城土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黃河索橋起至土門止長四百餘里而蘭靖莊涼一千四百餘里之衝邊今俱稱內地矣

往行 詞

甘肅鎮

前言

徐文靖公曰甘肅爲漢張掖武威酒泉等郡時稱河西四郡所謂匈奴右臂也其地與虜特限玉門一關虜故入寇不時惟吾所以備之者何如耳其大要可禦而不可追可守而不可攻以安靖勝之而已

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剌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往甘肅涼永妙衛左都司城東南五百里永昌漸左都司城東南三百五十里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衛左都司城南九百四十里西寧城左都司城東南一千三百五十里涼州其要害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保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于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寧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爲吐魯番所破

又曰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搔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總制尚書楊一清題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遂不能生存遂與

遊兵駐古浪以防岔口鎮差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參將嚴謹保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之流刦禁番文之詐冒甘肅其有寥乎夫然則我邊防既密不惟胡人走馬不得踰關即有逋逃逆黨我亦得以按符譏察寧自伏辜論死褒足不敢入虜營矣

魏煥曰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即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即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若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敦煌自莊浪歧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歧而北凡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又河西形勢之大略也

又曰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蘭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煌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交聯不絕便兵戍飲鬬具謹烽火運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之法斯得矣

又曰甘肅之邊北虜止二種亦不剌盤據西海瓦剌環遶北山其餘皆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而已其餘遠番止令通貢土達元萬戶把丹之後安置平涼今爲亦不剌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爲吐魯番所破

又曰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搔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黨爲之指引道路番達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議者動以不可輕舉爲言雖兵凶戰危誠宜慎重而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常竊譬之套賊勢雖猛烈如風雨始之不善即能殺人然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匕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胸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消耗後將難圖與言及此豈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玩時惕日以倖僥于無事哉且阿爾禿厥已遁止是亦不剌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毀孳畜被其搶擄欲報怨仇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廢也

嘉靖初李龍總兵守甘肅以都御史許明提都龍與明同里人尤嘗覬望于明明以嚴御之遂不協時明欲節邊費減糧價三分之一軍有怨言龍激之使叛遂鼓譟而入明被害之事聞龍問極刑指揮以下死於獄者亦多邊軍內叛之隙自此開矣

許論曰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爲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隴戎得失莫詳于漢史而屯田事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世法者也哈密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爲吐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往來則撫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又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遺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齎帛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帛取回金印虎先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肅州之禍宋史云和

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見其可矣

郭紳曰自肅州城西七十里至嘉峪關嘉峪關西七十里至大草灘番達千戶哈剌那孩等住牧自此分兩路由此往西南有大鉢和寺都指揮僉阿把他兒等族又有柴城兒帖木兒等族住牧大草灘西七十里至回回墓指揮哈六等族住牧十里至騾馬城指揮總失加等族住牧至騾馬城西三十里至三夥樹也先克等族住牧三夥樹西五十里至赤斤城卜東兒加等族住牧今赤斤蒙古衛即此地赤斤西一百七十里至善峪都督卜剌召等族住牧今爲善峪衛即此地自此路分爲三一路從南而西至阿丹城八十里阿丹城西一百一十里至瓜州地總卜克等族住牧瓜州城西七十里至阿丹榜何脫大赤等族住牧途過敞剌城之北又有察班城阿丹六十里至革的兒帖乩族住牧革的兒西五十里至牙卜剌西七十里至陳西三十里至哈卜兒哈卜兒西六十里至他失卜剌阿他兒等族住牧他失卜剌西一百里至

亦不可誣也朝廷錄其功陞賞有差一路分自苦峪從中而西四十里至王子莊王子莊西北一百六十里至襖禿六螭來襖禿六螭來西一百三十里至體乾卜剌體乾卜剌西一百三十里至察提兒卜剌察提兒卜剌西一百三十里至額失乜額失乜西一百一十里至羽六溫羽六溫西一百二十里至哈剌哈剌灰哈剌哈剌灰西一百三十里至召文虎都召文虎都西一百七十里至乩失虎都乩失虎都一百三十里至呵赤呵赤西一百五十里至引只克自此過也力帖木兒至哈密三百五十里矣一路分自苦峪從此而西至羽寂滅綽兒吉等族住牧羽寂滅正北一百二十里至蟒來蟒來西一百四十里至垣力垣力西一百五十里至哈剌哈剌灰哈剌哈剌灰西一百二十里至坡兒那坡兒那西一百四十里至六溫羽六溫羽西一百二十里至俄倫笑俄倫笑西九十里至俄例海牙俄例海牙西一百四十里至阿赤阿赤西一百七十里至克力把克赤其東北又有他失把力哈遂城克力把赤西一百三十里至撒力哈密失撒力哈密失西

五十里至哈剌木提哈剌木提西四十里至哈蜜剌頭墩其哈密城南有畏兀兒把力城畏兀兒即古高昌國按元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高昌王世勳碑云高昌王家有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可驗矣其城之南又有鉢和寺城西南有哈密剌乩帖乩城西有剌木城西北有阿思他納城東有木哈剌灰城卜骨兒城北有脫大赤城大抵皆西域諸國之地但世代變遷名稱不一無可考證今姑存之以備參考

卑用懋曰甘肅古河西四郡國初定河西盡嘉峪關爲界外設哈密四衛以爲藩籬自哈密散亡亦不剌竄居西海吞噬番族該鎮從此苦虜矣虜款以來假道搶番火永諸酋流牧近地患亦棘焉東自松疆阿壩嶺起抵臨洮雙墩子界西至嘉峪關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北有松虜瓦剌南有虜火永阿歹諸酋及諸番住牧查得肅鎮番永昌高臺鎮夷鎮羌紅崖清水嘉峪關大松山壩土門金塔寺蔡旗堡俱極衝

又曰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兔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款撤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稍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劫殺北虜每入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昊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臥也

王憲曰太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馨奏臣惟陝西西寧地方原係番夷雜處之地洪惟我朝太祖迅掃胡元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衛所名爲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場驛遞漸爲備具于是西番進貢達賊潛住雖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之安西海出魚鹽之地山澤滋馬牛之蕃金褐專產絨貨皆多其城西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百里土脈肥饒甚堪種牧于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所以倉場委積茶馬之政興也正德七年以來有達賊其名喚爲亦不剌阿兒禿斯黑麻三種深入侵害以奪前利西番每被擄掠臨城往來搶刼軍民不息戰爭以致地方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爲泛常臣在此生長每懼此患頗知山川險阻地利深淺先年作生員之時曾言于楊總制郭邊備設立邊牆柞子略爲防備臣竊思西寧地方自洪武開設衛所以來原無達賊侵害今被達賊侵害爲因失于不備之初仰惟朝廷身居九重不能細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彼千里況有巡按只是一年本處雖有兵備守備暫來暫去故雖設備未免詢于鄉人而已所以隨備隨廢致使達賊深入臣受一介之職愧無涓埃之補若不悉陳設備之策恐達貪殘益甚熟知山川險阻竊窺中土盈虛致使邊疆狼狽啓亡齒寒雖勤兵馬勦殺臨時難以備敵又況西寧正南四川松潘衛東南通德歸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肅涼州通北莊浪寧榆林直至山西三關大同宣府爲達賊往來之路于此可以設險固守況達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費軍馬錢糧難以防敵往往失于不備念臣每在疆邊被害存心非止一日伏望聖明遠紹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勅兵部議處轉行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會同西番于雙伯羊川等處揀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咽喉而爲軍民力田之良策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爲然凡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于達賊出沒往來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固守使達賊不得竊窺中國之境于以壯宗社億萬年無窮之業而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先爲查訪邊情急缺救濟事該提督軍務尚書王瓊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舍餘抽選一千員作爲遊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新選屯丁遊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册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定發肅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爲議處邊備以禦虜患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整飭甘肅事務分府西寧道副使李淮呈稱自蘭州至甘涼諸處沿邊一帶雖有墩臺綠柵柵塌不修或窩遠不守或設立不係緊要或緊要未曾添設雖聞有挑挖壕

塹而未必盡挑有築堵防衛而未必盡築有斬截岩崖而未必盡斬合無就將附近該修該添堡塞一併踏勘估計量其多寡設立大小屯堡修設之後各于近堡去處設立小教場一所督令屯下就彼習射仍于適中去處築大小堡挑穵壕塹置立弔板以便趨避若零賊三五騎近堡瞭望的確伏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聖旨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巡官詳議參酌時勢着實舉行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巡道方仕譽奏稱西寧地方西南有李斯牧川西北有雙伯羊川土牧肥饒甚堪耕牧乞要議處轉行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于雙伯羊川擇地建立衛城以禦達賊及行山西三關宣大四川等處一體設險固守一節爲照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俱奉前項事情與往時各官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于雙伯羊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況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有無便己損人別項情弊遽難議擬相應勘處奉聖旨是

往行 附

固原鎮

前言

王瓊曰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爲待賊深入乘其散搶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在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鋒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爲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僥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據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牆營堡守之緻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爲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畜產乎遂統精兵六千啓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牆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鐵鏃弓箭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羣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趨橫城時遇南風順行金鼓火炮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岸牧馬虜賊于牆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橫城東南循牆而行歷清水興武定安三營堡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瓊論之曰汝等遇虜大舉擁入既以爲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十時入掠剽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詫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今自虜賊輕騎入牆不設備擊殺定以軍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拆開牆口二處劇賊十人披帶盔甲突入牆口卜雲預令步兵伏牆下見賊入即趨牆口截之賊躍馬南奔卜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牆外賊登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瓊令諸將操演擺牆拒戰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十六里賊分路進入奈何瓊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大舉南寇則令傳示衆部落晒乾肉牧乳酪約日聚集以候進既集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十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至牆設備矣又虜衆臨牆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牆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牆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方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產蓬蒿深沒腹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顛仆勞乏不得齊驅並轡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坦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而入者間亦有之因出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某月日賊幾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拆牆口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爲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藍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戰取勝豈遽爲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

瓊且以方略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炮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此有所聞不敢不告願公自愛時鎮守陝西太監晏寵巡撫都御史寇天敍發精兵三百助戰天敍又備煤炒三百石運至花馬池井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曰墩牆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揖掘三井水甘冽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牆下于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營以定瓊恐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曰墩牆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于牆外舉旗諸軍登牆點放神鎗打之瓊急呼下牆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牌拒馬椿以限賊馬今所以擺牆者是爲我兵障蔽也賊登牆拆毀我兵于牆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墮落乎今牆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牆持神鎗打之賊自牆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擺牆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爲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于此三營經過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銳炮大佛郎機炮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

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令牌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即于戰前斬之故不會合策應失誤軍機者奏械繫赴京依律坐罪衆方悚息聽受次日率萬騎東巡定邊營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旗蔽塞野金鼓之聲聞于境外遇有狐兔野羊因圍獵之蓋奉聖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氣焰能赫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奈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且夫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于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黃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兼程來六月到靈州即議于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糧數內增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以爲宜如弘治十四年故事乞運八府之粟而不獨取給于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于價

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強每運糧一石官給脚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矣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牧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井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曰墩牆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揖掘三井水甘冽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牆下于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營以定瓊恐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曰墩牆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于牆外舉旗諸軍登牆點放神鎗打之瓊急呼下牆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牌拒馬椿以限賊馬今所以擺牆者是爲我兵障蔽也賊登牆拆毀我兵于牆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墮落乎今牆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牆持神鎗打之賊自牆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擺牆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爲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于此三營經過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銳炮大佛郎機炮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

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近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于近牆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不收數十人晝伏行夜深出哨探百里之外無有營帳住牧一日十餘騎夜至牆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爲守牆軍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楊柳堡墩下拆牆入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墜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于馬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牆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口說大勢達子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搶掠瓊曰此賊知花馬池一帶有備而欲乘虛西搶靈州屯田村莊也時固原遊擊彭椿兵住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齎執旗牌急調彭椿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正兵設備彭椿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千餘騎到于清水營鎮北墩西空拆開牆口十一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椿等夜出兵陣于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椿等戒之曰賊夜入未知多寡宜愼重如總制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爲上策不以多斬首級爲奇功彭椿等遂

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鐵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隨進我軍奮勇各用火器神鎗火炮弓箭骨朵向前交鋒混戰二三十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拖而去戰至辰未時分賊方退遁至原拆牆口遇遊擊李勳人馬來拒敵不得出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灰塵遂西往木井墩東空拆開牆一十一處奔逸出境靈州屯堡適得保安寺梁震差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牆一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早計遂命諸將團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擄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有賊出沒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天子命專征闢外襲殺近境窺伺之賊有不可耶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即號呼鄰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嘗殺其近塞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衆將皆謝不及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于花馬池南

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牆出親臨戒之曰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愼勿輕敵分散邀斬首級致有損失此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萬馬夜出嘶啼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忻都城竈灰尚未冷遂放火炮吶喊而回天明入牆自是差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牧爲生騎射爲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故虜衆一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耻者甚至于陷沒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勇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已皇上明見萬里嘉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都御史寇天敍劉天和巡按御史王儀朱觀謀議協同鎮守陝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大用身任其責兵部尚書李承勳主張數奏乃于花馬池一路長三百里爲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于環縣北甜水堡西至靖虜

蘭州長八百里塹山堙谷以爲重門愼守封固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內地人民可以安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夾居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兵萬人屯田部曲相保木樵高樓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鬬具烽火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瓊前歲經略河西奏乞遵古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固原遂爲虜衝所轄則有黑水鎮戍平虜紅古城并彭陽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剌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鉞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住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棘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邊夷爲此鎮之患者卽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甘肅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住河套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達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軍詣榆林調集各路軍馬號稱十萬分布韋州等處禦之侍郎李鐩總督軍餉乞運八府之粟隨軍供給虜衆數萬由花馬池深入固原安會平涼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衆十八年虜五萬餘騎由花花馬池北楊柳墩西乞牆深入固原安會平涼等處大掠而出正德十年正月套虜三萬餘騎由花馬池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拆牆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柳墩起至青羊墩止拆牆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嘉靖元年六月虜二萬餘騎由井兒等堡拆牆深入固原平涼直抵涇州大掠而去嘉靖六年六月廿六日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池西北石臼兒墩拆開邊牆口一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韋州下馬房平虜所鎮戎所提督尚書王憲預調綏延寧夏固原官軍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至是賊至入營攻門固原鎮參將劉文等督兵擊

之近至地名細溝壕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
總兵趙英等邀擊斬首二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陽嶺
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
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
餘賊由原路石臼墩牆口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自來北虜入寇官
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
詣花馬池調度防禦委帶管糧茶參政張邦教屯田僉事李長防禦八
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邊營掏牆而入是日
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滔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
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來攻
九月初一日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
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宗之兵擊其尾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
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邊兵四集魯瞻等所統莊浪西寧涼永援兵接踵
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

號小十王一顆吉囊妻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器械牛馬
不可勝計捷聞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寫勅獎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
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楊守禮陞兵部尚書趙廷瑞尹嗣忠陞兵
部右侍郎任傑魏時周尚文俱陞都督同知鄭東張臕各陞二級張邦
教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做指揮僉事野五斤與做副千戶其餘俱
陞賞有差自來防禦北虜斬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十一日北虜吉囊
等見兵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住東勝城城方大同
兵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住賀蘭山外莊浪兵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
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弘治十五年總制軍務戶部尚書秦鉞駐節固原奏改開城縣爲固原
州初開城縣設在固原之南四十里洪武初固原始設巡檢司正統十
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涼景泰元年始築固原城調洮岷臨鞏等衛
官軍于固原操守令都指揮榮福往來提督三年調平涼衛右千戶所
全伍官軍于固原立爲守禦千戶所調靖虜衛署指揮僉事張正掌所

事榮福仍統理之天順五年以平涼衛指揮使哈昭守備固原成化三
年北虜內侵攻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諭湯敏死之因徙縣治于固原
四年土達滿四攻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遂會巡撫都御史馬文
升奏改固原守禦千戶所爲固原衛立左右中三千戶所六年馬文升
又奏添陝西按察司僉事一員楊勉整飭固原兵備又設西安州守禦
千戶所成化十九年巡撫陝西都御史余子俊奏設鎮戎守禦千戶所
又奏設平虜守禦千戶所皆隸固原衛

魏煥曰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鉞築內邊
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
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
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
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
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參遊
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無憂矣

許論曰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
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
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棘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
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
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
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
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
原又未可息肩也徼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
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
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賀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
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
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定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

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許論曰固原總制原獨爲套虜而設西番亦賴控馭嘉靖八年固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太多巡按御史胡明善劾奏方起王瓊總制況花馬池漫延三百餘里總制調操兵馬不過數千顧東失西豈能周布總制劉天和方移鎮花馬池虜自鎮邊營拆牆而入直抵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鎮固原使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入尤爲長計

許論曰洪武初設立陝西等處承宣布政司西安等八府幷所屬州縣其在北邊者自西至東亘千餘里有曰蘭州曰金縣則屬鞏昌府曰靜寧州曰隆德縣曰開城縣金改固原州則屬平涼府曰環縣則屬慶陽府固原環縣北至寧夏靈州花馬池大約六百餘里中間多山谿草莽居民鮮少其地自古及今無郡縣之建北虜住牧黃河套離花馬池營僅二十里每大舉深入先犯固原而後至平涼鳳翔臨鞏黃河套即古河南朔方之地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尹吉甫將兵伐之于

太原太原之名始見于此乃雍州涇河北之太原非冀州汾水所出之太原也後魏于此置原州後廢唐武德初復置原州皆因太原之舊名宋改爲鎮戎軍金爲鎮戎州而涇源之名不廢國朝貞元三年冬十月吐番城故原州而屯之故原之名始此今名固原音同而字不同也

又曰固原四面相距各五百里土曠人稀四通八達難以拒守不可以形勝言舊志以李繼和奏中華襟帶爲固原形勝過矣唐置原州後沒于吐魯番宋韓琦會兵數萬起鎮戎軍拒趙元昊爲其所敗我朝自弘治十五年設總制于固原增兵添戍勞費無益者得失豈不較然明著乎

深入卒不能禦以此觀之固原之形勝安在哉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子嘗城郢沈尹戌曰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不是懼而于郢守已久矣至哉斯言也楚以守郢爲小我國家大一統全陝之北盡

朔方靈夏之境皆歸統御而議者拘拘以固原一州爲守不尤小乎昔周宣王命尹吉甫城朔方以除玁狁之患正守在四夷之義惜後人弗之考也今奉聖天子明命于寧夏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高壘屯兵拒守又于近裏地名下馬房東三百里塹山堙谷設立重門以待非常正得守在四夷之上策而固原草莽之區衛所之增置兵馬之調集供輸之困弊皆可裁省矣蓋守近守遠利不利懸絕如此謀國者可不愼之于初哉

楊經曰環縣固原北至寧夏花馬池靈州六百餘里土曠人稀自古無郡縣之設志地理者曰環曰原而已殊不知環原之北三百里東西山勢連絡自榆林黃河至蘭州黃河凡一千餘里中間深溝懸崖遠迤相接可以阻隔胡騎者十之六七平漫可通行者十之三四耳以在環原境上者言之自環縣憩水堡關至靖虜衛凡五百餘里中間平漫可以挑塹墻崖者七十里餘皆略加鏟削用力不多而險成矣宋趙元昊據靈夏命范仲淹守鄜延韓琦出兵鎮戎軍以禦之敗績蓋不知守環原

北面形勝阨塞之地而欲以攻戰先之是以終宋之世不能免夏人之侵也本朝于靈夏之地建衛屯兵命將拒守而設險之策未遑講究既添設固原衛以爲重又增置西安平虜鎮戎三千戶所紅古城二堡銓官募軍以備北虜之入所守已小而益小爲費已多而益多無怪乎虜之不能禦也今天子明見屈盡羣策于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高壘據而守之所謂天子守在四夷者是已又于下馬房東西三百里塹山堙谷設立重險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非是之謂乎其視于固原曠漫之野增兵添戍勞費無益者得失豈不較然明著乎

又曰其在固原火眞諸酋環居州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豢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夜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戢卜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既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

未得息肩今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守抱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蓋固原恃三鎮爲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顧恐無及矣

又曰固原衛迤北地名萌蘆硤口古城一座已修完備魏王古城一座未經修理俱各路通寧夏韋州川原寬漫地土肥饒水草便利周圍數百里餘內爲土達居住之巢穴外爲戎虜出沒之咽喉連年侵犯固原靜安隆德會寧安定等處出入俱經于此城緊關要害之地臣固知陝西該解南方福建廣東廣西雲南不服水草軍人慮恐南方軍伍空缺有例不許存留本處今查得南方前項四處解陝西衛分軍人一萬一千二百餘名合無一名頂兌一名陝西造册齎去南方者不必解來陝西者不必解去各將頂兌軍人就彼解發着役其彼此不解軍人就行開豁原伍一以順其南北水土一以免其萬里跋涉卻于前項魏王城

開設平虜守禦千戶葫蘆硤口開設鎮戎守禦千戶所俱隸固原衛管轄照例銓撥官吏鑄降印信夜巡銅牌將前項頂兌各撥二百名守禦未修城垣幷倉場等項衙門以次開設補修空閒地土撥爲屯田以爲耕守之計五年後方纔納糧內平虜千戶所就近聽寧夏總兵官節制其餘二千四百餘名駐劄固原平涼軍少衛分以固居重馭輕之策陝西軍人頂兌之外照舊解原衛則遠近軍人頗得實用內外警急皆得應援

申用懋曰開城縣地國初虜遠塞外所備靖虜一面耳弘治以來寇在門庭始立州衛設總督屯以重兵領以大將稱重鎮馬該鎮迢遞六千餘里地四衝自臨洮設而聲援易及西無海虜之虞自松山復而城堡相聯北無與靖虜之警落籬固而堂奧漸安矣東把蘆溝抵寧夏石空寺界西至靖虜抵臨洮蘭州會寧夏新疆東北大小蘆塘抵臨洮三眼井界

往行 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五目錄　外編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北虜
前言　丘濬　于謙　楊一清　佚名　馬文升　孫原貞　申用懋
往行　周興　安定王　章綸　阿爾禿厥　亦克罕　安灘汗　把漢納吉
卷之五十五　目錄　二
女直
前言　魏煥　申用懋二則　附建州三則
往行　馬文升
哈密
前言　王瓊二則　馬文升　魏煥二則
往行　罕慎　陝巴　牙蘭　奄克孛剌三則　拜牙郎　陳九疇
西番
前言　阿黑麻　眞帖木兒

前言　魏　煥　二則
往行　闕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北虜

前言

丘濬曰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強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極則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

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況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畿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虜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官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幷與其本來之部落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狺狺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

不能爲我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盜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爲者我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雉竄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干降附而還是百年之間夷狄懾服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册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朵而只狛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尚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壞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幷脇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喇所殺哈喇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特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略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後雖稍有俘斬亦不甚多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孛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臠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敢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徼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章綸曰今之邊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蔪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誰能興之曰惟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之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愼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

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乱加思蘭之徒皆自相屠戮賈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故天厭夷惡而助我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云遼薊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于遼末鐵木眞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微杜漸恆恐禍生于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牖深其陷阱塞其溪隧而迂其往來之路徑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產之害矣我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愼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爲宗社無疆之休也

于謙曰虜莫大于遼金元莫弱于我朝而始盛于今日蓋我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遁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存喘息是以九邊成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蓋不啻倍蓰矣故曰虜莫弱于我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迫開平興和東勝河套

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特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略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後雖稍有俘斬亦不甚多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孛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臠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敢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徼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章綸曰今之邊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蔪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誰能興之曰惟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之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愼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于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于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既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衆論攸同眞才效用是謂愼巡撫之選夫軍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繇雖欲不竭力以爲之何可得也是爲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巡撫三年以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陞侍郎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誤事悉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級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幸其成邊方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愼武舉三曰廣任用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在於戰陣況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慷慨之氣爲害非淺況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試怒蛙寧粗直暴猛之失拘無從容文雅之是尚庶得斯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闡茸之內就彼僥倖掛名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掾撥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駿勇夫然則既是見

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是之謂愼武舉又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戶不與將不隳墮人心阻遏賢路乎莫若通千百戶等皆爲推薦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供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戰死官軍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明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而不敢隱則儆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與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于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爲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于此若非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竭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在言官諤諤諄諄而因循之

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之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之謂也

要之言也敬附于後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楊公一清曰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騎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爲殘毀若不預爲處置使其痛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殆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 有闕文 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爲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爲家計聲勢連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步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撒散亂擒拿老少勦殺強壯邀趕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魂散胆落號哭奔遁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部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連年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道犂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罰昭然可見況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殲食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俟今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住牧未常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巡官一面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間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

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騎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幷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爲守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贏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爲羽翼賊若糾衆餘孽尚集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念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遁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刦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北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褫魄破胆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戰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

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勅兵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曰自古夷狄之侵擾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遼金元可鑒也夫華夷異類其居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棄衣冠之俗願爲大馬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年北虜入擾山西太原等府地方殺掠殘害生民塗炭上厪九重之憂中外所生利害章疏日有獻納然所獻者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爲戰之人而于籌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弗論夫善用爲陣之人急于攻截捍禦之計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每督諸鎮之兵日事虜賊于一擊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累投以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吾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以先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之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歿死者衆矣歿死者衆而軍心日益離矣軍心日離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

卒虜人皆厚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孳息使有恆產土俗漸宜心無變異而後用爲向導使爲奸細故地里之迂近廣狹兵之強弱衆寡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兵之勇懦事勢之難易常變皆得以知之而諸邊饑餒若瘁之卒聞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雖以犬羊不類然猶得以緩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者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將日夕所慮惟以目前捍禦爲計竭本窮力苟利捍禦無不爲之何暇圖惟固本也哉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

胡公松曰虜猶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于此得便則於此數來苟有人焉從而痛朴擊之則必懲而終莫敢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中也先入寇無已賴當時清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以歸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幸虜暫退誠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少安凜凜然常若百萬之壓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中外所上一切便宜決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庶幾

數十年和平之福也

馬文升曰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神謀睿算有見于斯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闕廷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入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萌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乩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水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

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
孫公原貞曰北狄之俗孳牧馬牛羊以給衣食飲其酪食其肉衣其毛
造其弓矢刀鋌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于戰鬬自古爲中國患及至有
元入爲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滌去汚
俗還變淳風其遺類遁歸北漠罔敢南侵至永樂辛丑竊掠興和成祖
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黍從征時和寧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
之衆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
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獲其馬牛羊以歸今和寧王兀良
哈之衆俱爲毛剌所併正統己巳虜寇入塞我兵失利遂犯京畿陛下
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雖慕義遣使人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
是蓋覘我虛實坐斂中國且養兵休士略不驚我邊鄙此其志在中國
實今日大患也況虜勢方張聲震西戎威驚女直今三邊阻絕問諜無
所入應援無所通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望
成功且聞虜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

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
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若復侵邊
須度我兵勢未能出奇設伏正兵勿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
銳示怯趙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落志驕心墮以計破之庶無失也」
葉向高曰北狄之盛至勝國極矣不有大聖人之興孰爲驅除觀我太
祖之命將徂征神謨獨運元侯樹屏九塞周防信御戎之策也永樂之
世大鉞親麾王庭屢蹴至使內帑竭于軍興遺弓隳于朔野夫寧好戰
蓋懲膻朐之釁深謀燕翼故勤萬乘勞士馬而不悔耳威靈震被再世
晏如爰及正統凶燄復張加以行人失辭戎心無厭淪盟犯順輅馬震
驚苟非社稷有靈夷唐旋復禍患之興曷去其極跡所由來固款貢爲
之階也是以景皇深懲往事杜塞釁萌行李罕入其疆聘覲不報其使
綢繆補葺上下協心虜亦叛亂相尋鳴弓內競彼紛我睦邊鄙雖或小
虞而國威幾再振矣其後干掫弛警自撤藩籬東勝朔方莽爲豹虎引
寇屬垣邊城晝閉威寧一戰虜膽稍寒而根結既深蕩除未易揭塵飲

馬羽檄交騰孝皇赫怒興犁庭之烈顧問公卿張皇撻伐事雖不行夫
庸非仁者之勇歟正嘉之際黠酋暴興族類蕃滋近世未有曾鋭發奮
建謀欲傾其巢穴還我舊疆而帷幄搆事蕭牆生釁伊吾之劍未鳴而
身首異處矣豈不痛哉虜既得志益肆憑陵鳴鏑天斗徽烽大內師中
之寄委于匪人騎士材官雲蒸霧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遺虜氛日惡厥
有由然穆皇初歲庋劉汾石幾無孑遺屬天厭亂孽虜扣關遂緣毡犢
之恩用蠲放覺之德桑榆既食好音是懷馴異類于壇坫拯氓隸于干
戈亦云盛矣而玩惕寖生軍實耗墜迎佛掠番狡謀百出金錢內盡藩
籬外撤故識者憂之夫關市之費省于轉輸款塞之稱美于和戎琛幣
之交安于鋒鏑此邊臣之所禱祀而求也然而尋得失于累朝考虜情
之終始乍臣乍叛不可爲常故二祖駈之于前列聖絕之于後雖間或
慕義貢獻不卻其誠而安攘之大猷在彼不在此矣夫順者逆之機也
安者危之伏也易云喪牛于易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六經貴于未

申用懋曰世居我遼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潛居應昌不數傳被
弒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寖盛小王子之歹顏罕者襲小
王子而世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亦稱小王子
生子七其住牧河套者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
海子者兀愼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後三間房那
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
大者我把汗黠剌台吉也麥力艮吉囊生子九俺答亦生子九兀愼打
兒汗剌布台吉生子一老把都台吉生子三我把汗
黠剌台吉生子三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
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衆五萬者大營卜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罕
哈曰爾嘆則所謂東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岡留部者也
其酋猛可不卽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嘆部所屬營一酋長所謂
可都留者也東三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鄰彼籍之爲響
導此倚之爲重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嘆所謂西三部也應

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剌愼一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剌後亦不剌叛虜遁西海上故此輩無所着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亦不剌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哼合厮曰偶合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吼要曰兀魯曰土吉剌衆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剌愼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剌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瓦剌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雠日相鬬格以上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略也

往行

南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秦赤烏塔塔兒各處分地既而蒙

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子愛猷識理達臘傳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時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洪武七年元安定王遣使來朝詔其酋長立爲四部賜以印誥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其遁西是時丞相苦木子塔力尾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來歸詔建赤斤蒙古于遁西萬戶把丹據平涼至是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平等縣編爲民仍號土舍其壯者選爲平涼衛軍二十五年王師追討北虜遠遁不敢近邊住牧者十年永樂二年因其奉貢封遁北順寧眞義三王宣德間脫脫不花爲王居沙漠之北順寧王

馬哈木之子脫懽之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獨石至秋勢益猖獗八月三日上從太監王振計親率六師討之十五日師至狼山土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竭窘促不備俄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積死者盈壑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

景泰元年上皇尚留虜中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窮廬虜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

景泰四年也先又來貢馬廷臣擬答書宜稱可汗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相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弒王僭稱名實大紊今若因而稱

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羣酋畏服無敢攜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心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

正德初北虜小王子弟阿爾禿厮欲與丞相亦不剌殺小王子小王子怒二酋懼四年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乞空地安住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莊堡入青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其地住牧九年總制楊一清令總兵官徐謙帥兵征之虜聞南渡河掠洮岷奔四川松藩未幾復回西海住牧後二酋俱歸順小王子北徙未幾亦不剌一枝仍遁入西海住牧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禿厮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女和親亦不剌女先許嫁小王子至是阿爾禿厮取爲子婦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禿厮子領衆二萬餘并所娶亦不剌女復過寧夏入套小王子居沙漠之地其屬北有王毛達子南有吉囊阿爾禿厮居套東有滿惠王居宣府外西有亦不剌居西海其餘散達皆數酋

部落王毛達子懼吉囊等酋雠殺不敢南向東自宣府西至甘肅諸邊搶虜者皆吉囊等數酋部落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刼至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教塲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矣於是總兵趙國忠率宣鎮兵入衛半月虜乃由白羊口出過懷來保安抵宣鎮城下呼守陴者無恐知爾兵在南所守婦女城耳且不爾攻我所得已人人足也時見所掠關南人口竟日不絕號泣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虜營於西門外二三里間以久勞皆酣寢城中無一兵可出刼其營鎮人惜之三十一年虜由野狐嶺入參將史略指揮任俱戰死三十二年秋虜約五六萬由張家口入總兵郭都率兵二千餘相值爲方陣以待虜四面圍之都厲聲曰無懼吾寡第前死耳領哨應襲千戶王國乃身先士卒血戰俱死三十四年虜寇宣府督府檄召延綏遊擊張紘兵來備禦秋七月虜十餘萬衆毀垣入紘猝遇於張家堡南虜來衝我紘令開壁縱千百騎入乃合壁殺所縱入虜

虜怒合衆圍之重夾紘又令士卒無取首殊死戰虜死者衆紘亦力盡死是役將卒全損士人不以爲敗虜中猶追談是役爲之咬指紘亦忠勇哉三十五年春虜入寇參將李光啓死之初警報至光啓率所領疾馳圖殲之未及陣虜四面大至兵爲所殺過多光啓亦被縛去已而紿虜曰我將也第引我亭障下當有贖者虜信之至即呼卒曰我獲爾將金帛來贖還爾也光啓呼曰朘狗宜殺我我非不肯死慮中國人疑我降耳亭障卒其視我死無贖虜亦恨罵紿我剖腹截肢體去三十六年祁勉代光啓任中路參將懲往日亟爲扼塞計未幾虜來即率士卒直前反爲所敗監司以爲傷勇劾奏之將候代虜又入勉曰我固將去然義不得避艱險更共此虜載天也因突戰而死三十八年虜數萬駐常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厥曰滿宮嚫三部住黃河套應紹不部下舊爲營吉十俱屬酋太師亦不剌後各分散惟哈廝嚫一部存今移營不在河套河兒禿厥部下舊爲營七屬亦不剌今爲營四屬吉囊滿宮嚫部下爲營者一把答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爲營者一失剌古吉領之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剌一部近三關住牧爲營者五察罕兒克失且卜爾報領其三阿兒把即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萬阿兒入寇無

邊考則云北虜曰罕留曰罕哈曰爾嚫三部俱近宣府北邊住牧哈剌嚫部下爲營者一失剌古吉領之把答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爲營者一把答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爲營者一失剌古吉領之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剌一部近三關住牧爲營者五察罕兒克失且卜爾報領其三阿兒把即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萬阿兒入寇無常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厥曰滿宮嚫三部住黃河套應紹不部下舊爲營吉十俱屬酋太師亦不剌後各分散惟哈廝嚫一部存今移營不在河套河兒禿厥部下舊爲營七屬亦不剌今爲營四屬吉囊滿宮嚫部下舊爲營八屬火篩今爲營六屬俺答阿不孩今住河套總凡十三營擁衆七萬寧夏北邊無住牧瓦喇一部在甘州西北環繞北山小王子居沙漠其屬有黃毛胡畏吉囊等讎殺不敢南向往時各部皆太師領之太師虜中大將方得稱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太師廢以那顏領之那顏華謂之小官受差遣煩惟台吉得免故諸部落屬之領凡台吉在孕衆即推以爲主而供給其母今部落多領於台吉台吉皆荒淫志在搶掠近聞朵顏衛革蘭台亦與北虜和親不與和親者惟女直耳其虜再寇順慶東西二城抵蔚州所過俱殘破十之八九人畜殺擄數萬許邊人謂近年虜患莫此爲大且慘我兵竟辟不敢與相值是年虜寇

俗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馬室止則氈爲廬怒則殺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報讎也厥主初立近侍臣等舁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令乘馬以帛絞其頭使縊不至絕釋而急問之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精神昏瞀不能詳定多少隨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無禮頑嚚於諸夷爲甚其山曰陰山曰狼居胥曰浚稽曰寘顏曰燕然曰金微曰禽胡初洪武中禽胡寇汙兒不花於此永樂八年車駕征虜製銘曰白雲賜名曰立馬峰永樂勒銘曰蒼山曰沙嶺皆永樂駐蹕曰凌霄峰曰飲馬河曰蒙山海曰清流泉其古跡和寧路城元太祖始建都其產馬橐駝野馬羶羊角端麒貂鼠青鼠土撥鼠豽東牆似蓬草實如奈子十月始熟沙鷄酥酪馬實海青其里至東兀良哈西忽麻撒馬兒罕北盡沙漠

順義王虜中呼安難罕其先元裔弘治間有小王子者因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讎殺勢漸強其子歹顏罕及稱小王子有子十一人長吉囊次俺答賽那之子小王子之孫也吉囊分部河套俺答住牧開平上都

等處其子黃台吉即辛愛善用兵嘉隆間數寇宣大薊遼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因忿乞降俺答求之急縛趙全等八人以贖上從之五年貢馬稱藩遣使奉冊印封俺答爲順義王勑建歸化城弘慈寺在宣府市于家口大同市于新平守口得勝堡山西市于水泉營住牧大青山豐州灘俺答死黃台吉嗣台吉死扯力艮嗣蓋三世納款云其部落分爲東西哨有六枝一順義王扯力艮等并素囊台一設克炭台吉一兀愼打兒漢台吉一罷腰把都兒台吉一青把都白洪大台吉一永邵卜大成台吉等皆統于順義王

崇禮侯 下闕

阿著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與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鞫之及長頗儇巧故獨鍾愛已

有婦二又聘兀愼家取兔楮金的之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卽所謂三娘子者甚絕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愼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於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與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略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朝廷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思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叩邊索

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勑建歸化城弘慈寺在宣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既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于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之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與克都隆哈台吉嗣封先配五蘭北妓二烝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襆卒子擯力艮纏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生子四長曰卜石兔黃台吉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夫以二百餘年逋寇累世稱藩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邊塵靖眞古所未有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姑示羈縻彼未有固志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搆怨貼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

爲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

女直

前言

魏煥曰女直初號女眞後臣屬于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卽古肅愼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金亡歸元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原以北因其部落所居制奴兒干都司一建州毛鄰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兀者隱勉赤等所二十有四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千百戶鎭撫等職給之以印俾以舊俗統厥屬每年一朝貢每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建州毛鄰則渤海大氏遺孽樂耕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遺也俗尙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略同山寨數與山寨雠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

女直野人又一種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爲生諸夷皆善騎射雖通職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差耳

申厎懋曰東北女直國卽古肅愼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永樂初歸附設奴兒干都司置衛所三百八十二賜勅印于開原鎭北慶雲新安等處交易馬市夷種三一居海西一居建州毛鄰等處一居極樂野人兀者去中國益遠獨海西建州各夷先年歲爲邊患自仰逞二奴被戮迄今貢市撫賞如故云

又曰東北有土蠻建州毛鄰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士蠻最強數犯我邊塞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幷猛骨孛羅結構臣慝小歹靑爲聲援納我逋逃聚我單弱陽爲輸款陰畜異謀天幸用我華人襲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中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下

日者仰逞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不可據以爲信靖酋近糾衆在廣寧錦義邊外窺瞰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

衛正統土木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搆婚必且互相黨援邇來朶顏那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泰寧酋長炒禿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人未可帖然橐戈也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愼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河固卽姑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強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設都于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鎭撫北邊曰桃溫曰胡理改曰斡朶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本朝悉境歸附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禮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虎兒後失里錦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賣河及兀者前至劄童等三十九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浦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于是年置焉木與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于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斡朶倫衛又置哈兒分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難河等三衛十五年又置阿眞同眞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塩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河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昔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以當以今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文皇帝神謀睿算銷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

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以非常之禮不狥其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者矣

女直初號國曰金滅遼都于渤海上京後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設軍民萬戶府五以總之又名合蘭府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干至吉烈迷諸部招撫之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乃詔自開元東北至松江以西置衛一百八十四曰建州必里等所二十爲站爲地面者各七選其酋長授以指揮千百戶等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復建奴兒干都司于黑龍之地設都督都指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屬有願居中國者設安樂州于開原自在州于遼陽以處之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鄰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州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

二衛

遼東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春開孔以梯出入

臥以草鋪類狗窩一苦兀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剖腸胃暴乾負之飲食必祭後棄之其鄰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始生先定以杓卜歲即娶食推腥鮮其山川曰長白山會寧府南其巖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東爲阿也苦沙黑龍江其產楛矢石砮重樓金線赤玉眞珠金麻布鹽阿膠海獾皮海猪皮海牛皮海狗皮失剌孫好剌殊角鮫鬚貂鼠青鼠皮腽肭臍海東青鷹鶻兔鶻鷻鯉魚牛魚其國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自混同江達于京師一千五百里

往行

建州夷酋董山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九十七殺十餘萬人朝命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往討之分兵五路渡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唐純魚有沼南怡率萬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酋指揮男女等以千數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膚不可久居乃旋師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妻赴軍門乞降且曰吾所處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大兵卒然至使我喪亡略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奏納之仍安置其部落于南然所損士馬亦不可計也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彭誼討之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建州夷酋斬之奪其馬駝器械輜重虜奔潰遠遁自是邊境稍寧十四年海西北有散赤哈土番把關者索其珍寶兵部移都御史陳鉞勘究召散赤哈赴廣寧對理參將周俊慮其至面白受賄情乃詭告守臣不許由撫順關入時散赤哈已入關閱之怒折箭爲誓誓欲報讎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蕃落欲雪董山忿藉海西兵勢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遼東命招土兵往討然徒張虛聲不趨赴賊遂糾合海西番落數千乘虛入寇時近邊住耕也僧格等十八番戶皆有家丁入貢未還恐悞罹兵刃及京師拘留乃走撫順所報曰犯邊皆海西人陳鉞與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滅夷人誑奏報功悉收十八人于瀋陽衛獄乘夜率諸軍襲各家屠之捶死

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中官汪直勢焰大熾惑于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掌司禮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馬文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及令整邊馬文升至遼東趨瀋陽撫順所召各聽宣勅諭夷衆聞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冤謂遣使入貢初無犯邊狀一切冒殺謂我刦掠果何可證今雖仰荷招安實難聊生文升撫慰具令其酋長赴京適諜報海西酋猶欲寇邊大掠文升偵察得實以事聞于朝謂夷雖聽招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乃密檄總兵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合率所部往開原及調開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十餘人于鳳集寺堡賊以無備分數路入諸軍以逸待勞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收賊馬及器械無算所斬者率海西人文升因論諸虜反側情狀請勦兵部主撫海西人聞之始懼文升復檢停襲子孫名數以請赴內閣考驗璽書底簿得襲者衆于是彌感國恩文升之功也中官汪直意猶未已請便宜巡邊陳鉞乃戎裝遠迓長跪叩頭而謁賄其簾從文升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鼠輩多譽鉞而訴文升于直會

余子俊有劾陳鉞琉鉞疑文升所爲遂屬直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屢寇邊皆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文升由是下獄罷官戍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說直立功已得攀附乃虛報建州女直將入寇請命謀勇大臣擣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宜生殺撫寧侯朱勇爲總兵陳鉞參贊機務時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越亦疑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而制文職大臣者且征夷大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鉞且以計阻鉞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

哈密

前言

王瓊疏曰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劉璋錦衣衛千戶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寧參議李淮分巡西寧僉事高登等勘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眞知灼見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著爲令以致今日紛紛迄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

三忠順王襲職臣屬半是回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事中間憑籍聲勢勒取貨物西域諸國積成讎恨二也其國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遙遠我難爲援三也以不睦之國種強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于敗亡矣是以勢方再傳遽爲俘虜節年經略費我財力隨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郎亡國之人不可復立再求安定王孫把剌卽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孛剌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愼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剌郎其詳未悉奄克孛剌故子乩吉孛羅新襲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于得其人而難于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剌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瓦剌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愼之復哈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方盛瓦剌係罕愼至親哈剌灰畏兀兒兵力強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量爲賞犒不至大費陝巴之復國部落尚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

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所赤地方迎遇瓦剌達子緣俺克孛剌係罕愼親弟又思我朝恩威一同護送陝巴方始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愼增多數倍鼓清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各夷蕃兵二千仍令奄克孛剌賞誘瓦剌爲我嚮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爲證鑑目今哈剌灰畏兀兒二種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久爲逆酋効力赤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瓦剌聯姻于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勍敵增矣土魯番又無新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陝巴者以復把剌卽立罕愼者以立乩吉孛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虛士馬凋敝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土魯番不得拒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剌卽與乩吉孛羅其前日之陝巴罕愼乎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脫脫與諸夷勢方犄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取人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宗廟丘墟城池坍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穀皆仰于我是割己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守城之兵與祖宗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絕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審己量力隨事制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疏大要開彼自新之路論我寄住之番放出先年使人齎回賞賜以慰遠夷之心及准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先任提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爲言尤以修內治爲本是卽仲淹盟好爲權宜攻守爲實事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今日急務正在于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議呈奏請仲淹所謂元昊未嘗卑辭來而輒求通順實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容其貢使降勅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彼必聽順縱欲反覆亦須數年乘此閑暇修我邊備嚴我

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于兵與食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千俱係甘州山永涼鎮抽選隻身應役逋逃不時范仲淹所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久則怨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今日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貴范仲淹所謂戍兵久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輸不絕國用既竭日以屈乏此其時也昔趙充國興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舉以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略並行不悖是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然後徐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鎮之兵再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憊而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犯則土魯番之逆心日消瓦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沙瓜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其心從之志哈剌灰畏兀兒赤斤

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于此時擇把剌即及乩吉孛羅器宇材識孰可統民爲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于三族不可則不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達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幷將赤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于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原族指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然後議修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畜養其精銳之氣土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守此土苦峪既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西海達賊無警于險棧處衣糧牛種犒賞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剌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政仍勅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遇有寇警准其調遣應援各族既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中間修復處置節目事宜俱聽臨時就事議處奏請定奪施行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焦思經略十有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未能有爲于今日而責效于十五年之後亦難矣唐澤等之言曰卽今議處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跡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邊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況哈密地

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彊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擊兵而還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太宗鑒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文皇帝息兵交趾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愼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皇上以古爲鑑以祖爲法以許貢爲權宜索還城池存我經略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提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功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志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募民廣屯塞下以濬足食之源候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皇上之欲爲保瓦剌屯苦峪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復我太宗之舊規成孝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唐之故地也淪隔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與發何道饋輓天德于京

師最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之安西哉緩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
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爲皇上今日進若高談衛霍自許甘
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係不可不察臣嘗反覆熟讀都
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清時之務深加敬服及臣親
詣甘肅宣布皇上以大字小仁恩神武不殺之威而唐澤等之議善戰
不恃兵力防患不忘武備尤爲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
方破殘之餘竭籌畫救禍之方肅州之兵糧漸集回虜之入寇遭挫雖
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
弗之及公論惜之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
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無聊每欲疏乞養
病臣再加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
拒之議專恃兵力不尚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畢竟
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伏望皇上以堯舜敷德格苗爲心恪遵
祖宗通貢羈縻舊地不爲羣言搖惑特勅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

處置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爲國是著于籍册頒行甘肅令鎮
巡官謄寫懸掛公署永爲遵守仍勅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
年力精壯之人世守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者矣
王瓊曰論曰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及禹班師帝誕敷文德七旬
有苗來格是古昔帝王制服西夷之道在德而不在威也禹平水土三
苗丕敍厥貢球琳琅玕是西夷自古時已通貢中國也漢武帝圖西域
制車師置西域都護三十六國歲費以萬計遂致海內虛耗末年有輪
臺之悔唐太宗滅高昌以地爲西州置立郡縣發兵戍守魏徵褚遂良
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戍守破產變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警
陛下豈得高昌一錢斗粟之用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太宗不
聽後亦悔之今之哈密即唐伊州之地元封其族裔爲威武王居之國
初改封爲忠順王賜以金印并置哈密諸衛授官降印以示羈縻而已
後忠順王數世無道不能自立又與土魯番有隙土魯番屢侵滅之其
初吐魯番虜陝巴欲遣使往彼和番且欲送回忠順王陝巴復立馬公

文升以爲我朝北虜雖勝未常遣一使通和若彼自送回陝巴革去王
封居于甘州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者吐魯番之舉何自而啓耶自眞
帖木兒之來不當留而留之其去也不當賞而賞之及其稱兵近郊脅
求賞賜當出兵擊之而乃不奉王命遣使納幣虜廷必欲得無道之拜
牙郎而復立之而吐魯番之志由此遂驕肆矣其後守臣方欲矯講好
之弊嚴以拒絕之托爲奸細以殺戮之遂以再貢所謂球琳琅玕爲頑
石而欲永絕西域貢路使西河生靈橫遭塗炭所謂一言足以喪邦者
豈欺我哉雖然前之守臣鹵莽任情固可罪以至于懷仇私怨矯詔殺
降引用邪黨布列中外大開邊釁河西之地幾至失守者其心何忍乎
愚嘗謂昔日撫夷易今日撫夷難者昔安分而今肆恣也自非開誠心
明大義宣布朝廷之恩威豈能使彼信服如昔日哉或曰然則哈密可
棄乎可守乎曰漢武帝唐太宗嘗守之矣不可爲法也今吐魯番之強
壓掠諸番盡失其故土獨哈密回回存者以與吐魯番同類故也我豈
能棄之所棄而不能立者忠順王一人而吐魯番肆志嘗至西海刦殺

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使今日舊壤不息唐吐蕃宋元吳據
河西以叛中國之事未可保其必無矣觀者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
馬文昇曰幅員之內以中嶽爲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
及自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
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敦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
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
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吐番所據終唐之世不
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室患
元太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應
天眷命掃逐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來者不強其於西
域也亦然眞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
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
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
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簡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

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有因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習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遠駐苦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愼襲封爲王成化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鎮守太監韓禮總兵周玉都御史王繼皆賞賜金帛綵段而效勞之人亦各陞賞矣

趙公伸曰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烏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等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令輿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與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之使出出奇一擊必使彼馬匹不返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烏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頡頏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爲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并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又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具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州以協戚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內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

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略乎哉

魏煥曰哈密即唐伊州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卒其弟安克帖木兒立永樂四年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賜金印西有哈烈北有赤力把力畏吾兒罕東北有赤斤蒙古南有阿端罕東先于闐等番俱授官賜印爲哈密應援哈密能立則逐西藩屏固矣成化九年土魯番速檀阿力調哈密夷衆掠赤斤蒙古諸夷時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爲頭目者林所弒王母努溫答力守國不從阿力擄王母金印以歸二十年甘肅守臣奏令王母外孫哈密都督罕愼襲忠順王爵貪殘不仁阻勒貢使弘治元年土魯番速檀阿黑麻詐言結親誘罕愼殺之乞天使往和兵部尚書馬文昇請勅責論阿黑麻遣使獻還哈密城并金印五年守臣因先安定王亦攴丹與先忠順王脫脫同族奏差官詣西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者襲封忠順王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人潛住土魯番地方盜馬殺人阿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木郎支解以陝巴與彼皆蒙古人元之後裔不殺執歸六年命侍郎張海經略哈密遣夷使捧詔詣土魯番責論被留七年阿黑麻復入哈密拒之掠罕東諸衛番夷聲言欲奪占甘州八年巡撫都御史許進至甘州時阿黑麻已退留其頭目牙蘭據守哈密進請兵同總兵劉寧往征十一月攻圍哈密破之牙蘭遁走斬首六十級宵脅從者八百餘人九年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并哈密頭目奄克孛剌等住守哈密頭目奄克孛剌等密會瓦剌頭目小列禿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并餘人奄克孛剌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哈密小列禿領兵來逐退十年阿黑麻差人送陝巴回哈密十七年陝巴嗜酒掊封屬夷怨之頭目者力克等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罕帖木兒來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罕帖木兒乃罕愼女所生時年十三歲來哈密近地剌木城居住守臣差都指揮朱瑄領軍送陝巴至哈密守國撫送罕帖木兒回還本土伊因父阿黑麻死衆兄雠殺不肯回朱瑄擒來甘州居住正德元年陝巴卒其子拜牙即襲封三年土魯番速檀滿速兒遣使進貢乞放罕帖木兒回本土不允至六年始送回本土八年拜牙即貪弒屬夷怨之走

入土魯番滿速兒遣人來守哈密要求賞賜都御史彭澤李昆相繼與段絹等物甚重彼索取無厭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將夷使倒剌火者等俱繫獄死滿速兒牙木蘭兵九萬餘騎十一月十五日入嘉峪關十六日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領兵禦之俱敗績官軍死者甚多至十二月十七日方遠起總制王瓊經略自是哈密衛都督乩吉孛剌剖夷在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衛都督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黃墩山罕東衛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皆避土魯番各失其故土而哈密遂不復立矣

魏煥曰今之議哈密者曰護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不可概以外夷視之也爲今之計莫若得人而先其所易緩其期効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缺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徠多方俾卒族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

處熟地則倣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踵後出其不意之擾彼勞我逸日增歸附之酋將見瓦剌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讎之略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論以翼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腹背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脇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取元寇而戮之以示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遁稍款必堅然後隨機應變而更爲哈密永遠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雖十土魯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王全勝之策也

往行

弘治元年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愼復據哈密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愼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愼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愼喜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愼愼頂經結盟遂殺罕愼

弘治五年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各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賴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弘治六年陝巴至哈密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赶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佞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

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通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

弘治七年四月上以張海佞謙無功不受命輒還朝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閑住文升言土魯番特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若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南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謂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文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十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

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至西域道路主上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悅因與翥議選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爲襲之之計云弘治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詷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擒以歸住四徼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閭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閭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弘治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

弘治十年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哈密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克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烏亦滿速兒等于閩廣

甘州取烏亦滿速兒等于閩廣弘治十一年王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烏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孛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主剌妻陝巴結好奄克孛剌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烏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

肅州往來自便

弘治十七年二月守哈密陝巴尋還哈密眞帖木兒居甘州陝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方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住哈密撫夷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主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雠殺眞帖木兒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擒眞帖木兒居甘州

正德八年眞帖木兒還土魯番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烏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眞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烏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郎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郎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剌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烏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所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云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鎧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烏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諸酋金帛二百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眞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烏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番即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烏亦虎仙等專窺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布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一專與哈密爲讎未敢窺嘉峪關也

正德十二年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

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爲變捶撻獄繫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
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死虎都六鳥赤火者
撒也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鳥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
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姻答皆謀于內閣梁儲
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
言于兵吏部曰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
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昌寧之敗巡撫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
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崑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
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切責崑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
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
人李崑之姻家黃臣亦山東春出毛紀門下賓緣狥私黃臣至甘肅趙
春疏言李崑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
與趙春勘問依憑李崑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崑
前後欺罔事疏聞乞令法司按實治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

李崑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
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
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託禮部
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
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
至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無
一人爲李崑庇者奏澤罷免爲民李崑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
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始回問成會多官
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鳥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後又許
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幷李崑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
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以能免不罪李崑止降級陳九疇爲民
黃臣趙春調外任

西番

前言

魏煥曰西番爲關中患自古然矣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隗囂而旅拒
東漢唐連吐蕃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西夏爲禍大矣本朝于附近
諸番互市茶馬羈縻得法今茶馬已廢雖未大肆而入侵擾居人苦之
嘉靖己丑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
毒總制王瓊撫剿並用破若爾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其後
又曰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土魯番強梗弗順自襲取哈密
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衛或爲彼附或徙居甘肅而逸西藩屏
已失況今自肅州之西越四川直抵雲南麗江皆西番而防守之計不
可一日不講也況今北虜瓦剌住牧甘肅北山外亦不剌徙居西海蠶
食諸番漸有併吞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谷渾之事誠可
慮也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六目錄 外編
兵部五
防倭
前言
胡　松　倭　名 二則
蕭　彥　倭　名 二則
王鳴鶴 二則　楊守陳　鄭若曾
倭　名　鄧　城　倭　名
倭　名　倭　名　薛　俊 二則
倭　名 二則　李承勛　胡宗憲
往行
陳思盼　附夷地志略　附日本國 三則
卜大同　嘉定倭寇　任　環 七則
王　直　張　經　胡宗憲
郭　成　張汝濟　倭　名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五

防倭

前言

胡松曰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虜然言倭事者略矣何者我國家之有天下實逐狄君而宅之狄君逋遁而遺孽支屬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成祖三犁然地廣種煩撫植甚易故永樂以來馬哈木阿魯台本雅失里之徒跳梁蹯躅至爵之三王而後少戢以定矧又割大寧而棄之其後寖然寖熾即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幷朔方河南故地遂失矣自是國門戎索之憂肘腋腹心之患日切孔邇憂及廊廟即廊廟不遑暇食文經武略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撫臣又

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于延寧甘固四鎮而止其後宣大遼薊則皆並設至于兵備憲使參遊副將之屬不可勝紀法蓋日詳密矣倭之負海即自玄菟樂浪迄于徐閩東莞要無慮萬餘里所在可犯然自聖祖拒絕信國經略之後伏不敢動者頗歷年所永樂中雖嘗蠢動賴劉江望海窩之捷寧謐蓋百餘歲比歲海防闊疎舶利羨溢濱海三窟之豪造舟貸直淵藪卵翼橫行洋中翩翩如鷹春來秋去各有主名當事者即知其然而憂連懼及托于喑且瞶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陳而敝以圮法久而蠹且蠹蓋其理也重以風俗崩頹紀綱爛潰君子小人交驚于利以陰召陰小雅廢而裔夷乘矣前此十數禩廟堂蓋憂患之嘗遣重臣巡視竟以羅禍自是益辟所忌因緣忿怒轉爲叛逆乘勝從衡狡焉思啓蓋自壬子至戊午黃巖至淮泗沙壖場渚至村落邑鎮而兩浙三吳長淮之禍變慘矣所賴聖主憂民天心悔禍英豪僇力兇渠授首雖其遺燼餘烈時或灼然而巨欵大勢法儘其遏矣顧當時變出倉卒事承蠹壞徵兵調賦署吏速官一切從便頗覺煩費多事焉

蕭彥曰今天子聖神御極薄海內外罔不賓服而獨北之虜南之倭世爲我患我所爲列戍而守借箸而籌非倭則虜耳而倭與虜兩者其患同其情異虜利在騎倭利在步虜利在弓矢倭利在刀劍虜利在大衆長驅直搗如虎狼咆哮卒莫可攖倭利在零散橫跳側出如蜂蛇蟹人莫知所自虜利在秋冬秋冬則馬肥便于掠倭利在春夏春夏則風迅便于航虜去來有時即大掠率旬計而返倭出沒不測一突入輒寢處爲常虜利在平原平原易驅倭利在川巖川巖易伏虜利在毛飲不藉屋居田作倭利在火食不離米鹽酒肉而虜之患常在西北倭之患常在東南西北習虜故利于禦虜東南習倭故利于禦倭蓋虜與倭異情而我所以禦之亦異宜其大較若此矣虜姑無論倭自嘉隆以來海波不揚者垂三十年東南且忘倭何言西北歲辛卯有闖人自海外來備言倭關白睚茁狀守臣以聞天子下羣臣議防倭計無何倭果入朝鮮迫遼左如閩人言余竊有感于往事焉嘉靖中東南數中倭我奸民王直徐海輩竊據海上日糾倭入寇無已時至動天下之兵以勦之不支

而胡尚書宗憲實任之宗憲曰二酋不擒禍未弭也多方用間誘二酋而弄之股掌之中卒之倭殪而二酋殲患遂息尚書性豪邁不受束縛墨輕千金如塵其軍興不能無濫費費且不可詰而東南十年之患一旦底定則尚書力也倘可比李之市租陳之反間金乎尚書既以論罷而胡尚書者旋誣以訾語詔逮問賴肅皇帝聖明寬其身又賴今上聖明寬其家而尚書竟客死于邸其家亦幾于壁立余仕武林則武林人莫爲尚書嗟者豈惟尚書鄞有蔣陳兩生者應尚書募航海諭日本陰誘直而卒以直至夫兩生者其人不可知其于文網不可知要以狎風濤出十死一生以爲所欲爲斯亦難矣直戮而兩生坐危法幾論死故夫國家之難也常難于任人而人臣之難也常難于令終則豈非當事者不暇顧其後而議事者不復念其前兩相戾而無當哉

□□□曰今之談禦寇者必曰水戰水戰必曰禦外洋使遠海果堪大出舟師逐盜于郊原以毋貽門庭憂詎非計哉然而風潮有順逆椗泊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昔議多以爲未便乃鄭若曾則云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似矣然而夾擊設奇之變亦有所未盡也即以浙論如陳錢極遠孤山無礁且水深不可下椗馬蹟有龍窟難舉戰砲大衝雖東面有礁而水極震蕩易壞舟說者以爲非戰地也姑置勿論矣若普陀金塘去舟山非遠殿前洋山去崇明非遠昔工書馬坤議欲大集戰艦哨洋山哨普陀以遏賊鋒其策固未可盡廢也何也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裹互爲聲援往者參將盧鏜不于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諜驗之傍無一舟兵既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衄夫惟鑒賊之所以誘我者反以誘賊而賊反有不可制者乎唐臣陸贄曰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論人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中合縫不使鐵釘

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鏹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廣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者倒槍邊櫓不能轉戧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犖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洋犖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爲駕駛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治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戧風嘵嘵船便于哨探二劃船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監眠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兼而備之夫非今日水戰之急圖者乎說者謂舟師非慣習風濤者一望海洋鮮不驚嘔吐不支何以制勝藐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瀧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鎖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椗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

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制火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鏢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于木架造爲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于此者南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技藝熟閑輕儇佻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鉤旗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級爲旗周匝綴利鉤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

又曰曩者平秀吉之橫行海上也挾詐力以恐喝諸島而習爲操莽之圖乃山城君文祿固在其臣未必盡心服也閩薩摩島主義九故與抗衡誘酖其弟而幽其子秀吉之爲亦慘矣豈其遽忘會稽之恥而況清正行長在鮮雖不相能可貳也今其言曰家康公發百萬兵悉誅羣奸臣等立秀賴公而爲君則諸賊之內自操戈已甚夫安知不各懷併吞志耶聞其國有大唐街所居皆華人而郭國安許儀后以醫幸于敵常以敵情輸我每有不忘故國之人心又玄蘇者乃杭州中峯和尚十八代孫亦有回漢朝祖之願將官茅國瓚兄弟新從倭土來兼以遞者倭所送回閩中通人試一參迅敵情應不啻燭照吾因之而間之或以伐其謀或以攜其黨即不然我亦可以察其情形而毋爲所乘胡宗憲之捨徐海王直也往往出此祕計顧自蔣洲陳可願之徒多獲罪灰壯士心即今捐金不問安所得陳平而用之夫莫厚于間賞莫親于間使則畜之何可不早畜也

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搶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算也願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艘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以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溫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略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倣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

酬其勞有悞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墩堠舉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故曰哨探三軍之耳目也耳目不眞有不至冥行蹶事者乎此之謂哨望之宜嚴也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儔離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澳月港諸處番舶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搆釁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爲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懼有不逞若徐王輩以涓涓之不塞而流爲滔天且奈何哉故今欲固封守莫如禁通夷欲禁通夷莫如核市舶何也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容未敢軼越於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藉寇兵齎盜糧爲害滋大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船者行令

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塡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幷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爲具呈於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夫既禁巨艦又有統紀通夷之輩自應斂戢即有一二番賈仰鼻息以就市於我其爲防禦易爲力矣

又曰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城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末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於燉煌先在乘隙列障枝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疎而可犯是自撤也宜略倣墩保之製使民各自爲市市列爲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

楊公守陳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嘗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虛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譎時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細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刼倉庾焚室廬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繈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不知女男剔視之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流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命令重帥恆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之軍分臺防備而兵威振于海表七八年間邊民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端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

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其請以達于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鄣先罹其害茍民獷稼爲之舍館胺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徹而九斂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梟肆無道強市物貨善詭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物既殘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歷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鄣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敝民生以通貢厚之者一則欲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于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倭奴最我仇敵而干.搆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問我其罪不勝誅矣況我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賊則類于殺降不武不義若從納其所貢

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敝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聽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詐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不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亘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啁其子夫哄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一舉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侔矣

鄭若曾曰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內地奸民勾引之也其時爲嘉靖二十五年禍尚隱而未彰微而未大都御史朱紈用海道副使柯喬議欲以海滄月港等澳奢民充捕盜撲之備倭都指揮黎秀獨謂不然上議

于巡按御史金豪曰日本倭夷先年內犯朝廷屢下備倭之詔及委重臣以督海防是以海洋乂安今承平日久軍民趨利忘害而各處輕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貿易向嘗緝絕今復啓釁若不預行究治恐禍患日深卒難禁制也既而復上議曰近署安邊館事稔知違禁通番大船之詳其船皆造于外島而泊于外澳或開架以通番或轉售于賊黨而嵩嶼漸尾長澳海滄石馬許林白石等澳乃海賊之淵藪也本職欲行禁治恐澳中勢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禍乞行府縣巡捕官親詣各澳密行擒治船隻應燒燬者燒燬應留用者留用庶頑民知警而通番之風少息矣議上秀遂舉行令漳泉者民捕盜怨謗致劾免官後十餘年倭患大熾沿海數千里生靈糜爛不茶毒人始服黎遠見而惜其冤抑向使早用其言胡以有是今論者但知紀錄戰功而曲突徙薪謾不之及不能無感故志之

□□□曰兩浙形勝大半負海島夷之來最爲切近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

定海大浹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堂奧自安矣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守藩籬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突出海外固爲當敵要衝浙西雖涉裏海而豪華財帛之所聚也尤爲賊所垂涎兩浙設禦其容以軒輊耶

鄧城曰倭自彼島入寇必乘風汎之便如遇正東風必由下八山陳錢馬蹟等澳以犯浙江遇東南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隸所以然者以海中山沙自馬蹟而北至于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船不能東西飛渡故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堡寨以控禦之至爲精密承平日久寨衛徒置倭患寖興今督撫修復舊制凡海中諸山沿海險隘建官屯守分船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衢馬蹟洋山爲倭所必經之地而陳錢尤爲分艘要衝設正副二總兵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參將分

偃甲未幾而沿海諸烽火又以變告矣夫倭自辛卯狡焉興戎蠶食屬國而我且仗義聲討徂遏狂鋒然而始議援已乃議封已又大發兵議勦再尋干戈而所損中國士馬以數萬計所費中國帑藏以數百萬計彼卽不能終有樂浪玄菟之墟亦旣捆載以饜所欲而玩中國于股掌矣今之駭視倭者又曰日本爲國甲于東夷依山負海雄據五畿七道三島兼有附庸之郡百餘守不設險自衛以兵民俗輕生習于戰鬬則中國之卒弗敵也長刀橫舞一躍十步鳥銃精熟百發百中弓長矢巨近人方發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則中國之技弗敵也足智多謀設奇盡變衝陣必因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每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令我軍驚潰或以斂跡爲進取或以張揚爲逃遁則中國之將弗敵也乘汎走舸疾于風雨搗虛擊懈幻若鬼蜮沿海萬五千里間若外島若內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備則中國之舟師弗敵也是則然矣而不盡然夫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

聞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鬬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疲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裔如許時乃始窺犯內境海若之所驚漂風霧之所摧撼卒未得蘇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于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犂而沉且隨濤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鱗鱷鬬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先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糧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因粮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在隄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明興初亦未嘗有海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齎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旁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澉浦溫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于琉球大洋斬俘甚衆十二年十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年我乃敕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載在祖訓有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我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爲不祥也

□□□曰嘉靖之季倭爲祟日亟且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負番賈直挑之釁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遊熾上屢震怒逮浙江撫臣朱紈已又逮應天撫臣彭黯屠大山紈故方勁任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竟以誣誡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部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搆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仇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捋然煩斂而中國盜大起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咸憤習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當事棘時天下非乏兵若鉤也又非盡無熊虎堪任將帥之材也然而迄多歲膚功未奏此無異故寵賂章而蒙蔽滋多任用非而賞罰失實甚且監軍督察日遺月煩計惟分謗避譴孰肯盈庭執咎其幸而定惟是檄靈于廟社而主德嚴明三尺無假故終有濟耳

□□□曰去歲日本國王差使來朝人伴動計千數來到浙江肆爲狂悖恐中間有夾帶先年攻刼爵溪等處倭賊且在寧波住久竊窺邊海港汊得知水道今雖回還夷心莫測明年風汛時月恐倭賊或至犯邊緣彼先沿海各衛所原設戰船各有水寨併官軍常川在船哨備私擅回營者少正統二年革散水寨將船掣回各衛所港議守備官軍回城近便故多棄船戀家船隻不修器械不整聞知巡海三司官來點閘隨即赴船聽點其遠去者僱人應名點視巡海官去仍復前弊是以船隻

內有朽爛遭風等項數多今浙江水旱民飢難便補造其水寨猝難復設若不設法預爲整備船隻揀選官軍修造兵器訓練武藝遇警不無失措臣同欽差鎮守浙江都知監右監丞阮隨計議得邊防急務案行浙江都布按三司各行巡海官整備外及照按察司巡海官僉事黃譽巡海一年將滿該替本官公勤廉謹提督有方軍民悅服如蒙准題乞勅該部量與增秩與同參政曹凱職專巡海備倭庶邊備得人軍備整肅緣係處置備倭事宜開載謹題請旨體訪備倭指揮千百戶中有志勇過人善撫士卒者每處四五人各營原船臨期調換今選當先船上領軍勦賊

薛公俊曰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摩維國尹都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爲所屬號大倭王傳二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間倭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法甚嚴竣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

殺復立卑彌呼宗女一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高麗
招習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也先秦時遣
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大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
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也又其性多狙詐
狼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
之密也
又曰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魏隋唐宋以來雖屢朝貢厚叨賞賚又
屢寇邊陲然不過肆其鼠竊毆逐之而已迄元至大二年寇慶元路燬
鄞儀及天寧寺國朝洪武五年五月五日船二百隻寇溫州府永嘉樂
清等縣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船一十八隻寇金鄉衛官軍二十八人
被殺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船九隻寇小尖亭金鄉衛官軍敵退獲人船
一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船六隻寇浦岐所永樂二年四月十八日
船一十八隻寇定海衛穿山所百戶馬飛興被殺十年正月初一日船
一十一隻寇楚門盤石衛出海官軍獲船一併首級解官十五年正月

初一日船二隻寇沙園所溫州守備千戶沈鍾被殺正月十五日船八
十四隻寇海門衛又寇金鄉衛壯士所及平陽岐山地方正統四年五
月初八日寇定海衛大嵩所殺死官軍五月二十日寇爵溪所敵退八
年六月初四日夜迷失二倭使頭普福在樂清沙嵩藤嶺獲解嘉靖二
年五月初一日議道宗設等仇殺瑞佐夷件劫東庫燬嘉賓堂初六日
逃至西鶴山洋敵殺總督劉錦初七日綁去寧波衛指揮袁璉定海衛
出海百戶劉恩死初九日殘夷七十步從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敵殺穿
山百戶胡源大抵夷情反覆不常來王于虞而猶不免蠻夷之猾夏通
道于周而猶不免淮夷之並興倭夷種也是以或服或叛詭譎莫測顧
吾制禦之何如耳故兵法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
吾有所不可攻然則受備邊之計而爲民之司命者豈可忽而不加之
意哉
一二曰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
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則沿海島嶼宜廣設衛

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舶
市太監置酒命座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搆此
禍端實爲戎首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
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
來艫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燎
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力痛絕之當
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
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
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
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
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
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
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
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再照海外諸國名載諸皇明祖訓者凡拾有五而

日本與焉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憫憫然以倭夷變詐光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于今日之事則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尙須會議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詔旨切責一併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漢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卽已逐日關給口粮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竊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卻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卽係宗設之黨無疑則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非是乞勅兵部亟行福建鎭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

鞫蓋夷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眞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于瞭報俱各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況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隅掩我不備況有侵狂剽掠之虜尤乞通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飭官兵修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瘵捕務俾罪人斯得國戚以伸而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眞足以臨照八表震讋萬方矣

胡公宗憲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二月而皆極于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經歸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鳥沙門分艘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寨壁下陳錢分艘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恆在淸明之後前乎此風倭不常難準定淸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汎九十月爲小汎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薩摩前後三州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

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于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常尊定主矣

往行

往年奸人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閩廣旋于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柘林用陳東葉明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莊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靑村上海亡何東破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爲患于漳泉興福嚴山老者爲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爲患于廣東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爲我參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尋亦溺海死是歲王

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峯張璉合屯大浦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澳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大抵倭誦而貪最善窺敵伏而伺釁乘便乃擾順逆何常惟我是視耳往以邊吏弗戒闌入內地偶一得利轉引滋蔓其後我兵稍集聚而殲旃同乎懷抱之鑾蠆也我雖被螫彼亦尋斃時獨無狡焉雄圖者爲之謀主故易與耳乃今則何如哉今之倭非王直徐海之倭而家康清正義弘之倭竊惟平秀吉以海嶼孤踪起而篡三千年一姓之國身既鬼籙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者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其海曲之地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稻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

自漢武滅朝鮮使驛始通于漢三十餘國至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難升米等幷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遣塞普掾史張政等賫詔告諭之卑彌呼死宗女一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安帝時俱遣使入于拓林設把總哨至猪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參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麞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之設西路遏番賊之突入則于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門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澘州會而澘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防備倭寇者如此

夷地志略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阻東海東北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一支北望眇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至遼東遠由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繼其艘傳驛至京師

日本國畿內所部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四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者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者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其海曲之地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稻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

六十六國陵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秦廓土還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經百濟裝飾船舫有句麗無道同欲見呑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伸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卽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陳平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奇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儀仗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詔不宣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四年其王孝德卽位遣律師道昭求佛法獻琥珀瑪瑙時新羅爲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顯慶三年豐財遣僧志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偕

蝦蟆入朝咸興年持總遣使賀平高麗長安元年聖武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求書籍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粟田輩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巾爲贄悉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還天寶中孝明復遣朝衡單貢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是時新羅梗海道始由明越州入建中元年白壁遣二僧靈仙行賀眞人興能禮五台山學佛法元和元年桓武遣騰元葛野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詣天台山傳智者上觀義歷二十年還開成會昌中仁明遣僧禮五台大中三年僧慧謂自五台山得觀音瑞相欲返故國舟抵新螺礁謂禱之曰使我衆無緣見佛尚從所向建立精藍有頃舟行泊潮音洞下乃于雙峯山卓庵奉之呼爲不肯去觀音院光啓元年光孝遣僧傳教至梁龍德周廣順中仁和封上俱遣僧貢宋雍熙元年守平遣僧裔然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拊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經一卷記室參將軍任希古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印本大藏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船歸後數年遣弟子奉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遣風飄至日本七年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膚淺無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卻之是後不通朝貢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止國清寺願留州以開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等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併賜僧伴紫方袍元豐元年明州又言得其國大宰府諜因使人孫忠等還遣僧仲回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簽其物直村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州網首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乞于市至臨安詔守臣支給津遣往明州養贍候有船便發回十七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船悉與給還仍給常平

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候風便津發宋自中葉歷久無貢元世祖遣使詔諭之不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卻之其臣亦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卻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物不恪卻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爲訓示後絕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貢期約十年一貢太宗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受冊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京師燕賞優渥捆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于義往往各道爭先受遣之爲幸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內藝與治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義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夫內藝與遣使宗設謙導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宗設謙道等持忿執銳仇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搔動藉

使不蚤爲之計則寧波幾爲所屠矣吁四夷咸賓固帝王之盛節然貪狡若倭挾虛以窺厚利而使吾民之膏竭于供俸吾民之命懸于鋒鏑父母斯民者亦何忍樂受其名而不惻然于中耶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于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祖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攻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浙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于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大牙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賚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其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

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恆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羣臣右京兆大夫高貴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或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紿宋素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躪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過遇之皆死後以詔旨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舶主往來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瞰其利厚私市違禁器物咸託宦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貲蓄去莫與酬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所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詬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紈及置二司用事者于理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士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

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王忬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忬于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屢諜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愚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捆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忬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黠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恆勝也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比蝟起而舶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猾果往速退田州瓦民及山東搶手兵連戰敗去經望

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由上疏行有所負挾頤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仇故嚢喑縱賊耳而會兵科亦有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大破賊于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起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蹣躪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以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祕未可知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亦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布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

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守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進士歷官福建副使時會海寇挾倭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

卜大同字□□秀水人□□□□進士歷官福建副使時會海寇挾倭作亂所在皆震而閩爲禍首時論推君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者君應曰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颶風擊電猝絕之難恃備在我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吾固而與倭逐是馳颶擊電鮮克濟矣乃趨駕至海上簡卒武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授吏士言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爲甚縱弗禁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或且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莞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君毅然任之既修飭內治諸所興革一切與民

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君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間攻掠城邑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而不能制獨閩得君晏然君卒後二年乃始告警云

嘉靖二十八年有夷人行刦至漳州官軍邀于走馬偨擒九十六人巡視都御史以便宜斬之然所獲實滿剌伽商人及閩中累年接濟者非眞賊也因下令捕賊又令幷海居民素與番人通者得自首不則許相告于是人心洶洶轉相誣訐而諸奸人在海外者恐不得歸歸又恐事覺罪死遂勾引諸島夷及海中大盜所在蠭起時中國息戰已久出無行伍止無營壘望賊皆走而倭奴趁風飄入內地者莫不得所欲而去于是轉相告語唯恐不得來也而中國大猾爲之謀主數年之間東南諸郡騷然嘉定尤甚

嘉靖三十一年秋海上始有倭船一在吳淞所一在七鴉口一在崇明沙人不滿百皆飢困登岸竊食在吳淞所者殺百戶馮舉宗先我兵獲二人乃中國亡入倭者賊入據楊氏宅洞其牆屋四望徐俟而船南走

我兵追之賊匿蘆葦中以免在七鴉者爲居民楊氏所執凡十餘人婦女四五人多倭也在崇明者有巡檢紿之曰棄爾兵刃當與爾船賊遂投刃海中獲二十餘人自言船主襲十八與倭夷往來與販逢惡風飄入朝鮮朝鮮人襲之死戰得脫乘便風七日至此本非爲寇也既知我兵易走乃有輕中國之意也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復有倭船入金山衛備倭指揮王世科本府同知任環合兵捕之命吳淞百戶張治以五十人爲前鋒治頗有斬獲已而中鎗死衆遂潰環身被三矢明日賊緣海岸遁去環山西人忠義出于天性戰必爲士卒先屢至危殆而意不少挫所被衣甲以至補襠行滕皆書名氏蓋恐戰死以識其屍也愛養士卒人人得其歡心父亦非庸人從山西來入子舍見囊橐無餘物喜曰可稱任氏子矣一日遂歸夏四月知縣萬思謙至海上給軍餉見海中賊船數十艘冉冉而來知必深入亟馳歸爲城守計明旦賊已趨黃姚入劉家河登岸殺人矣將掠婁塘幾爲韓氏所敗明日以二百人至韓氏不支而走遂大掠所獲

財帛不可勝計又北攻太倉三日之間燒其東南西門及其倉中積粟軍民嬰城自守而已復轉掠吳淞城不可守遂入之西掠月浦及羅店五月三日進薄城下乘東風縱火燒廬舍烟燄漲天城上人不能張目思謙叩首籲天風反而西有應天府檢校張大倫固原人以善射適至城中驍賊六人奮而過濠大倫射之貫一人項一人中目扶去一人爲鐵丸彈中其面一人弩中左手拔矢笑示城上人曰此可傷人乎言未畢一矢中其耳乃投弓去遂焚掠劉家行南入上海殺一縣丞及太倉衛指揮武尚文至吳淞殺百戶卜相陶成臣從容置酒登舟而去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乙巳倭由上海七灶洪登岸流刼及于嘉定至二十九日始去詔巡按御史孫愼勘報倭殺擄嘉定吳淞文武諸臣失事之罪都御史彭黠言嘉定太倉上海被倭患特甚請破例優恤報可是歲賊首蕭顯等率五百人據南沙官軍焚其舟以絕歸路而南沙多積粟欲困之終不可得副總兵湯克寬新受命討賊克寬父屢前爲總兵平秦璠王艮者也既將家子意頗輕賊天未明發兵登岸顯先置伏

于旁兵半至伏起我軍前後不相應遂大敗死者千餘人克寬收兵還蘇州同知任環以民兵守之賊不得走蕭顯者廣東人書生也多謀善戰爲王直所憚江南之事顯實首之獲華亭涇人楊元祥問以城中金帛數元祥言府庫之藏已遷入蘇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導之以南道中見經絡者取以爲戲婦女猶爭不肯予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擊賊賊頗有傷者顯命眞倭數人登屋斬衆遂潰去時商賈輳于南翔金寶山積賊取之不能盡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歸顯必欲擒之見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顯見叩頭陳元祥之功殺牛羊以祭海因厚遺之將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辭乃給以令箭而歸

三十三年元旦任環歸府我兵不爲備賊得舟渡復至城下知縣萬思謙方築城成賊不能攻遂掠南翔廣福屯海上賊兵戰不利太倉人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遣將盧鏜浮海至賊駭而去環陞兵備僉事與鏜討賊鏜以克寬不可恃獨將其兵進賊犯我兵鏜堅壁不動賊意易之居二日出掠如故鏜以舟載荻與賊相近潛要賊歸路薄暮賊歸我兵迎戰已而火起賊望見謂焚其舟奔救之伏兵四起賊大敗斬獲過半餘衆南走鏜恐軍士戀金帛不急追賊盡焚諸舟及賊于青村就圍之會雨賊乘間潰圍去鏜還松江曳不用命者斬之三月望賊首劉三以二百餘人入吳淞江登岸刼掠適克寬兵自松江至臨戰我兵且進且卻召把總田口將斬之對曰兵船本出者民素不相統無以責其用命即召者民施大鯨斬之衆皆股栗復戰邳州兵退者又斬以狥由是士皆死戰賊潰奔匿舟中我兵甲夾岸攻之矢砲交下賊悉就擒無一人免者賊之始至不滿百人再至不滿千人是歲夏四月連結諸島衆以萬計州縣各被圍不能相救是月賊至城下幾陷者數矣一夕賊已登陴取燈有童子覺之大呼守者起擊賊賊乃退復有賊五百餘歸未至島颶風漂至海上六月朔由縣西門趨蘇州又南掠吳江抵松江有關文昆陵唐太史所從受鎗法者也適至縣士大夫留以爲城守計賊方急攻時四日間射殺二十七賊傷者三十餘後失董僉士邦政意拷掠數千折其足年八十餘老死邑中八月倭自嘉定還屯采涇港時調青徐

長鎗手六千人適至以參將李逢時許國統之以參政許大倫副使周臣爲監軍以南京兵部郎中譚綸盛唐爲贊畫相見禮如平交轅門既開六人皆南面而坐識者知其必敗矣賊聞大兵至佯迎戰戰輒走欲誘致之嘗遇賊于新涇夾練祁而射飛矢蔽空賊先引去由是長鎗手日揚兵于四郊民間寡髮者則斬其首以要賞有里長日給事縣庭亦爲所殺縣令楊旦哭而訴之參政翁大立大立以告贊畫綸繆解之曰兵氣欲揚奈何阻之大立怫然而起曰是何言歟國家命公等爲民誅賊乃殺民以充賊耶一日長鎗手又斬首以獻旦言非賊乃婦人耳大立問何以識之旦言人頭男必俯女必仰驗之良是亦竟不問于是長鎗手益橫日夕所須皆強取之民間醯壺醬甄無免者及兵出之日什什伍伍掉臂而去兩參將不知也賊舟在采淘港皆蒙絮被寂若無人長鎗手亂射之不動海潮既至諸浦皆溢賊十六人從蘆葦中躍出長鎗手大亂相蹂踐爭入水亦有跪而請命者凡殺三千餘人敗兵絡繹入城城門終夜不閉人謂是時賊以十人躡之則一城塗炭矣賊既勝猶不入海泊舟老鸛嘴明年正月二日移舟寶山我兵追之獲一舟斬六十級遂與柘林諸賊合

三十四年冬十月僉事董邦政以嘉定兵擊賊于寶山時官兵列陣山前賊在山上相持久之者民嚴大邦年最少獨從山後潛上援槍大呼襲其背賊陣動我兵大呼而登斬首九十八級閏十一月癸酉川兵遊擊曹克新與倭戰于高橋斬首二十八級自辰及未酉陽兵先潰諸軍遂敗乙亥克新復以蜀中土漢兵分三哨銜賊左哨天合上兵及筠連弩手斬七十餘級右哨酉陽色梅兵復潰我軍遂敗爲賊所乘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衛百戶鄒彥昇皆死川兵死者十四諸軍奪氣是時調三至客兵太多督撫率無長略不能以恩威馭之遂暴橫不奉約束川兵與山東兵鬬參將尚允紹幾爲所殺及出戰人自爲進退酉陽兵既敗奪舟竟歸蘇州視師侍郎趙文華檄而留之不敢詰也是歲調至田州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狼兵五千永順保靖兩宣慰司土兵六千夾以嘉定之民勇與賊戰于吳江之王江涇互有勝敗賊知客兵不足畏

肆掠如故

夏五月倭二百餘人進泊黃姚舍舟登陸掠婁塘無所得北去合諸賊轉寇諸縣入太湖登洞庭西山大掠而還犯常熟江陰殺兩知縣駕舟出海南至吳淞江把總劉鏜以舟師遮之轉戰至寶山洋破其三舟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擒五十七人又明日賊入民家參政任環以民兵攻之不克乃以火投之盡燒死凡五十餘人事聞知賜知縣楊旦白金二鎰

王直者徽人也故與浙人徐惟學李大用入海通番既而悔之二十九年八月嘗捕斬海寇陳蛟主及其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有不急救之直素爲倭所信服既不得歸遂率倭入寇陷昌國破乍浦犯杭州入南匯攻嘉定據吳淞民甚苦之後爲總督胡宗憲誘而誅之

總督尚書張經被劾就逮以兵部侍郎楊宜來代賊聞之自柘林移據周浦冬十一月宜帥兵薄周浦賊遁入海把總劉鏜復破賊斬獲溺死者千餘賊復入吳淞江官軍焚其舟賊登岸據青浦法昌手與戰不利

賊南據乍浦

三十五年宜亦被劾去以浙江巡撫胡宗憲代之夏四月賊大舉入寇南至兩浙北至淮揚皆爲騷動二十六日賊聯二百艘泊采淘港掠我東境遂南寇上海華亭退泊吳淞西岸數日出海

四十四年四月倭寇犯通州呂四場官兵卻之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邀之于海沉其舟擒斬百三十人初溫州捕一人本廣東揭揚人李七師爲日本贅壻言賊以去歲得志于黃巖故大舉而來今年若不遭挫衄明年必傾國至矣倭奴燕尾箭張綿布可以收之鳥嘴銃以鹽水漬絮被可以障之梯而登城以灰罐火藥投之水戰而兩船柜比不可登其船用火攻之則投于水彼習太白符訣賊搖扇我以草薦亂撲之賊亦舉草薦我以箬笠亂撲之彼知我通其術必遁矣

張汝濟字澤民先從養父姓司名汝霖號儁野汝上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常巡撫福建時有倭寇兵曹題允抽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船天津相距萬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

我將帥若如松父成梁北邊良將也其父子兄弟同心爲國昔有戚繼光俞大猷劉顯湯克寬皆我之良將時與倭逐者也嘉靖間欲討交趾時則毛伯溫總師竟不能平而姑聽其納款若先朝有謀略者馬文昇王守仁韓雍翁萬達王瓊彭澤輩皆可稱而守仁之功烈尤著即有毀之者云其人有莽操溫懿之才嗚呼若此人何以自効哉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七目錄　外編
兵部六
海防前
前言
佚名
佚名
沈一貫　二則
王有麟
唐順之　二則
戴冲霄
金魚
楊守陳　戚繼光　四則
佚名　王家屏
韓世能　盧奇　十三則
鄭以忠　二則　俞大猷
蔡汝蘭　鄭若曾
方廉　溫景葵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六

海防前

前言

□□□曰瓊州四面環海綿亘三千餘里內防黎外防倭頃黎小訌業勦定矣惟是海賊李茂旣撫復勦羣徒益橫難捕而遁且紛從採珠中璫勾夷剽刼守禦之方不可後也國初設巡司于硃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硃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則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裏西有戰船裏畏四面風常爲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岡裏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

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採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向時戰船秋盡製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者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鯉窟盤屈興化之冲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程海壇之兵爲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而圖之貴亟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北藩也而籌之貴周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者金盤海外之備若大岩頭山玉環山霓寨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裏闊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旣阻鳥道昌國復隔大洋懼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

所城哀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八排門皋多腴田韮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者四爲鄉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夫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則舊制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擊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培備者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桅等船以兵衛之長洲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幷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恆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遥

卒不相聯屬則巡江都御使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者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成兵半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投而居恆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數遲卒爲備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者東省沿海夾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堠輪次綉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廂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鉤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留若地可屯可守況其衆則恆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頃鮮且岌岌矣曷不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

也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于陸而習之幾于棄之也或又曰取之操于水棄是矣而又何以陸操繼光曰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逼賊登山將不舍舟步戰乎哉或者曰然

又曰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卻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光而呼譟者恐我襲彼也擲攬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涯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聲于途者夜遁而遺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僞嚮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此乃兵法乎

又曰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泊風至可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辰氣色飛鳥預知

風雨來到晚便收泊巖巖登高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又曰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海洋每月初三至初七日十八至二十二日爲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爲小汛潮小而遲
□□□曰重水戰夫善保身者謂其營衛則必心腹自寧善保家者愼其藩籬則堂奥自固若不加意于外防雖謹自保所損已多今日之愼守藩籬者惟有水戰一節耳今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青村南匯等處皆有福船蒼船沙船以爲哨守分布非不密也但海洋空不守要害則賊來不能知賊去不能追總使能追亦已晚矣且賊船來乘風渡海勢雖聯絡飄蕩既久筋力困怠故必于陳錢山丁興馬跡等山會集調理數日方始入寇爲今之計如大洋福船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惟利于深水大洋則爲之修其楯具堅其蓬纜預給兩月糧得熟慣忠勇將官一二員率領各船直至陳錢馬跡洋山等處擇其避風憲港停泊窺伺以小巡船十隻四面哨探遇賊流來則擊之此第一層藩籬也但此計

雖善而勞險難行人多阻之咸謂海島中不可泊船是以計雖善而終不行也其次樣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于乘風巡哨分爲三班每日一班出哨直出高家嘴外如一班三十隻遇賊來時則以二十九隻與賊對敵其一隻飛來港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其小樣沙船惟利于沿涯淺水則亦分與信地延袤往來巡哨遇賊來時有福船所不盡勦蒼船所不盡禦者則沙船兵擊之不使登岸此第三層藩籬也沙船又不能遏賊有登岸者始以陸兵勦之此第四層藩籬也如此賊來雖多恐得登岸者少矣
□□□曰據險要夫浙江與直隸地不同而備禦之法亦宜有異某生於浙東之瀕海官于直隸之瀕海其間形勢險阻皆目覩其詳而非按圖遙度者也浙東自溫台延袤至寧紹一帶皆有海塘田爛海低內河與外海不相通塘外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略無港汊可以灣泊賊船若至百姓望見皆收其貲貨挈其妻孥豫先走避賊至爛塗二三十里力已怠倦及至民家擄無所得船泊海難潮退則閣淺遇

風則打碎是浙東之倭患略少者非兵之強備之善職此故耳若浙西與直隸自乍浦青村南匯以至上海嘉定太倉常熟江陰靖江延袤一帶內河與外海相通一里之內有港三四皆可以停舟避風塘外無沙塗賊船倏忽直抵海岸蛋民不及知知不及避擄有所得則因根于我結爲窠穴官兵攻之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夥數千勢莫能禦是以蔓延而不可遏也故浙東防禦之法止于定海普陀遮海三江等處各得數十兵船以守之即可以無事矣若直隸沿海一帶乘今賊退之時急宜設備如吳淞江劉家等港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餘港汊如柘林七八團青水窪等處皆須設法堵塞或椗樁于港口投以連根大木或泊舟于窪內使我先據其險其海岸上每三十里內擇要害之地屯兵一枝各縣各率其人民各守其封域其勢大不能支者軍門發兵勦之必須初登海岸乘其饑倦勢易爲圖若既登岸後即難爲力矣此據險要者誠今日之急務也
王家屏曰防海者與其制之于岸孰若防之于海我師戰海而勝者常十七內戰而敗者常十八其故有四士卒入海效死莫逃一也洪艭巨艦勢易凌賊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而飲不能開口待鹵四也誠能守馬蹟諸山以控揚守大堵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山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沈一貫曰漳泉惠潮之間負山阻海擅沃饒之利其民喜鬬乍聚乍散有司急之不遜于谿崖篁竹之中則迂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抄掠爲患諸郡此非獨習性然也亦爲吏者安集不稱之效也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顧親戚而重離亡然而犯之不顧者以此之無以生之而彼之可以幸免也又仕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羈旅之人以此之人事乎其上彼亦惟貨賄是望孰肯爲百姓爲久遠之計者二者相合釀成隅階上下憂虞以有今日然臣之愚竊謂兵不可玩威不可褻方今海寇蕩平則彼依山負險者雖懷梟獍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撫之使之銷兵刃治農器不爾則出兵勦之彼必惕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賢于百萬之師遠矣此韓信收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既撫之後遴溫良

厚者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塗節賦斂之用堅樂生之願使民重親戚而畏死亡其便二也又事至則懼事平則玩人之情也今能勅閩廣諸臣所在提戈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備不虞雖境安烽息考足資滿不得數易特增其祿秩以褒之使民安其土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者鄉有長閭有師黨有正故什伍相維民用輯睦今倣此法立之保伍糾其習業稽其戶口則雖欲爲亂而不能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以自效于上甚于上之求下願爲之未見其成撓以衆議惑以浮言則誰肯以身博死者昔襲逐治渤海亦曰願陛下少寬文法今欲閩廣久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宜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中而沮其便五也

又曰齊桓不倍曹沫之盟晉文不趨伐原之利非獨示信亦以勸來也今閩廣寇殺其黨已降非獨冀生亦以一人嘗我也如使懸賞格以來之又羅織其罪而殺之則他負國者曰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教之使叛是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清寇海上後降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宜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中而沮其便五也

又曰齊桓不倍曹沫之盟晉文不趨伐原之利非獨示信亦以勸來也今閩廣寇殺其黨已降非獨冀生亦以一人嘗我也如使懸賞格以來之又羅織其罪而殺之則他負國者曰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教之使叛是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清寇海上後降

而官之卒賴其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

韓世能曰閩廣變之所由起者無籍之民嘯聚山谷連衡海寇互爲聲援彼海寇萍鳥而來則亦指爲內應故離之輒持角我師合之乃益張逆焰今長鯨就殪即宜滅此朝食以絕禍本第閩廣之地並海千里首尾衝決不可相救今廟堂石畫軍旅不可久聚職守不可不明無亦講先時之舊典參以當今之善制舉兩廣仍轄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贛州開府而福建自爲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則控制境內有事則鈞連而出潮惠二郡去贛遐甚舊以相屬不爲無意閩廣本百粵之地外通諸番內接中國犀玉金貝煙瘴耳目而居民互市往來以射厚利遂令兇頑相搆爲盜若乃仕其土者又率弋取長物虛往實歸往者賄官選曹率以萬金一郡千金一邑取官若此安得不苛求以自潤乎陵夷召亂其本坐此今若禁海市以絕奸商之覬覦則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嚴卒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爲奸利吏不得問也問之則七首副其胸矣以臣計之其蠲租庸以輯流

民乎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實以威羣醜乎而又責成于賢有司不可後也臣聞廣東之食僅能卒歲一有不虞輒仰食廣西今大軍之後饑饉必至流離之子豈任農作謂宜移粟轉餉以活元元復之數年無所徵取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之利國家行之二百年而徹于今日者有二焉法令奪于豪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戢吏貪使監權者無所利其人抑豪右使登籠者無所肆其奸則海內諸夷可繫而羈矣諸夷之強弗順者獨倭耳毒螫浙直幾二十年卒以一大創去苟能輯柔吾民絕彼嚮導簡練吾卒使生鬬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爲之謀以制其鋒海夷之兵未可輕視也斯三者其事總之督撫而分之守令則表廉黜頑又爲之本矣

盧奇曰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中路東莞等澳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與福建連壤海舶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舊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撤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似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甚蓋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撤班必以柘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爲聲援庶保無虞耳嘗聞南洋海鄉夫在東路屢勝眞倭鳥艚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惟牛釃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亦未也沿海港口賊船皆可衝入斷賊內交通餽之酒米餽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賊飄大洋洋水鹹不可食食則泄不可盬盬則皮肉潰沿海之山多清泉水淡可以烹食斷賊糧汲策之要也防海者則又不可不知

又曰國初設巡司于碉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碉州無兵防守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似當修復又如望岡澳

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守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宜屬廣海衛募兵二百名駕大船四隻武臣部領自四月風汛防至九月撤備矣

又曰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耳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查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查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有片板不許下海之禁禁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于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應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挾帶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禁法如某寨責

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又曰惠郡南海之濱洪武中倭寇侵犯奏立碣石衛于海豐統五所又如沿海險要地立三守禦所以扼海道成化間設總督于梧州調各所軍以守城然空此備彼豈計之兩得哉

又曰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戢捕之謀能不賴于須乎愚攷入番犯多係廣福浙之人通番流刼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向上達于漳泉蔓延于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于福寧蔓延于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欲調兵捕勦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窮追緩則旋復合鯨有難卒滅此夷船與艸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地廣官疎難于責成隨地設官大小相維有副使一員巡視于上都指揮一員備禦于中而各寨有把總指揮各澳有哨守指揮千百戶安邊館有通判而巡捕巡檢等官又爲之分理焉平居則信地以守警報則嚴令各官于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警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哉

又曰南澳山在饒平巨海中周二百餘里因民梗化而遷除之至今不藉其地倭船番艘常泊焉廣兵捕之則逃于福洋福兵捕之則逃于廣洋誠爲極要害者又若潮州之柘林灣內有漳潮海寇外有暹羅諸番倭常泊舟于灣爲地方患洪武中始建大城千戶所于腹裏而外築烟墩以瞭望之

又曰烽火門水寨設于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洋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也小埕水寨設于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菱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也南日水寨

設于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福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添設于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也浯嶼水寨設于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會哨者有二也銅山水寨設于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其大約當會哨者亦有二也

又曰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也由北而哨南則烽火遊小埕南日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也哨道聯絡會捕合併防禦之法無逾此國初沿海設兵大牙相制爲衛者四爲所者十謂之正兵以備禦于內又爲寨者五爲墩澳者數百謂之游兵以哨守于外且有黃崎等二鎮及洪淺等二十四巡司弓兵安邊等人捕盜民壯共爲之守焉尤慮地廣官疎難于責成隨地設官大小相維有副使一員巡視于上都指揮一員備禦于中而各寨有把總指揮各澳有哨守指揮千百戶安邊館有通判而巡捕巡檢等官又爲之分理焉平居則信地以守警報則

合力以攻一號召而兵船數百立齊一勦縛而兵夫數千響應此入閩遥海之防也

又曰三四月東南風汎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其南悪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鐘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之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此乃浯嶼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之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泊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沙此又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之則又不敢泊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嶝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而齊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又曰閩地二面當海者興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扈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地勢自西北而東南至于省城盡之矣而福寧又在東南突出海中如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舶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用福州中衛左衛福寧衛軍守之正統間焦宏昌議風濤難泊從今松山之下似復舊而後行

又曰國初浙江沿海設把總四皆有大戰艦而惟海寧不設何也予嘗至定海登眺而默識之其外爲寧波洋與蘇州相對僅數百里浙之東爲寧紹西爲嘉興而杭獨處于西底乃腹内地未爲海也海上戰艦聞警即出把截賊豈能直搗乎且海寧沙淺無可泊故在設備外戶而堂奥自安矣竊攷浙江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折子金塘大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塘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嵛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江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

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敫急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哨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風汎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參總戮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來則何遽鄙不寧之有

又曰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攸關如兵車相倚之勢故勅浙江巡撫總制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己畫地有限責任相聯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予攷海中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于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必由下入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于蘇松如遇正東風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于常鎮如遇正北風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于兩廣然地方寬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戶百戶算船往來會哨聯絡其在浙江

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會北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洋之羊山而與竹箔兵船會其在蘇州也南則竹箔沙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裹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衛于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公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其見左矣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即今屯兵戍守豈非守江必淮之微意哉

俞大猷曰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沙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巘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椗椗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豬咱探遠諜馬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刼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于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巘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泊安巘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泊何巘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唐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盡非也

又曰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圖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圖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

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謂下策與無策矣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壩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丫而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于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于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旣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

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淞江而西可以援乍浦矣

蔡汝蘭曰台州遠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渠金竹北有桑洲桐巖西有關山衛墅嶼嶂層岡重關鳥道眞可禦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猝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寶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于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難猝至者惟此耳曩者戚參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運輸糧餉經月不呈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于台州專立督餉方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爲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衢北衛寧紹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

鄭若曾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起遷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

之策也趙侍郎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幕租與此利金塘一山卽可貍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拾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爲糧結巢于此兵費反多其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

戴冲霄曰議者皆謂玉環等山可興屯田之利以給幕租愚謂此等山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皆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知惜哉亦念荒山起稅爲利不多卽以萬頃計之不過千石若寇據此以爲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賚盜糧爲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民屯種其爲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求查復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方廉曰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滙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于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匯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略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漾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船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賦合令每馬二疋造船一隻再于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輳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于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

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略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于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爲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于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搭船鷹船各船撥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耳設巡捕同知一員住劄上海專管該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略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爲本府所屬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

也故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山船各數十隻沙者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賊船鯨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壯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勦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壯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略也

溫景葵曰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窯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

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遽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港爲最以腹裏惟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茆口七丫港黃窯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艘泊于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艘泊于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于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結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爲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似爲有備但賊船之來聯艘接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刼無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爲非所事事矣合于常熟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窯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矣至于腹裏如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枝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一可以責成則兵勢聯絡庶不致孤懸矣

監生金魚曰倭寇之患起于吳浙而沿海及淮揚蓋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聞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其任遊逸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歆艷而揚州爲賊所必窺之

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蓼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皐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州矣過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爲徐步營又北則爲掘港又東北則爲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莊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海口矣劉莊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爲海洲贛榆泰州西北則爲高郵寶應寶應之北則爲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爲一道新港卽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眞瓜州而入登岸則卞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莊姚家蕩俱爲大鎭賊若據此我兵屯于蕩潮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崛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

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二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蓼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崛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欲慕惟在揚州一執居民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榆西等處率民以掣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蓼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崛港以進使于榆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東榆西等處最爲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淞爲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攖其鋒也旣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捷以西北騎兵三千爲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溢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高囤平衍可以騎兵爲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于蓼角嘴呂四場及新插港崛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莊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潮岸以西北騎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八目錄　外編
兵部七
海防後
前言　佚名　鄧鐘 四則　李維楨 二則
往行　佚名　佚名
江防
前言　陶成　張瑄　劉涇
馬文升　何寬 二則　王鏊
黃綰　趙錦　魏一恭　沈愷
施天泰　董琦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八目錄　一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七

海防後

前言

□□□曰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淮揚登萊遼陽凡七處以防勦如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惠潮之要害據三路之上遊則柘林爲最其東莞大鵬戍兵嚴哨待敵則屯門虎頭門等寨賊不敢留中路有香山戍兵嚴哨待敵則峽門零丁洋奸徒不敢接濟西路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兵嚴哨待敵則厓門寨門等寨賊舟不敢停遲三路有備廣東自可高枕矣福建守禦其水寨則有五曰浯嶼曰南日曰烽火門曰銅山曰小埕我守浯嶼守廈門則泉州無門戶之慮我守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湄州伐墜

之突扼要區也景泰以來移其寨于莆田吉丁地方南日棄而不守今若復守南日實便計也烽火門水寨永樂間既棄去惟守松山寨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等險孤懸海外今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與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福州之藩籬似有恃矣峒山水寨我以銅山玄鍾閩巡哨之兵分守南寨雲蓋寺走馬溪金石等處則倭船之自浙趨南接壤于南日連江爲福郡之門戶而小城又連江之藩翰也今蜀安北茭山諸巡司分其兵爲南北中三哨巡賊待戰福郡謂之無事可矣浙江守禦則有六總金盤總守海港者寨凡五守海岸者寨三十有二守海外者自大嚴頭山海島玉環山霓寨南龍山南鹿鳳鳳凰山凡五獨南假鹿鳳凰山寨闊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自國初以來俱此棲泊實巢穴也松海總其守海港者七守陸路者八八者之間惟健跳城三面阻山皆峻嶺東面山前距海若非兵船預伏探哨寇船猝至何以禦之故健跳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總其沿海設

備者六海中設備者十五定海衛至大嵩港凡
九海外設備自舟山螺峯巡司至沈家門寨凡十二臨海總守海岸者
七守海港者八海寧總海岸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
塘至西海口西海口南通外洋北近平湖係浙江之咽喉平湖之門戶
也備浙江者使六總之兵聯絡策應不爽頃刻則倭自不敢落帆海上
矣聞定海之外海中有金塘玉環諸山山可屯田歲約可收米十餘萬
石然此議至今未有舉行當事者或卓有定見募民耕之亦可稱海上
屯田若曰恐田成而倭來據之是齎盜兵而資盜糧矣不可果然當事
者熟計之可也南直海防惟松江蘇州其吳淞所係水陸之要衝蘇松
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海可以扼長江之險今
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則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則守之南匯而
西爲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則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
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守南直者此其大要也江
北海備與浙福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淮揚所在要害宜莫如狼

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嘴港皆揚之東南界胸山據淮海之首鬱
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
雲梯關廟灣此皆沿海之要害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以出入最便逼
近揚州也曰北海以其通新掄河有鹽徒聚艘也曰廟灣以其有巨鎮
可通大海口也往者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
又設陸路遊擊一住海安鎮東以控扼狼山通泰西以捍衛揚州此江
北海防大略也山東海備則有登萊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
南北三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即墨三營各當一面之寄登州營以控
北海文登營以控東海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望新城左右相錯如咽喉
關鎖曩昔登萊海警告寧然淮安屢被登劫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
者犯萊之漸也故即墨一所較之二營尤獨爲要以大嵩鰲山靈山安
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制之故耳又聞登萊海洋亦與浙福異其
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
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鶏

鳴嶼金嘴石倉廟淺難覘磯乃賊之所必避我之所當遠者也今若嚴
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倭來則拒倭聚則攻則海防亦可云有備矣遼
陽海防視閩浙爲稍緩遼地負山阻海北鄰沙漠北有遼海三萬瀋陽
鐵嶺之統于開原者足以遏虜之衝南枕滄溟有金復海蓋旅順聯絡
海濱者足以防倭之劇遼陽沿海守備既定爲五路分守應援似爲得
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守之制令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
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邊
爲急防海次之春汛則防海爲重防邊次之則邊海俱有賴矣然後由
閩廣以至浙江南直由江北以至山東遼陽嚴搜接濟之徒羅守要害
之地練兵操戰釐精火器下令沿海守備以守外海爲上守內海次之
水戰爲上陸戰次之以賊不登岸爲上登岸戰勝者次之則萬里海防
可以免鯨氛蜃霧之憂焚城之禍矣
鄧鍾曰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田數千畝乃國初起發民居
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

寇許朝光吳平之徒相繼巢穴于此誠盜淵藪也萬曆三年總督軍門
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
之路左以伸閩之臂指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數年
來漳潮無亡矢遺鏃之費策誠得矣其次則惠潮二府亦當敵要衝向
被倭寇殘擾爲甚今惠潮各有參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遊之藩蔽
也議者謂惠潮水道延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
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爲犄角之勢而東路遂可安枕然言之
于無事之日則迂矣
又曰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則由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爲
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爲崖門崖門之西則爲廣寧衛而香
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稱密邇焉異日者倭寇嘗殘破廣海
衛矣海寇曾酋輩由五虎揚帆而來鼓棹而去莫敢誰何無備故也今
既設南頭參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總鎮標
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

縮手哉然議者以濠鏡澳終爲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廬或議移之浪白三州或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鄰國爲蔓而徙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也夫東省之有蕃舶譬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痰亦爲血脈運動之資若元氣虛耗營衛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爲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圖治者不容缺一

又曰汀漳惠潮地與夷鄰諸商利其所有駕船而互爲市入則導之入內地諸所掠取盡地而分夷既厭飫而歸彼方且離跂攘臂乎其間而自幸乎刑辟之不加矣是宜嚴爲之防諸凡採捕販鬻一切勿與通庶可以絕嚮導之路而擒其搆援之漸耳國初瀕海之區列成置守星羅棋布世人恬熙缺然寢閣將不習旗鼓之節士不嫻弓馬之技烽燧斥堠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無謂也今雖少飭然地豈盡可守士豈盡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計也

□□□曰今之防海者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于舊轄玄鍾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岠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哨領遊兵分觀音葫蘆等澳以爲小埕之南藩一曰福州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濂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濂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松門關會哨所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蒲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會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

可耳若治平無事欲禽獮而草薙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又曰閩廣商人以販海爲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今開之于收汛之時則商賈之利通海上異船便可揚帆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閩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閱月以清明前爲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爲始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違餘時聽其來往則航海者知所趨避而防汛通商兩不相病噫常情難與慮始惟在決斷行之耳

李維楨曰天下猶人身也吐納之非時啓處之舛節皆足以病其身善治身者必求所爲致病之源而治焉然後可以無後患治天下之亂何以異此始之不愼而養其亂幸而少戢遂詡詡然以爲安而禍源未塞罅漏可乘一旦潰決而起將至于不可救斯不能善後之過也已閩廣之寇內訌煽亂者十餘載矣以國之威靈得就芟薙譬之病者謹免于死而元氣耗傷不絕如綫善後之策非所宜熟慮而疾行者乎蓋經略其大勢而較之賊之出沒海上者若烏合蜂屯難與爭鋒然非有根柢之

信地定海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霍衢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江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澳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參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自鼈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所以備浙寇者加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參將之設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扼吭于是有哨兵之特住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振港口者也由蘇而常而鎮而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州新設之

遊擊相聲援又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崛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于卽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

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江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卽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劄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爲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則設守備水路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鶏蛇各以八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自灤州之鹽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兵派守芝麻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前協守之參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

旅順一口跨東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連城以外則創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北與寬奠參將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愼固鴨綠之扃鎖也所以備劄遼寇者如此

□□□曰沿海各衛所官快船內旗軍操練武藝試驗弓弩鎗乂牌銃等項隨其所能演習慣熟每船十四五人或二三十人各記姓名仍在原船操守遇警將原選船內輭弱旗軍照名換兌過船當先勦賊一將各衛所官快船隻揀選新造堅固便于駕駛者每處四五隻逐一點看船內繩纜蓬櫓等項器具要堅完臨期當先勦賊其餘船并器具俱要修整完備四百料已上船隻使風搖櫓攻捕賊船回旋進退遲鈍不便體得沿海漁船熟知海道不畏風濤駕駛便捷遠出哨探賊船不疑臨時得用仰布按二司巡海官員督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看居民并漁戶船隻每縣定以字號編定總小甲爲照各衛所原設風快船若是大海外洋不堪駕用合將船內官軍演習弓弩鎗銃量船大小每船

或十數人或二十人設伏船內遇有賊船協助官快四面夾攻以取全勝無警聽令捕魚辦課府縣委官河泊所仍要鈐束不許生事訪得遞年倭寇登岸其船來有遲速不同俱約在三姑柱山南麂等海裏停泊取齊合着漁船伏兵先去幾處捕魚爲由哨探遇有賊船一隻二隻先到就用弓弩火銃飛石攻打如賊船到多急報官快船官軍禦敵魚船夾攻則賊成擒矣其漁戶梢水人等有功一體具奏陞賞如所造船五隻置五色旗號再添五隻又置五色長號帶遇有海賊聲息每船記用一色旗號梳上高懸臨敵之際看驗某色旗帶船隻敢勇當先某色退縮不進以憑賞罰整點器械旗幟金鼓盔甲刀鎗弓弩銃砲等項逐一看驗俱要鮮明鋒利堅完若有損壞欠缺如法修補沿海衛所某處遇警飛報鄰近衛所備倭官務要督駕船隻互相策應先行分豁某衛所與某衛所相去幾程海道可以策應某處衛所臨期不許推奸失悞選撥能慣打飛石旗軍各船收石塊預備應用各船整備小瓦罐三五百個小鐵菱角多辦臨期將罐多半用汙泥和菱角裝罐內打過賊船賊

皆跣足可以制之又將餘罐裝盛石灰于內紙糊罐口打過賊船可迷賊人眼目各船整備標鎗二百根臨期望斗上着人用以勦賊戰船一隻內執事舵工一名班手二名矴手一名修理船隻器具皆係四人掌管查得比先照永樂年間下西洋船隻事例比各軍于正支月糧外又增五斗正統二年革去水寨其執事人所增月糧亦俱減去因與衆軍一例是以多不用心以致船壞不修器具不整臨期悞事乞勅照舊增支以勵勤勞便益捕獲賊船將船內貨物通盤見數以憑論功高下定格充賞

往行

陶成字孔恩世爲廣西梧之鬱林人正統壬戌遷海桃渚千戶所倭賊登岸炎機守邊三司懼罪自縊藩臬疏于朝命推選廉能老成方面整飭邊務公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于沿海泥淖中賊蟻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朝廷有綺緞寶鈔之賜公又奏准減京運二十五萬留

精兵八千餘名屯戍要口常戍者出耀兵洋中以民兵屯平陸至今海以無虞皆公之力也正統戊辰冬寇起處州將薄金華逼近蘭谿賊勢日熾爲官民憂僉以爲非陶公謀略未易遏絕也推公以行公至蘭谿即率民壯因故城址爲木柵晝夜警備又于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大嚴諸寨募民兵修戎器置快船立營寨扼其要衝彌月間執渠魁戮黨羽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震驚始爲民患今逃生由是金華一郡晏然而鄰郡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猖獗于溫台婺處之間帥臣罔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慨然請任其事抵賊所留七日諭以禍福利害賊首葉宗留陳諫等感悔率其賊黨出降守臣具公之功以聞朝廷嘉公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金華先是諸賊皆平惟陶得二逃竄岩谷尤號桀黠節鉞重臣欲誘其降遣使者授以冠帶得二不受招反殺使者官軍莫能制公以計陰結彼渠魁華仁八誘得二賊黨數百人生擒百餘人得來降者三千人賊勢孤弱得二與四十餘賊遠遁山谷欲追之絕其類同事者懼公成功爲阻抑計公遂止未幾賊勢復猖公奮起與都指揮崔源住師武義備禦之武義無城柵木爲城至甫數日賊益至矣先密遣其徒數人詐爲避盜鄉民潛入城匿民間爲內應得二率賊衆涉溪水攻武義柵城而賊報外急或勸公稍卻以避賊鋒公嗤指厲聲以諭衆曰正臣子盡職時吾勢不與此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火起內外攻焚烟塵焰天咫尺莫辨公力戰不支衆遂大潰公毒口罵賊而死

張司寇瑄嘗巡撫福建閩安鎮山海有二港勝國時鐵索橫截港口以禦海寇歲久廢公奏命所司造鐵索三每索長百有丈餘兩岸維以鐵柱以船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港之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絕迹莫敢來往

劉憲副涇嘗爲登州知府時遼東飢賑濟爲難建議者請開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集商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

政府恐以一時之權而啓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羅遂止

顧少司寇遂嘗爲福建巡海副使巡按李元陽稱公才又檄兼海防事時議造艦禦賊公謂濱海居民處舟若家寄跡于商乘閒爲盜計凡駕海舟者官籍其姓名以便稽覈即以巡捕事付之省費萬李君疏薦之魏一恭字道宗號立峯蒲田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廣西左布政嘗爲浙江副使坐鎮四明郡而開府朱紈以行部至時有倡議于定海邑海島山築城且列置戍樓朱徑可其語公奏記開府曰是役也非費巨萬更再歲不能卒業且旦夕波濤撼激不出數年即舉而棄之無益也絕不可行朱乃檄守巡二大夫偕公同歷海壖覩形勢既至朱指畫上下躍然抵掌以爲倡議者言便二大夫復從旁是之朱乃以面嘱公視公復持初議否且欲面難言不便者何狀公轉盼故作望洋不顧朱謂公乖其意不懌甚已而朱復以大捷盛帳且宴諸佐吏公曰海上幸獲無事吾曹莫能效尺寸功奈何以捷聞已而強從宴宴之日定海令具金花文綺自開府以下至材官各有差公獨掉頭弗卻朱目攝之公不以

爲意朱踞坐席上爲之不怡者久之酒數行即罷宴後乃以他事劾論公疏已驛發矣御史裴紳力言魏有盛名劾且不利乃遣疾騎從間道追還

沈愷字□□號鳳山□□人□□□□進士歷官寧波知府當嘉靖壬寅癸卯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易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其時邊民蓋亦有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利息耳自愷蒞事以來死于刑及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物非即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概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義安衆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遽興大衆即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萬一無良藉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

以應之況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鬬癸未倭夷之變不閫遣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迨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栗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豢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祿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捨舟而走者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譬則飛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巢而復擾之無乃甚幸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結交故縱者依律治之則愼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跌則損我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長矣愷不敏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

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眄許二輩輒露刃坐乘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噪不已蓋不三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以挑之惟一意修內治彼必畏讋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

施天泰天常者崇明人兄弟四人販鹽江海歲必厚遺其縣之豪董仙後益怠仙恨之密言于郡願得咫尺檄請擒以獻郡守林世遠恐遂激變弗與也而語泄乃集戰船數十于南馬頭將捕天泰等正德元年七月望百官當護月天泰等以十二舟乘潮西上大噪焚官船至某地而還撫按議招之天泰即降時以爲怨家所激又首就招奏免其死戍滇南衛明年其黨鈕東山西山施安等復糾撫按監司集舟師討之俘斬甚衆時鎮海指揮陶綱追賊出海獨遠忽舟中人相視顏面皆黑大驚忽有賊舟揚帆直下官軍鼓噪攻之舟無一人皆疑有伏趫勇者奮而登舟但羣豕米麥而已賊蓋以緩我爲走計也是役也沙民懼兵士虜

略男女多自縊者人謂之搜沙之役

董琦者崇明人與其兄璨璉皆好勇而樂亂欲擒施氏以獻者仙之子也與同縣王棣宋佐顧文義相怨琦執佐因大會賓客欲以誘致文義文義與其父楠赴之將飲使人殺文義于門外投屍水中縛佐與楠載之船中以千人趨楠家楠家聞之自歸於棣棣與顧氏集衆相拒琦留信宿掠楠家財以去謂佐與楠爲賊械而送于官官亦不能訟言曲直也棣家去太倉城數里琦乘舟而來攻者三官軍輒登城望之後棣琦皆就招各充戍已而逃回幷死于獄

江防

前言

馬公文升曰胡虜之強四肢之疾密邇神京兵馬咸集設有侵犯尚有支持況戰守之備素所講圖但南京雖江山險固爲帝王之州而論建都之地以茲爲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仰維我太祖高皇帝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隨又建都于鳳陽終復遷都于金陵雖知居于下流

乃于湖廣地方設立三十六衛所官軍三十餘萬幷江西沿江又多設衛所控禦上游以爲金陵之屏蔽及于江西九江府立九江衛徑屬南京前軍都督府以爲蜀楚之襟喉建置立法至爲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京官衛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于磐石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糧米後令官軍漕運以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湖廣江西沿江衛所官軍已割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沒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把守教場無人操練倉廩空虛衛所狼狽既缺傳報烽火之墩臺又無飛哨事情之船隻江賊出沒刦殺官商鹽徒縱橫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臨涉大江城池寬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嘯聚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晉宋齊梁都于金陵者俱有故也言之至此實可寒心故余任兵部尚書時每常慮此奏准于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勅自九江直抵南京沿江一帶衛所兵

備以防不虞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羸瘡痍未復風俗人心比之洪武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覦安知其無況患生于忽禍起于微乎宜勅吏部推舉頗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勅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自建陽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擬軍馬修理城池督造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不足甲伏之缺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長計處停當徑自具奏此有備無患之計所當早圖者也

何寬曰沿江上下因地而設之官又必隨官而限之地所以明有守也若信地之分派不明則將領互相推諉一有寇盜之警何以責成查得儀眞守備原派信地上自瓜埠下至新港而止今該備上守青山下守花園港而瓜州鎮委之衛鎮黃天蕩委之遊兵管矣非設該備初意也沿江信地宜酌量地方險易遠近通行申明責各將領防守如南湖嘴南岸上自城子鎮下至馬當北岸上自龍坪下至小孤山信地二百六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九江府同知責也安慶守備南岸上自香口下至池口北岸上自小孤山下至六百丈信地二百九十里領水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安慶府同知責也新復荻港把總南岸上自池口下至大信北岸上自六百丈下至西梁山信地三百二十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太平府同知責也遊兵把總南岸上自大信下至高資北岸上自西梁山下至黃天蕩信地三百三十里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守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應天府治中責也圖山把總上自高資下至安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鎮江府同知責也儀眞守備上自黃天蕩下至新港信地一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眞一衛屬之瓜州鎮巡江衛總亦屬之操江水兵亦屬之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而瓜州鎮城民

事則責在同知而守備不與焉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瓜州同知責也三江會口把總上自新港下至廟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其兵糧之退補支放亦瓜州同知責也信地既分職分定矣而又責以上下南北互相應援不許各分彼此一有疎虞通治以罪以上備總等官專爲江防設者今則多住城市鮮居信地以故哨捕等役得以買閑偷安而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合令南湖守備駐劄湖口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眞守備駐劄儀眞江口圌山三江會口把總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其沿江合用駐劄衙門一時難便遷建行令以船爲家每官各用座船一隻于各該府取月給與乘座駐劄日夕在于江界督率哨兵巡守躬自上下會哨如有江洋盜賊刼害商民仍敢坐視隱匿者通治以罪如此則信地明而職守專駐劄近而控制便是亦江防之急務也先年題將鎮江府同知專管海防揚州同知駐劄瓜州專管江防應天府治中太平池州安慶廬州府同知改註江防蓋以江洋統領率皆武弁不可不用文職以兼制而查核之議至當也今各府治中同知之官名爲江防而實則管理他事每公委他出如太平府同知陳所敏以賚表行而蕪湖之變因而有詞非題請專職意也自今以後合無通行各撫按操巡等衙門將江防治中同知免其差委除鎮江池州安慶原在江邊揚州駐劄瓜州無容別議外其應天府治中移駐新江口太平同知移駐蕪湖和州同知移駐牛屯無爲州同知移駐泥汊與各府江防官不時巡行境上境內州縣巡司之兵盡屬統率守備把總衛總之兵悉聽察點凡哨船之堅脆哨兵之勇怯器械之完毀月糧之支放悉聽察核至于將官之勤惰安擾江洋之失事有無得以開報港汊沙灘洲渚夾磯盜賊出沒處所得以區處禁戢務與守備把總等官聲勢聯絡共濟相成一有疎失隱匿其罪與將領同坐如此而江防之官有不盡心竭力者非愚則玩上司得而糾之操巡衙門置平哨單分發各該備總最繁軍少差繁故人情皆以江營爲苦而謀改別差逃亡相繼日益而月增也今據南京旗手等衛開報約計改差年老爲事等項指揮千百戶等官一千五十餘員其原額本營軍餘軍有逃故清勾未至者七千

又曰新江口管官軍原額挑選于南京五十二衛所者一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員名駕駛戰船三百餘隻斯可謂強也已承平日久耗亡接踵循行而至今日僅存五千二百五十七員名而老弱者又相半也及至水操戰船不過四十餘隻在營操練軍士不過二千一百餘人以行列則不備也以軍容則不整也至于士卒藍縷憔悴之狀又可哀也江營虛弱至此夫今不問後將何及萬一有不測之變欲其舳艫相望以守大江之險爲奠安金陵永圖不亦難哉訪求其故蓋以役占者多而事故改差者衆也所謂役占者各衙門各將領沿襲舊規違例役使以故五千餘軍之中有役占而免操免差者焉有役占而免差赴操者焉其見操而輪差者三之二耳宜悉行查議斟酌裁其過多節其可省至于事故改差有數端焉蓋江營之軍視三營爲最少江營之差視三營爲最繁軍少差繁故人情皆以江營爲苦而謀改別差逃亡老爲事等項指揮千百戶等官一千五十餘員其原額本營軍餘軍有逃故清勾未至者七千

五十六名有改差運糧幫甲快船別營替革回衛未補者七百四十七名有丁未補及紀錄存恤者一百六十九名有爲事問罪未回未補者四十四名有投充例不收補者一千三百三十五名以今尺籍消耗不能盡復舊額故也苟圖以目前之安而因循玩視不思所以振而舉之豈建設江營與命大臣提督之初意哉愚以爲有丁未補者宜收改差者宜歸爲事老宜察老弱者宜汰其逃故清勾未至與投充例不收補者一時難以猝復似宜稍分三營之軍以實江營使之習水戰備不虞可也或以三營操備保護都城卽使江洋有警可以率之應敵不必取之彼以與此愚則以爲舟必操而後習波濤必歷而後安三營平時習陸戰法耳一旦馳之乘舟破浪是猶不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必不効矣且江營之軍素苦差繁必其數增斯其差省夫然後得有暇日以治生業饑寒不困而士氣可作也或又以爲近日議增兵船暮布江介似若可以守矣愚則以爲九江以至圖山上下一千三百餘里通計水兵不過四千餘名散各信地可以禦小醜而不可以當大敵可恃以防江寇

而不可以恃守金陵也欲守金陵近在守江欲守長江急在江營方今

聖主當陽治化蔡隆未雨而徹桑土旣濟而戒衣衲是亦未可以已也

王篆曰新江口營設于永樂初年合南京五十二衛所挑選官軍一萬五千八百有奇天順等年復添調鎮江新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二百有奇通共一萬七千有奇在營操備可謂備矣按籍而核之除三衛添調官軍取出江遊巡外實在營止得五千六百餘人又半疲老病弱因而訪之以江營官軍差役煩苦數倍諸營以故強者改避別差弱者逃移他境巧猾者投充影射而各當事又各役占一人行伍空虛職此故也操江都御史何寬已曾有言南京兵部尚書劉光濟將影射役占等項嚴行清勾自可還復比之原數相去竟遠另將節年各衛所戶口底冊行察得改差指揮等官張軌等二百五十七員軍餘二百九十五名逃故指揮等官陳英等三百二十二名軍餘張見等八千三百九十一名取回衛千戶等官劉煥等四百五十員退回衛百戶等官吳松等三千二員軍餘王狗兒四百六十八名爲事在外百戶等官文相等五十

咨開例部參對察考爲改差未盡還及有知而再犯者不分官軍指名具奏盡照前例重處仍復著爲定例以後再有改差及隱占等弊許點官軍科道及操江衙門不時參奏通照律例重處并容令隱差等官一體參論罷斥庶規避者斂跡逃移者復還營伍益充而防禦有賴矣夫江營軍士消耗過多固以差役之煩勞也其勞獨過于諸營者何哉該營水陸正差之外又兼別項差遣有曰三江暗伏有曰總府夜巡有曰巡視營船有曰巡視中街大勝關有把守提舉司有看船役占追呼擾列護送健步吹手識字軍牢火藥等差又不可以時而計使內外諸營曾有一于是乎其勞如是已自不堪況又軍少差煩糧輕役重雖欲不逃亡改避者追究法也然欲其相安于後非可徒繩之以法必體其情可也欲悉其情非能盡革其差惟去其冗甚可也凡諸差冗當議裁者惟暗伏一差江營諸軍最苦勞者莫過于此江營諸差最稱冗者亦莫過于此以所最勞又爲最冗久而不議裁者非諸當事見不及此以爲舊例當愛禮而存之羊也爲此說者

亦舛矣今訪暗伏所由立比因江洋廣闊堠戍蕭然不得已而借用以示之威今既有遊哨官軍一千四百餘名遊巡官軍一千二百餘名鏢鏃戈戟碁布星列防禦之術固已周矣何所資于暗伏況所守之地即遊兵所守之地識者謂既有遊兵則遊哨且當議革又何有于暗伏乎是暗伏之當議減回營當專工操練即日原守信地責之兵巡二營則暗伏之軍雖撤暗伏之地有兵不惟在營諸軍勞困少蘇而逃亡改避者聞風思復矣尚何軍實有不充兵威有不振也哉夫江營原備水戰水戰必資舟楫查得江營自永樂初年額設戰船四百一十隻嘉靖十二年操江都御史潘泠奏減二百一十隻嘉靖十四年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奏復一百隻三十六年都御史高捷奏將樓船改造沙船一百隻隆慶二年操江都御史吳時來變價一百五隻漂失二隻實在二百四十九隻夫以四百一隻減而不滿三百宜皆堅利可用也查各戰船俱損敗不堪以處承平操演水陣尚可飾觀一旦緩急有一堪用者乎以求其故造船者南京工部提舉司守船者江營軍

士也以問之該司則曰修造未常不善也其看守非人以至損壞且有槓棋不存徒繫虛舟者于修造何與乎以責之軍士則曰看守未嘗不力也其修造不法以致易壞且有方駕出江邊稱滲漏者于看守何與乎各執其說互相推諉不知者皆咎于看守非人乃有實有不然者豈可坐視其日趨于敝壞乎爲今之計合無以後有應修造戰船該營具呈到操江衙門查實移咨南京工部委司屬一員江防官或府佐貳一員公同會勘從實估報該用料價如數咨解委能幹文職官一員買料督修勒工完報復以出江月日回咨該部以備修造查考或未及期限無故而壞者則非看守之罪也或平流遇風間有損壞則又不得拘以年例致將舊料浥爛即當查勘及時修理其督修等官年終分別獎薦如此則修造看守皆出于一事有專責無容推諉矣斯議也物之可備而待用者雖多費不爲過不可備而待用者則徒費爲可惜茲江營戰船以立法初意而言謂無事則操演有事則戰攻惟有備斯可無患惟多備斯可足用如之何可無備而議減也以物理論常用者易壞時久

董其事厥任匪輕近年以來防禦無法盤詰欠嚴以致盜賊乘時出入肆無忌憚刦掠商賈拒捕官軍急則竄匿莫尋緩則嘯聚如故推原其由蓋有四者海濱有巢穴不清之則無以絕其竊擊之端江上有窩主不治之則無以遏其嘯聚之地巡捕官軍地無界限而彼此互相推託船隻往來官無照驗賊徒混衆出入四者處之有道則江寇可弭而地方可靖矣訪得各賊巢穴皆在太倉崇明常熟沿江一帶而江陰等縣通泰等州地方亦或有之或大戶一家自造雙桅大船十數隻者或小戶數家朋造前船四五隻者號曰沙船等項名目招納亡命聚集遊手教習武藝養成惡性肆行與販私鹽因而乘機刦掠江洋賊販大率此輩合令各該地方州縣通行曉諭但有人家原造此等船隻并容令無籍之人者許其自新改正即以良民一體相待若有人以舊事告決不准理其船各家量留一二隻裝載本等貨物出入其餘船隻俱令拆毀改造裏河常載等船中間敢有故違不悛者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治以重罪如此則巢穴以清而覆擊無由起矣至于存留各項沙船及

改造等船裝載客貨出入俱令先赴本州縣告明行令各該里鄰人等取具本船并不裝載違法私鹽等貨亦無容留來歷不明之人在船撐駕沿途往來不致在外爲非重甘結狀到官方纔給與關防牌面一扇正面大書船戶某人係某縣某都某圖某籍背面備開在船撐駕人姓名年貌籍貫并給領定限回銷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各該衙門另置號簿一扇照依年月號次一一附記以便查考責令各船將牌懸掛大桅之前經過府衛州縣巡司等衙門將牌驗無礙然後放行如或駐劄地方發賣收買貨物亦要執牌赴所在官司告驗事完回還之日仍將牌赴原領衙門銷繳如或違限不銷亦要嚴查究治後次船行如前給發各該地方但遇沙船及改造等項船隻如無前項牌面定非良民隨處許所在大小衙門并一應人等盤詰果有違礙即便連人船貨物一併捉獲送官審究明白船貨入官變賣各犯從重問罪其放驗官或失于盤詰或受財賣放事發一體治罪又有沿江各處盪使槳船滿江紅等項名色者晝夜往來江中最爲熟識或與賊通消息者一依次附記查考各船領牌照前懸掛各依牌上原開地方聽從各該巡捕官軍差使遇有警急或令飛報或令尾襲上下接界地方俱使知會如有遷延違慢即便查究治罪若能捕獲賊犯與同官軍一體給賞又有往來客商船隻若載至二百料以上者亦要行文曉令于原籍官司照前給牌以便盤詰如或到途中先來告給者許執原領船由于所在官司告給仍行各該官司凡有船戶告給牌面不許因而生事科索指詐擾民一有故違通治以罪如此則船有照驗而賊徒不得混衆出入矣

趙錦曰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于各衛有警則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囤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有之或人危急擬擄什物者有之行令各該地方州縣通將各船人戶拘集到官給與牌面一扇正面亦大書某人係某縣某處地方船戶背面亦開給領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本衙門亦置號簿一依次附記查考各船領牌照前懸掛各依牌上原開地方聽從各該巡捕官軍差使遇有警急或令飛報或令尾襲上下接界地方俱使知會如有遷延違慢即便查究治罪若能捕獲賊犯與同官軍一體給賞又有往來客商船隻若載至二百料以上者亦要行文曉令于原籍官司照前給牌以便盤詰如或到途中先來告給者許執原領船由于所在官司告給仍行各該官司凡有船戶告給牌面不許因而生事科索指詐擾民一有故違通治以罪如此則船有照驗而賊徒不得混衆出入矣

趙錦曰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于各衛有警則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囤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

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于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于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于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大小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于事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于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于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幣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日入于彫敝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飢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

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風下同于州縣之司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于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日月而已前後職于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

往行

嘉靖十九年通州人秦璠常熟王艮寇海上兵備副使王儀以靖江崇明兵討之號令不一人人自爲進退舟泊南沙士爭登岸賊突至以長矛刺我兵兵皆還走泥塗中自相蹂躪殘賊因乘之縱火焚其舟遂大敗璠等日引舟入劉河剽掠兩岸居民南襲吳淞所又掠青浦所至望賊驚潰南京言官交章以聞遣總兵官湯慶討賊慶邳州人以邳兵自隨十一月四日慶舟去賊數里而泊平明合戰時賊無披甲執弓者我兵射之賊走入舟因縱火焚其舟璠死艮以五舟遁去其黨宋文盛斬之

以降邳州兵至南沙多殺老弱太倉知州萬敏使人四馳而呼曰今日之事生擒有功斬首無賞妄殺者罪之于是士皆棄人頭蘆葦中時擒者二千人敏請訊其濫者凡得眞盜百七十人餘皆釋之

兵部八

貢市

前言

李賢 于謙

丘濬 余子俊

佚名 劉鳳

馬文升 楊一清

魏時亮 劉效祖

張居正 六則 馮琦 四則

管志道 張濤 二則

往行

劉大夏 許進 二則 李昆

喻時 王崇古 項篤壽

姚繼可 汪文輝

卻貢

前言

韓文 倪岳

往行 劉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八

貢市

前言

李賢爲戶侍以虜欲無紀不宜終狥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幷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于心不必自逸觀釁而動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某言誠爲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

郤王登極練御史綱疏言在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爲詞即奸

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鎮守大同都督僉事許貴又奏上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朝議紛紜于肅愍公上疏曰賊首也先是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賫金綵往使虜廷賄賂纔入于窮廬虜騎已至于關口朝廷酌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遣往還惟勅邊將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難強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

勅戒邊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丘濬曰重譯之言自古有之我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之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以應之者豈不致相矛盾哉非惟失虜情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文

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余子俊曰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開設衛所及宣尉宣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並舉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幷官舍伴送

前來各求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專務誘取間有不與者輒行交通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爲詞說以動其心代寫番文奏進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爲撫諭略其罪狀非惟無以尊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之說本爲傳譯四夷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爲加增亦不可曲爲減省今小通事懷奸至此彼法律不嚴但無指實未可究治乞將今年現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即給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爲追究代手何人及其所得何物將來路通事并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于夷人姑宥之罪諭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之要俱各精密無遺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重而外夷敬服矣詎不快哉

楊繼盛疏曰大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等候開市

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今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胡虜之產馬無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彼倡爲開市之議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問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大馬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大羊之志欲難厭非馬市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

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疲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大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輕許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大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此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時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以處哉此說之謬四也

又有曰佳兵不祥不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過莒湯之伐葛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每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大羊之志欲難厭非馬市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者亦猶我之防乎彼也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曰我朝輿圖一統四夷咸賓厚往薄來各有定制頃自正德年間以來貪官猾胥緣此爲市所收緞疋布絹稀鬆紕薄不堪服用夷人往來遞投番文鳴號不平輒稱先朝賞賜甚厚今日賞賜太薄雖節經本部題請行移工部並該監局衙門查處去後但所賞者仍舊不堪無以壓服夷心尊重國體所係甚大合無勅令工部再照前勅申明轉行各該織造地方巡按衙門應解緞疋之時行委的當官員看驗務要經緯堅緻堪以進用者方許起解若各處解到者仍復稀鬆紕薄退回經該管官匠定行提問收納之際經該衙門不許措勒常例貽害小民凡遇各夷到館奉旨給賞關領該監無得推調淹滯以致夷人久住致生怨嗟務厚賞速歸庶足以感與四夷向服之情而悖戾之心消矣

劉鳳曰小王子廷直遼東吉囊直陝西把都兒直宣府俺答直大同許之貢則諸邊俱靖不相犯也時塞役未竟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俱許通貢築垣無傷也論者謂此俺答之三款矣始者可拒中者可疑終者可許若一概拒之不懌吾備是亦策也

提督會同館主事張鰲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前事竊照本國粗識禮義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迄至于今百有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禁鎖閉館門遇有稟奉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防其出入着令館夫帶牌管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權戚等赴京時禮部發到榜文該奉聖旨會同館安歇一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等到會同館宣諭聖旨因通行禁鎖將朝鮮使臣并禁又該弘治十三年五月間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般夷人兵部奉聖旨備由出悟曉諭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并本國一體防禁禮部主事劉綱陳言查得先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義敬事朝廷比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防禁近該兵備等衙門會議禁約將前項事例一概革去以致提督官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合無仍照前項舊例朝鮮人員令其自行貨賣深爲便益奉聖旨是欽此本國使臣出

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郎中無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部使鄭允謙等前赴京師將上項節奉欽依事理告要照舊自行出入蒙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己不遵迫束愈嚴久莫申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爵益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德獎事大之盡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耳在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即日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累朝優待之意許自出入以示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察照舊例特遇以禮于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于一應貨賣聽其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始行一概約束加嚴而使臣頗閑禮義委與他處夷使不同朝廷自來特遇以禮出入不防俱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呈前事柜應議處其呈稱欲觀游無間光瞻禮儀攷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罹國禁亦須曲爲之處合侯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于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上國之法矣嘉靖十三年閏二月初九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聖旨欽此

馬文升疏曰四夷來貢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所行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汎掃胡元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彩緞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饔餼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炊而多不堪用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

所以夷人到度無可食用全乀舉筋且朵顏等一二海西等達子女直
固不足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讖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
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夷人
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
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于外夷其實有玷于中國此事雖
小關係非輕乞勅禮部察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
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期望見辭酒飯
務要照依先年定制差官看示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
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間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
史巡看但有似前苶滅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官并局長參奏拏
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火沿燒野草盡絕聽令安營吹號笛擊鼓聚官發放畢乞討夷人至營
外求見發牌開門鼓吹齊舉通事引入并見量給酒肉令出開營回兵
入境兵馬各令附近屯堡休息存留夜不收并標下官軍站立一營圍
夷人多寡攜婦女老幼入關門投見令通事譯傳宣布朝廷恩威地方
利害量給棹面酒肉鹽布胭粉靴襪之類或有號稱大頭領及預有報
事等項勤勞者亦賞牛羊緞襖銀牌賞畢夷人出境兵馬俱在邊宿歇
次日歸城廣順關賞海西夷人鎮北關賞福餘衛夷人撫順關賞建州
夷人鎮遠關賞朵顏泰寧夷人近年兵馬出境燒荒俱至二百里之外
順風舉火艸莽燒焚盡絕賊聞兵馬出境皆遠遁絕無蹤跡前項賞賚
皆省

南師仲曰台酋倚忠順夫人爲媾唯言是聽彼昂酋者名雖爲堺實則
一部落耳使台酋無生心虜婦無長喙則一昂酋所部能幾何假令蠢
然犯順計劉鎮之兵合力足以當之奚勞敵之與有是不可者一長昂
一小醜也東如朵顏諸虜西如台吉以下諸部衆又西如火落赤諸孽

于我視爲九邊于彼實爲一體其旁觀窺伺者不知凡幾今許一昂酋
而明日宣大比例至矣又明日三衛至矣又明日西秦至矣將概賞
之則難繼概絕之則起釁是不可者二邇來邊事之壞壞于邊臣請市
則市請賞則賞勢已澄觴時猶補牢未晚不及此時一振刷之復沿成
套襲故智吾懼難爲後也是不可者三且以遼虜言之其勢過昂酋百
倍邊臣一鼓而襲其輜重駝馬劓其頭目無算至于今遼左得以安枕
未聞長驅報復敢干中國之顏行也矧此昂酋何物而縮首就之乎是
不可者四長昂藉孛歹等緩頰曰中國擅我其畝血矣無渝志使邊庭
無烽火之警此啚辭耳昔不嘗許之乎狡猾如故不嘗革之乎襲服又
如故則是非犂然可覩矣是不可者五夫花馬牧馬等谷董家青山等
口大被抵觸雖垂涎之心未遂而蜂蠆已肆毒甚矣今不討其罪復許
其請雖曰見我廣大如威嚴何

魏時亮曰和市雖以羈虜切防侮于虜近該宣大院臣題乞限馬數
定賞額亦潛消侮釁之微意但虜之來市或尚有肆侮之端者在疲馬

強市也索貨減價也踰期始集也員役之應市或亦有召侮之端者在
貨粗惡也聽彼增添也低假插換也夫來市之肆侮須振威明信以飭
之應市之召侮須嚴令重禁以弭之顧所以絕侮慢之原者實專在通
官之竅與不竅蓋導虜人之貪欲以肆其狡洩中國之情實以啓其爭
者皆通事諸人爲之也始以要挾既以酬謝索巧幻萬狀靡所不至
合無勅行督撫于通事諸役務精選各員中忠信胆略機變善言者充
補盡行革去平日之巧宦壞事客遊鑽用者每遇使虜及通市時務先
期教習授以方略指以成算仍切切訓以隨機應變不負任使或和貢
既畢或一歲將終將通官各役嚴加考覈如前所謂忠信可托者上也
而敷隱爲下胆氣足任者上也而退縮爲下智能察虜情形者上也暗
昧未得肯綮者爲下言能折服大羊者上也支吾啓虜玩視者爲下上
等者重則增銜輕則給賞下者重則刑責輕則革退屢次勞績可紀三
年督按題薦重加錄用庶令員役不悞邊計而貢市可永矣

劉効祖曰遼東之互市其來遠矣不獨可以裨戎行而居民估客坌眩

邊鄙往往以貿易爲奇貨然開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價抽市有則立法至詳且善矣獨所謂貢馬點虜率多以敝帷者充之無益也且地方既有互市亦爲芻秣所繫僕苑二司略不與聞者何以故

于慎行曰夷狄慕效中國即衰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朴厚驍健無敵及登里可汗受唐賜遺始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衰寖弱之勢成矣故中行說在匈奴得漢錦繒皆馳之荆棘以示不用然其爲虜謀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甘飲食與中國無異即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嘵嘵然有啚爲失計豈不迂哉

又曰秦檜之議和也吏部侍郎魏矼備陳敵之不可信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公耳檜之狙詐其言無足辨者要之制禦夷狄固不可不待之以誠尤不可不料之以智不能料其情僞而設誠以待之未有不墮其計者也然檜與敵有約信其可和固非懸想億度而漫然以誠待之者後世愚臣不知敵之要領而遽誠待之固已下秦檜一等矣其謀既敗無以自解遂至詐上以求免反復其言

如捕風捉影上視其主如兒戲下視士大夫如聾瞶遂至身名俱喪而國實受其擾亦何其待敵以誠而待君以詐也斯人罪浮于檜矣

張居正曰撫賞已定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穉又不啻數萬矣唐代宗親叩首于葉護馬前爲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又如此爲國謀者忠乎否乎而呶呶猶以爲言是其識反出于長安父老下矣

又曰今之議者皆謂稱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不智甚矣夫所云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馬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東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求通邊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百萬二利也士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離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吾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擅棄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稍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

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禦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

又與□□□書曰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媚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本兵之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于文華殿面奏請旨行之將成祖所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呶呶之喙雖已暫息而暗暗之讒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爲而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讒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敎督諸臣比常加倍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民畏虜不敢貿易虜不入市聲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處置邊民覩利則人又樂從一也鐵鍋必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閭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

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啓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于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盟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久爲邊患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固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眞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恐不能堪以其含忿蓄怒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責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備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民開墾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羽尚在虜中宜于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滄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讒妬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

貢雖成無益又貽他日之憂

又與□□□書曰封爵于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篤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加撫賞所費不多但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例一定彼即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即生怨但可以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常在于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于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奉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惟擅開事例且彼雖暫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于虜車虜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但可以此詰責之使屈常在彼不必苦苦索之太急則彼又持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事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婦遂相隨住于龍門致塲夫盡車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

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黃酋又因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害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之以五百人糧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事誘虜言中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朝廷實不知也卻其聘遂生釁隙致有己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虎豹亦有豢養于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效鶏豚犬馬可擾而狎也今其婦既已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必爲患公當思予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起于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爲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之心也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即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況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二醜亦何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計之

又與□□□書曰套虜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已若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順則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酋作孽已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府且然況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邊臣即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汝有意破壞貢市彼若順從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盟約以懾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亦不過數千未必部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勦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勦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過或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犯律況夷狄之性乎

又曰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其詩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

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我放麑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至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狥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輕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于我啓釁滄溟必自此始是威褻于東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緩彼侵盜必不能爲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

馮公琦曰今邊事脊脊動矣士大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者也而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卻罷款而尋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卻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競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尚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人情邊事略可覩矣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又曰藉外計虜情內計兵力款固未能盡罷也蓋既款之後與未款之

愚以爲罷關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峽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卻罷款而尋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卻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競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尚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人情邊事略可覩矣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又曰藉外計虜情內計兵力款固未能盡罷也蓋既款之後與未款之

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當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諱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臣進貢亦何足爲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即稱臣稱奴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即叛父叛君不辭也自古稱得好言不足喜得惡言不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爲眞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而以語人即有是非誰知之者蓋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駔儈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中終于火盡水竭而鼎鑊不爲損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大內操錢神而得其所欲在陝十二宣雲十五薊邊十之八矣挾內以求閣挾閣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也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柢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爲市罷虜之市易罷內之市難當事者何以策之

又曰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書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

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持梽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高唱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爲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二十年矣所爲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驁傲至此驁傲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爲此凜凜也河西恐未能終絕虜即河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鬬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爲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縻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爲捍蔽耳宣大幸無大變然惟無事乃可爲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日之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乎

又曰閒者東事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以召兵末和自我彼已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必不和掣襟露肘彼將執以爲辭其無欲弭兵而惟以召之彼不進不退久留而不動者此兵法之所謹備也

申公時行答張弘軒巡撫曰夫薊主撫賞遼主攻戰在撫臺及將帥似各有職司自制府視之則皆其統轄以朝廷視之則皆其封疆譬人身肘而遼有變朝廷不能閉關而絕制府亦不能高枕而臥此職掌亦不可分也屬夷之撫賞舊矣其效順也而間有革者以其驁傲不順力不能制而姑以示懲焉耳若受賞于薊而竊掠于遼是傭者受直主人而陰越其貨此而置之則凡受薊賞者相率而犯遼是驅三衛之民而胥爲長熏也哈不愼貢市之虜耳受賞上谷而陰犯遼其勢亦不得不問何者不問則西虜亦相率而犯遼是朝廷以上谷爲餌而以遼爲壑也不可也今雖不能禁屬夷之必不犯遼而亦使之顧戀撫賞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即不能制其雄驁如長昂者而亦使其餘屬夷有所懲創而不敢竊效其所爲非獨爲遼實亦爲薊也此犯遼亦不可不問也今遼亦大困矣倏而東虜入開原錦義間則全師東驚倏而夷入寧前則偏西相馳備多則力分顧此則失彼猶幸關內之兵以遙爲之聲援使屬夷不敢久據寧前而窺山海若坐視不援寧前大困而關內外且受之矣胡越之人同舟而遇風波相視如左右手況當孔棘之時而忽共濟之圖乎此援遼亦不可已也第今日之事惟當問長昂之悔罪是否眞誠犯遼之風聞是否的確如長昂之哀懇是實犯遼是虛則爲之題請開賞以示羈縻名正言順何所不可如其狡心叵測故態猶存陽爲哀求陰肆竊掠撫賞鹵獲之利兼而有之豈不生戎心而墮國體乎

又答王梧岡巡茶書曰罷款之說舉竟難行自古承平日久而輕開邊釁未有不致敗者若欲罷款先求良將練精兵足軍餉精器械乃可今茲未能盡亦先圖實事乎何專務虛談也

又答薊岳峯巡撫書曰近時後生足不至邊塞耳不聞金鼓之聲而專言戰鬬之事欲盡罷諸邊貢市一意用兵此可以鹵莽舉事耶

又答于存素憲副書曰西鎮之事議者紛紛皆欲盡罷貢市而與虜戰公試觀今日九邊兵力何如糧餉何如將領何如一處猶可支持一二虜酋猶可與角勝若諸邊蝟毛而起何以禦之宣大密邇陵京一有警報畿內騷動矣鄙意見小疏中蓋欲安置他虜而處西虜使我有必勝之算乃爲萬全非任虜縱橫而不之問也

管公志道曰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廟堂先有籌畫邊臣次第舉行而款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主客兵之當先事調停馬政之當乘時覈實以及一切九邊事宜言官多有及之者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聞之謀士云安宣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竊以其言爲可采既而廟算果出于此俺酋款塞則從請封土蠻邀求則議力拒誠制虜之大機也然宣大之撫馭寡權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未盡善者迨聞三鎮馬市年例之外諸酋踰限請乞督撫虜于挑釁輒赴軍之糧以易垂斃之馬我軍既困于追賠又疲于工役心日離氣日索雖偷數年之安而癰疽已結于喉肺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議者謂及今賢尚未萌一面儲財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約束俺酋不令違時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

時亦慮奏捷虜卒未嘗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報
戩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勝負兵家常事賊狃
于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求逞之心不于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遼人終未
得息肩也乘此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爲擣巢計可乎夫東虜氣
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總督寧無此意而猶重有虞者恐功未成而先啓
釁也臣又聞之輿論謂一應撫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尅剥半入囊橐
半資饋遺世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啓釁有戒
而彌縫無罰邊事不知所終矣講求邊方利害何以善其後哉
張濤曰宣大虜三大部落其在獨石住牧則爲哈喇愼白洪大台吉及
馬五素等酋耳其在張家口住牧則爲打喇名安七慶把都等酋耳其
在殺胡堡住牧則爲永邵十合羅氣等酋耳昔人謂匈奴雖衆不過漢
一大縣今即以三部落當漢三大縣我國家山河萬國兵馬億兆而尤
無算謀臣策士如雲如雨旌旗一指星霤掩映聲響相傳雷霆震驚尚
猶向老虜婦鼻息間伺喜怒爲安危將置鬚眉何地哉但得納家令之

言使驟騎之將漠南當無王庭今日之封不封貢不貢又何足掛齒頰
勞樞莞憂君父也即封貢難停邊口宜嚴而邊口又懼互市之多岐查
穆廟初年議允款貢酌定市期歲准八月或九月開市一次後因馬市
太濫費價太多閱科裁請歲宣市馬三萬有奇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外
定撫賞銀五萬二千共二十三萬七千此題允期額數定也乃者邊牆
頹頓市路紛紜即稱張家口獨石等處不及市期有交易及至市期虜
馬將竭故有馬之價已多無馬之價不少何謂無馬之價酋執歲許市
馬成數而馬不及半價必求全司市者不得不應以牌爲馬照牌折價
即折價馬匹不過布十疋銀六錢要之買空賣空屈弱太甚向使路路
口口皆如期而啓閉又皆如期而互市將酋馬羣聚安致坐費無馬之
價乎且當其市期豪有力者又有明市一說盡將酋馬挑選集買甫買
到手拉給各軍立索朋舍厚償馬價本五利十向使明市不開安致互
市盡解良馬而窮軍復遭刮削也市馬入口固多老瘠間有童駒發賣
定價上等三錢五分中等三錢下等二錢此等價錢僅足易瘠皮肉耳

況馬未必皆倒死乎又有童駒之價此當另酌然恤兵從予價仍舊貫
未爲不可所可核者馬直一兩二兩以上百中有十一曰牧馬一曰變
馬彼或曰有故焉而未必具納之府廳乃至全虧市本也凡此皆臣謬
爲不然之慮而市口市價朋舍等項要在一一清妥毋或曰滋釁隙而
終爲邊市患也
又曰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不下
一百匹北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峯口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御
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
新平堡山西之水泉宮順義王所部市馬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
市馬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馬海西
幷朵顏三衛在廣寧開原寬酋在永酋堡內兔同臭定著力兔大成在
甘鎮邊外夷廠賓兔一枝在莊浪沙哭兒台吉克太阿不害幷喇叭在
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修備禦防撫或以參將親壓或給印
號懸牌以杜奸萌或築高圈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
冒入市塲以絕交通載在令甲者犖然備矣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緣
貢給賞豈與金繒頻投者比顧夷狄不可以人理測彼三衛非屬夷乎
宣德中去犖庭之威未遠也猶且貢不時至況在于今兼以北虜跳梁
強者結婚姻弱者屬部落狡黠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
革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眞狡撥妖氛相
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搏弄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患而預防之待
其遊蔓蔓難圖矣以今觀市事大有血犖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
戎心無厭求增撫賞稍加裁抑語輒不遜所得貨幣悉歸酋長衆夷垂
涎側目爲日已久脫或爭利市場變生倉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陰
縱之亦狡虜常態在昔夷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
首功彼來刼奪我財物我亦擒巢趕馬利害大略相償自貢市以來虜
有歲歲之入而我祇得款段皮骨不堪載乘及瘠我以肥虜安知其不
包藏禍心觀釁以動乎虜因款之暇猶射獵爲生日蓄其剛心猛氣我
欲示招攜盡徹防禦虜幕中名爲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機械駔

騶趙全餘黨丘富等猶居板升走邊通事之人時入我鎭城窺我帑藏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卻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靈獨計我軍士月粮尅于椿朋苦于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結雖雄鞏鼓間昔人謂互市如養癰誠善喻也爲今之計要在修戰具實元氣彼以款來我以賞往而貿易如故彼陽順陰逆我聲罪致討而閉關絕款可也戰可也是謂制虜而不制于虜稽之邊方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揆之夷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願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會乃得之矣

往行

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途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劉大夏曰朝鮮貢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三四大鎭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覆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之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把禿猛可死阿互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時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疏至輒允下進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吟桶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百家由猫兒莊入北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食華人盜虜馬請斬以狥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許襄毅進巡撫大同未久適北虜擁衆臨邊知我有備轉言講和進貢當時鎭守俱曰以數十年仇敵之寇一旦效順就可起本公曰賊情眞僞未可遙度先差的當把總帶領通使出邊答說如果進貢必有款書

方可具奏隨差把總指揮王鉞出大邊答語小王子果着部落瓦剌阿見禿思等率領一枝人馬約有二萬餘共執款書都要入貢等語回報公同會鎭守一面招撫虜使進入大邊住劄每三日一次犒賞一面奏奉孝宗皇帝聖旨准以三千人口入進既進之後副總兵劉寧同董鼎遊擊統領奇兵三營人馬出邊下營照依欽准入貢使臣數目自野門口驗入當時在邊部落多爭入自相喧攘驗放不足每日報一次如此者三日公隨差夜不收說與劉寧親出見小王子責以不能約束部下大義將三千奇兵軍士牌面者打回亦恐虜情反側又差老家兵馬同兵車營步軍營前去二邊裏按伏如虜情有變策應截殺使虜使驗入各于路兩傍防護擺隊又分付把總每軍要紅黑項纓二枝遇虜行過捷捷徑轉回前途換纓擺站週而復始自野門口直抵大同館務要整齊一日進驗虜使入邊又見路旁人馬聯絡齊整驚目駭視番語通使報說南朝好太師好人馬及入館後有盜虜使馬匹者虜使跪告公訪獲董禿等七名連馬捉獲具奏決不待時虜使館前用刑放出虜人環視將犯人斬首但見衆虜縮頭咬指番語通使說太師法度利害我們怕開市之日禁約勢要不許入市交易一時商虜兩各得利虜自入貢至邊住歷三時事不覺煩民不覺擾及送出境解頤而歸自弘治元年至弘治十年凡三入貢而無一遊騎敢犯邊搶擄者大同人皆曰是公時撫綏之所致也

李昆字承裕號東岡高密人故少司馬介之子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爲武庫主事虜酋小王子上書欲以六千人入貢詞涉悖慢廷議紛紛莫定公謂宜返其書勅邊臣論令伏曲輸誠然後議其入貢人數本兵東山劉公主其說而行之

喻時字中甫光州人歷官南少司徒嘗爲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狡紿我且事體大勿許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紿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遂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內固吾守而外探其機此在一才邊吏任之者耳公又條備

王公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襄毅嘉靖中虜數盜邊起漁陽盡酒泉張掖分
三大部而俺答最桀黠誘致緣邊逋人趙全等居之板升爲耳目指使
每入犯必饜飽以出而庚戌之變至薄都城踐陵寢破州屠邑所過爲
丘墟天子督過文武大吏逮繫誅死相屬然莫能制也而莊皇帝時虜
酋悔禍歸命闕庭解辮交臂而受約束則自公總督宣大始俺答之孫
曰把漢那吉者以內卻來降時公總督三邊軍務納之曰此天授我也
因熟計其便者三如虜按兵坐索則令以全等爲市陰散其黨便一如
以兵挾求則嬰城固守示之必殺以制其命便二即棄不顧則如漢制
屬國故事異時與俺酋之子角立其勢自分便三乃具言狀下部覆請
詔官把漢那吉爲指揮使撫馭機宜悉如公意俺酋景分道大入索降
者公堅壁不與戰伺其懈縱出奇兵左右擊之重兵遏其前一日七戰
所殺傷過當虜氣大沮乃使使數輩來言歸吾孫矢不近塞已又言歸
吾孫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盛陳兵仗召使者立庭下出把漢示

之因讓之曰爾酋不念爾孫欲速之死耶爾以全等故搆釁中國爾孫
來上貢不誅厚撫之恩至大爾何惜叛人不執以謝過耶且爾孫與全
等孰親因遣一偏將軍諭旨遂縛全等九人獻俘闕下磔于市公謂俺
酋雖臣服不犯大同而其子姓部落甚衆非盡入羈紲令東市西犯謾
詞委責以愚我非算也則令俺酋籠致諸部諸部酋皆報如約公乃爲
會奏條陳賜封號等八事衆論譁然不可章入數上上詔廷臣集議之
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無敢堅決公聞而嘆曰絕虜易耳機會一失難可
復得奈何令九邊繹騷無已時且虜懷德內嚮非有所要脅市與開原
廣寧等非創制也夫言者乃以舌戰與耳食何異利害身任之執政咸
是公議因講誰面奏計乃定有司按永樂中封三王故事勅封俺答爲
順義王諸部酋授官有差公臨邊宣上威德定約束諸酋羅拜歡呼奉
表謝貢馬五百有奇其上駟以實內廄餘留給邊軍歲市馬牛羊以萬
億計陝西貢馬附宣大入其市准宣大一如公策上乃祭告郊廟御殿
受賀自是虜歲貢入市受撫賞以爲常俺答死其子若孫再嗣王封皆

遵奉法程無貳志邊境銷鋒臥鼓殆二十年歲省大司農金錢數十萬
則公之功爲多始那吉來降或謂如左伊秩訾未可信其歸也則慮如
悉怛謀阻向化心市馬則稱引嘉靖中事謂日夕必渝盟徒以召侮議
撫賞則比于漢致金繒宋納幣詘體隳重而公皆抗言以折之以身負
荷卒決大計安利國家蓋至西陲久安軍吏一不戒以資虜而言者遂
極詆貢市欲挑釁決鬬甚乃咎公失策以是知人臣任事難而公之任
邊事尤難也時李文定公春芳亦獨力言當許或謂前代和事可鑒
文定公曰制和不在我耶前代歲致金繒約和親柄在夷狄今虜回面
屈膝職修貢比外臣中國大重且虜既得孫而受封爵貪樂利市必厚
德我幸奉約束無盜邊邊民免于鋒鏑軍興費益省此兩者顯名厚實
也奈何拒之或又言和且弛備有如黠虜渝盟出不意可慮也公曰備
不在我耶我以空名羈虜而謹修其實綢繆衣袍休士馬以待戰順而
拊之逆而拒之又何患焉

項參議篤壽嘗爲識方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爲上國勳而公

獨謂戎狄禽獸心不可恃豁窒欲不可填惟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
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戎性貪而善詷進則見有
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
齎盜糧不知所底矣夫馬市固便而公之策尤長所以相成非所以相
戾而江陵專擅不欲輒爲異同銜之

姚司空繼可嘗巡撫陝西時寧哮拜之變方奏功公疏上善後事宜數
千言大率謂秦塞以虜市課諸將吏以緩坐譴罰爲虜特歲增費
無已市日益重我日益輕計大左今第與虜約願市聽不願市亦聽課
諸將吏視行伍實訓練精已耳若然虜且俛首款關求市是我與虜易
道也我重市輕邊塞可保百年無事上覽之大悅曰所奏甚合機宜都
依擬行各邊情虜情雖異事體原無不同兵部通行與他俱要長計處
毋得沿習舊套牽制誤事其後松套等虜果有款關乞贖附逆之罪者
公言有明效也

汪尚寶文輝僉憲寧夏日東路套虜黃台吉乞互市督撫樞駐清水營

將明旨監之明年壬申西路虜賓免復以互市請公奉檄監焉乃托獵出車騎立沙上以示虜諸酋悉下馬羅拜迎入帳房賓免親撫胡琴進卮酒公爲引滿而徐令軍中具酒食賚之虜輸誠受賚至畢市叩天誓不復反且稱東虜數奪西番賞賜願得一報之公諭爾事我猶西番之事爾也汝以西番故構東虜藉令不勝我能坐視弗汝援耶吾視汝兵力弱姑務自靖毋躁舉傷天朝浩蕩恩賓免稽顙謝低回不忍去蓋自是而互市之議定

卻貢

前言

韓文曰朝鮮國王李琛奏將獲到海青一連差陪臣崔景禮管送赴京進獻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于奉天門欽奉聖旨禮部知道照例賞賜成化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朝鮮國王李琛又差陪臣金永需等進獻白鵲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趙瑾等進海青二連今次又差部臣崔景禮等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

二十二日節奉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應所產物件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次進貢禽鳥雖曰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巧取頻貢希求厚賞況緣禽獸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絕貢獻之意抑且窺見朝廷嗜欲輕採厚取久將起侮召玩殊非王者撫御外之體書曰不寶異物則人格合無請勅一道責付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琛謂爾敬奉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青等物不必進來如此誠足以彰皇上盛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警矣

倪岳曰撒馬兒罕所稱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于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于外亦非軍伍之可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賚之物俱係內帑之財物百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眞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眞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眞豈不受遠人之欺貼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

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豫處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效以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之奸黠者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有千里馬獻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勅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詰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于異世由是而始終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臣等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放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目錄　　楊一清

兵部九

採練

前言

丘濬　陳建　楊一清

佚名　佚名　唐順之

陳時明　王廷相　張鹵

往行

鄭林　及宦　張漢

戚繼光

邊牆

前言

于謙　丘濬　陳璘

唐龍　勞堪　胡松

楊一清 二 吳時來 三

往行

余子俊　劉應節

墻塹

前言

楊琚　薛應旂 二

陸深

往行

葉盛　魏煥

盛治剏一得簿夷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增重哉

住行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九

操練

前言

丘濬曰教閱之法備于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四歲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國家凡百禮制皆復古典獨于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肆習坐作進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儆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勵

邊防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警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祖神孫能繩祖武時一行之其于邊不爲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屢巡邊關非然歟曰宣廟之巡邊也爲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爲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皇上英資雄略超軼千古邇來平夏誅苗蕩倭戡虜其加意武功又甚擊獨閱視僅一躬舉而後乃委中璫監外臣代行之即無論朝恩典旅士氣不揚亦非所以習武事而明綜覈也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竦不敢心伐既申即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亦各攘臂邀賞斂衽避罰而預習射者且踰年況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之能亦惟是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振作故耳不然而他有所委衹名故事人各有心誰任怨勞即日從事于袍鼓無益于勝負之算也故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

楊文襄公曰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隋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達虜一來必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凶惡我馬每每奔潰若使我遇慣見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後擊其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臨時軍令方尚書之見嗤者而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概以俟後之君子也楊文襄公總制全陝營作制府稿曰靈州邊堡壁間有詩曰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方尚書寬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方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閩虜在邊予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與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擣賊營而方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方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踰時竟以屍還與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軍謀咱採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方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猝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陣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每怯弱而不前無乃溺于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

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于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矧今倭虜並備于一時戰守之機神于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大臣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爲首應處爲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爲之庶亦可以鼓士勇而振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

□□□曰昔晁錯策禦戎而終之卒服習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自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且或每歲調入衛以爲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擾邊是自弱也慮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驟金徒編傭奴于隊伍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祇驅單寒爲技擊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膊惟怯任盜之斬關奪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戕主帥內訌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馬端

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奈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愚竊以爲訓練者在先正其名分默消其虛憍使之知親上死長秩然無所逃然後審度其分合之宜辨白衆寡之勢如大衆糾集絲髮不足踰亂矣則察伍法以教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使三軍不得亂行而失錯不然者罰壁壘縱橫星緯不足喻衆矣則察軍校之法以教之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以千爲萬俾三軍不得渙散而無統不然者罰分合進退風雨不足喻變矣則察團陣之法以教之隅絡鉤聯曲折相對左右虞侯別其號五行十二將別其名俾三軍不得矯志以紊制不然者罰其先後次第井然不紊督撫時出其不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即各領本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知士之強弱士熟將之號令有警量賊多少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某爲先鋒某爲聲援皆隨原將領官統以行臨陣之所用悉平日之所簡練無有彼此差池者或者又謂于肅愍守諸關多京營兵今尚可用乎曰按大司馬楊守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土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耳而陳建亦云練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鬬蓋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一出征而人馬雜沓多致蹴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焉噫有能講求此法者豈惟京營賴之雖執鞭弭從事邊陲可矣唐順之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聽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晝禦戎之策而歸之于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有教兵之法教將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局八之數千倉之藥不足以應尪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一夫是之謂練習乎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罷巳而習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翻也右此而左彼賞罷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場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試弩之士某也

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剝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敎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守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于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于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敎將校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曰暴之曰中飢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贖度不可敎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贖度不可敎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

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敎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敎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戢劓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戢劓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

陳時明曰今京營將士敎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鬨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于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敎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爲鎗或以棒而爲銃即其器仗眞如兒戲昔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敎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敎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斯爲善矣或如宋太祖親閱之法刻木爲箭鏃裹以氈繳命強者兩相對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爲馬楯施諸韋稍馳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鬬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他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衆人可敵壯士格鬬之法其伎倆避箭批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眼目眩皇手足軟顫故有平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奪矟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于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搶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

一寸則入地徒聞訇磕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敎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于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鑾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

王廷相曰古語云敎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敎成而後可以勝敵矣查得大明會典載有敎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自今之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敎習二日操演敎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敎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馭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敎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已未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敎

務令合式乃已此後二日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會同兵部堂上官視驗以其所教軍士試中爲卒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算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張鹵曰古稱兵不練猶無兵練兵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所難言至虜惟恃弓矢爲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搶盾鉤斧鐵胸碎腦及鳥銃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成祖北征但用神槍一枝即所向無敵豈神槍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爲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火砲三聲爲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塲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爲搬弄爲將者更不知出一令發一語以眞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即所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譟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眞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京師所以謂安

定門外砲聲爲誑費朝廷糧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謂若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但令將統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選取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次必以一二萬數折爲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更番回伍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戰兵另爲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琥來自邊方者即可將之俾其于神槍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也

往行

鄭林字□□常山人景泰四年爲兵科給事中見練團營軍士無統制出征士馬多雜踏致死因劾諸將官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以操練團營委之林既受命乃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人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陣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

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以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及宦字士顯號二河交河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中歷官戶部侍郎嘗以副都提督操江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郡輒身先武弁督習之于是江淮之間臂弓腰矢者紛出矣

嘉靖二十四年河南山東總督張漢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其略曰夫卒不精與無卒同而今所稱練卒之術則疏矣戈矛擊刺之法不閑火械點放之節不試而徒立二丈之牌于百步之內以射虛文相冒如此世豈有二丈虜哉今宜給與像虜置之百步外爲鵠以習十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長分藝以訓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士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則其道無由也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客兵可免調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財而養此武銳計無便焉者也夫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莫肯死敵今法弛甚矣宜申嚴禁

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即副參而下不用命者悉得斬之而總督許問斬大將使人誡知卻步必死則爭先赴敵矣疏下兵部謂漢諳于邊事俱如擬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又號孟諸□□人□□□□襲□□□歷官左都督太保嘗爲浙江都司僉事會倭難甚浙殘矣公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入疆邑人奮鈐棘檠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務也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公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駈乃問長短兵夾旅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而伍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惡用鵝鸛爲哉隆慶初年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許襄毅及公入策備邊公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望風而靡戰將卒腋軍

費豢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鵰勳掩老贏爲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封賚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清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銜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駈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庭司馬私語公吾舌徹如不入何第捫舌勿談公自言世受豢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裹敏出就督府命公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廩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則又以總理專任劄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隆慶三年公總理練兵都督又疏論劄鎮兵多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閱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

制勝劄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遞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者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上是之

邊牆

前言

于謙曰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牆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殺掠嘗考古人畎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于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令

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于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牆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修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爲基址而四鄰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奸有事之日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豈獨始皇築也燕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阻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

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晉漢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驚鶩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于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阨陋之闕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耳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爲也

陳璘曰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隔阻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凉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寧夏

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于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築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已久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奏欲將舊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議要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于所見止增修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牆深入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廑宵旰之憂特命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前人經畫俱在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

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入墩至石滂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無牆去處築高厚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安會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于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停舊牆幫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滂新與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于此者矣如此牆不築則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之患固未歇也舊安邊永濟石滂新與三山等堡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蹂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于此夫修邊則勞費並起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勞費于一時邊既修完還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參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合調兵防守矣其所勞費不既多乎正如今春虜賊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窺乾溝先調副總兵梁震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防守經數月

餘每一人一馬每一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其勞費殆數築牆三之一矣一勞者永逸忽遠慮則貽近憂節行延綏巡撫都御史總兵官督同營糧僉事分守參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地方揆度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數請官銀合用人夫查照副使張大用修定邊營牆舊規酌加僉派先將乾溝定南八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牆次及寧朔墩至昌平一帶俱停舊牆封築俱要高厚以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邊境營堡俱可免于虜患矣

勞堪曰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背猶恐也是故邊儆所急愼在宣大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

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瓷繼施石可劘則石劘而灰灌必愼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衮遍其下列堡塞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召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願就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里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部計即如採虎穴轉商賈即

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能入也隄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按伏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保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痾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痾乎繆也甚矣

胡松曰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賁最周於理而切于用贄謂中國與

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短而其言用長之道則在於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貶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來非制之而已此眞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于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于夷狄乎中國與夷狄鄰猶以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凶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一族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鐍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於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於閭鬬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而其所以爲守之計

莫急於修邊

楊一清曰應築邊牆自延西安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塡塞平漫止存形迹獨與武營清水屯卜剌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於防護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絕遠聲勢隔越且墩斬岸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疏節被達賊窺伺牆裏既無大兵阻遏牆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塡滿而進淘空邊牆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軍懼其攻空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前來應援而牆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傍牆於空闊要害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牆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牆外壕塹挑濬極深相對敵臺九百座座煖鋪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

名無事之時堅守舊墩尤必設治梆鈴廣張旗幟聯絡相應仍分官員各定鋪分護守參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轄地面提調虜賊若果入套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騎土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于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住劄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答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牆若仍前塡壞近牆官軍出列牆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擊賊徒愈衆則愈傷多步兵擊之于上騎兵待之于內其鋒必阻其氣必傷虜賊遠來利于速戰入境無策勢必遁歸綏使結聚攻圍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接傳環慶固原一帶人畜可保無失又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深入速將拆牆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精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于內俟其將遁躡踵而出延寧精兵邀之于中沿邊官軍拒之于外賊雖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牆我軍仍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前亦必大遺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則必行據所司量撥人夫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賑濟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也

又曰參政安惟學僉事胡經各稱靈州橫山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數亦不多不能困遏合將橫山以北直抵鎮遠邊牆墩塹一體幫築挑濬黑山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又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知我邊牆高厚不能淘空冬深河凍于牆盡頭處踏冰自西仍謀入境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百八十五步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其稀疏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砦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

關相對每年于黑山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爲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軍累被撲捉既將石嘴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臺俱棄而不守乃于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三座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如何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挖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爲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既欲幫築又于盡頭橫牆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爲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然則河東三十六墩堡誠宜幫築修濬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于河西黑山營誠宜挑選精銳人馬于此屯宿按伏以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愼固地方可保無虞矣

吳時來曰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已密矣連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築牆墩歲無寧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即弗論近因久雨邊牆塌倒上甚廑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即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牆進未聞一阻何者邊牆雖高若無人守與無牆同擺邊雖密與不擺同不如且將各邊修牆銀兩暫那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譬則犬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閧腥數來往者不詣攻堡既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空今年連破二城既得其利勢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遠踰千里直搗其虛盡收其有整暇而歸此而無憚繼復垂涎各城而窺京師不知其何如以爲計則各州縣城池不可不繕修也

又曰三軍勇猛不如一林之叢茂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筭樹今永平義

勳經數日與其彌漫原野不如墩堡基置今宜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于順天永平各州縣村落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小村並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幫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爲修理加幫使曠野零戶老弱婦人城廊有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往行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天順中爲都御史巡撫延綏延慶在三邊爲內地東西諸邊皆營堡阨塞而延慶無阻賊偵知之至是入據黃河套以伺機變朝廷屢遣文武重臣整軍爲備兵費不貲公在邊躬歷疆場山行日數十里盡得形勢之勝建議倣正統中諸邊故事築邊立砦堡以禦之會虜出套庀工斬山伐石塹而墉之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凡千里墩臺相望曲有規制

榆林戍自正統中成化初始立衛皆草具至是公請以陝西軍籍之隸他衛及初調戍南方者之子孫免其遠役編置伍中拓城溝除戎器請建學樹師教其子弟俾感激知方課督閫閾責之樹藝界石之地屯田分給軍民耕種得糧數千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鬱爲重鎮鼎立三邊虜過其下不敢睥睨而去又嘗節制沿邊諸軍事上以大同宣府國家屏蔽兵荒之餘民疲政弊他人未足深仗命總督兩軍自總兵而下咸聽節制公至按壘誓師出其心法作練武圖頒之將士知兵者以爲奇度地形上疏請如延綏法築邊牆斥壖塹宣府大同及偏頭關東西千三百二十里之間各立墩臺懸樓可以瞭望擊賊軍民一勞而省費萬萬命下如公奏請施行劉鳴曰公發身賢科十一居內十九居外而其經濟之功赫赫于人耳目至其極力終身不忘者在邊牆一事蓋公實見利害成敗斷斷乎不可移易宜其勇決而不疑堅定而不變也惜爲忌者所阻而榆林之功不能大集于三邊天下古今不滿人意類此比年戍馬南牧朝廷雖多方禦之不使汚我北鄙而爲力固有遜庭矣

總督劉應節題請山坡平漫高下不一平坡處鑿成品字坑以限虜馬古北口關品字坑二萬處山海關品字坑一千二百處又沿邊牆內外虜馬可通處俱發本路主客軍兵種植榆柳桃杏以固邊險密雲道牆子曹家古北石塘四路共栽榆柳一百六十八萬四千一百五十三株種桃杏等種五十九石九斗薊州道太平喜峯松棚馬蘭四路共栽榆柳雜樹四百四十七萬一千一百四十七株種桃杏等種子一百石永平道石門臺頭燕河山海四路共栽榆柳雜樹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七株種桃杏等種子三百九十石六斗

牆塹

前言

成化二年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

之不得承訛襲舛以遊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漏卮也

又曰白圭搜套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創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又難與言也

陸文裕公曰宋章楶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此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千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爲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做而爲之宜無不可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舉也

往行

成化八年吏部侍郎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

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日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刼中國人爲嚮導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乱嘉思蘭相繼爲患臣等維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民私役官軍招引逃民于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月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劃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于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每年三月八日各一興工修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計也詔修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魏煥曰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牆今按河套邊牆自國初耿秉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烽堠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東中西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

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凍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以上即先年所棄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以上即今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綏鋪九百間牆外濬舊塹亦深闊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築秦紘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牆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棗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中清水興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緻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牆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牆四十里總制王□接修壕牆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一清初修壕牆四十里皆依前牆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牆長六十里亦依前

牆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又奏築壘堤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牆爲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温奏築大同五堡及邊牆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眞馭戎之上策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一　目錄　外編
兵部十
修邊
前言　張居正
劉天和　二則　申時行
往行　岳　魯　佚　名
余子俊　楊繼宗　許宗魯
毛　鵬　樊繼祖　周尚文
楊志學　毛伯温　翁萬達
吳嘉會　劉應節　戚繼光
邊儲
前言　馬文升
李承勛　胡世寧

耿　忠
蕭　彥　萬　鏜　張居正
往行
王　翱　劉大夏　楊志學
李　鐸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十

修邊

前言

張居正曰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死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自樂於趨事矣

申公時行曰練兵實伍一節誠爲要務游手烏合竄名尺籍中以糊其口緩急不可使也士不講進退擊刺而疲之于奔鋪戰陣不可恃也乃修邊事宜則在措處工費不窮人力彼爲省費之說者紙上語耳不知所省甚少而頹圮甚速爲費更倍徒使執戈荷戈之士日任其勞非完策也往時聞有創削城垣以應閱視者愈削而愈薄其他甲冑器械輒

那借飾觀事已即成烏有此似不可不察者也

張濤曰嘗躬歷邊口親窺形勝據所目擊近口處所車馬常到其牆或以圓石或以亂石堆累數尺壓以木板仍累石塊高曠可覩此謂有形之牆雨雪積久木料自爛即木不爛虜抽爲薪每致石傾反助虜梯磴其有無石無木僅僅覆土數簣插以木枝網以繩索微如菜園護鷄籬落此謂有形之牆華夷有界戎馬難防夫邊牆最重修築爲緊不意往時恃恃款弛備一至此極臣觀中人之家及窶戶竹籬茨塹亦以爲急堂堂中國守在四夷累朝三牆僅存其一而其一又圮廢如此匪今撫道銳意隄防其謂桑土綢繆何矣臣查宣鎮邊牆東自四海治火焰山起接上土北路中路抵平遠堡延袤一千二百四十三里其間低殘者居多而上北路爲甚倘一概修屹然金湯狡酋窺伺何從著足不爲此務僅靠金繒臣雖至愚亦欲借箸說者謬謂邊牆難修動艱土石不知何山無石何山無土有石石砌有土土築舊時歷木陋規遷就細石必不可用本處且有一種黃土堅凝如脂參以沙土石灰三合灌塡銅牆鐵

壁不翅牢固說者謬難石灰十山之內六處可煉柴取本山又最容易說者謬謂艱水夫秦人水害當春積雨終年不乏誠依山凹堤爲大池漫以三和灰土打成底壁先秋肇工來春來夏盈溢蕩池水可勝用乎十里一池一池工費或五六十金多或百金通計一千二百里內有近水者不池不近水者爲池然亦不過七八十池耳此費七八千金有何難辦但板築之役非賢非能必不可任臣竊籌之城工千二百里其總督撫道鎮協百里一督者參遊十里一督者守備操防分遞得人一年辦石辦灰池水三五月成新牆矣後有殊寵成有殊勳勞來鼓舞豈患乏人其撫道鎮協時省騶從如先年孰號城大同故事輕乘一騎或肩輿躬出相勸犒用牛酒軍民和會當誦靈城說者謬難錢糧夫馬市所省歲浮十萬以餉不給係分司借去得有餉到便可抵還見今太倉暨各省直又共欠宣餉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一百餘只煩題追半那湊餉半那築牆勾當有餘其銀即以厚膳八萬軍兵月糧如故而此增益之即工爲守比及城完張家口一九泥塞歲省金緡不可數計臣估算邊

牆姑以長一丈言之基廣一丈四尺頂廣一丈高一丈七八尺石土灰水等項不過費銀三兩一百八十丈爲一里一里費五百四十兩一千里該銀五十四萬餘兩如是則寬使寬用萬無不足矣國家豈少此等切費而坐失長策乎臣知城邊易而城邊之人難如今日督撫道鎮公忠清愼理國如家加銜久任特賜璽書寵爲勞慰城成廷賞斯其簡任又在廟謨耳劃鎮城堡三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臺兩座之間磚與亂石爲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倉學於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荊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

嘉靖中今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遞南渤海所遞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壕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遞靖胡堡大衙口止建設外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一路有遮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蔴荬茆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院墩院寨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水口水閘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寨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六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十二座

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處邊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縈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蹊隘疎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牆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寨下田不寨人有也爲虜壑也寨下手不能一日安于寨下也爲虜捕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悉爲虜資輦輸掠矣所過行部殘矣一望夷曠且有窺我神京者彼庶人之家尚高其垣墉嚴其扃鐍而後可以安枕矧天王都會之區咫尺虜庭可玩忽無備哉昔余肅敏於榆林開三十城堡築牆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牆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築花馬池牆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部尚書翟鑾築五堡今爲大同利夫方千里之隙以三千人守之猶虞衝軼牆而守之百人有餘力者何也有所以爲之防故也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築爲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請自今督撫

委官沿邊踏勘某處小缺宜創築某處傾頹宜展築計其工價定其日
程簡廉能將領董其事鳩工聚材土可築則築石可壘則壘磚甃繼施
灰灌必謹列堡相望乘障相聯臺墩相錯高城深塹峻谿谷通水門具
蘭石布渠答周虎落藩塞阻路凡山林密莽設厲禁毋砍伐壯天險焉
尹畊有云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
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俾
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百人人受一塵統
以一將將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更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相驗無事
則番上者倚戈番下者釋邏徼者遞唿堡居者習技擊有警則番上者
爲嚮邏者登堡居者繼登則役不罷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
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願擒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於軍曰
室至而願留者聽增給褓絮移額廩既留而復令於軍曰願恆居而授
田者聽且給牛種夫然則塞垣綿亙卒伍充盈居恆有以相周臨敵足
以相死謂之關塞可矣

劉天和曰守備之要固莫急于修邊前總制尚書唐龍所謂無堅好邊
牆去虜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居人藪條行者
輒被撲捉之患有堅好邊牆去虜入也既懼我兵遏其衝而出也又懼
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其地耕稼布焉牛馬孳焉居者頗可度日
行者亦鮮遭虜此修邊不修邊之明驗也斯數言也盡之矣查得延寧
二鎮虜常大舉深入要害邊牆寧夏自橫城堡至花馬池東止共二百
八十餘里延綏自定邊營西起至本營東馬駝泉止四百十餘里節該
前總制尚書楊一清王瓊唐龍陸續築完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
餘里因土脈沙鹹及天寒地凍以故修築低薄不堅節經鎮巡官奏討
銀三四萬餘兩增修戶部止發陝西布政司銀一萬兩乃僅得見存八
千九百三兩七錢二分爾後該尚書唐龍覆奏發銀三四萬兩迄今未
見該部議處其定邊迤東舊安邊營至塞營低薄頹廢邊牆原未議及
修築續因嘉靖十三年七月虜大舉由舊安邊至前牆盡處地名乾澗
深入安會大肆擄掠該尚書唐龍題爲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事

議創築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一十七里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幫築
寧朔墩至原口昌平墩九十餘里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保障環
慶等處及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鐩題爲設營堡修邊塹以防虜患
事亦議創築幫築前項邊牆估計用銀一十六萬一百二十兩四錢及
稱目擊邊民窮迫之狀關係地方永遠之圖等因俱該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通行撫按查照前議修築及稱合用錢糧徑自奏請給用迄今未
見該鎮巡撫官奏請及該部給發又該鎮守陝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梁
震奏爲懇乞天恩慰念要鎮修設邊險量給神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
事內開寇在門庭事宜權處莫如先將乾溝嚴加剷削之中挑穴壕
塹經費錢糧除馬匹料草不計外共用犒賞銀四千兩糧九千六百石
等因該部議擬題奉欽依行臣轉行該鎮鎮巡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
修築其合用銀料及續該總兵官梁震會同延綏總兵官張鳳等勘議
該支料一萬四千四百石草四十八萬束并前議犒賞銀四千兩口糧
九千六百石即今延綏倉庫空處無可支給臣竊惟諸臣所議定南八
墩至原口之邊誠保內衛外萬全之遠圖乾溝乾澗之邊乃紓患目前
救時之急務若與武宮增修之邊牆又已築未完必不可棄必不容已
之工也又照弘治末正德初年間初議通修橫城至定邊三百里之邊
牆計費百萬朝議亦不爲惜蓋所益者大故也今查嘉靖十年十二年
二次修邊戶部所發銀僅二十萬兩該任事邊臣以大工多費爲嫌而
司計者節縮量給以故邊雖累修而猶有未盡者再今三役並興亦不
過二十餘萬兩臣尤以經費爲艱苦若先其費少而最緊要者如延綏
乾溝乾澗之工六十餘里糧每石以五錢計草每束以二分五釐計料
每石以四錢計弁犒賞銀共該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兩定南八墩至寧
朔一十七里之工原議銀一百六十兩四錢寧夏興武營一帶邊牆增
修之工七十八里行據營糧僉事譚閏公同總兵官王倣佑議該銀三
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除戶部先次發銀已有八千九百三兩七
錢外尚少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原議請發之數正足相當
二鎮三處修邊之工通共該銀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兩二錢是皆禦

虜要害之邊目前急圖保障内地除不容已而一百五十餘里之工經費止此視原議僅三之一可謂至省矣其視前此百萬之議所省復何如耶三役即畢邊備亦可謂稍固以後每歲大虜住套祇須多調步軍少調馬軍及多用臣前議製造輕車強弩亦足以禦之供億大省目前之費無多而將來之益實大亦何憚而不爲耶邊地早寒臣已便宜咨行延寧巡撫借支主兵糧銀目前興工修築其原議寧朔至原口昌平墩之工及臣近勘量修原口至紅柳河之工俱以後每年酌量應調防禦套虜兵馬即用以修前項邊牆估計可完若干里合用銀兩先期奏請給發期以期年通可完固爲永久無疆之利是禦虜之費即因以修邊經費節編計無善於此者矣

又曰臣以往年巡撫延綏修邊備事由去歲比類建議伏蒙俞允適年荒歲歉未能舉行臣竊料虜賊潛蹤正宜乘時經略知會大同宣府山西鎮守總兵巡撫幷監鎗遊擊三司等官隨地方計議查勘大同偏頭關設有大邊小邊兩層宣府止設大邊靠其瞭望虜賊去來傳報烽火使我官軍不敢忘備報到即便發兵追勦小邊靠其多方設備賊必遲疑不輕進入我居人早能知覺不致倉卒受害宣府因無小邊所以但有賊入便至門庭臣帶領把總醫卜書辦人等同各該守自閏四月二十日爲始統督軍馬出至小邊不敢畏避登高履險草行露宿用繩牽量相度有該剷崖者有該用牆者有該挑壕者務圖經久可恃方許下手定與基址至本年六月初三日止總計四十三日方見就緒回環城堡東自四海冶起西至橫河止通長一千三百二十里除大邊事有定體及宣府所屬永寧四海冶軍民種田窄狹仍難設立小邊就以大邊爲小邊該用墩六百一十座就能擺各要害見有墩一百七十座該修墩四百四十座以每墩闊三丈高二丈計之不及修築七里一座城垣之工宣府二百六十九座該用石硪每座用人六百做工六日可成概有萬人總計二十五日可以通完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偏頭關一十七座該用工築每座用人一千做工十日可成大同概有萬人總工一個月零八日偏頭關概有六十人總計二十八日可以通算中間總有陰

雨連綿剷崖打牆挑壕蓋造懸樓等項大率今年四月八月共四個月可以畢工前項做工防護八萬六千人三個月每人照上年到勑書一月與行糧六斗又從便宜量與銀三錢鹽二斤共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六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五萬八千斤馬六萬三千匹係有青草時日三個月每馬一日與料升半共用料八萬五千五百石大約比之延綏先年修邊築費止多前項銀數以延綏已然之迹驗之上而國威所以增重者在此守臣所以遠罪者在此伏望聖旨不惜目前小費趁今豐收可必於前三處每處降勑一道通列前項守臣并大同新任參將都指揮李杲姓名限命于前項所擬三個月起倩軍官人等做工糧草銀兩鹽斤照數與之以責其成如有賊情阻滯臨期奏聞工完之日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前去閱實其工如果經久堪保障地方每墩審有見在空閒給與手把銅銃十把鐵砲二個如辦料令鎮守内臣照依寧夏甘肅陝西大同先年近日事例于密雲去處拖鑄給用俟閱實官回奏之日各該守臣方許繳勑本部即與疏其勤勞具揭帖進呈以備聖覽

岳魯曰宣大二鎮邊長亘一千三百餘里宣府東起四海冶西止西和陽山多嶮峻其通大舉不過大小白羊東西馬營數路若大同則天城陽和弘賜左右衛威遠平虜井坪朔州諸邊皆平川曠野而又數十年以來墻牆俱廢僅存遺址大小二邊雖設而不守近於二邊内近城數里復挑壕一道謂之三邊原非險隘與無邊何異是以大來則大入小來則小入外無捍蔽之固内無攻戰之利欲其不長驅得乎近日零賊七千騎犯懷仁五千騎犯平虜殺人白晝大道之中而墩軍猶不知其邊防廢壞若此即皇上何由得聞也夫外邊廢而爲大邊大邊廢而爲二邊又廢而爲三邊三邊之外即不敢耕牧盡棄數百里之沃野寸土尺地受之祖宗忍遂委之耶況開平興和東勝至今人懷憤惋常有思復之志奈何以此故地而棄之也任事者每憚而不講以爲斯事體重

大須用數十萬金役數萬人經數時月然不知帑藏之費孰與田廬之
空杵築之勞孰與頻年累歲之擾不此之務而願欲俟其再入以徐議
攻守豈知虜騎騰躍勢若飛燕中國之疲馬不能當也虜不耐糧因我
牛羊黍穀中國不宿飽之軍不能當也昔人所謂長技皆在彼而不在
我于此之時縱使孫吳韓岳復生亦豈能勝之乎雖如今日費內帑調
軍禁殺諸將亦無益于事矣惟念寸土不可割一夫不忍棄勑下兵部
詳議可否令大同守臣及今閒暇之時先將二邊修牆一道內外各挑
壕一道每一里築墩一座十里築大堡一座計算該銀若干上請早爲
修治待工功既畢定自六月以後即分布各將官令各統所部人馬晝
一地以守俟十月燒荒之後方許撤回如此則壕牆以阻馳驟墩臺以
時望瞭堡塞以安屯種不惟大舉可絕零賊亦不敢入矣數年之後休
息安養則興和等棄地豈不可漸圖哉臣所陳修邊不過大略若使人
忘其勞事得其宜則在巡撫酌之耳夫大同卽古雲中昔李牧魏尚
廉范嘗守茲土賊不敢窺邊我朝弘治中都御史劉守城大邊闢一丈

五尺高一丈三尺延亘九百八十里僅四閱月而成未嘗以爲難今地
不改而事絕異豈古今人不相逮耶良由諸臣不肯力任其事動以張
文錦爲戒致使懲噎廢食而又坐待其斃不思所以處此非人臣謀國
之道也乞稽廢弛之由將前此諸臣查無建白仍追戮一人以爲悞事
者之戒則漢之魏尚等或庶幾可復見乎

□□□曰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
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
利均于下敗則耻歸于上而吾敗則禍貽于下勝則利歸于上加以十
餘年間侵盜驅略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堂堂之陣
秉正正之旗與之一角于疆埸者雖朝庭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
偃旗徐尾其後賊若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略
老耄羸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爲棄核委以敵我而我則因之以爲利邀
之以爲俘以巧于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民與其老耄嬰
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遺醜虜之笑哉以斯積漸故使緣邊之

乎夫中國與夷狄鄰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貪狡兇悍之人相比也以
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
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于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
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鬬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臣愚區區之
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于守其所以爲守之計莫急于修邊而邊
之所當修莫大同之爲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憚費而因仍苟
且僥倖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聞之通德
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
諸倉遭運盡令折銀并其船剝雇席耗之費與漕官衛卒行糧之供
總計其中卽每石可得銀八九錢于諸倉初無所損于邊防大有所利
則亦何愛而不爲國家久遠之計耶若此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曾以堂
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辦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聲言將犯畿輔與
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云諸倉者固虜人之資也況德倉固在河壖無
城郭又方有燔燒焚燬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斬于一勞之費使虜貪

利數入今山西既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即雖長淮之南大江之北亦俱脣齒之地也自古及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

往行

余肅敏公子俊嘗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不出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之中延慶于內地爲近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于延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于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以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即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于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遂至遣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

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增立砦堡雖非天險要爲有據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勅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僱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鑿削或築壘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仍乞勅參副遊擊等官領兵于界石之外下營架墩以爲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套未可庀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堡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及爲大司馬日上又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即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之事之最急

當舉者莫急如修邊牆臣向修于延綏已有成効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闊如之對閣爲懸樓二空內挑墩塹闊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儆即休事已復作暫借用事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省邊費萬萬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擠摭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丘濬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余肅敏公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修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

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毋致廢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子之于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扼塞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効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也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爲之者邊牆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挾一己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亦何人也哉

楊中丞繼宗巡撫順天見黑水灣石門寨黃土嶺等處關寨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汚穢或用鎗架作營門公仰而嘆曰朝廷差鎮守爲腹心巡撫巡關爲耳目總兵爲藩翰腹心之臣欺心不言耳目之官蒙蔽不奏藩翰之寄廢弛不修遞相欺罔延至今日如保障何即命各分守參將等官加倍修砌一時關寨壯麗士卒精強虜寇知畏矣

許宗魯字東侯號少華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都御
史嘗巡撫保寧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
矣公行邊顧嘆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令補
築近邊即以完工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辭因請上無忽重地後
宣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

毛鵬字汝南號雙渠泰豫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辛酉擢閫
鄉壬戌寧夏巡撫缺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往初漢唐有三壩夏人引
以溉田歲久湮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舊稔無虛歲橫城馬頭虜
出沒隘口舊無亭障公嘆曰弛防任寇非計也築牆塹一萬八千五百
餘丈以代虜謀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圮自公增葺守
用無虞

嘉靖十八年議築大同邊垣一樊纚祖恐虜蹂躪不能築龍大有謂外邊
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
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釀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
之

局尚文在涼州以套虜慣浮水蹈冰來冬防爲患乃募軍用水澆泥壘
凍牆一百二十餘里又每渡口撥漁舫令力士持長竿鐵鉤伺浮水賊
即鉤殺之虜不得渡至今賴其遺策

楊司寇志學嘗巡撫寧夏花馬池者虜嘗大舉之地總制尚書遂菴楊
公晉溪王公始築牆置守牆稍下虜每毀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
圮夏人歲修之公請于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
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警鋪七百餘楹沙圮者即堅土而改築之幾
五十餘里局御史鐵疏其功賜白金十五兩綵幣二襲後虜酋吉囊率
衆數萬仰而攻之不能入其內致馬房諸些人畜徧野牆之力也牆既
成公復建議言花馬池者固原之門戶固原花馬之堂室不守花馬而
守固原緩賊入門緩橫堂室然後驅逐晚矣宜守花馬爲上計後總督

松石劉公因許主事論之言卒奏行之而議實自公始

毛大司馬伯溫嘗總理三關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
張公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附士卒激禍隕身自後論者競
以五堡爲諱公謂昔之僨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即舊
弘賜鎮川二堡廣之于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
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
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
易及警報鮮至

翁大司馬萬達總督宣大日議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
幾二萬丈許親自區畫凡牆埤之遠近壕塹之深闊曲盡其法于是自
居庸以臨三鎮禾黍遍野室家無恐行旅使客往來絡繹不絕比于內
地即秋高馬壯狂虜不敢仰窺即築垣守要之力也然公當秋防大棘
分地盡守懼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
筒中給之約曰遇卒不在守飄以硃油傾置其處守卒見硃油置處輒

自縛請罪公責而遣之于是咸守信地不敢離尺寸邊以無事

吳嘉會字惟禮號南野嘉靖乙未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兵部侍郎國家
之邊鎮九而薊鎮特重自嘉靖庚戌虜闖入薊塞直薄都城肅皇帝震
怒譴薊守臣戍鎮表而擢公以少司馬授之鉞薊視庚戌以前又特重
矣公在薊日夜庀戰守具起居庸盡山海關創立石垣四萬丈甃敵臺
烽堠二千六百座有奇即其地分爲十區區設參遊兩將軍分統健卒
合之凡八萬人人予怒馬堅甲長戟利鍛軍容煥然一新于是薊獨虎
豹九關天下險云鎮薊七年虜匹馬不得入塞還朝攝大司馬事相嵩
父子入邊將賂數屬公以私不聽見謂異己則嗾言官以繕塞事構罷
公

劉司寇應節隆慶改元巡撫順天公行部視京輔近邑多未城或城而
庳且圮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鍰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
二千里間蔓衍爲備勢不足有所禁御乃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
砦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爲聲援有

率然之勢者焉

戚繼光疏劃當肩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劃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尋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嬴先築千二百座劃人多木彊律之軍政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公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晳益以壯麗獻工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

邊儲

前言

成化六年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

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黨板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擾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幷銀布折支俸糧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幷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用措置從之

李承勛豐財論曰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豐財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

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矣後遭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廩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一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銀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于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遇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古爲難而在今爲尤難也臣請舉一言以贊末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彼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利矣歉歲米一石得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

以後日貴一日商賈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是米賤則買于民米貴則買于官若官府有見銀米賤時買于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放本色官軍咸利而商賈亦不得牟大利矣

胡世寧曰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如米價貴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以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掯勒難收以致耗損屯農方可營糴

嘉靖元年守備紫荊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略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戶部議言往者夏秋稅法不盡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候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行漁獵其中頃

年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于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關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費而軍餉恆苦不給今請自元年正月爲始本折間月關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如或價值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五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上是之

萬鏜疏曰今之籌邊者恆以足食足兵並論臣愚竊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爲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鬥有事應募皆可爲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薦遭荒歲其敝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多方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寬處客商召中鹽引使納本色以爲和糴之本如臣前所論通鹽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生之例不必拘以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于甘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道途遠

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量年限停止固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開又止爲陝西事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尚爾邊地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牆壁也其三宜令陝城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于豐收之季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銀彼既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爲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即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于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萬兩非特所費倍多尤當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饑寒而竊發于中醜虜乘間隙而侵擾于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卽如拯焚救溺尚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重貽夫後悔訪得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饑荒摘撥江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遡黃河抵偃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頭

計程止三百餘里又僱運船可以直達西安鳳翔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卻省數倍實惠及民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來年漕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于該解南京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若數少則將南京在倉糧米乞運或將該部收貯折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卻于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修之于目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于相繼比及三年邊困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勅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己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尅及時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虛報聲息輕易發軍冒支行糧草料更勅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輒議出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實用凡

一切損害邊儲者悉行停革夫旣興其利如彼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亭障多募士民漸興屯田之利永爲根本之圖其遠效可冀于將來而其事機實在于今日也孟軻氏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此言警切敢以爲喻

張居正曰劉鎮軍糧有關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六以數口之家仰給于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數百里之外往還道路僱倩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廒皆官守支今各倉廒或頗圮壞而其制猶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琉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萬曆十一年戶科都給事中蕭彥曰臣觀邊儲之匱未有甚于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卽今災荒幾不可支

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持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間嘗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廠西則于定邊饒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糧東則于綏德葭州等處收興臨保德之餘糧彼有餘則加價而糴之此不足則加斗而散之要以備不時之乏而不特爲正餉焉是或一道也果能行之則儲蓄有餘即甚凶荒豈至懍懍若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邊相去四日程其銀一錢即得米二斗有奇由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糧分司皆主前議而分司官且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鎮從長計畫廟堂責成而主持之百世之利也豈獨利檜鎮而已寧夏饒于田而怠于耕問之曰糧賤無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儲所當議也

往行

王忠肅公正統間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皆庭謁公詰責何以失機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哀請再三始得釋由是軍中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下令曰邊人不可以文法治也有罪聽入穀粟以贖重者亦如之在邊十數年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戰

弘治十年上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畜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納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

楊志學字遜夫號五華彭城衛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康惠癸亥爲戶部郎中奉勅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爲刻削遠嫌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以銀粟貴則仍給粟士皆樂爲之用塞下諸砦能悉其要害雖倉猝調兵未嘗乏絕又爲捲上法以通鹽利其法中鹽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爲準諸豪猾持有權要者書一無所售在宣府三年積羨餘十萬緡或勸公上之以爲功公曰節用起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乏絕人將難請竟弗上

嘉靖元年宣大兩鎮連歲凶荒運糧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鎮守太監于敬協操練一軍鼓噪求糧幾至爲變巡撫都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強悍聚爲盜賊肆行劫擄北虜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爲議處下部議于二鎮量增月糧折色每石一兩按月支給俟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沒官銀二千兩作速運赴該鎮趁時糴買米豆與折銀內兼予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于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設法乞運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邊一體遵行從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二目錄 凡 編
兵部十一
藏方
前言
沈昌世
住行 買
北京
前言
丘　濬　桂　萼　王　瓊
沈昌世　楊　博　袁　表
鄭　曉
住行 買
南京
前言

桂　萼　王　瓊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住行 買
山東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鄭　曉
住行 買
山西
前言
于　謙　桂　萼　沈昌世
鄭　曉
住行 買
河南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住行 買
陝西
前言
余子俊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住行 買
四川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住行 買
湖廣

前言
王　瓊　沈昌世　桂　萼
楊　博　鄭　曉
住行 買
江西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住行 買
福建
前言
桂　萼　沈昌世　楊　博
鄭　曉
住行 買

福建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詞
廣東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詞
廣西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詞
雲南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詞
貴州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詞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二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一

職方

前言

沈昌世曰唐虞之世弼服五千流沙滄海大漠服御其四極也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狄之人民與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禮所記多誇大而尚書稱陟禹之迹亦不過唐虞五服而已漢唐斥境最廣四方萬有餘里然羌戎從周無異郡縣穆王登崑崙如履戶閾而漢唐不逮者豈里數多而地反狹歟蓋古之弼服重在畫井田數皆直計之而後世乃至郵傳相距之數路多紆迴故實倍而實不敵也或者東南漸闢而西北遠遜歟昭代攘逐胡元疆宇有截歷世既久虜亦孳牙其間遼陽大寧河套東勝盡委大羊可勝太息若五方各氣

四域異習壤則沃與瘠殊俗則柔與勁別興利當挈裘領去害先備剝膚隨俗補救勢難執論

往行　詞

北京

前言

丘公濬曰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爲今世都燕眞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虜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番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

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捻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捻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桂公萼曰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眞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湊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遮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宄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則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患害尤烈焉

王公瓊曰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城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類多水患眞定保安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爲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爲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

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漫營三州自後漢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薊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今紫荊關卽宋金坡關山海關卽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改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惟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爲中國巨鎭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于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爲京畿防邊禦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沈昌世曰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鹽果窳之利順天爲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棋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眞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河閒雖有

水患而諸淀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淀故汎決耳薊鎭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豢此虺蛇兵餉歲額度支苦不給軍營困敝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于役占客兵疲于往來民兵弱于偷惰班兵狃于故習又謂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亶其然乎宣鎭衛京師肩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不盡然如撞道橫嶺之犯浮圖紫荊之潰虜衆通行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控扼南山郊圻庶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皇莊日多民乏耕地涿易漏夷皆民浸也而談水利者類畫餅潮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戒心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衆舉動掣肘牖戶綢繆是在秉國成者

楊博曰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之河間類多水患眞定保安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爲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爲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

民者持廉敦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袁表曰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足以控馭西北非勝地也丘氏謂長安在雍州之域洛汴皆在豫州之域燕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皆與燕京相近又朱晦翁謂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大河繞其南華山環其右前則三案重圍鸞鳳峙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金元帝都此至國初置北平道及太宗靖難北巡始命阮安營都之而以金陵爲南京議者謂南京之形勢跨江南北以爲甸服嵱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恆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河入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無事則坐享揚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有事則席捲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本故正統間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日都之誠是也

鄭曉曰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眞定北至于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鎭皆稱阨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明山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眞保多降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凶徒伏匿迤山有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有司莫敢踪跡若乃水利不修旱潦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蠲坐糜財力貴游不戢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繹騷關訊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

往行

南京

前言

桂公萼曰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始基于此然江限南北古今特爲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

並稱雄鎭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以職轉運亦示控扼之勢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掠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痼瘵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濱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鎭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其處民勞甚矣

王公瓊曰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減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政減稟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者矣

沈昌世曰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爲門南俯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俊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殄假靈飆母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聖祖肇基賦稅蠲除上官憫官田租重勸民稍輸粟以均疾苦曰勸糧應天龍蟠虎據王氣所鍾太平采石爲東南襟喉六朝議扼險者嘗請以千人徑斷采石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鎭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饒饒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荊楚徽俗饒賈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煩地當震澤下流北遭洪水稻不遺種中產破盡盧淳而沃爲淮南最揚州衝而雄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冗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輸挽遂艱民益凋瘵

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塲曰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守則三江盡安禦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且多屯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腴蟣蝨日新歲供彌保釐者踈一利不若已一害也

楊博曰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爲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屬爲善地揚冲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而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鄭曉曰南畿開基之地勝勢在長江太祖自上流和陽橫江渡克采石

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成祖出維揚儀眞遡泗而上龍潭浦口望風奔潰北至金川啓關納款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爲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徐潁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控徐揚魯齊文武重臣開府作鎭雖秩兼漕撫而聯絡兩京廬民多遊手野有遺利鳳陽高牆陵墓供億繕葺財力冗費豐沛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決齒之患濠泗尤棘揚有雄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瀕湖農田塗墊爲患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爲江表門戶蘇松常三郡市浮于農文勝于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崇熟瀕海之民擅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行剽掠以故江防海備並爲要秩徽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在山麓江濱多流冗寇盜因以竄匿鎭江鎖山通漕海潮下上穀土歲易利歸貴家財盡貧冗矣

往行 國

山東

前言

桂公萼曰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爲饋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浙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源爲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于斯爲急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民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營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沈昌世曰山東古青兗三齊地界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涿南走徐邳東據海岱之雄西擅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輸所屬泉源括入漕河故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南夙稱沃壤而武濱霑蒲彌望白茅未耜失其業矣西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非民之輕

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爲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遺風焉東兗稼穡蠶織鉅野龜蒙之故墟荷幸休息洙泗之風可復也臨德爲水陸之衝疲于供應登萊斥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可通海漕汎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爲咽喉以鎭夷關爲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矣三岔河委以與虜巢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可犯鎭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戎帥牧民猶狼牧羊也遼固海濱登萊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餘艘難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礮之易耳故防海防于山左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輸挽疲敝宗藩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俠使氣濟青倚山多礦盜登萊瀕海多鹽徒其濟寬猛而施乎鄭曉曰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憑遼海西走趙魏北居滄瀛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蓋自海運既廢此爲漕渠築塞疏濬舟車輦挽勞役無休時兗州水澇爲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賊禁戢尤難公私受病成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獻修濬有緒讒言中阻臨清濟寧有喉吭之憂者亦未爲不知務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鹽積農田亦足自贍且無海寇牧撫得人不失爲樂土也

往行 國

山西

前言

于公謙曰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爲甸服春秋時爲黎國爲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在宋元爲隆德府至我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是爲潞州領長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縣而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爲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理遼隤盤踞太行之上爲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東帶雁門偏頭寧武等關屹然爲京師屏蔽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

民堅忍其俗節儉其氣勁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土勢風俗使然也唐玄宗爲別駕于此其爲雄藩巨鎮從來已久宋太宗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

桂公萼曰山西表裏河山蓋有倚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雁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沈昌世曰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扼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鹽利苦不能給省城在

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爲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鄰套虜冰堅飛渡軍士鑿冰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練土著繕城堡爲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木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古國後戶今二邊盡委與虜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大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然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廛風雨不蔽槽櫪難設諸軍請稍濡滯不得請留其孥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躁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豐城地跨秦晉板升居之往者石州之禍皆此曹居中畫策惠以來之而威以攝之責在幕府焉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致嘯聚然人習機杼俗亦儉樸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吏治茹冰孳可鳴琴治也

鄭曉曰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郡雁門南北爲虜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亦非細故也嗟乎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于潞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議禦虜輒云居庸紫荊井陘置雁門且不論況大同乎夫晉冀勞瘁即無虜患外轉塞儲內供藩祿猶不能支仰給鹽利當是時而不早爲之所內憂方殷耳

往行

河南

前言

桂公萼曰河南古豫州地闓闓中夏四方輻輳蓋彰德則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

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籍以首難剿捕則潰而四至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川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獷野依憑險固強弓勁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沈昌世曰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跨趙魏西有成皐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盛日繁控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疏議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嵩華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殼弩鑄劍剛而難馴衛輝朝歌故邑太行孟門在焉剛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綏靖爲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彌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逃移風俗不侈財用甚詘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

楊博曰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
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
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易宿奸大
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敝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優勁強則河洛
爲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
言者保釐大臣其早夜慎圖之哉
鄭曉曰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
轉江淮車馬之逵交于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爲便彰德
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　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薇
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下蘄黃入襄鄖又與江淮相表裏顧
分封日盛宗祿日繁民亦勞止睢陳歸德大牙畿省轄管不能專奸人
時竊發急之則潰逸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頻爲牽制河洛之間憑險鑄
獵習于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亙民物殷茂汝寧爲優

往行

陝西

前言

余子俊曰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水以入城隨復湮塌
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滻河之水自古地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坐撙節
放水二分到于西門穿城而過足充居民之用多餘者泄出城濠然年
復一年積滯過多淹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親藩所在不可
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溝一道以泄城濠之壅餘
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不過三十餘里節財省力實在于此此衛
國之計也初渭南華陰縣民告稱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
貪圖深井之地圍塲空闊易于打獵水草便利易于孳牧土地肥饒易
于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爲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
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冰入套所在守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
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
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
溝陡崖邊牆牢固官軍易于戰守軍民易于轉輸緩有達賊在套而我
軍且耕且牧無復爲慮邇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二年馬草
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爲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
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
策內云延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牆塹
近年于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
令移于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花
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鄰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于迤南古跡海螺
城安邊營移于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于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
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爲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
澗口就快難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
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入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
常年必須民間運納穀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
之計也臣觀淳化縣三水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鞏昌漢中等府

幷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爲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據離鄉
土倚恃山林力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嘯聚扇禍況蘭縣親藩所
在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軍衛抗衡莫若
于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鞏昌漢中等府
爲蘭州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然後令流移之民各附
籍于本州縣各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賊之計也延慶沿邊一
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
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招賊寇邊
禁既已懈弛民人動遭劫戮況自邊牆至烟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
有百里此弊一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
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潦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亡則往時覆轍可鑒
爲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爲輕重況堅壁
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宣合
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酆陽鎮所管西裏

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理隔遠山林險惡人煙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蠍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擄之跡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籍凶徒私販茶鹽仍無已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要害大略相同必須預爲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鄖陽巡簡司移于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簡司移于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于竹林關開設巡簡司簽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鄖陽俱隸山陽則凶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險之計也

桂公萼曰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深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本朝恢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遂達于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爲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沈昌世曰陝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達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虜據西海番戎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邊入塞踰隴渡涇直薄三輔特在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鑰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敝漢中當蜀口潼關障全陝並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虜患臨鞏鄰接羌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虜特以羌人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狼心而爲市賈所嗇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棄地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遍野千里餽糧

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剌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已南徙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逋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在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鄭曉曰陝西山河四塞神皋奧區也平涼固原豐草平野監收蕃滋鞏鳳之墟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蕭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別爲一區水穀之利亦足自養甘涼以西至嘉峪左右番達勢爲孤危洮岷西寧錯入羌族要在撫輯而已西安會府生理殷繁額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殆與他郡相當漢中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陝並爲重地若乃茶之禁漸弛番牧之地漸廣僕苑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深斥堠之封漸蹙調弦改轍皆在所急河套之議至殘督府爲世大戒矣

往行 闕

四川

前言

桂公萼曰四川古梁州地劍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隘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況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刑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于敍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擒其私黨而已乃若碉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奧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沈昌世曰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荊襄有瞿塘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河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蛇峒之障數千里石穴也松茂建昌諸夷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稞而肴腥羶恃茶以解其熟滌其膩中國馭彼猶唶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迫服屬不敢貳故蜀民不苦外寇惟采辦大木掊骨于蠶叢魚鳧之郊者相望纍纍而播囚以細故生變逆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中比歲不稔大軍之後必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壤玉壘金璽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奇峯迴環溪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競逐末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後巴梁亦勝區也敘爲南溟之喉夔爲荊楚之吭馬湖夷獠雜居鎮雄峙崛阨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推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遍師旅饑饉榮土爲墟采木四出山谷搖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煦育如哺子可也

楊博曰四川西南奧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石砫土司互爲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林多產其境採辦之

湖廣

前言

王公瓊曰鄖古麇國爲楚附庸漢置錫縣隋改鄖縣唐初置南豐州有刺史官治其地尋亦廢省其餘皆置令丞遙隸州郡宋置安撫使于襄陽又置經略使于商州則鄖爲統隸之地然皆晉吳宋元分據之際爲鎮戍疆埸窺圖進取而設唐節度治襄州元總管治武當亦皆武臣掌兵馬之政焉耳自宋失襄陽此地折而入元胡俗苟簡法令不充時舉積習二百餘年遂爲中原夷狄至正間流逋首難至殺襄州總管而莫能制延至國初猶不可嚮邇乃令申國公鄧公愈以大兵掃其穴而空之禁流民不得復入然其地當三省大牙之交雖設有撫民官員而分裂不相統一且往往差委他務不得久居盡力于其職加以遠僻禁雖嚴而其勢莫之能止成化初又有劉千斤之亂乃命左副都御史王公恕會師討平增設防守始以副都御史楊璿巡撫荊襄未幾李鬍子小王洪等復亂上命右都御史項公忠平之遂留撫其地未幾有星變

或言公過殺者公自劾得召還時成化八年也不數年流民復聚上勑
左都御史原傑處置附籍丁口有姓名者凡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設府
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以控制之鄖始有府及司衛時成化十一年矣
是年湖廣鎮守等官奏荆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爲患雖經調兵祛遣
然亦有去而復來者誠恐漸多難于撫治乃勑修理太和山少監韋貴
兼分守荆襄地方先是原公薦監察御史吳公道宏于上奉勑巡撫湖
廣提督八郡軍民事事竣進原公兵部尚書留吳公撫其地撫治荆襄
之任則河南巡撫李公衍攝之至十五年始陞吳公大理寺少卿撫治
鄖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是後凡新命必兼勑太和中官知會
都御史無他官矣正德二年汪公舜民莊任尋以地方無事召還不復
補未幾鄖民四起盜賊爲亂上命都御史彭公澤督兵進勦乃復命劉
公琬督撫鄖陽如故添設總兵李公瑾合謀撫等一撲盡滅事平李公
瑾召還內臣仍分守嘉靖十年都御史胡公東皐疏太監王敏之過罷

去自是名號雖存不復預民事所職惟焚修而已

沈昌世曰湖廣古荆楚地江漢右帶衡荆作鎮洞庭雲夢爲池衡鄰嶺
左永接桂林鄖陽綰與元之口荆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
北枕河洛郴走閩粤長沙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
地四通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
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
江南于楚猶唐人于江北此手足視而彼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
俗尚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确民率砦竄而鮮蓄積右齊淮甸上游孟
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與省會埒承天古鄖鄀世廟豐
沛故居做鳳陽設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檣萃焉荆州距三峽介重湖全
楚襟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峙而三湘環土皆塗
泥賦甲諸郡衡永奧壤家給足而少兼幷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
亦無饑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爲棄壤民多逋聚因設郡
縣假重臣以縻戡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困憊辰沅介麻陽諸洞半爲蠻

蓋輻輳郵驛苦之卽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
民率砦竄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
冗事煩荆岳濱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
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于他所黃州境頑常德困
憊辰沅半爲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
實緣于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爲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意窮
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鄭曉曰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其都會也南匯湖溪北擁原陸山高水闊
效其靈秀承天王氣獨萃焉鄖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顧巴蜀
辰扞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岳之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
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雖
卑濕民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于周封傳符紛
紜流冗雜沓土酋強橫猶復征調洞蠻草竊徒示羈縻皆足爲慮乃若
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財力益肆砦竄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

往行 閻

江西

前言

桂公萼曰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實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稽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沈昌世曰江西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越之交奇峰鬱葱澄溪環合土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狹胼胝不能給人多恃空囊而奔走于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也吉安山雄水秀人才輩出地利亦饒甲于諸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府即費財不吝其土窄逐末不務稼穡至有棄妻子經營四方老死不歸者矣

往行 閻

潮江

前言

桂公萼曰潮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衛以徽饒爲郛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吉安長與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稱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湖衝淤塞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倚山盜鑛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緩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于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沈昌世曰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走閩關湖水通震澤嚴江接新安尚方鐵造出中官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人亦緣爲奸利杭州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

好遊冶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繇役爲膺紹興古越都其俗嗇嗇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猝有海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土俗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界其外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故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餽餉可不轉輸而足議者欲倣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兵南至玉環烏沙間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將規避綜核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者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劑而均乎觸熱思涼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箸籌也

楊博曰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帥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卽欲罷兵輟餉海上猝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爲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于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敝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其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籍而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圖則不可不加之意也

鄭曉曰浙江山海江湖所在限隔大海東翻直轉淮揚重湖右匯波聯折輔左逾信郡卽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米薪是急嘉湖實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幷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鬬累興大獄致勤誅討笠澤之間鹽徒多沒剽掠村墟久之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以徽饒爲郛郭生理爲優征徭亦簡寧紹溫台並海而南達于汀漳估客來往人獲其

利寇至倉猝亦能爲禍倭夷貪市中國矯云奉貢風帆所指突至寧波華人交通倏去忽來詐諼叵測除戎之戒定海爲棘處人視他郡爲悍依山盜礦糾結四集激之易亂緩之難馴

往行

福建

前言

桂公萼曰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信爲北藩建昌南贛爲右壁惠潮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用盜礦流入政和壽寧之地大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窵深逋盜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之山猺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嚴訟莫如漳州地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沈昌世曰福建古閩越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鄰江浙地周七閩俗好爭訟女作登于男與泉比屋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閩喉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岡俯急湍風俗儉樸邵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獷直汀漳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寇盜漳州距海人文歉焉閩既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往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激薄半徙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夏東南風汛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薪米乏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幷拒諸港可坐困也大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僻簡沃饒吏但廉靜坐鎮耳

楊博曰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與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

福清等縣則爲溟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粤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測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于

撫鎮諸大吏焉

鄭曉曰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爲藩人稠土沃礦徒作孽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逋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喜爭大抵漳州爲劣與泉文物之盛甲于八閩地利亦豐人懷巽順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尤之間或有小竊亦不能爲大患

往行 詳

廣東

前言

桂公萼曰廣東古百粤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繇雄韶可以達荆吳繇惠潮可以制閩越繇高廉可以抗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爲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于徵求通山之禁教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乏況地產珠池在廉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采辦其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沈昌世曰廣東古百粤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土饒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南海島夷款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輕視農業廣州故趙陀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戍洋守璋屯哨亦疲詔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肇慶望銅鼓而顧汀湖上游勝地路

接桂林潮界閩粤東路要衝兵戍孔棘惠潮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鋒之勝而苦徭賦廉州故象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逋匿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巢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而險終在黎不爲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大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但住兵不祥故議中格耳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悛心故東路警備急焉栢林去水塞稍遠咽喉要路猝有警報當水陸並援而絕交通斷饟汲尤困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法疎吏易專恣酌貪泉而彌皎是在人牧也

楊博曰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黷物以致山海諸寇聯艘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煩選用守令爲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爲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粤有

息肩之日乎

鄭曉曰廣東在嶺海間古稱樂土北負雄韶以臨吳楚東有潮惠以制甌閩內闢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絡嶺南一都會也戍洋守璋屯哨勞止韶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所患者羣戶斗老今則內寇外夷爲害棘矣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澳獞衝鬬地除兵耕守並集可也廣州層水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逋夫藏命貴在人牧瓊州有司並海五指腹心反爲黎穴若乃濱海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人逐山海礦冶番舶之利不務農田或尚剽掠行劫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徵求日困師旅數興漁獵逐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益煩也況夷珍珠窟本民用所興而公私交征反爲民病

往行 詳

廣西

前言

桂公萼曰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圍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剿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與安西延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猺賨據之是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塞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罹荼毒而賓州其襟喉矣若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猶嬰焚之虎計非創弱不可也且南則控遏兩江而坐蹴交趾桂管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沈昌世曰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拱荊楚西北接羅施西南扼交趾三江綿亘貫絡諸郡秦命史祿吞粵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戶少招猺猓藝歲久蔓延衆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

控嶺海柳州架板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蠶作慶遠穴居椎髻與柳並接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僻饒而多盜坐蹴交趾保障管桂太平飲食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尚科跣鎮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連溪峒外控嶺海往者盜賊出沒江洋猺賊盤據村峒山賊嘯谷蛋賊竊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猺獞參部苗夷附據肆爲寇竊大藤諸峽蠻人巢窟柳慶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古田諸縣禍也蓋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隳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法紀聿修猺獞可化編戶也

湯博曰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爲省會肇建藩于時編民稀少招猺猓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爲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爲府江五百餘里夷獞阻灘爲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爲猺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

柔等縣爲其蠶食將無民矣實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猺盛越城刦庫戕害地方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諳不足以知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鄭曉曰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尚氣習異于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爲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爲盜區行居苦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寧強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爲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蹴交趾實爲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往行

雲南

前言

桂公萼曰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崗截塹激瀾縈紆城廓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安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浪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難夷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益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惟在今日所宜急講者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沈昌世曰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番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抵緬甸崇山營澗金碧所產氣候無極寒盛暑田野廣沃樂

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種數十頗囂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瀾滄民阜曲靖入滇孔道供億頗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彊隣諸旬永寧襟帶諸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荒僻險隘土夷叵測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狃急則豕突阿克小醜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爲殷鑑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即梗塞官吏萬里投宦畤嶇艱難又率劣轉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固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矣

楊博曰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爲驚驚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積沃壤曲靖爲入鎮之路供億惟難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爲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濕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

鄭曉曰雲南疊山崇峻瀉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亦稱精贍而雲南其一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固鞏內捍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疆鄰諸甸永寧麗江聯絡于瀾滄烏蠻蒙撒控彈于曲靖若尋甸上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矣大抵滇南取道貴陽稍有警動坐令梗絕城廓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屯蟻聚號令不行急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苟綏撫得人相與休息本無禍變顧萬里投宦類無固志時聞蠢動咎有由矣

往行 蜀

貴州

前言

桂公萼曰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理蠻夷並同滇境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箚西播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貽患實多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郡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于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于他夷地連肘腋首禍逞奸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亡忘格鬬而爭強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之不足煩國家力也

沈昌世曰貴州古羅施鬼國地介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拒命創奪其地開設郡縣山多箐穴地瘠民貧官戍歲給全仰隣省貴陽田山拒江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匀唇齒廣西壤僻而陋枕塊搏食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面水背山險扼足特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爲寒心思南故漢武陵郡牂牁要路水通舟楫商賈行旅差爲阜樂黎平銅仁荊楚南裔山谷森繞安順新造宜加綏輯大抵貴州爲雲南喉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徼也土酋性雖侄兵然非倭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不貪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楊博曰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關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匀鎮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鄭曉曰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于永樂十一年緣田酋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既加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亭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戍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況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于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鎮箚西播夷峒間寇攘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機撫定未易爲力也

往行 蜀

兵部十二
京營
前言
于謙 丘濬
馬文升 二則 焚 凱
倪岳 李東陽
李承勛 李夢陽
余珊 王世貞 三則 葉向高 二則
王元翰 張鹵
徐應聘 周應賓
陳懿典 周炳謨
沈一貫 陳時明
附兵部議 劉先春
往行
王文 王廷相
廖紀
劉定之
黃佐
鄒德溥
朱國祚
吳時來
黃克纘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二

京營

前言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奬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已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襍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

丘濬曰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王廷相曰太宗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

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大明會典營練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隸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銃火器是爲三大營又以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餘員名至成化三年復爲十二營共該官軍一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團營初選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衝虜哉營伍不能充實軍

士不得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足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無足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于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專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奮鋪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戰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財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勒指縱是眞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貴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營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乞敕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幷團營官軍各照各衛眞正戶口文册一一挑委果年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羶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尤爲注意彼時精兵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仇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以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以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僱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

時也

又曰京師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當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飾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國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練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叮嚀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遲延因而私役虧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文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

部仍通用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事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軍有所養勇以赴敵而逃亡亦少矣

焚駙馬凱嘗論團營軍曰大半私役不即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而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都城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將往統之斯強弱制枝矣

廖紀曰南京有操江營有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約士卒大約十萬餘名迄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瘁弱不堪其精壯可用者但可萬餘未經戰陣不識坐作攻刺之法一有警急難便驅役此兵之可憂者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八十里東西二面猶有重門人烟輳輻獨北邊一面人烟稀少蔬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可憂者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盔所執者木刀竹鎗追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不可追究恐累賠償夫以平日無事之時慮應故事習爲輕便卒然有

事之日戴此木盔執此木刀竹鎗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也三者既爲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曉暢軍事固雖有人但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爲可憂也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二三員奏請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可以懾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保根本重地之至計不可不急圖也

倪岳曰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得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際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輕于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

李東陽曰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椽吏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興恐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況制勝則所費不貲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耐寒苦習戰鬬誠爲可用但以觸力則困于驅使以田產則窮于朘削得首級則苦于攘奪殞鋒鏑則蔽于申報故有無肯致死命者愚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益省行糧以增邊賜節饋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也

劉定之曰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糧于私室于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牽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又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李承勛曰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健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第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攝奸謀哉至于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粱僨師濫竽其間矣乎爲卒徒者果能賁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于竄名隱射耗斁于其間矣乎其操習果能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灞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于承平久日而振于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美以爲得苞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鬬稱者在北而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寖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祿產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不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宜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敢虜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團營尤爲重也使精兵良將萃于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于至順之中消不測于無形之表此卽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

李夢陽曰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而正統己巳纔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步則腰鞬弓力不全也騎士則韋露骨馬僅可施置鞍轡而已夫兵數不減于前粮食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識者不以報粮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旣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今內官參之內兵又共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罔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語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爝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預也誠于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參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

黃文裕公佐曰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布二疋鈔一錠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逼人馬辟易挫衄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己利況邊粟有限饋餉不繼慮生他變近則潛役私門僱倩代操益不可用矣由此言之京軍出征非惟無益而

反有害不如不出之爲愈而責成邊將之爲得也丘文莊謂京軍宜駐屯近地以爲邊軍聲援不宜輒進實切中事情可如漢遣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灞上徐厲次棘門我朝天順中遣都督顏彪駐紫荊關馮宗駐倒馬關此正屯近地爲聲援之例也

嘉靖□年余珊疏曰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爲固原來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秋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于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強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仗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爲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爲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荊州郡爲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爲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于東西二鎮堪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

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糧止于當身月粮及于家室輪流循環歲以爲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狄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恆奪而不輕矣

王世貞曰高皇帝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陰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

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而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又曰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擊肘二也人不見敵綴有拳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往往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粮者又一僧裹氈帽出操畢還復應付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強得乎太祖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又太宗亡淇國公十萬騎乃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討安南兵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文襄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西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于攻戰疲敝于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又曰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爲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遼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誠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以爲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爲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爲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掖日逐操演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

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葉向高曰明興兵制有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概有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藉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藝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各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乃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詳委

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弊人久則玩以二祖之善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掊剋于主帥上下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鋒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略諸臣乃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弊之端又有甚于曩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

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乃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閑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揚旌搗竿躲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以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之請託者耳夫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飢甚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吶喊若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

鍰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奄鋪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裹糧赴命流汗接踵而不得休乃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徼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挈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猝國胡以支之誠使欲改絃更張必精伍兩必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獻望著者數歷深者乃充其選而紊綜之夫勿使之建旗鼓而坐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事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艱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知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怠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謠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二祖成憲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又曰國家之倚重于文武吏內外等耳文吏賦政于外列在藩服操斷剸割得以自如其權重而其體尊非若轂下諸曹譬躓馳逐車塵馬足間然而人情恆不樂乎其外武吏入備爪牙奉一人靈寵以春秋耀武于國門建而不旆櫜而不馳非有封疆之虞猝然一旦捐軀蹈湯火之苦然而人情恆不樂乎其內其不樂乎外者大概以簿領之困也期會之煩也涉履之多虞也不勝陰陽患焉而不樂乎內者則見若優游閑廢俛仰纖趨旌門如淵司馬門如天投袂企足冀得一旅之衆一隅之寄登壇而自爲政蓋內外輕重之勢積久而失其初故此之或以爲趨而彼之或以爲避患釀于偏枯而漸成乎跋戾今郡國之政日以凋敝而京師六軍諸衛天子所以居重馭輕維護根本者乃反馴致耗弱則

旦夕緩急至不能軍是不亦可扼掌嘆哉

王元翰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爲我守也茲者班白二酋背盟犯順尋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刼掠耳國不患外敵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處處告急轉借無門內請勿應平居則饑凍切身必釀悅巾之變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綏之志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法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年來安瀾靖氛小敵輒殲大變不潰耳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營立十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矣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費矣陛下試問此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而已其餘兵則令之班役市棍負販俱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餉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漸積有日人人熟知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國事之至此亦可寒心矣萬一猝有緩急可驅此班役市棍負販爲朝廷出死力衛神京乎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

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于公侯伯都督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于都指揮指揮內推選教場于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英宗卽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坻令旗等項

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于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候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乃今則巡視非不有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令空懸廢弛猶作失莊皇帝遺旨矣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爲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先科臣張鹵疏論教演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製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製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不嚴也

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卽所演諸藝多習花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詣曉騎射半係貴倖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歲時殿最又嘗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嘗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官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以故獷悍之輩既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于惰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喊鳴鑼舉炮循故演飾不半日而荷戈歸卽良將猛士且莫由自表見矧復什九祿祿者乎則訓練不可不加嚴也稽查七十八衛寶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戒備益振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游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餼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册兩不相對卽如頃者驗軍主事朱化孚清查募軍據永清右衛劉指

揮所驗舉業有浮糧一百九十五名乃編册既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可知見查如是先時之濫冒又可知則安望士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揀補于戎府丁壯即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即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勤有罰在兵曹舊册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册不對者扣糧參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蠹而實戎伍于萬一也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于勤勞備援兵于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一盡貌貅之選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即不然而如大寧撥守劉鎮亦資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留猥荒或留滄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逃故原額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衷甲至則逃于工作焉夫所稱造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營繕耳此即工部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營作而猥爲奸貪藉乎閫之領班

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于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閘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在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宮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顧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鎮羊耳欲求如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之謗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翼翼京師固邊鎮之堂奧九服之根柢也所遴將材自宜拔其尤居中籌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即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曰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紈袴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即邊

腹故不乏眞將材率未嘗收以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三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八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即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猝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算常多不惟兵部永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

張鹵曰嘉靖庚戌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各省班軍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實不副名數不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投閑買差替役老弱無用之人尤不暇悉計即名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當元年左給事中陳行健替代復一詢之健謂相枝

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正存八萬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國家兵制倣賴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先帝嘉靖之末及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誤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濫誤人員參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件名額即終身跟件不許擅易別名請欽定爲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爲正軍雖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協巡視官當通查三營缺額宜勑兵部據所題缺額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軍數多寡如降級爲民拏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旌別雖士卒圖營盡難驍銳而于舊謂東西廳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換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不可不急爲填實

者也

鄒德溥曰我國家經營之設蓋象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宮禁矣而此獨主巡徼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換兵獨取諸山東河南中都大寧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高皇帝故以衛兵分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耳自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乃始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營以勳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爲開府置篆也當此之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最勁云逮至于己巳之變而營務弛矣于是于肅愍更畫簡驍銳十五萬分爲十營而訓練之命曰團營而其餘者爲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勳臣提督莅以大司馬其後益團營爲十二而所謂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鎗而戎務滋窳矣嘉靖中乃設東西官廳簡驍銳六千人爲聽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爲團營團營選兵爲東西廳有東西廳而團營又與老家軍等矣則積弊耗之漸也肅皇帝深懲庚戌之變乃詔敕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

東西廳者而復設三大營易三營爲神樞幷舊伍軍神樞爲三特設提督勛臣一人爲大將又時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政府也蓋舉十餘萬衆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之重已時又有奏言兵權獨主強者挾重而可虞弱者又引嫌而不敢正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巡覈校閱焉乃行之三日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于時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乎法之分合歟

徐應聘曰邊關士卒晝荷戈而走夜乘障而覘其于征鬬蓋習之矣故雖有挫衄猶可驅而使戰今京師之兵驕奢脆懦身不經阻險心不耐苦寒目不覩旗幟耳不慣金鼓以此輩戰曷濟乎國初征討者皆率京兵以行今奈何執強幹弱枝之說而令此輩坐享安飽也宜遣營兵每歲更番出戍薊遼地方助邊防守期以三年一周使之陟歷險易習知情僞交敵之際耳目馴習心志不驚變孱弱爲精強或在乎此

周應寀曰古帝王控制六合必宿重兵于京師所以居重馭輕弱枝強幹爲國家根本慮至閎遠也三代而上六鄉六遂之制不復行于後世久矣請以漢唐宋之事爲今日喻之漢初京師有南北軍南軍以護宮城衛尉主之三署郎期門羽林在焉北軍以護京城中尉主之八屯八校在焉諸呂之亂太尉已入北軍矣而不得南軍猶憚莫敢發此南北軍相制漢初設兵之善如此者一壞于武宣大壞于東漢中官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唐置十六衛左右千戶四則直侍之衛也驍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既復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而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無事則宿兵居內有事則提兵居外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趨奉朝謁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二時耕稼簡裝練勒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及其出外也緣部之兵秖檄而至單車一符將命四走事解輒罷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至善也及府衛法壞而唐遂不支矣宋懲方鎮取天下兵權萃于輦轂二司三衙四廂統于樞密院選天下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癘憊剩負以分州郡大都專以強內也而甸衛之勢可相使不相維可相勝不相應設失一樞密而武道弛矣故其衰也至不能披甲蓋由偏重之爲弊也我太祖高皇帝肇起淮甸迅掃中原久歷戎伍洞曉兵機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番直宿衛焉天子親軍而京城之衛則分領于五府有事則簡師命率分道以出事已則將歸于府軍歸于營即唐府衛之遺意也且五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其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于治也若束縛然蓋兼有漢唐之善而無宋之弊可謂規模弘遠無以易矣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五府之舊復設三千營神機營合名之曰三大營又于近畿之衛選其兵番休上操自是而後朝廷北征沙漠南討交趾京營之兵因以團聚不散營與府制判而爲二寖失隸屬之舊矣正統己巳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爲新制名曰團營楊謹庵所稱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亦一時濟變之良策何可厚訾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爲而團營遂廢成化三年乃始倣其原額增定

爲十二營嘉靖庚戌之役虜騎薄都城議發京軍以出而京兵皆市人子大都爲人傭作不復能見敵天子赫然震怒按誅大司馬以謝天下于是諸臣惶恐無以塞上意乃請罷團營又變爲戎政府也大抵天下之法始皆未嘗不善而後稍陵夷也愚竊以爲三營團營戎政府皆非聖祖之舊也成祖三犁虜庭征調無寧檎林之役奄爾賓天時則可以復而不及復土木之難國家危于累卵于公因時補弊羽翼漸成時則不可以復而不得復嘉靖諸臣因陋就簡苟且塞責規制雖新于今紀綱則仍于舊時則可以復而不能復今誠釐歷世之弊盡而復聖祖之五軍也有六善焉五軍五設指臂相使設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一善也徒御既寡訓練易施簡閱必時而號令必通二善也人自爲將各愛惜其士卒而甘苦同之三善也彼此相形優劣相較勢必爭自策勵而勤其職四善也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統十以十統百行伍不亂紀律自嚴五善也五軍既成有事出之以應敵則中軍爲樞而左右前後分時四方縱言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橫言之

如手足犄角相持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善也若如近日之制五軍統而爲一而舉國家之兵提而付之一人之手恃乎無能之將則乾沒爲利甘自蹈乎債帥之轍而間有任事之豪欲出而張皇其間則又懼于震主而善自斂縮以自脫乎狄青李光弼之疑因仍苟且日復一日京營之所以不振者以此而其所以日入于虛者亦以此夫萬金之產非一家所能獨治也方舟而渡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故欲振兵莫若復五府之舊也或曰永樂之初征伐四出天威震而近塞無烟狼之警是三大營何嘗不善哉然究其故則非營制之善而選擇訓練之際核實致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飭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氣揚團營之時兵精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仗鉞者無不選之將而披甲者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于天下今能以五軍之衆訓而練之申教習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又豈無投石超距之士出乎其間哉

朱國祚曰夫國家疆理九區以期安攘之績則虎衛牙將偏于天下而

至于鞏衛神州捍蔽心腹固無京兵重且急矣且我成祖舍金陵形勝而據薊北咽喉去虜障僅僅百里狼烽羽檄不移晷而達于左右使聖子神孫有冰淵之慮焉非如漢唐宋都關中都汴梁之爲隩區也然制攝五兵顧瞻萬祀可漫然無石畫乎伏考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營與城內外操習之永樂初分爲三大營一曰五軍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一曰神機皆步隊習火箭一曰三千皆馬隊專扈從車輦寶纛之事營各公侯二人爲之帥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越景泰而有土木之禍于肅愍立團營選練壯士復于向所督大營六公侯舉其二帥焉而以大司馬監之天順改元罷團營成化改元復立團營尋罷三年而又議復其兵名爲頭撥初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皆侯伯一人非久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嘉靖遵復祖制乃立三大營易三千爲神樞歲庚戌虜薄城下乃設戎政府以大將督率文臣協理給事御史巡察之副將參遊分主操練而咸統于大將歷朝法制大略盡此矣議者有曰高皇帝之制五府者善藏利器

罰難數者倘不無可慮乎察此數者而振舉之則士氣自奮國威自強爲三大營可也爲十二營可也徒斤斤焉具掌故講求法式抑末矣

陳懿典曰今京營之可議者有五一曰稽數二曰簡銳三曰時教四曰嚴操五曰禁役夫京營之兵原額二十餘萬歲食米以百萬計今之尺籍如故也給糧如故也而按其在營之數十不能五六矣其千夫百夫之長互相欺隱掩其數而沒入其糧有動衛以護之于上有奸胥以維之于下牢不可破夫朘民之膏脂而付之貪猾之手有害于民無益于軍是誠不可以不究謂宜委強幹嚴明臺諫之臣立法而覈之如百人之中自相糾保若所保之內而有逃亡者其將不舉而其兵舉之則予歲糧之半革其將不許襲若是而兵之實數可稽矣稽之而去其兵則減其糧一歲可得幾萬或逃者隱者捕而歸諸伍則亦可實乎軍容此二者皆國之利也故曰兵之數當稽也既稽之矣則將營者不可以不擇夫以一當十用兵之良疲羸操戈足以敗事昔團營之所以當者謂焉附以大營團子手幼官舍人千二百營不下三十餘萬文皇帝又增

其簡擇之精也今雖不用其分營之法而但取其簡擇之意務立標定格以嚴選之少而壯者優其給爲上兵老而弱者削其糧十之三爲下兵上者肄習以聽用下者雜派以供役且上兵比年一選有不堪者取其壯子弟易之下兵之中而有壯子弟堪入伍者復其糧之數勇怯既分士知奮矣不然而徒以羸困之夫當操戈之數雖多亦奚以爲故曰兵之鋒當銳也先聖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今帥兵知操演而不知教習夫教不至則藝不精操之無益也且坐作擊刺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天下必有精其技者宜厚募以爲教師每應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其所教務遵會典之制不得以九射之虛文而塞其責重賞罰以勸懲之則庶乎藝精而氣壯矣否則因循怠玩雖有壯士不得以盡其能故曰兵之教當時也昔京操之法用給舍鄭林之議以八陣肄之今歲久而法弛矣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漫不知講而揚旌舉號應演武之故事凡天下之兵皆若此觀之誠有可笑者且器械朽鈍馬匹羸弱上下安習以爲固然何以張超距之威而當百戰之勇哉謂宜

申明八陣之法若何而奇若何而正若何而分若何而合使兵將識其意可臨敵遇險而不失其常間于一隊之中取器械視之惟犀利者有賞而朽鈍者必罰所乘之馬必如故人所稱採前缺後蹄間三尺之良其以疲馬呈者究其調養不時之罪如是而在操之兵始有實用故曰兵之操宜嚴也夫用兵之要貴養其氣耳目專于旗鼓而心志肅于號令則其氣雄今營兵多有借役于外者釋戈盾之習而從使令之用見行伍虛而軍威弱故必如先朝之制凡在操軍士並不得差撥其有公役則老營之弱卒應之而將官私役者革其俸如此而兵氣始振否則兵存而實亡矣故曰兵之役當禁也嗟夫是五者皆本于大將之得人苟得其人則分之而爲十二營固可合之而爲三大營亦可苟非其人則雖紛紛焉法制之變祇益弊耳

周炳謨曰高皇帝軍營之制合四十八衛之士隸于五府合五府之士練于一營分之曰中軍曰左哨曰右哨曰左掖曰右掖而五軍之名立焉附以大營團子手幼官舍人千二百營不下三十餘萬文皇帝又增置七十二衛而分營爲三總其名五軍外益之曰三千以司寶纛令旗而隨侍營附其中益之曰神機以司神鎗火器而譚家馬營附其中三營並設而五軍尤重蓋山東河南中都留守大寧官兵總隸五軍操練外者常入以拱衛神京內者常出以靖安疆場當是時畿內畿外桓桓糾糾共五十餘萬天下之兵莫衆于京營亦莫精于京營自宣正以迄于今計營政之變有五三營之變爲十團營團營之徙爲三大營此變之大者也十團營之散歸三營三營之復析爲十二營十二營之抽爲東西官廳營此變者小也何也十營之散也復辟之世爲之也棄于少保而并罷所建置且去建置時又未久也十二團營之設也是沿十營之制而益之者也官廳兵之選也特團營中又拔其精銳時大營老家兒兵固在也惟景泰之初更爲十團營則又一變文皇帝合營之制然而以精簡稽以便戰陣其法不可易矣蓋嘗考十團營之法合十萬之精卒分五營之團操一管隊率五十人一以領隊率二隊千人則統以把總三五千人則帥以都把總常以二萬爲一營合營可以並戰分營

可以迭戰平時較藝呼其管隊而某隊之兵至呼某把總而某管領至某隊之兵精而某將受其賞某隊之兵弱而某將受其罰人精其技將督其率則臂指相習之勢也有警聽調敵多則五營俱動敵少則量動第調某都把總而某把總自隨第調某領隊而某士卒自隨某宜于挑戰某宜于防守才技相當官將相衛則首尾相應之機也此團營所以爲變之善也蓋又營考三大營之法惟二戍虜騎長驅矣而肅皇帝赫然爲振旅之業凡官廳之兵盡歸五軍以復高皇帝之舊因神機爲神機攻三千爲神樞以增文皇帝之規曰正兵曰備兵但二十二萬有奇總之爲一總督一協理以盡其大分之爲二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總以盡其詳論其區畫之明則一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循名可以責實按籍可以勾補分數明而當事無可詭匿也諭其提挈之形總督協理總其權以出令于上副將參遊分其權以聽令于下士卒不習以責部曲部曲不任以問主帥督責易而失事無可推諉也此三大營所以爲復之善也大抵成弘以前營兵則戰陣之兵

正嘉以來營兵止爲守衛之兵無論十團營即東西廳兵猶人人所便赴敵者也弘治中五軍營常撥一千五百名代河南班軍戍黃花鎮矣神機又嘗撥官軍守備紫荊關等處矣當十三年十二團營初建時京畿內外合十七萬遇警輒調遇調輒行未聞有譁于伍者蓋時營兵皆以出戰爲常事者也迨正德初有議將營兵兌數戍邊而李文正以十不便爲言士卒之不服習器械之不精利所從來久矣肅皇修飭以還旋亦廢弛延至于今耗敝日甚班軍身不習甲冑即脫役入伍與無軍同操軍自不經行陣即春秋訓練與不練同昔人謂進操爲羣兒登塲今占役者多求其登塲者無幾矣昔人謂世冑爲紈綺子弟今參遊多以倖進求其不爲紈綺者鮮矣天下幸無事耳如爲社稷萬世之策不知當何所振刷也

吳時來曰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間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隨後六十年不敢侵犯邊關則此京營之軍也今議者輒以營軍決

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車戰爲先車戰上可載大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先之以車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下爲守兵教之有成漸徙之于邊觀虜情經戰陣作其勇敢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矣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在得其人而久任之耳

沈一貫曰夫練兵非難而制兵爲難古有天子六畢征伐夫今京營之兵數萬人耳國家竭財畢議虛糜歲月而卒莫之強者非惟失練抑失制也往時羽檄交馳烽火在望亦嘗瞋目扼腕悔已事之失矣稍當解嚴輒務偷安而桑土之思頓忘何哉夫積驕之後法之而預搆于閣掖□之而潛挾乎寺尹彼衣糧之給一或不時輒蠭聚噪譁以傲命吏驕桀譟鑠莫敢誰何彼方無舍矢之技橫槊之功而尚以尺籍爲奸何況人精其能投石超距桀大逋主何所不至此當事者泄泄若將以士服

習爲國家肇毅之患而惟恐訓之也以數萬人寄之一人指揮號令惟耳目之是聽緩士非服習亦已震盪況乃簡練炎炎若何故爲之任者亦將曰夫用于人而使人有疑我之志者自危則又安得以其身冒不韙之名臨不測之禍孰苟且日夕恃寇之不來之爲愈乎此二者兵之大蠹也將祖宗之法制固然耶抑其事變遷改以至極耶夫繫騏驥之足而令之馳不前矣縛賁諸之手而令之鬬不勝矣練兵而利其練之不精任將而利其任之不重斯將不威而士不武矣高皇帝神武戡亂久歷戎機張纛既陳牛馬弗服嘉與天下更生故京營之兵建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漢之北軍也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漢之南軍也而又隸之五府又八校相制之意也夫五府者高皇帝善藏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鉤連而出所謂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垓下之陳是也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猝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故兵聚之而不見其形將練之而不疑其危強本弱末居重馭輕控制宇內之術在是矣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立五府增

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大營而又聚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于京師而練閱之法云善矣然竊意非成祖意也與天驕比鄰勢無兩盛震用威武三犁其庭檜木川之師言旋入關時則可以散而不及散承平日久因循爲功不能永圖誰執其咎至于正統己巳累卵比危本兵于公通變其弊程良比銳立爲十營還其老弱兵勢孔張國以攸存時則不可以散而不敢散天順成化之間再罷再置後復增爲十二營時則可以散而不能散相沿不廢至嘉靖庚戌而後改戎政府稱名異而責實同耳目新而紀綱舊積衰之弊瀰瀰也夫士卒不練與無卒同而謂今之有卒也然乎哉故愚謂兵之不強非惟失練抑失制也誠考國家之故典釐歷朝之徹畫去尾大不掉之患收太阿倒持之權指臂相使犬牙相控令國家有禁亂除暴之利而無蕭牆猝起之憂一便也臣無震主之威則流言不興用之則以盡其才部曲必閑節制必嚴簡練必時而勇慄可用二便也兵不偏聚勢鈞力敵不敢諷嘯三便也徒御既寡將卒相習各私其下各戴其上晝戰則形相識夜戰則聲相

聞苦樂必同利害必通四便也五營並立聲息相徹殿最相形將必各勤其官爭實力焉五便也五人爲伍十人爲隊大將握算積而數之千軍在目私役可革兵伍可實六便也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不出旬月可得勝兵數萬人七便也力雄百夫者可爲百夫長力雄千夫者可爲千夫長一軍之中必有虎賁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愛而貴之是謂軍之司命將才可得八便也然後令甲所著指揮則所轄萬人武備不精千人以上奪俸有差七千以上奪職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爲率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爲率法令可行九便也然後廣徵異材益張爪牙或助邊鄙之良受習練法或散已練之衆分教數羣布列中外隱然長城以此摧寇何寇不摧十便也此之不行而顧使之久居因循歲月坐耗廩食倉猝有變駢首就戮夫驅白徒而投之死地必無幸也無素令而責將之有功必不服也故將雖有鞭笞貫耳之法而不敢用用之于無用之地也國家雖日費千金猶委之耳巡視諸臣望繁苛之禮本兵大臣寡憂勞之效曾是而

可以幾兵之強哉

陳時明曰國初南京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銃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五軍操練此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練以備警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爲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眞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件工匠爲名一任恣意于差占之役老壯不閱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去留之等去歲北鄙有警命于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

之團營猶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驕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一甲士奈何竣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諸關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擇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據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轂擊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家都汴去邊尚遠饋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溢蓄財不可浪費諸軍日用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

以爲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于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以杜其占役檄其逃亡之數以致其請勾欲然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曹爲之此輩生于紈綺之家長于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將建樹大將旗鼓坐于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爲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

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于該管把總等官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于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爲責治重責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揭帖奏送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驗看有膂力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爲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黜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覆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爲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爲

尚尤以膂力爲先蓋武藝可習而能而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見于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于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士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升爲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下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于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略倣大學士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于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成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爲二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大學士李賢嘗言于英宗皇帝欲以京營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當賜月糧亦宜略倣

前世之制稍爲之差等團營聽征將士爲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爲一等
老弱做工將士爲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而
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于每營之中拔其驍
銳者三千員名置爲遊兵若先鋒之名于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
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
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爲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于邊上
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遞年出塞及工于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爲京營
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于該營探則別置于一處使之常爲戰裝一
遇有警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
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于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二三枝于宣大等處
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騎偕進
以爲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法不得肆爲禁旅偃蹇驕
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
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可也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一議備官照得三大
營每一營各有副將一員共六員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
如五軍一營則五軍之二三四五營屬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
之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副將一員以備官署營之用俟建
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參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
多往時則一官可攝一二營今非其時矣到營城外及領軍登埠供苦
之人當聽臣等咨部于疏頭中經屢薦者推用庶營軍有人管領緩急
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軍查得三大營遇有警報則列營城外舊存
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舊外其城守每垛只派軍二名今宜
待班軍至每垛編一名仍行五城御史查住京有身家者每垛增編民
夫二名庶有緩急可分班輪守一議築堡牆近議協理僉都李宗延疏
請營築各土牆甚當但築若太長廣則難猝就合議定每所四面各以
百二三十丈爲率長短廣狹通融折算不得過五百丈築土牆高不過
丈即于牆外開溝闊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費似當責之工部

每小堡不過費二百餘金若營中有操賞餘銀則令營將量造土室二
三百間以爲各軍之地平居無事每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合
營住扎其中庶不至暴露無栖一議濬壕查得京師城壕近經二部開
濬視舊時挑濬確爲用心然終屬欠深可乘春雨未降于壕心再開一
深溝闊五尺深三尺若有水時則人難淺深其土須挑入短牆內庶雨
至不復塡壕一議軍器如臣所造呂宋大砲守城鐵斧及南京紅柄刀
大佛郎機與買到獨木棍凡此數者已被遼東取用三分之一而紙甲
之料亦爲工部借解未還各州縣朝覲官帶有助軍器械合容臣差官
赴工部擇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爲城守之用
京城守禦定議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爲本計者該臣
節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已爲成畫近臺省陳言有深裨營務者禮科
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道房壯麗欲新營軍之甲仗刑
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
營兵之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提督

之勛臣大率謂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
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營簡閱科臣李精白抽壯丁七千八百
八十名列爲上等合五營共操應得勁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
之將胥精以恤其私而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
供京營之急需而懲鈍如此太僕寺往往冒名曰寺馬供車營之騎操
而倒損若此此又巡視諸臣所當一一置問責令製造補給以期實用
者也至于擊刺格鬬演放火器尤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閱終以軍
旅爲兒戲查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勛臣景泰弘治隆慶年間每革
勛臣而以尚書都御史會同大將管理已而又輒易爲勛臣蓋勛臣與
國誼因休戚勢共安危六軍之衆耳目手足屬之久矣一旦議更于事
體未便合無仍于勛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爲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會
推管營多缺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宿將除杜文煥見任楡林總兵
張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肇基議加府銜備用其顧思忠黨思
蔚將官宋維慮商國貞施從煥聽經臣分別咨用所稱救時異才若李

邦華楊鶴熊明遇楊連李若珪畢茂康徐光啓邢慎言李若星劉時俊
朱國楨章嘉禎倪斯蕙喻思恪等該吏科酌議才品及時起用非臣部
所得擅擬也既經題議相應復請俟命遵行
天啓六年正月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殺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
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科道四衙門
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
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營選
補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員缺類齊若干名必
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僉同
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與共是亦得人之機也一聽用之
課宜勤邇來所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
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覆短者有
厭循資之鈍而覬躐進者有援壞倒之事執爲常例遇有老弱者即批
令弟男子姪告替內有戶絕丁無可替者亦雇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

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即許摘牌替役不必關支以
後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挾宜練竊
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爲火器
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即將
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軍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尪爲羸爲精強轉
無用爲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
即以此爲殿最千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衛之器宜精查得
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
騎雲屯實爲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
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
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
軍勇仍合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
銀趕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
過逐一爲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

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兵部隨該兵部照數
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朝廷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
所補之馬營馬也但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即如替補營軍丁糧與驗軍
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
等獨不得與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從爲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
未必與與者未必□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爲甚
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
著爲令各營先將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職等衙門
必候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
無掯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
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
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
營中軍遴其精強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

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
謹衆軍各知所警懼而偵緝勤盜賊有不安靖者職等
未之信也種種弊端令人厭鄙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
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略果其負韓白之奇窺孫吳之祕者
不難咨部擢用即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即爲除
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通
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
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宣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
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俟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
法內有老弱者即當面陞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有定期逐名
試驗能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有可以堪
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亟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
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陳之法爲汰
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援遼設也豈可令

其嬉遊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閑力壯即以選鋒名缺補之是以五石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即選各營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閘時復取年貌操册按隊比查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者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營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疎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容職等參革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閑若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

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哨馬軍輪撥巷口者誰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盡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識合無勅下該部列款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鷄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等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號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

往行

永樂八年北往始分步騎爲五軍命靖遠侯王文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爲前哨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標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領中軍與安伯徐亨都督馬瑛張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讓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清領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爲衆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馬步大營團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領韃靼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二十一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與安伯徐亨領右掖成山侯王通與安伯李安領左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二十二年北征李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爲成國公朱勇而前鋒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

附焉既歸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團子手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郊義管京衛報郊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值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時東宮宮舍廋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英公輔寧陽侯武等俱爲總兵官後英公寧陽謝兵事陽武沒始以成公勇爲大將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撰悎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

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郊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銃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惟撫寧伯最久自侯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英國老成不能無朘削士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閻等橫甚不能制也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會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遣兵用武定侯郭勳爲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飭勵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弛矣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挫克以鉅萬計中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鎰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既闔門兵少不足蔽睥睨于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希忠鏡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曰轉弱爲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竇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以大學士階言奪印綬遂憂死或云服藥未可知也金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磔其屍誅父母妻子矣而襄城侯李瑾代俄卒平江伯陳圭代故與時相有連視咸寧貪甚久之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既命下人人額也然寰僅自潔己小剔宿蠹而已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

文臣巡撫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闔事完則繳勅納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言于是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稱疾辭務爲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祇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于是右都御史曹邦翰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勛臣總督戎政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彰武伯楊炳用任職久得士心累加少傅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四目錄 外編
兵部十三
餉饋
前言
汪若霖 二則
萬崇德
王夢尹 二則
附天啓元年戶科參定稽核錢糧
倪應眷 二則
沈演
往行 闕
陳良訓
清軍
前言
楊士奇
馬文升
王憲
楊廉
王世貞
王瓊
往行 闕
吳時來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三

餉饋

前言

萬曆三十四年戶科給事中汪若霖曰今天下獨苦遼餉爾太倉歲入四百萬而竭蹶輸九塞以爲常非制也國初倚民屯矣偶告急則議京運未有放濫如今日者也夫烽火非數警也影占逃亡之數又甚夥也不可詰乎民屯宿逋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問乎迺餉臣常以節括報功矣不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類造虛章何關實算徒取國膏血外啖虜而內媚要津貴人以飾歡卽京營十萬詭冒卑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注封疆翻成積釁也按萬曆二十九年歲報御覽冊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永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主兵糧九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十九石五斗二升草四萬五千四十束寧夏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主兵糧五萬一千五百二石斗料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一石七斗六升草一百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束甘肅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兩一錢主兵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十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固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十八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主兵糧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二石四斗一升料一千四百四斗草一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

又曰神農云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晁錯亦云募民入粟實邊國家九邊歲額洪永間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弘間二百餘萬

世宗朝增至三百萬今京運四百萬矣司農一歲所入僅足支費稍有逋負旋稱不給邇者宣府大同頻年飢饉薊西月無見糧軍士困苦不堪戰馬餓死纍纍人情洶洶數相偶語帥臣叫囂日夕不測遼東每軍月糧止四錢又每遲至三四月不沾實惠揭貸出息而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扣十鎮年例所欠至一百五十餘萬歲終不得給當事諸臣始議借濟似矣將借于各省之積逋則兌解何時是待西江之水以救涸鮒將借于罔寺之馬價則補給何日是剜心腹之肉以支兩腋總之非計也愚竊謂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緩急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于內而實爲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則冗食者耗急則召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者耗募置親兵將所蓄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于內而實中于邊者也內帑貯蓄幾何乃堪此輩卮漏哉奈何不籌而清也至求所爲實邊者則莫屯

鹽若矣鹽不開中也而改折則鹽政荒屯不子粒也而折色則屯政廢其弊也鹽以供私販屯以資乾沒士飽馬騰顧安所冀請自今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引不得關支即餘課俱令赴塞下輸粟芻俾內地諸商勢不得不外從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患開墾無其人而當事者又必親歷邊境相度疆土某爲舊屯豪勢占據者清理之某爲曠土堪興屯利者開拓之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或召民佃設法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墾熟後然後收租安邊足用計無踰此蓋屯與鹽兩者若不相蒙而利害實相關惟開中行則邊民爭爲力農儲粟以應商急商急欲得粟則又爭爲募丁墾荒以便供輸商爭爲募丁墾荒則屯軍之貧無力者與巨家大賈錯壤以畊而緩急亦獲通有無助守望又且樹藝成林穰穰相因塞下粟不可勝用而商之報中便軍之芻餉亦便百世之利也宋人有言國家閒暇北虜安靖不及是時少爲根本慮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胯內郡膏血補邊方瘡痍內外俱困不知其所止矣嗚呼此寧獨爲宋人告也說者又謂榆

苦攻掠之莫恃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亦何救于危遼之數哉在廷諸臣鰓鰓陳謨無不謂計欲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備糧餉蓋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糗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侍郎李一本爲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懇恩截留灌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開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也近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狎境簡兵秣馬以施訓練之方豈得窘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召買米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眞定五府爲數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而止今勢急燃眉無可爲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頭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反倍之軍必樂從實出兩便故謂之漕可

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黽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贍軍而舟以運餉有纍纍之米豆必借纍纍之船隻聞寧前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亦省便板木不難于購求工匠不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木匠厚其餼廩相機以造又募占風汛之長年以便其撐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船隻果如臣議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實爲玩慢倘別有效尤遼事去矣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悞遼悞國容臣查的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臣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便于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爲覆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俟按臣查勘明白發賑以濟庶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釜之魂且慕闕下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于危遼未必無補矣

陳良訓曰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每省數十萬或數萬爾撫按專制一方曾不畢智竭慮爲皇上致之闕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既總于急公不爲皇上致之闕下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部司束手而撫按且藉口曰差官已擊矣勢如之何司農又卸責曰吾業已差官矣姑俟其至上下相推餉歸烏有而徒爲部司官添榮還里之樂爲不肖有司開篋楚搜括之門驛遞騷煩供應增設嗟嗟害難言也恐此說終難議行也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逋者有自州縣匿者有自司道那解別用者此在各府縣先清欠餉之窟穴而後增完餉之實效體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告方自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知縣若干故事塞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

工科王夢尹曰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毛文龍曰兵多則難精而況餉不給矣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強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充其中合無將現在之兵令

而療來歲之飢矣

天啓元年戶科參定稽查錢糧凡省直之額解俱屬于餉司各邊鎮之年例俱發于太倉出納之事原自井然惟是解到之日既照省分而隸之于本司及轉發之日復照鎮地而承之他司即十三司中已有錯綜不一矣至于餉司查餉止據其所解之數不復稽其完欠而太倉發銀亦止據其所出之數無復憑其源流此中外所以相蒙出入所以不相照而冊籍徒具永無清楚之期也先是本科都給事周某條請查盤已奉旨又巡視御史周某悉索該部十三司應解太倉之銀按其故籍而理其舊額兜底查算可謂洞悉其竅矣今本科給事阮某又撥爲庫司合部之議每月以朔望令各司有相磨對則于省直之入數可以通查而于邊鎮之出數毫無錯漏其法與巡視相濟均引繩批根鑿鑿可行者總之外解之弊詭巧萬端更須責令各省直于解文內明開係其年某項該銀共若干通解則開全完未完則開實欠每次解俱如此開載

天啓元年督餉御史倪應眷上條議一曰起解本折之有稽遲督餉必
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釐就其中量地利
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
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
因心洒濶觸手成霖況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福
建河南以存留而濟餉匱州縣如海州密雲華亭長清以撙節而抵加
派上不廢事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所能爲者一曰轉運舟
車之有延緩夫遼餉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
皆有實在之用若本色一石海運凡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脚費之費非
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
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運發六十萬餘遼人
藉以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
經去業經加銜莊勞誼無可去計必爲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船
隻最急此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倭至秋深駭浪驚

濤實多不測依沙沿泊島必至后期萬灶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悞
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值僱至遼陽矣而又責運瀋陽以爲長運逼近
虜穴未免風鶴耳況人情短運易于弛擔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
有趑趄須以短僱更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
陽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爲兩便蓋倉去內地甚遙驅饑民遠涉勢必
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
充既稱甚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賴而于
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曰支消錢糧之有溷淆自軍興以來部發
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凡經清查會未一報聞之
蓋倉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
各道將取諸兵名册參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
若干細加簡閱嚴爲訓練列爲等第兵數既合然後以實達部部臣照
兵科餉經臣計口受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例之扣除

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季册報關以內各司道爲
政凡羅本脚價舟車僱造舵工水手援兵防兵月糧等項種種支放名
色稛淆數季報以憑歲終查核一併奏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爲奸
而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巡按倪應眷曰糧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況東事茫茫蕩平
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分土已定無田
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
正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幾個家事視國爲軍馬圖永賴者哉即求
心計之長如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憐永郡災慨然以米豆爲
已任製前年未用之價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自裕則眞餉督者
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運也經撫憐災郡兼取隣封亦
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
官價非白取民者然物粗路遙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
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豐誰不
耳以官價迫民則甘矣唐陸宣公之議若爲今日
而作者倣而行之眞可對症舍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
可耳天地不能爲我積而我不豫辦甚至索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
兩困之術也
天啓六年刑部侍郎沈演疏曰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
非國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遼軍月餉八斗今至每月一兩八錢
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計處本色之過也取
之民者倍稱則民生自蹙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
措本色一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謂羅二百萬斛穀差不敢
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爲營田使欲
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飽輕糶易逃亡至覺
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于此計算乘除稽查出
納爲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言無奇策然天地生財

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爲常者尚缺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畫餅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

侯恂疏曰今遼東之役士兵邊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主者不歸死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八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之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赴解即衝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緹騎之虛耗作何修舉作何釐剔以濬不涸之源塞濫觴之竇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概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收息于官償責于民也此部餉之定著不煩再商

者也

又曰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之禍所不忍言且千里重藏不堪費恐復爲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訝計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銜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算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五斗最近任往返六十里遞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歷而馳也安在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商令其自販自鬻利之所在皆爲諸有調文遼陽穀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連運耳

往行　缺

清軍

前言

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幷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死者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于附近衛所操備此太宗宣皇帝之仁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祖宗之仁也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只是畏斑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夫豈體國憂民之意哉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于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欲行起撥者除逃軍外以山

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
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
江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極邊衛所
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其有缺之後復有清出者卽于腹裏衛
分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而國家急務亦無不宜矣
弘治元年馬文升疏曰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矣天下之軍共
有數百餘萬卽今百有餘年而逃亡死絕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冊
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
二三雖解到衛所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放弛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
之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儹運糧儲在江北
者俱京邊輪班操練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
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
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
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

復見在之人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胡虜猖獗
於甘涼出沒于西北強賊又啃聚于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
者乞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各
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
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
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卽便改正仍舊備
照務要查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
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
故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憲宗皇帝山陵
畢日乞勅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見
操軍馬逐一清理先儘團營務足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勅南
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
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
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

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正德十四年王公瓊曰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不下一萬
六七千名計其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
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本部屢奏
前弊蒙勅各布政司按察司幷巡按監察御史挨捉奏報然勾軍官旗
多有懷姦挾詐往往東潛西躲以致姦弊不除官府被其攪擾百姓罹
其苦害徒有勾軍虛名而無補伍實効已經會議奏准令在京在外都
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遞年逃故等項軍丁生名貫址
造冊送部轉發清勾合用監察御史十七員分定地方清理宣德十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部官奏節該奉英宗皇帝聖旨是但近年水旱飢
荒百姓逃移還未盡復業待明年秋成後着去欽此已經通行天下都
司衛所幷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欽遵去後今照天下都司衛所將
遞年逃故等項軍士數多遇警調用不敷今內外衛所將該勾逃故軍
名貫址造冊陸續到部卽日秋成欲照先今欽依事理將原差清軍監

察御史陳穀等分定地方請勅前去着落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
各委官一員分投嚴督所屬州縣將冊內坐去軍人照名勾軍補伍庶
爲允當今將清軍合行事宜欲便備榜就令監察御史齎去通行曉諭
禁約未敢擅便開坐內一件清理軍政監察御史每歲八月終照巡撫
官事例具清解過軍數回京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本部尚書王驥等
于奉天門奏奉英宗皇帝聖旨是者府州縣今年有災傷人民缺食處
宜加優恤待來年秋成後整理不許急迫重有擾害欽此又查得該兵
科左給事中郭鏜等奏內一款清理軍伍開稱先該兵部尚書項忠等
奏差御史一十一員前往江西等處清理軍戶三年一次更換清理方
今水旱災傷無處無之若又照舊清理不過逼民逃竄耳如蒙乞勅兵
部計議查照災傷去處照依往年事例暫且停清等因奏奉憲宗皇帝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看得所奏要將災傷去處照依往
年事例暫且停清若有先前清出軍丁亦要存留待候豐年解發另行
查勘奏請定奪等因成化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具題該節奉憲宗皇帝

聖旨准擬欽此又查得爲照例停免清軍官員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
得各處地方見今盜賊充斥災傷重大各該清軍御史合暫停免本部
欽奉都察院將山東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并北直隸順天保
直等處南直隸蘇松等處各清軍御史暫取回京其見今該清軍士并
各府州縣清軍官倭盜賊寧息地方收成起解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正
德六年三月十二日具題本月十三日奉聖旨是欽此又查得爲地方
災異事該本部題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洪遠奏稱雲南地方夷寇
搶刼村屯拒殺官兵本省遞年該勾軍士多係夷羅清查起解比之別
省十無二三將本省清軍御史暫且取回又該巡撫貴州地方右副都
御史蕭翀奏稱貴州地方苗賊作亂連年調征屢歲旱荒缺食貧難況
貴州二十衛所俱充發軍人比之雲南軍數尤少軍政清理相應暫停
將雲貴清軍御史暫且收回等因該本部議得所奏俱應俯從雲貴清
軍御史暫取回京該清軍伍着落布按二司并各府州縣清軍官員清
查起解正德十年三月十七日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通行

欽遵外今查得宣德十年原擬差御史十七員每年八月終照巡撫官
事例具清過軍數回京後正差一十四員內兩廣雲貴共二員南直隸
二員北直隸一員見今湖廣雲貴陝西四川監察御史四員俱取回停
止又查得福建實有軍士九千四川七千湖廣五千陝西廣東各二千
名江西一千廣西八百雲南七百貴州五十餘名南直隸府分各不及
萬北直隸保定等七府并順天府共實有軍士七千餘名前項各司府
實有軍人數內在逃該勾軍人其數又少臣等議得前項本部節年奏
行清軍事例固是充實軍伍之意但自宣德十年以來朝廷慮清勾太
急逼迫逃移初奏差官之時即令待秋成方去後因災傷用兵屢爲停
止又因雨廣雲貴軍少俱二省併差一官無非欲休息小民保固邦本
之意及初議差官每年八月照巡撫官事例具清過軍數回京其後方
議三年更換亦非舊例今查福建四川陝西廣東江西湖廣六處并南
北直隸各府實有軍士各不過數千廣西雲南貴州三處實有軍士不
過百十內有逃亡所當清勾者責之司府官員自可辦理似不必專差

御史一員督理雖稱雲南兩廣各共差一員但地方闊豈能遍歷況
今蘇松淮揚等處災傷極重并其餘無災地方催徵起運京邊稅糧及
派辦營造等項工匠物料比常繁重民不聊生當此之時若不從寬撫
恤逼迫逃竄關係匪輕合無將湖廣四川陝西福建江西兩廣雲貴南
北直隸軍少去處今後不必差除湖廣四川陝西雲貴見已停止外其
餘取回俱京其該清軍伍聽本部查照軍政條例嚴督司府等官照舊
清勾及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遵照憲綱糾察查理惟浙江山東
山西河南四處軍數頗多照舊各差御史一員清理務將應繼之人勾
補軍伍不許將見在應役者妄解戶丁查理及將遠年丁盡戶絕者一
概勾擾取足分數逼民逃竄及照正統元年本部原擬清軍御史每年
八月終回京今合照巡按巡鹽巡關等項監察御史出差事例扣滿一
年差官更代正德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嘉靖十一年王公憲曰清理軍伍係國家重事國初各該衛所軍伍有
缺俱得徑自差人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奉准事例各衛所將節年
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攢造底冊一樣二本一本留部存
照一本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
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以備冒清漏清等項查照各司府
亦每年將奉部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列前件攢造實有故事
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
數多者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各衙門歲該造送
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用不相上下俱于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
支使用極是煩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
千少或千餘而計所解到軍丁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
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
承委攢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通行查理但
照前冊歲以爲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
識字人等任意謄寫唯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
弊橫出或以見軍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故逃以

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居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賄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册謄法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册雖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十數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即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隨到隨逃者有僞爲批印回銷者雖有近行衛塡勘之例而道理展轉歲月侵尋册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三分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册外清出以強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爲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立爲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至計行平民或至枉及稽考既踈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准住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册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刻刷備將宣德十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軍一名用堅白厚紙塡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册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册塡單送部施行已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塡勘合催勾其五項册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軍總册行令各項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作一本照依發去册式分付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塡寫一戶上列橫格開寫軍祖姓名籍貫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于每百戶下除原額軍役塡滿外及空格紙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册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造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捕到軍數

及里甲鄰佑姓名俱照式塡寫單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丁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令僉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鄰佑寄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治罪以後清軍御史定例五年一差務將五內發去軍單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弔各司府原收住勾册查審內有捏弊另册送部事完即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爲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爲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册單繳册單限期并違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于舊而自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册之費不啻減十之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千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若嘉靖十年若猶爲煩而自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剩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解之例既嚴捏故之罰尤重住勾之册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

有丁在所必豁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
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册之立可以俟百年
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複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而在衛
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
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
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救之嘆矣夫然後清軍
之職在武庫者册籍不至于塡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不患于
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治不煩于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
知要不病于迂疎變以宜時不謂之紛更而于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
衛所先年造到清勾軍册舊例具新選官并覆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
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該本部題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
帶亦照例水路應付船隻陸路應付脚力但各衛所道里遠近不一前
册不肯一一依期到部每與進表官員到京相同各撫按等處公差人
員往往利于刻文討馬不肯帶册討驢又南北直隸各不係衝要府分

俱無人肯枉道賫送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
減合咨吏部于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于各布
政司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
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直隸送各巡按御史處交割轉發照例不支
廩給水陸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抬
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塡勘合行各司府州縣查驗則驛遞既可不
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前項清軍事宜于各軍衛有司等衙
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考塡寫各項文册則實係天下軍政根本尤宜
精詳所據原該吏十名内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
寫恐致悞事各咨吏部將該司册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便益于
事

楊廉曰祖宗舊例藏册後湖法禁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
一端至于今日各處遠年之册多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
册籍之獨全于後湖也今日一旦令其抄謄使人測知後湖之虛實則

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册全則抄之猶可惟
是見今如永樂年間已不全十之一二如洪武年間之册已不全十之
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里某鄉之無册則向之所懼者至是
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爲軍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遂
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所謂意外之患者此也至若人
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實是改換其都圖多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以
清軍曰某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祖名字不同也某籍汝籍也彼將
曰我自有籍軍民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辨之辨之之術須從其民戶而
查之假如其人之先誠于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爲新立
矣誠于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爲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
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今若止抄黃册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爲清
軍哉所謂無益者是也果見抄册之爲無益而決有所害則斷然止之
不許費紙筆而別生事端也戶部尚書葉琪等覆題准其所言本部行
移南京戶部轉行管册官員今後後湖廣黃册不許將概府縣全册查

抄果有一戶二戶軍民册籍不明解人前來挨查者止許抄查本戶田
糧軍民丁產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戶以泄事機如
此則奸弊無從而生戶籍自然不亂矣

吳時來曰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
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之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查大明律親管
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
旗名下逃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一十名減俸一石
遞減至逃去五十名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官不敢開逃逃愈多
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員往核其實覈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
實開報如有私自頂替支糧者許塡脚色明著頂補令各親管官收管
著伍如有智謀出衆膂力過人及立有戰功照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
募也至于總兵而下各以官之大小各占役使刺繡雕鏤攻金治木因
而收其班直冒其月賞而家頗饒資與善興滅之流則假以美差其實
在營對敵者每十之六七類皆老懦飢寒之夫人無贏糧馬非宿飽如

之何其能破虜也今宜一并蒐補凡強壯殷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強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王世貞曰國家創衛所餘二百年雖遣發頻仍而死竄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何也臣自中歲跧伏田里數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得其甚甚困而無益者莫過于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牘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戶弱丁單者一遇勾攝即就拘孥沿門乞哀搏顙求助若族丁稍衆者即以不正戶應役或脅委孱弱或賄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不達戍所就斃道路即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窘而瘃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銳以禦侮一方瓜瓞枝繁以長足行伍哉至于應勾之徒稍過壯黠籍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坐食鮮件着伍未幾或營稱賚册或委托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既高臥于家矣至于每軍一名僉里役二名押解此輩非有腴田上資應出踐更

者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置者也使之費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于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里之外而下產盡廢矣臣故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此也其便莫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于近而不預規避使吏胥得計一也應補伍者便于水土而不致困絕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不致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今中外衛所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不必拘原衛也遇故絕則銷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後人耳而伍不缺故于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高皇帝時多梁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工作悞式甚而至于洪永之際奏請小有不合餘屬偶爾不知又甚而死事逮于羣從註誤累及親友纔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日以遠也又況未必其眞爲之後者也至于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

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勳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揚粵之性不耐窮寒秦越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固可改而邊也臣常與清軍御史李頤言之深以爲然特以身被專寄官應執法不敢以是請而臣請之也如蒙勑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并查本省衛所旗軍缺籍其有遞遠省分應勾解者即于百里內外派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後犯該邊衛烟瘴地面軍罪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奸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役責令有司量僉殷庶寬議津貼毋使無辜之民北闕受困仍嚴逃伍之條申明號調遠申繳放之法一體究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竊追一夫不獲之恥仰冀罰弗及罰之仁不勝惓惓

兵部十四
邊軍
前言
丘濬　李東陽　魏時亮
丘濬　曹璘　吳時來 二 頁
住行
楊季鸞
班軍
前言
商輅　李承勛　馬文升
胡松　何洛書　侯恂
住行 圖
軍伍

前言
魏時亮
住行 圖
衛所
前言
丘濬　胡世寧 一 頁
住行 圖
屯戍
前言
丘濬　李傑　劉天和
李承勛　倪岳　趙伸
附兵部議奏
住行 圖
墩堡

前言
錢棨
住行 圖
徵調
前言
胡世寧　倪岳
住行 圖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四

邊軍

前言

丘公濬曰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圍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于戰鬬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京畿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鬬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虜獲據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

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効死矣

李東陽曰聞有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兌數成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讒短而不肯禁邊方受用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繼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其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已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

魏時亮曰所謂憂邊者夫邊卒之苦極矣苛索等弊已略言之工役諸困尤難枚悉他如足屯額則扣月糧備買馬則追朋舍撫窮夷則減哨糧果難全免並量宜優恤迺若宣府極苦于領買夷馬大同極苦于補買倒馬無非爲市本計愚謂市本湊給別須計處計倘無措處請增給

勿以累軍凡變賣夷馬只照時估一有倒死只追肉臟此積苦之量宜優恤者也迺若修工務修其應守者痛省其可已者糧料務以時給散遇貴即稍增折色無非痛念窮邊計加優恤之意夫軍伍實則士衆如林而選練可足邊卒優則士有生氣而選練可精勇銳之勢漸張敵氣之威自奪矣

丘濬曰巧猾之弊何處無之其在邊方則爲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爲急刷滌弗遑姑息爲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夷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啓窺覬之釁剋除糧餉可憐寒餒之悅巾攘奪首功不免英雄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廩庾爲虛役占而又買閑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豪強占據而莫敢誰何屯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更僕未易數也宜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將官府及地方中累年宿弊次第刻革無分官民豪右但一有沮撓聽指名奏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

曹璘曰聞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乘生邊報日至虜情詭詐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密朵顏等路連絡屢續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犄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計臣恐臨時啞臍無及臣聞隣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知所爲心胆既大必無退怯乞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雜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所得平居編爲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既困于送迎又苦于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爲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況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征討之師京營止宜挑選精猛官軍令老練軍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便

吳時來曰夫練土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可練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勢也何者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茲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尚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三年直犂虜庭搗其巢穴虜寧能我禦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之大勢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參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在邊食糧軍六萬關城營寨三百餘處總副參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勢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何也素所不教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牧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弊莫敝于擺海邊防之壞莫壞于擺邊今擺邊密矣賊每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總兵次參遊是督撫哨下兵必精壯有不過擁以自守而參遊衝鋒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者乎愚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爲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量留兵百名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守採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于是連此十鎮之兵聲爲擣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爲主令其大挫深懲不敢側目南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既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而邊防不飭者未之有也

吳時來曰夫入衛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卒以爲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踰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寇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于衛莫如強邊今不制之于外待其深

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于平原易野之間勢必不格愚以爲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決不可撤即如牆子嶺馬蘭峪太平寨等處各見有入衛兵一枝今秋胡馬南突不聞一濟何者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奔命爲疲饒怨易生無益于用不若去之非輕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也至于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寨舊有遊兵二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衛兵一枝如燕河營將保定兵調守可罷固原入衛兵一枝如太平寨塞垣可恃且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寧夏入衛兵一枝夫陝西遼東皆稱孤掖尚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力燾自膺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則藩籬漸固虜深入密責諸鎮以乘虛搗巢乃制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也

往行

楊都諫秉義嘗奉命犒邊軍故事延慶步隊軍餘及鎮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賜公至居庸奏其

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數滿丁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內帑戶部薮銀積粟居庸紫荊雁門等關爲戰守備邊人賴之

班軍

前言

商輅曰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夤緣偷安內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衆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爲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爲永遠之計其爲益孰大哉

李公承勛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八百四十七員名數要乞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備紫荊關等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本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

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司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料草之費于私有資送科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大工程又于團營內借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去爲因離衛不遠卒多在逃又因閱實邊關大臣暫于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河南都司摘撥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致團營數少欲俱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誤本鎮備禦若再于團營內撥去萬一邊方有警又恐遣調不敷況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准事例今既該各官會奏前來

永樂宣德等年在五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初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爲十營操練專備征調天順初年仍散歸三大營至成化年間爲因各營軍馬號令不齊猝遇邊方有警方時取撥不定恐致誤事因言官之議于各營內選取在京并在外官軍共一十二萬總在一處分爲十二營操備又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爲團營凡遇各邊有警就便調遣前去不許別差蓋內以護衛宸居外以預防邊患居重馭輕強幹弱枝其慮不爲不遠其勢不爲不重但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萬之數而五營欠少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今又爲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又于團營內借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去爲因離衛不遠卒多在逃又因閱實邊關大臣暫于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河南都司摘撥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致團營數少欲俱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誤本鎮備禦若再于團營內撥去萬一邊方有警又恐遣調不敷況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准事例今既該各官會奏前來

若不權宜處置未免兩相妨誤今無行移五軍總兵等官于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發一千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春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守週而復始二年滿日仍令河南幷大寧都司照前輪流免致撥亂團營官軍該補團營之數陸續補送庶京營武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胡松曰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吏卒數千人戍大同名班軍豈非以大同爲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內以益外而不暇恤邪然臣嘗竊伏聽于衆庶今其流弊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若指揮率頭會而戶斂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曰土儀蓋自總兵而下至于守備數各有差及其到鎮曾不使之操執刀兵跋履行陳而乃撥送宗藩給役卿貴又否即修溶塹隍斬艾草木軍既不耐其水土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行糧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家室之憂在大同則

無毫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爲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反以增耗盡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輪戍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足支務軍半月之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輪戍行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即令領班指揮若把總管解交割勿使稽緩侮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于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于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又得人以爲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

何洛書曰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國家所以衛京師固根本至重務也但沿襲浸久玩愒遊生有不可不亟爲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遇上班下班亦多報完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已大率由于領班官之包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

當起行時各該巡撫及都司官嘗點驗之矣則募人以充其數比至京也兵部及團營嘗點驗之矣又募人以充其數迨乎入營隨操巡視科道官嘗抽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募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實額何有焉夫若此者得逭于罰不啻幸矣迺往往因而得獎且有遷薦剋者是使奸僞得計而核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懲乎況班軍之說本以居重馭輕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特以應文具而已豈祖宗立法意哉謂欲革此弊有二申法簡帥而已何謂申法請下巡撫兵備衛所官員□相責成務使踐更者必滿其額包折者莫容其奸而又稽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處冒之罪其行糧預支等錢至部即委廉正官換官給散如冬衣布花例毋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爲簡帥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以付諸無籍之輩欲責以無虛冒胡可得已自今宜慎選其人且令衛官必經領班效勤始畀以司簽會書之任若都司之統領者尤須精擇以充之苟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扣剋即加按治而易置之不徐徐焉庶乎人情知警而積習可釐此帥之當簡者也猶有說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于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官府則山陵往往中官參之彼不利于役之齊而恆利于工之折貧民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貸未已而子錢旋責其負焉即欲不逃亡何待也領班官虛冒成習矣都司官即欲不因循苟且何待也方今聖主在上紀綱肅清所未盡滌者獨有此耳更望宸斷有不得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若此者毋論中外必罪勿貸則官軍不敢重累而督責之法于是乎可勉矣

侯恂疏曰班軍之設以擁護神京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弊已久上班下班祇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兜攬貪棄包占牢不復破點軍放糧但須數文顧覓之錢而事已畢矣國家亦何愛于烏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

之日糧可得二錢是一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算不費鏤剔而多得數十萬餘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奧空虛倉猝有警防守無人曾見頹敝之衛卒能堪苛戈緻使赴京亦象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

往行 詞

軍伍

前言

魏時亮曰夫軍不實尺籍徒存無與爲選又孰與爲練哉議者有謂實軍伍以召募者竊謂應募遊食之徒多別營亡命之卒易召冒餉旋補旋逃散則作姦聚則肆毒此必不可用者有謂實營伍以土著者訪得名爲土著實係亡命即今漢莊陰陽之遺害可鑒也此等有缺痛禁私補嚴責各官州縣精察民莊之鄉夫市里之任俠補之顧鄉夫任俠多不願募要須歆以糧賞約以歸農給以不役占不勾補之執照將必有樂應者有謂實營伍以新軍者夫勾補解撥二軍初到最宜安插先須痛懲該管之見面書識之常例同伍之人幫優以分營樂土給以月糧妻糧授以閒田世業一年之後方可選其壯者編操次者工作弱者就近擺堡處之得所方可免逃亡之患耳迺若武官以軍逃爲市最宜重逃軍之罰重冒糧隱糧之禁重科索役占之罪總爲督倡者重加之意而虛伍之錮疾其有瘝乎若夫南兵須馭之以善將且重之以疑釁無事時與北軍一體更練有警處與北軍分搭調發暗結驍智者以安其心密除最肆者以攜其黨有缺必重禁隱匿不報重禁通同再補此處南兵以安營伍之大概也

往行 詞

衛所

前言

丘公濬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胡世寧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難艱或賄買孤遺以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貧婦以爲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于箠楚或因解軍而產破于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約費米三石至京師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草料投跟勢要買閒止納銀二三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爲勢要賣二三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逋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悉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即蒙赦宥因茲輕

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乞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邊衛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者若干遞年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等各衛實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充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望體祖宗立法之嚴責令家產房舍還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爲盤費庶使軍士在

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于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于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

胡世寧曰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新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北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算亦不資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多有不得官事者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

給言則分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者今亦停罷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

往行

屯戍

前言

丘公濬曰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時亦于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朝建國江南于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于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于此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編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眞定爲輔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腦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居家必有藩籬牆壁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扼然有所動于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

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顧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李公傑曰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綏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括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于一時終獲安寧于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能守此乎何以不陷于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劉公天和曰興武營之南八十里有鐵柱泉週廣百餘步套虜每至必飲馬駐牧數日而後出誠要害至切之地也前總制尚書秦紘嘗謂臨泉險堡但見狹小近亦頹廢無軍防守合將前堡增築寬廣高厚將全

保入堡內修蓋營房并將小鹽池紅寺等堡增官軍量爲摘撥及于寧下五衛軍餘內添撥共足五百特設操官一員統領駐劄多給軍火器械防守其堡四週空閑肥沃地土又廣合委官撥給聽其儘力開貇三年之後方從輕起科即准月糧臣復訪查附近迤東地名石溝池出鹽小池所產不多未經收課常年附近軍餘自取合聽前項新設堡軍收鹽食用如是則官軍饒裕城堡充實虜數百里無飲馬之水勢自難于深入矣工費甚微而爲益甚大

李承勛曰墩臺之設所以哨瞭虜賊動止爲邊方之耳目也近日各邊年來大虜住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彌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炮火處處舉放安會靖隆雖得少寧而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鹽韋盟雖云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以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炮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驛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炮盔甲弓箭烟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

彼之志亦窘矣所謂以逸待勞者此也

倪公岳曰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灶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定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下寨抵于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寥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亦非所賴況又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牧畜偏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謂當閑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于此者徙以附焉更于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于墩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之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堡城聯絡詎能窺我虛實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趙公伸曰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響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峰臺墩以至尖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炮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住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彌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炮火處處舉放安會靖隆雖得少寧而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鹽韋盟雖云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以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炮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驛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炮盔甲弓箭烟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

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憊空地而歸雖不與之戰而

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保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于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管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不眞以多爲寡虛張聲勢以寡爲多躭悞事機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炮號會止固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悞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拆牆入境或三五人至三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炮一個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炮二個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炮三個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舉火二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爲進步止收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窰洞堡附近扼

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遠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雨不領者三雨所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者人有言東南文葩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況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兵部議曰南兵乘障正爲人非土著則臺堡即其家業戍守即其生涯故斥堠常謹虜之動靜時在目中久而漸非其初矣應如舊制名列南營者不許下毫應役仍用南將統之使將與兵習兵與虜習邊疆之上必有復覩親戚將軍之舊者至于俸將毋以鑽囑而希陞遷毋以震隣而謀更調毋以皮面而托逐盧人既相習爲通融狡弁復多方爲營窟疆事之壞微獨蘇門爲然雅意整刷不能不藉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往行 闕

墩堡

前言

錢公梗曰本兵初駐邊警採合羣議令海內西北閭閻村落遍得築堡禦虜所以攄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每州邑創堡數區制若城隍盈燕趙齊晉魯衛魏韓無不屹然創起窮二年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竊謂堡法可施于邊陲不可施于腹裏施于腹裏足以病民不足以禦戎足以致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矣邊陲土廣民稀人驚猩而俗尚首功地土曠本戎馬之地日暮出入沸檄彌逸得堡焉星羅其間瞷敵之去瀰野耕作賊至倉猝亟保有藏寓敵縱攻堡吾故暫支大軍瞬息可哨援敵或深入則羣堡後躡卒莫逞矣民稀則利曠土之饒相鄰爲命視所寓堡不得不羽毛之惜人驚悍則得堡爲穴養銳而息足焉隱然得其虎豹在山之勢發罔測矣俗尚有功則人自爲戰家自爲計不麾宮中之憂而彼可牙爪也此謂堡法可施于邊陲者也其四說如右何謂堡法不施于腹裏生齒之繁里巷散處之廣州邑城池聯絡之多法網牽制束縛之密夫生齒之繁則何地非肺腑易而盡待堡

面里巷散處之廣則備東遺西施之源釋實或攻虛之便民易得而置心州邑城池聯絡之多只如眞定一府地誠幾何三十二州邑棋布孔週又每州邑贅數堡焉每堡如城之大而備其制勢或美矣法網牽制束縛之密只如眞定府每州邑儘民之力驅之守城驅之捍府又驅之戍西山隘口之險又驅之幷力諸堡之中虛坐無警歲月之久此謂堡法不可施于腹裏其四說如右何謂足以病民其始工也拘集數十村民而築一村之堡則爾汝之嗟其就績也以數月積累之勞而或一旦傾圮剝落之易則復動衆之窘某憂後患也不難于築難于修不難于修難于守州城尚不易修不易守也而況于草率之堡乎其被程督也今日須丈尺若干明日又須丈尺若干今日造册上府不如式之則駁明日上册未備制又駁今日委官某較量今日委官某檢正明日某覆核奔走文移之瀆吏人戴罪之嚴迎送夫馬之費動輒掣肘之艱民曷爲而不告病也耶此謂堡法足以病民其四說如右何謂不足以禦戎兵法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

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財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夫州選義勇民壯義兵而投之官搜窖夫羸之堡一不守也邊陲堡小室廬輳密人不必衆而力齊以專腹裏則不然二不守也攜糧當守堡之役人衆畢來則無室以居廢耕之餉可立而餒三不守也邊陲無堡外之家茲以外族遠趨化堡爲之守焉而其資產老弱則外懸此四不守也州城有司爲主之然而守非君子不能也堡乏統領之職而望豪強之用命難矣五不守也此謂不足以禦戎其五說如右何謂足以致寇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今有堡形而無禦之具則知其堡之中有大姓焉邊警未必來而寇之招矣又曰無借人利器中原草寇遊沒無跡苟信宿而風聲焉是授之寓矣又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今議守道驅集四鄉棄其室家之衆而斂之一堡之中身內而情外義分而勢必潰是盜之藪也此謂足以致寇其三說如右何謂不足以忠國禦戎之道古雖無上策也未聞其以堡也今議中原皆堡畿甸皆堡又議京城築外羅城臨清州築外羅城敵未

門屏之嗣而捫首堂奧之早太平一統之秋而跼蹐歉餒之甚此亦可使聞于虜庭也此一說也古者城制未遑于城有士近代城垣倍蓰古世而戰士謀夫萬一不古若也乃釋可講而務立堡焉消人敵愾之心而形此狐鼠之態何示人以無氣也此一說也九邊之限天設之險不此之恃而縱虜入我之深其關隘又何在也而何有于堡此三說也古人有曰聖人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兵法亦言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然則守道在人不在城有城而弗人也城無爲也矧有堡無人城也此四說也夷性不善攻城前世明將必以奇制之今不中國之智之技是求而動縮千里之首苟敵之果迫又安策也此五說也此爲不足以忠國其五說如右

往行

徵調

前言

胡世寧曰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于征遼

唐季叛卒起于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況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愚以爲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今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京制已定緩急有特外侮不能侵越矣

倪岳曰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于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并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此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六目錄 外編
兵部十五
以夷攻夷
前言
高 岱 于愼行 二則
往行 附
屬夷前
前言
高皇帝 馮應京 鄒 緝
商 輅 丘 濬 二則 李 賢 二則
汪 鋐 周 用 于愼行 三則
王錫爵 沈 惟 王 瓊
于 謙 二則 王廷相 胡世寧
任 福 二則 何 祺 田汝成

往行
王 驥 李 瑾 任 福 三則
錢古訓 馬文升 楊廷和
王 哲 楊 溥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五

以夷攻夷

前言

高公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亦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敝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祖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陀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北靖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焉哈木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吾師得以摧瓦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奏蘄河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首中惟俺答最強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于愼行曰中國之形惟以夷攻夷是爲上算元昊負山阻河跨有萬里而吐番角厮囉以鄯州一隅兼有回紇之衆通于青海高昌諸國朝廷因授節鉞使背擊元昊以分其勢此制夏一奇也嘛嘶囉雖未必即能抗夏而能牽制其後使之有所顧忌不敢內侵賢于中國十萬師矣宋人乃以不能立功少之是不知事機者凡立功之形不必一塗固非以斬將搴旗然後策效也嘛厮囉之功不在攻擊而在牽制視攻城掠地之勳伐豈有低昂哉且以元昊之橫舉中國之力不能得其一壘而以責部落夷酋于萬里之外一何迂也

又曰中國有四夷之患勢在以夷攻夷使之自斃然必中國之兵力足以驅使而後可借其奔走以爲折衝之具如中國之力不足使屬夷而

欲專恃其力即幸而一勝戎且生心是又生一敵也然則以肘腋之警而求助于外知其計之左矣

往行 附

屬夷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四方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即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馮應京曰中國富強震矜易作矜則侈大而興戎矜則怠荒而不戒幾在獨覺之中而禍形八荒之表矣此祖訓待夷之道如指諸掌厥後臣工失畫非啓釁則忘備即如安南師旅頻興糜費無算嘉靖二十年降爲都統使司以授莫登庸後其孫福海復爲黎寧所逐乃置不問何如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幷朔方河南故地遂失自是歲憂匪茹官冗費繁隆慶以來計出羈縻特市苞備耗軍實以飽寇雠未知所終斯時也孝武衛霍之征誠所不能孝文頗牧之思寧容少懈耶嗚呼言利執于田禽患預消于事備惟上下一于慎德而疆埸之事謹備不虞即萬世治安可矣

鄒緝曰昔晉武帝徙胡人于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達靼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其供帳以待之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地番夷習俗既殊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今宜使其來朝之後即賜賚賞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于內地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所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實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國患矣

商輅曰朝廷貨財多爲下民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人等多估值價賣官規取京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閑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概給與金印符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由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概帶來沿途扛運應付難艱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官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參奏

愼之初也倭本不可與通永樂初開門延入至嘉靖間東南驛騷邇年東援幸成西侵未艾殊非信國公修備之意虜之當備明甚永樂中割大寧與之寖然寖熾即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幷朔方河南故地遂失自是歲憂匪茹官冗費繁隆慶以來計出羈縻特市苞備耗軍實以飽寇雠未知所終斯時也孝武衛霍之征誠所不能孝文頗牧之思寧容少懈耶嗚呼言利執于田禽患預消于事備惟上下一于愼德而疆埸之事謹備不虞即萬世治安可矣

鄒緝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戀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寵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顧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郊

其中亦有乘釁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有爲虜嚮導者此其已然之故而可爲明鑒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有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患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如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物兵部銓撥于迄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又曰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

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幷州爲故鄉者多矣然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常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眞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勢方強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疆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爲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將爲上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李賢曰達之先本狄也以畜牧爲業以中兵爲任亦其雄健驍勇之氣

番軍如狄青破儂賊于崑崙關以番落取勝番落者皆西北熟羌及吐蕃團結爲兵者也我朝成化初巡撫韓襄毅公征剿廣西諸蠻峒斬藤峽八寨及廣東高雷等處流賊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而猺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給廩餼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然異類荒服其性驁悍難制變善駕馭者當自有道已

李賢曰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有之數或全或半又倍徙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米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騰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者寡此非俸位之比也夫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九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

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其達官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養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慌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貢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居胡地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可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勑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

汪鋐曰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球爪窪浡泥五國貢獻道經于東莞我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爲伴送附搭貨物

官給鈔買其在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朗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其狼虎之心叵測銃與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肆我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番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圍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爲無見若使果皆傾城奉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朝廷威德設有如佛朗機者冒進爲患則將何以處之乎祖宗舊制凡進貢以有金葉表衣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經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

周用疏曰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玉王

鎮等往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莊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于饑寒流爲刦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詢之于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者聖王于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況慕義來歸居于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況其間習于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願留神于無事之日加恩于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豈不公私兩益哉

于慎行曰折氏世守麟府保塞備邊西方賴之其後監司繩以保約不堪其密輒求解去梁適爲請于朝乃安其職此莊肅有識處也保塞蠻夷惟在爲國宣勞不侵不叛至于居處出入固不必純用漢法而以三尺文網施藩籬之虜使其狡焉有不安之心非國之利也此等事端起于執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土之官以好功啓釁一旦狂瞞潰溢隄防橫決從而收之亦何及乎小臣慕旦夕之功爲國生事往往如此

又曰漢宣帝時呼韓邪來朝詔廷臣議其禮咸謂當以諸侯王之禮待之惟蕭望之請待之以不臣之禮以爲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有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此語極有識見後世當以爲法何也待之以不臣即使渝盟干紀于國體無損惟有閉關罷約不與之通而若使一正君臣之名則大分已定不可復渝萬一不廷其名爲叛縱而不討則國威有損法紀不存討而不服則兵連禍結搆難無已此安危治亂之一機矣蕭傳之言眞遠慮哉

又曰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其實不過諸道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胆而引其威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

耳未必皆回紇血戰之力也然至賊巢已傾軍行無阻彼亦縱兵大掠所至一空甚者折辱親王奴婢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于夷狄矣亦何益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瑕利則徼厚名爲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患爲其所笑後世有借夷裔之兵以清邊圉者可不戒乎

王文肅公與魏確菴總督書曰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曾謂某酋必順某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言今日順則今日縻之明日逆則明日縻之又如陽順而陰逆則我且落得陽籍撫形陰修戰備此國威信當然亦以邊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即如敎中謂經略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事大費大辱則其勢自不可一日忍若虛聲款唱何名爲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是以資塞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鈔犯及分外要索方訟言絕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何遽言出無所爲乎

沈性字士彝號砥軒會稽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御史歷官寧國知府爲御史日畿內多降胡即疏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于官類多貧窮

澄逸往者達賊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狼也豺狼豈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蓋可鑒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留居彼既可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

王公瓊曰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即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剽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今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強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西陽播州天全之類國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敘瀘夔蠻未曾置官屢爲邊患若松潘敘瀘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爲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瓊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寬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

害擾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爲蜀庶幾其小康也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舊維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處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平州之中是漢人入兵之地號爲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地朴頭黨木瓦石反蘭日駐陸塞先係保縣管轄克羅俄監粲伊父南葛自永樂八年歸附之後凡進貢俱從日駐等寨經過于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日思結將前項六寨占據阻截董卜道路正統七年間草耗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剿其董卜乘時調發番兵迎合官軍勦賊就送馬匹從草坡出境赴京進貢奏要開通古墩通路四川三司勘得古墩係雅州靈關其路狹正統八年間勑令董卜仍從銅門山朴頭日駐保縣出境被雜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年間定日思結病故伊弟阿拜管事將守把達思蠻長官司豆若寨頭目松蓬挫辱及有阿拜異母弟朵魯只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粲爲妾忿恨不承襲管事與弟觀綽達兒拜松蓬俱去投托董卜正統十三年

間董卜發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思蠻長官司地方正統十四年間董卜以追還日駐等寨給還保縣爲名擒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原占保縣入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謀備由具奏欽蒙勑令董卜將馬匹盔甲免進景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地方三司官親詣擾卻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匹已行出境續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連馬趕逐回還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十餘衆護送馬一百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人盡行退還自後頗聽擾諭將原寄張附賞杜阿泰王极的丁師保董伯浩等俱發回維川保縣復業訖今該前因臣與內官陳涓并三司掌印官親詣維州會同侍郎等官羅綺等計議得舊維州先係保縣管轄後爲雜谷侵奪今爲董卜據占若得此州城量行撥人守把則且杜董卜覬覦之心不得此州城尚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經會案差通事人等前去擾諭克羅俄監粲着將前舊維州退還保縣來據回報開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永鎮等衛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擄

官軍侍郎羅綺內官陳涓各往松潘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杜董卜覩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念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考之于古唐司徒中書令韋皐嘗與吐蕃戰于雅州則是吐蕃非因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其行維州之路由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而來雅州一方何罪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汶川縣一路從僰擇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出境將何制馭抑閩本番之放肆起于小節之不周兼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爲圖其口腹利吾賜予以故韋皐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羣番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既而軍府獻于廉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其數羣蠻遂叛伏望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令賫勅與克羅俄監察着將舊維州彌房退還保縣掌管臣在都日少仍乞勅四川三司幷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來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酒食施之小惠馬匹既以阻卻盔甲仍令進奉則在

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提督軍務刑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羅綺等題差委陰陽典術袁釗伴送董卜差來番僧同還就令將原占雜谷達思蠻地方印信係番僧剌麻齎往遊方未回舊維州地方董卜不肯退還等語及將董卜書一紙討御製大誥爲善陰騭孝順事實洪武正韻周易尚書毛詩各一部其中詞語甚恭足見洗心向化乞勅禮部將所求書籍酌量加賜因而勅令將舊維州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具題該禮部官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書籍另行移咨到部案照董卜今雖要將舊維州退還保縣誠恐貪戀地方人民不肯退還幷雜谷達思蠻雖稱退還未見着實其稱印信帶出遊方俱屬虛詐合無移文羅綺公同鎮守都指揮周貴計議其于夷情邊務如果董卜革心向化實有尊事朝廷之心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俄監察以謂爾奏討書籍朝廷已允其請但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已見忠誠仍令羅綺審勢度情處置停當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移咨准此除會同鎮守松

各趕入長河西等住坐臣等詳得雜谷達思蠻地方見今占管百姓具聽董卜節制及舊維州本番令人守把議得雜谷達思蠻地方人民於國無益得之不足以爲榮失之不足以爲辱臣將董卜所差之人雖稱優待終防奸詐所謂洗心向化不可測度又據番僧妙寬禪師端竹三譚說有董卜分投差人每番僧一名給與三梭布四疋言如今又說有住人你每不要北京進貢都來董卜家進貢你每要銀印也有金印也有要大官職也有將我招得生番趕回不容投拜言語不遜似無君上之心臣以董卜狼戾奸詐隨于谷番宣諭朝廷恩威將投拜爲頭番僧一百三十名做造紵絲及綿布衣鞋襪每人又賞布一疋酒食優優待另行起送已將禮部送到書籍先已賫送董卜讀通外況董卜路通松潘維州俟寒水不番目今狐疑猶豫未決反覆無定輒便差人賫之着令維州退還保縣尤恐乘機變易初心倘一旦生釁則四面長驅臨期爲患猝難收攝臣等熟知禪師端竹三素爲董卜雖又所管人衆伏望聖恩將端竹三陞以國師職事令其保守地方日後董卜生釁臣將端竹三幷原管

之人調遣俾其以夷攻夷自相殘害臣于沿邊修治餉道增修城池操
軍養銳以逸待勞安邊之策不待外求捍禦之功于此爲備庶幾以寬
聖主之憂以折奸人之計使益具奏該本部官欽奉聖旨該筒門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奏要將端笁陞以國師職事本部另行外移咨
到部案查先爲前事已經養准另行左侍郎羅綺等勘議處置去後今
該前因參照奏稱董卜克羅俄監察差人守把雜谷達思蠻地方及不
肯退還與保縣一節其狡黠無信陰懷異圖不言可知若不預爲防範
臣恐事出不測臨期有悞機務合差人馳驛齎文與左侍郎羅綺會同
都指揮周貴等從長計議隨宜區畫整搠所在軍馬嚴謹隄防遇有警
急就使相機行事其舊維州幷雜谷達思蠻地方如恐不肯退出必再
三驅迫亦不許其管束惟當羈縻牽制操縱牢籠使彼既不能自起釁
端又不能必遂奸計及番僧端竺等如果堪以結納于其回還之日就
便加意撫諭令其戒飭部落固守境邊毋得縱恣若有功勞陞賞若遇
董卜韓胡差人到邊尤須外示優待內切防閑不許自露怯弱以啓夷

人輕侮之心及據爲阻絕以折奸夷之奸謀以保地方之無虞如有疎
失責有所歸緣係處置邊務事理具題
王公廷相曰所謂清番者蓋蜀之西鄙西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
民雜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似易
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卽古之白馬氐茂州諸番卽古之冉駹其性
勇戇貪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
止皆依山據險纍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爲碉房其氣多寒土地剛鹵
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岡鹵之地
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
民見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遁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蠻食諸夏者此也
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
高擂石以索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索求酒食逼取人
事謂之和番人有責負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
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塡溝壑者此耳故

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而討而山川險隘用
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也嘗觀趙充國之討
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幵班彪之議叛羌也謂請置護
羌校尉理其邊事四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
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
不欲以威強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
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
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掠不恭而甲兵罔黷在庶民獲
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于二子之議之外哉考
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卽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司南路
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衛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
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守之每寨設置牌頭寨首一人
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
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可也奈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

番不靖至今爲梗邇者雖稱兵剿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
所存不能值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可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
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
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
存事大之體仍于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卽以茶鹽量爲
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于此復于封疆交接之所置
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違則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
狄亦人耳其安利于己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
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于彼矣大抵天下
之事廢于推避壞于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
患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也及今不爲經
久之圖則侵擾日促于邊疆而戎寇或起于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
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是之謂歟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鄙
皆蠻夷也越雋卽邛都黎州卽笮都播州卽夜郎酉陽卽牂牁漢唐以

來皆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翰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卜夷雜居曰爨人曰僰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爲邊患邇者諸葛鬼夷人普法恩作爨撫臣調兵掃平以量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煽惑夷族復焚刼筠連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流刼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敵來則迎過敵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況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漢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雖保同心我兵相守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況阿漢等叢彌小夷決無久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弭虎之搖尾迫而求生也縱鷹之附人苦于饑困也阿黑阿漢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耳又何足爲乎但經久之圖則在于以夷治夷爲切要耳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則隨復刼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剿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爲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正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伏乞勅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主自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有官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嚴茶禁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榷稅以利國家初則買茶于秦鳳熙河諸路以博馬又置茶葉于成都買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塲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于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

證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于官權在國也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于邊者得失又孰多寡哉

明公世寧曰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尤當究其先而慮其後查得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土官知府隴慰及其護印長男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芎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其府地方廣闊蠻夷衆多搶刼仇殺不能管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設一千戶所官軍于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于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芒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刼及焚燒屯寨節次備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民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爲盜刼則此貴州一線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棋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即以歸怨隣省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如會推之

說士大夫皆以此存心而置國事于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隴政爭襲搆亂用兵誅絕隴壽微弱既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當奏襲者然時年方九歲而羣夷稱爲隴壽存日過房阿濟之兄子又稱爲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軏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其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准設而巡撫王軏總兵何卿卽令去任是猶爲弓者筋膠角木方合而遂令脫檠其能成引堅久而不致反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知府程洸迂時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逐官刦印耳就如今春攻打畢節關廂者不過百人圍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俊楊儀等聞之喪胆不敢出一言以籌畫而遂私許以官印既許官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罪于隣封而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關廂守城若閉門不敢出拒耳人非數千豈能圍城也御史戴金所奏甚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既稱隴勝爲隴壽養子人心不服今又曰姦生子或難定勢又則

朦朧稱曰隴壽反商皆欲復其王官夫昔隴壽隴政皆稱知府隴慰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讎殺二十年大兵始定今隴勝或非隴壽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爲之耳其他三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隴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隴壽隴政戮事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慮其始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策焉今議者謂各隣境土官見芒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陛下先降勅一道竇彼鎮巡令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承襲今後除爾叛逆刦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讎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剿者卽于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授土官職業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四川鎮巡官將芒部府舊印並鎮雄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

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慰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而底于南海東南繞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所以制馭之者南夷北狄蓋彼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扇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輕自棄絕矣

任公福曰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萬于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雨入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塗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千里而至彼疲

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薦生又驟與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鬬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山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者凶器未易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爲慮也如此況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暴露十二萬衆于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當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是言糧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于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逞忿而非萬全慮也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來歸不足爲國榮背去不足爲國恥何必與較勝負哉必欲懲之必宜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

好于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後即加勦攘倘其伏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導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休兵息民將圖後舉是雖不得速于成功亦不致敗事也

何祺曰播州之酋曰楊應龍者自唐宋以迄于今素朝貢臣服之夷也我朝廷立爲宣慰司蓋取羈縻不盡以漢法繩之況酋亦畏威易役呼之東不敢西期之旦不敢暮如往歲征九絲城等屢立奇功曷嘗有反側之志耶即毒殺淫虐醜類恆性非誠有不赦之辟也乃姦民巧詆當事誤信始既以避嫌之故而不能勘以成其獄繼又以貪功之故而輕于戰以損其鋒終乃以督責之過而請償乎罪以結其局蓋勦之難以制其死命而撫之適以得其死力故今之議者曰削五司之統轄安七姓之喧騰添撫夷之同知復寄住之土舍此皆行于聽勘之日者而猶有出于數者之外也夫播州之地介在貴蜀分隸兩省又取彈壓而事權未一動多掣肘即如近日剿撫之議彼此會同意見少異罪人未得

而兩撫臣且相繼去矣謂宜分屬一省以專責成庶統紀不紊而功罪可稽也夷種實繁錯居播地自閩欲剿之說而奔命逃亡者不知凡幾矣今即欲還故土而業爲人占身無所資此不速之亡必轉而爲盜耳而謂多方招集厚加優恤焉可也貴筑路若羊腸而播尤甚險酋之負固有年而漢官又罕至其地故扼塞要害丸泥可封也今官以撫夷爲名宜歲時巡緝道里漸闢窺厥要領徐而改土設流可次第行之也近播奸民往往視爲利藪或占其田土或貪其財貨稍不愜意輒媒孽其過彼方欲出白其冤又恐喝阻抑使不能達每以小隙釀成大變自今宜禁絕奸黨勿爲利口所眩焉可也專責時巡招亡禁奸議之今日若見以常談然以么麼小醜而使之兼容于覆載實無新奇可喜之說也田汝成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黔黔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西裔總總之

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氣化人民相依周轉振古以還要皆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擯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而終不革祝髮文身之俗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之閒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擊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開于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矣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而北而南而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黔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烏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百官之日乎

往行

正統六年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兵部尚王驥總督軍務率左副總兵李安右副總兵劉聚等合漢土兵一十五萬討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初洪武間平雲南獨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爲其頭目刀千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使居麓川分其餘地置孟養木邦孟

定三府蠻雲南瀾江等四長官司蠻金齒永樂元年陞孟養木邦爲宣慰後孟養宣慰刀木但與其鄰鐏殺而死緬甸宣慰新獻加乘其徽取之新獻加復爲所殺麓川思倫發之次孫思任發代爲宣慰復乘緬甸敵取之遂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川欲盡復祖故地累招撫諭之不從遂用兵而黔國晟兵往不利都督同知方政等戰死晟暴卒弟都督同知昂纘之復敗至是始大用師焉十月進兵破其上江寨獲其將刀放戛刀招漢等斬首虜五萬餘閏十二月至騰衝進兵累破其衆遂平麓川殺溺死者將十萬人思任發父子走孟養師旋封賞有差八年五月以思任發走緬甸索之不獲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爲寇復遣貴驥等率大兵五萬討之九年二月破麓川兵進至緬甸敗之獲賊妻孥家屬九十餘人捷聞詔班師陞賞有差然叛賊終不能正法而雲南騷然矣

成化三年命太監劉恆兵部尚書程信總兵官襄城伯李瑾征四川都掌夷分六哨進兵四年二月克龍背豹尾等寨尋焚寨一千四百五十七處斬首三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俘賊屬八百餘口馬牛羊豕三千餘頭鈲鼓鎗弩等軍器五千餘事瑾等加祿賞賚有差

任公福曰緬甸使臣答加速等今將緬甸卜剌浪拜奏天皇帝前情由奏知賊子思倫發弟兄兩個爲逆他的父親來討恨着常川要厮殺如今卜剌浪還厮殺不住專待天皇帝勅諭如何計較整理事務奴婢的卜剌浪拜奏天皇帝整理事務的雲南金齒騰衝人都得我的財物我使臣要到御前時他每不肯計較着來天皇帝可憐見時有會百夷話的人差來整理事務大賞賜並金牌等物送將來時天皇帝的洪福得瞻仰了奴婢的卜剌浪十分歡喜奴婢征伐賊子情由知覺得着實如此情由御前奏知

緬甸大頭目馬哈息哈速剌奏稱要差人同伊征取賊子思機發等因抄出本部爲照賊首思任發已就誅戮孽思機發等假息窮荒再不會犯我邊境況今邊務方殷貴州廣西等處事體未寧俱用官軍防守難便調大軍已經奏准行令征南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木璘等差人齎文與緬甸大頭目諭以朝廷具悉爾忠誠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遁窮荒不曾犯邊難遽加兵爾當整飭所部頭目人等用心保守地方朝廷法天行事命德討罪賊子思機發遁速當正典刑爾不可不益勉思順益堅臣節以爲永遠之利去後今奏前因又審答加速等說稱賊子思機發比先總兵官征討他時止領得一千人來見官軍勢大躲了如今他收拾人馬約有十萬不時出來緬甸地方厮殺攪擾我緬甸宣慰不敢望朝廷調官軍只待勅書一道或量調騰衝金齒官軍見得有一勅書軍馬到彼我每自調人馬與思機發殺又說朝廷這一遭與緬甸大賞賜回還路經木邦等處共有十五站方到緬甸若得朝廷差曉百夷說話的人送他每回去使木邦各處知道緬甸與朝廷出氣力來等因據說臣等竊詳兵馬固難動調蠻夷所當撫安況騰衝係新近設立去處而雲南衛官軍多有調征貴州者若便量調協同緬甸征剿賊子思機發非惟兵少不足以張軍威抑且徒勞無功而惹他變合無只請勅緬甸大頭目諭以爾之竭盡臣節爲國効力朝廷具知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遁孟養地方設若量調官軍同爾往捕不無彼此牽制難于行事又況降州土境俱爾地方若果賊子侵擾爾當運謀設法督率頭目人等隨宜守戰以爲邊境保障以殄賊寇遺孽如有成功明白開奏朝廷重加陞賞必不吝惜仍將雲南總兵官知會庶懷柔遠人之道盡而以夷攻夷之策得矣其言乞差曉百夷話的人伴送回還卽係夷人請求未敢擅便定奪取自上裁

當丙等同從人七名先係款留四夷館辦事人數近該緬甸宣慰卜剌浪奏要討各人回還本部爲照係外夷求請未敢擅便定奪奏本欽准槪留四館辦事罷欽此欽遵外今奏前因又審得答加速等說稱見當丙等比先都是緬甸管事頭目爲因擒住思任發着他每先到軍前來報被總兵官拿來後蒙朝廷恩賜將他每一般來的使臣莽剌劄等都放回了留住當丙等如今九個年頭都有父母妻子終日在家啼哭思想可憐可放回來等因據說參照當丙等係節奉欽依內事理四夷館辦事人數今又奏要令各回還詞頗懇切亦有可矜緣係外夷乞恩未敢經擅便據雲南都司呈爲前事本部爲照郭景善係是土軍難准已

立案外今奏前因又審得答加速等說稱緬甸做把事郭丑奴即郭春奴係騰衝人比先死在緬甸地方他男郭景善即景賢曾到緬甸三次以此保他替他父親做把事見有雲南都司保他文書也到部等因據說參照郭景賢雖係土軍倒難准保但以一人之身至微一方之事至重夷情懇切所宜拊循以盡懷柔之道合無不拘常例將郭景賢准令冠帶把事照舊整理緬甸宣慰司地方事令其務竭忠誠導彼爲善不許挾詐懷奸致誤邊務如違治以重罪仍行雲南總兵官知會景泰二年八月十二日奉聖旨是這裏不必差人伴送當丙等七人既他懇切奏討着回去欽此

百夷在雲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景東在其東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蕃在其北東南則車聖西南則緬國東北則哀牢西北則西番回紇俗有百夷漂人古剌哈剌緬人結些哈杜弩人蒲蠻阿昌等名故曰百夷漢以前未嘗通諸葛征蠻亦抵怒江而止唐天寶中夷人始隨爨歸王入朝其衆各有部領不相統屬元憲宗三年世祖奏討着回去欽此

百夷在雲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景東在其東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蕃在其北東南則車聖西南則緬國東北則哀牢西北則西番回紇俗有百夷漂人古剌哈剌緬人結些哈杜弩人蒲蠻阿昌等名故曰百夷漢以前未嘗通諸葛征蠻亦抵怒江而止唐天寶中夷人始隨爨歸王入朝其衆各有部領不相統屬元憲宗三年世祖

由吐蕃入麗江自葉榆平至雲南明年命將兀良哈台征降夷地遂爲路二十府四甸四十有四部二十有六各設土官置金齒都元帥府領之有所督委官入其地交替即還避瘴氣也至正戊子麓川土官思可發數侵擾各路元將搭失把都討之不克思可發並吞諸路而遣其子滿散入朝以輸情款雖奉正朔納職貢而服用擬于王者思可發死子昭並發立八年傳其子臺扁踰年從父昭省發弒之而自立期年盜殺昭省發衆立其弟思瓦發國朝洪武辛酉平雲南明年思瓦發寇金齒是冬思瓦發畋于者闌南甸其屬達魯方等輒立滿散之子思倫發而殺思瓦發于外即遣貢白象羣馬方物于朝廷議不忍絕以化外乃命左參政王鈍率雲南部枝郭均美等諭以向背利害約以每歲貢獻之率而遂內附于是授思倫發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丙寅復寇景東明年部屬刁思朗犯定邊天子命西平侯沐英總兵敗之獲刁思朗夷人懾服上以遠人不加約束故官稱制度皆從其俗其下稱思倫發曰昭猶中國稱君王也所居麓川之地曰者蘭猶中國稱京師也其屬則至

病不知服藥以薑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側多平川沃土事稼穡地利不能盡然多產牛羊魚果其氣候春夏雨秋冬晴臘亦如春晝暄夜冷曉多烟霧無霜春秋烟瘴甚盛其山水險隘北有高良弓山橫亘二百餘里高二十餘里與怒江相倚西有馬安山山有一關若一人守關萬夫難入東爲麓川江可通舟楫南與金沙江合而入于西海南下交趾界金沙江之南有東胡得冷緬人三國緬之西卽西天也緬國與夷連歲橫兵洪武乙亥冬緬人訴于朝丙子春皇帝遣錢古訓及桂陽李思聰至兩國諭以睦隣之義其諭緬國王曰里道險遠山川阻修風俗殊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鄰邦以至中夏其使者之難衝烟突霧晨進昏止饑餐渴飲夭而爲使者不亦難乎古人有云誠君子將有事于遠遊千里之外伸交而志道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而至遠修其好蓋絕古而維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正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于市野民居共處簷相鄰而同井籍雖兩國之民居處難分惟存關市有譏是其

和也若爾緬不生釁夷不強凌如此強弱自保以奉天道其或不聽朕命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朕不多誡但誡可以交天人爾其審毋忘朕諭論思倫發曰朕中國先古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是條章也列聖相繼守而行之上下相安黔衆樂業何也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迺九伐之功驗也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天子發兵以眚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壇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弒其上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九伐之征如是也爾思倫發以中國較之合問憑強犯寡之由何以見之以兵寇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嫁璃國小民寡而已乎之斯說也不遇告戒之詞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民居亦相密邇如此者耳聞之邦若干目擊之邦若干朕未嘗恃強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乃不得已

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而興師此乃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況生事于我鄰封其理勢使然夷如反掌爾麓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大發精兵而較勝負朕釋而不校未嘗強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蠶食鄰邦意在拓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役噫未可也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土地人物之類皆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倫發不修隣國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爲而可噫以朕戒爾守全則可不守全而以全動設若全虜是爲全亡莫如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由是二國罷兵和好時適遇百夷其部下酋長曰刀千孟者叛其國古訓等以大義諭其部衆而叛者聞之稍卻于是思倫發欲留古訓等以爲援且進以金寶象馬等物古訓以書示之曰吾聞君上有懷遠之德遠人有敬上之誠始古迄今莫違此義夫君居九重之上雖欲頃刻目爾遠臣未可得也臣處

萬里之外即欲朝暮身親上亦未易得也故朝廷有將命之官使之宣德布威而遠方有承命之宜期其輸忠納款今天子應天順民奉天爲治四維八極盡爲臣妾無有專擅不敢違逆西南一區夷酋亦衆惟爾麓川多蒙恩寵既授以官後加以服況賢壬親臨爾境而德惠數及爾身爲爾計則將度其心量其力何爲而可以盡忠天子何爲而可以致敬賢王又何爲而可以安邊境而不干天怒又何爲而可以教百姓而不違法度借曰邊境不安必思曰我事上忠未至而衆不服我耶百姓違法必思曰我守職已或有僭而民亦犯上耶于是我見盡其忠去其僭如此則邊境自安人民從類矣且吾以爾目擊效驗明之往年思瓦發不服朝廷輕犯金齒天子雖未問罪天則假手于達魯方等而思瓦發被戮刀思郎不從爾命竊寇定邊爾雖未能止其兵天則助威于我邊將而刀思郎等即滅惟爾知天命達人理故能享天祿守人爵邇來天子恐爾所爲或涉放肆特勅諭以戒之賢王恐爾無知或生疑懼特令旨以恤之此恩此德窮天極地爾之披肝露胆開心見誠吾盡見矣

爾之尊重朝廷敬奉殿下吾亦見矣今爾固留吾輩其意本美近者爾甸寨少寧刀千謀異吾將回朝爲爾明白其事爾乃留我使我不速回朝假爾刀千鳴爾留難天使之非于朝則反誤爾敬君之心矣且爾贈以金銀個雜馬象等物吾國不受者非見怪也實相愛也何則朝廷恩爾撫安爾邦未嘗令使者貨取于爾也夫貨則飢不可以充口疾不可以救死以中國金玉成山象馬若蟻未以爲寶也惟所實者聖君明王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等事其他則物如糞土耳姑以爾境內衆所聞者明之昔隋史萬歲守邊夷而貪財以致殺身梁毗一金不受而大服夷衆此事甚多吾爲聖朝天使必不爲財物所蠱殆恐吾之使令往來小人不體吾意蠱惑爾心特此丁寧爾其備審此書體吾眞意早送吾輩還朝則爾敬君之心不淺淺也書至思倫發悅服遂邀至其家設宴舉與其衆送出境外百夷由金齒滿漂過怒江即其境沿江東數十里上有高良弓頗險其嶺有一寨過一寨下四十里地名養列自此抵麓川無險隘之虞由麓川經蠻牛莽港等路渡謹卯從蒙戛等甸

至麻林界登金沙江之舟下流二十日至緬國國王衆呼爲卜剌浪王之妻呼爲米淺剌

馬端肅文升大冢宰曰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擊大破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攄臣論使還猛密寨不聽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爲報仇者名爲我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爲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論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楊文忠公正德初入內閣時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命欽差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于是上令鎮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

王中丞哲正德十六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覲利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法廢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于官仍給原值與之

楊襄毅公溥嘗巡攄甘肅初罕東諸屬夷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盛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公召論之曰若屬羈于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今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公遂築城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歡呼徙出寨遠者至百五十里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中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往行

貴州二則　思州　播州

清平　都匀　芒部

苗人　狆家　龍家

卬徠　僰人　峒人

猺人　狫猪　狫猪

宋家蔡家　黎人　蛋人

馬人　斷藤峽　雲南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往行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霽翠之妻也霽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佩宋普貴元阿晝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霽翠任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嘉之以霽翠爲貴州宣慰使欽爲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霽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夷畏之號馬閻王霽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夷爲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

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諸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驢馳見太祖白事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伏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蜂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卽折柬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驢馳見太祖自陳家世守土功及馬燁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爲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太祖許之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旣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爲二婢子坑耶悔不根蕝藉爲血海也旣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我爲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爲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宴謹

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田汝成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憨而戀主與諸夷異卽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歡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驁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我有也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敍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秫種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病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

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廷事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殛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于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戚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田汝成曰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謀睿策亦已周矣發單軺持尺札入夷落桑陰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剪滅草竊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狃縱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

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慫恿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壩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憨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于瓚瓚乃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酋誠設安撫司于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使授官一如所謀既而爛土諸苗賚果等忿天壩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于淵淵屢謀殺愛不克四川御史鞫之淵以妖言坐死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創官竄保寧無何友黨篡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

固自若也諺云骨肉讎醢參商播凱田汝成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狗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剌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蓄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宅苗刦之官司採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爲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通始慷慨陳列根株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籍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先刦此二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廷參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刺謀勇壯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

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瑞亦言難狀鏞曰而但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牽牛至中道伏士百人于牛旁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如何瑞曰懦怯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爲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如何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較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剌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同往鬬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鬥狀忽報巡官至矣溪剌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剌剌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鏞磔于市一境始寧田汝成曰溪剌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撫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囤爲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精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令軍能爲猿猱者上絕壁垂徽下引至囤者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數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鬬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竄路走賊阿向者共其黨二百人免囤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囤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囤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田公汝成獻書曰凱口囤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糇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乃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讙呼而起非有旁

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礌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東脞而登無異哺轂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挓腹張空拳睜目而前以攖貔虎是曰刀俎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朝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勒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瘦之屍槁蘗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鑒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刦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

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智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囤之策不可不距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扼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銛人不得並蹻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久持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緻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士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塲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莊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闕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佑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

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覘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剿衄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担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酋乘強死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欲以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冒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即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于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乘勝者馳挫銳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力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賊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李君一何菅蒯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勅安萬銓勦之萬銓乃

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田汝成曰軍旅之交披
敵乘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逸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
勦村堡者言耳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首惡
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驕憤駢集愎諫興師損威辱國書生不諳
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司命存亡判于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
顱爲白安得斯人而與之談哉
芒部諸夷無知犯順朝廷命將征討法在不赦時李公承勳爲巡按出
諭曰念爾諸夷皆吾赤子中間猖亂爲惡止于一二人今欲不分善惡
玉石俱焚情甚可憫況爾芒部先年上司處置過當近又遭知府程洸
激變情有可原處但爵命非各官所專亦非爾夷可能要挾必須輸情
服罪獻出首惡則上司可以奏處朝廷可以寬待等因各備行前來各
職遵奉牌案事理督同永寧宣撫奢爵選差的當目把者烈者台等引
領前去卻佐地方省諭官目人等仍行冠帶舍人魏寅等量帶軍兵前
去鎮雄府地方協同阿濟帶等作急擒獻首要去後嘉靖七年閏十月

二十五日據懷德長官司阿濟等舍人魏寅等將殺獲首惡沙保全屍
一軀從賊把者昌普冲首級三顆並生擒沙保妻沙靳普奴妻靳媽小
男者諾阿岳皮甲二領長刀二把差把沙遮穩角者把與同鄉導劉洪
等押解前來十一月初六日又據宣撫奢爵指揮宋師夔等將阿濟解
到生擒普奴小男者革小奴子者兌差把事王大志等押解前來十二
月又據阿濟魏寅等將殺獲賊首普奴全屍一軀沙堡姪白答首級一
顆生擒奴子一名者墨又差目把沙遮穩角阿覺卜窩魁坤者用悞中
者把者節白累阿黑者務等押解前來宋師夔等押解各陸續獻出及
倍償原刦黃牛五十隻馬三疋驗實呈報到臣除委官查拘熟識人苛
紀驗明白另行呈報外據各官勘得該府開設之初設立知府一員流
官通判一員經歷一員隨司辦事原立火頭一十六名總管二名里長
三名各管夷猓認辦糧差無亂近年以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爲
妾所生長子隴屢次子隴沙剔隴壽又娶烏撒女冲叔爲妾隴慰故被
姪隴福姦占冲叔生子隴政懦答女阿黑後隴慶故隴沙剔亦故遺下

鬼妻舍郎未曾婚配在于卻佐種住阿濟收伊爲妾後隴壽與隴政爭
官仇殺隴壽孤弱依憑先存今故沙保在于地方梧桐山住坐正德九
年隴壽見得隴政勢大不能抵敵搬移卻佐地方避住日久與嫂奢郎
相通有孕正德十一年正月十二日丑時生男乳名隴勝隨母住于舊
芒部府沙保寨撫養八年至嘉靖三年內告蒙上司將隴壽保送襲職
仍蒙暫與冠帶署管府事復被隴政計令族叔阿伯報仇陰謀殺死仍
欲謀滅隴勝彼時沙保知覺將隴勝幷壽遺下金銀手飾等及牛馬等
物偷路送往卻佐地方伊叔阿濟處護養見年二十三歲審據各耆老
把事火頭幷大小夷苗俱稱係隴壽眞正血脈夷情信服應該保舉及
查阿濟舊係長官白壽一族原係芒部和尚一種不係隴氏支派恐有
隱諱不的又經差人前去卻佐地方行取隴勝驗視親見該府年高者
把拜道旁以禮迎接護送各夷實有歸服之心供報一詞再無異說及
查該府舊設者老把事火頭村老見存名目額辦稅糧實貢馬匹額種
地土與新近添設學校陰陽醫學僧道守禦千戶所等衙門備細緣由
呈來各職公同議得芒部自改土爲流亂無寧日既該委官取具該司
官耆目保舉隴勝供給前來相應俯就量授佐貳職銜署管本府印信
俟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民撫按地方奏復知府四長官司相應照舊
存留隴勝既擬復官則舊管把目歲辦稅糧朝貢額種地土相應清復
新設學校等衙門相應裁革其備禦一節議得威清兵備先年因西保
長官司管下阿得獅子孔二枝蠻民聚衆爲患謀殺土官奏設專在安
莊住劄控制諸夷後因芒部不寧暫于畢節增撫處蒙巡撫貴州右副都
御史楊一漢題將貴州遷西原設兵備副使常在畢節住劄所轄畢節
烏撒赤水永寧四衛正與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永寧四府一司相對合
令兼制已經題奉欽依備行前來除遵依外但畢節東至安莊一十三
站西至普安一十二站每一出巡經數月況原奉勅書所載地方如
安南普安衛州西連雲南霑益楚雄南接廣西田州泗城等處與程番
安順永寧等府州諸夷聯絡叛服不常見今安順州西堡阿得獅子孔
恃險負固不納糧馬鎮寧州則有隴太奢姑之爭印普安州則有隆寧

適腔之爭官又與田州惡目郎幷郎豹仇殺不已本官俱該往來撫處禁治欲專于畢節住劄兼制遠西地方不無過此失彼委實不便又況先奉川貴鎮巡衙門題稱副使舒表原籍四川銅梁縣人選法有礙要將本官改任另推蒙本部准擬另處外今照副使韓士英原籍亦係四川人欲遵照畢節住劄兼制四府又與前議不合合無于貴州按察使暫添兵備一員請勅專在畢節住劄整飭永寧赤水烏撒畢節四衛及鎮雄東川烏蒙烏撒永寧宣撫四府一司操練軍馬禁止盜賊凡一應軍民詞訟官吏賢否俱聽管理其層台白崖摩泥普市黑張瓦甸等驛站鋪陳站馬錢糧通行總理若有地方夷情應呈四川者呈請四川應呈貴州者呈請貴州各鎮巡衙門定奪仍兼管分巡貴州道候事寧之日另議裁處其威清兵備乃照舊于安莊衛住劄及防戍軍兵查得沈泥七星黑張一帶係烏撒地方與鎮雄關相近層臺白崖一帶係陸肇地方與毋響相近屢遭前項夷民乘虛抵隙出沒爲患禍嫁芒部各該站堡惟防守之軍數少難于控制相應添撥查得貴州原議調防守官軍

層台二百名白崖二百名普市所一百名清水河二百名除清水官軍照舊外層台今加二百名白崖今加一百名普市所一百名共該官軍四百名俱于四川府州縣兵快添撥周泥站七星關貴州原撥有官軍二百名黑張站一百名除黑張站照舊外其周泥今加二百名七星關今加二百名俱該管軍四百名俱于貴州永寧赤水烏撒三衛添撥暫時防守事寧之日剋期去前項站所既議添軍兵八百名畢節城池空虛議于貴州屬威清龍里二衛每衛量撥官軍一百名分番前來畢節幷貴州防守各處軍兵俱聽兵備操練簡閱振揚威武議照朝廷之威令以順逆爲予奪今諸夷既協效順當取其悔悟之心以爲柔遠之策臣等博訪輿情熟度事理爲處芒之計者其大約有七芒部設在川貴極遠之邊道路之險習俗之殊固嘗稔于聽聞今臣等親由永寧赤水以至畢節重岡巨箐馬不成列間關已是百倍又由畢節以至鐵鎖關而入備訪山箐益深道途益塞部落有名巢居非所人形獸跡據險爲安落角立安靜長官司見任阿萬今規畫既定及查各該地方周圍數百餘里相應照舊存留責令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辦朝

性不同是爲異類于是而強欲奪其故態此之馬湖易以流官非惟法不可行而勢亦是不能行況流官皇上之土官也土官皇上之土官也孰非臣子孰非藩屏其可與否惟在宜于人情合于土俗以地方獲安爲善計耳何擇于斯何利于斯而拘拘改流以病民哉隴氏之族止遺隴勝當時議者惑于疎遠過房與年少無知之說以故釀成改流之議今芒部諸夷無小大衆寡合詞保稱的係隴壽存日與故兄沙剔鬼妻奢郎所生夷人無綱常之理有骨脈之重例應從俗及備訪夷情隴勝以三尺之童而部落見之則跪可見犬羊之類執性最堅其幾于勢有牢不可破者矣平時人皆知之能言之而不敢輕爲議復者以事體重大疑而未決及查得副總兵何卿先年任參將守備時常舉呈四川巡撫衙門比以改流之說勝而事遂中止矣其過房恩養之說誠無所據及今奉勘合該部等衙門尚書桂萼等會議得土官土舍或爭襲或仇殺朝廷與師問罪甫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再設而土夷隨叛殺人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一二人之惡

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體心違其約信所謂犯衆怒也是以屢勦屢亂而兵革卒無寧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顯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舉保應立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但爲衆所推服者即立之以次序旁出之爭息矣等因備咨前來通行曉諭由是夷夏之大分以明地方之羣疑始解繼以罷兵息民之旨下而夷情輸服捷如影響昔唐裴度有曰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創地非朝廷之力能致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與今日處芒部之事蓋有合千載而一致者矣該府舊曰芒部新曰鎮雄據法論理官可還其故物府難服其舊名宜崇新命仍曰鎮雄使隴氏子孫世知先代爭官仇殺起兵攻討革府還官之故庶犬羊之性有所警戒而朝廷之威令永永如一日也該府原無屬司近因改流于卻佐立懷德長官司見任阿濟幷響立威信長官司見任祖保夷良立歸化長官司見任白壽落角立安靜長官司見任阿萬今規畫既定及查各該地方周圍數百餘里相應照舊存留責令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辦朝

其飲食男女性情好惡與中土之人天壤懸絕其地不同是爲異域其

貢與大小事情悉聽該府約束如有抗違及部下夷酋不時竊發負險剽劫及結交鄰府幫助爲惡各該地方追問懲治隴氏之禍其始而嫡庶爭官互相仇殺事宜于處而當時誤于用兵事亦往矣既而改土爲流沙保激于知府程洸之乖方遂糾衆興兵縛官奪印罪誠有之今族滅無遺類上足以昭國法下足以懲橫逆而阿濟等雖有微過亦可以將功贖罪若復追其既往究沙保昔時之僞以正罪責夷狄于太過以絕其自新之路況昔之所以僞者若等垂涎官印所欲未遂而心有未服耳當時用事之臣阨于險阻亦難于辨別今日舉巢之獻實皇上之恩威有以畏服其心而功出于異常茲爲善後之計宜頒布威令放阿濟等之罪以賞其有擒獻之功聲沙保滅族之誅風示夷虜以爲覆轍之鑑如此則桀驁者知所戒而效順者知所勉賞罰明而夷情定矣芒部諸夷于烏蒙烏撒水西鹽倉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仇殺與小醜出沒乘機竊掠乃其常事而畢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籬之區必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及查威清城方果南跨廣西之田泗西

接雲南之霑益利害所關亦不爲緩合無俯從羣議整飭威清兵備見任韓士英住劄安莊衛專制安南普安一帶地方仍于貴州按察使添設僉事一員請勅住劄逸西地方兼管該道分巡專制畢節烏蒙烏撒鎮雄東川赤水永寧四府四衛一司合用軍士即于四衛中取用仍于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千于畢節應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操練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其地方事體亦聽四川巡撫巡按節制如此則官有專責而藩屏無空隙之乘人有忌憚而犬羊絕窺伺之念一司之費有限而地方之賴甚多矣諸夷互相聯絡世結婚姻往往輒因親戚以結仇怨如已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生子曰慶與壽繼娶烏撒女冲叔姦生隴政既而仇殺水西則爲隴壽之助烏撒則爲隴政之黨近日沙保凌犯畢節實由水西之勾引又水西乃原日從嫁之奴事出有因禍實陰搆除沙保族誅以正其罪而外乞俯降綸音垂戒諸夷令其各守封疆保身守職開自新之路以消聯絡之患于未萌之日也以上事理臣等一一備訪夷情廣咨衆論而又驗之以往揆之將來

方敢集議上請乞勅兵部會議如果事理相應合無上稽聖人興滅之共近訪國朝安南故事將隴勝量授佐貳或同知通判職銜署掌印信俟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人撫安地方保復知府流官通判照舊選用及于畢節添設兵備以戒戎兵存留四長官司以資分理庶幾內治修而外患戢矣其該府原設目把額辦稅糧舊管田地相應清復者與新設學校陰醫僧道守禦千戶等衙門相應裁革者均乞議處俟命下之日行臣等遵奉施行阿濟等夷仍乞頒布威令以示戒懲如是則法之密者反以爲惠而威之重者益以爲恩而夷情之服永永如一日矣陛下如不以臣等之言爲然或旁觀竊視者已忘其成而撓以他說臣又有至當不易之理爲陛下究竟而極言之且如夷狄之互相仇殺乃其常事時時有之付之以犬羊待之以化外于理無不可者故諺語曰夷狄相傷中國之利言雖鄙俚至道攸存萬一于流官有所損傷干係朝廷臣子行止之間遽難輕議由是觀之夷之不可以爲夏地之不可以爲流也斷斷然矣故自古帝王不法夷狄豈有所憚而不爲哉蓋欲以不

治治之乃所以爲治也此漢棄朱崖人以爲美唐處延陀人以爲戒往事有足徵者又鄒賢孟軻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民吾同胞所愛之赤子也夷吾異類所不愛之犬羊也朝廷仁同覆載德並帝王顧無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天下幸甚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民夷混雜通曰蠻夷其種甚多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民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懷忮猜禍絕禮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致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仇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斷斷助之即抗剄不悔諺云苗家仇九世休言其不可遽解也其人椎結跣足躩陟巖穴躐荊棘捷如麋鹿衣班衣左衽或無衿襜窾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鷄尾于顱負籃抱孥遇便輒鹵掠豕突箐中不可搜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

肥銅鈴藥珠結纓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跋箕未婚男女吹蘆笙以爲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男女論姸媸爲聘貲贏縮貧而逋者斃歲索之即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好以蕎灰和林粥釀爲臭瀋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蛆蚋叢噉以爲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撾銅鼓鬬牛于野封其負者祭而食之大臠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于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人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已若所收多而大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于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則負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儒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

于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芒稱人曰反自稱亦曰反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迄于牛言之亦加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鷄骨推之視其骨以斷吉凶或折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祟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略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無形而毒無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耀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爲祟以其日作蠱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咀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屋鑿竅而居不設箇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而不輓犁以錢鎛發土耨而不耘男女躧笙而偶兔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至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饕詼以元日爲把忌杜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仇人即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

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賣命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舉之在葛影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付橫掩及骭在洋洞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臥必圍爐措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夭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即構竹樓野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略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踐之給固其民隨纔土無疆界蔬蟲而蟻食物常故皆呰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閔也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四營寧谷馬塲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羅風俗各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君自紀夜郎洋嚮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懇主即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載之不以爲仇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跣蹻荷氈帶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箙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鬬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馬爲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匕一抄飯啗許搏之若丸以匕躍口食已必滌牖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縮以蘆管碎飲之男子薙髭而留髯夫人束髮纏以青帶悉報旁淫靦不恥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盛無盂盤爨以三足釜灼毛醢血無論鼠省蚍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

狆家雖籤躐層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筯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髻若冒絮之狀長裙細襞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彩布一方若綬仍以青布襲之在室弄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蝦而禁禽獸之肉葬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譸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惜也

龍家蓋卬笮籠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蕃恣睢懷奸難與約束好于深林叢莽之間狙伺圍奪急則竄貪而尚仇常以盃羹爲人犛命責逋負秒忽不能少忍近溪者人尾灑擂魚鼈猾若蠔尾灑者猶華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雒人死則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臼也舁之幽巖祕而無矣七月七日祭其先塋與狆家同族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以青婦人細布作冠若馬蹬加髻以笄束之在寧

國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揩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卬笮冉氏之裔今酋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于沿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譴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匡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砂床其良者若芙蓉箭簇簸簁道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爲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煉硃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僰人漢爲犍爲郡唐爲于矢郡蓋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人言使徧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輒驗多

木爲屋網繆而不漏繩桓華實覆以箐茅樹畜粟豆羊牛雜雞以爲饗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酣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醯醬之華也山田瘠塉十歲五饑急則隳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刮剽墟落踪蹌篁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御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胆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爲逋藪淆雜夷中爲之通行囊橐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既夥則公墮城堡刦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麈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徭人皆槃姓者或訛而爲盤云徭獞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略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徭團長納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侍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

翻背者生兒成騍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

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二年諸猺無及省界者

犵狫一曰犵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繡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片肉卮酒即損軀與之蹈奔湯火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間在本伐者爲打牙犵狫慓悍尤甚善殮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犵狫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尿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瞶得獸即咋食如狼

蠻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川碕磯排灘瀧洶湧兩岸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山脈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善里爲前庭

刀操苟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逐以淫奔把巳忘以三月之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殕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女子笄而短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屍而歌謂之唱齋

黎人者烏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氓多符王二姓有地有五指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笠斕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擲鞬以誘散仔攜手蹋歌名曰作劇女件互施針篦涅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葬則畀襯而行前以雞子

地不破即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加餚款曲即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聲欸爲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濱謂之水欄以魚釣爲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入水採珠螺以繩引石鎚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其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鷲喙以採藤捕

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之耳目泄漏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爲死黨而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傅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還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睢而知急則猺獞林中不可搜捕廣西之諺有之盎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響應其勢益張守臣惶恐率以甘言噢之賊愈驕縱變聞京師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蓼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鬱鬲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臣莫保朝夕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桀驁譬諸驕子逾惜逾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右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僚罕與倫比陛下誠以討賊委之斯人可追南顧上然之乃以雍爲左

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宣陳康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林而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勑曰將士有功者自署置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即撲之俟其圍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乃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逾破諺所謂救火焉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金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殷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箐重巖人不旋踵三時

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擊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遼闊歧路紛糾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聵睨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參將孫麒高瑞都指揮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路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與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砂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廈紫荊竹踏良胸右營牛腸大岾等寨賊皆遁入桂林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

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級三千二百餘以明年正月初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亙兩崖諸蠻蟻渡若從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泮渙再起謹譯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鞫推在禁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毒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眚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猺之長撫安流冗狠墾開菑畬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遊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于既張疲萬人而不足以擒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

類以流官不辨土音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清任眞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効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隊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一方況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局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恩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遷過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獞莫不提刃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此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衛衙門因俗通治以李慶爲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

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疏入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二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濱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遙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賓曲蔽之賊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成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佻健寡謀遽喜曰任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中刺諜爲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質本也諸蠻唯唯讋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檻之軍門磔之于市汝成

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參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閱曰是夫戔戔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趨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閱乃張言賊已斂跡請堡戍其地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堡成閱命黃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獞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慫恿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旦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等問計曰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山之賦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賦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之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剿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

矣勦之無得從沈君言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督府乃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且曰苟得渠魁則餘可掠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獞爲盜萬達厚賂其跡以死刼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惶恐頓首願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獞也爲仇家誣搆乃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以起釁公丁果遣人列冤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百金子貸諸獞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郡而田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之雄乃紿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獞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之詩冤也慰而遣之眴廂民被殺者家出歐公丁一市皆哄遊徼連逮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獞爲之須鞫實乃坐君等誤爲公丁冤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質本也諸蠻唯唯讋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檻之軍門磔之于市汝成

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崖蹬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況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甫朱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右參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褫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也殲之不得必自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毅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爲德也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駈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

泥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繡以八百人由藤峽遡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遠綠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遠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遠下峒南北夾攻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鏖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孑遺者今直漫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瞷日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遮出其背敵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猛簽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木盧蘇復受賊賂敛軍綴之賊遂漫罝山中險不可攝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滋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

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恆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勿屬之有司暫行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顧別貯一倉以便別會受糜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猺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北合于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貪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襄者江介諸猺憑據利地厚其徒黨裒兇鞠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法掊擊商賈瓦器魚鹽公爲齎給加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譬之聚糧而卻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而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

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滅賊黨歸降威振法行宜于更始況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啓侮但弩難浪難雨處猺人既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竇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鐘昔愼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杜賈禍之謀雨處難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遊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猺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日設督備以控上遊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武宣住劄以備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于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遊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牌符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

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治崇姜大宣二甲里之間爲蓼水北岸乃紫荊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衷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玳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千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纘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圯類咥人毒于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孱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之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貪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朘削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遠離汛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頃以睚眦之怒縱噪諸猺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

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此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以逃亡則兵不足以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閒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啓侮但弩難浪難雨處猺人既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竇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鐘昔愼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杜賈禍之謀雨處難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遊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猺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日設督備以控上遊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武宣住劄以備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于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遊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牌符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治崇姜大宣二甲里之間爲蓼水北岸乃紫荊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衷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玳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千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纘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圯類咥人毒于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孱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之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貪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朘削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遠離汛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頃以睚眦之怒縱噪諸猺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

況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于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以振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里等處狼家徙潯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齒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紀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絕逃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托狼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爲之疆界刊榜曉諭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甲內狼丁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注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

查庶田糧不滿兵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愼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愼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掊剋貼戶之資轉僱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以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罷閒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閑反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既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款兵身役親當僱當皆爲未便獨徵銀僱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石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充僱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六錢徵收僱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獞壯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

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若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歲秋冬團習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資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錢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五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猺名爲埠頭常例今既議革給猺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上喜甚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

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使萬達參議汝成各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畹各銀二十兩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以下陞賞有差田汝成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略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荊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繞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凄迷疑若禾麥暴客踡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息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則狼竄麏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溪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警且懼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

月之間懸兵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疏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懲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庸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惡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隘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二江大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略弭寇其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大抵皆我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疏易于欺慢寡謀怯胆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畏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即誘以甘言啗以珍寶一受結納則視我爲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遷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戡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

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寓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爨人曰麽些曰和泥蠻曰白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摩麽些曰禿老曰撒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白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摩都曰麽察曰濮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解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各都部落莫考所起其後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孕產子九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大亂蹻遂擁衆王滇至漢武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漢光武二十七年渠酋賢栗求內屬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酋柳貌率衆內附以其地爲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瀾滄爲他人自後或附或叛莫考其世部下有仁果時者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號大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隴佑那蜀

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平益州封隴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出山林從平地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而遜位于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稱蒙舍詔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之南故曰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以兵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尋爲中國破吐蕃開瀘蠻有功册封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寺少卿賜樂一部于是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死子閣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通褊急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閣羅鳳怒攻殺虔陀破姚州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閣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閣羅鳳遣其將段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之兵命李宓征之天

寶十三載閣羅鳳誘宓兵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唐兵糧盡饑疫死者什七八乃引還閣羅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原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自是南詔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略旁小國自廣改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鄭回者唐故西瀘令也降于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乃僭立五嶽四瀆王自稱曰元猶言朕也稱其臣曰祖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平官以決國事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雲南兵爲先鋒又重賦斂奪其疆隘南詔苦之鄭回因說異牟尋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四川節度使韋皐遣人招異牟尋遂謝絕吐蕃復臣于唐德宗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頃之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萬人異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踵襲吐蕃大破之遂斷鐵橋韋皐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犄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佑入寇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中國埒

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通皇帝國號大理屢寇四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高駢鎮四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爲邊患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化貞而爲布燮鄭買所殺鄭買者鄭回七世孫也纂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三傳至鄭隆亶而爲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擊殺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天興未幾干貞滅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干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于貞已之思平逃匿摘野桃食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遂鳩黑爨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伽羅解之曰公爲丈夫去首爲天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謚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爲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

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雲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睨臨棘矣曩以長世矣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爲其臣楊義貞所殺岳侯高智義以兵討義貞滅之復立段氏裔正淳爲帝賞罰政令皆出高氏段氏控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貢求經籍得六經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與堅智而爲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實爲大理總管尋授宣慰使至元五年以皇子忽哥赤爲梁王都善闡今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版蕩梁王與段氏有隙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郡悉亂大理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玉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禮主妻之奏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奉以故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章一促之曰風捲殘雲九宵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緣寂寞倚帷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寃鬼哭功得書既歸已而復往善闡

梁人私語梁王付阿禮主孔雀胆一枚令乘便毒殺功主不忍夜私與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爾家爾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再三言終不聽明日梁王邀功東寺演梵令番將格死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裏彩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鱗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灘灑功從官員外郎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其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綿酒休教洒淚頻梁王憐其才厚恤之得隨功歸葬大理而功之子寶女僧奴恆不忘復讎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寃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高皇卽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

以梁王相通復奏舉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借兵大理答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爲釣魚之香餌纏閨淑女設掩雉之網羅平章已亡兄弟罄絕止遺一孀一奴奴再贅華黎氏孀又可配阿禮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兵如其不然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來矣書後附以詩曰烽火狼烟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死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寶聞高皇帝龍興奉表歸款上降詔答慰之寶尋卒子明以洪武十四年繼爲宣慰使壬戌春上遣穎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闡梁王把都鴆死段明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略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亦宋斧畫之餘邦地莫能儔中國之郡邑民莫能列中國之營屯征之而徒勞甲兵寬之而海納鱗介乞依唐宋故事頒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曆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則君臣之間雨無猜疑上下之分各安勞逸友

德英怒撻辱其使諭令速降明再上書其略曰善闡危如登天大理險倍投海計如漢武習戰僅置益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駐蹕只緣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迨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大進明兵大敗禽俘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八目錄
兵部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總裁官臣

屬國
前言
鄭曉　佚名　霍韜
往行
安南
前言
嚴嵩　王世貞　張輔
黃福　佚名　劉球
佚名
往行
高皇帝　張輔　沐晟
王通　毛伯溫　林希元
朝鮮
前言
高皇帝　佚名　佚名
李弘暐　葉向高　魏煥
李暉　畢自嚴　彭韜化
毛文龍
往行
佚名
琉球
前言
往行
劉宣
占城
前言

往行
尹直　李孟暘　屠隆
渤泥
前言
高皇帝
往行
佛朗機
前言
往行
何鰲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七

屬國

前言

鄭端簡公四夷考序曰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擅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何以終韃韃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

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帝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艦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厘厘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偏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庸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愼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盡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曰四夷之服屬我者琉球最爲恭順每立王必先請封我命使

往涉海甚艱殆逾萬里三使各有錄云去其國水勢若瀉而下故稍安返則似逆流而上故多虞又云其下者殆落潦與故舟人緊持柁與風水力爭乃免惟日本最爲巨害國初以其狙詐善作逆拒絕之不與通其地蓋在中國之東南自其國西南去八九日則至小琉球正南去海四五日至大琉球正東去海一日至女人國東北去海一日至毛人國正北去海二日至月氏國此其國之四界也巨海之中莫測其廣大若西番則可知者二十國皆頗効順不敢稱兵內向其曰占城者卽所謂王舍城也自閩長樂縣五虎門開洋西南行順風十日可至其國南達眞臘西接交趾之後爪哇者古之闍婆國也廣東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海難上有小池甘淡可飲相傳元朝命將史弼高興伐之經月阻風不得登岸軍士渴二將仰天自誓乃以鎗札地泉隨涌出至今呼爲聖水番舶多聚此賣金寶石及諸番貨舊港國卽三佛齊國也受爪哇節制地土肥美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水多地少暹羅國自占城西行七晝夜可至其國地週千里外山阻巖內地卑濕土瘠氣候不齊崇信釋教僧尼極多滿剌加國自占城向西南行八日可到舊名五嶼受暹羅節制永樂七年遣使宣詔旨特恩賜其地主銀印立國封王遂與諸番爲敵啞魯國小邦也自滿剌加船行四晝夜可到其國王及國人皆回回蘇門打剌國卽古須文達那國也其國乃西洋總路其國方圓永樂十三年太監正使到彼爲之定亂位始正以此感恩至深常貢方物其國朝熱如夏暮寒若秋惟旱稻一年二熟那孤兒小邦也在蘇門打剌西其人皆于面刺三尖青花爲號故其王又呼爲花面王南浡里國自蘇門打剌依山行順風二晝夜可至其國那沒嘹洋凡西洋來船多收此其山約二十丈許有樹生海淺水中名爲珊瑚大者高二三尺四方皆珍之錫蘭國自南浡里帽山風行三日見翠藍山三四座惟一山最高大此處人皆巢居穴處相傳佛于此澡浴人竊佛衣藏之佛呪願其人寸布着身卽爛故人皆赤體小葛蘭國自錫蘭國西北行六晝夜可到其國邊海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狹柯枝國自小葛蘭國船沿山向西北行一晝夜可到以銀爲錢大如海螺壓面古里國此西洋大國也

船自柯枝國西北行三日可到永樂五年遣正使乘大艕寶船齎勅諭賜其王誥命銀印遂立王爲記謂中國相去十萬餘里民物熙皞土產頗多番舶市易者衆溜山國自蘇門打剌船過小帽山投西南十日可到其國倚山聚石四面皆海西去有天生石門海中狀如城闕有八大溜其餘小溜尚有三千餘處水皆散緩無力舟至而沉故行者皆不敢近古云弱水三千卽此處也人皆巢居穴居其俗幹國王臣庶皆回回人祖法兒國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十晝夜可到其國邊海倚山王及國人皆奉回回教阿丹國自古里船投正西兌位行一月可到王與國人皆奉回回教惟強梗有馬步銳兵七八千鄰邦畏之永樂十九年李太監齎勅諭國人凡有寶物俱許出賣此國買到貓精一塊重三錢許幷大顆珍珠各色鴉鵲等石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爲珠者五櫃自餘不可勝紀凡國人打造金鋌入細生活絕勝天下市肆熟食綵帛書籍諸色物件榜葛剌國自蘇門打剌船取兒山幷翠藍島投西北行二十日先到浙池港入港五百里到鎖納港又登岸西南行

三十五站始至其國地廣人稠風俗良善忽魯謨厮國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國各處番船幷陸路諸番皆到此市易風俗溫厚遇一家遭難致貧衆皆助之所以無貧苦之家氣候寒暑春則開花秋則落葉有霜無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出四種物一面出紅鹽其堅如石以鐵鑿取之有三四百斤爲塊下濕滷擂末用之一面出紅土其色如銀珠一面出白土其色如石灰一面出黃土其色如姜黃諸番寶物皆有如紅鴉鵑鵲剌石祖把碧祖母綠貓精金剛鑽大顆珍珠若龍眼重一錢二三分者珊瑚樹幷枝梗大塊金珀幷諸珍奇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鴉鍋失似貓而大身玳瑁斑雨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猛獸見之皆伏于地乃百獸之王也天方國卽默加國也自古里船望西南申位行三月始到其國地名央查又自央查西行一日到王城彼人云西方聖人始于此處闡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回回教門再行半日到天臺禮拜寺番名堂愷阿白其週如城有四百六十六門兩傍以白玉石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九後一百單一左一

百三十二右一百三十五堂制如此皆以五色湊爲方面頂平內以沉香木爲梁黃金爲承溜牆壁皆用蓄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上用皂紵絲爲罩畜二黑獅子守堂門堂近有司儀聖人之墓其墳塚用綠撒百花寶石爲之長一丈餘高三尺闊五尺四圍牆垣皆以甘黃土砌高五六尺餘氣候皆如炎夏並無雨雹霜雪夜露甚重夜置碗露中及日可得水三分凡草皆露滋養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番名沒底納城中馬哈麻聖人陵寢在焉至今墓上發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墓後有井番名何必麥麥味清甘下番人往往取水置船中遇風颶作以水洒之風浪頓息宣德五年朝命徧諭西海諸番往回一年買到奇貨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鷄等物幷畫天堂圖回京文皇帝御奉天門受榜葛剌麒麟之獻其狀龍首鳳頭麟身肉角牛尾馬蹄色黃赤面龜文其高丈有五尺云自小葛蘭至天方國柯枝凡雨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論曰天堂之諺久矣蓋慕其樂土也今觀天方國所有乃知諺語爲不虛也

霍公韜曰謹按皇明祖訓安南眞臘暹邏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浡泥諸國俱許朝貢內帶行商多行譎詐則暫卻之其後輒通又按大明會典凡安南滿剌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于廣東布政使司管待見今設有市舶提舉司及勅內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往迎來貿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機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爲之奏聞此則不考成憲之過也厥後獷狡章聞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卽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誅其首惡大者亞三等餘當聞風懾遁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剌加諸番國舶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住劄于是利歸于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者也驅而絕之宜也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效恭順與中國通者也朝貢貿易盡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況市舶官吏設于廣東者又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國家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等論之中國之利鹽鐵爲大山風水煽矻矻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給舊規番船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卸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卽充軍餉今

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于廣東今則有徹發即措辦不前雖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擾于民計所不免查得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數萬兩此其爲利之大者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逕赴異蕃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亦以此耳此其爲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大者也非所謂罔利孔爲民罪梯也議者或病外夷闌境之爲虞臣則又籌之遲遲眞臘爪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淳泥入朝沒齒感德成化間占城被篡繼絕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未有敢爲寇盜者至近時佛郎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舶之無漳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是決不敢爲害亦彰彰明矣況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驩心乎臣請于洋心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面遴年令海道副使備倭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舶

之來出于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察詢得眞許其照舊駐劄祖訓會典之所不載者如佛郎機即驅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率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哈番賊必誅權要之私通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與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

往行 詞

安南

前言

嚴公嵩曰臣看得尚書黃綰所奏要將安南黎氏受封始末等項查錄前去以備應用一節臣等謹欽遵考得安南古稱交趾秦并天下于此置象郡漢分爲九眞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印綬官階未以國稱其後封南平王奏稱文移猶稱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安南爲中國郡縣其先李氏傳八世至于陳氏太祖高皇帝登極陳日烓者首先効順遣翰林院學士張以寧等往封爲安南國王未至日烓卒其子日熞請封遣吏部主事唐仁

矚頭目黎永等以臣管攝國事謹差陪臣潘綜等齎國人求封表文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題照例將黎暉襲封爲安南國王情節請詔差正使侍講梁儲副使給事中王縉齎捧前去行禮又查得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暉第二子黎誼奏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父國王黎暉病薨遺矚世子黎敬暫管國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子黎敬病薨時亟矚頭目黎廣度等以臣誼繼管國事謹差陪臣阮寶珪齎國人求封表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題准例將黎誼襲封爲安南王情節及請詔書差編修沈燾給事中許天錫齎捧前去行禮又查得正德六年八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灝孫黎暭奏臣本國王黎誼寵任母黨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拂亂綱常以致阮种等權傾內外惡黨日恣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脇遷黎誼于舊宅逼令自盡欲立阮种親弟伯勝本國頭目黎廣度等同國人聲說阮种阮伯勝等之罪惡阮伏厥誅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黎廣度等請臣權管國事謹守欽錫印信請命于臣謹差陪臣阮綱等齎人

求封表文并上進方物起京陳奏本部看得該國進到表文內稱暗係
黎濬第五子黎詔之弟中間恐有違礙取具該管通事范榮執稱錄據
本國國王並無嫡庶子孫止有黎灝孫黎暐相應承襲准封爲安南國
王情節及請詔書并將欽賜皮弁冠服等件請勅備載正副使湛若水
等齎奉前去受封行禮正德十一年夏陳暠父子作亂暐遇害本國頭
目耆人黎繩鄭江黎叔祐鄭篪黎念鄧鳴謙黎整武洽等共推以暐長
兄故黎灝嫡長子黎譓立被暠窺伺陰山途路阻絕不得請封嘉靖元
年秋莫登庸同阮時雍等謀作不軌譓間行脫居清華地方都城圍寢
悉爲所據黎繩鄭江鄧鳴謙等率衆共討登庸懼誅脇立親王故黎灝
庶出幼子然一切號令悉出登庸之口本國益亂是年冬差編修孫承
恩等齎詔勅綵緞等物後竟以梗阻夫達而返其所立稱光紹被逐海
濱鳩殺黎慶僞立己子踪跡隱昧尤不可知四年夏黎譓遣陪臣黎啓
阮正卿等齎捧歲貢奏事求封等禮被逆庸遮道不前續差拔萃黎景
朱植抱本間道潛乞援不果庸益得志肆無忌憚遂于嘉靖六年五月

內明白篡立僭號明德本國人民雖腹背夾攻登庸疑其左右不用他
人統兵拒守迄無成功九年春再僞立其子莫登瀛僭號大正妄自尊
稱爲太上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不服益縱兇殘擾害邦畿國
中大困黎譓播遷日久本年秋憂憤成疾而亡國人黎公亮鄭惟阮有
嚴鄭伯蓬黎如斑阮均范珏等以黎寧係世子黎譓親嫡長子應襲共
推嗣位然臣主交爭名分倒置逆庸黨與竊據要衝文移聲息無自而
達于中國用是干戈擾攘割據至今此其始末梗概如此但前項事跡
浩繁年代懸隔本部所查尚未能盡其議載在累朝實錄及內閣貯有
稿籍必須備錄秘府所藏方得詳確已經本部備行內閣查錄外今將
本部查出前項緣由共錄上進仍候內閣所錄進呈御覽畢伏乞發下
本部別錄一本給付黃綰齎捧前去以備應用

王世貞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安南爲最鉅地視中國得十一戶口得
十二漢置九郡後供賦稅出力比于中土焉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
皆自奮勵起爲將相有聲至宋始棄以畀然猶授王官質子貢物

饒富不敢妄異同也宋弱靖以恩寵縻其逸彼益驕不復睹中國大矣
元得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欲修漢舊累發兵伐之三四入國都終
靡要領當是時東南吏士物故者十餘萬轉漕餽餉之費不可貲計更
遣使好喻教彼巧摭厚幣陽餌而陰擿瑕大都闕庭終不可望其世子
之跡迨我明太宗文皇帝拜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僞王伏斧鑕闕
下盡經界置吏受約束夷樂夷俗畏恐明法峻旋叛雖得屬圖版之未
二十祀年大司農量得粟乃百不當一耳宣皇帝難用兵采揚士奇楊
榮議罷之南土稍息肩洪武時傳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部大理古六詔
唐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今彬彬然內郡無慮矣用兵等耳
豈善後之策異耶非耶國家地贏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
唐時間矣建議者非不斬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役興獨主上銳而羣
尼之此豈修佚忘大哉善理疾者必先究吭領要害而餘功逮于肢節
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
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有大益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

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
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失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
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奎矯稱陳氏絕嗣奎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
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
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上聞之
震怒論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豈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
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蒼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
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僞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
爲盜儒稱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于是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
臣告于郊廟分遣近侍遍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論太子太保成
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
新城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右

參將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領驃騎將軍朱榮
劉劄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遊擊將軍朱廣王恕
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浙廣東西之軍
從廣西思明府憑祥進左副將軍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
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參贊
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饋餉于凡所過名
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胙惟謹訖事
駐驛江滸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窮武
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
有勞勳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
龍江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
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上命輔佩
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日降勅諭之曰昔太祖高皇帝命開平王常
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

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汝宜取法前人以建
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
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釁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
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仇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
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
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
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擄其女徵其銀罪九戍逼
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
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
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
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服罪
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以其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
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不奉正朔又
僭稱國號僞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

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臨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
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滶等奪猛烈關俞讓等
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柵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
口奪其澳物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
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
侯統舟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
軍劉劄出拔困吾塞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
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池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
江府池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江寧又自富良江
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困枚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
城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下
木扡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
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壓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
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

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宋勸齎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勅欲以緩其兵而賊亦無悔過遷善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船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于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于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奪我舟榮等舊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江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難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我今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具備攻而取之易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其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

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將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難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于是出內府所置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援梯登城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軍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制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子形驚畏而顫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踩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勢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縱火緣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酉直搗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于城之東南給榜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懽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

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二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遏閩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水陸并進次于木花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閔海口出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諴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閔海口以襲我俟其出水陸并擊之賊必生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諴水關報至乙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并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既而登舟植木柵王乘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帥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潰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參將雲陽伯乘勝長驅直抵閔海口黎賊父子遠遁于靈源王論諸軍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參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升魯麟土官莫遂等分領戰船由水陸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

賊衆聚船以拒升等擊賊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來降者相繼知黎氏父子遁于義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軍兩兵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等十人擒僞衛國大王黎澄等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民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方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己卯年殺光泰王顓立其子頲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族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從其請乃于

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温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戶給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靖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潛于義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師陳希葛等謀反自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充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

久不能過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賊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太平海口賊竄義安茶僑江冬十二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塡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兵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堂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建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復聚朝廷屢下詔

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于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蹼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之王帥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洋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過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復驅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王謂將校曰擒賊在此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勝擊之斬戮僵仆塡滿澗谷賊徒散遁遲蟄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遲蟄蒲幹等棚山徑崎嶇林菁蓊鬱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于王事

黃公福曰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以皆由禍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在簡定雖去而季擴在季擴既擒師錡景異之途反仄悉在羅網而漏者似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自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也陳元旦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士目今雖降附待之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師景異之續乎令成功之將在此全勝之兵在此吾悉爲守土官不于此時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乃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自欺也欺人也若忍于自欺苟且偷安似爲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喋喋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瀆宸聰則亦無以免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上冀採擇

幸寬狂妄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
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憨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
演義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以土兵羈縻于一時
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
恐俘獻未至關而警報已輒聖聰矣盍蚤圖之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
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
煩兵屢舉今事故之後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而以舊
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
艱今將恰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演義一帶黃江上下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江說江魯江賊子關廣威太堂等處靖安州萬寧等處太原府富
良等處鎮夷關等處海潮希江等處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
本所居中且近寶爲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
命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一
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

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堺集
三所民兵立一衛于歸化州如潼關澤川大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
地方益便一丘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堺集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
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
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
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之能事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
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一廣西田州府本處鎮
夷關下彼處兵強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有事發隨
大征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
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一靖安萬寧等州縣近接雲屯
海口幷連廣東欽州地方甚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
彼處衛所官軍或堺集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于萬
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益便一本處土兵賊首未
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
奉命無敢有違有循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讎取耆正吏卒者有全縣之
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充一兵者
後雖委都布政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幷因循苟且至
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藉屯田者糧徵不足荊楚連綿是
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致廢事壞□難救其人必須再令
都司布按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併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
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多丁者爲兵役先議
合用若干衛所應堺若干土兵然後照數累集總小旗千百長選管如
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
即分地方遠近置立城堡四六或平半各奮屯守不許調差有警不拘
其管軍官幷官亦如其舊例

□□□曰議得龍州邊境與安南所屬太原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一
河其河外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閑之地先年龍州官民往來和好以
致剝淊等村民居過河開種田禾埋塋墳墓後知俞竊往來招嫌致怨

但恐安南國假此守邊之民迫近龍州之境聚設營柵屯兵哨守使剝
淊村民驚疑嫌怨搆結至此合無請勅安南國王差的當人親詣太原
等州縣邊方戒諭在邊夷民各要照舊保守本境地方安生樂業盡將
龍州所奏丘沐等處附近羅回剝淊等村沿河一帶營柵兵守一概剷
回庶免驚疑不生嫌怨今後邊民敢有過河越境種田收養俞竊生事
擾人者就便擒拏解回本州痛加懲治等因本部行移兩廣總鎮督總
兵等官同踏勘明白果與先勘事理相同即與剝淊沿江彼界鐫立極
大界碑數處各自釣束人民本分營生所有營柵盡行撤去照舊巡視
庶幾疑慮盡悉兩無猜疑仍分彼此奏准通行到臣會同行據廣西三
司委官呈稱親詣龍州所奏地方駐劄會同安南國差來大小頭目黎
希葛等添兵田當不容過渡踏勘地方堅立碑石以此疆界未定事無
歸結乞行安南國王另委公正頭目前來會勘定奪等因會呈到臣議
得所呈與先勘報無異況此營柵有無不足爲彼安危亦不足爲我輕
重但先行會勘止令廣西布政司移咨本國差官前來所以勘議未結

合無請勅安南國王早差知識禮法頭目前來督率邊民將前項原設營柵盡行撤去退守舊疆聽各官立石河邊爲界使彼此邊防如舊而無嫌疑夷民相安而仇怨可解具本奏抄到部除查該前奏行事理合無查勅兩廣總鎮總督總兵等官公同再議行令廣西布政司咨安南國王大意謂爾國與本司該奉朝廷明文各委官員會勘龍州與太原等州縣交界丘沐嶺一帶地方不意爾所委頭目黎希葛等固執偏見遽爾回還以致事無杜絕難于回奏仍要別委識達大體人員刻期前來會同各官重覆勘議倭事有定體各令回奏伏乞聖明裁處方合大中至正之道可釋羣小蒙蔽之嫌彼此人情于此始定行之久遠方無後言其廣西守臣仍須撫恤龍州官民勿致離間叛背此等事由止許摘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安南國王以下緊關事節不許傳聞外泄責有所歸

劉公球曰近訪得交趾著頭目換易服飾裝作客商潛入臨安等處地方探聽消息又訪得三五年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到雲南要冒籍報

名科舉所司不容隨後其人奔往交趾受御史職事爲之運籌設策提兵巡邊且彼不特此一人而已亦有僞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爲市專一收買雲南販去銅鐵鑄造短鎗曩日跟隨太監錢能京衛指揮郭景齎勅一道由雲南前往遂使交人有假道赴京之舉然此雖由郭景誘致寶乃彼之欲爲今人聞交趾走回軍人說稱在前交趾吞了占城之時就要乘勢來犯天朝雲南地方觀此數事則交人奸謀詭計不言可知明者睹未萌況已見耶今臨安府密邇交趾本處雖設一衛實乏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止有二百餘人通計雲南二十五衛所實在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不乃一萬三千人每處見操官軍多者不過七八百人其地諸係雜處該徵稅糧數多且又不通舟楫官軍糧餉止靠屯田供給別無來處見今所在食糧不穀一年支用況兼頻年以來災荒不收今歲尤甚軍民憔悴日不聊生盜賊竊發動輒刼掠殺人東備西出殆無寧日加之以廣西廣南元江羅雄等處土官連年仇殺不聽撫化再加之以開辦銀課索取

人馬振揚威武一以防腹心之盜賊一以備外夷之侵侮及將雲南安寧黑白鹽井等鹽課提舉司成化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存積鹽課就令本布政司召商開中十萬餘引令其納折色白銀六錢于本司官庫收貯糴買軍餉不許權豪勢要之家占中奪取民利剝削竈戶仍將閘辦銀課及進貢寶石等項暫且停止任用得人武備不期修而自修軍民安業盜賊不期息而自息矣

□□□曰安南不庭朝廷遣禮官往詰之瀕行有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竊篡黎宗迺命兵部左侍郎蔡經安遠侯柳珣左參政翁萬達出師往討安南聞之大懼登庸奉表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茭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夭絕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氏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

屬臣之子十一年再嘗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徹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之父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日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子死罪死罪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庸獻闕下迺命兵部尚書毛伯温節制六省咸寧侯仇鸞都統諸軍勒雨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參將李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法將右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鮑象賢監之都指揮王立將右軍副使張網監之進止機宜則惟萬達與焉交人閎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壘跡轅門愆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者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捆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奠龍輿抗黃幢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匍白組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聽處分幕府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遂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

共王命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實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

往行

大明洪武二年高皇帝既已北定元遣詔諭海外諸國安南陳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吉諒往使其國封日煃爲安南國王日煃等以夏五月先率弟日燇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舊縻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逼而勢漸以益強遂與安南抗日煃數遣兵擊敗之于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日蘇都等告急乞援兵冬十二月壬戌命翰林院編修羅復仁禮部主事張福持詔雨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南國王贈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還復仁等宣是歲中書省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既內

附其國山川宜有祭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微圍曰武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封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覩曰天養曰神曰頭龍岱曰文塲曰安復曰卞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測曰分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曆曰蘇曆曰三帶水六曰安石澗曰石龍門曰茲廉曰浪泊曰越裳宛曰九德宛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等以王日煃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華門見遣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林唐臣持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四年二月侍讀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事唐臣還自安南王日煃遣阮汝亮奉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于道是歲冬日煃兄叔明殺日煃自立五年二月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禮部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煃今叔明何也白尚書詰使得其故奏上上怒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使譚應昂等奉表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昂爲叔明言日煃實病死叔明避于野國人請立之上曰日煃死爾國人當爲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自能鎮撫人民恭順無闕更議之仍賜應昂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請年老授政弟燯許之叔明既已授燯然實自專政八年端來貢九年復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年賜陳燯上尊文綺既至燯已死叔明更署弟煒代國事十一年遣使謝恩貢馴象方物且告燯喪詔賜煒六綺紗羅中使陳能弔祭燯

永樂四年五月安南國王陳天平遣國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之封其僭臣胡查爲順凡郡公盡食其屬州縣三月己巳胡查邀殺沃平四月辛未事聞上大怒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統兵八十萬征之仍勅占城王木邦宣慰夾攻之十月戊子將軍能以疾卒于龍州新城侯輔代總其衆以進乙未輔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前噌破之檄安南將吏數胡查父子二十罪丙申破雞陵關庚子搜芹站伏噌昌江造浮橋至北江府諜西平侯晟兵至白鶴遣驛騎將軍未榮住會諜知賊衆號七百萬沿洮江淹江良江立柵以守丁未下詔

以新城侯爲征夷將軍十二月辛卯西平侯奪宣江江面軍次洮江北岸與多拜城對壘新城侯攻洮江造浮橋濟師遣朱榮擊賊敗于嘉林江北尋克多邦城大破賊遂循富良江南下搗其東都破之癸卯復破西都屢敗其兵三江等路皆請降五年正月丙辰敗其援兵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己巳復敗之于木九江斬首萬餘辛巳復敗之于富良江斬首數萬胡查父子脫身走五月甲子獲胡查父黎季犛于海口山中乙丑獲黎蒼于南望山即胡查也安南平六月癸未詔示天下定爲都布按三司衛十千戶所二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安撫人民三百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餘萬石象馬牛共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船隻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三件進封新城侯爲英國公西平侯爲黔國公

永樂六年八月乙酉交阯賊簡定鄧悉等反命黔國公晟率兵四萬討之尚書劉儁參將事十二月丁酉晟與簡定戰生擒江敗績尚書儁都

司呂毅皆死之二月壬午命英國公輔爲征虜副將軍清遠侯王友副之發兵南討八月己未英國公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庚午復敗賊于太平海口十一月生獲僞虞上皇簡定等八年正月丙子敗賊黨阮師檜等丁酉簡定及僞將相陳希葛等伏誅英國公還京八年五月丁丑黔國公晟追賊首陳季擴等于虞江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戊寅晟別將江浩與賊黨鄧景異戰不利季擴尋請降赦之以爲交阯布政使鄧景異爲都指揮九年正月己卯英國公仍佩將軍印率兵三萬四千合晟兵往討之七月丙子輔晟敗賊于月常江十一月癸亥復破賊沿海盡殲其醜類十年八月癸丑輔復大破之于神投海十一年十二月復大破之于愛子江十二年正月壬辰誅賊酋鄧景異甲午獲阮帥等三月癸未獲僞越國大王陳季擴餘黨悉平英國公等賞賚加等

宣德元年夏四月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兵部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往交阯等處征討叛寇黎利發楚蜀護衛兵二千人南直隸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弩手三千餘人及本省土兵三萬人使將之前是交阯總兵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利敗績故也九月命鎮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五千益通其月通抵交阯十月通所部都指揮袁亮兵與利黨黎善戰不利善等分兵爲三道來逼交阯通等出戰參將馬瑛破賊于清威與通師會應寧縣渡寧橋遇敵大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中傷而還黎利自乂安聞之自率衆會善進圍東關十二月通大懼傳檄清化州迄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還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分兵擊之不能下事聞詔以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爲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參將太傅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與安伯徐亨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爲右副將軍分兩道討利升所統兩京湖湖二廣十二省兵晟所統四川雲南兵合七萬人二年正月通出兵大破賊斬僞司徒黎多僞司空丁禮等萬餘級衆請急攻之通不決三日利兵復振三月再發諸省兵四萬五千二百人益升黎利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智知州利

子輔等俱死之八月柳升兵至隘留關具書請罷兵立陳氏後兵進累破柵直抵鎮夷關升意輕賊以輕騎百餘前進渡橋遇伏中標死從騎皆沒軍中洶洶是日銘以病死明日李慶亦以病死大兵爲賊所乘遂復沒崔聚被擒不屈死之而晟兵遂忸沮不敢進十月事聞黎利上章進方物請立陳氏後詔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賚詔撫諭之命王通等班師十二月王通不俟命與利盟率師及文武官吏家屬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還三年閏四月至京文武臣劾奏通及馬瑛方政三司官布政弋謙等俱論死錮禁之籍其家五月李琦等還奏陳氏之當爲後者暠于正月中病死支裔遂絕于是命利權其國事而交阯失矣

嘉靖十六年禮吏二部會廷臣議安南僞酋莫登庸僭逆十大罪當討詔會推素有才望大臣以爲總督等官起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胡璉爲戶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高公韶爲右侍郎俱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璉雲貴公韶兩廣都督僉事等官汪桓充副總兵都指揮楊鼎

田茂充左參將孫繼武充右參將秦蕭鼎湯慶陳偉充遊擊將軍各領兵征討兵科給事中李鶴鳴御史傅鳳翔往雨廣給事中馬汝章御史胡時濟往雲貴各紀功起復右副都御史毛伯溫至京將命之率師已暫俱停止十七年命寧夏鎮守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還京掛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總督征南諸軍工部尚書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參贊軍事尋以兵部覆議用兵事不稱旨復暫停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皇祖謚號陞丁憂服滿禮部右侍郎黃綰爲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右春坊右諭德張治爲翰林院學士齎詔及幣招諭安南仍令至承天行在面諭行事蓋欲寄以相機撫討也十八年登庸子方瀛遣使臣阮文泰等奉表款鎮南關請降復命禮兵二部會議尋以綰它奏忤旨罷之仍命仇鸞伯溫南征十九年鸞至廣東挾璽書責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戎服行屬將禮珣不聽鸞遂劾珣上書自列詔勒鸞歸以珣代之本年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軍十五萬幷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會議分正兵爲三哨分奇兵爲二哨鳥雷山等

處水兵爲海哨及議雲南所集漢土兵于蓮花灘爲雨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蔡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馳檄安南吏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郡縣優之擒登庸父子降者賞白銀二萬兩官以顯秩其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順亦待以不死伯溫等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會登庸子方瀛已死乃于十一月三日留其孫福海守國而自與從子文明大酋阮如桂等約四十餘人入關銜組繫頸詣所設闕廷徒跣蒲伏驛上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諭奉正朔舊賜印章護守以俟更定伯溫等乃論之歸而上疏言狀下兵戶部議上命降安南國爲都統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秩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印信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附登庸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廣西布政司歲給大統曆俾奉正朔三歲一貢乃加

伯溫太子太保蔡經右都御史珣太子太傅朝輔太子太保參政翁萬達等進一官輔臣夏言仇鸞以決策功郭勛禮部嚴嵩以與議及仇鸞汪文盛兵部張瓚等賞賚有差

林俊憲希元爲南京評事日以忤當事棄官歸世廟登極方公獻夫霍公韜薦魏公校與公起大理副時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當道所阻秩滿留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死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峒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溫咸寧侯仇公鸞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爲其民所殺登庸計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復也奈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天子竟不懌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其實安南未嘗

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

朝鮮

前言

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併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地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併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嘗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域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縣按高麗自晉始建國至是八百餘年易三姓在唐以來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

後乃幷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航羅今航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義安分守己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土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彼一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蔭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得志我朝開明堂而受其朝歲時節令序而貢幣往來曾無虛日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洪武元年月壬辰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顓曰自有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矣天厭其昏淫亦自殞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餘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眷佑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使四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聞之餘不多及

洪武十一年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不知滄海特與吾共之如不信朕命觸髏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三年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夷之詐將以搆大禍也此來豈能必哉爾等鎮戍遼方不能制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國朝貢前以違約朕嘗切其使詰責之後綴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旣還未聞有敬畏之心及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相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女子于其國誼有女入于元宮庚申不備毋使人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洪武十六年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卻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爲聲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致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後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其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旣專臣妾永守事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卻不受仍與高麗王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幷至則可見其誠意也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于

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搆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乎曩古侮漢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困將亡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八萬餘夷王臧等戮于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航羅捕殺之元以航羅牧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洪武二十五年高麗知密直司行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義以辛肫子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于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又復昏迷不法聽從讒離間動舊其子奭復嗾駙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

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讒于王瑤謀害李成桂及趙浚鄭道傳道
閻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國民以社稷生靈爲慮謂不足以治民
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于私地擇于宗親無可
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皆歸附于是臣胖與國人
者老與推成桂主國伏惟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
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
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知
之從其自爲聲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啓邊釁則使
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洪武二十六年遼東指揮使司奏諜知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
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上曰李旦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邊
是其自生釁端遣使勑之曰昔在元季羣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
幾及二紀朕訓將練兵掃除羣雄肆征不庭蠻狄服化鋒刃鑄爲農器
諸將折珪擔爵享有天年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搆釁端屢

肆侮慢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遣人以金帛誘之
王顓被殺及朝廷使令爾方遣使入朝聽約束而迺陰令邊將誘女直
人潛渡鴨綠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由是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
二心與吳通好魏亦再加兵討晉以爾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
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爾弒逆平爾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
至元爾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宮室焚蕩民被虜斬國
滅君誅監戒甚邇爾猶蹈其覆車之轍豈非愚之甚乎往歲請令王昌
入朝朕已不許及後以瑤任國事遂以其子奭還國瑤已被廢爾乃廢
絕王氏自取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爲聲教前者請更
國號朕既爲爾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
遺月方來謝恩何其不守尊卑之分乎朕視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
隅風俗殊異彼狡焉思逞則命將出師直搗對馬令片帆不返得人不
足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征討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
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全慶之墟犄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

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乃中
路攻城無策發矯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
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帛助之歸即有海
上一捷蓋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荀結也
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原自不乏禦備之具乃對馬一島
猥于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之弟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
乎啓扃以揖盜而又釜山僑居互市之倭又設防閑各島堪戰之舟師
不多練抽于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爲戒奴丁幾
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恩威用也而不爲收竹嶺烏嶺一帶峻巖紆遶
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阨兵禦之
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攄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
復不爲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追也願令倭雖去避我兵之鋒不復更
萌跋扈之想而終不再逞乎我雖暫弛救鮮之担抑亦可以威力遙制
倭而鮮終足恃我無恐乎竊以爲陽爲款順而陰計未消外若救寧而

內憂方大則議兵議食議戰議守議將議法諸方略有不容不汲汲講
求者法曰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兵無選鋒曰比言兵之貴多且練也今
海上非無兵也而各司防守勢不足當倥傯之用況以瀕歲興戎而諸
邊之精銳半爲耗損一旦有急誰復能北支虜更南支倭令兩無乏乎」
朝鮮國權署國事李弘暐奏景泰三年五月初三日陪臣安元慶齎捧
到勅諭節該前勅所言拒絕野人女直不許容留一節尤須謹守今後
如有再被擄去漢人在外國邊境者仍須差人管送前來尤見忠誠欽
此臣先父瑑未及回奏不幸薨逝臣竊照所有野人女直本國內不曾
容留矧今累降勅諭聖諭切至臣尤當欽依謹守在先被擄漢人逃至
邊境隨到隨解不敢稽緩今次又將被擄逃來男子王教化婦女尚赤
哥等共二十九名口解赴遼東都司交割今後如有被擄漢人逃到邊
境臣安敢稽留謹當欽遵勅旨施行具奏該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參照前事既已將被擄男婦王教化等二十九名解赴遼東交割
別無定奪合無請勅就令本國差來朝貢使臣齎回朝鮮國奨諭權署

國事李弘暐嘉其能繼先志保障藩籬效順中國不肯容納外夷之人
又能將我邊原先被擄去人口送去軍前具悉忠誠特加旌異自今以
後宜益勵臣節恪遵朝命凡我夷部落來永遠不許侵擾中國被搶來
男婦多寡必須送還以答朝廷禮遇之意以守先王臣順之道如此庶
可以慰遠人之心而爲保邊之助景泰三年七月初十日奉聖旨是
葉向高曰隋唐之際高麗勃矣觀其勤萬乘抗前庭固東夷之雄也明
興濡沐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之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
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威榛初興逆取順守
及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高皇前言徵于
左券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其可忽哉
魏煥曰朝鮮在我朝爲不侵不叛之臣自湯站抵遼陽六百餘里皆連
營野宿故東胡時出刼掠乃設鳳凰城以防衛之或乃潛通互市相誘
盜竊守者又爲需索抑勒得無損威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
文置之不省又非樂天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爭起于採桑女子天

下之事未有不始于纖微者也可不愼哉
天啓二年朝鮮國王李暉直陳黜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兵
毛文龍接件院臣李聲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兵所送軍兵三
百餘名回自湯□擒斬假達五十餘名生擒眞達等五名前來獻捷眞
達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鮮國穩地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
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搆陷我國之辭意
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
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悞其邪說誠本國之不幸着令道官朴更將
此事情再三論辨于副總兵則曰我之涇渭已明于中豈待爾言而知
之等語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眞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兇
言極是謊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感合
先具本備錄奏聞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
是兵家之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祕無路調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
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于副總兵豈

有密地使人之專乎今者被擄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
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于小邦咸鏡道滿浦在于遼西平安道地方
其間相去幾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
說則尤誕妄而不可信彼所謂金元帥者卽指被擄人金景瑞也伊係
賊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放還矣安有護送之事乎據此
推之虛誑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
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之流于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
之傳或亂于人聽投杼之說或入于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
情不得不悉陳于宸嚴之下伏願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
奸詐之計將臣此疏亟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羣疑不勝幸甚朝鮮國
馳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奉聖旨據逆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臣
忠節其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三
而其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綜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

孫李暉之姪支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率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
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騖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
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卽位數令頒布國中
咸以恭順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
自蹈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卽逆厥計良左是不必攻討者二也
李綜篡主之後每有公務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
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遏糴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
面皆水與前駐宣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
三也惟是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綜以臣弒君以
姪弒叔既追天誅遂叨封典煌煌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
無爲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封者一也李暉之事天朝也甚謹助兵于
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于毛駐師之日其有功于天朝也甚鉅彼國家
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封弒逆之
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綜素

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叵測
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存無辭
尊居卑拱侯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腑遽難方物沉慮觀變向背倏忽
是不可遽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
險亦不可遽與以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侯其請封使至止收其表
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卽令來使言旋齎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
誅李綜是否當立侯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侯其進兵
勦奴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庶幾操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
權廢經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
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于外夷官尊又恐負固不
服反有褻于國體似未爲得策也至于以後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
鮮者寧稀勿多寧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中華此
尤喫緊要着亟宜申飭者也
天啓三年御史彭餗化以朝鮮交變不意宜嚴山海之防疏曰自全遼

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卽來者雖養威蓄銳有
待而發或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爲牽制奴
欲引兵而西恐搗其巢不無狼顧故關上得緩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
邸報忽聞該國內變國王李暉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聞有大過失一
旦爲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況無君之人豈肯向義効順助力天
朝且爲倭堵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如虎生翼毛文龍
失其左軍必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
危關恐難以九泥塞也今聲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
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爲保關計萬萬
不容緩矣天啓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已近城而尚不預
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之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
以應之宜募敢死之士遠探夷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
制人而不制于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祖宗德澤天高地
厚而奸民甘心爲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小人易爲利使何至人心

多爲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多而此類實繁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火藥之焚多出此輩論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捕容隱不舉者事發連坐庶戎狄不伏于肘腋也中國長技火砲爲上呂宋火砲閩中放之既效今澳夷遠來矣已有放砲之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顧大補牢之意惟嚴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

天啓五年十二月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擔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部抄出武之望題前事奉聖旨云欽此欽遵爲照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機此奴之利中國之大

不利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曰強以戎索至于大典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予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擒貳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合不能爲其離其不屑屑焉爲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緻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贖贖以爲言者或亦少資其餼廩牽牲以命征繕而所云米價不償正如秦之輸晉借以爲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營室須知直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如李牧之收保借以爲卻之役未可知也但謂之守土守鮮土乎抑守遼土乎守鐵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擔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匈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始我毋亦是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畛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爲內應原不須謀差天朝而後爲內應緻使其人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爲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鎮解俘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令館人概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聲東擊西此眞毛慮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爲關計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況近日者柳河之釁關上宜鑒前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盡維新是圖猶懼不及而尚敢爲此泄泄乎所賴皇上遠爲照燭撫不忘勤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局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氣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效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奉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漏尹義立聲著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議察非常以消窺伺

往行

□□□曰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內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于海者夷賴半板得無死隨漂抵依岩都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除夷自陳本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有闕文今之邊患三衛爲緊女直次之朝鮮無患

流球

前言 闕

往行

劉宣字紹和安福人景泰庚午以儒士舉順天鄉試第一辛未成進士授庶吉士曆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南司成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宣盡心教之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教宣曰夷狄慕中國來學不盡心以誨迪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厚贄金以獻再固卻之外國生以聞被命宣受毋辭宣乃受

占城

前言

往行

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尚書周洪謨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尹公直在內閣詰曰還國遭殺何如洪謨曰于彼殺之我無預矣公曰中國爲四夷主乃棄之耶宜選大臣至彼詢議擇從所宜庶不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鏞往

李孟暘字時雍號南岡睢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計偕日入南監肄業時大司成邢公被謗公率同列上書辨白義聲振一時既第初授戶科給事中甲辰使占城時占城爲安南所侵其王爲安南所害朝廷遣使封王之次弟古來公行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搆釁所封印故復遣公封王之次弟古來公行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搆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萬一弗順損中國威宜綴其來使傳命古來仍勅安南悔過上悉從之乙巳遙擢都給事中留廣中數年卒致古來匪州而定其封弘治戊申始歸

弘治三年正月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册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鄰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節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鏞受之鏞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鏞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

渤泥

前言

洪武三年秋八月行省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閩婆又踰年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以渤泥丸之地乃敢抗天威耶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與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爲君父尊爲臣子者奈何不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賓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捧詔立宣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少紓造舟始入貢耳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阯占城闍婆西則土番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傀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于王但欲王者一示無外耳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宗署來使者之言良是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卻之又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署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耶闍婆向不稱臣于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且多至雖欲啗臍悔何及乎宗署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利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潔廉乃如是耶闍婆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耶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于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黃臘降眞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文字甚鄙陋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與出入徒行城中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腰胸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黃蠟降眞龜筒玳瑁檳榔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

漉膩爲粉食之能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典禮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于是日作佛事若燕饗則封羊豕鵝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閩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常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王向打始因商人蒲蘆歇遣使琴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更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德威之所被無遠不屆璽書一頒輒稽首臣服稽之往古九譯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意辭令所加足以警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佛朗機

前言 詞

往行 詞

往行

何鰲字子魚□□人□□□□□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當爲御史時佛郎機以素頑黠假以貢爲名兩臺不許遂治區脫東莞之南頭潛至京師見部不拜朝班位先諸夷鰲與御史丘道隆奏驅之出境人謂粵之不肖而夷鰲有力焉

于愼行 二則
往行 詞
車戰
前言
譚學
李賢
袁表
劉大夏
程文德
陳建 二則
劉應節 二則
葉夢熊 五則
黃光昇
王錫爵
何棟如
易應昌
往行
□賓
佚名
戚繼光
陳珂
劉天和
胡松
馬文升
佚名
李宗言
朱儀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八

將權

前言

吳時來曰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于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旅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贊理軍務之文于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于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劉遠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

督矣至于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愚每思之以爲巡撫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而巡撫于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愚以凡督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于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如賊至調度擊肘更多愚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雨設也既而巡撫之東巡按之西又機當戰機以守機當守機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機之合力追勦于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夫總兵官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于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府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責于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權又明爲總兵者必當勤操練恤軍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命其有遇敵不戰則有逗遛觀望之罪如臨陣三次不勝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獻于闕下是重事權乃所以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制其如剝削軍士何愚以爲剝削軍士正在事權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爲己事以軍士命爲己命自然愛惜軍士非眞愛惜軍士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損其資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庸有赴剝爲哉

王鏊曰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不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

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于將多威奪于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鉞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言也宜依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愚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于慎行曰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兵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易以展布如

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鎮可當古一大郡自開府監司總戎參佐不下數十人法令滋煩權任無統翼既不逝動見踦跲何以責功効于桴鼓之間耶

丁元薦曰自古成功少起于議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不慕實政而侈空談不惜當局之人而恣旁觀之口屯田馬政鹽法河工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卽任者終鮮成功撓者衆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閫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日數論劾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忽設一提督調遣紛紜雖黃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爲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

□□□曰尉繚子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長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夫自十五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于元戎此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

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如號頭以上稱副將者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行矣至于採訪賢否不特參遊佐號得關雖黃之口卽下而中軍疎而兵馬皆竊操之以故將官率尚寬大競避風波巧者務鑽刺拙者安闌茸未嘗一吐胸中之奇正名辨分以相彈壓者如此則大將之令或不行于偏裨偏裨之令或不行于羣校動則掣肘莫克同心古所稱節制之兵殊不其然宜飭戎規別以部法名稱必嚴接見以禮一切考核各率所統遞上功罪則庶乎平居毋小加大臨陣若臂使指三軍之士可共死而不可亂矣

往行　附

攜黨

前言

張居正曰那吉紿台吉俱親至邊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嘗與之氣脈相通乃可大要虜情只要澳之無令得合而已

于愼行曰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方唐高祖嘗稱臣事之矣太宗卽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帶刀宿衛舉國爲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蓋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之姪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撻之突利遂降中國頡利勢孤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于唐初然而鬱鬱于彼臣伏于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攜其黨黨攜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往行

天順初也先及得知院皆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爲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人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盡于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近出于胡氏家乘

隆慶五年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郤于俺酋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輕重宜勿留崇古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畜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與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餌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媿曰漢乃肯存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答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臤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

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邊禁

前言

于愼行曰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紇卽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薦食西郊回紇跨有漠北憑陵上國虜運之強良有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中國同風卽朝廷賜書宣諭皆修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羣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遽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闌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逃入其境爲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梗化方爲寇敵中間往返亦自不易惟至開關通好混爲一家道路旣閑譏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詷之間得遊我閫矣然而闌出闌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愼也

又曰胡人雖好寇然非中國人敎之不能知內地曲折漢文結和親之約匈奴不復入寇自中行說入虜虜遂背盟至孝武之世翕侯趙信又襲中行之智而諸塞紛紛多事兵連禍結虛耗海內可見守邊者當重

闌出之禁近日趙全之事是其驗也

成化十七年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擒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論發烟瘴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成國公朱儀嘗守備南京時暹羅夷人入貢還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覺或言宜置不治公以爲事關國體遂舉正管押通使官追給夷價各遣歸

往行

車戰

前言

譚學疏曰自古人君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

庭撥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用其餘無數措置大同已行那借修造墩臺縣樓官鐵成造戰車百輛鹿柞一千三百餘副在官諸色人匠俱各敬手所在官軍疲敝之甚分毫不許科擾以挫其銳以速其逃乞勅工部量支係官生銅生鐵熟鐵十萬斤送至大同宣府二處三七分收領責成守臣于寧夏山西守臣僱募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砲廢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敷陸續另行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今將戰車鹿角柞椿繩式樣及畫下營檯營圖本具開」

李賢爲兵部侍郎景泰三年上言虜之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尺五寸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銃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有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

軍馬糧草輜輕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其正纔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劉天和疏曰古兵家之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將如漢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値單于急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轉戰千里破樹能數萬之衆卒平涼州其餘以車戰勝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況今用車非深入廣野沙漠數千里之地亦非用之腹裏平坦散漫虜隨處可入之地也不過用之延寧定邊花馬池一帶套虜頻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蘭等處臨河渡口虜嘗踏冰入寇之地及他處虜常出沒有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寧化塞之圍近年總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車過賀興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效之可考矣然非臣造爲也查得各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之多寡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

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輛其餘邊堡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行以是不適于用惟弘治年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紘後次改造隻輪小車嘗以樣車上請我孝宗皇帝加獎命紘取名全勝車有幸存破損八輛略備規制臣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夾輪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鐵小佛朗機一及流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爲架用安銅鐵神鎗一及各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鎗筒一箱之四脚插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繞鉤各一幷火藥鉛子鍬鎒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出虎貌之象兩面各掛虎頭挨牌戰則張之以敵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挽之二人翼之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馬軍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則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鉤刀短兵出戰敵敗則軍馬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向齊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進退所向無前虜不

敢遮避且火器安于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爲準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兼施戰守皆宜誠可謂萬全取勝止以環列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臣復制爲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霆擊然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阨險要以遨虜歸占據水頭以困虜馬誠可以弱爲強以寡爲衆修邊耕穫俱可用以防衛而車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過久之精熟雖直衝虜陣徑攻虜營亦無往非宜較之諸邊牲儒將領倉皇下營挑壕以樁匝地以繩繫樁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謬謂輕車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當軍千人一月之費爾但須各邊將領簡選步兵操演精熟而後可得實用但諸邊佛朗機流星砲一窩蜂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爾

袁表曰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如余子俊之所陳者固守邊之良法也然山川險阻車非其宜而以之深入征討則尤非所便如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溝壍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枳而不得行信有如前輩之所慮者矣故爲車戰者非求爲大勝求爲不可敗也

劉大夏曰照得密雲一帶切隣虜境而潮河川即係前元赴上都之大路川口寬漫別無險阻山水不時衝突又難立牆垣即今累報賊勢東行除已行奏鎮巡營等官勘議外凡有可以設防守之術各預爲處置思得各邊軍前俱各造有戰車臨陣禦敵未見其良而下營安塞阻隔虜騎最所便利所據潮河川地方既爲險阻可據似宜設置車輛及鬥永樂年間密雲一帶俱有車輛即今彼處官庫必有遺制合行巡撫都御史周季龍督同兵備副使錢承德查勘彼處官庫所收先年車輛攷其沿革制度或馬步高下各宜若干或地方遠近作何聯絡如果可以拒賊騎之衝突便我軍之用武即便支給官錢買料雇匠及時多置以備應用仍乞將內府兵仗局做就車輛發一二輛與伊令其參酌彼中之舊制從用今日之便宜仍將查勘過事情應否製造過車輛多寡明

白具由回奏其邊關一帶或有應用車輛去處候選差整飭關隘官員
定日行令一體查勘整理若京畿之地似有應用之處聽從工部斟酌
預備奉聖旨是着上緊考究如法成造完了來說
胡松曰虜人最善馳突故常以馳騎踐我軍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辟
然爭利邊隅所以往往失事至于殲及將領而莫救者蓋以此也惟車
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多置強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
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戰
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即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
險阻即跬步不能以寸是委敵之藉也臣近出巡過潞安見前兵備副
使陳大綱所制戰車甚爲簡便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級衣物即遇險阻
兩人可舁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具以爲式夫此不惟有貲於戰而
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修邊必
將惡其病也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可以
實士轉陶比其來也則可以爲營爲壘吾但謹其烽堠時其瞭望以防

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彼胡能爲也
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爲涼州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爲
營路狹則爲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
以克敵故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
爲兵之大要夫隆與靖而爲虜將則猶可誘也儻二子而號稱知兵則
是豈可不爲留神哉臣愚伏乞勅下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于諸邊各
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擬邊而補牆垣亭障之闕又可以施之追襲而制
崩奔衝跌之虜矣
程文德曰虜將接戰必先馳騎衝動則進不動復退但以其勁悍慓疾
之狀人見而辟易腥膻臊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
虜然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能試一技而束手爲戮矣則我之不利常
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捍聯以鉤環其上
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銃砲鎗弩且惟意可
施左右攻則相機可動萬一不利則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

于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嘗攷之三代以前見於
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荆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
故也玁狁即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於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
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陰爲偏箱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
太祖北征柔然車十五萬輛遂度大漠柔然畏怖不敢復南度馬燧爲
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皮列戟於後行以載車止則爲陣宋宗
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北虜也禦虜易嘗
不用車乎昔武王問于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士之
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阻人
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與戰動則足以
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糧有所齎眞宗時困于契丹
吳淑請用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
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

斂兵附車以拒之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
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
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
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攷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
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略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除亂非車不
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
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造車用無
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
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綴爲陣止則橫以爲
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駄乾糧不勞自齎
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
首過或尾擊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
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于後又有樁繩式樣意亦爲伏兵據險而
設耳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

翕然以爲可用今宣大猶昔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猶者也由是觀之古凡戰者用車也而于虜爲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于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敢禦之誠得車爲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綴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四全擊援四集虜必可滅合無勅下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隘口把截及平地劄營處務要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修改一面晝夜製造或謂車便曠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耳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耳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虜將逼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況于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故曰車之

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今古所載則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

陳建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尚矣然古今異宜古兵車之制不可復矣今當師其意不師其制其必斟酌損益今民間獨輪小車而用之乎蓋大車難行而小車易運大車之造費多小車之造費省大車用騾畜費芻而小車一二人可推挽大車重滯難於前卻而小車開合周旋易爲布陣大車遇險溝澮難輪而小車遇阻即可舁以度是故今欲車戰酌用小車便矣宋李剛論用兵謂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拒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二子所言其達車戰之利乎自漢以下備邊禦敵用車者不一而足衛青出塞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光武造戰車上作樓櫓置塞上以拒匈奴隋禦突厥皆戎車步騎

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哥舒翰節度隴右嘗造戰車以收黃河九曲是數者皆知戰車之利而用之也不特此也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命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卻月陣以大弩及弰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如此況于今日而何不行之有若夫戰車制度則往籍所載不一今姑舉其可行著之宋魏勝嘗創爲如意戰車弩車礮車矣近日何燕泉餘冬序錄載今寧夏戰車之制矣大明會典雙槐歲鈔皆嘗錄及當時戰車矣丘文莊亦嘗言小車之制著之于大學衍義補尤詳可攷而近日邊城亦嘗言輕車之利矣今誠欲舉行但猶考三者斟酌行之斯善矣抑守邊用車尤有說焉亦時焉而已蓋承平之世與開國創業

時勢霄壤不侔開國利于戰承平利于守開國之初乘百戰之餘威士馬精強將臣彪武有不戰戰必勝斯時也車固爲贅也不可用也若夫承平恬熙之餘百不如前胡寇內侵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暇遠引卽以我國朝言之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高皇帝命將四征而漠南肅清文皇帝親駕六征而豺跡遠遁有不戰戰必取請降恐後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雖不備無警也而何談于車至後則不然矣已已之役王師二十萬騎覆于土木近日邊臣亦以數萬騎敗于花馬池是皆不知承平時勢之宜守而不宜與戰不知禦狄之宜車而不宜與騎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一敗塗地無惑也使二役也有車爲拒長短兵夾輔之虜馬豈能近壓車以衝之虜馬將退走豈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備徵今古而灼知車戰爲守邊禦狄之策不容于已故首陳之

陳建曰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戰車之利而或自以爲鷓鴣車者爲行不得也攻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

一三二 叶 續修四庫全書 6 史三司

朱超石卻魏將軍韋叡卻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鷸鴟耶愚故于治安要議以備車戰爲備邊之首

馬文升曰虜賊之來疾如鷹鷂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可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砂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焉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二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雞頭關實藉此具踵而制之可也

劉應節曰自古戰必用車故田賦計乘以爲強弱秦人裸跣而走六國之師狙于常勝之氣而未可爲訓也然車戰之法言者多矣竟未能用之亦鮮効何也制車非法行車非地用車者非其人也大抵古之車制如周之元戎秦之小戎雖有倚駕不利衝擊又如偏箱鹿角僅足自衛而推輓不便馳逐爲難先臣李賢上禦戎事議爲車戰其制四面用

板以蔽人馬板上開窗以便射打其法頗善但畏之太甚而防之太密人馬如在櫃中運動周旋亦屬欠便臣愚以爲戰必須車當參考古今之制其適于用而已臣嘉靖庚戌曾以戶部主事隨軍督餉嘉靖癸亥又以兵備副使領軍入援竊見薊鎮地形平衍兵勢脆弱私計不用車戰終無當虜之日也臣退還井陘聊取遞運所車試一爲之而士氣輒倍又習之旬月則縱橫闔闢進止遲速無不如意其制亦如民間任載之車但于車箱一面略倣秦戎龍盾以合之意立挨牌數面如城頭垛口然仍于兩轅之外置長杆二從傍順出馬前中以橫木括之各安置鎗劍以利衝擊就于杆上懸氈以蔽矢石又于兩箱之外置牌鎗外向以拒登緣每車十五人五人在上專事射打十人在下以備更番每車百輛共用軍千五百人尚餘軍一千五百布列營內分爲各哨其中軍仍用車十輛專載火藥器械輜重糧料之屬平居無事則演習車陣平治道途使地勢常在目中轉車疾于旋馬遇敵之際馳車冲突鎗砲齊發虜馬雖強勢必披靡俟其奔潰然後督發營中輕騎擊之自無不勝

夫虜之長技弓與馬二者而已中國之所持以勝虜者惟火器爲最利願我兵不足以當虜之強我馬不足以當虜之馳每兩軍對壘彼已數騎虛喝于前而我之火器輒發須臾火盡無復措手虜馬驟加我軍化爲塵土矣是虜得以盡用其長而我每陷于所短是以我軍未經戰陣無以藏其身則無以壯其胆故也夫步之不足以當騎騎之不能以當車明矣短兵之不若弓矢弓矢之不若火器亦明矣是故有車以爲之戰則人在車中從容射打不至失措兵在車內其防如城不患來衝神機火器無不可攜糧料芻豆無有不備番休定力不苦奔疲乘勝逐北足便馳逐止如山岳其靜不亂奮如雷霆無堅不摧如是則我得以盡見其長而虜必陷于所短此卽武剛車類衛青所橫行沙漠然彼自環衛此兼衝擊彼地形在人此地形在我其利尤相遠也虜之謀吾車者不過順風縱火掘地摧輪而臣等皆知其所以預之矣僥倖數捷士氣大倍然後徐議罷車而所謂秦人之裸跣者可用也伏乞容臣等查勘無礙官糧各造車二百二十輛以備兩營之用其駕車馬匹每車四

馬兩營共用馬八百八十匹就于薊州遵化等處寄養馬內選用遇警駕車無事則給付遊兵營無馬人喂養騎操全給糧草毋致瘦損又會同總督譚綸覆議都督戚繼光議

又曰兵部議云車騎合練是否堪用臣等考之太公對武王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又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由此觀之則今日車騎合練之法卽太公復起不能易矣且所謂險地易地在薊昌皆有之今計二鎮之間可練爲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仍用車十輛專載火藥器械輜重糧料之屬平居無事則演習車陣平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三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

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轉戰之衆即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者疑于虜騎迅疾車步遲不相及臣等爲之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爲一處必以一半合戰而又以一半出奇或遮其前或搏其後或出其左或掩其右有追奔有迎擊有扼塞有要截追奔要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輕重車騎相合虜之所持者馬也而我有車以制其馬虜之所習者射也然遠不能六十步而我之火器火箭皆遠可二三百步之外且有營以爲之營衛我得以展其所長是技又不相若矣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騎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無挑壞壘塹之勞馬有從容飲秣之便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二也車不用食步不用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用甲省費甚鉅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三也前此虜入內地如蹈無人之境四散剽掠遍地皆虜莫之誰何今有兵車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僅僅自保取道以遁此車騎合練堪用者四也薊昌地方險阻車利扼塞要截使虜大失利當有終身之

創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五也臣等又以奕喻駐則布車四隅將卒馬砲俱處其中明以車爲衛也行以馬步各有止節惟車縱橫遠近所向無前明其不可當也砲則隔子取子明其無物可障也此車與火器相須爲用又因可互見矣臣等又以字說戰字從車陣字從車軍字從車大軍所駐名其門爲轅門轅字從車騎字從馬從奇可見古人以車爲正戰以馬爲出奇其所從來遠矣不獨太公之對武王爲然今都督戚繼光議以車騎合練臣等援古證今實以爲得制虜之長策

葉夢熊曰蓋聞黃帝與蚩尤戰以中夏車徒制夷騎士在涿鹿之野矣而于典墳無徵焉嘗從博士家語易坤爲地爲大輿而坎于輿多眚又于畜之大小及大壯大有既濟未濟惟舍而徒爲貨它則剝也睽也姤也困也雖解亦眚矣然坎爲水地中惟師言輿而爲貞兇惟貞丈人則吉蓋恐以此毒天下其君子之所依乎然著戒雖明而假象則晦震行無眚象象匪輿左氏內外傳則以車上占焉而解者謂之小其驚遠懼邇則大矣今敢不占而語易教哉書之稱者以庸以降至牧野稱戎序則

車及騎造樓櫓牛車于塞上晉則獨用偏箱于塞外轉戰千里而奏功蓋無大無小在所用之耳唐房琯敗以牛而哥舒翰以馬敗于李乾祐萬驍騎戰旬餘而殺過當尚有四百餘人脫歸報陛下乎至光武罷輕乾祐之勝也以草史朝義之勝何以乃陵所劍斬者而羅之于帳中且莫知以輕以重豈非用之有殊哉苟不善于用也臨衝轀轒以攻孤危彼能墨守而我敗有善者雖輪輻及鹿角拒馬賴之矣而況車之適宜乎當南渡之初其攻禦五胡屢取勝荊楚之區則平野之馳驅何如然歷攻勝者孔多而人但恐敗過矣故宋人往往以請其知用輕者有范沈諸臣而可保其無害惜乎未有用之者毋怪未覩其利也安可懲唐覆轍至廢武剛于不講乃反晉之成軌雖有偏箱不可復試乎

又曰景泰三年正月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文選郎中李賢疏曰胡虜之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備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

車有巾有蓋爲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胆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内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内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能傷人彼若近前銃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横行于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于此所謂有備無患乃克有濟也薛應旂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説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鴟鴞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戰車之利者豈亦未嘗試歟

又曰言車戰之不善者曰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利于平原而不利于險阻進難追奔不得大捷退難回轉必致大敗此其概也然古言兵車爲陣鱗甲一可深入二則前拒三束部伍行以載兵不勞担負止則爲營免掘溝塹乘便出奇歸有所依與人長馳而爭天下者遇險難行此固不必用若令禦虜所患者我軍怯懦而彼騎衝突外無遮拒士卒倉皇弓弩火銃不暇施發而輒奔潰今欲致人而不致于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宜莫如車不可廢也顧在教之熟而用之當耳昔古馳驅之善今不可復欲得之軍萬二千五百人而教之爲車三百乘乘用卒三十五人人五人在車一人御二人射二人助或兼勾擊步騎各十五分爲三伍二伍隨車步一爲樵汲騎一爲遊兵不長在營餘卒二千人以備間諜巡警守衛大將等項雜役車制比今騾車而小駕以三馬或四

馬人披重鎧馬施捍衛車有箱箱有穴前發銃弩後載戈矛中峙糗糧凡車所宜百物皆備樵汲另用小車一乘或引以騾上施二桶或箱或櫃可以汲水可以載糧可以藏人或細載牲畜蒭莞或攔塞隘口險要遊兵護送常與往來營中另置巢車三二乘以備偵望戰車三百乘分爲六隊隊五十乘内各二十五乘爲一偏六陣之布地狹則前一後一左右各一爲横陣左右各二爲直陣兵虜則前二後二左右各一爲横陣而直之即爲方陣爲曲二陣各轉一偏勾曲敍連是之謂員陣引而直之即爲方陣爲銳隨意消息亦無不可凡車相去各容一車出路有餘屯營結陣車皆内向行則反之壓虜而屯遊兵時出以警寇或援其畜牧或截其寇抄收則歸營敵來則前車背射後車步士夾出刀斧雜施銃弩交發鎗牌接鬥更休不倦疊出無窮相持少頃則騎分兩翼而出或擣其肋或遶其背急則歸營下馬助戰有死無退若少休或被圍則下鹿車或推小車塞其空穴專發銃弩更番迭上以次續食使無困弊勝則騎士超奔車方軌而進遇險則止另調遊兵或伏強虜截其歸路失利欲還則步騎

力戰以待車轉成列步騎復入車内然後徐行前車治力整兵後車當敵背戰後或前進或後代迭爲前後番上更休敵懈則車止仍率步士以突其胸退則車旋先遣騎士以躡其後獲勝則同車共賞喪敗不救則連罪奇材異功方擬陞職或爭首級而縱虜不追及傷同類者必誅無赦如此教習既閑而約束以定而後試之是謂三軍與敵周旋相爲犄角彼將進無所獲退難善歸我軍縱無大勝亦無大敗矣待後幾年我軍慣戰彼仍寇擾選我精兵乘其利便舍車用騎長追遠襲直擣虜巢亦無不可輒以己見參以古法作車戰議

又曰夫車戰古今詳言之矣用之皆有成敗歷歷可考間亦有稱不便者謂其重滯窒礙難行也不必遠引卽丘文莊李文達馬端肅許襄毅每能言之而未身試成化年間工部造之名爲小車而一輛拽之用十八人宣大造之用十人劉鎮見存曰偏箱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竟未得古人良法美意自古謂之駴車謂之輕車突騎謂之輿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也安得以重滯爲病哉本職近日

以意造之雙輪前向而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朗機二函火箭三
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
翼以新制鐵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不敢回顧平地二
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共可遮蔽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
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輓抽其軍之壯健
者以駕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敏捷每車一
輛幷銃砲器具價銀五兩夫造之如法不惜其費練之如法必極其精
本職願以三年之功得精兵一萬少效制虜安邊之策也
□□□曰熠生閩海不習邊事每遇塞上諸將輒與語咸云我軍與虜
對壘虜騎剽勁如疾風迅雨倏忽齊至我軍輒悸慴退卻任其蹂踐莫
敢誰何惟有戰車連結爲營衛我士馬可遏彼衝突火器間從中發虜
相戒莫敢近是中國之長技無踰于車者矣昔年爲計部郎曾于薊門
見故將軍戚繼光所造戰車大都倣古偏廂之制環以爲營稍合古式
但車式大重非馬數匹卒十數人挽之不得動蓋宜于易而不宜于險

宜于守而不宜于戰心竊疑之制府葉公出手鈔戰車錄六册凡經史
之所紀載與我朝名公之疏議言車戰者莫不援據而備輯之至其所
置爲軍中之用者則獨有取于輕車云平地推挽僅用二人登山涉險
不過三四人往來便捷而又翼之以拒馬挨牌藏之以拒銃神鎗止則
爲營則有連城之固進而衝鋒則有排撻之力神砲幷發則有迅雷之
勢精騎隨後則有摧枯拉朽之功聞之者怖遇之者仆可險可易可戰
可守非所謂制勝之上乘者耶今之與虜市款其名雖與獻納稍異而
款虜之費歲不下百萬緡與宋之歲幣等爾竭中國生靈之膏脂年年
以充腥膻之腹彼日以肥我日以瘠其終也必有決裂而不可測之憂
故款虜譬之養虎而恃款以爲安者厝火積薪之下人人危之矣然竟
不聞出一奇決一戰以挫其鋒而罷其款者則以我無敢戰之將將無
敢戰之兵兵無敢戰之具耳有如九邊諸鎮能準是輕車之式于步騎
之外俱置車戰一軍火器拒馬各造如法而又選驍將簡健卒預教而
熟練之一遇虜至誘之以步兵試之以游騎使之薄吾車營于時千乘

更熟思之
天啓元年協理戎政李宗言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
備李繼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絆嚴密銃孔周備
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向在南部乍聞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
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輮嘆曰陪京計部猶然
遠慮特貽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
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將應支空月餘餉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
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伏
乞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天啓元年南兵部主事何楝如陳水火二車何謂火車車戰是也臣聞
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全甲馬首兩旁皆夾長鎗對陣衝來軍非
鎗倒即箭射死毋怪其虜入得志也臣于神宗朝曾上請緩一疏已言
中國之長技惟在火與車矣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
長安能取勝且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偏

箱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
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持而無恐箭纔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
是從容以銃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夜以
繼日人馬俱碎營塞可燒此于以弓馬敵弓馬利害何啻天壤倘火軍
不練與弓矢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火器之人不論何方何營但以慣
習爲主自擇知火攻之將統領而訓練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
兵十萬可一戰而盡也此破虜之一奇也
天啓□年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造式疏曰東西蠢動在在告急總
以山海一關之外爲劇而一關之外求奴之長策全恃奸細然使我兵
有一旅能堅陣以待何至望風輒潰盡墮奸計之中也若徒厚集援兵
不盡站定之法更以我腰刀騎射之三短以當酋奴之三長未有不走
者故臣之愚見禦奴之策畢竟求之車砲爲是非不知各處所獻車制
與山海關之車營原不乏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曾無
一濟于用至于今而獨有他妙巧乎靜言思之意者非車砲之無可用

而實未盡車砲之用也臣于巡歷之暇每與差出戶部主事臣曹履吉
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遂集江鄉以東人士逐件製成乃知一
切花法如火龍經所載火人火馬火櫃地雷之屬皆止可間設一出而
不可常恃者也因卽舊式而變易之凡爲車式者四爲砲式者一閱其
製頗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者其言曰兵家隨地應變各有所宜陸戰
者不可語于水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北虜之戰不可語于東夷故
虜一也而戰法異者北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據穴拒城有所定也故
禦奴之法地有所必至而不患其不應勢有所必應而不患其不變要
在步步爲營步步推營以迫之而已奴驟來深突我而營不開也佯云
誘我而營不動也惟密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卽日在其伏中而不驚
也而後可以得志故制爲網轎車以兵營盤其製四輪其一面向敵者
闊四尺旁飛出二牌各一尺上層隙孔而施噴筒毒藥中層隙孔而施
火箭火鎗下層則變獨匣弩而爲三匣弩一發九矢用打虎藥傳其鏃
九發而八十一矢週而開匣一益之循環如前車之中央爲強木心出車

頂二尺用鐵絚繫四錘運其心則四錘環繞飛繫約去丈許人不可近
其上則施披水二板加木屋其旁俱爲牌護之牌亦撐人覆其下推之
而走于中可施橫板遇風雨士卒可不至暴露以此車式製若干輛用
橫木鐵鉤彼此相聯隨其地之方員曲直以爲營盤而後益以拒馬伏
弩之類奴雖有鐵騎何敢馳突我可推之而密進所謂進寸則寸進尺
則尺也或不止于站住而已也營立矣設猝遇奴來何可不擊又于營
盤每車相去丈餘橫木鉤聯之中復有小衝車前雙輪後以鐵鎚爲雙
足行則推輪止則按鐵足入土使之不動一人推之四人執器隨之車
前端亦有三牌不施餘火器惟載提心銃一門蓋都城所有諸火器其
器雖大乃載以車而放以地終費手脚且一放之後竪起更入前藥無
論忙迫敵騎已來不及施矣今所製提心銃舉放卽于車上每銃一門
提心有五卽以五卒分擔之一心纔發一卒卽前提之又入一心又一
卒提之如此循環至于五心纔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訖又來入放雖
繼百響不歇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本于佛朗機然原製甚小又聞定海

去來又奴賊爲奉集之挨牌或濕絮被以抵我鉛子便不能入更爲飛天虎賁車駕高銃以倒擊之車高三丈二尺爲拆疊之制不用則泯而不見用之則輪動紋關以長繩升之頃刻高起矣其製頂上爲架亦要提心銃二門令精健砲手于頂上點放四旁以牌護之人亦不見再用轆轤輪扯提心換放亦循環不歇架前亦安銃枕每抵五分則近五十步高五分則遠五十步從高倒擊無處可避如此車一行衆小衝車居前一層以衛此車之足而車上之人又作小車之眼奴更作漫天木牌以抵我耶卽奴望而欲爲之毋論其製不得見卽以意爲之乃今之製僅用一檀木其性最堅故能勝任奴上安得此丈長之堅檀若以他木爲之銃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便凝重而難行如此高車一軍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此倒擊未有站不住者也至于倒擊過多或不止站不住而已也又于網輪車營盤幷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其製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一將軍二門庶乎舉放不致震裂幷四隅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倒擊

比于邊牆之墩臺而多其輪閘戚繼光欲大將軍爲三提心則墩臺之倒擊亦循環不歇但尚未爲之耳有此臺車營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又有補網輪車或不止站立而已也合車砲而言之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爲營士卒咸有倚伏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法也以網輪車爲營實法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銃活法也因門爲臺實法也以臺爲車以銃爲衝活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法也以銃爲冲衝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活法也有實法而活者愈活有活法而實者愈實卽不知奴之遇而不得不應應而不得不疲者何如臣愚以爲站立不走之法亦無踰此矣凡此製法卽用于前人者止網輪一車隙孔而安火箭噴筒等器于中固有之至于上施斜板避風雨中爲運銃之心下爲三匣弩與夫小衝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前後輕平等飛天虎賁臺車皆番變前後因營手造以意授功成之以爲安營推營之法大段主于如此至于全營旣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營旣已周旋中堅

更有主張之帳車與升將旂之車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軍規兵若干堵馬若干以備追殺與夫飛天虎賁以臨城無雲梯之煩有多其擊傷其言難以盡載又卽小三軍以部司局宗隸之教習練放令其出觸處爲是奴兵雖多終不敢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取之蓋不以士卒爲衝而以銃爲衝要令士卒不傷一人至于每車五人各持長短兵器又自有宜備而不必言者也卽今所進有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如防牌以內宜有皮架每銃一位提心仍加添四門共成九門庶先放之提心火器旣冷乃更裝藥飛天虎賁之車盤尚有防牌網輪車之車輪尚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據見在以進呈者第以爲其式如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部臣之意竊謂內帑萬不可請車木良材多產南方欲倡其江東富家輸助共成萬人一營然後敢以上聞及計所費甚廣而人少應者卽職一年之內百凡節縮所餘約二千餘兩欲以多造若干幷呈而職得以應行部臣差一及瓜應還朝故僅將所製成網輪車一小衝車十飛天虎賁車一臺車一提心銃十門三匣弩小車

一車與原造官兵部札付山海關車營守備馬可化新安衛舍人李煜定海衛火藥千總邵忠遂同押進呈其職所剩銀二千兩製車砲不及者因水路不便搭解另疏差官從陸解進交工部投納以爲將來車砲之用伏乞皇上發下該部驗試如其可用卽有諸臣見製車營不妨命工部依此式爲製一營令調到各兵將習之以盡窮虜之職職每見易言遼事者輒敗遼事爲之凜凜凡先後材官技士以見策陳言至者無下百十職付之扣之一不確卽不敢收如此車砲諸法不但諸臣竭耳目心思之用一一有可憑准卽一一擬議之至以爲必如此庶可以少佐中樞綢謬之用而一念芹曝不勝惓惓焉耳

往行

□竇曰洪武五年三月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造獨轅車千八百輛以備軍用是用輕車備禦虜矣天順八年造戰車製如民間小車但前增二面木板闊二丈高六尺彩畫飛虎獸面上開小窗三面各留銃眼至成化十二年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賢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制

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擇一具共用十八人通用五十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以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猶之于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波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于馬步相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

御史及工部督工如式先置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可以施行如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隘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略俱要講明俟車製成之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賓劄州順義人也近邊而請造車則車當用也明矣

□□□曰成化二年令每隊步造小車六輛輛載九人軍裝一人推挽放銃七人行則爲隊止則爲營空處張挂有圍畫作獅頭牌而又于營外每車添設木樁一根絆馬索一條每車用布幕二扇俱用旗鎗張挂小紅纓頭幷生鐵鈴鐺車制以戰車四百輛爲一營其車用雙輪左右前三面爲廂中安快鎗或佛朗機少五六杆多七八杆口出前板之外

柄安置于中緊頂于後將火線火藥鉛子盛置停當上覆以木板遇賊欲放將覆板懸于前板之上此前廂板高二尺勢如墻緩則先放火器一二杆急則齊放放盡取出裝藥遞相安置輪放前板居中大約寬約三尺兩傍二扇各二尺制爲門扇以鐵爲鉤行則折回下營則相聯別車俱畫獸面路闊數輛並行狹則單行順推逆挽前後俱便

陳廷尉珂嘗巡撫河南陳贊畫安邊大計三曰制勝曰教勝曰器勝頗見施行其論河南平原野戰以車爲主宜倣古魚麗偏箱之法番長于馬漢長于弩宜各任所長時未及用識者韙之

戚公繼光居薊鎮日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靷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輦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卻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佥輜重營以從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目錄 外編
兵部十九
船政
前言　萬鐘 三則
姚夔　陶大年　顧章志
往行　王廷相
王積
佚名
馬政前
前言
佚名　孫原貞　姚夔
丘濬　馬文升 四則　楊一清 三則
王瓊 二則　張檜　胡松
李東陽　劉大夏　凌相 五則

李堂　儲巏 三則　趙伸

兵部十九

船政

前言

姚夔曰南京馬快船隻往往裝載官物數少私物數多每船一隻或止有一二杠其餘俱係附搭客商軍民物貨沿途索要人夫拽送攪擾驛遞雖節有禁例因循日久其弊尤甚合行南京兵部今後遇有進貢物件委官見數明白務要儘船裝載不許多要船隻附搭私貨如違許巡河御史將本船隻小甲并搭船之人不分官吏軍民就便拿問俱發口外充軍管運官員另行具奏治以重罪其發船委官容情多撥者事發一體治罪其馬槽等件只合工部成造不必南京送來以省民力

萬公鐘疏曰南京錦衣等衛額存快船七百八十八隻近該南京各衙

門會議奏行兵部題奉欽依每年成造四十隻比舊固爲增多然以額船總數計之亦須二十年方得徧造即今船多損壞差未減除而各船小半修造賠補動至傾家年復一年困苦已極查得漕運船隻官造官修而運軍比之小甲月米行糧加倍數多且無管押內臣雜費亦少運軍尚以爲苦小甲其何以堪一視同仁尤當憫惻合無自嘉靖八年爲始本部將各衛快船逐一勘驗除成造在三年以來損壞者所費修理不多亦是小甲不行用心照管所致仍該着令自修外若係成造三年以上者計其年分之久近損壞之多寡分爲三班每年官爲修理約在二百隻上下并每年又有成造四十隻是三年之內無可不駕之船矣其修船所費料價難拘定數大率以三十兩爲中臨時勘實量爲增減每年二百隻合用銀六千兩既不可加派于有司又難以仰給于他處合無本部將各年積貯缺官柴薪并馬船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借支應用待後請勑差官催徵本部各項錢糧通融處補況缺官柴薪銀兩正德之末嘉靖之初因兵燹災傷節經南京戶部等衙門奏請取用夫往

年別衙門既可取之以備災變則今日本部亦可用之以濟困窮撰諸事體宜無不同然特就三年之內而言此後如果差官任久責專各項錢糧徵解如額則此法可以常行但非臣等所能預料須待本部臨時勘酌其修理之船數或照今每年二百隻或減從百餘隻或數十隻料價或照今官爲全給或與小甲三年出銀或酌定官民分數多寡出銀年限或幾年一中修或幾年一大修或幾年一改造皆當量力而行求爲可繼事干重大仍具奏定奪緩使此後小甲照舊自修然休息之餘材力稍復亦當與今不同矣損公家數千兩之積而可活數千姓之勞民費官司三年修理之勤而可以解數十年之劇苦固結人心奠安重地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況此快船常造常修無事固可用之于京運有事卽可用之于江防亦慮患之遠圖經武之善計也至于勘驗船隻并給價修理等項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當從宜亦難執一俱聽本部委官專管一應事宜責成于彼計處停當呈部施行務使官錢不至虛費船甲得霑實惠

又琉曰南京江淮濟川工衛額存大小馬船共七百九十六隻該水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名俱係江西湖廣兩省并直隸太平安慶寧國三府解役今見在者僅滿六千而逃亡者十分之七以各地方原額計之湖廣最甚太平亦多而江西次之安慶又次之惟寧國一府獨少所以然者津貼之法未均歇役之罰不嚴而苦樂懸殊頑良無別故也然人夫船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闕一不可緣江西湖廣工食銀兩徵給不繇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強者多取弱者受欺且使各夫自行取討狡猾者每藉口以逃回本分者惟捋腹而坐待又有慣逃之徒一得貼銀旋卽躲住及至勾補重復詐需不但悞本衛之差遞以爲原籍之害至于各船料價六百料者成造并修理該銀三百兩三百料者該銀二百二十五兩每遇船當修造另于貼戶派徵銀數勤以百計而一時取足人戶固艱于供輸夫船隻本船一事而兩次催科官司亦病其煩擾且損壞之船已派者工料併徵未派者追呼罔及久爲偏累人懷不平本部近年有見于此將安慶府比照寧國事例工食料價一起徵解官民

稱便而江西湖廣祇因彼時地方官員意念未公于體國良法竟諉于空言只以寧國安慶見今逃夫數少則此法當行足以明驗況查得先年本部委官員外郎徐受安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馬船水夫永充及新僉者俱有朋糧貼戶議以徵銀解部給領爲便以此推之則湖廣別府與江西一省必皆可行益無疑矣但各處糧差有輕重夫船有多寡徵給工料亦當有等差則在酌事情以順民俗而已查寧國府每夫一名歲徵糧十兩以八兩貼工食二兩備工料蓋本府夫額原少田糧又輕出辦固宜仍舊他處則難概行安慶府每夫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輕重爲以得中合無據以爲則如江西與安慶府鄰界舊年每歲貼工食銀八兩此外又徵料價不無太重合照安慶府事例今後亦止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如湖廣水夫一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原額本多田糧有限若概依他處則貼戶必不能堪若全無處給則正夫何以存濟先該武昌府開報所屬州縣因糧夫之多寡有貼銀五兩者有四兩者有三兩者撥之別府大率相

同合無聽本部差去領敕官員將本省各府州縣查算夫糧酌量定擬多者不得過五兩少者不得下三兩如三兩者以二兩五錢貼工食五錢備船料四兩者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五兩者以三兩五錢貼工食一兩五錢備船料通融總計每夫一名可得船料銀一兩以備修造之用中間夫額最多州縣亦聽差去官員查勘果係永充丁盡戶絕者量減原額十分之二餘仍驗糧僉補其太平府近該本部奏准將蕪春圩草塲租銀每夫歲解銀四兩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事可常行毋容別議但前項草塲課額隱占虧折者十之七八已徵租銀侵欺那用者勤以萬計合無聽差官員督同該府廉能者踏勘查追接濟夫船是又國家不費之惠也以上徵收工食料價銀兩必須通行二省三府各照水馬驛傳事例每年以秋糧帶徵完足就責令該府州縣部運南京錢糧官員順齎赴部交納以杜奸人展轉侵欺之弊至于各處逃夫原有追徵歇役銀兩之法嘉靖元年又該本部題奉欽依比照江西逃夫事例每名歲徵歇役者五兩連夫解部足使頑猾有懲夫船獲助

最爲良法而有司故違輕縱十無一追以致慣逃者自謂得計見在者亦皆效尤合無申明前例令各該官司嚴督里老地方遇有逃夫即便捕獲到官務要驗日追鋸責限起解命下之後各該官司有仍蹈前弊違慢悞事者聽本部及領勅官查究應提問者行移撫按等衙門提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若衙門偏見回護責有所歸如此則夫役之逃缺者皆將漸次復舊而官司可省清勾之煩里甲可省起解之費船隻之損壞者皆得及時修造而各船料價先年拖欠未徵者可以免徵近年損壞未派者可以免派非獨兩衛夫船實用得濟其于各該地方寬恤亦多矣

又疏曰近者南京禮部等衙門會議奏請節省船差該兵部議擬題奏欽依查得嘉靖元年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等奏准板枋事例而行甚盛典也緣每年各起供應惟板枋竹木用船最多原擬盡數裁革後因南京司禮等監局奏請漸次增添嘉靖五年以來遂至歲用馬快船一百五十六隻若照今奉明旨則前項板枋竹木俱應免運但臣等竊思內

府供應亦有經常不時之需若盡從裁革或非經久可行之計復覩累朝明詔俱載懸價召商而登極綸音又去京廠支取講求便宜以翊宣德□正在今日耳合無勅下該部將內府歲用或不時取用板枋竹木舊該南京運送者從長計議若係在京神木廠幷眞定蘆溝橋等抽分廠所有者止于各廠支取免令南京起運或雖係各廠所無而近京地方可以取買者行移南京工部于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召商上納如果彼中不產必資于南供應決不可缺者方將合用數目會計停當務須省約行令南京各該抽分廠依收數辦照常印烙交與各該監局人員領運赴京交納但前項物件數多龐重長闊難以入倉裝載各船多于兩廠及倉面上堆放非特占船數多而枕壓搖撼壞船最甚致累夫甲修造賠貼其苦尤不可言合無比照各年皇木事例今後遇有起運即于抽分處所置辦索纜及一應撐駕什物編成牌筏分定起數每運一起仍撥馬快船各一隻馬船與管運人員乘坐快船與撐駕水手棲止其合用水手聽本部于馬船水夫或快船甲餘內酌量撥用若有未曾慣習情願募力者聽如此既可以節省船差又可以保全船隻而于內府應供亦無缺悞誠一舉而兩得經久而可行者也且南京光祿寺歲運皇酒先年節奏經革每爲浮議所沮近日奏旨悉從裁革止令解價赴京臣等但見被累者之懽呼而不聞供事者之缺酒所據板枋竹木事體委與相同儻蒙聖明采納允行不惟各船夫甲受惠無窮而裏河人夫差亦省減矣

往行

王積字子崇太倉州人正德庚辰進士辛巳廷試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嘗謂南京武庫郎故所棘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品物郊廟香幣軍需甲仗者分屬諸衛每一船撒輒責衛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至自雉經溺水以狥長年二萬餘散攝諸郡縣吏因緣爲隱匿至者僅六千船日以減耗公既任武庫久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爲言于朝始以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郡縣所隱匿長年悉出爲官用着爲令

陶參政大年嘗爲南京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擢船黃頭郎最重徭十年一踐更必閭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衛萬戶若輩招權通賄富厚家多行金錢免貧者顧挂徭籍爭告紛然公投袂起曰果爾一衛尉足矣何用駕部郎爲遂入署戒閽者闔外扇勿得通謁躬自按籍覈其資產酌劑而登下之是年踐更稱平諸軍士咸安堵

顧少司馬章志嘗爲南京兵部侍郎留都編戶軍強半于民快船小甲苦于奸豪積猾規免而偏累尤苦于管運內使抑勒而誅求累極則告埰甲埰甲加以幫甲又加以派及餘丁猶不免亡身破家總計各船受害者蓋不止六七萬家矣公署部時因旱霾得應詔言民病乃疏陳快船審甲之弊害請如馬快船例其篙師改僉充爲雇募稍優其直減船額以就之除見支船米二萬石軍自樂輸銀萬五千兩依國家舊額外捐銀萬兩米萬石即可出此六七萬家于水火之中鞏留都磐石之固本部諸司惟船務爲最劇軍人病苦惟船甲爲最深地方隱憂亦惟軍窮爲最大溥德意召天和計無有出此者疏上上嘉納亟下所司議行

矣部上請著爲令具如公所言留都數十萬人莫不舉手加額歸德公比公喪出國門諸爲船甲者祖祭道左哭聲聞于野且肖公像將立祠以報公是役也事涉中貴人無敢犯者公獨毅然不爲少避忌蓋疏出而中朝士大夫皆推讓公饒經濟不憚難日一夕當大用矣不謂其竟不杲也

□□□曰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爲奸利上登極詔革其弊進鮮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除

嘉靖三年三月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南京守備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運具疏請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覆奏言南

京各衛馬快船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奉乘輿北駐及進貢方物而設自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內官乃有假進貢以規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物務求多船以濟己私蓋緣未辨其輕重多寡故不能盡發其欺隱而折其僞辭今臣等查議先論其物之輕重次計其扛之多寡後定其船隻之數目雖有奸貪欲求多撥不可得矣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爲太祖高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宮監苗薑香稻等物南京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印綬監誥敕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旨取用可減者多如枇杷非南京所產青梅酸澁不堪用天鵝鶖老鶖鴈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又北方有之通屬可省龍衣綵帛沙羅綾緞諸物既有織染局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是尚衣有餘似不當織

造此則以會計停止者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諸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數年之用量爲停止雲南膳卓朱漆器皿及銅錢諸品皆堅久可行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即此一事之行聖恩所及甚廣伏望皇上獨斷而必行之上以所奏下該部議禮部尚書李時等言薦新品物除枇杷北土所產梧桐子風□鮮茶木樨鶖鵝彈具宜如舊進貢用船裝進其青梅石榴柿子天鵝鶖老活鴈鶖鵝俱可省供停減船五隻工部尚書章極等言南京工部每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六百件節年每進減造其數亦多原議用船十五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龍衣幷竹器彩漆卓盒銅鐵器物俱宜照所議減免上曰此疏所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俱依擬行着著爲令自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奏參

馬政前言

□□□曰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于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

官所屬監十四羣九十八職爲馬政是司牧養孳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廒放以牧地居則課局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廄牧者也有虧欠倒死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羣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督理焉又建行太僕寺于北平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文皇帝遷都于北設太僕寺于京師勑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課駒選駒搭配牡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立羣長一人管領牧馬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馬各俵與種馬一匹餵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羣所以三之一納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

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于內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
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一皆以充軍實京
營邊鎮無乏馬一代規模宏遠矣列聖相承因革時宜議買俵議折色
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
苦則有臣翁大立者其言不啻詳已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
正德二年忽議買俵不問徼駒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革買而糶者
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主議課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
糶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糶馬政亦廢蓋其以革爲可而是之
者則御史余有年與張徐二宰執王梁兩司馬也其以革爲不可而力
排之者則寺臣顧存仁御史馬朝陽曹譚兩司馬也彼其議主于革不
過以法久弊生民困已甚殊不知種馬之弊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
自累也不于法之所以累者而釐之以復無弊徒區區于輕議革猶人
因噎廢食雖免一時之噎而受傷多矣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興化鳳
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題革然猶曰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

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概之諸郡邑乎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廢牧孳
牧外又嚴關隘以愼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入永樂初開市遼東
正統間中監靈州而納馬入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納已不復矣
其餘或存或滅即存者亦僅寄空名深計之十方匱乏是虞迺併種馬
而廢之是徒救急于燃眉不顧長慮于曲突舛之甚矣冏臣楊時喬馬
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愚以爲復之便今自題革種馬之後馬
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猝辦茲欲于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爲補偏救弊
者則有十七議焉一愼揀選以重委任周官趣巫牧圉之職皆以德行
道藝之士爲之即下而臧僕駔夫咸加簡練況冏卿至尊膺也昔唐有
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于貞觀麟德再盛于開元故廄號飛龍禁中
皆天閑之選羣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索馬
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我太祖初設卿貳
親爲勑誥以論之蓋今宜遵舊制簡磬髦至于行太僕苑馬寺門尤關
邊馬重務不可充以匪人視爲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

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昔楊一清深思馬政大壞稽舊典興復之奏勘寺
臣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紘轍大更揀選何可
不愼也國初草場牧地在京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靈等衛各賓草場
于京府州縣各有椿棚鍋廒槽前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
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
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牧地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有
場外官豪不得妄指奏討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于權要或乾沒
于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率因循不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
自若也冀北古稱馬鄉昔人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今業爲帝畿
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不宜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
其舊額茭其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草場何可不復
也一革包俵以甦民困俵馬者以種馬課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
永樂中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奏補給賞實廄之需未有解
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用始于孳牧內

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備不時調兌正德中遂專買俵然猶係種馬額
數出銀自全糶後則一概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迺弊滋多
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
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色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
四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
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料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
積年衙棍代攬包俵百計措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騙騙或驗中
不揭銀買償率駕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平令杜承芳議每
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
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臞臨期自
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包俵何可不革也成化弘治間問刑條例
一款司府州縣起解馬匹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兜攬作弊俱
問罪遠戍嘉靖間申飭前御史周鴻奏該寺醫獸人等多係積慣百計
瞞官作弊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

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宵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呵中用即中用朝廷徵解倭馬原以待用豈爲此輩開騙局乎宜設法嚴禁到日將本寺獸醫預鎖關防欲察其齒歲雜抽各處解來醫獸點用至于請託一切嚴杜衙役盡行遠屏使他無所費民力全輸之馬則馬有餘糧矣胥役何可不防乎一公驗烙以便比查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跋涉餧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發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違累寄養人戶特患在寺臣異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查驗嚴加防關則妄報者既不能逃其鑽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益消矣驗烙何可不公也寄養馬者以解倭發之民間收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倭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倭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倭種馬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于是日望調兌去豎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買倭後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應息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爲馬頭領養次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己者少或至需索供應吏役騶勒種種民安得不愁苦咨嗟馬孰從而膺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貴戚動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寄養何可不善也祖制太僕寺倭寄馬匹給充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王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答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劄鎮以入衛皆暫支給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二年遼東以征倭馬數多損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既非己馬視非己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尅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今種馬已廢馬之所

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宜遵明例嚴保結于先責追補于後庶乎無所以耗吾馬者而羣有良駟查覈何可不務也凡倭馬寄養于民而兌于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要辨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應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病等耳而民尤甚蓋當兌時馬戶利于速收軍士利于得賄賄進則通至于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以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應先兌次應令餧養以俟下次如果羸瘠瘤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狥情而強兌之果應壯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南方有藥發應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死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倭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兌軍軍民兩便在一加之意耳兌法何可不平也既曰問君之富數馬以對凡司計之臣未有不日夜持籌于此者自種馬法廢而

本折議行第民情便于輸銀而不便于解俵況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戰芻秣粟之用無煩而利養戶此皆各有所偏主未可持爲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眞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東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以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嗟夫昔晉文以七百乘戰城濮吳起以畜卒騎干魏文灌嬰用騶卒蹙項羽于東城謝玄用騎兵敗符堅于肥水不然慶無良駿即傾壯櫪之實內府緩急奚裨哉本折何可不均也太僕罔政攸關職當問馬錦衣旗手等衛係朝廷親軍其所兌養寺馬年終必赴寺印烙點驗肥瘠近來視爲故事其登耗之故寺臣不得與聞即有倒損不知其因據該衛經歷造冊盡係各官校買補而已矣印烙之日譁然求免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憚于印烙則空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

稽考倒死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于四衛勇士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兌給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衛馬何可不覈也一專職掌以分守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廄則內馬無節會無擠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廄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廄爲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濫冒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惟遵成憲以停濫討則太僕之職有專而擅節愛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邊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死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職也夫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昔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賣納駒急軍士至鬻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贖還且爲寬賣駒之令宣德

中太僕寺請邊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南早有圖文今歲免比較孳生馬爲我皇上冊立覃恩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停其追徵德意洋洋列聖重光所爲恤民隱者至渥矣今宜體至仁以行大法雖不悉行蠲免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賠償何可不寬也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領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乃視爲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踰年不報則密雲守備坐營宣府援兵等營也數年不報則眞定營劉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閘久廢僅取辦于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餼羊之意猶存若一概併而去之謂此筒書何宜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寫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閘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參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

不致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國初立茶馬司于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僞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鬲氣底滯茶性通利能蕩滌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爲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也戎得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師遠矣矧于是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以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賚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則又我聖祖之英謨睿斷出于前代萬萬也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纔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露蹄其宣大延綏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嚮唐玄宗易馬于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樣與志所載相同宜查照舊例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苑牧勿惜茶而虧苦番人則奇駿畢至而爲利溥矣金牌何可不復也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

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停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老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不足發酒泉騄駬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衝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爲梗昌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無漢武之得而有其乏懷殷憂者不能不抱汾陽之悲矣權征何可不停也愼牧法則有欽定榜文在禮神祠則有春秋祀典在執駒政特教騶佚庳閑以辨其居巫醫以治其疾游牝以別其羣順駕輓以節勞逸禁原蠶以一氣類皆所宜講至于種馬之議興復尤在當事者一究心焉雖然此其大略也夫人主腹心也內外諸司百骸也紀綱腠理也主心一定則形骸攝腠理無壅善乎史克之頌僖公也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衛人之咏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得是說而存之則唐四十八監宋十四監皆以牧馬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飼馬二十二萬匹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餧養之人數無考宋牧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人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比前代馬政牧于官者多牧于民者少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于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于昔其養馬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于官者其法漸廢牧于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馬駒有齒未免督責追賠

可無論而烏傈橋姚之富臻矣

孫原貞曰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至西北二邊奴僕三萬人養馬三千萬匹唐于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也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衛人之咏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得是說而存之則唐四十八監宋十四監皆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則唐人監牧之制也而于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餧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于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內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于

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
也乞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
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
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
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廢弃有未
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牝其
種有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
閱換咸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故則立爲
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
法之律必愼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馬圉
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
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神宗有愧
不用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
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于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者亦已具

于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
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
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
地并可以爲草場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干某
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
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民情務
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某縣舊有里五十
羣長千人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
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
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廐長年老者一人爲廐老無力不能養馬
者數人爲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籠每歲春耕之候廐長
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
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于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
耕收獲之際廐長及廐老計畝收之倉囷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

之箕即以爲煮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中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即
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
償之馬五分鋦其二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月別其毛
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
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斃草飼料飲水皆有
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廨必冬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
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
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騍馬一百匹
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
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
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
牡來易每廐兼畜騭騍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牡騭一牝騍四所生或
騍或騭具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般運官物許于合廐起倩無事之日
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蚘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
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
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廨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
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
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租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
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
偏救弊也若夫俵散關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
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
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
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
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
一馬興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
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
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
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隔遠秋冬

之月皆俾就近攢喂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領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創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于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餧宜于邊城中擇空閑地爲馬廠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爲不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囤以貯草支大籤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駕騎無事之時輪

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蓄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泯洮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啻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阜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人不幸而生于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資其出力以爲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于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斃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卒以步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

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而馬亦易于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于我矣

馬文升曰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衛幷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各全支草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盡雖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況六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銀二錢不穀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

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但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春冬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餓雨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疾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瘦莫有甚于此時也

又曰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齎付見差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都御史等官幷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歷年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隣人等從公助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窵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于各該教場官所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糓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僱與人騎坐者事發俱于教

塲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僱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四級仍調外衛帶俸辦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馬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與六月支放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束二個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銀三錢

馬文升曰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爲修省事議得一在京原無寄養馬匹自正統十四年北虜侵犯京師一時缺馬騎操該太僕寺奏准將順天府所屬人戶孳牧馬匹分散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卻于兩京太僕寺孳牧馬匹比每歲取馬二萬匹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以十年論之該馬二十萬匹民戶有限馬匹太多連年倒死者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補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于用若照前數行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復合無將備用馬每歲暫取一萬匹本色折色臨

時具奏定奪如果緊急用馬照舊取用或發銀收買本部官題奉聖旨准行欽此

又曰弘治六年內兵部題准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領養騍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戶收使領養孳生馬駒其順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

楊文襄公疏曰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

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于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悞隳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茶馬巡按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煩多馬政實難經理而茶司所易良駑萬匹騎操所給登耗不闕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馬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司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巡茶之官兼理之爲便使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爲益實多又曰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

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邊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行令各將官所部馬步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愼選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騁迅疾者選作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騁者作二等身力雖大步行遲鈍者作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瘤老瘦者作四等一二等專備征騎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換易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坡足力不倦騰波蹶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不練而驅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顧然笑者幾希矣

又疏曰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牧馬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考而原擬養馬定規卻是如此臣今徧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塲廣狹軍

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
八名後因添設固原州衛草場地方多占修城郭及發爲屯地萬安苑
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闊俱堪爲中苑黑水苑係
甘肅苑馬寺選撥恩隊軍人一百六名草場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
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正可爲下苑前項苑分恐不
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一
千五百匹足穀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廣孳息必先
多畜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遽難收效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
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今將倒失虧欠馬匹三千匹必須
增置七千匹共種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穀前數將來孳
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日而得矣及看
得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風土
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爲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于牧養成
効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

掌馬質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值易之養之廢中以
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
遇年以來困于虜變困于歲飢困于轉輸困于修築公私匱竭帑藏空
虛別難措處查得弘治二年爲因種馬數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
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布政司敕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
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牧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
二千兩差官作急齎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布按二司于平慶
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之馬七千匹派撥各
苑孳牧趁時搭配成羣依例科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卽追補不許似前
玩慢以致逋課數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爲濟邊之用
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
暫費而大鎔惟陛下裁之

王瓊曰成化年間兵部奏准事例每屯田二頃除該納子粒外加徵銀
一錢隨屯糧帶徵以備本衛官軍買馬之用名爲買馬地畝租銀若有

西園聞見錄　卷七〇

拖欠自該本管上司查考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徵納豈可摘出又行
令太僕寺分管之理況地方廣闊衛所窩遠行太僕寺原非職掌豈能
遍歷衛所查考比較且拖欠屯糧數多按月住俸提問拖欠地畝租銀
數少反坐調衛重罪所以法令雖嚴而事難修舉政出多門而徒見紛
更且如西安等衛相離行太僕寺往回一千二百餘里該衛徵完地畝
銀兩解送行太僕寺收貯卻又委官赴本寺領回本衛給散多有將銀
侵出在外營買賣者兩無查照臣初不知其故及到平涼府審問行太
僕寺卿孫鳳具呈前因若不更正復舊甚爲不便合無除延綏寧夏甘
肅邊鎮官軍該出拖棚銀兩照依舊規徵收買馬本處巡撫兵備副使
管糧僉事等官查考外其腹裏西安左等一十九衛鳳翔守禦千戶等
一十所正德六年新例改在行太僕寺分管收寺支者悉改正照舊其
行太僕寺見收未支地畝銀兩查發原衛收庫內借支者行令原借衛
所照數補還今後西安左等四衛收完地畝銀兩卽便解陝西都司收庫呈
巡撫衙門查明動支各處衛所俱解本衛收庫具呈該管兵備邊備副

使查明動支內有拖欠地畝租銀者移文各該分守分巡官與拖欠屯
糧一例比較完納其前項衛所或營堡除原徵收拖棚銀兩外舊例該
收拖棚銀兩衛所營堡俱照舊徵收寄庫亦該聽各兵備副使管糧僉
事等官查考收支如此則職掌不紊事有條理而完欠易稽出納兩便
矣

又曰查得永樂年間北直隸各府州縣俱養孳牧馬匹至宣德四年搭
配成羣因順天等府別無空閑人戶將山東充州濟南東昌三府所屬
州縣人戶給領牧養至正統十一年又將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所
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正統十四年因虜寇犯邊缺馬騎操將順天府
所屬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原養孳牧分散永平等府領養弘治七年又
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寄養原養孳牧另給滄
州等處領養弘治九年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勘處過直隸
保定等府舊例論糧養馬每免糧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騍馬
一匹山東河南濟南開封等府舊例論丁養馬每有力人五丁養兒馬

一匹十丁養騂馬一匹俱照舊例每騂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領養孳
牧科駒起俵弘治十二年又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勘處過
順天等府所屬霸等州宛大等縣人戶每免糧地五十畝悉照舊例派
養備用馬一匹節經領養遵行年久事體以定孳牧寄養馬匹論糧論
丁派養民間俱係祖宗舊制節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將直隸山東
河南孳牧種馬及將順天等府寄養馬匹照例勘處丁糧編派領遵行
已久今太僕寺楊廷議建議更變固是優恤畿內之民修舉馬政之意
本部已經依擬具題差官分派荷蒙聖明慮恐煩擾還待下年豐收之
時舉行即今雖是秋深在邇但各處地方尚有災傷未見豐稔況查登
青萊等處極臨海隅向不養馬易州山廠砍柴夫役所繫甚衆民不聊
生懷慶等處山多地少水草不便先年議處皆有深意今若差官前去
拘集平民分派養馬不惟紛更舊制抑且人心驚疑逼迫流移致生他
變合無本部仍行太僕寺悉照節年題准事例遵守施行不必更張以
成紛擾

正德十三年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檜等奏稱先年失行事理已行
改正見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名止有見在馬四千八百餘匹奏要于
太僕寺見在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大司馬王瓊曰太僕寺見在寄
養馬數少及查前項正德九年山西三關有給銀買馬事例合無本部
于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兩動支萬兩就令山西都司進表官順便捕運
前去山西布政司交割寄庫差去官沿途合用廩給馬匹并車輛護送
官軍俱照例起撥應付仍行巡撫都御史會同鎮守等官從長計議或
選委能幹官員于出產地方收買或給與缺馬官軍自行收買務在處
置得宜毋致虧官損軍所買馬匹務須經由兵備副使逐一驗看堪中
轉送山西行太僕寺印烙給軍騎操如有高抬價值情弊依律究問不
許分派州縣逼民包賠完事之日將買馬匹毛齒給過官軍姓名并用
過銀兩數目備細造冊送部查考又看得奏稱馬隊步隊官軍委難通
融調撥一節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委的便于馳驟但欲
令軍自養多無空地可牧欲官爲支給又無民草可供所以往年照商

買草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爲害滋甚山西三關在大同之南頗有山險
可據況古人防邊多有以步戰取勝者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
陣以卻虜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不
爲賊所蹂躪若爲馬隊步隊難以通融調撥恐未喻本部建議之意未
知本邊不習戰步之弊也合無本部再行都御史張檜等從長計議合
無專報聲息或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于虜衆必由可以遏截
阻挫賊鋒去處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專
恃馬力以求必勝其有馬軍官立草塲以便夏秋牧放預處草料以待
冬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死不煩奏討斯爲得策

胡公松曰我祖宗遠監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
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
國攘夷康夏其規模計慮宏遠矣奈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人玩官之
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于民者又無益有損此其弊雖五尺之童能
言之即更僕不能數也考之唐史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
歷于其職自貞觀之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閑
廄使亦致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委任之
意何如爾今代惇之間固冀北之壤也閩所謂樂山魚兒川與滴水崖
馬跑泉等處水泉繁茂大宜畜牧誠宜及是時勅下吏部選于衆求古
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爲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爲苑
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廢閑攢槽飼秣悉
徵諸處養馬丁口之直召募忻代居民使爲圍人或藉諸隘流人以充
詳爲條畫第其蕃耗而爲之賞罰期于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
拜或即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任之若其庸庸充位績用不成顯加竄
殛終不遷叙至于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勅期令無
闕武備如此則唐張王不專美于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蕃之
強退而上書謂朔方士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屢有虜人來冊四節度將
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百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于流

涕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于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此其銳何可當而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爲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纔不過數千匹且多瘠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爲政者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屋者求木于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夫天下者一家之積也下闕

李東陽曰馬者士之所以資況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佽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徹茶給番甚有賊殺其人者番既憾于失信又利于私易亦往往以贏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而西邊減一百彼貪于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于多馬則微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劉大夏疏曰都御史楊一清受命于馬政廢隊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爲況其所行俱于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不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配施行仍乞論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勅內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匹委係馬政一事若並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況茶馬自先年停止于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于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勅內待到彼至日或行茶地通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查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請定奪

陵相琉曰遼東本寺軍士原係永樂年間欽撥領養孳牧馬匹給有草場不等專一俵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所轄昇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後于正統以來裁革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于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乏之用自後俵給既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徵駒監苑大小官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欺慢之性慣習刁許之風而本寺官員亦因事勢難爲罔肯督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部奏調永平府所屬州縣種馬一千匹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李溫奏爲疏通馬政以甦軍困事該蒙兵部題奉欽依支給太僕寺馬價銀七千兩收買種馬一千匹俱給與二苑軍領養比時孳生復廣馬匹

成羣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俵給過騎操走遞者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循習舊弊詭養兒馬以此虧耗復倍于前今計見在馬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其半欲望馬匹蕃衍胡可得乎近蒙巡撫遼東都御史張某案驗爲清查軍餘以備孳牧者該臣清出二苑餘丁除老幼殘疾事故外實該精壯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倍其數但前項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翻然改圖議以定規永爲遵守則人丁雖多亦何益于事耶竊照遼東地方邊臨夷虜不時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其虧耗如此當其事者又可得而追其責哉

又曰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徵駒一匹查得各該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騍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有全不養者何蓋因貧倒失不肯措辦買補惟圖推延以覬恩宥一也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實數俵出以俾輕便二也止養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養而又畏避徵駒借此以

影射故也其養騂馬帶駒多者何大率柔弱之人不善賓緣而監苑官吏于前二者受賄狥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轉牧又復追駒倭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此坐受其累不盜他馬以抵數則拐己馬以逃避耳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倭給之利而不知有苑軍倭給之利所以任其舞弄一至于是以今策之莫若通計二苑馬匹查點數內堪以孳牧者騂馬盡數留下兒馬每騂馬五匹量留一匹其餘老病矮小者令其變賣兒馬多餘者免與其操官軍亦或從其變賣通計銀兩酌量收買騂馬併其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馬駒子俟其一歲可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苑軍至于老馬若俟十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終不免歸于無用今兒馬十二歲即聽變賣或倭給官軍卻將轉牧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該變賣者變賣應該撥補者撥補如此則種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

又曰本寺監苑軍餘照例軍士養馬二匹餘丁一匹蓋以軍有月糧賞賜又與餘丁俱給有官田分在孳牧別無差占以此責派前數理固宜然但各該軍餘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爲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則輕重緩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每軍止令養騂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騂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匹納銀八兩蓋軍士出于一人餘丁出于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哀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記在官造冊呈繳合于筒門遇有騎操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與馬匹無則就前將前銀眼同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如此則額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事體歸一而免追徵之勞矣

又曰前項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追徵馬駒限有年分馬駒價值各從其便庶乎強者無所容其奸而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該軍餘中間力有貧富不同所欠亦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弟男子姪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概以名數分撥未免拗撓拂抑豈能久而不變耶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騂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搭均勻俱以四丁爲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于其隻身軍士或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給帖一紙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于本戶出幼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擺站瞭哨役滿之人撥補如此則彼此適均奸僞無所推避其于馬政不爲無益

又曰洪武年間欽給草塲本爲孳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衙官豪侵占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該蒙兵部奏差主事黃清前來踏勘給與由帖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七分八釐故詭譎之徒僞報餘丁二三十名者輒得領田三四十頃考其養馬不過二三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者亦得以冒田數頃而軟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及有三五匹不等者其于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所以軍士相

沿迄今子孫相繼往往已開種白收子粒糧既不納馬復不養天下寧有是理合無本寺俟其馬匹分撥停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匹以畝數仍給帖與照聽其種收如此則名當其實豪強不至兼併其于馬政似亦有裨

李堂曰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什一爲輕而常制之外取之若盡其物如茶鹽之課關市之征皆爲儲蓄經費計也至有馬政尤爲軍國重計營與審議故利弊尤悉焉夫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哉蓋洪武條格重種馬騂馬孳生永不可廢也今因應天鎮江太平等處謂非養馬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益乃推諸江北諸府亦定價通行焉則太僕點視憲職印俵何爲哉大抵建議更法之臣不顧條規成憲如江南府州縣屬邑牧馬草塲烽堆明白見在也乃計畝起稅以徵銀用下人所以不復孳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已且富民豪戶乘肥策良者阡陌成羣況古之晉冀騄牝所儲雲錦所蕃而謂盡無留良乎捨孳牧以爲勞縱市販以爲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官之非其職

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耶鹽法關征凡以助國用也關征近制多監于部署蓋取竭疲農不若征諸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長蘆淮浙等處之轉運提舉非鹽課之司乎今所在遍厄于豪右轉利于霸猾而奏討類仍則沮壞混淆將蕩然無餘矣乃刮疲竈困弱商稅田課畝巧爲水鄉等名少影額辦其惠奸容蠹也甚矣夫豈立制建官抑末助農之本意乎

儲巏曰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有損以後間有奏量與亦不盡從緣各境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瀆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幷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年等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

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十萬兩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次奏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于前可謂費出無經靡耗不資矣及照得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爲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意備經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頑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之間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卻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于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于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賠償鎮巡大多闊略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材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予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爲給予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矣又查本寺未收折色以求邊方正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以利于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既爲有司尅減又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塲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予本

寺銀兩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經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遞年本寺發去價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奸弊聽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與兵暫添銀兩不在此數又查得各邊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瘦損作踐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況生病亦由于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由于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巡鎮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爲戒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賤者治以官法各照本寺奉勅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閘一次合無今後點閘二次倒死者皮張騂尾俱有方准明賠置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予

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勅令兼管庶幾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督
理營少卿奉有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按月
住俸或奏聞區處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還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勅
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在邊將
士惕然悚懼俱知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
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
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匹共三千五百匹其遞年奏討本寺馬價
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
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勅
兵部另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
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屯
比之邊備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邊鎮尤尊朝廷愼重馬政尚有
科道點閘少卿督理況邊方乎蓋巡撫等官于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
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又曰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
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
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
士貪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爲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爲幸把總之官
又狥私派領不恤貧軍奸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覬恩宥故也臣聞
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
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
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業分爲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
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竭其半二十
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椿頭朋銀之例絕其衆擊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
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
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爲照官
軍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
踐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或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

免更張夫古兵法騎可以爲步步亦可以爲騎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
臨敵決戰何以出其制變乎況查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
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暴殄可
惜及責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眞駑駘易騏驥矣又孳
生馬册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幷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册交與御史出
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册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
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册少卿寺丞等按臨所在臨期投
遞以憑點閘者是也以寄養馬册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分管寺
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工食解送官吏科擾
所費不資況其所造不過鈔謄視爲文具勞民費財于事無益臣以爲
孳生馬册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
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備用馬册
亦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其點馬簿册
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
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惟季報文册乃欽定
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
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官多
令煩民擾至于文移簿册迎送廩給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勅督理
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
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該地方俱有草
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眞定等府州每年解銀到部惟順天所
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
文解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養馬
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以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寺少
卿一員遍歷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之資也
又曰仁壽宮皇莊一處坐落霸州文安縣苑家口等里共退出八百二
十三頃五十四畝歸併五軍三千神機營牧馬外其坐落白鷺鄉等處

者仍是內官羅全等見業霸州草塲地里寬廣水草便利牧地之善惟
爲此最陛下留神遠圖興修馬政一旦俯從羣議雖毋后莊田亦宛轉
上白退還放牧仰窺皇度計遠處大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不以此
而改易矣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適見工部委官員到彼踏勘業箔鐮
票等地觀其所稱四至頃畝與原草塲相同亦必草塲廢弛之先渾河
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爲淤漲蘆葦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
臣因見地之羨餘悉取葦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
又蒙查理是亦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塲放牧
孰重孰輕況草塲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科課起自近年葦箔等地
固草塲之地也又況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
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莊
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
塲相連照前歸併三營牧馬皇莊退出侵過草塲地共一百四十頃御
馬監退出侵過草塲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薊州安和鄉地方歸

併三千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羣蹄踐踩或傷禾稼必啓爭端臣復委
本州查對冊籍于各家莊巢周圍兌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
地土幷今退出莊地計其頃畝不下數萬長畜茂草誠足牧放惟念居
民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本開寫民地四至頃
畝于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重治庶杜弊源內有義井轆在草塲之
中四面道里適均今欲議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守寺以處領
勅之官既免造作之費其餘營房馬圈量宜成造若太
監陸愷奏討莊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閻臺地方共退出地八百
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牧馬太監覃昌奏討莊田一處坐落
香河縣頭口社孟家莊等地方共退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
歸併神機營牧馬凡此草塲皆祖宗開創之時心思規畫蓄戰馬以備
不虞霸州一處固爲足矣且防其雨水蚊蝱又設薊州香河閻臺三河
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爲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
三十年來奏討僭種苑牧幾廢仰賴天啓聖智遠體祖宗之心大爲邊

方之慮察納廷論斷自宸衷特命臣等退出各項莊田以復舊額固足
以擴前休而垂永久矣然事易于作始難于保終自今以往大昭王度
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蹊可絕而牧地
永存矣

趙伸曰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鹽馬有太僕寺點馬寄之騎
操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漳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
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樁朋無
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塲册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買尋襲
如舊則孳牧無地而牧軍因得以藉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糧草
假以羨綠則措辦不時而鹽課于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
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
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
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
不齊射利商人高抬時估欲增價則虜官欲減價則馬小營觀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每年起倩備用馬匹投部發部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爲
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充
價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士漢官軍籍名
手册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兌各鎮官軍回
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樁
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己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
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即今甘陝行寺苑監巡察御
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
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斤引中
者一匹八十引輸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祿糧修理
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
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令奏討太僕寺
馬價十萬相兼此間皆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
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

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
論則即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
必須放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于番夷
無致遺奸于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
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採馬除年遠
勿論自今明立册籍各記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照例蠲免
遇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于稽覈與
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衣糧賞賚毫
毛未及于此追馬徵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願乃驅之荷戈負重
難免于仆且死矣

西圃閒見錄卷之七十一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前言　閻仲宇　錢樾
佚名　周用
高文薦　吳時來
萬鐘　于慎行
袁表　沈昌世　二則
佚名　佚名
佚名　佚名
往行
高皇帝　二則　文皇帝
黎福　楊洪
汪道昆　劉效祖
雍泰　費宏
呂言　蕭廩
黃福　黃眞
王以旂　王崇古
謝汝儀　七則
王廷相
譚學
吳允中
王家植
顧存仁
馬鳴起
沐英
黃仕儁
佚名
劉大夏
陶大年
李陶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前言

閻仲宇曰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倣以備邊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孳生之用臣愚所以甚爲之痛心也先時議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革時弊但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收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騸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賣價區處買補湊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止見點視務要膘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就令賠補永爲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遞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

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十萬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于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于二十五十丁衆擊易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倣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興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羣蓋而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遞年起倣大馬俱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爲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籍豐于民而嗇于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懸絕喂養科罰之害在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日撻而求其好孳生決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撻而求無好孳生亦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必所致也臣廣詢博訪衙民損官其弊如此蒙皇上俯察臣言勅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既屬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算印記之煩絕管馬官吏書算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祖宗立法

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錢楩曰夫國家養兵以安內也畜馬以振兵而利之民也今見我朝馬政至此極弊而重遺民害之甚民倦疲矣古者牧馬之政職之而有選人牧之而有專地治之而有統法自周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石新法一行而戶馬之說起矣戶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興戶馬保馬皆以官馬散之編民使代養也然神宗行之而文彥博諍之不得神宗卒曰朕于是有愧于文彥博矣哲宗嗣位收還保馬而置監官牧如故我國朝馬政廣散官中種馬于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編戶之民令民家自爲牧而歲孳駒戶馬保馬之遺意也戶馬保馬歲給見馬或與馬或與其值令民自市又賦牧地與民又蠲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者聽今法皆不然戶馬保馬行不再傳而輒就易轍尚爲古今遺恨今我國朝原頒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百數十年之久矣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職治弗有牧法而弗免歲斃之償而責歲孳之駒得乎以百數十年種馬之舊專設御史歲臨印之旋斃旋償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病得乎丘濬議馬曰兩京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朝廷立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爲之拯恤可乎夫丘濬至今又數十年當此時已爲弊甚而冀拯以恤至在今日弊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于民歲計備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牧法也雖良馬亦斃而矧斃之餘也即歲償之皆駑也是故民間歲以脂膏之聚置于馬販之手而尚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孳之駒堪解以入式者百無是也果見種徒存無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財百十餘萬且民願以種馬變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該起解備用馬本折二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解不缺是旦夕一舉而上不廢法下邨生靈利萬萬矣

謝汝儀曰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有通判一員以總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日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污者多

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僉補民苟目前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恥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懦無用者恐點馬之起謗惕日玩時通不查理專務諂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理刑名或追并錢糧用以干名覬望旌奬己之職業若秦人之視越人置肥瘠于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責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備用馬匹恆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所不及也況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喫緊于彼而優游于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百姓囊橐罄然一空矣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踐者任伊作踐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

南山東添註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勑更替接官協同各太僕寺寺丞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仍前貪污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餧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爲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實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又曰種馬之養正欲其羣蓋孳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騍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官員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爲追罪之計而紙上栽桑之弊與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册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餧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孰若納銀而費少事輕

哉故當羣蓋之時將兒騍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銜落求爲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每馬一羣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爲言者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于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兩四錢況一倍再倍而不止者烏可勝有限之膏脂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于今日者也臣愚以爲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爲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爲今之計合無申明舊制參照新例請自嘉靖三年爲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乃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納駒于變賣銀內隨意以多寡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爲准俵以視優異爲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羣全不生駒者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羣頭馬戶各枷號一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爲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前項紙上栽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之易而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又曰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羣蓋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

恐稽察之不及于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羣長所以都事而察其弊又懼乎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于是乎羣長之下又立獸醫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羣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以爲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狹猾之徒因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獸醫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羣長又及羣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爲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覩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羣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欽此以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匹立一羣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羣立一羣長惟直

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邯鄲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羣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概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況起解大馬中途恆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羣長遵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匹設立羣長一人一年方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督各該馬戶羣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雇與人等項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肆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勑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于羣長責其半月之中提調羣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于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卯簿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及馬戶若未曾舉呈驗其脊破觔傷者罪及羣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

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治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害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又曰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騍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騍馬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有九十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者有之騍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僉之時各該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湊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況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實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即此由耳故一時追馬緊急或將養馬畝地揑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有馬頭貼戶俱逃而累彼保鳥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烏可復加棄餘地以贍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恆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即將現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累靠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索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至于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以蘇矣

又曰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斂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

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汚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賄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馱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救死不贍奚暇生駒況又賠辦草料出差僱覓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療破中風觔傷腿瘤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歲月既深難于查考禁約雖存竟爲虛文小民隱忍而含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匹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報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務要訪明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實參奏仍爲定法州縣官但借用種

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問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又曰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見定駒若干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爲舊管買補孳生馬爲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册書吏羣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斂之媒造册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斂錢百文或倍于此而計所費亦不貲也況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紙上空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閘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册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目多寡造册具奏而今之季報猶在是此例未常革也臣又訪得各州縣官點馬造

備過用馬匹生過兒騾駒馬照數造册具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册一切禁革廉給柴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斂之路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賜之施行臣當另爲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補馬匹非受囑容情即通同買販故所補償者常老弱無用旋補旋死大爲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必不至于此耳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千匹似于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馬多本折中半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矣此俵中者然也萬一如前哉致瘦損轉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典賣產業子女重行俵補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如此解馬既多寄

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之于外寒暑之侵剝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此猶可言其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謂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移或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難于追補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緣爲奸作踐致死捏作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止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病恆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概可見矣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寄養曾不及鵝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爲民者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糧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所補矣

□□□曰國家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册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于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勅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勅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閘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幷戶部兵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宜以序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屋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蝱之生噬嚙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陛下鑒其

俟調發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于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算則有徒拘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況緣此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于戰鬬之氣且防虞防寇俱屬高秋正宜留存以成命臣等即問之都督柱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場把總指揮等官又訪之在營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聞之道路則人言籍籍士心洶洶憂愁厭苦有莫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遑寧處輒敢昧死上陳如蒙聖慈軫念乞勅兵部會同坐營總兵官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草料一半嚴限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騎馬匹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其公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天恩而長懷敵愾之心矣

周用曰古圍師教圍人養馬冬廢夏庠冬寒則煖之以廢夏炎故涼之以庠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屋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蝱之生噬嚙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陛下鑒其

宿弊近命科道官點閘此誠防閑之至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況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爲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創屋而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于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勅之官使得便于點閘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

王庭相曰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個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個月似料穀而草不足下塲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個月草與料皆爲不足矣馬給于官非着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于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

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眞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即如下塲之馬弘治以來尚隨塲牧放今草塲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塲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于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己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命豈不寃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顚越無算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急馬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做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肯惜此小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多之馬哉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個月之草料按月給籌半根六個月共十二根下塲馬匹再添六個月之料三個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救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塲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爲本等今則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今後草塲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查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五絲若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二分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分三釐二絲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爲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顧家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于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

馬飢矣馬苦而飢欲其不瘦損而驚得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差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幷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查出賃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馬皆得所不致損傷似爲便宜何謂餧養失法士卒間出草料散出各處從其自養莫有稽考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與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養之具而惟啖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做膘而壯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生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救其害養之弊查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有上膘者有中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合無兵部科道官再行點軍□退貧軍仍赴京操練每一把總官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到其處一二點視皆以熟草細料餧之餧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

個月之後點軍科道驗有膘息者免其會餕其有無膘息養者科道仍行嚴禁不得餕以酒糟若被地方雨鄰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爲便宜再點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不敎用倘事勢緊急尤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爲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高文薦曰馬匹羸弱一日不死則其支食草料與良馬同問其登籍待飼者動以萬數而應壯可備禦侮者僅十之七八耳其二三者未可用也歲費數萬軍需以養此羸弱駘駑之馬如捐金玉而塡溝壑國儲營伍其雨損多矣欲將各馬匹老弱不堪者陸續沙汰約計無踰二千匹耳任軍變賣不計得值多少大都馬卽駑甚價必二三兩之間令軍收貯而其本馬草料仍許關支待三月之後軍士所得草料又在二三兩之間矣舊聞見錄

之間矣舊例馬匹倒死計年月久近責軍陪償亦在二三兩之間持此三者令軍另買馬一匹必得膘壯以實營伍而軍士亦無倒死之憂是所謂草料三月者約銀不過六七兩更馬亦費不更馬亦費但前日之費爲虛擲今日之費得實用耳而倒死不與焉

吳時來曰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逋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蔘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計之馬若干某省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不等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養馬草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俵之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無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此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盡草則兌軍將何以哉蓋不知兌軍之數有皆取于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漫及于保定種馬乃猾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

譚學曰查得先年設有牧馬草場每歲去城三十里或五十里各設若干頃以爲春秋牧放之所是知牧馬也然場有三大弊焉不可不察也夫馬旣出牧遠者三五十里近者亦不下二三十里一時有警出兵則往返收取之間不能猝至多誤機宜一也每遇大虜臨邊竊伏俟其無備乘間直入常爲所掠正古人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二也邊方地土多鹵薄茂草亦少有牧之名而無草之實三也爲今之計莫若招人佃種量地厚薄每畝納草若干通計若干歲得草若干計亦可足否則境盡荒田悉爲召佃爲日加之計臣又查得邊方膏腴土田先年多爲僧人倚附勳戚任情占種謂

將官馬走遞馱載等項及雇借與人者各問罪罰馬一匹又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例非不明久而人玩至於倒失馬匹止是領馬官軍有決罰并追納樁頭之例其該管官員略無處治罔知所懲本部舊例雖每年委有屬官一員查點但事多掣肘名存實亡近年本部因見無益遂乃停止臣等竊思馬匹取于官民者甚難而棄之甚易關于武備者甚重而視之甚輕失今不處恐馬政廢壞日甚于一日矣查得近爲會議重大事宜諸乞聖裁以裨修省事因採江官軍經壞戰船該工部擬議添差南京兵部屬官點看及兵科給事中與同工部屬官點看合無比照前例今後各營馬匹添差南京兵科給事中一員與同本部委官查點行令各營將原領馬匹盡數查出倒失事故若干所領官軍姓名年月及馬匹歲數毛色各就塡註于下仍將本營把總管隊等官職名明白開報以憑查考每上下半年各造清册二本送本部委官并兵科給事中處交收遇存操時月常加點閘除官軍倒失

原馬及雇借馱載坐營以下官員私占及撥與人騎坐等項俱照依舊例參問追罰降級外其該管官員名下官軍倒失馬數多者亦當量其輕重住俸參問但例未該載本部難便定擬乞勑兵部查點京營馬太僕寺少卿所奉勑書開載事例備行本部轉行各官遵照施行仍行南京守備等衙門并坐營都督等官各嚴禁下人不許仍前占用官馬如守備衙門或有舊例亦當定與匹數庶免冒濫以後再有故違占用之人若係職官比照坐營等官事例參問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係緣吏舍人等項比照官軍事例問罪罰馬一匹若占用三匹以上者仍從重罰馬二匹各衙門敢有不以軍國馬政爲重占惜阻撓者聽委官具呈本部及兵科給事中各指實參奏其下場牧放之時舊該監察御史一員點視各項事例照前一體施行臣等又爲經營切近輦轂之下比來馬政甚多廢弛近該內閣輔臣極言其弊荷蒙聖明采納申勑團營內外提督等官依擬着實舉行況南京法令寬縱又有甚于京營者更乞天語丁寧重加戒諭庶臣等各官得以遵奉行事而積廢馬政可以漸次復修矣

于慎行曰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蓋自秦非主馬汧渭之間天下蕃牧皆聚于此今陝西太僕所主監苑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則相去遠甚自隆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胡馬數萬無所用之至令軍士領養公私須費若修舉陝西馬政北邊所得胡馬皆令圍人主之清覈牧地稽補圍卒可使苑政修舉蓄馬蕃息關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吳允中曰直隸河南山東歲解馬二萬匹每一匹馬除官銀三十兩外民間賠費不止加倍俵解一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滅門之殃搜括無借爲之賣田園貸豪門再賸良馬以往及至而復揀退矣甚有再之不已而至于三矣收者未必皆上駟退者未必皆駑駘總之眼昧五色而妄爲顚倒耳哀哀小民囊橐能幾而能堪此苦累也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幫盡蔓延里黨此六七年前故事而三省瘡痍

迄今尤未甦也間有節愛有司改爲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然揀退多而買補無湊則亦法之窮矣夫小民之俵解之苦如此一給貧軍則視爲棄骸草料付之烏有或轉僱于郵傳或坐占于宦紳終日不見寸草粒豆夜來啖以惡漿粗醪一飽無時暴露于烈日嚴霜之中繩有驛騷亦不數月而骨立如柴矣萬一烽火突傳謂能策此以折衝禦侮耶臣願皇上亟勑兵部以及冏寺痛禁貧軍之踐踏力剗豪貴之強占而至于解馬苟非駑劣老病無或任意輕擲惟責成有司如式解進苟非昏疲之吏斷不敢以款段速戾而三省殘黎庶有孑遺又不若牧之于官哀表曰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即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多被權嬖奏討或爲皇莊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占未占俱發民爲業量起徵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

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
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其牧于民者即王安石之遺
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
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
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既爲身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
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之令生
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
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順
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今當悉牧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爲之制
如一家養馬一匹應盡蠲其雜役量免其糧稅周禮持居四之一今當
倣其法凡牝馬四匹則牧養一以此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
一駒母馬過十二歲即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值而復給
以新馬四伍爲社五社爲甲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錄是而斃者責其
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

于騎士須先進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質及主者名瘠弱者
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償又凡給馬有損當依
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之意勿泥今律死損並不准除之文蓋軍人
貧困固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不諒也雖在旬內而馬有奇疾
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尾入官而已雖在旬外而飼秣
不常非時馳逐凌虐致死爲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
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爲先計者然如
分設官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
泊之廢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曷若
減市馬之茶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
而馬自足供也

沈昌世曰夫馬之耗也馬政弛也必先詰其弛之故而後補救可施國
制自隴西監牧外馬皆民牧解俵而後給軍故馬之生制命在民民不
瘠而馬始肥馬之死制命在軍軍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

口而賦之有編審之擾有點視之擾有交兌之擾有印烙之擾此皆吏
胥科索里甲浸漁而馬之芻秣煩費不與焉起俵馬匹每懼革退又捐
數十金以飽奸胥民力苦于徵剝不遑及馬故馬卒弱小若軍士得馬
豈不欲罄控沃若馳騁射獵而馬多倒死者戎吏咎也戎吏有親信騎
養之家丁有往來承奉之過客皆借騎軍馬馬必擇駿足揮鞭迅馳本
軍流汗踵隨草行露宿或馬未倒而人先損矣故軍士爭盜芻粟利馬
瘦剝一有壯騎營中國視爲不祥給未旬朔伏櫪已痛往者馬死責軍
賠償貧軍何辜堪此重費率赦宥不行若移此令行之戎弁誠允且愜
竊計馬力可支十年十年內營馬無故倒死令把總等官買賠馬倒數
多則創軍實證當行革蠲此曹庶知警乎議者憫民疲困欲將俵馬計
匹徵銀斥賣無用之騎以休民力甚盛心也竊惟祖宗制度修復則可

變易則不可知昔年鹽法之變額增數倍當時謂裕國奇策孰知邊儲
匱乏至此極哉國馬不蕃邊方乏騎坐收折價戎吏侵欺名有實亡猝
遇虜警捐厚價以收敎段將焉用之故弊但去其甚耳舊制十五丁養
一騍馬三年課一駒民不爲厲自種馬變而解俵解俵變而有改折有
本色弊紛紛矣無種而償其駒無馬而取其值國家假牧馬以收厚貲
之入似于養狙小民因折買而受奸胥之逼實爲鮑盡因時救弊其在
復種馬乎復種馬蠲雜徭課生駒罷折買偶有走失民當別市但禁駑
駘毛色不必盡同平居稍寬法制民得騎坐演習則臨陣不驚解俵點
閘法務簡易則奸吏不勤索馬大蕃育而民亦息肩矣陝西牧監初甚
耗減總制楊公一清兼理之馬增數倍今監院鄉秩薄爲左遷陞轉不
常事多掣肘雖張萬歲王毛仲不能收雲錦效也宜委巡茶憲臣兼董
監事久任而責其功積俸進秩卿貳都御史皆可兼假有司聽其舉劾
則人不敢弁髦視而牧苑軍吏兢奉法別羣絜駒以廣其生時涼燠豐
芻料以厚其養禁盜賣節俵散以防其耗人所抵掌談者可實舉行耳
嗟乎數皮歸資市馬特金繒之續矣茶馬不諳水土牧吏爲之攢眉邊
將請乞紛紜太僕莫措內廄非外臣所詰徒扼腕矣馬烏得不耗寄養
之例不可增俵散之例不可減豚牝三千惟望隴西牧苑耳秦良之畜

爲天下最是在得人而任乎
又曰我成祖定鼎燕都設立太僕寺以總牧圖之政督理直省馬匹惟是孳息牧養騏駒選俵以備給兌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之用蓋其重哉迨宣德正統間馬日蕃庶恐養戶不贍問以銀易馬則馬政之一變矣隆慶時種馬盡行變價南馬俱改折色惟北直隸河南山東俵馬六分折色四分本色則馬政又一變矣自馬政迭變罔寺始有錢糧之入積至一千有餘萬原非初意儲之爲買馬之資浸假盡爲戶部所借而罔寺枵然無餘矣其在今日則隆慶時所著爲例各省直歲額解折色四十二萬有奇乃所存本色四分計春秋二運不過六千餘匹耳此六千餘匹者寄養附近州縣補兌三大營不足而謂可復改折耶以馬則無復可折以銀則祇有四十二萬之額解乃供各鎮四十五萬之年例則不得不欠矣又增額外登極之皇賞則愈不得不欠矣積欠之數固多遼鎮之需尤亟于是又有欲以春秋二運改折者夫亦計盡無復之耳然而非所以爲例也祖制三大營額設

馬三萬餘匹今缺六千匹需兌補乃東西兩路寄養馬僅一萬餘匹兌補之後止存四千而年復一年馬之倒死者從何兌補則將無馬矣神京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就壯萬乘之威靈者而謂三大營可以無馬耶乃言改折之便者謂俵馬每匹給價三十餘兩胥倩領銀任意吞肥而禽緣打點賄囑充數俱取足焉其所用以買馬者不過三分之一二中間寄養貽害解運若印烙使費倒死拖累難更僕數究其害還中于百姓若改折解銀二馬之費到邊便可買馬五匹即以所餘者充餉而諸省費不與焉故三分本色七分折色當永爲定例者也夫祖制種馬以壯京營制甚善也種之既久而馬蕃則議折折之既久而價多則議借乃戶工二部之借者止於不還而已邊鎮之借者遂緣以爲年例遞自天啓以前四六改折折之所解歲四十三萬餘兩猶可留餘地以養民間之拖欠至二三年間復增銀花之賞十萬餘兩而寺有大困矣況皇賞功賞逾于額外故邊鎮馬價缺于額中今止酌爲半補之法捉襟露肘之苦已備見矣蓋任者以職掌起見惟欲守種馬之舊而議者以餉

也因時救敝莫如復祖制而變新條舊制十五丁養一馬三年課一駒備馬之需即取諸餘馬之數或買之四戶馬之內此良法也未幾改而解俵本色折色紛紛矣小民無故而增買馬之錢眞如無田出租貪吏有緣而咀馬頭之賄無異攫金白日徒令奸商獲厚售猾胥居奇貨耳故種馬復而民息肩於解俵息肩於解俵而馬之市販當日微種馬復而民盡力於牧養盡力於牧養而馬之生息當日益種馬復而民導利以代賦導利以代賦而民之安養當漸紓種馬復而民計日以待徵計日以待徵而兵之爪牙當日振兵部所謂寄養之源在地地存則馬存或調取或追補自可因體以求用孳生之源在種馬種馬存則駒存或俵用或折價自可循名以責實蓋見及此也且苑監諸司茶馬諸市皆以牧馬助軍希得實用今諸邊陳乞往往免折此祖宗朝所絕無彼平日何所事事而欲分畿輔一萬之騎爲九塞之用乎無事而推之塞上有徵而括之民間與衛虛銜椷之資羽林空數段之乘居重馭輕似不若是之疏且略也爲今之計復寄馬重寄養之馬絕九邊陳乞之馬酌

各省折色之馬嚴寺苑互市之馬庶幾馬政少有裨也五行志曰馬大瘦苑天去其備危亡隨之是誠當圖上利病以備財擇

隆慶年間修馬政議在盡物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爲易而冬春之月爲難夏秋天氣和煖水草牧放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家鮮芻料之儲緻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視其馬之弊而有不恤者人尚無食何以飼馬人尚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爲多一歲之中自十月至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餧養保其膘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請做古監牧之制而爲圖槽餧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闊空隙水草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爲一苑每馬三匹爲一廈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戶通令在廈餧養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膘息異於前但以一時草率未有定制官離任而政即廢也

永樂年間官設苑監之法更議裁酌經理量擇郊外豐曠之場分簡營

軍之善畜馬者率馬而時牧馬瑪官備牧料列廢攢槽隊長醫獸如法調其水草適其遊息官每較馬肥瘠以示勸懲操時定等牧時別料豐其良健而汰去其羸劣諸督牧長帥亦必以馬肥瘠示勸懲

太僕寺志顧存仁考丘文莊公云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于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處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宋李覯言于太宗其說亦如此然今馬常患不壯以無善種當必取之戎夷而楊文襄公乃謂得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孳牧多損余恐不然唐初得突厥馬而開元之馬以雜胡種而益壯陝西風氣與番近豈有不宜若丘公之論施于中國馬盛之時則不可易矣夫馬必有種是稱青海驄馬日行千里蓋乃得波斯馬種云

□□□曰凡養馬冬暖屋夏涼棚頭平繫行相離稀闊槽道潔淨揀擇新草節簸粟豆若熟料用生水浸淘放冷方可餧之其飲馬水切忌宿水凍料麈草砂石灰土蛛絲諸雜毛髮食之即瘦疲病生病或以鹽水飯者勿多多即損其腰腹以成腎冷之患即惟宜新水以時飲之過夜不飲冬日飲訖便須摔行即無傷腹矣仍日看其糞溺若溺清糞漫即無病矣凡槽忌以猪槽及用石灰洗飾馬有汗繫于衝門此三者皆令馬落駒衛曰常繫猴獼于馬坊辟惡消百病

□□□曰弘治六年太僕寺卿何鍾條陳六事其三言餧養無法軍士愛惜馬匹餧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及關折色徒取自給而惟以酒糟啖馬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膘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年之後即致羸損甚者不能啖糟因之而死今在營每把總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中膘有無膘除上膘聽其自養無膘之馬每今把總下各會集一處街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地點視以熟草編料餧之一月之後科道官查驗有息者免其餧養其無膘者懲之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如此則馬不致瘦損而軍士知警矣武備未嘗一日而忘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是故有苑圉焉若吾民之有田廬也有芻秣焉若吾民之有廩困也有羈勒韁箠焉若吾民之有衣被履舄也至于人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亦猶吾民之有先農先嗇焉者備如是當是時歌于皇華則云騏駵駱田于秦則云駟鐵辰牡牧于魯則云騵黃騂騏延至于漢猶曰閭巷有馬而千百之間成羣何則養之日多而用之日少也養之多則力有餘用之少則力不匱故神啟其祀民受其福而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于人國也亦大矣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陣之用平日必時加鞍勒轡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芻牧安佚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警不詰奔逸不足騎操戰陣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爲是爾近歲庚寅春本寺唐冏卿琉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于搖手舉足之間故所向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韁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

得乎昔惠公與秦戰乘小駟慶鄭曰乘異產從我進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後果敗劉玄德久不復騎嘆髀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也而況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譬瘡有禁燈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況其不能禁也徒爲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遇者本寺議俵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陣者不禁即古御法不傳今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求之俾之主馭專訓以鞍勒鞭策之事則練習循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向能克者庶幾兵強馬健實爲安攘宏猷烏容不講也萬曆甲午正月楊時喬識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牝秋青駕薦又言春花紅食肥夫游牝通淫秋草青馬食肥者以秋爲馳牧練馭之時此摘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夭扎顛棄者即霸者亦識此舊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值夏炎暑薰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罷戰以待秋成陽施劑制疫

氣諸疾悉愈羣驥望之如雲錦秦人以孫陽爲後世兵家做之凡以夏月役馬爲不時國制俵取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遵王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遼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專爲兌給國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征討入衛應援勤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關邊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請止未得行又疏道途千里跋涉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急未得行卒遣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遼久曠幸得霖雨疫不作而猶日斃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艱果有溝壑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即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爲棄之視兌罔丞君回語之時書此以貽後之炎夏慎勿調馬甲午六月望日又議古之善相馬者首伯樂漢則河西子輿儀長孺丁都楊子阿東門京其所相或以騎中以口齒以唇馨以身以骨以毛以精神各異略具于今所傳之伯樂相法相良馬圖馬援銅馬相法內或者據舊史謂古有馬經專言相法乃伯樂書其後不傳未期信否或有以韓子雜說食策鳴各有其法謂即古馬經中之言韓子得之抑亦韓子北產自習于馬事乃言之歟考之今所傳伯樂遺法相馬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此其辨別甚嚴而周禮每廄駑馬三其良之數則又良少駑多物產恆然三一之數殆兼收並蓄無過嚴棄物俾其羣處夾馭雖駑終良斯謂曲盡物之利者也竊聞兵家兵貴精馬亦貴良有精兵無良馬即上將難與赴敵今時則未聞有求良于馬者乃觀我國朝初以種馬徵駒備用給兵騎操孳牧至盛可以隨取得良乃自隆慶三萬曆九二年間謀政者無深識遠憂兩度議革令徵銀限民買俵自買俵法立而有司者多強索于民間苦于牧養故買馬價數倍于往而又不得良苟得一良則又托于寄養民家授之駑駘人手即營伍取馬兌軍則又專主膺息不辨其良倘有良不能餧養安能乎膺息不若駑者反得膺息先收之駑先于良欲良之在羣未易也顧今之譚牧事者不獨無良即駑亦鮮可謂乏馬矣此其所致何由哉嘗觀衛詩騋牝三千則今之衛彰問魯頌駉駉牡馬則今之充濟間左氏冀北則今之眞保幷代間適于其野風物土產如故而馬乃鮮乏即伯樂過之王良造父後先之何繇顯其能哉前此謀政者無得而辭其責也論者謂相馬易相人難伯樂王良造父能相馬不能相人故所遇周秦晉諸君于世弗顯今惟存其相馬之法而不論其世可爾乃又併其法弗存後人惟本其遺意而爲此書凡得其遺意用者亦可識良馬則其世弗顯于前而法意猶存則其人烏可盡少之哉願當此之世誠得其遺意踵而行之俾馬不乏又能得良則在乎司牧者時常書祖聖作述以武功定天下親犂虜庭察虜俗占族類族類占中國皆以馬之多寡卜強弱乃極重種馬即雨雹輔歲徵駒備用數十餘萬以示強于虜亦俾民導利代賦且自作武衛亦若類于民牧而政善民不擾馬幾盛于前代其後吏恣令繁牧地爲豪貴奪乃政勞民擾主事者忽議革而馬數耗矣

天啓二年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臣聞之語曰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矧烽火戒嚴于戈正急廢祖法

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廢非奉公之臣救時之策也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陵京重地護衛當周京軍十有三萬而馬更過之自種馬變爲俵寄而額日絀然猶牧養近地以備總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請討之議屢奉欽依嚴行禁止令甲昭然今保定總兵魯欽請以解京馬價支收買馬矣不知今日京師何恃而僅僅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京師乎忍于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牆東省之妖民黔蜀之騷動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窺伺尚不欲其馬之備也即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交關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竟置寺臣于法而今日之馬豈更富于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于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用責將誰歸即誅魯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匹例止三十兩耳欽謂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駿以爲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尚可謂之馬乎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力強歲少者耐

走而每匹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謀買之扣剋不思甚矣若謂事有關于民間之利病祖宗豈不籌之甚熟哉顧臣受命印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匪輕安敢無說而至于寺卿張典玉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爲惻時救弊之計但東警不謀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逋逃先交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爲例是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惟此一年之內緩急最爲叵測莫若仍舊貫之爲妥也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從長酌議亟行該寺遵照祖制速催題派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陵京有恃臣愚幸甚

往行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爲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于四夷市馬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爲幣

自是爲漸充實矣

洪武七年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以文綺百疋紗羅各五十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寧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九年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監察御史閻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于蠻夷轉市以售于官官雖償其值而道途往來甚費民以爲患上聞之曰民爲國本馬資國用奈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乎命厚給其值十六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常賦庶使其奉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諸蠻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詔以鈔賞之階州民王思聰李朵兒進馬各賜衣一襲鈔二百錠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二十年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值上不聽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

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值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論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值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值仍報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值既而耽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哈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送所市馬遂以遼瀋流民奈朵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八來歸二十二年四川巖州衛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于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衛經黎州始達茶馬司茶馬司定價每堪中馬十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于碉門茶課司支給不唯番商往復路遠資且給茶太多今值宜量減馬價移置茶馬司于巖州將碉門茶課司所貯茶運至于此馬至則驗馬之高下以茶給之詔茶馬司仍舊唯定其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番商不願者聽二十四年詔于高麗市馬一

萬匹八月權國事王瑤遣判繕工寺楊天植等進所市馬一千五百匹至遼東奏云今奉論旨敢不揭力但比年所產之馬軀幹短小懼無以副命然禦侮致遠負重耐寒小邦賴之敢先以獻其餘以次奉進十一月權國事王瑤遣其臣金之鐸等送互市馬二千五百匹至遼東上命定遼衛指揮僉事張忠送廣寧中護等衛牧養

永樂元年湖廣四川雲南廣西所隸宣慰使使楊昇幷西北諸夷各遣人貢馬上以其至且舊所定馬值薄命禮部第馬之高下增給之上馬每匹鈔千貫中馬八百貫下馬五百貫又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貢馬命賜鈔幣襲衣幷償其馬值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四十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鈔幣表裏一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于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寧廣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四年兀良哈等處告飢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其值遂定上馬每匹米十五石絹三疋次上馬米十二石絹二疋中馬米十石絹二疋下馬米八石絹一疋駒米五石布一疋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疋駒子布五疋十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上上馬一匹米五石絹布各伍疋上馬米四石絹布各四疋中馬米三石絹布各三疋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疋駒米一石布二疋

黔國公英平居無所嗜惟有馬癖嘗語人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一僧爾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馳逐于雨陣之間順吾驅策與人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蕃息甚富其良者以充歲貢餘遇有征討分給將校將之勇敢善戰者所得多至十餘匹然未嘗售于人以規利

黎福字□□號□□樂平人□□□□年□□歷官南京兵部左侍郎宣德間爲鎮江府知府時民戶苦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破產而馬逃耗公乃差戶爲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則悉鐫之牝一駒三爲小羣羣有首牝十駒三十爲大羣羣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償之馬政舉而民力省至今以爲法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播州楊文廣之後也曾祖政國初從常遇春起義積勞至百戶父瑛襲戰死永樂初洪襲父職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公在邊時軍士恆苦乏孳牡馬有貲子女以償官者爲積歲患公爲選軍中馬牝牡之良縱牧于野使自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廄朝廷聞之下其法于各邊公私便之

黃仕儁字廷臣富春人正統戊午鄉試第一壬戌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嘗爲太僕寺左少卿先是馬多耗每歲民鬻子女以償公往鳳陽等府巡視孳生馬匹見軍民以車載小口賣以買馬者相繼于道即疏其可矜之狀上爲盡蠲所負

舊制凡有倒失馬匹俱責本軍賠償至成化十三年始行樁朋法官軍騎操馬匹酌量朋銀買補每年實徵六個月旗軍按月出銀伍分千百戶每月出銀七分都指揮指揮每月出銀一錢類征貯庫凡死馬本戶各徵有差都指揮徵銀三兩指揮徵銀三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徵銀二

兩旗軍徵銀一兩五錢如走失被盜各加五錢爲樁銀歲收貯庫通侯貼買如對敵陣亡逐北走傷者不論如出哨倒死或喂養善膽齒壯暴疾不治不及預告者查實止量追肉臟樁銀其賠補過操馬俱赴行太僕司印烙近因荒歉樁朋不徵嘉靖三十七年撫按會題將三十六年以前拖欠朋銀盡數蠲免而樁銀係三十五年以前始暫停徵以後照舊追徵貯庫以備買補其樁朋事立爲勘合通行寺道分管地方塡註本軍姓名營隊衛分馬匹齒及給領年月凡遇馬匹倒失各查勘合內原註事實照例追補一以示失養之罰一以寓儲馬之意其法至善但遼鎮事體與別鎮迥異操軍月糧一石止價銀二錢五分視他鎮相去倍蓰既追樁朋又將倒馬本主及戶丁追買若果力竭并及有力步軍買補殊失立法本意巡撫魏學曾以爲月徵五分又追樁銀是重其困也請將樁朋停止倒馬者責令自買如果無力方照舊例追樁貯庫朋銀通行罷免萬曆元年經略侍郎汪道昆查本鎮例無樁朋亦無官價倒失則令本軍買補爲難請太僕寺馬價貯庫候缺買補臨陣倒失

者許委官赴市買給不責本軍如在應補之例方責買補如馬種倒失責令原撥同槽正養人戶貼養人戶共十人均攤賠補

成化十四年兵部尚書余子俊題准每歲四月十月二次許太僕寺詣各該營衛點視比較倒失者責令賠補瘦弱者督令喂養軍職官員作弊及抗違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指實奏治守備分守以上官號令不嚴所部官軍損失馬匹數多者亦併參奏鎮守等官不得互相阻撓以致悞事年終通將應壯瘦損倒失已未追補數目填寫册本差人賫進弁繳清徵文簿備查劉效祖曰椿朋之設初爲甦軍困也然遼鎮既有椿朋又輳買于戶丁又分任于步卒是一馬之死併數人不足以償之也奈何欲馬之充欲人之無累哉劉鎮近有椿朋之例良善不知遼左亦可因而行之否

□□□曰養馬行太僕寺專驗各營馬匹春秋二季查選分爲等第應壯者爲上等應次者爲中等再次爲下等填註册籍上等省令自養中等下等委官監督本軍攢槽喂養查點草料瘦弱不堪者許變賣賠補

每季各兵備道本營將領稽查論等賞罰例同種馬苑馬寺專理種馬每馬一匹用正養軍一名貼養軍一名每正軍五名共攢一槽今騄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各照本伍夥蓋廠房自十月至三月共攢槽喂養四月以後日出牧放日入收回遇有倒失虧駒與同原撥貼丁五名其十人均派賠補如種馬齒老殘疾瘦損飄沙及駒子短縮俱各估計時值准其賣銀納官騄馬寬此間歲追徵一駒兒騄馬毛色亦爲上中下三等填附季報馬駒二歲以上另撥他戶餧養虧駒徵銀一兩五錢貯庫候買四尺大馬備操騎用四季點查季終稽覈牧馬官軍功罪如中等陞至上等下等陞至中等俱免責如下等陞至上等者除犒賞外仍免本軍攢槽及工役如照舊等未加膘者重責不及原膘瘦弱者細打仍着攢槽餧養監養官員論分賞罰以十爲率進等三分以上者賞六分以上者獎由八分以至十分者獎賞並行仍另敍用如膘不加者重責罰俸下等二分以上除責罰馬一匹黜任下等四分以上及倒失數多者細打罰馬二匹黜革

雍公泰嘗爲洮岷兵備矜恤貧軍言領馬騎操旗軍數多倒死合編五人爲伍互相覺察飼餧若減剋料草非法騎馭死者五人首告均賠罰罪若災疫暴死等項量軍戶上下給助價銀一半于朋合地畝銀內支取或撥茶易馬匹亦可

費文憲公當國日太僕寺馬匹頗富其寄養于列郡州縣者大爲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

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因薦楊公一清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請面闕授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公條上茶鹽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

呂京兆言初爲太平府通判高皇帝起兵鳳陽與太平諸郡接壤詔減諸郡田租然令戶飼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後政敝諸郡民日貧飼馬馬多死率購他郡駒閱之官官索賂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遠數千里復以其駒馳數千里比至則困敗不任用乃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竄匿不願飼馬通判職專馬乃宵旦經畫行色勸勞如故事每一令出民必曰新判令也便于是竄匿者稍稍歸君又嘗有馬政疏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南駒少北地駒多且良請令民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師購良馬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官民兩利會君以繼母喪歸不果上

蕭廉字可發萬安縣人嘉靖乙丑科進士初授行人司歷官至兵部侍郎嘗爲陝西苑馬卿陝故有牧苑七前使多私右之至占邊氓土田數倍而孳息加縮公請以苑馬卿貳兼本地藩臬官以紹偏右之弊而盡核所浮額均賦之歲贏萬七千金而民牧稱兩利云

陶參政大年爲南京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留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營騎士用兼轄兵垣及守備巨璫勳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閱胥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藉口馬贏弱百計窘之公廉得其狀則曰我不能使民無出馬而不能與衆爲政爲奏記大司馬

白罷兵垣守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即給領騎又檄管操把總同
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緡至今著爲令
宣德元年兼兵部事行在工部尚書黃福奏近大軍東征皆給馬匹民
以馬赴太僕寺各衛官兵理當赴官領馬乃輒于城外迎候馬至擇其
善者徑馳去民莫敢與爭今民來訴者計馬一萬七千餘匹請令五軍
管隊官挨究但非經太僕寺關領者悉送法司問罪追馬還官上曰彼
時官軍爭取馬者蓋以師出甚急故且姑勿行軍但揭榜曉示令自首
還官不首許所管官旗及同隊之人首告得實者追犯人鈔一千貫充
餉仍罪不首之人
正統十年增定邊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
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戶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鹽商以道路險
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眞以爲言故增之
景泰元年朝鮮國王李陶遣陪臣李含等貢馬五百匹奏曰有勅以北
虜犯邊令備馬二三萬赴京臣念世蒙列聖恩澤至深至厚敢不盡心
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馬一
千九百九十三匹價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贏牛羊九千撿
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官市俺答多羅土蠻委
兀愼部馬二千九百二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馬贏牛羊四
千撿賞費一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得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誥
命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劉應箕陞俸二級楊綵孟裹一級總
兵芳趙岢副總兵龐錦實職一級副使申佐朱裳參議崔鏞等千戶鮑
崇德等各陞賞有差又以本兵及該科有經畫建議勞賞尚書楊溥侍
郎谷中虛及郎中王緝給事章甫端銀幣緝仍候京堂缺推用端升俸
一級

奉詔但徼邦比因鄰寇構釁邊警不絕戍守馬匹騎坐馳載陪斃耗損
十居六七雖收拾中外大小官員有馬之家未堪依數充辦臣竊欲措
辦五千匹以進倘有餘力可爲安敢構詞欺罔伏惟聖慈垂憐帝曰虜
寇今稍息王又措辦艱難馬已至者受之以銀三百兩紵絲羅各三十
疋絹一百疋償其值未至者止勿貢仍命致知等齎勅幷冕服冠服白
金三百兩紵絲三十疋羅三十疋絹四千四百三十一疋棉布二千九
百五十四疋歸賜其王及妃
嘉靖三十年詔給西番諸侯勘合先是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
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其洮州衛列市等河州衛子剛巴等西寧衛
咎市等諸族大馬蕃給以金牌冲卜鸞單等一十七族族小馬少者給
以勘合未受職者與之職名原授未襲者類奏承襲嗣後有新撫之番
亦許附入如例請給至是總督尚書王以旂等亦以爲言下兵部議部
覆國初制金牌信符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族令鉗制其黨納差發馬
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爲北虜所擄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

千九百九十三匹價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贏牛羊九千撿
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官市俺答多羅土蠻委
兀愼部馬二千九百二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馬贏牛羊四
千撿賞費一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得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誥
命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劉應箕陞俸二級楊綵孟裹一級總
兵芳趙岢副總兵龐錦實職一級副使申佐朱裳參議崔鏞等千戶鮑
崇德等各陞賞有差又以本兵及該科有經畫建議勞賞尚書楊溥侍
郎谷中虛及郎中王緝給事章甫端銀幣緝仍候京堂缺推用端升俸
一級

兵部二十一
本法
前言
楊十奇 楊一清 袁 表
往行
譴傳
前言
沈昌世 鄒元標 佚 名
汪應蛟 佚 名 葉向高
倪應春 張檟直
往行
周儀成 柴 車 張 本
吳 洪 楊志學 周 積
趙德宏 王 棠 吳 達
項篤壽
受降
前言
天啓元年
往行
賞罰
前言
李承勛 劉定之 胡世寧
董 玘 倪 岳 于 謙
王 鏊 王守仁 袁 表
李元鷹 張居正 王錫爵
馮 琦 王士性 佚 名
佚 名

往行
夏原吉 馬 愉 程 信
信賞
前言
趙 伸 樊 深 何 瑭
許 國
往行
高皇帝 何 寘 陳 宜
翁萬達
义罰
前言
王守仁 余 珊 申時行
佚 名 楊一清 王鏊
蕭一中 鄭 鄤
往行
高皇帝 李文忠 王 驥
羅 欽 王 偉 項篤壽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一

茶法

前言

楊士奇曰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舊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勉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

府寶慶府長沙府荆州府四川成都府保慶府夔州府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于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卻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道窵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三所卻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興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錢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即將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册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要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繳由造册申達合于上司轉繳本部查考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觔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觔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一客商興販茶貨先赴產府州具報所買觔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畢隨既于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興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一篇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一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

茶各驗價值納課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引紙每張納錢一貫

楊一清曰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齎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比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並年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于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無出于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

帝圖治匈奴乃于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漢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讎恐議其後此天之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大馬長驅寧河蜧隴之區鮮不爲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雖邊外小夷皆王官王民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叛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擔詥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于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河

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例調軍入番徹收非惟病于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白明照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拗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二年爲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册隨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可威恩並施番人懷畏永爲藩籬之固矣

袁表曰茶之名始見于王褒僮約盛著于陸羽茶經而其稅則自唐始也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然軍用廣而所稅亦莫能充尋詔罷之張滂請稅茶每什之一以代諸州水旱之賦稅究亦徒假托美名而已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爲相

上供戶五百家閩有司督徵嚴切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觔其奇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繇帖繇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令以行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轉相販賣故退引累坐不徵爲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茶地方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于是用尚書王恕言聽茶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繇造册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册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固甚嚴矣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勅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頃言國初金牌差發之

爲功奏請復舊焉

往行 國

驛傳

前言

沈昌世曰今天下州縣困于驛站者十七八矣諸臣之條議舌敝顙禿我皇上嚴論節禁又不啻三令五申矣願調議徒煩而疲困如故論禁日嚴而冒濫如故爲調停之說者不過曰加增工食曰僉派里甲曰官爲雇養曰里甲幫貼夫民窮已加無可加編愚又不慣酷使官養而草料仍科諸民則利歸于官害益在民也私幫而奸棍恣飽其貪則明揭者十一而暗攖者十九也調停之法窮爲禁革之說者不過曰查比勘合牌票革需索冒濫禁枉道前教夫假牌需索等弊皆枉道仕途之強有力者也貽害在民情面在官撫按不肯爲小民而破面州縣又誰肯爲小民而開罪上官即聖旨三令五申亦止行於良涿而外竟高閣矣禁革之法又窮將罄小民膏血竭縣官餘力支此驛遞不足其故何也

按國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非爲有司往來行李設也大臣以禮致仕方准馳驛非大臣以禮致仕其不准馳驛可知也撫按欽差行部始給脚力非欽差其不給脚力可知也今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勘合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也私牌私票橫行不絕幾于天壤間無不馳驛之人矣其中不仁貪官馬動以六七十匹夫以二三百名不法差役無藝之需索無情之凌辱又不與焉奈之何驛不困而民不逃也今欲國與民並受其利自有一直截之法曰裁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齎奏撫按章疏傳遞撫按緊急公文而外所夫自槽送上供物件給邊錢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命差遣有勅詔等書量煩簡大小各應給馬幾匹脚力幾頭槓夫幾名注定名數不許濫加自非然者無論京官外官給假告病罷閑等項俱不得私遣牌票違者計夫數追贓坐罪其各驛馬頭夫頭照各原有工食每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無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于無可奉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若干或全豁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則驛遞免搔擾之苦而國與民亦受涓滴之利計似無便于此者又曰昔春秋列國會盟相等諸侯之使轂擊于路主人授館具徒致粢餼悉備至少失尺寸朝辭國門十萬之師暮壓壘而誚讓薪芻如此而鄭衛以蕞爾國犧牲玉帛交于四境寬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家官吏奉符下郡縣雖或驛騷然比列國之使何啻宵壤而傳吏日夜憂不給者古之他費少而今多也古者侯人修路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遺人掌委積各以其職自效而總爲國家厚賓客此不敢爲私交而彼無他擾故費多而實少今三尺森嚴內非公差特旨外非奏事行部乘傳者有禁然仕宦稍通即得勘合夫馬之數倍蓰徹索多者踰百有司或遇故交應付外復有禮儀宴享以展其綢繆數倍公家之費而實皆公家之財也國家徒挾禁制之名而下民實不得休息何爲不匱大凡人之情欲禁之必先有以寬之則人樂我之寬而禁之始不犯尚書韓文以買驢全身尚賓崔瑾以馳驛被謫此逆瑾借法以刦天下者一時耳使此禁至今不解縉紳重足立矣是以職掌文武官員程踰千五百里者准應付宜緣此例令正途官員皆得馳驛因其品級爲之限制驛傳之事即令本處有司兼攝驛丞藉其數出入送迎而已如此則士大夫乘傳者雖雕輿畫舫亦如其分而止有司間有筵席亦即代本驛庖饌之費不復稱量雖無省費之名而實收其效何也縉紳委質朝廷必不肯荷囊重繭蹇躩行道中千里願募煩費殊甚財力不堪而操事權者亦各愛其等夷同類寧肯坐視地方守令禮屬賓主昔常握手今忽掉臂豈是事宜故必曲遂人情而後各安于法度上下不至相冒欺冒之弊絕而格內所費可屈指而計不復爲民患矣嗟呼損之而反益寬之而自禁天下事豈獨一驛傳哉

鄒元標曰驛遞之苦諸臣條陳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不始外官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朝廷綴欲考查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官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達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珥筆乘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

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閱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于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盡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

天啓元年侍郎鄒元標曰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停征輒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

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食不賢者不足責間有游心鬧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如范淶姜世昌過客知僉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不能如范淶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僱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曰高皇帝混一區寓幅員萬里而遙遐遷相聯臂指相使將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錯于道而不休自京師設會同館外每于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送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至于人夫馬騾舟車什物視地衝僻置辦有差貲力悉取諸丁糧供億繁浩其下關民生之膏血抑又匪細考之職掌應合給驛有制應付脚力有制填給勘合有制自非特遣齎賀軍情重大事例不得輕

乘遞滋擾一郵之置必先踏勘工部營造吏部銓官一符之給必嚴銷繳內關內府兵曹外關撫按司道稽留詐冒具有常刑法令之詳核又如此沿久弊生擾濫滋甚非不屢行申飭也願驛官卑官也所承接非尊官大人則奉上命強有力也而所支給錢糧又擅人競逐也勢不能抗上以伸法力不能庇下以自全迨至車騎旁午驛騷無寧時所在蒼條而困弊極矣

又曰總計天下之爲水馬驛缺九百五十有九爲遞運所缺百四十有六選法所官俱吏員雜缺獨皇華使什九以待承差願中間錢糧多寡不等水旱苦樂不均于是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別且如北直之金臺叢臺恆山伏城槐水臨洛鄗城涇陽永定驛皆揀缺也如固節涿鹿和合河西楊村宜化驛皆苦缺也而固節尤甚山東大都爲苦驛間有譚城宴城五寧稍可而安德良店界河諸驛皆下矣至如河南衛源滎陽鄢城宜溝淇門新中號驛缺最上山西諸驛率中等陝西如京兆猾棍脾子夫馬難討渭水衝甚獨岐陽一缺爲上若乃馬道松林白水岔口疲

甚而高平瓦亭河西三岔西鞏永寧秤鉤郭城乾溝賊橋三川政平沙井等驛皆邊方苦缺也四川山險難行且以皇木疲累在在稱苦有如木馬護林棘谿苦尤較甚湖廣裁減過嚴缺皆中下而調弦流店官僅贅員最苦其容水船溪亭前多刁棍勒阻南直則首稱濠梁池河固鎮等次則大柳紅心大店夾溝等若夫大江以南多水驛下缺其他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諸處率中下無足揀者貴州西路多土司號窮十三站官員自覺夫馬公差僱人代負如畢節前路黑章瓦店等處係軍站兇棍尤慣把持謂宜僉今本司土官經管庶革茲弊東路山大站遠名雖四五十里竟日方到夫馬難討驛皆疲累下等也大都計缺之上十僅一二中居十三下居十六以故巧者竭蹶營求拙者守分茹苦近例銓司注選揀留最上以待本部之郊勞承差次乃考中移者又次中下缺乃入單挨序掣籤選除且猶不止初選之不平已也有力者業得上缺矣又與部胥素相習熟歲時有賄以求免陞即陞矣多美擢補苦缺者仍從部中效勞出踵成弊風轉相餽援惟是官下缺者多劣

處即陞倉巡非淹冷局四五年不可得此無異故蓋推陞雖憑賢否而
敘單必屬左右選部以其雜流容不及親檢往往委之冊庫應單之吏
書此輩惟賄是求因緣作奸固其所耳夫一命亦關除吏何物輒敢營
私而可漫不加察乎
萬曆三十年正月部覆保定巡撫汪應蛟議處驛遞一節云浙江蘇常
協濟該屬北直工料銀每年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係糧衾解人應
役後改爲召募解銀今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省直亦
係正供正解每年派徵在官卒視爲不急之務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
漁即差役催取十不得一往來冒費竟置烏有議將該屬應解京柴直
弓兵銀數扣留驛遞而以浙江蘇常之協濟該屬驛遞者抵作柴直弓
兵之額歲徵解京業奉旨移文遵行惜又中止矧令派有他省協濟處
所不獨北直各府爲然而南直之江北及河南等處各衙驛在在有之
逋負大約相同地方未有爲請然彼處亦照舊徵收而此驛則毫無接
濟何不悉照汪議一概議改則庶乎不加額而公費足衝疲可漸有起

色也
又曰凡勘合舊例公差往回填行會同館起關應付在外者皆以符驗
分關嘉靖三十七年改設內外勘合部中給者爲內號該應付者兵部
填給編號南京兵部撫按等衙門者爲外號各照地方大小酌量
多寡編發收貯遇有公差員役及境內大小衙門差人例該應付者許
給一道填用將盡先期開報差人姓名緣由繳部酌量再給萬曆三年
改用大小勘合公差官員例該應付廩給夫馬車船者照舊填用大勘
合仍給長單此外如齎勅及部差舍人各衙門奏帶書吏與監生當該
齎奏舍人吏承南京天文生各陵墳等役遠方雜職等官俱另立一式
比舊差小不開人夫廩糧隨宜給發俱付兵科及經由衙門掛號外號
亦如之其令甲亦甚重矣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
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每當印發
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凡得數十金爲害最大不可不嚴加防範
又火牌之制專爲飛報聲息派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得而

匹徑于別衙門掛號不由兵部換給例不應應付者皆宜清查顧任怨
亦甚難矣覺察多逢彼怒刻覈畏爲釁端甚至有無牌票之員役陰有
要挾而亦應之者此而不加嚴禁非法也各處道府宜遴有風力者董
掛號之事凡所稽查寧詳無略寧嚴毋縱勿怵勢要勿輕假借而又復
明懸賞罰以振若怠則庶乎積弊之可少剔耳
又曰兵部見行勘合事例撥夫自二十名至二名撥馬則雙馬單馬一
馬一騾若廩給口糧站船紅船車輛等一視差之大小秩之崇卑有差
顧勘合所開者一而外所起派者不啻數倍先經題請夫馬只許溢五
倍夫亦就奉差之重大者極言之耳乃今一概多索大半折乾非法也
宜申令攜帶家眷者夫馬許溢五倍如不攜家只許二倍倘有多箱重
亦量加夫總不得過五倍外止于足用不許折乾又公差執有勘合又
多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算折乾又公差執有兩
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
將廩糧重折乾又廩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

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又水路船夫京堂翰林科道侯伯總兵上水四十名下水三十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奉勅守備上水三十名下水二十五名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上水二十名下水十五名俱止給正船一隻即有用船二隻者亦看船之大小隨水滿涸量增一二斷不聽與船頭吹手家人折乾自非方面京職官傳牌一概照例不准應付又高皇帝定品官行李皆有勑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損馬匹而官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勑兩過者不准應付又使客廩給如便道經過每日支行三宿三其本等公幹去處則行三宿五支口糧者每驛俱一升五合若過關米乃船頭水手所食非送過客者止宜隨土所產不得勒要大米斗數原有規則止給正船亦不得指副船橫索多斗一切故官例應付其丁憂官員扶櫬歸者近亦題比故官例但俱不許折乾以上諸條宜通融者業已通融宜執持者斷然執持不則輪蹄踏來水陸紛集日不暇給苟不凜持三尺議其後未有能支者也

又曰今天下驛遞之累若有折夫錢有馬錢又有趕綽錢又有折吹手

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而大都皆由于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役實營谿壑且如旱驛一到便于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慾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爲揩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且立見瘦死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廚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鎖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綽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旱驛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此直金臺河南衛源等驛名雖七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施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驛每匹價僅二十五兩即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驛所日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值不足供芻豆願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充竟日餬口資者況又重之以箕斂益之以怨毒民安得不窮且死乎

又曰高皇帝之僉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石以下當夫類皆殷實戶無防悞公事今則一概徵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棍包充矣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僱借他馬搪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名差到旋爲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則倍息揭借而勢豪輩因以漁利把持衙門之多掣肘使客之悞答應恆必由之此之不禁而欲驛遞之無違悞錢糧之無耗蠹胡可得也將欲矯革前弊悉如制僉殷實戶應役乎願郵務又至倥傯匪撥賴市井之徒不能任其富而良者率不奈踐蹂疲苦即令領厥事仍必藉力市棍而市棍且得陰從中爲梗殊多未便爲今之計莫若將夫馬一委之驛所官在馬立攢槽法每驛若干匹每匹價高者十兩止矣銀一給必督令買現馬印烙官爲置櫪募僕夫喂養之鱗次撥差爲馬頭者祇令司往來承應之役所領馬價除芻秣外仍給馬頭以抵其冗差他費之需有欲另買附馬幫差者聽其自喂養惟是正馬無者或駑羸不堪走遞者併其人汰革在夫立旋支法蓋今之站

銀有司率謂無關考成徵解常後時夫頭既身爲債藪錢糧半償夙負驛所官每卸其責不任而支給不關其手故弊易生耳爲撫按者謂宜督率有司解支站銀務歲時無缺或按季領或按月領總責之驛所官收掌封貯差到乃給槓頭僱夫答應不令入手花費亦不令揭借搪補所給夫價寧寬其額抵他雜費俾獲稍潤其餘而官無染焉惟是悞僱夫者僱夫不如額者又或中途遁者幷其人汰革以此兩者定驛所官賢否彼一膺命何至如包攬輩習爲悞事是爲藉市棍一臂力而仍繩以法俾無越志諸夙弊或亦可少清也

又曰萬曆十七年題奉欽依云驛遞之蠹有本管上司差遣承差諸役齎執牌票橫索所屬各屬畏之莫敢誰何橫索者十登報者一此冒濫之在本境者各撫按加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文移往來公務督責何能不有所差遣虎威易假竭蹻堪虞則各下司之唯諾恐後者亦勢也今誠欲蘇郵困莫如省差使欲省差使莫如嚴鋪遞蓋急遞鋪之設載在兵部職掌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

或五名或四名于附近有丁力田擅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
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一個以驗時刻鋪門首置立牌門一座
幷牌額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每名置夾板一副鈐攀一副
纓鎗一副棍一條回曆一本凡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
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但遇公文到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
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于封皮格
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包裹夾板拴繫齎小回
曆一本急遞前鋪交收于回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毋致停滯
差迷如公文到來不即遞送停積等待因而失悞事機者問罪又各州
縣于額設司吏內選充鋪長一名專一巡點所轄鋪分督令各鋪司如
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當加檢點鋪長于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
立文簿當該提調官署押附寫遞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如無印
信文字不許入遞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
各鋪明白附曆于上開寫並無破損幷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

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
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即爲追究又鋪舍損壞什物不完鋪兵數少及有
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吏即便修理僉點補替申之以憲
綱著之爲律令法至備也顧今鋪遞非不設也而敷焉不精行焉不力
舍宇傾塌丘墟者有之夫與什物缺少大半者有之時刻不塡稽留損
壞不問于是一切緊要公文必煩特差而公役且日病重繭矣假令爲
有司者一一如高皇帝約束整頓鋪司督率鋪兵常川應役日無停晷
每晝夜行三百里速于專差矣牌票之搔擾可不禁而自清顧在撫按
監司官之綜覈謂何耳

又曰秩莫卑于驛官事莫紛于郵務諸所侵削不獨一過客之多索擾
已也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錢私放驛僨
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尅有司不無秤頭之除計實領者
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簿到換矣而本府有報
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門亦復有報在在吏書並得執筆議參罰高下

其手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況驛官祿入曾幾何若北直
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河間則十四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悞
迎世廟龍飛盡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既甚儉而侵
創之出于他竇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略加體恤乎竊查萬曆十一年題
奉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站銀查照地方衝僻及減派分數多寡稍
爲裒益不必拘定舊額各驛遞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銷如有
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剋落查明治罪如係答應過客夫馬中火稍
溢于勘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
刪創巡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賠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
則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鄰困蘇矣

又曰自條編之法既行民以息肩其在通都大邑耳目叢集未必敢復
行擾顧亦有不盡然者且如在外衙門差官遞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
項原處領有槓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脚價有無概索應
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瞬千里何用多夫委官爲而索夫動以

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兩
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折夫銀兩多則數百金是何法紀乎即雖借倩一
時居然陽革陰用若乃川貴滇廣網闊目疎有司或將編銀自潤仍派
里甲供應排門夫督令輪差假皂壯毫無工食近該巡按廣東御史李
時華奏稱該屬有司不遵明禁擅用里甲至謂白簡不勝彈治而欲申
受賦三百遣戍之例即一廣東他處可類推也夫閭閻業已盡錙銖矣
明旨復安得置弁髦乎

又曰今之爲驛傳亦甚難爲理矣一日不支給而命令壅病在咽塞而
不可理竭徵輸以供往來而財力匱又病在察瘠而不可理法之弊也
積漸致然當事者寧負朝廷毋寧得罪于士夫寧飭法以徇情毋寧任
事而府怨所從來久矣哉閣臣張居正雅意清驛傳至今賴之海瑞巡
撫江南民困頓蘇都御史溫純之馳驛條粒不擾范涞之爲江西按察
露章內臺御史趙文炳之出行部糾彈動貴其申法也所以庇民其庇
民也所以衛國心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令諸司百執事人舉其職事釐

其弊欽守明章澄清郵盡則豈惟人品事業自爲鄭重即我高皇帝靈爽陰隲其亦永孚于休也哉

天啓二年大學士葉向高疏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攜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于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俑度職效尤雖屢奉朝廷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褒如充耳願良鄉百姓詣闕告苦訴窮眞可痛哭是何列在冠裳身受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皇上不許晉淑忤之催兵眞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眞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借違及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

亦不得應付其應用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參治罷斥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天啓三年北直巡按倪應春上言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屬站銀共三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擡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遂令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遞轉而僱舊之積慣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眞富一家充又扳兩三家幫之一令再扳富者幾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驛路不既塞乎及訪之六屬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解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酌處停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可不應募也果加工食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眞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驛每年自有額銀自

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百矣不數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爲應也向爲軍儲一派今爲驛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爲永平驛遞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祇滋煸扈耳臣以爲宜如考成法一切各驛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撫按官該具奏祇候皇上斥畀驛遞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即以永屬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無涯物力有限節浮清妬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霸州道臣邵可立原任密雲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于驛不擾于民不困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遵制其所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

用烏用此道臣爲哉

天啓四年五月御史張楹直陳驛遞苦累疏曰臣竊思言官無職言即有職然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伏覩今天下有極苦極累爲民間第一堪在撫按力爲調停而竟罔實益在科道屢經陳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臣兩令衝衢身經萬苦茲蒙聖明不棄拔置西臺且當朝政聿新之會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驛遞之害而後及所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苦之其需索刁難鞭扑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而尤未身嘗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任有馬頭十數輩牽羸馬十數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其訴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產盡囊空業無立錐之地父逋子代永無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于此有不能爲情之甚者無何具申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蓋至是而數十年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尤非愚見也迨後調煩河內即以調停驛差爲受事第一義夫

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覃懷一驛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驚應付愈速刁難愈甚甚如是而驛遞安得不日窘哉問料理則有官養之法有前任知縣邸存性之條議在臣于是備查故案勉竭愚衷置買馬騾糴收草料俱照市價毫不虧苦至于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僱覓料草之收放槽櫪之安置與夫醫獸之調養差撥之輪轉逐件安排每時查理蓋舉當官之心力強半已注之于此而後乃令往來應付隨足驛有接替之便而既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又不至于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業已去泰去甚臣自惟彼時釐剔苦心不過爲身家地方之任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懷慶所屬如孟縣武陟修武等縣已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驛遞也洵目今第一大害身是職者非不累牘條陳然不無貼馬惜馬之當裁也索酒索飯之當禁也假牌賺票之革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榜之竪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

有司之在今日其視仕途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即指之爲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隸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爲中傷而反間而主翁之讁忮起矣夫爲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恃一時釐奸剔蠹之名而招天下鑠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之者視爲固然之物而應之者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年迄無變計致令富者肉剜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典妻鬻子而忍于徙去驛地之害一至于此噫亦苦極矣臣計河內雖衝不過海內一隅矧之左長史嘗署縣丁亥秋陽明先生將大軍征思田取道于贛經大庾公臣類愚蒙才非通達然實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適署縣事供給調度務如蝟集公從容酬應靡不瞻舉人咸服其才即符衡衢者固多才也肯推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可如夫馬一節有司以冒領爲憂公製爲方圓牌數千以進曰詰旦有方循成轍具在展卷瞭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行絕無可擊之牌者給馬一圓牌者給夫一由是單士不敢冒領而所省甚多先生甚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者也伏乞皇上勅下該部檄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凡有驛遞處所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姑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僉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做例河內俱行官養將殘黎漸就昭蘇于皇上雄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往行

周令尹德成令休寧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轎民病之謂同寅官置一轎在廳待彼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昇之閱者爲之不敢啓齒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以鄉薦入太學永樂甲申授武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知岳州公鎮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戶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置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置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來集無役者民得番休皆便之

宣德四年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擾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驗從之

吳司寇洪嘗爲廣東海道副使時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役舟敝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民益不堪御史汪公宗器將革之且欲

追所得之金公曰往者不可追況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已如其言中官帖然

楊司寇至學嘗爲河南參政守河北道清審驛傳公曰驛傳之法役以二戶清審之期常以十年十年之間戶逃亡者什七八胡可以一役破二家遂爲令一大戶爲首四中戶爲次民賴之

周積字以善號二峰□□人□□□□鄉舉初選南安府推官歷德府左長史嘗署縣丁亥秋陽明先生將大軍征思田取道于贛經大庾公適署縣事供給調度務如蝟集公從容酬應靡不瞻舉人咸服其才即如夫馬一節有司以冒領爲憂公製爲方圓牌數千以進曰詰旦有方牌者給馬一圓牌者給夫一由是單士不敢冒領而所省甚多先生甚喜下令兩廣傳以爲式

趙長史德宏嘗爲潼州知州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爲州患官損其名民喪其業公于州門作廒六十楹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緩民力即馬畜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

王憲副臬營爲東昌知府東昌夫役除高唐恩縣平陸路應付外沿河
復設有聊城臨清二夫廠歲該編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清廠舊例
每夫徵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逐時僱募年終送備道稽考本府不得
與聞惟聊域廠全解正身走遞卒爲無藉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
名影射姦欺百端公自到任之後令各州縣于應該役一半折銀一半
走遞聽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役差撥如有不
敷給銀僱募嘉靖七年冬會計一年之間已存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
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減去銀二兩五錢其河下接遞出給印
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過客不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問菴馬公
以舊巡臺過縣官送夫頗溢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少
師楊文襄公一清與書曰蒞任以來清簡牧愛士民歸心惟過往士夫
問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疎及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
來旁午安得人人接見之裁省夫役屢有明旨皆不足恤然亦不可不
察在善酌處之而已

受降

前言

吳憲副達爲南職方主驛船□馬船頭陳某特貴干公卿避役君不可
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今兵馬司定諸船戶差
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
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遣至部分給之單民
兩便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
跡

項參議篤壽在職方日江陵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奔走風塵間混商
販雜輿臺或遭刼奪甚苦否則用一騎一役即公事必鐫三階中外憯
然罔敢出語大夫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縉紳跋涉之艱要當公私
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乏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損裁致傷大體

受降

前言

天啓元年都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史
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送書之說已暗含今日用降夷之
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

賞罰

前言

李承勛曰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于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
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劾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
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徽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
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
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
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
綱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
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竣其簾遠高堂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
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
而紀綱振肅矣易曰積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
于彼而振綱紀明教化以潛移之于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爪牙而
無反噬之足慮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

賂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亭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特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特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衙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亭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不而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闕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戒矣

胡世寧曰首級論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格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眞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同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于

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踩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擄四五人即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尅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擔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緻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悞地方者輕則懲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擔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功績論止憑巡擔兵

備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擔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擔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卻從巡擔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董公樵曰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有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餘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聖祖之待永盛侯薛顯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以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況論功之人多狥偏弊親冒失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實忍實詔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殘力夷敵起釁

又曰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于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朝廷未嘗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同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于

優恐亦不足以制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太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虜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自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實于法如不爲己甚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緻于侭安不泥于成法不疎于控制不隱于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于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乎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

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倪岳曰人君以恩威馭將帥于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功業者或僅

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生感者以恩命皆出于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于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于曹穆武一劍之付肅然秋霜于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于至公命討或由于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積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暱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于是不立邊功何由而可成哉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于苟免于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庶賞有功必以其實孥戮有罪勿狥乎情使人人善于建功而重于犯法姦宄無所容縱緒有所稽矣

于公謙曰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之運用而賞罰之運用必在乎嚴明向者所陞德勝等門榮荆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于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總勝敗敵爲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勳績若止以斬多寡定爲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稱有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狥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概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

王公鏊曰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之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太祖起于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

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平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遷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賞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于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疎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充矣

王守仁曰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若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之力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淹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不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也

袁表曰虞舜五用五章高宗不憚不濫武王作福作威聖人一張一弛憲而不比春秋之世其義猶存故文公城濮之賞不以功勝義子羔衛人之刖不以恩傾法誠得乎予奪之公也何襄王以薄賞而昭卯有履蹻之悲高帝以重誅而賈高有夾厠之怨自是而後明帝不許求郎之請而不能不濫于賞固之開邊唐宗不私秦邸之臣而不能不許于李勣之遠貶宋祖不以使相與曹彬而不能不以讒言疏趙普是尚爲能

慶賞者乎文帝感緹縈除肉刑而不能正薄昭之誅景帝懼殘民定笞法而不能緩亞父之死唐太宗讀鍼灸之書禁笞背而不能恤君羨之戮是尚爲能平罰乎故不及則印刓而弗予過則瓜果之恩受上賞不及則論死刑而垂涕過則功民之士爲大戮至我國家則不然薛顯世恃功專殺聖祖封爲永城侯而請之嶺南北征之士有功而抵罪成祖論其功而係之獄宣德之時黃勝之以藝得官則不澀甘斌私請復官則不與戚珪賦斂軍士則治罪其在英宗會昌侯議罪乞恩則不允安逸侯無功進馬則被黜賈詮之徒宴服之賜則不許祖宗刑罰之際亦嚴矣

李元薦曰胡虜所以致強能爲中國之患者蓋彼得休息生養吾則徭役困憊彼得成殺專行吾則文法牽制而彼勝則利均于下敗則耻歸于上吾敗則獨貽于下勝利則歸于上彼雖夷狄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金酋黠狡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家劉起慶用兵一夕乃逃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麽嗚呼夷狄且以必信致強況堂堂中國而顧非其所長況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不必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斬獲損失亦多劉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虜僅以身免若令劉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胆結舌而不言如此尚謂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劉皆公所藉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劉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

有媿于彼耶此談邊事之要務併著其說

張居正曰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攜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況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不必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斬獲損失亦多劉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虜僅以身免若令劉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胆結舌而不言如此尚謂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劉皆公所藉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劉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

王文肅公曰方今內外議論牢不可破者謂首功止當論衝鋒不論追擊不知避其方銳擊其惰歸乃古人一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

又與梅鶴州總督書曰況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失事正合論罪不合論功僕即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俘斬實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概汝而不論也翁今行矣此事亦當嘱經略公從重發揮以折嘵嘵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

馮公琦答王晴江兵使書曰承示勘定南兵功次持論既正敘次惟允至謂處之得宜則爲石門不得宜則爲寧夏尤爲確論大略此舉有李德裕之斷無羅紹威之錯慘舒操縱是爲得宜鄭浙之事都未正法事後取一二最下者以塞觀聽紀綱不振誅賞無章故要挾四起漸成叛逆此舉始見朝廷有法疆場有人將且必誅況不止將功疑惟重況無可疑佐饗者嘗近朱者赤即眞有玉石難分鋒刃併及亦未有罪況本無妄殺而流言雜沓軼于京師此有識之士所爲太息也愚意但論此功明與不明不必問此賞厚與不厚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乃可以萬全而無後患南兵親戚黨與布滿京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夫爲之主主者又復有主必主名無一毫差訛數目無一毫同異然後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一一指其主名而辨之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

王士性曰遼東遠在山海之外而歲苦于虜侵近者捷音屢告俘斬無慮數千百可謂威震東虜矣然虜亦人也其貪生惡死同也凡虜一不勝猶覬覦焉再不勝則愴三不勝則遁矣而茲東虜者何故屢挫屢來屢起屢敗執首獻馘爲人立功名哉何遼東之捷不獻于嘉靖之間而于此數年屢見也比聞之道路及自邊塞來者或謂其眞贋相半三五十畸零草竊之寇偶于郊野則張皇其聲勢以爲大舉者有矣追逐殺獲不滿百而報俘常浮其十之五者有矣中國被虜之老弱虜人每試以爲前行稍稍刈掠之以爲眞虜者有矣臣初聞之猶未盡信乃築京觀于黑谷關之故可知矣劉門去輦轂不數百里而以敗爲勝者猶然

況遼左數千里之外哉除以前戰功既以捷奏太廟難以追查李成梁
業以長城屬之行令策勵勳名外自今以後凡有報至虜騎多少有無
斬獲行令巡按御史查勘的確毋容更相隱護如前毋得止聽督撫虛
張賞賚濫及亦正功罪明賞罰之一事也
□□□曰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其重也
今夫紈袴之子藉祖宗汗馬遺蔭而建牙坐纛市井無賴之人徵發爲
兵而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矣固宜中國長技萬倍匈奴乃情竄者猶
未盡飭則功罪不覈賞罰之例不明也夫千金之賞激于前猛虎之威
驅于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
虜敎沽酒烹鮮謝鳴劍解甲楯左偎少艾右擁笙竽相與榮飲帳中戲
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來人不可知兵金鼓
幾于絕響二矛弧見重喬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
上亦懸罰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得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
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耳今則又異矣前之

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
益犯法賞以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
今虜以奉敎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畜我以虜敎之故竟不
欲大創而制其剽掠是其敎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即有銳意
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啓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
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試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死
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
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是罪不在喪師失律而在恬愉玩愒玩愒于
今必失亡于後理有固然事止一間又其甚者假敎以通虜使我虛實
悉爲所諗主帥隱而不報朝廷寘而不問昔人云慈母有敗子嚴家無
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盍嚴著令曰有能練而士卒修而車馬飭而
器械一切邊務翻然改觀者許不次超擢不者有罰無赦隱匿冒功賞
者雖重臣不貸遇敵不戰即以逗遛之罪罪之軍士與虜通者斬以殉
僞罷者退驕憤不可制者以軍法從事虜驅牛羊馬歸而能過其歸路

者盡予以所驅之物督撫嚴加綜覈部科仍行稽查使一賞百勸一罰
百懲如是則號令齊士心肅人人皆可使也
□□□曰賞有不得不勤者以妨冒功亦就將領之當陞齎者言耳罰
有不得不緩者以重人命亦就失機之甚關係者言耳若夫校士之用
命者斬級有據紀功勘功御史倘核眞即宜行賞于軍中庶人人視
敵爲奇貨而勢必爭先校士之不用命者奔走有據若裨將若總兵官
業親睹即宜行罰于軍中庶人人知怯敵有顯戮而莫敢或後不然賞
必經勘年餘比頒賞之令下而戰士或成朽骨罰必遲回不斷即令棄
首終懸而臨陣奚以示懲夫進無可冀之功退非必死之路則不畏我
而畏敵毋亦人情乎若之何能用之也此之謂賞罰之宜速也官軍之
赴敵非割級罔稽厥功然而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擒斬次之夫當賊船
之初來能迎其鋒犄沉一船視勳一二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割級于
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敗沒委以千計
乃功雖眞而級則贋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概論于水戰

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一功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
法勿令爭功僨事海戰論衝犄惟據耳目所共睹擊碎船隻以次議賞
往行
夏忠靖公掌工部事時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曰賞
費有限祿費無窮于是多從賞格
馬公愉在內閣夷寇鼠竊擾邊朝廷命率兵往勦之會其別部四十餘
徒來有請執之朝議僉同上遣左右問于館閣公對曰朝廷以賞善罰
惡爲治苟賞罰至公則人必信服若因惡以執其善豈爲治之道左右
辨問再三公終不易辭上從之賞其使遣回部屬感悅皆相率來謝
程襄毅信征川貴詔從便宜信自發兵至班師不敢輒刑賞一人同事
者以爲言曰刑賞人主之大柄顧因外事不集而假之人幸而集事又
竊弄之豈人臣之道耶
信賞
前言

趙伸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
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與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
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者出明詔革之盡矣蓋事例不
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效愚以爲議擬者
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
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士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
獲酋首殺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
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另爲一等又有
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另爲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
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効用向導進止因而成功另爲一等
又有守墩守牆派空派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
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窰洞堡
土達土人趨截虜衆大舉雖是臨陣首數少卻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
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

例當分爲數等勿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
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不過三人如此畫
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樊深曰嘗閱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畏近時邊士陞職惟以首級
爲言殊不知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不可不知也彼兩軍對
壘而能衝鋒破敵以爲衆人之先或虜方入寇而乃據險禦敵以絕猖
獗之勢若是二者固無首級之可言而其功則有非首級之所能及也
但首級之功有迹可憑人莫欺焉二者之功無迹可稽人可以僞而爲
也在上者知詐僞之當防而有迹者之可覈也故一切歸之于首級是
使功之小者不踰時而賞至功之大者賞固有所遺焉賞其小者而遺
其大者則人當知有擇矣夫無所利而爲善無所懼而不爲惡必君子
而後可若夫常人則必賞之而後可以爲善罰之而後不可爲惡也今
賞其小者而欲求其大者之功是以常人之心而責以君子之事不可
得矣然而必以首級爲言者亦以邊方久定而出沒無多斯首級可得
而奇功之不必著也故以是爲功耳若夫大舉之寇突然而來非衝鋒
破敵之功不可支也是必有驍傑之士折衝于前而後橫逸之流得以
斬獲于後若使折衝之士而汲汲于首級之求其不見殺于人者鮮矣
今既不以折衝爲急而惟以首級爲尚不知首級何自而得也蓋不過
竊零賊以爲功殺良人以欺上是其功也將流于罪矣予故曰論功行
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此也
何栢齋與楊邃菴論兵曰凡戰勝殺敵者俱計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
可施于小敵而不可施于大敵雨軍相接兵刃相交纔有殺傷豈能斬
首級乎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要斬取首級其奸惡必從容逃去斬首
雖多亂終不息況揮刃雖在于一人成敗實由于衆力今有首級者方
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隱危機
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由于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
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
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賞格則接

戰之機勸功之道而不悖矣
許國曰將之所以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
行今即聚兵而練之分曹角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即中勝矣無
金帛之賞乃欲薄賣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又有大者幸得當
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
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于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
廢其罰矣賞罰並廢三軍解體尚安得用之

往行

洪武五年命賞征甘肅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
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論之曰爲
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
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
皆叩頭謝罪而退
何眞字拜佐東莞人少英偉有才略事母以孝稱元至正中仕爲河源

務副使時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棄官歸慨然以生民爲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搆難眞請于行省舉義兵執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眞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慙謝曰始以爲有章

陳宜孚公宜太和人正統壬戌進士成化四年巡撫貴州大壩之役公率參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韓忠由普水腦進總兵毛榮由李關進會尚書程襄毅公大破都掌蠻川貴地方以寧賜金帛寶楮已有怙勢必狗情實其事也公覆奏沿邊無梟掛首級例因言此輩素習驕情難事乃敢詐功徵賞法當究治以警將來事雖報罷輿論多其持正翁大司馬萬達當總督宣大時虜大舉入寇公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遏敵射死者無算虜畏遁去有王千斤者力戰與將官死敵公哭而殮之爲文以祭歸其棺厚送之且奏官其子並立忠節祠祀焉邊人無不感泣願盡死力

必罰

前言

王守仁琉曰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于麾下是以皆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帥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纔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實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賓綠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戍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而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法敢斬之以殉乎是將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

余珊琉曰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漸使姦雄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威立勢成于積習之外往年戍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劾尤往年戍卒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哨聚千百爲羣圍繞邊城甚于點虜挾制撫和要下招安之榜誰何無奈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益堅招之靡來來而忽散故騎虎之勢偪近于蕭牆貓鼠之風得笑于外國東邊妖胡効之而殺主事北邊庫役倣之而殺縣官中間殘殺方面妻殺夫子弒父接迹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陛下不能修身齊家端本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閫制失人惑于鄙儒姑息之論牽于俗吏權宜之計誤于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于朝廷而反重于邊陲號令不出于一人而反出于一二戍卒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鎭之禍萌于節度朱泚之亂成于涇兵容可已乎

申公時行答饒巡按曰東關之事督撫再請速決明旨亦云便決自不當遲延茲得來教則以其出于誘降而非由于擒獲有難以即決者此愼獄緩死仁人之用心也顧猶有當辨者若原未用者而但以口舌招來誘而執之此而遽誅是謂殺降若兵臨其境彼懼罪窮蹙而後降乃其平日所犯不赦之罪甚衆此而不誅是謂縱惡兩者可詳審而立斷也異時岳鳳父子附緬而滅多氏後騰衝用岳以計降之獻俘闕下而磔之市滇西亦平大抵制馭土司多以威克愛星蒙既係惡目自無放還之理如明法正罪當以其罪誅之懲凶靖亂亦是不錯不必如中國錄囚按律援例一一而求其合也

又曰國家制軍令輕則細打重則穿耳割耳號令甚則斬首以狥何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

軍入營之時初砲方舉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嘩無忌者依律責治若操未畢而鬨然四散者許本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細打號令以警其餘顧今罪愞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細打貫耳等令則自京營所未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抱牌員役赴大將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參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厥威胡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信也

□□□曰損軍之例如賊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擄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擄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奈何衛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攖賊鋒大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既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糜食有急他人代鬬此于將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失高皇帝遺意況當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不此之引而彼之拘最爲積弊之當釐者今而後額軍雖與民兵共操練同出殺用豈惟罪在武弁設兵備督府之謂何而令上下相蒙偷爲姑息其亦均有責也哉

楊一清曰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其爲計不過閉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刼掠全不爲意賊徒以此肆無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在逃者比比有之推原其故蓋因腹裏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策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管轄又皆有布按二司官分守分巡一旦失蹈城池刼掠鄉村了無干涉焉用彼相及照遇賊交鋒難保全無折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以此借口反遂其怯懦偷安之計深爲不便查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及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有正條但腹裏州縣盜賊不曾該載有司職官比之守邊將帥事體似有不同

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衂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兵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不然有軍而不獲一資其用豈惟罪在武弁設兵備督府之謂何而令上下相蒙偷爲姑息其亦均有責也哉

楊一清曰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其爲計不過閉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刼掠全不爲意賊徒以此肆無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在逃者比比有之推原其故蓋因腹裏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策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管轄又皆有布按二司官分守分巡一旦失蹈城池刼掠鄉村了無干涉焉用彼相及照遇賊交鋒難保全無折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以此借口反遂其怯懦偷安之計深爲不便查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及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有正條但腹裏州縣盜賊不曾該載有司職官比之守邊將帥事體似有不同

司打破屏風要將布政伍符殺害劭武衛則羣呼擁鬧將教論洪鄴捉鎖遂行建寧衛則將通判張鴻亂打辱罵宣府則于三堂教場演武傳示吶喊無一人應之幾至成變此皆以缺糧爲由倡亂梗化目中已無法度矣臣昔讀董文忠李隆等奏章及覆覩之事有可疑都御史太監總兵號稱三堂今督堂受害而太監總兵安然無恙有是理乎

御史蕭一中疏曰邊者大同軍士叛逆皇上特勅侍郎胡瓚假以提督之權統兵擒勦而瓚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僅賴總兵桂勇奮不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首惡郭巴子等尚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城池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與師方奏請旋行而瓚以班師還矣曰臣與魯綱宣布恩威不足多錄瓚之厚顏無恥欺枉君上一致此也

給事中鄭鵬疏曰大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脅親藩抗違朝命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悟彌造兇殘赫然徂征瓚網專閫輕操寡謀剛愎自用勅旨有曰擒斬首惡及眞正下手之人早正天誅解散餘黨則殺參將賈鑑都御史張文錦及執總兵官桂勇之

首惡助惡是在必誅者也今郭鑑等之誅出于柱勇在瓚網未至之先徐氈等之黨率皆逃匿竇係未獲之數而瓚網輒爾班師且爲朱振請命夫以桂勇謀略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復之禍朱振受叛卒擁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耶朝廷以討賊付瓚網而乃欲付之朱振蓋自度其力不能辦無以解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爲叛卒彌縫因之粗了前事其爲不忠甚矣伏乞將胡瓚魯網拏問而已建招撫之議每人賞銀三兩衆叛始定而其漸不可長矣

往行

洪武三年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至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

將軍緣此撓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李公文忠字恩本國初累功封岐陽王謚武靖攻杭州下之王入宿于城上令曰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借民釜即磔以狥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

王公驥字尚德東鹿人歷官大司馬封靖遠伯謚忠毅永樂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時公以大司馬輕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忮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繆敬軍中以狥驥故祕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曰汝奈何迴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于是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羅察使銓總憲湖廣日奏言都司官僚一道武臣儀表不可濫授今都

司官犯贓率循例罰役復職武人徽幸不知儆戒反爲得計作過愈甚乞自今如係軍功陞者但犯贓罰役後復其職發守邊總兵帶管操備聽調如非軍功係保舉陞者犯贓罰役後降復原職庶幾有以警肅下人從之

王司徒暐爲吉安推官日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檄公統一旅抗賊有愛公者曰太夫人在恐驚之盡辭公責之曰吾輩食人食肯以賊遺君父耶脫人人效此逆將誰討于是披堅執銳親冒矢石爲將士先嘗令更督戰艦至期不見一艘公即軍法斬其人衆皆駭異陽明先生獨嘉公胆略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謂達權矣罰是與參密謀

項公篤壽即職方日有權帥結政府父子親抗制府脅檄府有謀必從請必得襲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餘萬有害國計極矣而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導侈罔交締親橫彌甚焉而鼎鐺不問嬖孽莫敢指獨公數因事裁之且師旣倡率而募下材官動胄納貲豪舉亦皆下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關說察舉未

已即求緣還緣還未已復擇善地而公悉擯不用以懲賂者時遼帥功略方振劄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緻焉勝則以拒堵爲名徼賚于上敗則以分地爲解嫁禍于遼公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邇豈得誘于不閑設使虜一近關以銳師遏于前必狐疑不敢輕進以偏將要其後必狼顧不敢深入豈有擁兵自守閉關不出而高談坐鎮者乎乃奏互失之策俾難規避焉且曰思十年之訓練收一戰之勳名蓋劄之練兵不貲矣而未發一矢獲一級故直覆其事以深媿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三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二
器械
前言　于謙　佚名　入則　佚名
夏良勝　丘濬　二則　倪岳
劉天和　胡松　二則　馬文升
葉夢熊　楊一清　李元薦
袁表　沈昌世　黃克纘
徐光啓　萬長生　方震孺
侯恂　王業浩
往行
郭登　李衍
備禦
前言　汪鋐　呂坤　申時行
于愼行　趙時春　顧慥
薛國用　嚴恂　張新詔
鄒德基　王在晉　陸文獻
沈演
往行
何盛　盛祀　金澤
孫懋　王瓊　張縉
羅循　許達　程默
韓俊　堅晟　區益
程廷策　王愼中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于謙曰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未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未有不勝者也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

此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幷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鬥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人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堅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曰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爲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爲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致誤事其間眞實可用宜攻宜守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

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裏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爲銃爲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太祖自平羣凶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

又曰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自焚故孫子繫于兵法之末以示愼重之意良有以也夫火器之用其種實多如發凡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數十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煑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威虜砲虎蹲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胆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眞的可以取將擡王但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擎常日爲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碾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眞方放一銃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

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敵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眞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銃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銃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若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相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于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于車上用更妙火箭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錙方能濟頭上須用面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塞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

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蹶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勒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于今時之用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制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溏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披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密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推況倭虜乎若遠遠見敵輩先放了何益于事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眞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黃藤紐做二扣先滑不滯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小箭桿竹劈破一半用

刀刳空將火信按于半竹之下用細麻線縛于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踰下節使鎗信藏半竹之內下出二三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厮殺其信燃至火箭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未有不中之理敵人看箭其鎗即至敵人躲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

又曰火毬火磚火罐之制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于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煙即令人立時死也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毬火磚火罐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躡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

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者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水至于火罐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罐外遇船燃着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避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罐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罐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灼反爲累況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措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罐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止用一砲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攜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矣又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

爲有力火飛抓之外而又有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于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莫妙不同耳所費甚繁發遲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過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綴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猝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之心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在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于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欄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砰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即竹發槓雖木亦可爲之亦謂之木發槓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毀能傷

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于分佈易于捨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胆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又有百虎齊轟五蠭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羣鷹逐兔飛刀飛鎗之類皆火箭之變也

又曰有火馬之製用竹紮作人形將大木砲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作鞍架一付將假人釘于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拴于馬上用中等烈性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紮以棕麻浸以油脂其性盤曲于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緩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于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戀羣萬

一不肯直行回衝傍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爲少人將奈何至于用竹筒內乘火箭十數枝帶于馬上臨敵用之或可耳至于用弓矢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螄箭也法用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于內縛于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拽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以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

又曰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器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雖二三相連有犄角之勢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筒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南方火藥對定分量皆加水舂其硝磺無灰三者合一皆如菉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

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舂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裹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節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炭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響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

又曰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炭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與舊瓢蒂性亦不同至于茄桿灰苧蘇桿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舂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九如菉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舂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鳥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對直而又不中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遠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幾錢箭如

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有歌曰子重于藥則多半落藥強于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之妙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緩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于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于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砕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于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

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
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于夷船將斗粗
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
者縛于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蒙以架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
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
運于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闊而有山有沙某風
則入某口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于險扼之處平排如堵
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拼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計砲多大用藥若干重
打及數步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椿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
戰船居于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失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
銃今筏有架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
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銃先發不得入伺看倭船將入吾原識
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架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
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繫發倭船未有不損者

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遣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彼未爲不可
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
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摧勇氣自倍
卻將戰船搶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既敗分散斬撈
首級全仗走舸蒐一有不測所謂用其善泅者正慮此也

□□□曰海闊浪大泅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籐造一水
馬腰以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
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轡鏈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
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
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
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
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每見江海舟人有
幼子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時水帶亦用黃藤編緝至
于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鬬至于負之背上者少駕

大焉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
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夏良勝曰一新製火藥有名噴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即圍以鐵以
火藥與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彼當
其薇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難于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燬艦
成功況茲陸野攻取皆爲有用之具也

丘濬曰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
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
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
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矰
見于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于史傳者不可勝紀今
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
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用弓矢
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

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
斃之于百步之外矣

丘濬曰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
時始有火箭眞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
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
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
等書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
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
之致遠耳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
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
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
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
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
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

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于何時昉于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烟火者同至中國戴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于四夷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

倪岳曰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成造而財力費于無用尤不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連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所少用未免法出敝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九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白硝黃牛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棉苧布絲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外僱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剋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週悉況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銹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部自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穀

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爲得宜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行停止仍將戊字庫泉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用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按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于各庫存留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例造成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劉天和曰周禮有夾庾唐大肆弩之制陸韜有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三連弩之法及前代名將如漢耿恭虞詡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輩用強弩以破強敵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強弩將軍之官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爾臣亦未敢遽造也近于陝西省城見有城樓舊貯神臂弓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矣乃知先朝亦嘗制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遵倣造成其制用鵠厚堅勁大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爲三等慮人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下施弩以機發之制箭爲長短大小及輕重等及倣周禮施人之

制以箭榦三分之一居前二分居後前鐵鏃以衡平之俾輕重適均歷試之取其射最遠而端可及三百步內外者爲式其長均三尺五寸其重利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與弩稱復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等處射虎箭藥俾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尤虜所畏其箭鏃後小鐵管心僅長分許入箭榦處內用膠漆外用竹絲以夾縛之俾虜不能取以返射此則不分諸邊腹裏馬步輕車邊牆墩臺城堡皆可通用久之精熟足以克敵制勝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勝之臣謬謂強弩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但亦須將領教習精熟方得實用惜諸邊庫藏虛空物件缺乏不能多造偏廢爾

胡松曰嘗以考漢晉唐宋諸名將所以服匈奴而致大勝者往往以是蓋不可勝數然其制有所謂人黃三連弩者有所謂遠望連弩者有所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爲弓羽竹爲矢遠可及千步者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數百步許今官府既無而民間亦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勅下工部選有心計知慮屬官教令巧慧工匠

以意製之頒給各邊令多造或下令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並許首官自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于所謂佛郎機者亦准車數且或倍蓰之如此則雖不能必于取勝必不致如近日之挫衄敗北消沮退藏者矣

胡松曰中國長技其可恃者獨火器爾今虜既深入實多得吾鐵亦略有工人于其中所少惟硝與磺頗亦聞諜者言近使其黨之臨清收市昂然則虎而傅之翼也乞下山東撫按官嚴加詰禁自今諸來市易者必驗其所執之文令其備官籍注其數于所執以防轉貨庶奸人無所逃遁仍通行所在一體禁緝伏惟陛下加察

馬文升曰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勑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有若干遇警有無勾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勑內府兵仗局造作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項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幷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

官幷拖欠未完查追完備于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于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于淮安府南直隸俱于蘇州府幷太平府北直隸俱于眞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幷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卻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于布政司幷前府分軍器局內兌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圍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絃寸劄外用堅漆角面俱尺厚密青白棉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三司幷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

葉夢熊曰兵家有勝算之策有制勝之器今之言禦虜者非不備矣然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其器多散漫而嘗試反不及虜之精專虜所特惟射惟騎自少而壯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追逐如飛飄風疾雨頃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所長乎火器也輕車也拽牌也此吾之長技也虜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及遠矢踆如雨可以善避惟火器一發避之無措一銃可殲數人千銃

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勢不得不用衆如我成祖北征亦用至三十萬是也若虜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百人破十萬劉錡以千人破十三萬我太祖用中山開平蛟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銳襲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效也夫虜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驚悍自驕蜂團烏噪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鳥之傷也可以空弦下矣故出奇之兵必練練必選鋒密雲遵化三屯俱有標兵每標選一千西協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二人之食食一人以二馬之食食一馬南兵三營每營選一千人責成總兵選家丁五百副參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汰遊食冗員虛糧冗役積其餘以陰蓄死士則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增也于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爲強之術蓋今日制虜之勝算也戰車每輛車正一名挾牌六名長鎗二名鉤鐮二名佛郎機手二名百子銃手二名兼火箭三層推車夫二名馬八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把騾一頭馱滅虜砲一函百子銃十把共計步兵十七名馬兵八名以二十五人爲一隊十隊爲一司十司爲一部十

部爲一軍分爲三營合爲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勢大則合擊處處有節制之兵人人有敢戰之氣此劉門之令脈帝畿之神靈忠義之臣所宜殫胸裂眦而圖者也夫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見其形而有其實今之虜形與實大勢可覩矣虜未嘗一日忘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而坐待其變也自貢市撤賞修工之外宜問兵其半蔽不飽者能戰否宜問馬其羸弱不堪者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者能習否宜問將其煩文縟節以急阿奉憂讒畏譏以希苟延一旦有急果可以當虜否夫時方以歸義款誠爲賀而無故發憂過計之談遭譴斥今復不戒將至于三刖而後已也

楊文襄西征自敍出兵謀略言陣勢有六而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願今所以造銃砲不能致遠參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已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卻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攝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迺市織募工于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梨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肆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襲城下用公所發纖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爲四器出行之時置之軍中過有危急劫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李元薦曰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常考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祖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而匈奴卻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躬節度四川爲大檜連弩兵而南詔憚之宋師

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澶淵之役非弩射殺捷凜契丹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睿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之效今若訪求強弩巧式製造供戰何胡虜之足畏哉

袁表曰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恃者貴精據馬文昇疏稱在京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盔尤太重京衛軍士掌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平時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綴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銃習亦未精一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諸鎮外其餘浙江福建河南江西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剋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斤黃牛等雜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水膠油漆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一周悉況收貯之後並不晒晾修緝未五六年箭翎弓弦多已脫朽鎗刀衣甲亦多銹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臨事而誤悔何及乎愚請查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于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漸修又于每歲軍局所造必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爲有用矣

沈昌世曰火器有必可恃者三有深可慮者二一曰守禦可恃古來兵法至近世而一變爲火器也今有西洋砲又一大變也此砲之用自徐光啓始光啓奉命練兵從廣東香山隩募到極大者四門李之藻督造軍需取到次大者二十三門內以十二門解發寧遠天啓六年用之卻敵殺賊一萬七千餘人奴酋失志憤懣數月而殂此其明效矣今邊方城堡若修造置備一一如法雖敵兵數萬必盡于堅城之下各邊隘口亦如此法建臺一二座虜入隘即盡殲之此則我兵一可當虜百可恃

者一也一曰步戰可恃大砲之用人初不信寧遠一捷謂可守城矣然言用之以戰猶未信也今第一等大砲宜藏之內府以示居重馭輕之勢其第二等用之邊鎮第三等用之守堡第四等重千斤以下者用之車營步戰其法以大小車輛結為方營大小砲車雜置其間極小者至鳥銃而止若數等銃砲既多且精練兵士用之習熟便利雖終日對敵砲火不絕即二三百步乃至數里之外已殲其大半矣有未盡者衝冒前來我之弓弩毒箭鎗刀又足制之何慮不盡乎此則兵一可當虜十可恃者二也一曰騎戰可恃今之邊方騎兵倍劣於虜從前遇敵止辦一走雖多無益故教練者必得鐵騎萬餘悉用強壯馬飼養調習銜勒駕馭一一有法騎兵悉習鳥銃兼用弓矢鎗刀用銃必數令裝換點放極其便捷虜發一矢在二百步之外則及未交馬已先殪其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鎗刀又足制之此則我騎一可當虜騎十可恃者三也一曰不精可慮軍中用火今之時務東虜兵馬精強亦用火器今特以大勝之北虜邊長賊衆今當以大且多勝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敗則我之所有悉為敵用故必萬全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事求精求精者士卒欲選車輛牌盾甲冑欲堅兵器欲利技藝欲熟餉給欲厚即敵以厚賞募死士乘間突入而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一有缺一有粗疎皆不精之屬也若用大砲矣而置造修合點沙不合法或收藏不慎以致損壞則不精之至也所宜深慮者一也一曰敵謀可慮東奴謀為火器已二十年師徒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收藏練習攻遼陽時再以之敗我矣寧遠挫銳獨以大小不敵故也彼遭此大挫而所藏器藥甚多且老奴練兵二萬皆托名出獵謀成而妻子不知其深閎若此今安知非精練以蓄威待時而後動乎若云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謀求欲得之也得之道或以賄取或以強取或以計取或以暗取失今不圖彼萬一得之其勢不復可當矣北虜亦甚畏此畏則必謀遲亦生智所宜深慮者二也

兵部尚書黃克纘曰一議教習火器本查得營中每次操演畢只較弓箭

行賞罰而試火器者十無一二今既添一副將專管轄銃砲每操日隨協理入教場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調至官廳前令副將較之盡一日之長每中一彈賞銀五分其補雙料選鋒及石牛壯丁時每五名補砲手一名箭手一名鎗刀手一名皆以精熟多中為主使人樂于習技非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其所短禦其所長決不能勝惟多練火器守城則列于城下禦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勝之一議給硝磺查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苦不堪用臣任營乃另造有二十三萬斤收貯庫中僅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能給也今議會工部官用心督造必要堪用每春秋操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一半給與硝磺聽總協委官領來另進收貯庶不至虛費錢糧一議防奸細照得建賊日迫恐有奸宄潛伏城中當令五城兵馬挨戶編立十家甲冊將男子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貴室不得遺漏而寺觀僧道房亦令住持各照房號編定無得遺漏如有不事生理踪跡可疑者令保甲赴城簡舉至于巡捕營官舊止巡視科道舉劾而總協則否今應並聽總協舉劾庶可督責盤詰不至有意外之變一議取還車馬照得營車工部發而不造久矣兩年間又被取去赴遼三百餘輛近聞工部造完在演象所有二百輛可即抵還又于承恩寺造而未完者有數百輛可催令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略熊廷弼取與軍騎六千匹即令在廣寧令寘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軍士戰守有資以上數款乃今時守京急務其餘補足軍額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行者不敢盡瀆也伏候聖裁

天啓元年詹事徐光啓回上封事曰臣叨官翰墨東事之初謬充責任何為多口招尤自棄于日月之側乎竊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然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由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濟強兵須盔甲利器實選實練最錯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皆明明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整頓火砲待其來而殲

之猶爲中策奈何今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火砲皆爲敵有返用攻城何堅不破陣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諱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爲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況未必能如前日如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練遲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爲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火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廣寧前屯山海諸城職之爲守萬勿如前二次列兵營大砲于城之壕外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算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爲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爲至急凡兵家法近攻者先剪其救應遠攻者必圖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遭覆敗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

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年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爲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火銃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造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劉鎮臣略相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銃城也此功一成眞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而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倉皇爲計必且出于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近日聞中朝諸臣如刑部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面相咨問皆以臣言爲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砲逮皆合法而他日有一馬一賊橫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執其咎矣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于邊境憑城而守兵不必增而餉日減將此減省之餉幷以厚

戰士以精器甲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如陷阱乎伏乞皇上決急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就令多費乃是萬年大計而他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豈若遼左千三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土地人民殉之者乎

天啓元年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國威揭略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願受職仗義滅賊功成奉身而退今將才技略具于左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卜或主將出勝偏將出勝或利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主將綸巾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執五方五色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深入其地九死無一生也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一陽兵變陰于兵卒叢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一火城此守法也不深溝高壘盡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十里百人一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持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攻乘其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此破虜之奇祕也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坑陷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如履坦道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器然火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制度異常輕便而堅即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卒二十萬一錦帳縣鉤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棄營而走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一練火牛練此牛一牛可當百人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外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縶其足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一輪蛇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中而虜騎不能犯者

必持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輕車而便利者止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雨人可抬上造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帳以防利矢鉤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母衝突敵陣子去則母顧母去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一火帳此于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火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不能也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也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可擒也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幷呈科道見在聽試外爲此具揭

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曰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僅杜擘仲一營其餘火器羅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既不知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克從曾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

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畿輔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爲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

侯恂疏曰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廠造者又屬虛糜眞欲空拳耶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請久任以重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

天啓六年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于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天拆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著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燄煙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覺馬出衙門首見嬌女稚兒喪泣于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衝擊踩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此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

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皇上遄拱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悚切合詞恭候萬安又竊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元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緝獲懲招愆昧庸鮮略痛自修省剋責外伏乞聖明嚴勅內外巡徼防守無致疎虞以彰廟算仰祈勅行該城查緝被災人戶以彰聖德臣民幸甚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稱身係廠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颱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藥罐燒發同時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前大木麈封何也豈果天災而不由于奸細耶

往行

郭公登字元登淮人戚襄公英之孫也正統間總兵大同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該攪天飛地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爲神

李衍字文盛隆慶州人景泰壬申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成化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尋奉勑巡視山海邊關整飭兵備置眭子弩一萬五千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步者各數十萬削山坡成峭壁東西數里歸而以圖進上賜鈔四千貫

備禦

前言

汪鋐曰戰守二道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宜于四郊度賊來處紮野營備野戰以待之更于吾街市而習爲巷戰之計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

中橫而街之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捍禦矣街鬬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槍單擺或于街左或于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

呂公坤曰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乃馬半尪羸而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虜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于挾上而怯于禦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操練虛文騎射故事伍缺□□丁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所統之士卒稱百萬無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止萬人無三戰三捷之將其餘郡邑之武備全疎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多頹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障之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甲兵設有千騎橫行家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設鳳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彊圍不敢動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計無所出必選民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祖宗二百三十年百戰山河能忍坐

視耶

申公時行曰制馭之策無他小有犯則責以罰服不服則革其市賞如蜀邊殺虜則整兵應敵務使懲創要在虜來有備漢過不先而已至于文告頻煩辨難往後折之以理而屈其情彼不敢肆然無已乃或以慢言挑我虛聲喝我則當鎮靜而謹備之無輕發易動入其彀中若挾賞止以空言生事未有顯跡而或持先發制人之說爲出邊搗巢之舉則此釁一開難以收拾尤在計慮萬全而勝于來戰耳

于慎行曰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係桃由陽羅堡會于鄂州世祖曰此事前所未有顧如其言蓋北兵初無此謀也但宋人防其如此而淺見之夫遂形之榜禁爲敵畫策耳近日亦有類此如建言邊聲常爲倭虜設謀云由某地可至某地不可不防由某城可至某城不可不守乃至形之奏牘播之邸報往往出敵人意料之所不及可使聞之而悟者豈非黃陂之已事者乎

趙時春曰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

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戰矣深入重險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禁生口堅井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鬬慎字之策也然則必不戰歟曰非不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況乘勢遠抄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徒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拾戰陣久驕之虜疲于奔走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

御史顧慥曰奴首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爲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覩全遼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也守也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其將盡撤蒲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薇孤遼耶無論藩籬撤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清開鐵之殘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劉綎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既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此先帝激勸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酋將犯搶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圖外胡酋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誦功于部院揚翊其雄謀此何等舉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朝廷而貽蠻夷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殺掠之辜當事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奔鋒挑釁之役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而尚哆口于遼城之無恙四方之調募秖以捍孤城而遼陽之戍守竟當何日解嚴也檄諸邊以禦東虜竭

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天助聖朝必令小醜回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況大衆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不敢前離心者又恐懟而不肯前此時何以收之此段精神不知當何如固結何如兢惕若以馳馬躬歷馬勞而以告病乞身爲託非經臣之所以爲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疆土廷弼既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弼將使誰承當于後是故必無弛擔之理如曰朝端論議慮不乏人無從捉定儻臣不敏則經臣之言舛矣議者之易誠不若任者之難然無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經臣辭家獨任竭力經勞臣豈敢沒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援遼之局作何收拾竣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爲上策所當急圖何事爲密謀所當決計可顯言者宜即帖帖以安中外之危疑欲密成者不妨祕竭以紓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猶

其巽懦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餒廷弼矢心報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爲介介于人言源源于乞告也皇上奉天啓運景象昭宣諒此么麼不難撲滅第癰及成而豈宜更養防已久而慮其漸疎伏乞皇上勅下廷弼速爲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悞國事全遼幸甚宗社幸甚

天啓元年巡撫薛國用曰三路敗衂後中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窺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誠爲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雉堞深壕塹之孤城固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意犂掃以探虎穴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也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具犂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警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老寨而結新寨近且槃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兵成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內肆然無忌也此果奴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哉良繇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爲

奴急而我困之亦急其寶我急而奴未嘗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爲猾爲悍亦且精于用兵善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捷同應響瀋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爲治反危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我國家所有也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密公署屏絕厮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面質之相臣一面入告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便于觀覽且得主上將此事明白于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刻限期仍不可使之借名套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

門出入關係非小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垛晝夜須嚴宜如何編民
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猝辦宜如何未雨綢繆劃鎮大同神京兩肩壁
也其枕籍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共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
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
一成之卒爲都門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詔
勑俾得速爲叱馭毋執令勑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山海爲東鄙之
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關孰爲夙練之貔
貅而可籍之無恐乎此不可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衝我既可以
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井裨可居上遊之雄而舳艫無徹何處健卒
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
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閭庭更儲百萬命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
守通卽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
布棋置原爲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臂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
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堪暫調營兵整

頓二萬卽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之用蓋事尚須酌
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爲護衛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卽決裂
機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
爲捲土之重來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
重兵壓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重首孤注之悲
在廣寧者有啄息空拳之數樞曹既爲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爲遼事宣
布其力倘爲被髮纓冠之救應督發生力之兵橫戈耀甲楊旌關外將
山海以東先聲可鼓或亦足以褫強寇驚風落影之魄伏孤軍有死無
生之氣此又目前最切之著也
天啓元年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
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之謀臣有成算于胸中久矣臣願充之垣
標下以備前驅條陳應行事務爲八款惟皇上採擇一用礦徒以鼓忠
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盡遣李永芳毒手而尚有萬餘人
奔入朝鮮夫中國費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尚

趑趄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義不降陷在絕域不加存恤爲饑寒所
迫散竄外方則不惟隳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齎金錢數萬
宣布今天子匹夫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傑可爲商之夷
齊周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固急宜招徠者一用韓
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爲勝韓宗功爲我廢而其肺
肝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乘隙詿誤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絕國尚有
督率礦徒設奇取勝縶繫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礦徒與永
芳爲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宗功與李永芳
水火之形不待表白而自明苟不竟爲昭雪優以重擢付之東方一面
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所當亟如大御聽經臣節制之方者也一用韓
宗功以招四衛金伏海蓋四大衛爲遼東膏腴之地世族大家根深盤
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疑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挺撻其
利兵以出則奴酋鼷鼠之技已窮四衛向往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
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衆數千人內豈無親戚肺腑以

招呼閭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歸約舉大事大兵一至則四衛
頓復四衛爲我守而遼瀋之人心搖破竹之勢操在我矣一用魚皮達
子以用間夫魚皮達子卽所謂江夷也奴地產參貂江夷亦產參貂奴
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之財因我之財以犀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
得志于我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爲用亦不能盡其類而虜也
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在臣與梁之垣密謀之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
子從奴寨甫古塔少東盡于烏龍江先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山
小烏龍江皆與朝鮮咸鏡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通之路則
用朝鮮以通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緊之着其間賚郵
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反間臣自有勝算但機不可預
洩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犯朝鮮堂堂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
萬稍爲籌畫參貂商市自然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操之自我不可倒
持事權亦欲操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且小邦則仰市利而我仰給些
須糧餉于小邦則我輕我重則威重在我戰勝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

自潦倒依人鼻息安能戰勝攻取也哉其間運用容臣至彼中與之坦
酌量而行一多齎兵餉以成犄角三路進師一由廣寧一由登萊入旅
順一由淮揚入鴨綠江此正法也兵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當三路之師
未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山餘衆且臣之客原任都司談京仁奉使朝
鮮久住倭營老于行陣而劍俠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日搆于東朝鮮
遏其精銳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反戈與經臣爭遼陽于
西而臣又安行入甯古塔矣奴如分兵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經臣
得以復遼瀋復開鐵築撫順而奴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
過四五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頓行十萬之
師所謂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者也酋奴易臣而不備盡銳以爭遼陽則
臣出奇兵以擣其穴雖有鬼神不能爲奴謀矣奴如善計近處尚不爭
則可東復而李永芳之首可馘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制奴
之一奇也一多齎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
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之垣標下所領一隊

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搴地險不可用車然須用扁箱車六百輛大將
軍十位虎蹲砲二將軍之屬六十位佛郎機六百鳥銃三千三眼鎗一
萬揑所用硝磺三十萬斤鉛子三千斤兵分爲十隊步步爲營步步爲
守其間設伏用間佞臣彼時相機進勦伏候聖裁
天啓二年經略王在晉疏曰今之款關受賞者爲哈喇博大罕酋字羅
贊伯參黃台吉及朵顏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都督三十六家爲劄宣之
西虜守開一事職未敢藉其力亦永可以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人則
濟蓋遼人藏米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
之民得不餓今干戈擾攘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
有答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幷部落不受賞答喇乘覺華島之解
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燒幷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
五匹今諸夷亦摘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橫奴
乃賫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駝以購歹青必欲與之婚媾太之姪
爲歹青之壻職令媛太間之未知得間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

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鬬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爲其所賺或
通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爲虎墩兔虜中之王稱憨者也
而昏于酒色無遠志其疑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
憨而購歹青豈謂憨之不足共耶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
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
據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職喚通官副將王牧民
詢之歲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
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蟒段皆
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第虜憨與奴陽離陰合以營我又虜奴借憨索
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其去也不得容其迫關此又關門
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
遼藐視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衆攻
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弊常而不可恃
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

宇傾頹亦難終守且虎酋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競功我未收鷸蚌之
利而奴且効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
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以亂之分其
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之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未能自決者此也今
宜密探處酋之情而勵哈喇慎之氣如哈喇計賊之師果動而虎憨衆
索賞之使重來職在關既不離空言必應配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
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
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繳間倡言朝鮮以受奴封梁監軍不
許接見人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
爲倖敗則其常不費朝廷之供億勿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國
威即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之議論
隳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仇功罪見妬毀瓦畫
墁而妬良工之苦心裹足歐塗而憎騏驥之千里雖黃其口誰不其然
釜鬲之形于會成矣奴之聽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

畏天津已沿槍裝糧寨嘗採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籌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爲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譽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于所不必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不及耳伏祈聖明垂鑒

天啓四年六月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場積弛之情疏曰今日國家之凋敝以天下之大奉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爲言言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疆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在夷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難圖而在廟算之未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警之其一切用緩用急用擄用掠

用間用謀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吾隙乘而襲之其棄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以爲老而歇怠而病者魑魅之談也議關以爲今日堅明日固者堂莅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倏則不急又嬰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爲催官之符尋題目爲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輪輓不以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文墨倒行之法也須臾固已難待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脞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朝廷尚示模棱遂使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遲回隱忍乎總之有微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私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無不可斡旋之事有同室攖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日之遼爲今日之計請籌權輔三方策應之略以及軍情之分合遼情之善敗可乎毛文龍孤提一旅駐槎皮島招撫流民結連屬國分屯操營倏來倏往收攝奴境界滿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創十月旅順失陷腹裏幾乎無窺伺之門而海口似乎阻餉餉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歟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疎矣疑草莽有伏戎舟中有敵國則爲文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遣智膽文臣一員閱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密毋疎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杜東疆之瑕釁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彼中報明一疏內稱本將戮力盪賊掃清二衆乃亦鼓譟中之鋒鋒者移鎮登州責尚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概托海颶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當暗伏精兵于灶磯牡騰諸島伺其來窺潛

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載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日暮傳烽以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銳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擾亂以壞成局此其語意大可生疑所宜急勑登撫執中撥量督責建立通烽火壯聲援乃以作聲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瑕釁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劃門八百里地面爲護持之左臂邇因遼氛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畫地而分割之內修守而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看劃門險隘之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峯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處之堅壁岩柵否乎平時久已廢弛臨事不加整頓豈增官祇增廩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類絕無關歟抑亦撫鎮道將幾番更易將睫無以見眉而臂無以使指歟舊督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蠢動誰與守禦所宜勒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劃鎮之瑕釁者也三方越大海阻羣山或會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祇賴檜關大帥扼機權而居

其會以振率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馬□□五載行開原無寸
堅一旦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集五十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
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計宜早殲奴賊朝食以報君父以答知
己不謂虛具丰儀全無紀律倉穢之形久著彌縫之計偏工常閫段頰
征西羌二十年未常寢蓐誰出關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煩樞輔之
調停也餉爲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供罟罥多官之用多全
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爲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
寇指揮唐堯臣通判柯仲燭其被刼之著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
几席矣將有狼吞虎噬之形軍有獸驚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纊投醪之
恩臨事豈有赴湯踏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且何籠蓋于三方
諸將領之上與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謗書盈筐不敗樂羊之賢即
有街亭之顯無損武嚴之重者樞輔採與言而更置之何難作諸將之
氣而以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契丹戒無生事王瓊爲兵
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

非敢苛求文龍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擘奴未殄疆場屢騷天怒
有加而爪牙先抉職所爲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盛之餘
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不弛何人不弛矣重鎮之
提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倉猝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遼而
傷于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襄下求安專藉腋削之利文士在隙
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密邊事貴
暇疆土不可不復亦無宜黷復將士不宜忘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
不密指麾不暇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
忠臣自矢賊滅則生不滅則死緩則償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閑與玩
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經撫
振之而不得在廟廊振起之職不願國家遂弛軍法使衆職推諉人思
逃死又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則今日振起因循而弭釁
疆場之要務也

天啓六年二月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
暫有無深廣樓櫓有無修緝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
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修造一墩臺以備守望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
其頹敗墩軍鋪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
道路或虜可衝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
或虜騎必繇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衝隨地相機
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烟輳集
原有墩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圍其修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
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鉗束無致擾民何處爲虜馬
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
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
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張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
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卽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
可備戰鬬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
驗眞的花名冊報一各衙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

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詢韜略至士子之
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
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
百姓保護身家卽爲朝廷保護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
衆心一民間丁壯論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爲一
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笞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倘有訟事到官免其
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
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
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干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
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疎薄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
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祕卽行根究一家不舉十家連坐如常法
但要着實舉行無疎無擾以上十款已經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
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皇上嘉納卽爲石畫臣所款列者在行倘州縣
奉行不力卽屬具文伏乞明旨嚴加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

有所歸庶重地寸寸設防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即係異等乞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以備邊方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以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要使近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

往行

何盛字□□號□□大興人□□□舉人歷官知府景泰初知高州府郡城之外西北坊廂民多居焉景泰改元胡虜犯邊諸蠻效尤肆其荼毒高涼地連廣西蠻寇越境必此先至時炭山賊來刦擄坊廂生靈血腦塗地者若干人公隱痛不已乃召邑令談公祥暨坊老莫暹等于堂共謀立柵開塹密種刺竹以防禦之衆以工浩力寡恐弗克濟佞曰是非爾所知也遂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掘地爲塹繚以竹刺公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緊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塲去縣六十里俱係深山險洞林木森陰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刦石城縣殺死人民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險要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理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

刦終不輕至迨天順己巳冬臘半賊聞佞往述職又來犯城荷梯欲來東入囘于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盛祀字□□吳川人天順□□進士歷官知府初授御史以直諫謫羅江令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祀著檄諭散其黨遂緝元惡平之不煩隻兵鄰邑陽德叛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至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祀令引水繞負縣城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于內約炮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祀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鬬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今存

金澤字德潤江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弘治五年爲廣右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無遠謀不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潮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剽掠刦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闃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掠其南則

正德辛未劉齊二賊掠畿甸滄被圍七日時張大司徒縉致仕家于滄城中士民欲許賊和以緩禍來卽縉謀曰許之和是降城矣降於法何如吾家三十口誓不能降賊而生也衆義之相與嬰城固守勇百倍于初賊勢挫其圍遂解

羅憲副循嘗爲鎮江知府巨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公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扃鑰納之迨夜乃止

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等作亂橫行河南山東間固始許逵爲樂陵令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屏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至衆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

有一城無戰場到處漂血成野水哭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比梁白馬給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西園公曰祿山之叛所過望風投伏曾無一人能捍禦之者而抗節僅一平原大守而已明皇聞之嘆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劉賊之亂朝廷屢命大將征討卒皆喪敗無功挫威辱國而逵以一樂陵令摧敵致勝大振國威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祿以待豪傑居高享厚者何人爲之禦侮戡亂者又何人哉此何景明所以深慨也巷戰之法亦重門擊柝者所宜究心乎

程默字子木歙縣人嘉靖乙酉鄉舉歷官廣州同知嘗從征安南時瓊州黎負險憑陵崖中爲害丘文莊公十字穿心之法久廢公欲修舉窮探險阻畫五指山爲十道分官據險錯居民于其中徙黎山外不數年且爲衣冠之域當事者不欲久兵中止士議惜之

弘治十六年瓊山主事韓俊奏言革去土舍峒首立州縣屯所量撥在外軍民雜處在中防守開闢五指山十字道路徧立更甲禁持弓矢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期復言之黎居良民五之一宜于兵威創平之際開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之自府治至于崖州千里而近自儋州至于萬州六百里而遙此四至徑一之大凡也細數之自府治至於沙灣三百里而遙自崖州至于羅合三百里而近俱爲坦途矣度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大集官軍屬武官領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土兵屬鄉保長領之通力合作相其谿壑易其險阻假以數月而瓊崖之路可由黎峒中行矣儋萬視此其工則又殺焉四路交達度中建城量地置堡立屯貯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

祿小民膏血也豢養多年原爲今日耳爲臣死忠我固甘心死孝死節汝輩當自計可速趨井畔計城破我當死汝輩卽投井中無相負也不則賊汚垢之且刺殺之矣妻孥涕泣誓如公言公毅然出乘郭登埤率衆固守賊擊東公東應之擊西公西應之賊計窮倉猝舉火焰城樓幾爲之燃公頓地呼天風起火返及賊竟全滅前後相持數十日賊卒不能難公而公亦不能難賊賊遂逸去城安堵如故事聞于朝晉秩賜金民爲建祠祀之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嘉靖庚子鄉試初授都昌令歷官温州府同知嘗令泰順時島夷蹣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南下車而賊五千突至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而焚其廬舍蓋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堞布渠答藺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不最止遷處遠府同知

程太守廷策字汝揚爲戶部郎日癸丑十月朔不周風振郊閭占爲虜

徽亟治賊虜大入掠通州以西上以吳恭順孫司寇監崇文門程度支任城守警日急各門堅閉而登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爲壑乃畫地分部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干山立騎者周巡晝則踐更夜乃畢作譟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億爭趨門勒諸材官門內懸組表三道二旁夾鼓以詰入者左詰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以備非常皆井井內外申令三五乃啓門入者魚貫從流無所擁塞既則九門沮者畢至無競行守者傳餐士以糒騎以芻材官以揩朝則雞鳴而給平旦而周夕則日入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囂信地不失跬步虜遁去旬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文武材

王大參愼中既罷歸嘉靖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諸市鎮居民扶攜老稚逃竄山谷問有偶爲清野之說督責民之不移粟攜帑入郡城者先生聞之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夫清野之說乃北邊禦虜策彼塞外荒絕無成郭溝池之險宜急斂人畜使虜無所掠若內地郡縣之得以爲治者惟在郊關之外數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

土有民得以行其政令使法度明事體不謬宜連集各鄉之大姓巨室盡還故居倡率里民相度地利據險以守自相團結拯援使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志而後腹心之地可恃以爲安不然兵既不足恃寇得安意肆志嘯聚橫行于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織而棄其生業將相誨爲盜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四目錄 从編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前言

王守仁　王錫爵

于愼行　馮琦

吳沉　葉充

馬文升　李元薦

往行 闕

將略前

前言

彭韶　王鏊 二則

何孟春 三則　馮琦

李元薦　耿九疇

往行

沐英　張輔

劉江　王元吉

譚廣　張楷

金文　石邦憲

武忠　郭登

石亨　王越 二則

徐有貞　韓雍

李晟　李惟聰

陳壽　張鵬霄

仇鋭　楊大章

李善　姜綰

張琮　馬永

王守仁 二則　孫燧

許逵　喬白岩

高鐵溪

王倬

楊鋭

黃珂

韓斌

楊俊

羅通

韓觀

項忠

盛庸

胡大海

葉向高

夏瑄

申時行

蕭端蒙

劉定之

伍文定
楊一清
王大用
趙時
曾銑
胡克元　翁萬達 二則
李鉞　張芹
曹琚　陶魯
顧可久　高鵠
唐順之　吳時來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前言

王守仁曰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之省小全大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損之

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王文肅公與梅鶴洲總督書曰承札所諭邊事不壞于虜而壞于文法議論此不肖病臥時已先爲經略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胸中即牴牾一時久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捭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虛揑首功以幸無罪翁所謂輕戰罪開懦門古與今斷成不改之套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常不明若必遂欲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非不肖所敢言之者也

申時行曰寬文法之議乃防邊任將之要術頃者黑谷關之失入罪至死山海關之戰沒功不錄而內有獨斷之慮外無馭正之詞以故若此然此豈經久可行之法哉鄙意以爲文法在寬寬不必著令蓋有立法嚴而用之寬者未有立法寬而其後不至廢弛者也今大虜幸款屬即欲大舉亦難其勢必至于零竊而所入之地有險易失事有多寡將有

勤情情有輕重此待臨事臨時權衡劑量宜寬則寬之耳今直曰零竊不問即問無重比將來守邊登陴之士敢有弛然而高臥者即失事恐有隱重而爲輕者似未可以著令而盡一也如謂將帥懼罪賄虜則三尺固在寧可置而不問哉

于愼行曰夫驕卒之難御久矣損益之宜有機存焉積習之所壞勢不得裁裁之則怨而不收苛政之所裁勢不必復復之則汰而難繼此不可不察也唐莊宗承方鎮之規而不給軍士之賞故衆心觖望明宗懲同光之敗而屢頒優給之恩故國用益窘皆非算矣凡人情習見其厚削之則怨生習見其薄仍之則志定善爲治者因之不善爲治者返之」

馮公琦與邢崑田書曰頃見部覆五日一報疏仍是討西夏之舊稿耳

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爲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後牴牾以矛陷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最爲得策主將內有機宜外憂宜論虛信既少浮議自消內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于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倭事以來並未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聲影外之影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爲籌策譬如病人不診脈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症傳會古方豈有取效之理

蕭端蒙曰損軍之罰固善法也國初之時承平未久將有絳灌之風士皆淮濠之舊裎革之餘習未亡而脫穎之銳心未厭也容有挑功生事輕心于一逞者故爲之法以損軍多寡爲差所以抑僥倖之途而養安靜之福也乃今則有不然者矣何者紈袴之子世授節鉞非復國初之將也市井之民冒充行伍非復國初之卒也一遇寇警其不褫魄而落胆者鮮矣況敢輕戰也哉今轅轡之間動以完守爲上策堅壁縱寇以自全保或有奮不顧身決于一戰其以全取勝者固可以覬區區之賞萬一少喪師徒則文法之吏隨而議其後故雖有鷹揚之略敵愾之心皆卒掣肘而不敢爲往歲虜寇中原六支之戰至壞戈而莫敢救焉聞之邊人皆曰將官畏法而不敢戰也嗚呼古以杜僥倖之心今以藉巽

話者又曰然則是法也又安得恃以爲常而不變哉

高皇帝統一宇內文治大興吳沉獨請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

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常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于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禮尤爲確言

葉充字良仲定海人以布衣獻策于高皇帝皆武事也一綱三目其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可無一定之規模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耳韓信初見帝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爲大將所言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其三目一曰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人之巢穴爲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擣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倘城堅守固難以遽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卻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之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于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產于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寸則我之寸也

劉定之曰怯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做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戰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制

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之揮便捷優于大鎗之遲緩趙趙也因其陸地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號爲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皆禦虜之長策者也

馬文升曰古爲將者必學之于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于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子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五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告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

馬熟閑或持己頗廉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于心施之于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充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爲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猝之間邊乏良將將何以禦虜臣等職在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于今日何以得之于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勅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乞勅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眞正用好紙印刷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

小口七十四列營三十二戎衛十六自太傳徐公達以來城關口築亭障人有所恃然久或玩溼自都督鄒平李自新爲總戎無間祁寒盛暑短衣輕騎涉險相度分督參謀歲益加修塞處刻偏坡漫處甃石壁蜿蜒山顛逾數千里屹然一巨防也喜峰之口尤稱焉朵顏三衛道是入貢往時既進墳山關猶俾露宿殊失柔遠之義公乃于關內造大屋十有八間綠以周垣至則居之墳山之上內險外夷奸黠易以攀緣窺伺公截立墩臺且砌石牆五百餘丈夷人感悚益堅內嚮并邊耕地俱民業我獨資饋運而生聚日繁家口或不給咸困于食公令傍墾餘地以自賦每歲夏秋冬之交預檄老稚尋採山菜榛橡之屬計口收積官收守之以備荒凶人免流移其貧病無倚倚婚娶失時與死喪者又皆有措備之儲以爲助羅文谷關外四十里曰黃門有龍潭元世祖立廟人傳其神異甚驗公遇歲旱輒遣官詣禱迎水以歸雨隨大注內地頌德功焉遇年以來虎出爲暴公曰是爲戾氣不早殄之居人勿安乃行邊禱于山祇于是不數月二虎斃于獵羣虎北踰關去選東西路精卒萬人

供待優厚躬親團練武藝閑習一人賈其勇皆可以當十其樵蘇戍守屯牧役作者不下二萬更番授事人効其勞小大無怨言此故有成規潤澤者公耳更思閱古常存景慕遂建都督陳公景先都憲鄒公來學數先輩文武三碑于三城屯等城用無忘其勛績惟公勤整廉勁老而不衰涉獵兵書行軍以謀爲先遇敵堅營陣務以不可敗爲本結髮從軍有志勤王壯歲中年樹勞列于川陝在行伍久曉暢軍事故起小將列都府守重鎮宜乎夷虜知而吾軍畏愛也

王公鏊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于北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刦營取勝近者王越之于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

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使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于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慮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可憂者也

又曰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令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王守仁曰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

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

何孟春曰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略何如不

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

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已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緜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

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幷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胡今我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

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幷力驟至于崩山漂石

虜熟訓練以用長驅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精養銳譬之

數先輩文武三碑于三城屯等城用無忘其勛績惟公勤整廉勁老而

軍有志勤王壯歲中年樹勞列于川陝在行伍久曉暢軍事故起小將

列都府守重鎮宜乎夷虜知而吾軍畏愛也

王公鏊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

況于北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刦

營取勝近者王越之于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

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

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

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

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

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使有內顧

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者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

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于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

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慮寇之患日以深事

勢如此其亦可憂者也

又曰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

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

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令邊軍與召募

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

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

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

蘇軾亦言之固非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王守仁曰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

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

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

不失敗敵之道也

何孟春曰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略何如不

足恃也久矣

又曰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圖果何如朕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夾谷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三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無往不克夫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之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變碁未能自得

于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其足恃乎

何孟春曰春頃御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己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數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于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陷不測猶得紿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盡死思政久經軍旅每歲惟着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殿孝祖赭圻之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殿統軍可謂不怕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十攢射欲不斃得乎孝祖果于陣爲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于榮澤殷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于萬衆之中故驚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馮公琦曰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教之變事也而經言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耶

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可以經兵可傳而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誡民九伐明罰九幾定籍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高賓謹越逐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略六韜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受成于學獻馘于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爲經也宋人立七書爲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于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即謂材所自出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夫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于用授易者不言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驟騎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願方略何如耳蓋學古者以增寵爲減以死地爲生乃善談兵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千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意說于古法大略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託之于書或其人不彰顯而託之于古非謂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葉向高曰論事之文揣摩情形料量事變如射覆然一發緘而得失之數立見矣而事之最難言者莫如兵漢人言兵事可見施行事者獨家令耳然至七國之難而不敢以身試也以太傅之通達而三表五餌世病其疎屯田十二事無遺策矣猶曰至金城圖上方略兵者國之大事豈易言哉

李元薦曰兵家之術有占驗有方位有符呪雲日風用此占驗也開生閉死此方位也壓丁使甲此符呪也大抵兵家神道設教多有壓使鬼神之法亦自不可缺者如今之演禽奇門最稱神應雖方位有定然□□驗處不專在此全在信香一品攝召鬼神然後壓使如意古人遇戰或大風揚沙或陰雲蔽日或空中神兵相助與夫神弓神彈神鎗之類勝敗之形頃刻變幻皆神所爲也後之用兵者亦宜搜訪學習以冀萬全若曰我堂堂之陣爲則固而陋矣

耿淸惠守陝西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信賞罰明紀律精練習勤攜恤戒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爾部從公議

夏瑄字韜輝湘陰人忠靖公之子正統八年以蔭爲尚寶司丞時四方多事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宜密令諸脅從論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北苗出遠刦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擣其巢穴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兵邊塞庶勇智退老弱繕兵械修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與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遠鬬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志退無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退令中隊悉斬以狥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

無故遣使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爲謎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爲反間宜愼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強不虞吾至其待使回犯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敢戰吉臣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既得利今冬來者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募智勇以爲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爲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倡以忠義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語地利能爲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爲兵者釋之敎閱之法以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敎其九十人兵集既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爲監察御史亦請勅公

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又嘗疏曰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府懲彼失利畏愼太過虜經其城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及虜經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鑑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恥大學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

往行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封黔國公黔寧王謚昭靖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百夷屯摹沙勒犯邊調都指揮寧正領兵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復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以報摩沙勒之役公親督兵二萬抵賊營與之對壘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象二千迎戰鋒始交獲一象殺賊百餘人而還于是軍氣益壯威曰賊易殺也英乃召諸將校謂之曰定邊受圍已久若不即破賊設定邊失守賊勢益張彼徒恃其象以恐懾我軍方今少以騎士挑之已獲一象又何足畏乎吾知所以破之之術矣可多置火銃神箭于前作三行參差而陣伺彼象近則前

行之銃箭齊發象若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使銃聲不絕象必驚而卻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分軍爲三隊都督馮城領之寧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主上平日恩養將士正欲效膚寸之力于戰陣之間爾今日之事有功者賞退縮者戮全隊三令而五申之將士鼓勇爭進則悉衆出營盜驅戰象結陣以待英駐馬于高岡以觀左隊小卻英望之怒遽遣使馳取左隊將之頭左隊遙見使者橫刀飛馬來復擁士卒大呼突入其陣無不一當百大戰破之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象中矢死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殺其尤餘黨盡殪百夷酋長思倫發聞之遣人奉方物犀象來降願輸貢賦英爲之請于朝許之遂定其地

張公輔河間忠武王子也永樂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公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公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公偵知令先驅曰羣衆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

胡武莊行兵嘗曰吾不知書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編民寧輯有蔡征虜之風

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地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海海島夜分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前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邀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褒諭徵公至京面諭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所疏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山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至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

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封之明年計至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武考遼陽新誌則曰廣寧伯劉江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斥堠練甲兵永樂己亥間倭賊屢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三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略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之竭下江披髮舉其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漸脫而走齧者又爲隆等所總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使魚貫而來類蛇陣故

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心致死未必無傷于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即圍師勿迫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公未察耳按海倭之患北自海遼而山東而淮揚崇明太倉金山而浙而閩之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息久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如劉忠武之功大矣

王元吉字國祥年十四歲纔與兄行羅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邊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輛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長老固以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諭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乃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餉粟公宜開城門陳餉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餉

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紹不以語人

濟南之役靖難兵南去即軍中陞鐵鉉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守留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來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侯北兵歸合南兵進征者晝夜蹴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不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甚困而南將皆驁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職賦賡歌激發忠義高巍賦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纖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起起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縵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也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父添四高皇帝起義從湯和留禦明州卒于軍中時廣年十四補父籍補驍騎衛歷燕山衛百戶文皇帝靖難以功爲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六年封永寧伯公初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慎毋犯譚家馬迨今猶以爲號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正統十二年閩中鄧茂七起詔公以都御史監軍公與劉都督謀曰賊兵皆吾赤子宜先招徠而後斬獲父老咸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賊不信今招榜若有印必信從時軍府實無印事亟不可待奏報公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即爲之況在軍乎因矯刻征南將軍印出招榜賊果信或降

或散去景泰改元公班師入朝有妬其功者與用事臣相表裏劾公前矯劾印併誣以他罪罷官歸天順元年今上復正大寶詔公復右僉都御史致仕二年公入謝適陝右用師嚴議能給饋餉借戰騎募義勇之士以佐師者文武大臣皆以公可遂命往事竣還南京以疾卒遣官賜祭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謚襄毅成化四年時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有衆二萬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被殺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衆推公應詔以公總督陝西軍務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王忠特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我軍遽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狥衆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隘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川不祥項忠曰

賊苦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竟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于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全忠報軍中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以四出攻刦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庭臣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咎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二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公單騎抵賊寨

論以禍福出降者衆其逸出者皆縱使去以孤其黨賊將有揚虎貍者號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解所服金鉤賜而遣之令其回寨擒兵而進伏兵東山口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貍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牲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與之

金文字尚德號履素麗水人景泰辛未進士庶吉士歷官開封知府爲諸生日草寇圍郡城御史李公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公應募建策多所裨畫賊常以所得箭反射城中衆不能禦公爲去其括級銅函于強弩而射之賊不知所爲勢窘比寇平衆皆自占公固辭不受賞

石邦憲字希尹清平衛人嘗爲都清守備征磨子崖囤苗時二月沿路

桃未花公集兵犒勞曰吾以鼓催桃花花速開囤則破以是日午報桃花盡開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一發衆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彌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無算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識生員見其中衫異常人命刀手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曰生員亦賊耳盡斬之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令詘而不行矣豈不損威後有御史欲劾觀過于好殺者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焉髮散垂導首披椅後殼上中有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至觀命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廷觀曰此輩與禽獸無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竟不能劾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後代叔父乃當答爲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會昌侯孫繼宗之壻貌壯偉善射常偕給事中張寧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

張兩弓折之既而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跽請射忠後弓射應弦而落國人大慴服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天子親征至萬全聞侯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曾鞏張益曰駕宜遠從紫荊關鞏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荊矣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盡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爲裹瘡傳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宜自苦乎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駑材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幷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略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虜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殺賊諜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彼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撓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初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以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攪池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千復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乃上疏乞官爲措置嘗憤臧吏病民疏論之其略云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既無廉恥之心涖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登廉潔尚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登工詩有聯珠集調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

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土木之變羅都御史通時爲兵部主印吏守居庸關言榆林土木二處草塲俱有積堰及遺下草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燬使虜至無所掠二十八日勑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往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衛近京積芻悉燔之虜酋也先擁上皇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總兵孫祥走死京師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敗將王通復出爲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勑通與趙玫楊俊選居庸關精軍徒馬五千來京接應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惴恐使所屬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斬之狥軍中曰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說俊曰紫荊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救援爾軍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

益張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爲若破賊俊始媿服通并俊
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閔勤王兵且至也先與伯顏
帖木兒謀曰閫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
諸將過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爲名一敗則
天子且爲所獲戰而獲天子于我無功于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荊關兵
皆遁爾奉天子仍出紫荊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關居庸不守我復與爾
合還嚮入城居庸不可勝日奉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天子歸綏無大
功尚可市恩于南朝也十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也先
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通用水灌城冰堅厚虜不能近與潘成趙玫
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爲營晝用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
客兵不足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猛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
而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
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爲號公多用氈蓼實熟羊
肉置藥煸下二鼓使夜不收持氈蓼雜投虜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

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
噪舉火砲四面擊之虜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
驚又爲鐵騎所制不能馳砲擊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
敗三戰三捷擒虜酋那吉帖木兒斬奪人馬盔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
所掠都城人口虜遂遁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臍亨嘗
與彪賞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
家本軍官伯父岩無子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
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
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
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前陞
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統兵官楊洪等并械
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
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

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歡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亨等追戰
城西虜卻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儀門虜見彪軍少逼
之亨率衆乘之踐踐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
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
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
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罵亂相踐踐亨率衆乘之大捷虜所掠羊馬
財物盡棄餌我兵虜得遁去亨既敗虜成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
深入輒請和虜見邊人呼石亨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
兼太子太師總京營以奪門功進封忠國公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
參將諸子姪澗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澗戰沒彪爲參將虜畏之稱石
王
王公越字世昌濬邑人景泰庚午舉于京闈明年辛未第進士授監察
御史左都御史寇公性嚴臨吏苛切公能當其意超拜山東按察使天
順癸未大同有警英皇自公爲御史偉其貌及奏對暢朗遂用爲右副

都御史果能飭兵走虜成化丁亥召掌院事庚寅奉命自延綏出塞至
崖窰川擒賊四十人斬首百級進左又以斬虜有功再進左都御史初
虜居沙漠以黃河爲限冰凍而入冰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夏以餘
力墾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河套者河之隈也廣袤數千里草卉豐茂
產獸肥美前代及國初累砌城壘置兵戍守後弛防虜遂占居出沒無
時三邊坐茲大困癸巳公課知虜它掠遺老弱于廬選精騎萬餘自出
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便休行四日天未明至虜
帳萬騎齊愛之縱火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羊器械無算巢
穴焚如無遺北虜自外趨歸哭聲登于天悉力追軍公結陣徐行殿者
與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我有備大慟渡河而遁自是邊
無患者二十年甲午加公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抗言將士
功大賞輕乞移已官賞之不報丁酉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庚子同太監汪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擒虜男女百七十人斬首四
百級封威寧伯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夏又佩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

移鎮延綏計功加太子太傅歲增祿百石內閣萬學士忌公功名太盛
臺臣承其意論公生事夷狄作詩怨望罷公爲民謫居安陸弘治初公
上疏懇冤詔許還濬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陝西三邊大擾詔加
太子太保總制寧夏甘肅軍事入見孝皇禮賚稠渥又出塞襲斬賀蘭
居虜百餘人還所掠人畜兵械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又言哈密屏我爲
外防向爲吐魯番所破逐其王今吐魯番引罪獻所侵地宜封故王以
守未報而公卒後西夏不靖至許襄毅克復哈密乃定如公策云壽七
十有三公姿表英奇久膺師寄身自歷戰又精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
史曲當情理爲詩跌宕快爽能道人意中事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
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一日大雪
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謂虜歸即召入與談虜事
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
巵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
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日

衆或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猝虜入掠
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推老卒功以爲千戶王文
恪公曰王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
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略比入翰林人多言其任術不足數及修泰
陵寶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
發見事風生又膺師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于邊徼險易虜情
眞僞將品士勢定諸胸臆歷如示掌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柔
馴辨強皆樂爲之用效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
罹挫衄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侶鍾屠滽王濬四御
史健將武校多出其門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
究睦族敦舊賙窮恤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咸寧伯王公越一日與保國朱公某領兵一千周視邊徼達虜猝至且
衆保國一時莫措謂咸寧厲聲曰閉嘴即揮兵上山紮營山
麓咸寧曰若走而衝虜被兵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得上遊與戰

必利遂驅兵下馬于中選勇士三百自將于後餘七百令保國率而前
俱令銜枚不許前軍反顧反顧者即斬以狗務使一一如魚貫稍有參
差亦斬以狗列爲陣行時已向暮達虜儻懈咸寧即令諸軍從山後依
前令行軍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咸寧纔曰幾乎落陷穽矣
明謂保國曰若一時倉皇亂走人心不定達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
爭先自斃今乃卻軍排次第而行不攪亂況我與精兵押人心必齊令
其下馬而行故彼不覺其倦而我安行也咸寧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
濟有古名將之風
楊俊故昌平伯洪庶長子初洪次子倏嗣侯言臣家一侯一都督諸蒼
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俊嗣侯先以擒叛
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既殺脫
脫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自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
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剌奔來去宣府纔數百里
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

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
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
練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
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兵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
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
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
敢近後不敢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
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
猶豫最甚昔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間以
羣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于今日者臣一家父子兄弟受
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言人人
殊少保于謙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仇恥宜雪楊
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
境賊與我牽制別分大羊繇間道乘虛四散摽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

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
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于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而聚散如蜂
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
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上從于公議
徐武功有貞自金齒赦歸復冀召用夜觀天象見將星在吳地謂己可
以當之每早起輒舞鐵鞭數十回以當運甓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
鞭太息曰孺子亦能將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酒醉則遶屋馳走連聲呼
曰人不知我時同里祝參政顧自山西致仕歸矣行且憂盜劫有力士
李金鎗者武藝絕倫名壓一境因挾以自衛既到吳武功造祝所召試
其藝李運鎗庭中公首肯曰信佳然步鎗法耳能爲騎鎗乎李如命公
哂之曰汝疏矣李跪請教不答明日往見公呼家人以吾棒來棒乃純
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曰非所習也公笑起運棒如
飛時時及李頸李懾汗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
耶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天順七年爲兵部
右侍郎有權貴者素銜之陷以罪謫浙江布政司參政成化改元兩廣
蠻寇猖獗累征不利上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爲遊擊將軍惟
總督軍務者難其人僉曰非韓某不可復改左僉都御史以行時衆欲
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
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鬥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夫兵聚而爲正
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
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度北
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于逐自古蠻夷
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于困衆從公言遂肅師而行
抵廣西界議遣都指揮趙倫舜宏副總兵范信參將孫振各授以方略
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公乃連營以進至全州諜報賊在陽峒公五
發偏師連戰皆捷生擒渠魁數人皆磔剔以示軍威大振又以修仁荔

浦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爲一十五哨公與總兵官領中堅進攻彌月
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聞賜勑獎勵陞公弟睦爲錦衣百戶復移師潯
州益增器械備餱糧令五哨由峽復進公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哨
援于後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聞乃擊妻孥輜重于崖極險處預于山
南立排柵滾木礮石標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怠遂奮甲先登士
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暝賊不能支乃遁去公益進衆
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少緩督進益急直抵橫崖等山又進
至九層樓等山壁立萬仞勢控霄漢公復計遣將士于賊所不備處攀
緣至絕頂舉砲爲應衆環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
處改大藤峽爲斷藤峽刻石山頂以紀厥功公初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即
堅守之故賊無可反之計許生獲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無妄殺之
慘又謂峽內餘孽尚存終必爲患宜設土官編管仍徙周冲靖寧二巡
司于峽之上下增土人爲副巡檢復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撞人凡
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與廣東守將共剿雷廉等處流

賊猶未成績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間生擒斬首及奪回俘虜共
四萬一千七百有奇凱旋至廣東捷聞陞左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
奏兩廣地方相去五千餘里臣一身不克周悉宜用都御史二員巡撫
從之公開府梧州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物議蠭起內
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噬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
卒年五十三先是公征大藤峽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
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
校聞之公曰我等山中良善大兵至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五人一班以
進至營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攘袴內士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
力拒敵遂及大勝公胆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之卻命
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按刀付一布
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縶囚猶爾臨
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斬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裨將犯法當斬衆請
釋之公因午節閱武射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征大藤峽出兵令

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共具鬨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韓斌字廷用襲遼東定遠衛指揮使累官遼東副總兵成化十五年撫寧侯朱永等受命征建州公同總兵官侯謙復爲左哨出鴉鵲關抵汨珠江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男婦三百八十九口虜酋有宋管只八者距山險欲夜刼公營公令譯大呼曰韓馬法在此汝尚欲爲會乎馬法者虜所謂大人也賊衆欲一見公公免胄示之皆棄弓矢拜馬前請降軍遂還公度暮至黑松林賊必有後邀者約謙軍其地以待之而謙復先歸公至黑松林賊果突出公急令立營一麾而定賊不能擾其料敵應變類如此

李晟字孔陽濮州人成化己丑進士初令宜陽召授監察御史慷慨有經世志喜談兵尚書王恕奇其才薦爲河南提學副使不果用乙巳虜入寇上書欲自效進所製兵圖且薦潞縣王越可用當事者銜之謫雲南曲靖軍民府知事弘治癸丑會有邊警廷臣薦其才詔改都察院照磨往參謀大同軍事鎮巡大臣器重之已遷鄖陽府同知非其志也乃上書曰臣由儒起家潛心韜略三十餘年前後所著兵機等書古人不能遠過頃大同有事撫按薦臣禦虜而吏部令臣撫民用臣違所長臣所製飛矢火礮馱車火傘等器皆殫思創造前人智慮所未及令臣當一隊出薄伎相角可橫行單于之庭設謂臣無當于用乞放歸田里願屏居濮上以畢餘生不敢拜命當事者惡其語直遂予告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六經舉要經世通略平胡兵式安攘六論晟聰悟異常自比諸葛武侯博膺閎視每議論旁若無人以故仕途齟齬云

李惟聰字自愚河南杞縣人成化乙酉鄉試歷官山東按察副使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面腰腹方闊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然躍馬擊劍儇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習劍懸枕作壘爲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上春官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庚申北虜大入寇大同兵敗死

公時爲山西按察使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十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能挑牌防矢戰陣立藩晝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斷刻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舍小墩或三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舉

黃珂字鳴玉崇陽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謚簡肅正德四年嘗巡撫延綏以歲例燒荒天忽陰霾風氣慘烈公曰此虜氣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衆突出我軍起伏殺之殆盡將佐皆服公善料敵

陳壁齋壽巡撫延綏虜分兵入寇公躬親甲冑爲將率先遇賊鏖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師脫羅干諸酋糾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公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功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巢未得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公議出境揚兵牧馬即採草紓急衆恐墮賊計公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省費若干萬

張騰霄字圖南號葵軒世襲揚州衛指揮僉事敬皇帝時寧鎮寘鐇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測矣于是會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晝使不得南渡賊聞船渡不克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天子降勑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

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弘治庚申襲南京羽林衛指揮使歷官都督僉事正德癸酉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甲戌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恐可患者豫章耳意指寧濠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

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丙子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于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上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船斷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勢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于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剿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號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力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援大呼公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辰濠船泊南岸閘不克大怒率衆攻五至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名被緋金鼓置城上

向寇兵寇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閒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潛力備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于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十里是夜辰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寶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蕪湖廣德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以嘉其忠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辛巳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與陳公沂交善沂嘗書寄之曰但求無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公曰如此良友銳可以無過矣

仇威寧鉞持身廉謹遇下有恩未嘗掊剋以佐私費湖下故有湖田若干頃力役若干人例以給分守臣公一無所私也其在師中雖奉命許以便宜誅賞然終不敢妄戮一卒擅動一錢識者謂其得人臣之體至

其辭疾屏居避世晦迹以全令名則古之良將何以加焉

楊大章字章之號東橋餘姚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爲瀏陽令豪民李鑒者藉貲犯禁無忌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先生一旦出其不意單騎即其巢擒之以故強梗豪俠之徒皆縮頸改步相戒不敢犯瀏陽號大治擢按交章薦及爲山東副使兵備霸州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劫殺人從西直門出人見莫敢近先生選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清秀斬之不啻如几上肉夫鑒與秀可謂梟雄不在劉七下乃不煩一兵斗粟坐銷大患其作用神妙至此

王倬字用檢太倉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嘗令餘干時贛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爲險擂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縋白羊千頭于山下鼓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他

李善字元宗隴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以按察使衆寧分巡荆襄間往往妖孽煽亂至是有淮者與其徒五百人潛號稱

王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呂高者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公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窟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詔陞俸一級其後王景陽者亦荆襄人以左道惑衆其黨熊彥和以子妻之兩人皆稱王謀入襄陽作亂未發而公覘知之亟遣呂高往捕得彥和等及其妖書解京師脅從五百人有姓名籍記公焚其籍不問

姜綰字玉卿奉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使嘗爲廣西右江道副使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襲破田州逐其知府猛于外遂稱兵肆掠勢寖不可制孝宗皇帝詔總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濬知謀自綰發不聽命悖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直抵舊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等亂復拘之武緣于是思恩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于民祇以夷種嗣子孫乃省殘奪禍曼生人濬誅猛俘顧其後蔑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流官附縣分州不變其俗庶邊民底靖寬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置事宜以聞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死吏得守其土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

□□□爲之記曰先公嘗知慶遠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盜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君一日自省遡江歸哨者假情見迫處譁言賊伏隩請君陸行便君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矣遠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宿賊世亂邊會府不計能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崑賊騎步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狥于衆曰能殺越穴城者一級與十金客熊清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十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嘗約賊來愼且毋戰宜據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于巔呼聲與城中應賊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級死于崖瀨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閒東蘭等州皆歸侵地近賊者多願編爲民

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曰玉卿文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高鐵溪諱□□字□□信陽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知府初授兵部主事以言事被逮謫鎮遠府通判時峒夷有相仇者使通判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明往臥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

張大中丞琮嘗忤逆瑾出爲陝西參議左遷濟寧知州改御史巡按甘肅時方安化王之叛餘黨未息實投之艱危公恤無辜貸有罪安輯邊民遠逐夷虜獎誘忠勇舉用賢淑懸賞耀威而復心效順矣一日視虜刃曰吾南方一刃千牛而不改鏃此何藉以剝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大驚呼太師爭獻牛羊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疆圉乃靖

馬公永字天錫遷安人正德六年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公以千總隸彬稱疾不起彬強起稱病篤以故得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馬蘭峪塞殺參將陳乾以公爲參將守太平寨十二年虜入寨戰拍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十三年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守三屯營

尋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上至喜峯口欲出寨公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耳笑而止

宸濠之變報至南京喬公白岩以身任留守之重廣咨詢公委用謂宜先擊以代其謀乃寫飛報謂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番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剋日征勦又選部屬衛職之賢者分布沿江要害在處料理防守火牌絡繹直抵賊巢賊黨見驚駭卒爲離心又知守備太監劉璟素與宸濠通恐有內應一日呼其親密用事者誘之曰外間籍籍言爾主知江西之謀吾不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言一入爲禍不小歸語爾主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守備不肯爲此言也璟聞大驚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吾屬蠶粉矣邪謀遂寢

正德己卯六月十五日王文成公于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萬在侍相與痛哭誓死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頃之得北風而宸濠追兵將及公乃潛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惟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必然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內稱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至吉安又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師文書云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勿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爾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往來天時霖雨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

其後使之守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關二十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勑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詔勑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衆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毅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查裁處幷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乖覺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道家人重與盤費以前機事徃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跡隨卽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踪跡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

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于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論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景又區區之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關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聞出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悲此三四人者皆是龐僕易爲漏泄須戒令愼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與李劉而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李劉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相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潛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鋭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士噲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投徑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

荷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未可知也但賊兵蚤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爲備所以破賊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文成應變之神眞不可測彼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稍挫急首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無得縱殺一時驚懾遂大潰次日賊兵旣窮蹙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不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王守仁始爲刑部郎劾劉瑾其言切至瑾畏惡之甚矯武皇帝旨廷杖四十貶龍場驛丞即日督發意其必死無何聞守仁得活更令衛校追擒校有哀守仁忠者先馳至無錫告之使善自爲計守仁脫衣于江干更着道服遁去羣校以守仁投江白瑾乃已守仁行乞靈隱寺主僧識之逐使去而集徒告縣令曰伍子胥告我有忠臣入我水府吾與之燕七日而出諸某江蘆淮髡徒不救者吾且命毒龍覆若寺縣使僧作無遮大會至期其處于汹中守仁持文憑赴溟南瑾伏誅起守仁爲吏部郎遷鴻臚卿大臣薦討江西賊守仁外迫羣盜內畏宸濠慮其交至而力乃發兵時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慶被圍復遣信牌四出倡明大義收拾人心士卒殊死戰賊兵氣敗遂漸遁潰公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窟仍令所過毋得掠鹵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公賊犇還又督舟師逆戰王家渡大破之逆濠就縛斬馘無算當是時變起倉猝人懷顧望而公獨首奮義倡率成鉅功其摧陷廓清之力斯亦神矣

胡參政克元嘗爲江西瑞州府通判宸濠反中丞孫燧副使許逵死之公自吳城間變微服徒步夜行旦伏間道五百里還郡郡守被執寮屬守仁未已武皇帝大怒曰若欲害平賊功臣得無助賊反乎窮治反黨

趣封守仁新建伯守仁不敢受而言者交章訟公冤及告反者功皆不省

孫公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歷官尚書諡忠烈嘗巡撫江西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恐宸濠一旦起刦兵器公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公意遲回不敢發公既就義濠遂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涼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急收鐵匠又不能亟造諸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敗歸

宸濠恃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威斂避相結納獨許公達務違之數縛繫其黨禁抑不貸言于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聚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有關文則財困財困則賄急賄急則交解交解則悖濠賊平始還郡黃氏曰吾與君得生蓋天祐社稷耳

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勸孫巡撫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盜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未幾

難作

伍文定字時太號松月松滋人弘治己未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歷官兵部尚書正德乙亥爲吉安府知府時宸濠之變天下莫不震動公號于衆曰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耳郡人爭欲亡斬首亡者一人以徇復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苦非爾父兄即爾子弟今宜早殲爾讎紓乃宿憤衆咸曰惟命遂遮留王陽明公飛檄諸郡縣乃繕兵編船舸轉餉窮日夜不休既又爲文哭孫都御史許副使二公首遇害者衆咸奮力乃發兵時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慶被圍復遣信牌四出倡明大義收拾人心士卒殊死戰賊兵氣敗遂漸遁潰公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窟仍令所過毋得掠鹵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公賊犇還又督舟師逆戰王家渡大破之逆濠就縛斬馘無算當是時變起倉猝人懷顧望而公獨首奮義倡率成鉅功其摧陷廓清之力斯亦神矣

胡參政克元嘗爲江西瑞州府通判宸濠反中丞孫燧副使許逵死之公自吳城間變微服徒步夜行旦伏間道五百里還郡郡守被執寮屬亡去公攝郡事召士民泣諭之死守無二遂請兵中丞王守仁即日具疏上召使入榻前勞問賜食詔擢公爲郡守僞附馬李蕃掠城中公乃集兵謂妻黃氏曰吾與城俱亡汝善爲計黃氏泣曰君其盡忠毋以妾爲念公出黃氏懷印抱女顧季子宣及家人胡永曰事若不測妾當投井以死公乃簡壯士盛官儀詐稱迎濠伏兵石鼓潭擒之斬首九十四級報至王守仁曰微胡通判瑞其不克乎守仁遂屬以兵使備賊無西公曰濠無西意第恐東下爲憂耳乃使人聲言瑞兵十萬且至夜城西隅忽墜城中鼓噪謂瑞兵至矣濠懼修戰守之具甚備七月朔帥兵趨南京守仁屬公勵壯士前戰于王家渡僞都督凌十一馳馬向公公佯卻竟發一矢射死之擒賊周瑞追戰于八字腦擒殺二百七人師次鄱陽湖南風急公曰賊衆難卒平乘風縱火可得志也或謂風無常難恃公曰討逆自天何疑哉乃與吉安守伍文定部分將士縱火焚賊舟遂翁萬達字仁夫號東涯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尚書嘉靖癸巳爲梧州府知府丙申冬十月皇太子生詔論四夷禮
部以安南久不來貢奏上命會兵部議乃集廷臣議會安南人鄭惟察
上變至譯得其頭目莫登庸簒殺狀於是廷臣列十罪請討上從之四
月以咸寧侯仇公兵部尚書毛公侍郎蔡公督兵往討之廷議設添註
憲臣兩廣各一人經理安南公以才望擢廣西按察征南副使戊戌春
公以征南事宜白蔡公行之蔡公從其言登庸懼謀曰王朝必不舍我
獨不能從海遁乎且採毒藥以試刃收巴豆囷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
下冀陷馬足徉傳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氓伺我事以告關吏飭賂
往來不復能禁公于是密募敢死梁文韜等入僞都旬日盡得其狀乃
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
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爲公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
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爲馳張圖畫其
機在我以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不必用也則急而或示之緩爲緩而
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于備欽廉海

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此之謂也督府是之時公督兵于南寧鄭公守愚亦廣東征西
副使督兵備廉欽與公戮力邊威大振會龍州憑祥二府土舍趙楷與
韋應李寰等扇亂竊奪至許莫登庸爲鄉導並以我急緩機鉅告之公
具以白督府督府駭曰君度諸虜首何如曰兩州瓜連三兇鼎立迫之
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宿之則威寖陵夷遠則馳聽趙楷狙詐未可速
圖李寰梟雄難以兵勝韋應悗傻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堅使不
相屬然後楷寰可次第獲也督府善其策屬公謀之公至太平使人以
他事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論以大義俾毋瀆倫毋黨亂思明應命設伏
卒擒韋應械督府論死其楷寰各以計就擒而斷許存趙祀楷臨死遺
書示感誓于泉下舉忘大恩會參議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
剗除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收斧鑕昭明其切深而不露者類若此
左江藤峽猺蠻據險時以藥努馳刦不可卒捕自韓中丞王新建伯剿
治以來稍獲寧息屬酋侯勝海居弩灘爲變武靖州目黃貴誘刺之立

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訊公公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虔
戮久矣是以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
羽翼既攜夫然後震以兵威刦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
權互用奇正雜出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蔡公從之公乃牒余參將住
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督府喜曰翁君神算也公復議善後
之策十四事上督府皆原始要終足爲經制云十九年二月改公參政
于廣西方上命仇公毛公討安南公議白督府曰即今問罪返方以昭
邦典興師動衆少有驚駭非王師也而下令境內曰是役也天子所以
誅有罪不得已也爾百姓其無恐無訛言無徙業無驚汝耄耋無搖爾
稚嬰安爾室家保爾生聚議上督府從之于是遠近安堵如故公上議
毛公曰今日之所以處莫賊者有三讓而告成功此上策也攝之以不
敢不從而猶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芟夷絕滅威則威矣而聖
天子之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
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而就

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公其圖之九月公承檄分屯龍憑
恩陵等處簡士卒彌器械足餽餉誓師以聽獲安南奸細丁南傑密白
莫登庸云天朝督府諸大臣決策用兵勢不得已保護元元曲請祈勉
宜早自爲計也于是登庸始大懼請納款如期適公行邊虎出傷其一
卒公悼之乃爲文告山神且曰敢告主者其令噬人者死募力卒以千
戶尚昂督捕之探其穴前後射殺者七其一獨雄猛果生得之軍中讙
云罪虎也登庸畏威輸款是其兆乎十一月三日莫登庸詣鎮南關親
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哀于是仇公毛公
蔡公柳公以登庸投降並以區處機宜奏聞上是其議報可詔罷安南
爲都統使司賜登庸以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國奉正朔還四峒地許以
入貢班師論功爵賞有差是役也公之功居最時公陞一級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初登庸約日來降公與諸大臣步出鎮南關至留止受
登庸降登庸又持名牋筆硯乞言其意故以窘我也諸議于公公執筆
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爲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宜永矢一心臣

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且跪且讀惶恐稱萬死匍匐而
退

翁大司馬萬達嘗爲河套議議凡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搗巢不同惟欲
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固元氣以俟其隙爲計之得桂州夏公不聽論
者惜之二十八年己酉春虜入宣府將逼居庸以入公諜知之時大同
帥周尚文亦以諜者報至問曰汝嘗諜知之汝嘗告誰乎諜者以嘗告
公對尚文方幸宣府兵將之無備當獲罪而己握重兵以取寵惡其泄
也杖而繫之獄公方約尚文爲援而知其情于是夜草疏請曰虜逼宣
府地近京師皇陵而東北二路相去尤在咫尺前項聲息不特該鎮該
路地方己耳禦患惟兵帥兵唯將該鎮將庸兵弱虜素輕其易與萬一
窺瑕乘隙大舉而來則憂勤君父驚駭郊圻何可嘗也今日之計當以
大同帥周尚文率領精銳暫代宣府帥以遏虜衝又移書諸輔臣本兵
極言虜必深入臣測之狀謂宣府主將偏裨無可付托譬之車無輪軸
舟失帆篙峻坂巨川不可行也故疏上即如公議以大同兵付其副帥

而促周尚文以行于是尚文晝夜兼行至曾家莊而虜已入據險要不
虜尚文之猝至也大戰三日夜屢圍屢解公躬環甲冑督兵數千人來
援麾下將請止曰虜騎充斥乃爾且彼衆我寡是猶以肉投餓虎未可
進公奮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于是馳騎先出衆無敢後者距
曹家莊僅四十里會西風大作公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
咫尺不能辨于是虜大驚曰翁大帥兵至矣夜解圍而遁公于是督尚
文追擊出境保障之功多于斬馘矣捷上獻首四十顆公以書抵鄉公
汝愚曰向謂公瑾孔明西南風助順以破老瞞不謂天亦祐予也
楊逐菴嘗以左都御史督理陝西弘治乙丑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
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
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
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
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裹氈乘城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
長疑我大兵至遂擊衆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

郭子儀單騎見虜相合

李鉞字虔甫號毅齋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監察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謚公簡嘉靖壬午春虜寇西陲號十萬飛檄告急廷議咸推公素諳虜情閑于邊務遂以兵侍兼僉都御史行邊陛辭賜麒麟服寶鈔仍發內帑銀四十萬給軍需馳至固原虜勢方熾進薄城櫓時援兵未集危甚公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虜疑有備不敢逼公間用火炮擊傷甚衆虜引去詔復以公總制三邊軍務乃申明紀律增築墩堡謹烽火嚴斥堠廣儲蓄選壯勇軍聲大振踰時虜復深入平涼涇州放兵大掠人懷疑懼公曰此成禽耳乃密命游擊將軍時臣周尚文等分伏要害斷虜歸路我軍大捷斬首百八十級獲牛羊萬計諸將入賀公曰汝知賀寧知憂乎虜性狠鬬既失利必憤憤而復來延綏諸路宜有備虜果寇延綏伏發邀擊之斬首百餘級或請以捷聞公曰偶勝耳惡足爲功鎮巡捷奏璽書嘉之有明于用人善于料敵之論虜敗蚾遠遁詔還

朝

張芹字文林新淦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杭州知府先守徽州時江右寧藩變聞臺使倉卒籌曰徽與饒隣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羊且不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即率壯士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塹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閹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以功公鞫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即郡守所遺者移檄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獎勞至再秋七月賊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人詣行臺上伏留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命不可一日離者願借留臺使曰命下無及矣公遂行

王大用字時行號蘗谷揚州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初授工部主事督造漕船兼臨清閘時劇賊劉六等攻刦郡縣所過無遺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閉城公適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爲命乃拔其壯勇若而人躬督率之據險近敵兵備道復出兵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

曹太守琥在廣州日陳總督金總制七省而林都憲廷選爲總督陳調猺兵征江西寇惠潮又方有事林難之以兵部咨曰即起兵曰若本方有事亦宜斟酌詢之先生先生對曰咨文持兩端吏家故事也江西之寇株連閩廣成則同功否則責有攸歸奚其惑林遂遣猺兵行及江西平惠潮亦奏凱林受賚先生入賀林喜曰予當謝子何賀也自是知先生亦深鐵嶺寨爲盜賊要害營設戍守會賊出外檄水村欲撤戍追之先生進曰檄水賊過道耳思患豫防宜增兵鐵嶺以遏其伏林追之以他方不及而賊果偵鐵嶺兵少大出殺掠林嘆曰曹守遠慮不可及也與巡按舒御莊賞之委任加專焉妖賊李通寶竊發林檄先生巡諸邑會北流已陷殺鬱林州印官擒巡捕通判以去林促先生歸議謂曰賊勢如此吾輩死無所矣先生正色對曰始入見時諸將候門下將謂公必有奇計先生精選梧兵之壯銳者追捕之而留其老弱以居守又曰

從征江西猺兵已在河下矣出常格懸重賞以爲梧兵助萬全之策也林稱善因屬先生督軍先生遽曰諾林大喜先生退即狀妖賊始末以入林得據以爲疏益喜時夜且艾矣黎明遂偕諸將行聞賊在陸川冒險追之迄夜營平樂比曉視之則萬山中也進與賊遇戰于新橋斬十餘級賊入于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于秋風根蓋其巢也諜知其必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白衣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捷聞林喜甚曰吾不圖書生而能此也先生駐鬱林林令諸梟將大軍爲援遁竄來攻猺兵又敗之追斬百餘級于是其黨咎遁竄曰爾謂能役神兵以護我今安在耶皆欲散通寶懼而逃憩荒園中遊騎圍之不知其通寶也有被虜機兵在旁大呼通寶在此遂縛之以歸其餘黨悉平

陶公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預爲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恃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則數路兵以進賊奔不及

亦不能戰而殪魯行兵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殪故魯征賊賊無能通常宴客樽俎未撤嶽賊已報捷坐客驚謂誇且賀曰陶公神算云後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仍議征司府上撫按撫按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及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戮功乃戮遁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子女爲叛孥撫按官率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苗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週年雨廣兵數敗未聞鬬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

趙時字仲甫別號可亭犍爲人舉正德丁卯鄉試嘉靖乙酉以薦守乾州時乾人樊紳以勾術愚致其民人多斂舍帛殺告己者其黨與至連蔓州郡人授僞官裂帛尺署之曰天中會夜則相與聚南山中委有所占候指畫公至徉不聞募丐兒之黠者使調紳而作役法以寓兵政曰汝祖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連頓首以謝諸夷聞爭持牛酒勞公

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十車役于官竟十日而代及秋紳勢益張公幸可得止遣紳甥王國柱論紳不從而謀攻乾之東門公乃徹車徒集吏士設黃幄堂上手一籍旁立呼曰某守是佐之某若某隸之其器械長短惟其習其戰守候望惟其才其徒旅衆寡惟其地其寢食更番惟其時令既畢則前奏曰逆民紳將犯州城臣督吏民以死守有弗率者請處以軍法衆羅拜曰惟命于是索民之與賊通者斬其魁十餘人天明賊至則亟呼開門公出斬者示之賊氣沮益發矢石擊賊殺數十人未幾退去出死士二百追擊而伏兵揚竿村賊戰敗伏兵繼發擒殺又千二百人土巡檢于翔與賊通其所領率素悍不可制公度賊急必走翔求援手爲書論翔禍福而開羣盜自首者以脇從除罪相捕斬者賞如律紳果盡失其衆以二千騎奔翔翔醉縛之捷聞諸大吏咸增秩賜金而公猶以激變僅許自贖州人德公者相與斂私錢爲祠以祀總制遼菴楊公上疏訟公且請爲蘭靖兵備會丁母憂事遂格己丑服除補商州州南之新峒多礦亡命相聚旬日至

萬人公揚言率兵封洞諸亡命互驚曰是破樊紳趙侯耶即日焚廬舍去秦嶺卒斃于虎爲文告城隍祠明日虎自道死州嘗有蝗又有鼠災公自引責一夕雷雨作焚灼無遺大侯夷相殺傷吏奉檄往勘積十年不能決公繼往夷以金一駄爲餽公卻之一訊遂服還公廣南知府廣南謂里爲牛地幾四十八牛而去省治遠行者涉建水循阿迷渡維摩野宿七日然後至故凡領郡者率憚不敢入而土官因得以諸牛私食其子弟及後地益分土舍各以力相雄長則土官亦不能自制其族相攻奪無寧歲嘉靖初土舍儂承壽欲併其弟承恩而承恩祖土官同知仕鏞愛其少子文彬承壽因使跛西間承恩與仕鏞兩人者遂治兵相攻令入寨土舍龍的叛大吏併以討請兵既集公奮曰夷譬若禽獸然相噬其常性不足以煩王師也攜步卒五十人直入廣南召仕鏞語之曰祖孫至親亦相殘耶是特奸人欲疲汝併取之耳召承恩數之曰祖不順又從而尤之獨無人心耶兩人者皆泣已而縛跛西杖殺之曰間汝祖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連頓首以謝諸夷聞爭持牛酒勞公公悉辭讓不受諸夷大悅計以爲郡有公則土官土舍不敢肆而土舍或逼于強大亦欲恃公無恐相與葺廨宇儲芻粟留公以居不旬月而從者萬家公使人還報大吏大吏方討八寨不能克遽曰趙廣南得人心果然者當使爲我擒龍的以來公即使承恩以兵五千間道赴八寨破的走之于是大吏薦公才久任以責成效公乃益招輯諸夷若撫驕子勞來誨誘漸約之以法諸夷固信公爭用公教三年其衣服言語供輸役作與內郡等又一年知文移又二年仕鏞死而子文寬襲者馬寨公笑曰此送死也伺其歸伏兵百人擒誅之又一年其子弟知學壬寅僅以資擢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諸夷遮道泣送馬髮不能前及抵臨安送者猶以千計

顧可久字與新號洞陽無錫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使嘗爲瓊州兵備按行諸郡縣咨詢黎猺出沒之處相其阨塞險阻而爲之備禦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公登絕島中盤宛在目前雖昔之畫金城籌函谷者不是過焉未幾羅活峒黎出劫爲盜搜圖循跡遂窮治之僭匪諸五

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帖然
高公鶴字君齡紹興山陰人嘉靖戊寅進士歷官南京戶科給事中初
仕爲蘇州府推官時海上中倭兵餉不時給一軍譟先生微知狀夜
半白撫臺敗之衆乃定嘗行太倉寇且至鄉民奔走入城先生故緩騶
從寇疑有伏不敢逼民畢入乃入全活甚衆
曾公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秀才時便有志于防禦施設之
略迨督三邊遂以功名自奮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公嚮以製車虜衆
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鹿角足以悍其衝突而無奔
潰之虞卽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
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之卽宥其死緣
邊歸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以
五采飾之虜騎羣至拾得者訝爲異物聚觀而傳玩者牆擁須臾藥發
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
鼓當門設木架架上金眼回回舞不自已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

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于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
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先發觀者已成齏粉而城上火器四放
伏兵俱出殺獲無算公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略無所創今有急驟奔
不意我邀其前也卽親督府士由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斬首一百
八十級不以捷聞御史勘上功賜金帛加俸一級公感上知遇曾與首
相桂州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搗套虜因據
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屬夏相亦于是夜密啓上前君相
元戎相爲一體意事無不成者而公果以除夕率衆數萬深入于套虜
不覺也乃糧饋不繼頓軍不敢進遂使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
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餉公遣人督來已違數日限斬餉職十
三員公竟以全師而歸夏公方以小忤于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
忿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啓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
不能以此情達之于上時邊報沓至上怒令緹騎逮曾猶倭于轅門者
凡三日始克入公既就檻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萃

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邊官撫慰乃徐徐散時威寧侯仇鸞者
驕恣悖逆陰洩事機先是公與撫按官劾奏鸞詔械繫鸞于獄中會嚴
嵩方謀傾閣臣夏言鸞重賂嵩子世蕃及錦衣陸炳輩構捏流言從獄
中飛章告變上駭惑嵩復授意其黨羅織成獄公與夏公刑東市天下
冤之自是莫有言河套者矣隆慶元年詔恤錄諸臣給事中辛自修御
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天下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
銑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謚襄愍賜祭葬如典蔭子汴孫之省爲
國子生
唐中丞順之以吏部致仕歸歲甲寅倭奴起覆流血東南先生目擊其
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公兩江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
生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先生以
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陞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
提學二御史奉旨從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師卽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卽
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

月賊不平請拿郎中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
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
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
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及陞右通政
於是江北巡撫李克齊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江北陵
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公首尾擊賊敗之于姚
家蕩又敗之于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
月竟以鹽鹵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
岸矣先生每以此自咎其斷戢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
文綺之賜及巡撫淮揚時病已甚而先生治軍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
日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時奈何然使
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
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疾不起矣
吳時來字□□號悟齋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嘉靖甲寅初

授松江府推官時倭冠起四郊逼甚士女趨保于城以萬計或議鍵關
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守幾何悉縱之入入
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
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以穢艣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療疫良已
時內從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公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
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且殷栗無敢前
公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民屋
則曩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窮賊所
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
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瀕山湖蕩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
平江田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踩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
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洗家莊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
至今而未悉所爲皆公所首謀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五目錄　八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往行　趙時春　宗臣　周尚文
俞大猷　石邦憲　潘　綵
張　時　胡宗憲　馮子履
鄭汝璧　于　瑱
將才
前言　胡世寧　陳于陛　二則
往行　王　越
持重
前言　圖
往行　劉大夏
息兵
前言　桂彥良　周　金
劉　球　黃文炳
往行　余子俊　劉大夏
王　瓊　楊　成　李東陽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征行

趙時春字景仁號浚谷□□人□□□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僉都御史居常或語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眥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俺難丘福不足平也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裒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相臣徐階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

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贊營務仇鸞益已心之備罷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時翁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鸞鸞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公對曰此亡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爲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儈開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出古北口狹鼠門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毋憂惟憂貪侈流行耳懦懦不足任恐悞國事遂作責言以喻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鸞指劾下詔獄遠貶鸞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難阿卜孩知鸞意欲弱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爲名盡踐毀宣大邊牆邊將畏鸞不敢禁自茲宣大無藩籬矣蕭芹結黨謀翻大同左衛城語俺難曰吾叱城城即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縣諸闉闍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虜騎薄城則遊

擊兵已陳城外山蕭芹叱城城上縛囚呼譽芹大駭俺難知計沮乃呼諸酋以瘦老馬及鹵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十萬疋饗飫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場鸞惡其兵盛輒毀諸上欲加誅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驚疑鸞時春自介鞭率甲士鼓行至于密行鸞亦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返命上怪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鸞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鸞不知兵唯誇虜強盛志在殽和其出也索列鎮宮將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襪革甲奪馬或戮斬中將軍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工兵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訛言臣率家丁劫殺民兵衆事趙時春營爲時春所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賂俺難執蕭芹總督遼劉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道士歸于京師鸞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鸞進位太傅

壬子春虜復犯宣大鸞徵陝西兵會戰其家丁先入巢敗賴時春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擊之獲二千餘級鸞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宥衆論益疑鸞通虜之謀益漏鸞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虜上皆辨明之而是役也失馬芻糗械復半八月之役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死鸞與家丁爭納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益不振是歲正月七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鸞諷通民毋舍其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趙錦教參將許璽夜火時春夜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錦又諷參將劉纘先妄報虜十三萬犯喜峰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棄八月鸞疽背發時考察相近匱金求薦者甚衆猶力疾奏請而偏詆輔臣諸大臣然匱金者率持去十四日死上用少保徐公階謀先收制書將印時義等各散去都督陸炳擒獲各伏辜

宗臣字子相廣陵興化人嘗爲福建憲副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瀕福清遂以其勁擣省會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公以參議得西

門最要害郭外之民叟婦稚跳城求入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公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公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公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飢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爲百口攻也遂大開門縱其入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公度入且盡乃徐治守具又數出奇以創賊賊竟逡巡遁走

局尚文字□□西安衛指揮同知歷官右都督嘗爲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行軍不施幃帳不喜音樂每遇虜多用間諜故悉知其強弱多寡閒居時其所當邊徼阨塞必周思極慮忘寢食與士卒分甘苦軍不盡飲食未嘗先之每戒二子曰慎毋怯其視吾劍每去鎮令軍士秣馬雞凜列夜必遍察之以故馬肥可戰自總巡而下毋得私役馬者以此得士死力累獲奇功雖古名將何以加焉居官十二任食祿四十年歷禦九

邊身居大小數百餘戰被射傷三十餘處

俞都督大猷爲廣東□□嘉靖丙午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懋勵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猺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內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糗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陣令民自得爲戰守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劍劍術切捷變化如神峒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峒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論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日詣

且爲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弱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流斬俘千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瀼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瀼與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卽如將軍計當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于此耳及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弊士馬而匡夷尊夏功足多焉捷聞分宜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止賞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值黎反公率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後策建城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峒坂中與黎人約法黎爭持

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于朝以公爲
海南右參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嘉靖壬子公參戎浙江時徽人王直者
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公然爲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
賊直不殺終爲大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
因走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至賊無敢過
關嘉靖乙卯公爲南直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
尚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豈可使擊不勝哉乃
整槳河船四旁遮板藏蔽兵械局行河湖迎賊之至尾賊之去初張公
計柘林之賊必得兵三萬乃可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
華嚴氏義兒也要張公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
至趙卽欲張公擊之張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奈何
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構通倭以聞數日賊至狼兵邀擊之不利賊
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以公將之迎至
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技毒死也張公之

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壩公將
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壩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
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公華亭徐公而分
宜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己而以關白徐也卽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
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如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
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苦能在海復在陸哉嚴公欲遣中校
逮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
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
乃止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面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面敗不可怠視
本官若不知者于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
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
與賊戰于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
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嘉靖丁巳進公都督
同知公常言海戰無他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

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
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宣論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
故事立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胡公
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
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天子必
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爲俞帥所
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苦苦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
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哉遂焚舟
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
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制度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命聞之
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于明州僕知也二華譚公爲嶷之士民軍校工
旅奔走喧問如何于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望旗嘆之聲相聞士大夫
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抵
嚴府中叩閽而入閽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昕正睡非內旨

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蚤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閣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揖睫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蚤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曰爲俞帥耳侍郎曰公何薰俞帥耶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始白徐武英以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非太師不可解故陰有致于炳也炳敢請于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既重上信之嚴氏亦樂其與己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俞帥入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帥入往謝太尉太尉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爲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匡趙公爲公穆卜左都御史掩山周公見公入避中正堂出教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囚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羣來言之且云公之功高明主所知必從寬貸

即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爲上言之武英公爲國惜體其獨爲運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于胡公胡公深悔且致書于嚴公爲其乞貸其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參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勦殺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也既而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糧銀交委張四維計料要地埋伏木火坑俟其遁去要截則是窮追之責又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于軍門責制未嘗敢違也痛思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于山林陡絕之區大海汪洋風濤洶躍之際濱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唯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勦平東南之殘寇期效尺寸破滅北虜以慰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爲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爲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爲懲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又伏望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

邊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聖恩于萬一臣無任激切籲天哀懇之至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停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衮玉之美偃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歎之聲其與思賈王公忡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宿昔所稔其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況死生責賤哉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以閩廣城一任之如郭子儀之于吐蕃耳詔以公爲南贛參將胡公移公檄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寶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追之必悉衆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奈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則碎于熊明矣時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柏嵩嶺俯瞰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靳佚千餘級賊懼公遣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賜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自擇福欲從璉就鑕碟耶俞將軍威震天下信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不可乘此時執璉自贖哉璉黨即啼泣諸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于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挾之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可滅何必功歸于己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卻讓功時人以爲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威信于賊公以五嶺之間林箐蒙密藏奸伏慝後終爲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于朝設平遠一縣矣令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徹雖盡可也嘉靖壬戌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廣湖各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上怒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于崎嶺死焉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厭公提浙兵未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遮海列柵其上賊屢挑戰公

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滅倭議其略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鬥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于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追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萬一受挫粤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緩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于前可使無孑遺矣以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逸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于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于公曰萬勿速戰以四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馬躍走盡陷溝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逗留語于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爲營與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日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與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爲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于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未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

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于眞知公則唯綸乃不爲衆楚所咻然又不能爲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自愛幸甚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爲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偕公平之詔公移鎮其地天語峻切而諸峒山寇藍松三余大春劉萬清蘇阿普各據衆數千劫掠縣官陳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衆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迄無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道議持鈸往督陳紹祿歸峒令無得復擾民公亦上杭逐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匍伏願受鞭杖杖之遂統而行令驅梁道輝歸峒過汀其黨遂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峒其黨亦散衆憲徐鏡湖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

百川張公臬方聚兵討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爲俞家軍伍端大懼馳出陣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鶚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溫七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爲伍端所執在繫纏久遽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田心誨俞尚志持節鉞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一蔬一菓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一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程鄉往潮藍松三葉丹樓俱以次款之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啼泣願以身投于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于督府自湖吳公桂芳曰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則賊入益深益門非若達賊之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之以歸巢爲生路也將安所遁哉誠當大集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告竭不能取勝又令遁去還巢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分住汰水廬清相爲犄角欲專攻汰水又慮廬清賊出兵之後公爲一陣以當廬清益嚴軍令進攻汰水賊閉門乃引兵佯卻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首一千四百蘆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山公既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擒斬一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叛擾廣州城外爲墟廣州非公所轄地吳公請于朝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露其攻之之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矣且當款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師多行間諜以疑賊之詗者已而俱不然衆益信不爲備分財而競公俱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無一脫者吳公喜曰何其成功于計事之初不爽也時廣中維用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人留公每嘆曰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戢詔必欲得之公移書于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平必誅之寇當時款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

盡焚其巢穴令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洩使得由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爲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于朝以十萬之師與二源之役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之而屬公統其軍公悶罷即檄油幢歸將印于吳公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于道且抗言于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擊黎永元以贖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悶師果于一戰以得賊而悶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猷罪蓋大猷亦隨衆傳唱而已前歲叛卒若不計款之而但與角力于大海汪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勦平賊廣費五六萬悶復倍之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者有所行出于人情之共駭而實有濟于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亦無以爲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與二源諸山袤千里懸峭險巇賊據崗團奪而蜂房水窩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皆竹竹內爲柵柵內爲壘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

數年而莫如何悶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駱從充偏裨入統東賊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聞之爭投附焉蓋萬七千人公日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誅殺十餘人賊據碓砍碓砍山如笋立突坑百仞鳥道如線構樓懸石數夫守之可以俯制萬衆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火矢爲前鋒毳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墜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李賊且讓之曰既輸城降附奈何又潛入他巢爲盜耶亞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爲鄉導引兵以誅李明率諸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涉仄賊不虞其兵之由之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門王鸞紿之曰此必移師誅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狥懸賞金三千把總王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扳柵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張天斬闢而登生擒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漲天斬其不用命者以狥懸賞金三千把總王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扳柵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張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與一賊首俱出公乃賞先登酬死士間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峒賊使得由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爲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于朝以十萬之師與二源之役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之而屬公統其軍公悶罷即檄油幢歸將印于吳公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于道且抗言于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擊黎永元以贖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悶師果于一戰以得賊而悶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猷罪蓋大猷亦隨衆傳唱而已前歲叛卒若不計款之而但與角力于大海汪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勦平賊廣費五六萬悶復倍之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者有所行出于人情之共駭而實有濟于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亦無以爲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與二源諸山袤千里懸峭險巇賊據崗團奪而蜂房水窩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皆竹竹內爲柵柵內爲壘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

川參將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圈叛大征命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充千戶與賊交質紿曰招撫令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即如公策從圈上一躍而下大軍鼓噪急攻斬首一百餘級磨子崖圈苗蘆阿項等擅生殺異章服爲川湖梗公撫安之不服調漢土兵七千進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顆鎧杖盡棄賊求援于播之吳餽趙楸等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其罪烈笑暇援人乎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縱餽助逆犯順之罪烈笑暇援人乎公每路設兵迭疑疲賊時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公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日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日午報桃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漲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漲天斬其不用命者以狥懸賞金三千把總王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扳柵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張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與

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濮人肖公像祠之銅仁劇賊龍許保吳黑苗據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陰谿窮谷竹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兵諸合三省之兵攻之公曰地險易置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爲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已召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千餘人示以恩信曰出獵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苗測賊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開門出兵賊俱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砲火俱發自相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遯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嚴程束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掠去人畜各數十賊首又遯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其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遯大征命下三省兵剋期大進公聲言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于江上山頭虛張然火疑賊公率衆銜枚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麥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瑕兵法也公曰斬蛇斷頭今 敢死士數千人潛伏後山令宣慰安萬全開山公

以步兵與賊背寨門軍中放砲伏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追殺過半賊首又遯督府檄進董留山公曰兵貴神速兼程倍進賊分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令某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以待賊至是夜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征勦四晝夜前後斬首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收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諜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召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閩中見二人梃而鏖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而訪之老猶僅也似欲歸便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猶僅來降公即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粧饗飫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召猶獍旁侍酌以大斗猶獍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與妻子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順意猶獍歸甫公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總矣公精擇精銳四千

人夜抵唐寨立營大雨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喜曰此我得賊陞總兵職也默禱于天須臾晴霽黎民猶獍等謁見縛許保獻功公推牛饗士畢與數十人往猶獍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又遣人謝吳黑苗子姪家下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兵于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于朝加提督麻陽酉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楊進雄殺叔及姪而奪其妻公合諸土官宣揭雄罪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縶汝以兵決戰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白泥司土官楊賛殺楊一家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嶷阻命擁兵自救遷回觀變公發兵鎮遠賛徉令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論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賛遂與家人泣別翼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謁上官辭色不善即擁衆讙噪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公以檄召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耳兵衆孰與雲川貴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誅汝矣不然吾令爾雠嚴倉烏蒙攻後

四川播州攻右調雲南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首痛哭謝罪

潘知州絲字朝言善騎射爲諸生日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朝言佯諾卒拂衣歸嘗從督府觀潮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罷之旦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卒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唁督府諸子于獄極口稱督府冤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歙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于直指使召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于越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毋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策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岸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之人爲三艘朝言當賊壘進艘鵝鶴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鵠也旦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日日則一悍夫搴旗且用人碍旗下作氣以

示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搴旗旗仆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
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賊且卻
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材
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
劌而左之夫以一矢造聊城視魯仲連滅矣朝言謝曰即使君不以越
俎爲罪鯫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既壯朝言且益多其不伐
張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少與楊太常繼盛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
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虜
入寇長驅薄都城下京師戒嚴君倡言于當事者請與虜決戰時不能
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爲名大將軍鸞上言請令寨上得納胡馬因稍易
以繒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
疏効鸞誤國不道以稿視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聽之將
令爲之當屬誰乎楊曰請以屬子某有死以報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
丈夫死必濟國家事豈徒死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開

馬市楊員外以賊事直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如聖怒不測使漢有
殺諫臣之名爲夷狄笑藐爲大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
然之及疏上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不得死後歲餘鸞伏誅楊
復詔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父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既之
邊君亦尋以憂免至聞楊召還諫死獨恨不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即
救俱死無爲也因爲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爲力存其後或問
君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
而孟津之會尚父膺揚夷齊叩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
補刑部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于是中卿中三疏薦
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自秦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
某可用從之已未遷員外郎尋出爲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
戍久空動倚客兵爲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然不寧邊民苦
焉君乃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壯士教練久之西北傳舉烽言虜酋
黃台吉且入寇君私與部將計曰虜人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

湖四戰地于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閒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于皂林令善射者且□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綴數百人營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于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千人會日暮賊懼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糧道不能擇善地便水旱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綴兵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一百人而貫道亦手刃十餘人賊益悸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據崇德閒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

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石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于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文華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于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于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論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閒以論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脣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成兵至固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論海峯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宜殺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沐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于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陰令

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放綴酋瞰之酋既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于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往復海于是始歸心于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心獨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薰也驚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于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強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狥城上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繩索圜撞竿所擊故寇處竿至即繩挽以上斬之又募治者羨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如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因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

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馬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增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成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于是兩相猜而他誘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嘗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文華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人卒有卻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于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狥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諜者蹈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

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于是遣諜詢道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殲且盡于是海既德公不敢背人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于公遂撤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于公公固徉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酋長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于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乘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策陳東于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而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

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于東反兵賊殺海其書固不以遺東陰泄之于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蓋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獻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數舉兵而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于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二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論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蠭粉矣是時阮公亦至于是海益怖出故所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東卽故約復于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鬬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緩今反故島當亦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欲襲

爲擊海復稽首呼天皇帝爺死罪于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冑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于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未至也于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莊卽戲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諠然譁諸公僕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于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在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謂海且啗海如曩時因以謀請于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于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

兵交勦汝輩矣陳東黨畏疑而夜伏遷卒東沈家莊道上瞷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遷卒瞰知之歸以報于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勤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鬬海中海中稍衆大譁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膺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東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膚黑色者凡三百餘人于是永保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矣何其猛也已而困兵于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剪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

于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練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識解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與王直兩人者爲戈媒于海上而因以纓係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多沉謀捥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于公者豈其小哉

馮公子履山東人隆慶五年進士故少宗伯琦之父也嘗兵備大同時款市議初起諸邊或不能廉察將吏稍散給虜致失虜心而又或心畏虜稍俛仰從之闌出溢與無禁獨大同多寡一如額一日把漢那吉入市操弓矢謁公請與公之士射決賭衣馬公笑曰此不足煩吾材官吾文吏自當之令遠樹侯公矢發輒中虜衣馬且盡公知其媿也乃更移侯近使虜自射而漸以其物與之虜大喜叩頭去

鄭汝璧嘗爲井陘兵備副使會先任者遷赤城參政赤城乃在上谷最

北直懸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其人畏往丐督撫爲奏留銓部遂以公補其缺公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坦然就官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內地苛禮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調飭府皆以馬不以輿時虜酋稱臣久邊塞少事矣夷性難馴時時少爲劫前此者恐開邊隙多委蛇忍之公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公曰汝爲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況爾醜虜虜慴服去鍾給事羽正閱邊執疏云臣偏歷諸邊明目張胆敢言戰守者惟鄭汝璧一人而已

于璟字子充後更名達眞字子冲歷城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陝西參政嘗爲昌平兵備僉事時羽林七校及漁陽上谷中山將士夾道爲營惟子冲所練穀騎錦韝具劍旌旆悠悠甲于諸營從官咸指目問之交稱兵使者材也子冲善董將軍者名一元兄弟更爲大將軍精騎射有才略而子冲亦能馳駿馬挽強命中居閑輒相與畫地爲營壘羣材官健兒射殿最賞罰以爲常或共獵平原血懸麋兔饑火草間酌大白血

啖之歌而相樂也諸材官健兒亦皆相習以射爲戲不數年昌平得教士數千有古幽幷年少風矣大同馬有闕文知子冲材可任衝邊請以爲山西按察副使備兵薊州薊州者漁陽塞地也居左輔當虜所入道備兵使者往往即拜開府故以屬子冲云子冲至而董將軍亦從上谷移屯北平塞下與子冲同事相得益歡稍稍取戚將軍所建後所廢墜者一切補苴規恢軍聲大振而會董將軍爲忌者所中解印罷去以張將軍來代張將軍者上谷人亦嘗與子冲同守昌平一日馳而失墜墮子冲笑顧從騎前掖將軍也射又負內愧恨之至而與子冲相左中丞臺有所欲護子冲置之法中丞亦恨子冲張將軍出故政府門下心知中丞指而力能中之政府主爵弗能難也遷以爲河南參政曰極知其才望特少抑之耳子冲在北邊久雅欲有所建樹及徙內道官雖少進實無施固不能無鬱邑

將才

前言

胡世寧曰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朝廷累下明詔訪求諳曉韜略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況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人嘆武舉制度龐雜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略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爲一時勦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纂弓袠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臣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拳力偉幹智勇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槱未弘網羅尚闕以致倉猝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甚有夕墨吏議朝登壇坫自比于金錫畫瓶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即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四方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預多儲養而愼用之謂宜勑下兵部

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眞才出用而能爲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陳于陛曰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昔詳密居官有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即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倘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疎闊跡踪汙漫五等世爵既以紊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殽雜而無紀歲糜餼祿坐享腴屯平居按籍則積黃充棟而莫稽有事摧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每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邊腹奏薦以充乃其才勇卓邁者或恥自衒鬻而上官所舉多係委用親信輒熟巧利之徒以此濫畀符組往往僨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據紙上稱揚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其短長又所云將材薄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于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部推茫然不識爲誰何如文臣舉用一不當苟能略知其梗概得以指議而糾摘之固已難矣至武科

科一途屢朝舉行既登進者率多棄擲不敘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職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賢校之士人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弓荷戈效死疆埸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猶之鸞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嘆武舉制度龐雜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略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爲一時勦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纂弓袠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臣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拳力偉幹智勇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槱未弘網羅尚闕以致倉猝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甚有夕墨吏議朝登壇坫自比于金錫畫瓶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即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四方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預多儲養而愼用之謂宜勑下兵部

詳議選將畫一設法除兩京勳戚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敘用及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論薦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績撫按剡奏無狥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數其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略爲殿最疏薦無拘即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下兵部便于平常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略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時常面加試閱拔舉其尤以備邊關參副大將之選既錄用後果能在處建功本部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叙將見四方材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在樞府大臣既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即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舉科試又當別立爲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河南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于鄉試年分以分取其論策取中者始足往年半額此外

有能舉旗扛鼎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略出衆者有熟知虜情可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慣習海道者即弓馬非有所長書史或有不解與同武舉一體齎文赴部兵部做會舉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閱此等技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自願試者仍令入三塲箭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塲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內即係全材所當重用如不在所取之內仍將姓名列于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呈相兼敍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待有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略千人之敵出于此途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

又曰九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鄰惟遼左則外罣島夷內苦虜患而彼鎮之傷痍已極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猾而勢

之潰裂難支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酋之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款虜馴服稍得息肩頗聞旂幕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略無禁限邊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爲憂方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事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人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棋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已周指臂之勢便甚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議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以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誤邊事蓋將領職在戰鬬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而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強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未至而城堡之繕治虜既至而人文之收保此又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沿襲敷套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惟奸詖罪其總副參遊擁有重兵又皆回翔觀望每虜來去東西閃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于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支調竟使虜得飽欲肆志

而去邊事日壞率由于此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郅都之鴈門祭肜廉汎之破烏桓檠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幷州領環慶不過一邊方太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効亦自可見臣固以欲求安邊之策必當特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廣爲招延及加意諮訪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能得其力臣嘗建議欲愼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于今而師其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行也今令甲念邊臣之勞苦督撫司道麾敍陞遷皆必優于內地法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于北方舉貢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將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者補之責以繕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三年吏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開列地方特請

擇材器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尚未見其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既多猥冗人情亦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曉曉兵事彼且瞰舉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安望其鼓銳攖鋒爲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于事誠難矣臣以爲凡此邊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于銓選時宜另立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略出羣者即可破格授任仍須體恤其勞勤寬假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績茂著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即可遷陞邊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鉞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功名可以自見將競效其奇又知利害切于一身不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堠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守亦可與將師互爲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烏之窺淵獸之窺籬雖有攫拏之心不敢狂騁庶幾邊民獲登于衽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于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邊任者

另舉薦以備疏改至于北方省直督學官仍就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
練熟弓馬勇略過人者另文起送每處限以五六人到京之日禮兵二
部查照先朝選取身材不限文字事例公同考驗移咨吏部量寬歷事
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如任環董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瑞
李春熙輩之奮迹諸生即近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
特患朝廷搜羅尚陰推擇未當耳令在事者肯爲國悉心間求分布徼
塞使械樸之彥或可以佐六師之良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于邊務者
豈淺鮮哉

往行

王越赴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後竟以功封威寧伯後
忽思退休作詩云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
徙安陸州安置遂符作灰語然聞其人雖尚權譎實有文武才李西涯
稱有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爲用又詩亦有
可採者如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或謂北伐時嘗

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有將官告受
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于是將士感激無不用命

持重

前言

往行

弘治十五年虜入大同塞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
掩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出塞
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痛疲遠不
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兵甲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
下不若且令各兵料敵戰守猶爲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

息兵

前言

桂彥良曰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
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

守其地此爲最上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
高麗而中國遂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
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
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于
遠哉北狄遺燼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釁隙一
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周襄敏公金正德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時爲太僕極言西邊
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
篋空虛子孫臧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急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
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于賞
不然剿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

趙公錦曰嘉靖十九年秦藩王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于鎮江固已非策
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定員而遂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

備防守徽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招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
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爲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
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
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于上下
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于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
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于此而難制
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
使大小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
益于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于養兵而勢有
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
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于鎮江
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食糧不足行伍消耗每
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入
于彫敝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

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先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用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狐逐鼠下同于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見其謀勇之實于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于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擒一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于地方無益于事體有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總兵臣誠以爲罷之便臣以疎黯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總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逭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

劉公球曰夫兵兇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白登匈奴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與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膚非鬬在鄉鄰者比大勦之舉似宜三省共之計強弱以出兵賦可耳

以從緬甸就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使挾以爲功必求與小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益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又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爭未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馳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勑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塞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幷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伏惟聖明鑒之

黃文炳曰言事易任事難民之爲計與官之爲計異身在事外與身在事內者所見又異大都善理地方者能以大事化小事以小事化無事無事而不生事則地方受福若以更張見長喜功逞能地方亦自受禍

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何責之苗控御得策苗人即吾人行所無事地方自可無事若求大治必至大亂毋輕聽小人之言疑人枉人而弛擔于人也況天下之思亂皆起于人心動搖亂而思治猶可爲也治而思亂不可爲也小人窮而爲亂猶其常也若學士縉紳而喜倡亂何以治之故牛角水硍山之勦萬不可已第一勦之後撻伐威靈已自震疊乘此斂兵休息擷其殘孽更是完策俟有啓釁另移師再舉未爲遲也假令曠日持久罪人未得何以收拾對壘者幾爲河上逍遙非計之得也且諸苗聯絡延袤一百寨有奇周遭三四百里約萬餘寇憑險負阻匪若平地寬衍可對壘而結陣也盤據已久土司多其親屬漢人逋入撻置徑路多岐匪若孤棲寡援可扼險而絕其蘇汲也界聯三省人心不齊口耳難調匪若勢統于一號令可信而法紀易行也查紅苗屬楚者五十四寨屬蜀者四十八寨屬黔者僅二十寨以貧黔而視楚蜀楚蜀受害不減于黔而兵賦強弱又不啻什伯蓰也楚蜀與黔災均剝膚非鬬在鄉鄰者比大勦之舉似宜三省共之計強弱以出兵賦可耳

不然各認地方苗寨齊力合勦自是均平通論非謂貧黔能代二省以討賊也說者謂黔用兵借資于楚蜀果有餘資請先解還宿逋而黔亦可濟目前一時之急又謂兵用土司查土司人數無多兵不素練何以迎戰又曰土司彼自裹糧第扣各營哨一年之餉爲賞犒足矣其說迂疎更爲難行夫無所利而冒鋒刃誰其甘之各哨兵日支六釐之餉二三年且不得給何從扣之方欲用兵而扣內餉以賞兵所賞者何兵而內先自亂也如欲大舉須先集三省共議募兵若干調土兵若干用餉若干大將何人而又請設一總督坐于沅州以統率之調度之大概兵非十萬期非一年令不統于總督功弗成也餉何容易若爲貧黔自守計銅仁添兵二百名平頭守備加兵一百名兵強食足自可無虞又思石守備加兵二百名令來安忠順二營移于兩岐塘亦可遏紅苗之敵鋒而保內地于無事也然增兵五百名年計增餉四五千金黔且難支欲藉內帑又成畫餅終無濟矣故從來有借鎮篁遵義五百兵之說亦計增兵之爲難耳此中士民受害已深言勦則喜言守則樂言派及錢

糧則終無以應今軍官四五年而不得俸哨兵經年防苗日食六釐之餉而二三年猶未有給營哨逃死過半何以言兵且紅苗盤據東抵永保南抵西溪銅仁西抵酉平邑石北抵五寨箐子石柱等司苗數不盈三萬者近是第云四面夾攻旦夕可滅則亦巫人之說法耳歷觀前人征苗無一次不聯三省或以十萬兵或以二十萬兵或以六萬鵬勦有需三五年者有需二年一年餘者彼時苗尚不多勦易爲力今苗習戰法長技與我共之而徑路多岐窟穴險阻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固慣于走險執熱而我方且迷于東西失其地利也若謂苗不耕種春不劫則夏饑秋不擄則冬歉毋論遠事如近者四司會盟合兵欲絕其蘇汲而程途遙隔或三日五日者有之或十日八日者有之以客兵而入內地不能審時度勢籌悉萬全可嘗試而輕舉否彼謂土司甚效忠款願自集兵裹糧者近不合兵乎兵不素練一鼓而敗纔雨月而輒言餉不接濟矣事不統于一人政出多門誰其稟令而一心志齊耳目也視行

師若兒戲其以疆場成敗付之孤注乎夫治病者先固其內而後調及其外黔窮弱極矣動輒言哨兵無用請扣餉以爲懸賞此各哨之兵能辟穀以待哨乎抑枵腹以執戈乎抑逐之而助敵以爲我拒乎內地一疎紅苗長驅誰其過之倡爲此議者不惟不知兵抑且助紅苗而爲亂者也故愚謂言事易任事難民之爲計與官之爲計異也又何怪事外之臆說哉

往行

余肅敏公子俊既以總制三邊召還爲兵部尚書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法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制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

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燄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既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恐遊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載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上是之乃止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尚書謚忠宣嘗調職方太監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趾有旨檢永樂間征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

弘治中安南擾占城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李文正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若今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必遮遏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遑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荊山憲本兵荊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晝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畫防守頗嚴必不入綏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還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于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于報捷本上標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

楊成字汝大號震厓長洲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謚莊簡嘗巡撫江西贛郡多山民負險而健鬬有兩姓爭產相格殺公廉得其魁宿械有司捕治之而汀贛撫臣名其爲賊移檄會勦公曰此一獄吏事耳奈何動兵不聽竟發兵掩擊斬馘千計復會奏捷公謝之賞亦

西園聞見録卷之七十六目録
兵部二十五
督撫
前言
文皇帝　陸粲　王德完
王鏊　趙伸　佚名
住行
夏原吉　張鶚　黄紘
林廷玉　周金二則　赦宗慶二則
王問　林椿　栗祁
張四維　顧養謙　葛守禮
汪文輝　申時行
戎政
前言二則
西園聞見録　卷之七十六目録　一
住行
陶安　徐達　湯和
朱友文　薛祥　馮榮
梁寀　王仁　王恕
許進　王瑋二則
招撫
前言
丘濬二則　楊一清　許讚
王守仁二則　胡世寧　馮琦二則
于慎行　張一桂
住行
左君弼　司馬恂　楊榮
吴寬　周臣　楊信民
周鑄　盧廷佐　吴愈

不及時論以公爲正
西園聞見録　卷之七十五目録　三十三

樊瑩
鄧庠
梁材
佚名
張敏
張祐
徐甫宰
張岳
王重光
杜詩
孔鏞
郭緒
龔有成
魏棨
黃暐
趙承謙
施雨
劉光濟
蕭大亨
賀朝用
劉璣
陳策
王守仁
李善
黃昭道
顧夢圭
于鑒
趙勳
張欽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五

恤軍士

前言

永樂二十年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北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如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奪波濤雖險弊不獲濟爾等勉之

陸粲論爲貴州驛丞有擔夫訴曰擔夫來爾何爲者軍當差朝廷養軍軍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老奔走何曾息祇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疲墨可憐風雨雪霜時凍餓龍鍾強驅逼手搏麥屑陶水飧頭面垢膩懸蟣虱高山大嶺坡百盤衣破肩穿無足力三步回頭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跡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奈何噫吁戲一旦緩急將奈何又遼軍謠曰遼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底粟一半沙泥不堪煮盡將易賣便科差顆粒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糧來糴穀去年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折屋官司積穀爲備荒豈知窩肉先成瘡近聞防守婺川賊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仃已不保何況對陣鬬刀鎗婉婉嬌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巷哭聲日震地天遠無路聞君王君不見京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曾捻弓箭太倉有米百不愁飽食且傍句闌游

王德完曰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綦江殞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

麻山壑屍塡河流血赤纍纍白骨浮蕤翟塘一時惴恐全省鯀瓶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邊腹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纍報釜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毀村落無烟滄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懸于垂死之餘聚散殊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躪無存者啼飢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矣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輒至數百匹歸農里甲復攤在官有騎一站而斂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幫銀至四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各數十匹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死塞路居行蓋雨困矣兵興以來鍋鐵軍器粟芻煤紗布帛絮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雨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糧每石貼銀二兩一縣丁糧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喊我兵誤以爲賊而截殺者無算

近者南川餉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旃然我餉缺乏死者已無生矣神號鬼泣地慘天愁此征討之苦也

王鏊曰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結之于戰陣恩以結之于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八百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祿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于郊原哭聲遍于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愚以爲當此之時朝廷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至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愚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俸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于此乎愚謂宜輟傳俸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趙公伸曰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料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聽把門解禁坐戶軍并等役況圖地項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勢

芻糧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于草野主將坐享于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塡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失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兵孰若檢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鎭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轄之于鎭巡各屬之于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鉤豹捕鹿或官馭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執鞭或扞爲腹心其包納月糧固靖備冬是矣贏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鄜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曠徒

□□□曰聞之故老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甲人馬之盛必曰大同自頃年鎭巡諸臣失于撫馭致其背逆至于前後所遣問罪之

人又復雷同觀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驕慢偪塞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使之如期而來猶未嘗不操縶之使戰週來徵募鞭箠蓬蒙金鼓裝于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噪呼帨巾而詬詈昔人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事勢至此豈不可爲痛哭哉此其不可不處無愚智皆知之而莫有爲朝廷言者豈以其事不可處而付之無可如何抑思之而不得其情也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蕞餘之地驕惰不耕之人所賴以爲養者獨糗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貪夫僨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端假按伏以求釁而僨負有顧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宜推心置腹明行詔諭具言其所以不效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于撫馭至于匱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牆堡以安爾

室家爾等當知爾之乃祖乃父生死太平其效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則官高大爵所以不少愛即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恤典褒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孥戮不赦殄滅其家夫生爲國中人死爲國中鬼豈非爾等之所深願孰若事夷狄之人食犬豕之食使妻女爲淫汚宮室被其寢處哉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得仍給銀五兩或三兩以爲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捨剋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愼選撫鎮守巡之官以譏察而作新之斷之以必信持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朝廷撫慰之勤必思所以自效畏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爲忠勇如是而猶不悛焉然後擊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古今天下曾有身負不義而可自立于天地之間者哉今議者或以方今所患財匱何暇及是嗟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給銀五兩者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可得人二萬若使之善于撫馭勤于訓閱可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彼爲賊之問諜鄉導以致日侵月削陰虧潛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智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斯言爲可通矣

往行

夏公原吉嘗扈從巡邊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上供物賜公等且偏賜將士及從狩至兔兒山諸將有違令者上命襯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將臣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上笑曰特爲卿赦之

張鸞字叔祥咸寧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嘗爲監察御史巡視庸藺關從容言便宜事而曰隆慶衛守望官軍例以前半歲給餉于京倉而道遠且費得之甚難臣以爲于本衛倉便長陵衛官軍例摘二百在鎮及賈兒嶺隘口採守以爲老家荒涼貧苦蓋不可言其量給行餉四斗庶幾其有濟焉紫荊關浮圖峪口實紫喉之地也而官軍

月餉乃給取于他處其傳報警急乃又缺馬二者非所以養士禦患之宜也臣以爲于本地置倉給馬五十匹便奏上敬皇帝下戶部兵部議報可

黃公紱嘗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中川飲馬婦以片布遮下體公大慚俯首嘆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大臣巡撫者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樸至死無怨言聞公慚嘆軍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亦不至俄有詔毀庵寺公令法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士無妻者比公去延綏有子女拜道傍送之

林公廷玉至廣西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名姓椎牛釃酒使綴一日之歡及師還必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罰陣亡之家其一時所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公在諫垣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公乃

上籌邊翊治十策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主將冒爲己功或奪之以與私親其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賜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于困餒故得功者徒爲癡人陣亡者空作寃鬼惟狡猾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効死夫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嘆息也爲邊將者若能恩義以培養于平日威信以振起于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爲率有主者四分賞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充盤費亦由將帥生事百端擾索耳及今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

周襄敏公金嘗巡撫延綏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踟躕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尙何道公曰不然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倘以爲命縱授之刀使死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也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智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怒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囂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吏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罵曰是若輩剝創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卹我衆耳公復懇論以利害衆哭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

周襄敏公金嘗出鎮淮安時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于以身任江行之險悃懵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王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巨絚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民免于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于是有力焉

王問（有圖文）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資故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弗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嘆曰是何足與語大事哉後卒以僨事戮

林都督椿嘗爲大同副總兵防秋夜過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飲遣懷止之曰士衆且凍餒直衛吾尙敢他縱乎

栗祁字子登夏津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參政嘗備兵懷隆軍士有訟不裁以文法惟笞而遣之曰塞卒困極矣日負土石操戈寢所入不盈升斗慊慊苦飢一傳爰書即三月廩立盡使當虜奈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于他道吏士戴之

張文毅公柄國日五開苗叛撫臣募卒討平之或言卒當散遣不且先亂公曰有事用之戰事已奪之餉是趣使亂也會滇南用兵令一將將以行平緬之役卒賴其用

顧公養謙字益卿號冲庵南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嘗撫遼東數載大都先簡練士卒而厚恤其飢困遼再遭水患公請開海禁議賑恤及預發餉銀轉天津倉糧賑之所全活甚衆遼餉不時給軍丁率以倍息貸子錢餉至則緣手盡公于市馬時立官市法以其羨八萬餘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補名曰常餉論者謂此法行之數年可省餉銀一歲而繼公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慕公葛端肅公爲都御史時穆宗即位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爲邊吏卒多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虛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士守邊暴露幸蒙大賚亦欲趨分寸之澤乃因而汰之

是以鉅萬金賈怨也傷明主厚恩且生事譜執政深服其言乃止

汪尚寶文輝以御史爲寧夏僉事日夜爲籌寧夏利害貴關全陝邊者士馬疲于援衛之煩民力竭于賦役之重上之人猶一切按陳談謂其地饒魚鹽粟米爲塞上江南莫之軫恤居民大困多竄匿時時爲幕府言強邊之策莫若恤民遂得准豁無影田糧萬二千石有奇諸亡者稍復業而課更以最

國家承平日久武職凌夷至不能給衣食每歲俸銀僅一與隸顧直耳時建議者欲裁冗食以武官俸爲首申文定公曰武官俸薄國家以汗馬功酬其世祿至渺矣奈何復朘削之言者色沮然疏業已上諸武臣輩訴于朝房文定公曰吾固知之若等幸無慮乃散去部中亦寢不覆文定既去位而曾尚寶乾亨者承命閱邊復條奏如前武官亦輩訴于爲都轉運使洪武四年辛亥淮陽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軍追勦山陰相公山陰諭令赴石司馬司馬不許曰此曾公條陳也衆皆忿恨俘馘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註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力排入長安門則遇曾司空如春前導呵之曰曾爺來衆誤以爲條陳者也之曰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首領者甚衆感荷如天寫眞生祠環訴前事語不遜司空未及答則攘臂相加衣帶俱毀或奔告司馬于之而民相勸莫爲惡以干犯祥令

途司馬大驚墜車衆尋解散而司空慙沮以病乞歸一言謬妄至大傷國體言不可不愼也

戒殺

前言

往行

陶安守饒時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爲所脅耳從賊非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明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守饒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相率建生祠祀之

徐武寧仁厚不殺友諒寇池州設伏擒其衆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達以聞得全活克武昌爲平章姜班乞降且曰當死者班也百姓無辜達下令禁戢與張士誠戰于皂林獲衆六萬不戮一人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弱給令完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而屠之

馮榮知華亭縣初上海民錢鶴皐作亂大將軍徐達驍騎衛指揮葛俊等討平之俊怒華亭人從亂欲屠其城榮初不屈于鶴皐爲賊縛置獄中至是始出即爭于俊曰反者錢鶴皐耳餘皆良民縱有從者皆由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民賴以安

梁棨字叔車號松軒泰和人□□□□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轄廣西有洞蠻入柳州界劫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所掠男女悉殺之以要功公知之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

王仁字得仁以字行號一敬新見人以薦宣德間爲經歷歷汀州府推官凡十八年正統己巳延平沙縣反賊鄧茂七遣僞都督陳政景率衆圍汀州上官以君歷練有籌略命統民兵協同官軍出戰賊敗潰去咸欲入山以搜賊君曰民被賊蹙山中今復加之以兵必澶及無辜無以酬聖天子好生之心宜招撫以宥其罪鎮守都指揮馬雄遂下令軍中不許妄戮一人違者以軍法從事官軍獲生口老婦三百六十餘人意

圖功賞誣以爲賊黨欲斬首以徇君白雄此皆良民避難者豈可殺哉悉辨遣之還家雄得汀民與賊交通姓名欲按籍行誅君沮以脅從罔治且求得籍焚之賴全活者不可勝計

王端毅撫治鄖陽日襄陽盜起勢甚猖獗公偕平蠻將軍李震調兵征討賊遂平其初獲賊也首帥欲縱兵搜山公固止之因下令曰獲賊當生致軍門遂斬擅殺者

哈密之役馬鈞陽薦許襄毅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至鎮誓遠征不恤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芽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時芽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令且得封侯公曰寬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戮爲功逆天道無後八百人竟得不死

王將軍端信陽人太史祖嫡之大父也荊襄之戰賊遁于阱而下伏三男子從者請戮之充級賞端弗許曰彼寧眞盜耶眞盜非接刃而抗者吾何忍以爲利

招撫

前言

丘濬曰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悞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可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由是盜賊蠭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惡之誅則禍亂之原塞矣

又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徼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擄行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節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鋤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田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迫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楊一清曰盜賊本皆良民近年多因官吏貪殘科差繁急加之年歲薄收消仰無賴激而爲盜但知苟得衣食不覺陷于死地又有一等年少性悍之徒被人誘引一入賊羣難再脫離後雖有身家血屬之顧無可奈何其父母妻子伯叔兄弟非不憐惜招之則不可回首之有所不忍坐視其死因而波及其家良可矜惻愚以爲渠魁在所必殺餘黨可聽自新蓋渠魁不殺則長奸民喜亂之謀餘黨不寬則堅小人從賊之志昔賈儉在周世宗時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告資產之半賞之

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賊不能聚矣此言頗切事理合無行令各該巡撫各轉行司府州縣多出給俗說告示隨處張帖諭以禍福利害除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隨從之人許依律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花費過財物亦各不追責令的親家屬隣佑里老領保生理極貧無田產妻室者斟酌安插毋令失所其父母伯叔兄弟妻子連人尋捉赴官首告者與自首同有能捕獲同伴賊人及將賊首主謀之人擒送者自結徒侶將賊首及同伴擒獲者當先遷謀者照前給賞餘人酌量賞之所獲賊資財除官物及見在有主識認外餘并給賞賊犯若有攀指訐訴分贓等項並不聽信既往脫死之刑適可生之路而又坐得非望之利夫人之情豈不知所趨避哉疑賊之心散賊之黨計無出此

許讚曰前者虜賊入寇鴟張烏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爲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眞以大羊爲同

類沙漠爲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于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爲倖功攘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懼誅求之苦所有馬匹皆被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于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爲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矣是其附狄則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爲醜虜死以終身矣爲今之計莫若渙發綸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亡匿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勒指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爲衆所信服能偕其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于殊俗中國之利浮于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

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爲別世之人汲甘爲胡地之鬼者斷無此理也

王守仁曰招撫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民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于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

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功者四面而起往往至于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也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

陽明先生在贛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屋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子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諸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云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尋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

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要殺爾等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于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況于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有還報殃禍及于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于夜不能安寢亦無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皆逆惡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于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爾等亦正如此閩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少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農運之于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游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仇

入則防誅惴惴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則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襄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爲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值王浩八凌十一等爲亂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參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無處無之僕以爲既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有犯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既定則又欲誅罪以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無時已耶至軍務賊情人所難測故十里之間傳聞各異一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爲少少以爲多司軍務者功以爲罪罪以爲功聽人言者眞以爲僞僞以爲眞湣湣焚焚莫之能辨士夫稍懷

廉恥者則又以矜己抑人爲愧而終身受罪不能辨其亦可慨也已

馮琦曰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士人而用士官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賣以勦則勦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爲重勞費皆無矣勦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勦之機非勦不足完勦之局彼坐特險阻未必死出勦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勦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勦即禍輕待勦則禍重開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持勦之機者也崎嶇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勦不足以退師我亦謂勦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勦完勦之局也惟號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論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爲効用黨與自爲

離心殺馮愔者即黃防誅劉穩者即郭誼若不出勦內變作矣決機忌遲用間忌早自游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爲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緩彼內勢急然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以久制之立意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爲上浪戰爲下此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以多議者正苦金城方略未明悉耳設使賛畫太爲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爲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代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爲敷規乎

又與王對滄少司馬書曰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逮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即已議招損威廢法而墮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忌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主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議反逆故尚可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

急果畏則束身歸虜盡劫城中資以媚虜耳豈肯安然于廷尉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欠聚不散難于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噪譁危苦在前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于益兵野戰愈于攻城擁將變之軍急于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計之

于愼行曰叛軍擁兵據城有不得不招者有必不可招者如唐末五代藩臣跋扈法令不行揆時量力取此抑彼以圖目前之安故有不得不招者至于一統承平綱維未弛一有梟獍之徒據城背化于此姑息則大防將潰而亂日成矣此必不可招也

張一桂曰先臣韓雍平大藤峽之亂奏以土官爲知州疆宇安靖迄今賴之閩廣之版圖其列在郡縣者無論已自此以外得無有重巖疊嶂草木蒙翳之區不可以疆理治矜音鳥語嘯強頑蠢之人不可以化誨服者乎今當順其故俗擇勇略矯健衆所畏服者授以職銜俾之統制其地內固藩籬外卻攘竊亦柔遠之一策矣故駕馭之術不可以不講也

往行

左君弼廬州人元季壬辰羣雄倡亂君弼黨于彭祖聚衆數千未幾彭祖敗君弼獨據廬州太祖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僞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君弼助之上怒帥諸將伐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閱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上命解圍援洪都友諒既滅復攻廬州君弼窮蹙棄城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城陳州吳元年二月上遣使陳何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于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被邊疆與予接壤君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可自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邦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并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精據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于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後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上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

司馬軫字式古山陰人國初以鄉選登乙科爲贛州府訓導歷官國子助教方官贛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嘗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即日攜一童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第爲明天倫示國法啓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見巡撫君力勸減豪罪而恕其餘率自新永樂二十二年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勦之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撫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二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晚乃從二十餘吳方伯惠爲桂林知府日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三司方議進征請于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遲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徭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府太守至啓于魁得入公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楊感泣留公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殲羊承境上公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歸報三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師侵境其中輕重可

司咸罪公公曰惠主撫三司主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猺從山頂峴得公使具明武岡之冤三司大慚武岡盜用不振義寧人德公如父母迄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

周太守濟爲御史往巡西屬威州土官董敏王允雄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命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命人齎榜往允沉思之書囚字于榜尾命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囚者誘命焉之謂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

正統己巳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參議楊恭惠公信民坐事居京郎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朝廷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

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賊所戕脇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于外遣官招撫之于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無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諭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火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三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即呼其子玩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逝

周鑄字□□□人以布衣授里中正統六年浙江按察史屈先生爲子弟師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沭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

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括賊葉宗留逆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賓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之檄悉以委之殫竭忠膂彌致匡贊知無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宗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沮山石磽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托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時廣東左參議楊恭惠公信懸絕猝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招明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獻同其有負固不服者然後進軍勦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衊于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

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論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草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晉孫勇而健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猶倚仗之先生乃寓書晉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晉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丈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沭陽典史

盧廷佐號保竹江寧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湖廣左布政嘗爲福建參議時閩地大飢民攘竊巨室粟以苟延朝夕建寧尤甚久之有已遺

孽倡之嘯聚爲盜巡撫藤都憲昭委公撫安賑濟招徠流移殆數萬人惟政和浦城山谿險阻盜賊據之爲巢穴有司莫得其要領巨室乘之詞必勦之以兵公斥曰此飢寒所迫詎宜爾耶乃擇所部善星數者二人命之曰汝爲予遍歷山溪間密廉之有所得必重賞泄機有罰無貸二人承命以往跋涉山溪遇一村嫗誘而問焉嫗不能隱指示諸賊所居二人過其廬賊見術士不之疑託以問卜各吐情實二人假禍福以諭之諸賊色變其得情狀以歸公知爲變非本意也乃與入政和浦城山中直抵賊巢面諭之許以不死俾之立約期以豐年償所攘粟衆散去復陰遣人捕得賊酋余文興等二十餘人械繫郡獄斃之一方以寧吳方伯愈嘗爲敍州知府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爲然欲致之已而推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之一楮論之即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爲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鰲以馬湖叛有詔掩捕而敍

寶比壤藩臬重臣咸會于敍公言鰲輕剽無遠謀器甲精利兵亦矯健未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決而鰲棄城走將糾諸夷爲亂蒸相顧不知所爲公徐曰鰲在吾彀中矣問其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巢穴一窮虜耳所藉諸酋長皆其深讎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爲因遣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號類不服復犯境上劫郡印爲亂益狂撫公親叩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爲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于我何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爲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爲若言若無以印爲也衆即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教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爲不平公曰敍與虜接師或不競敍實先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

樊清簡公瑩嘗以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與兩廣猺獞爲寇聚衆幾三萬人公謂賊如此狂不可盡殺不開其生路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獲餘悉貰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遂得其倡亂十八人置

兩廣威令嚴肅罔不畏憚初公之境有盜嘯聚山谷甚猖獗公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三盜感悟刑牲插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叛矣酋長百輩從公見韓韓初至欲盡戮之公執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故抗吾令耶公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大參范某憲副馮士定僉憲戈元中願廷望皆吳人合辭勸公從韓公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且禦夷之策所恃者信而已信失何恃以服夷耶韓悔悟卒從公議盜終公任無一叛者觀此公之執信韓之從善誠兩難也公嘗爲田州知府田州峒獠倉猝犯城鑛莊任纔三日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鑛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儒生迂談鑛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鑛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阻鑛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土兵鑛笑卻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門啓隨閉賊遮馬問故鑛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行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

逼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白骨磔人于樹者彌望見鑛叫呼求救鑛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鑛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鑛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鑛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鑛爲誰鑛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鑛曰然賊皆羅拜鑛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齎爾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周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鑛曰我一言既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鑛曰我餓矣速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鑛包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鑛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宿賊除治中廳設床蓐鑛徐寢賊圍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鑛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帛粟乎賊曰然控馬送出山林間鑛顧曰此秀才好人可釋之與吾同返賊

三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競去鑛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之薄暮及城鑛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賊叛而誘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鑛言第開門吾有處衆益疑愼鑛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爾賊少卻城開鑛入復閉門鑛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劉司徒璣嘗爲江西瑞州府知府瑞故曠郡無城郭依山聚居民狂悍善劫郡人苦之先生視郡首着勸論文繪善惡圖標揭境內賊黨稍稍解散一日周黨狂悖先生出率兵抗禦賊奄至擁先生歸其寨既至乃召其魁論以禍福賊乃羅拜堂下已治具享先生蓐食酣飲夜就寢坦腹睡夠夠賊衆還聽相語曰劉公天人也我輩不復敢爲惡矣居三日乃還郡境內寧謐乃遂興學正俗表節崇讓均賦薄稅節用省刑期年瑞乃大治

成化十九年貴州巡撫謝昊欲用兵于蠻夷上遣御史鄧庠兵部員外費瑄賜勅論以上體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煩費之苦勿據偏詞輕

調大兵以邀功啓釁庠瑄至貴州苗實無稱王諸狀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覬陞賞皆主用兵之議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不從遂招撫苗衆知朝廷無勦除意各出聽撫論兵竟不用而還昊尋致仕

雲南思曼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文升以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不欲用兵止欲遣京朝官往論之有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京朝官論之不從策則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乃詔簡藩臬貞毅之臣以往于是參議郭公緒與按察副使曹公王同行旬餘抵金齒盧參將和統軍距所據地方二程許兩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公還軍至于崖遇郭語其故且戒勿迫郭公曰吾受國恩報正在此如君之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郭公曰蘇君以黑髮而去白髮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公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深不可騎乃披荊徙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輿來公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漏而公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

僅一舍公即以手書爲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酋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公所持長掷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何久居此公曰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恩乃爲間耶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公因賦詩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公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命及饋土物供應公悉卻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略先敍其勞次伸其冤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公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參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公曹盧得公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叙以錄衆謂公且有殊擢越三年公考六年績迺陞四川參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公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

建左參政時汀漳寇方熾鎮巡舉公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猶猖獗公首降之遂單騎以臨汀漳汀漳氣奪接到之日先降者爭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還爾田宅親戚爾願欲肉餵鴟鴉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即皆遣之汀漳安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糧踰期而譁如叛狀者達官里居者三人出而阻之未信曰必得陳參政榜文公處反側未即給也惟以利啗其黨而漁之渠魁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

梁公材爲雲南按察使會土官繼殺不寧者六年公蒞任巡按御史某謂公曰土官爲患久而未決諸盜道不能勘須公爲之公慨然諾即日遣牌逮土官依限而來進見公曰爾爲王臣不遵王法殺害生靈無算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論法汝當極刑今姑貸爾死照例罰牛羊若干贖罪土官輸服感謝即引見巡按以處太輕不允公以治夷律令告之巡按復欲監候公曰不可是激變矣姑聽復職其遣官護送三十里外即飛報云夷果集兵相

賊今無虞矣巡按乃深服公之明

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
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
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數今復取盡而
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時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
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閙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蜂起我
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于飢寒之民
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征騎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
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值是皆取辦于南寧諸屬
縣百姓連年兵役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爲
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于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
州頭目于蘇受之誅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
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
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計今茲復調陪頓道
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于道誅之不

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
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
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
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
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廣嶺之饟實興于閻左
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
之計莫善于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
上好生之仁同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
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
休養待問而發初盧蘇王受等闖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
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等總
兵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及遣
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于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
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
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

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跡嫌疑
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毀揚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
願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于其國滅其族而
有裨于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
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于是衆皆以爲然二
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徵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
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十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
休養待問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
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等總
兵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及遣
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于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
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
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

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凶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于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特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茲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所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以改惡從善捨命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出來投到決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

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眞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論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無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滯鬱軍民之憤于是下盧蘇王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論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具本告

憲劣謬承任使仰賴鴻庥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曰華人被擄投歸夷人效順向化者各關守提審實送今主將轉解總督撫鎮衙門收發各營免其差役厚加存恤華人願歸籍者聽有司仍加優恤各將願守提以招降人數爲績殿最每臨敵陣前立降旗二面望風歸投者引至旗下俟收兵安營畢主將審實收養居營關散布信令如華人爲虜作奸細潛入邊境有悔悟自首者仍免罪收養如能虜中相率百名以上來歸者量授官職三百名以上來歸者授世襲指揮僉事五百名以上來歸者授世襲指揮同知如能計斬小酋首級來獻者授世襲指揮使仍賞田宅銀二千兩如能計斬大酋首級來獻者授伯爵仍賞田宅銀五千兩

魏堅字喬儀號損齋新建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福建右布政嘗爲福建參政會大盜起古田嘯聚旁邑遠近驛騷所司上言變告棘乃徵兵討之兵既集賊退保巖谷我師追擊失利當事者或謂杉洋爲盜藪欲勦兵屠之使賊無所舍藏且易以有功公持不可曰古人以殺一無罪立士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

爲非人今千家之市豈必人人保奸者哉且渠魁未得而徒取此屬以爲功甚非所以示武而昭德也巡察公感其言乃屬公經略之公馳至其地分兵屯要害以防奔突簡徒振武徐遣邑中之耆徑入賊中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若能縛之來歸誅止良耳不然則諸道兵集若屬且孥戮矣于是賊稍稍解散良窮而出降民用帖席

李司空善正德丙寅爲四川右布政四川番夷久肆摽掠百姓患苦之巡撫都御史鎮守太監因民之不忍具奏出師征之公請于鎮撫曰當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人不可公曰民力殫矣番未平而內變作矣非計之得者也曰業已奏請奈何公曰征未晚也番聞我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朝廷威德讋服其心從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于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爲良民不敢復叛捷聞天子大悅賜公襲衣白金

張敏字時敏□□□□□□進士歷官參政正德庚午川蜀盜起鄢藍廖喻諸賊首倡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雨川震動君時爲馬湖知府總制洪公鍾聞君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君請以選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凶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于通門鎮君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盡赤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鎮巡倚以爲重巡撫都御史林公后上其績鄢既就擒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君曰洪公謂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法宜撫定若一概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然衆莫敢言時君爲兵備矣乃獨請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俟君曰吾爲活汝來寧畏死耶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營將幷害君君笑曰吾不怖死但恐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吐舌公之子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賊營願與君同死君以宗祧事重趨之出貽書兩司宜急進兵攻賊毋以予故爲地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第治裝歸賊尋悟送君出營嗟呼川蜀藍廖之禍烈矣小官末職死賊手者無論方憲官之遭荼毒亦不啻數人君提兵數萬崎嶇危難至犯賊鋒蹈必死之地而卒保其身以就不績雖勇略過人微君忠憤激切有以動

神明而感盜賊亦惡能爾

黃參政暐在雲南日納樓茶甸長官死妻沙福代與夫弟普顯沿兵相攻積數年死者甚衆撫鎮屢遣屬僚撫諭竟莫能平公曰非藩臬重職恐未有濟乃偕僉司都閫以往比至境福顯乃皆盛兵自備公若不聞也者既館卽召三渠反覆詰讓盡得其情乃執通把數輩將捷之操兵者望風奔潰公度其已困釋之曰日暮且休矣遲明俱來吾有戒約詰旦二渠皆來身伏庭下聽命去居數月普等各行千金求變初約且曰已告夫二子者公曰吾卽受死此緣此死者又不知幾千百人吾雖貧以老如子孫何謀者事寢竟弭其釁

黃布政昭道爲雲南左參政時木邦孟密緬甸雠殺已數十年矣先是府官往輒以人馬萬餘擁前後羣蠻驚疑竟莫能撫衆謂昭道曰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今撫之既弗服殺之乃弗勝計將安出昭道數曰木邦諸夷皆國家臣子性雖獷戾豈無人心哉若以誠心公道處之則無不服矣何以殺爲言者慚竦頃緬甸告急昭道主議但以數騎往渠遣

人簞壺以迎入其地諭以利害待以誠信前後事情悉爲判斷皆讋服懽聲遠近聞且貢方物如往歲事竣分管安普道方月餘尋甸報劇賊安銓欲殺守奪印甚急昭道卽速整兵兼程而進賊聞昭道至卽釋守還印而遁云

張祐字天祐號可蘭弘治戊午襲廣州右衛指揮使歷官署都督同知嘉靖丙戌田州叛兵既剪復熾附連思恩都御史姚公謨謂必得謀略如張祐者乃有濟特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每咨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訪以撫之捕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王公納之疏于朝復叛裔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乞歸順願立功自効因命可蘭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險計路八寨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賦留鎮其地殺徠有方未期月民夷安堵

趙承謙字德光常熟人故少宰趙公用賢父也舉進士歷官參議常分守嶺東所轄潮惠二郡延袤二千里一歲而拊歷殆徧和平盜李文彪

事起兵備僉事尤君瑛問計于公公貽書報之曰五嶺出風氣外盜幸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兵者不必有勝算其小人利賊而君子利功兵起禍結財匱人困竊以爲所當深念也且吾左右皆賊黨也吾推賊腹而賊寄耳目于吾股掌間故兵符臥寢甲士不暇睥睨而賊已伏隘左矣不佞敢以龍南之事進下吏尤君懱然與公合兵撫下之得不亂顧布政夢圭嘗爲廣東參議時陶都御史諧議勦山西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噬吞而士兵厭猺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于廉州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

徐甫宰字允平號鏡湖山陰人舉人歷官僉事嘉靖丙辰爲武平令鄉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公偵知擒戮于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右春梁寧輩者負險以叛者也督府將發兵征之公曰無遽征彼固我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即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公以便宜且守且

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賊徐東洲梁道輝等賊藪一空居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知之程鄉人相牽走督府顒借公督府爲請于朝調公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公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于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民廬舍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公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公治程鄉一如武平初偶公出相傳已他轉賊首楊六古良傑等遂謀作亂公聞之亟還殲倡亂者謀遂寢無何內召驛聞銓部虛臺左以待公尚不忍以高官棄程鄉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公毋北公遂留不行已而劇賊果蜂起徵兵至十萬又不能克公不屑鏃矢獨開誠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悌縛林朝曦溫鑑斬首級餘黨潰降略盡督府疏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仍麾一于千戶潮之境苦箐四塞濱大海江賊島夷相煽亂公下車或撫或勦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公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

潮無海寇之患然公竟以勞瘁致疾嘔血臥床間時聞閩兵逐殘寇入潮獨拊髀太息以不得復入行間爲限疾亟乃乞歸潮民慟哭送之公亦於邑不能語歸月餘竟卒

施雨字潤之號文峯常熟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僉事惠潮有平和賊李鑑擁衆山谷間時縱掠有司莫敢問公特單車過之賊偵至意公懦可威憎迫暮千人出迎然炬列戟勢甚張公談笑入其巢召鑑爲語禍福鑑匍伏悔罪又程鄉囚某渠帥也其黨嘯聚謀劫囚邑以告公佯整暇密令一武吏往縛囚從間道至朴殺之黨悉散去

于公鑒嘗爲御史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劉弊剔蠹風裁自持時劉城賊陽虎等大掠河間諸郡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州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謹甚公策賊衆多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遍賊從城上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欽差果相率詣臺公諭以無留城中及殺人劫庫自非首惡並許自新皆懽呼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孤餘兇就縛

平

劉光濟嘗爲江西右參政分守南贛時大旱民有種藍者二千餘壅水流自溉下流之農亦千餘人羣爭之不勝而傷撫臣諭令止不聽遂上章具其狀詔發兵掩捕兵發有日矣公惻然曰民自競水利耳吾不忍其屠僇也乃先期親往喻之其人初猶露刃自衛見公輕行乃來謁公曰大兵至若太山壓卵立糜矣吾欲生汝曹故來撫耳咸搏顙哭請命公盡釋之挾其二渠魁謁臺杖之數十兵得無發是千人者謂劉公吾父也實再生我

趙勳字彝伯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山東僉事初拜瑞金令先是安遠有黃鄉賊固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賊葉氏世統其衆也曩設軍門奏給千夫長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

子冲幼姪葉經糾衆標掠提督南贛都御史虞公守愚奏征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于是兵備副使薛公由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不能辦此賊幕府召問方略公曰賊方盛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困且厭其首亂者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城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挾道擁衆視公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伏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獻餘黨悉降公又謝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于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公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虞公不待奏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公甫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者是役也不費一餉不煩一軍不發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非公籌略豫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

王公重光字延宣號濼洲濟南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貴州參議以子之垣貴贈戶部左侍郎嘗參議貴陽故有羿蠻黑白二種數侵苦郡縣公以爲諸夷憑阻谿洞翕而出不意難以懸師裹糧禽殲而草薙也計莫若以勦成撫乃設方略令將官扼險塞絕援兵而公自引銳卒薄其巢穴諸夷狼顧脇息度且困則單騎馳之諭以禍福諸夷羅拜請死願受要束不二志論者以公子身降夷比于汾陽見虜事云

蕭公大亨字夏卿號岳峰泰安州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嘗總督宣大軍務兩鎮多公故部曲皆喜公來而虜款亦益恭西虜侵掠洮河問廷論遣起謂虜王實陰助之宜令九邊罷款決戰而責公幷力西討公言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勦逆爲長策即西虜內訌聲其罪而勦之可耳虜王無他端而幷絕之橫挑邊釁委邊氓于鋒鏑今軍興耗費無已時非勝算也會上召問閣臣申文定公對如公言而上所遣經略大臣亦與公議合遂趣虜王東歸逐西虜遠遁西川空無虜帳而逃

河謚如人謂練達鎮定得大體

張欽字敬之號本山□□人嘉靖辛酉江西鄉試以壬戌乙榜授岳州

訓導歷官南京刑部郎中初授清遠知縣改程鄉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殽掠大兵徂征斬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機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數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數輩抵賊圍賊聞公名不敢逼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傅時玉饗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翫又千金爲壽公取珍翫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即金可以賈牛買田器爲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黨伏拜曰願如公命棄刃狼籍呼聲喧谿谷爲留一月夷堡隳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則以計縛之使得民戶不夜閉

杜詩字興言吳縣人己酉應天鄉舉歷官貴州參議初授常德府推官

銅鼓故獷悍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款錢周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僥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爲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秉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寧間莫不爭先款服竟不煩兵

賀令尹朝用嘗爲蹯峨縣丞時丁苴白改蠻構亂臨安張兵憲呈允兩臺擬添設督府其地西通沅江接交趾自蠻猺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而難其人于是委臨安二府金公河西文尹蹯峨張尹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參護行事焉甫入境蠻落萬衆彌漫山谷呼噪而來諸委官皆驚走蠻不問獨共扶翼君諭怕念鄉渡爬泥河深入山藪中引賓高坐獠衆羅布岡崖惟酋長俯伏座前聽指揮君示以其地堪爲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營屋一區繚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七目錄 八 冊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前言
葉盛　胡世寧　倪岳
吳時來　胡松　王鏊
許國　馬琦
往行
商鞅　孔鏞　熊景
楊廷和　洪鐘　陳全
明宏元　周滿　胡宗憲
商廷試　葉夢熊　詹榮
魏尚綸　愼蒙　沈希儀
召募
前言
楊一清　張居正　許國
胡經　焚深
往行
陳綱
訓卒
前言
夏原吉　于謙　佚名
李東陽　劉孔當
往行
夏原吉　項忠　陸完二則
楊廷和　黎季犛　宸濠
王守仁　葉夢熊　揚應龍

業尊爵縉紳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廡宇煥然厥整遂爲城市故許代巡
薦語云秉正可比繩鋼持己宛如良王從征巡錦謀勇兼資畧著業收糧
廉平並著清神以宪疑獄民感雷臣漂流是效亘人天崖官政尊官可
首樹自來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賓之悍夷此一臣者所當不次擢用
者也癸酉三月廣昆明尹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前言

葉公盛曰軍中探聽賊中動靜消息及專備急幹使令之人如宋之時西邊所謂急腳急步者今湖湘間謂之健步西邊稱夜不收惟廣中則稱緝事軍固自有得力者但其間儘多虛誑壞事受賄通賊小人願亦在于用之者何如耳

胡世寧曰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常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擄掠因糧于我也而我則困于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

我則爲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爲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擄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爲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爲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爲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于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戍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誑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攻其左或攻其右我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爲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有前行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爲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爲所獲

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願惟彼有擄掠採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唯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蔑不濟矣

倪岳曰守邊之要覘邏爲先苟得其術敵情聲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情者也往歲緣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擄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尤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于衆探伺必異于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于彼以勞其逸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牒之道也

吳時來曰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死力間諜吾中國人也嚮導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爲所用者即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棄此網羅故作彼耳目是驅中國間爲虜人間也昔稱燕趙多刺客死士如荊軻聶政之流今安其知

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朵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嚮導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既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受金帛不受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邀其心得其死力則此等可使爲間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于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間爲我之間故事有佞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間是也昔尉繚說秦王以亡三十萬金可盡間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間項羽誅亞夫今不患無間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患無喜用間之人何者非仁義則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間必宜責之總兵矣必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智素有密圖足以服其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既專足以服其心合此三者而又假以四十萬首者與爵都督仍賞以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都指揮以下官秩使之驛遞遲回展轉勢必稽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愚以爲間諜即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情而處備者也

胡松曰今山西郡縣詰得虜所遣諜前後不下數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遣則其儔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餘人可知也臣始竊怪區區醜虜地既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泰互譯關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必信無妄錫予諸遣諜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有妻孥牛羊之奉使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爲之耳目以求利益哉乞勅下撫臣厚養死士作充投降設爲教誘之辭以聳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見則斬其名王酋長與用事之人如不得見亦必采聽彼諸部強

金而後間可得也焉有善用間之人可任總兵者哉此間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間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搪報撫按之報必先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驛遞遲回展轉勢必稽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愚以爲間諜即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情而處

自相猜疑互爲屠剪是又或一道也夫互間之用兵家之所爲重雖或不能責其效而必成其功亦顧所使之人與所授之機何如耳

王鏊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況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聯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于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導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愚此非愚也三軍之事莫重于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擒其黨矣

許國曰兵者莫先于用間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制鋒鏑之所加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聞也穴牆圍堡突入疊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

馮公琦曰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必知先其守將左右謁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問必素知之昔漢楚相距滎陽陳平縱千金行反間卒破楚宋張亢守麟州謀知元昊無備即夜部禁兵襲擊琉璃堡破之古之料敵多奇者皆用人爲間使覘敵堅暇然後議戰議守則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已決于胸中矣今無恃虜不我乘我乘虜要用術以間之或以我間虜或以虜間虜以我間虜者我中國人民有習知夷俗譯胡語審其果譎詭奇變而無傾陂反側則不論賞齎任其出入有聲息即諜聞以虜間虜者若三衛夷類狡獪翻覆雖以我情輸虜而援爲剽偷亦嘗以虜情輸我使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狙詐作使如虜本欲東掠而佯言西擊我則預偵其東向之情蓐食以備之東虜本欲精騎後襲而佯以老弱列前行我則逆探其掩襲之情而設奇按伏以截其後往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弄嬰兒掌股之上而機若轉環迅若電發可也

往行

商文毅公初入閣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公力阻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臣撫輯畿甸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牓賊營購虜酋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牓與書果自相疑遯去

孔鏞字昭文一字公遠吳縣人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巡撫貴州是時清平衛部一苗阿溪者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剌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歲分畜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訌官苗以收鵝蛙之利有巡官曾某積與賊通公時欲擇可將兵者語諸下曰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公謂曾曰汝何與賊連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嚮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公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公訊之亦若訌曾者瑞屢顧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公曰爾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性懦無能爲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賀溪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歟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曰第往觀之顧阿剌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鬬之優劣方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即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鬬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剌將乘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剌咸去佩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剌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鬬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剌猶謂戲語浸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剌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剌剌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于市一境始寧

熊景字晛甫□□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廣西僉事淳桂諸猺人面獸性居空林遇擾動輒號跳叫嘯觝觸跳踉必以死逞靜則跧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徙壁壘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猺所若爲潛竄懋易者猺不疑也猺羣進來調虛實問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器具若石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窒以巨木計曰猺出此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猺懼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猺及重獠數十姓蓋君以謀勝也

正德庚午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楊公廷和在內閣謂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人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賓鐳驅

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若爲賓鐙所脅無以慰之得毋爲賓鐙樹黨耶亟請于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賓鐙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亦使賓鐙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仇鉞果擒賓鐙自効

正德六年六月加洪鐘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洪鐘以總制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執僉事王源洪鐘及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熒斗壩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鐘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不出但使其黨鄢本恕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軍官爲質鐘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廷瑞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

仍于松樹壩劫虜民家財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許爲己妻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鐘令廷瑞所親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來見鐘等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唯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陞秩賞齎有差

正德七年江西巡撫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師八萬分道進令曰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諡忠愍仍蔭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成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

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繫之去令爲內應勛與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睡執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破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猝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十餘人華林賊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

胡參政堯元在廣西日土酋岑猛守田州以兵力自雄凌轢他部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都指揮孫震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震耳或謂震輕嘗賊請釋召公曰震固易敵田州土酋得無陰使召耶土目復官兵退召必擁震而入思恩計之晚矣乃絛酋罪狀白當道督責諸師難之不從召果以震去如其言中丞盛應期屬公曰諸師違若言敗若深知兵其盡力公辭不獲乙酉三月進兵擒賊將李隆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恩信使執召輸門贖罪當道欲致二人於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背乎自是餘賊多附蓋自召叛至今十有九年公乃深入蘭那地金城諸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年冬中丞姚鏌疏請征猛天子可之鏌問計將安出公曰岑施王達爲猛敗失其職守怨猛深今若許其立功還故職則二人樂用又使人聲言兵十萬取田州猛必專意泗城乃使思恩堅壁以游兵劫其村落令猛左顧以禦思恩南寧武緣各整兵旅待湖兵至夾攻之三面受敵猛無能爲也若餘兵四掠以右江兵出賓州左江兵與南寧武緣合思恩兵從後擊之賊衆將奔突無地歸順者猛之南屏也猛親在焉猛急必遁歸順趨交趾若陰使人結其所親以啗吭之功乃萬全策耳鏌奇之遂屬公鎮南寧湖兵至檄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師八萬分道進令曰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裂帛書冤狀抵鏌鏌不聽六月一日公帥兵進攻賊陸緩號萬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曰此難短兵接也選精騎馳射之緩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後授首邦彥逃猛果謀出奔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憾之欲得猛以爲功先是公令沈希儀等察千戶趙

臣雅善璋遺臣抵璋所得與猛相仇狀說璋擒猛自效邦彥守要害璋
佯以姻故遣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納之及兵擊邦彥璋千人爲內應
竟斬邦彥猛奔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至交趾猛
從之公策猛已至璋所遂以兵萬人擁歸順璋遣人持羊酒犒師見公
謝曰猛欲走安南璋擊之亡去幸緩五日當縛至轅門乃許之璋乃紿
猛曰天兵已退當爲君奏白冤狀遂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猛印所
在置酒賀猛持酖酒一杯進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遂飲
食以死璋斬其首並佩印遣使至軍門上之所分兵復斬賊將王林等
初公聞邦彥授首恐非眞進朧容巢窮驗之冒瘴死復蘇猶口授諸將
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輿至橫州卒
局中丞滿嘗爲廣西按察司副使廣右多峻山而府江尤易藪盜猺獞
民賊盤穴其地者十之八賦役之民不及一二山南三峒賊尤雄猶嘗
伏箐薄中候官民船突劫之當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邦楊朔陸公眉
富川劉荀勝皆民賊之崛起者也公眉獨內糾兩賊外結三峒勤率千

數人互出橫劫官庫城獄多所侵剽又倚險爲巢跋扈甚往年制府下
令遣鬪帥兵憲先後鷄勦之俱不加一矢而還鬪帥伏辜公眉愈肆猖
獗二十餘年當事者憂莫爲計公始至平樂即思殄寇必先養兵養兵
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公日閑其兵而練之閱五月而兵可用
適平樂守以撫進邦復叛之故來白請兵道撫之乃遣人賫花幣與守
俱撫尋陰部所練兵夜斫其巢斬進邦首焚其穴兵勢漸振復謂荀勝
嘗奪縣民女新寡有色者專寵之乃繫女父譙其婚賊死罪陰教連女
請歸可密報至期荀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勒兵擒之還其女于父公眉
始懼請撫公度公眉不可鷄勦廉得其外甥壻堺矣眉在楊朔爲其耳目
諜有官兵屢走報之公眉藉得先備以逞乃誘繫其甥壻勒爲服詞付
卷示之曰若能猝致公眉不惟賞若死罪且在大賚堺應願自効顚命
遂賞之百金恣其出入令千戶朱臣授以祕計是日東下梧州示遠出
以弛其備令堺治具山寺請眉眉善筮以筮凶不往月餘復令堺申請
筮又不吉堺恚之曰山寺之遊舅志也今圖大家遨遊不至豈將以反

噬乎況寺平曠不可設伏兵道又久下梧何疑爲舅今不往請從此絕
公眉重違其意厚甲重鎧率精騎來會公陽遣衆直搗潛伏精兵于徑
以俟日暮酒酣堺佯報曰官兵至矣舅從徑路可反救也公眉倉皇前
走遇伏起衆公眉頭于路殺從賊四百人餘皆麾散而辟易猺獞股慄
不敢近楊朔公見公眉頭撫掌曰二十八年禍魁今除矣
嘉靖二十五年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
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箱舁送海而不及
葉葉疑有異志遂拔砦歸桐鄉得不破
商太僕廷試爲黃州太守日河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
近洶洶謂賊旦夕且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公爭之曰尚詔陸寇
耳當走山東鼓飢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必不至調兵何爲
既而賊不至及爲山東副使兵備青州蒙縣續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
千餘人久不能捕公曰是可以計取也乃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
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
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內應

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乃遣
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窠周歸卒以公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
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
悉就擒以失兩臺意復爲分宜相所憾改調雲南
葉夢熊字南兆號龍塘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萬
曆甲戌嘗爲贛州知府部有巨盜葉楷葉桂者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
能制公謀之督撫江公既合乃密賻楷桂所厚善者令召楷黨復因楷
黨之來歸者令召楷所親任推赤示之令入楷窠穴中間離其衆楷腹
心內潰不知竟帥萬餘人反公率兵深入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戮
楷斬其餘黨以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建祠祀公而監司有忌
公功者會賴推官以履畝深入賊窠爲餘黨十四人所脅將乘此中公
公計盡誅此十四人而賴幸無它尋丁內艱歸苫茨中猶出奇孚楷黨
詹榮字仁甫號角山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侍郎嘗以主事督餉大同大同帥李瑾者馭士嚴軍中不附屬虜窺塞下瑾令卒浚濠四十里遏虜騎刻日竣工衆譁殺瑾守臣以聞詔遣卻永爲帥劉源清督師討之叛卒懼欲誅首亂自贖源清不許輒攻之終不能下乃相與謀城可灌也公曰雲中重鎮以數十叛卒隳其城非計且鎮人何罪而以爲僇乃與都指揮紀鎮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等歃血盟討賊而私察賊黨馬昇楊璘者才略可用也爲請貸其死畀三千金使自募士昇璘遂討擒亂首黃鎮等九人斬之又捕斬許章等二十九人內外震服公乃開城門延諸制府大帥直指使者以次導從鼓吹入拊循城中城中人皆歡呼動地曰微詹公我曹皆魚肉矣自變起至事平凡五閱月焚掠無算獨公所部錢穀儲胥秋毫莫敢犯

嘉靖二十六年虜寇隆慶曁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趙卿戍滴水卿聞尚文當暫代己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曁瀚曰爲我戍滴水身歸鎮所候代

督府不知也卿既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綆登高華溝轉雙盤道出曁瀚背夾攻之兵遂敗曁瀚揮刃力戰殺數十人而死譌人監伏賊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異之以語兵備魏尚綸尚綸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盍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賊誓死報國使入虜中爲間果能盡死

愼公蒙字子正歸安人以進士爲漳浦令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嘗出攻剿聚落掠金帛子女司權者懾莫敢誰何君乃擇邑下豪胆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僞與盜通偕之攻剿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遺豪從中應急縛擊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

沈希儀字唐佐世官奉議衛指揮爲柳州參將時五都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謂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鬨鬬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鶡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

于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誘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虛實乘虛掠實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入爲諜則賊又生疑于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誠爲我調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塞塞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祕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諸軍皆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強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

在或絕遠村聚則度官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知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賣買游嬉城中無禁諸酋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詷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于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窠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洩之以所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己諸猺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己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猺中消息或諸

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且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擒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過平地度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隣家與隣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撤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鵰勦所通他巢或刀弩而門矚者既還軍則撤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矚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矚者所獲劇賊婦不殺剜兩目兩手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瞰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悵

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出互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吏知之文書上府檄下府掾吏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于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于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藉之曰公且勦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嚮之則走跣血踵以死或委槁崖谷公又每以其風雨凄凍晦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毛毦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巔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

奸隨即錄用若只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秦觀之言曰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下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牙齒之間矣二臣之論皆可行之于今合無令各該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招諭境內軍民舍餘寄住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衆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撾筆鞭鐧但有一藝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利善窺人情能出入賊羣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隣右保管有妻子者量爲安插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爲總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襲追賊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橫詭祕機略變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之察向背觀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遣逸在野若仕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拏賊報效者皆明立賞格不拘何項人役但能擒獲斬獲眞正賊盜名顆者隨即賞銀三十兩二名以上遞加有能將有名賊首擒斬者賞銀五十兩若數人併力擒斬亦于賞銀數內別其首從分給其爲首運謀及獲功

數多者照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塡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
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
賊犯不願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
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
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曾犯竊盜掏摸喇唬賭博等項人等願
報効者亦各不究既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既以成我討賊
之功又以塞彼從戰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人其勢自孤其氣自
沮弄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論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
日隨卽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留以爲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張居正曰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
則一歲中卽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
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

許國曰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
散四布各鎭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

自衛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
以此而當強胡譬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卒數十萬
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衆晝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猝勢胡以
支今北邊之民飯食畋獵與匈奴同猝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
具然而領邊鎭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

胡經曰募兵之道六一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靖五曰貴
聯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招
勇可詐可貪可俠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
青虜將復至矣卽今定計亦已遲矣遲而復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焚
溺之中是以兼程督率朝募夕發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遵鄙之民樂
戰而輕死飢餒之民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飢
收納者不煩命而自來使今之將兵者猶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民齊盜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靖遊食之民性同
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于是編行伍名分數彰連坐

之法定大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
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節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
其犒賞其肯爲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

樊公深曰天下有事而兵不足其籌國者莫不曰廣招義勇之人以應
敵所謂義勇者皆田畝之驍悍者也以驍悍之人而使日習乎兵革之
事必天下常亂而後可以無慮一旦事已而欲驅之于田畝之中豈能
盡安于田畝哉不能盡安于田畝而曰趨于危疑則是欲治而反亂也
故用義勇者莫若振作乎原額之兵原額之兵民兵之謂也其在府者
殆以萬計而其在州邑者亦不下千百之衆焉是其爲數也多其爲用
也足今舍是人而不用而獨慕乎義勇之名豈在義勇者皆可用而在
原額者固不可用也哉亦在鼓舞之何如耳然其不可用者非眞不可
用也以兵事廢弛而不可用者耳苟選精銳之人以易其老弱而補其
逃移又安知原額之不爲義勇也有事之時或趨于職分而無懈怯無
事之時亦不失吾之常業而可無他虞亦何憚而不爲也又況財既費

于義勇則食必乏于原兵未免一舉而兩失矣苟以召募之資而爲額
糧之用亦可足食而足兵矣所謂召募者衰世之權宜不得已而爲額
外之圖也若天下不至于大亂而原兵猶足以禦敵則君子必不忽于
此矣

往行

練公綱爲御史時京兵以有警多離次朝旨募四方民壯聚之勇敢營
久而多逋大臣嘗請治其罪以實赤籍法官將遂著爲例公言初募時
喻以大義復許事定還寧今淹留旣久恩涯未下而飢凍迫切勢必遷
避耳其何罪且上于大辟尙原之爲軍胡至使赴義無辜之民與爲伍
耶失刑甚矣設更募其誰則從又今日多事有司徵逋已竣恐生他變
上悟卽遣歸

討逆

前言

仁宗賓天夏忠靖公受顧命時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

漢庶人之憂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命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還京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輔臣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惡公等得君贊治不利于己也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死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鑑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捲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閣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

景泰元年于公謙疏曰臣等竊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

生釁侵掠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朝廷之恩雪君父之耻今大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仇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與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兵馬五千臣謙住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如范廣楊俊等候旨定奪前去蓋京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馬以爲聲援豫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才並無勳閥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于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涘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于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曰洮河失事後議稱貢市失策宜絕款決戰適遣使閱邊皆以刻削相尚而寧夏黨中丞尤苛斂嗇施失士心鎮兵劉東陽許朝遂乘衆怒殺中丞據城以叛此時督臣宜遣總帥提重兵疾馳壓城而陣必有梟叛賊之首以應王師者乃督府巽懦高坐固原不出兵而日騰章告變令賊得乘城自保勾虜入犯靈州幾不守計無所出則請朝廷遣官招安幸宸斷不許督臣被逮遂決計討賊罪人斯得重鎮以安非主上威武神靈邊事幾于決裂矣士大夫平時舒緩養名高自標置臨事常倉皇失措重損國威漢人有言聖王不以名譽加于功賞之上至哉言也

李東陽曰胡虜本無遠圖在于得利其所以能使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其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蓄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觖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況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彊利固在我愚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伍之氣不勸而自倍矣劉孔當曰夫名其爲賊敵可以破此漢帝之所以璽額也頃者變起倉猝將士徒以陵削爲名朝廷即未知罪人所在故且婉約其詞以慰藉之夫事發于軍則從討者不無傷類之悲而戴惡者莫解市賈之濟今既知爲哱孛賊父子所嗾則是以夷殘夏也夫窮蒙我卵翼之惠而飽肆其擊噬之慘乃至于殺我撫臣僇我鎮道辱我宗室虔劉我人民斯不亦中國涉肝茹血之仇乎哉以此正告三軍三軍之士必有嗔目發奮銳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中國雪詬恥者故以正賊名而忠義可激策一前諸軍之譁然從難者豈眞人懷怨心大抵吠聲從竽而其中固有欲弗從而迫于無可奈何者亦有既從而中悔非是者亦有朝夕在叛而其心猶時隱然不安者今天兵臨城欲剪此朝食而不開脅從之途則宜有人懷必死之心以致疾于我者矣似宜特遣信使持方天之詔登諸樓車而諭以天吏之不濫誅也其有能斬賊以自首夜縋以

情輸鈯戈以迎虜俱如賞格不則按部勿動以俟王師俱赦勿問大兵自賊首外秋毫亡有所犯夫民得自安于不必誅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更生必多牟利以深下我而賊益窮于所攫故以開脅從而內潰可期策二昔之遣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豈不虞其專制誠謂兵家勝負捷于呼吸故或有予之而將取或有欲擊而佯敗或有外贏而中堅其機何可預設若必待一一奏報乃行大事去矣且夫人之耳目手足使之寬然而有餘適乃得一心營戰以盡事變一以文網持之則欲進而禁于鉤飾欲退而束于錯鍛彼方前後不自必何變之能慮頃陛下責成擅臣得便宜從事而當事者不勝甲可乙否陛下不能無動誠恐擅臣之不能自必先自圖而後圖國也故以責重將權而後效可責策三夫兵死地也出其父母懷袒之中生未嘗見寇一旦聞戰頓能斷死于前者爲重賞使也是故施其所樂自下而上施其所畏自上而下賞罰之道如此其明也今之勝戰程功其爵之嘉之督撫而已總參而已褊裨而下亦罕聞見其它徒步之士即或親斬虜首身經血

戰霑賞不過數金名不一聞上夫厚憑其死力以創敵而薄予其酬賚以旌功宜下之抶腕而不能平也既自今其尚申令幕府即厭與養卒微功足錄必籍其名以上天子時差次其功旌異之至得破格取通侯之印夫下得以微功錄則前死不還踵矣而又以芬華耀其儕伍亦前死不還踵矣且非獨能使死敵也而又可使之死法何則彼蓋曰上實以醴賞誘我而我自負也故以覈功賞而士心可激策四夫世故不乏斫跳士也當其無變衰馬休休耗弊于博飲間耳其桀者至發憤于椎理剽劫終不能槁項黃馘以死一旦有事莫不翹然有自效其奇之意當事者不勝蒐而羅之使之效于一割而預以無用斥之彼若逃死于外以害我國豈有瘳哉且夫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伏下者將埋首矣試將而限以資品弓馬一夫之技則學萬人敵者將遠跡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致者以其圭蓽薄之則屠釣販繒之傑皆裹足而不入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易其舊凡言邊事欲自效者詔令當事試問可用與其所宜居破例優之以責後效要以疎網闊目以羅天下之奇不

務繩削而毛舉之如此而人不自效以當上指非夫也而又有以塞逆賊招徠之塗故以蒐逸材而羣策可舉策五今天下動稱無兵夫所謂無兵者非籍與人亡也技藝弗精而見敵靡也夫兵亦安能盡得天下之精悍者而用之惟得精悍者以爲之倡則有以動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先鋒銳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今九邊之兵其最勁者稱榆林而寧夏次之榆林地瘠而民貧其兵多四出爲人傭保然慮亡不敢死而爭先者虜至相戒不敢近今誠捐數萬金募榆林死士數千部分各將而訓練之推以爲鋒竊料榆林以瘠民而應厚募計必甘之以新募而樂見其技計必又甘之如此不惟兵精足用而先聲亦足以奪敵以與夫驅羊豕而入屠門殆相萬矣故以廣召募而兵勢可張策六夫兵之攻守皆以財用爲強弱世未有糧饟不給而能使士捍腹以攖敵者頃調發鎮兵不下數萬甫一西渡輒稱乏糧假設不即發兵露堅城之下動踰數月于何而給之憑料關西之地物不加多而其它遠郡灌輸未易卒致山澤酒鹽之利往時既已盡榷遠欲括鎰鑿官撫飾目前而下

未必應是數十萬之衆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胡得不困困而不起爲亂直俟時耳內者吾甲兵頓士民困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賊虜皆比意甚固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愚以爲祖宗帑藏之積要以備國家旦夕之急今誠壇滯數十萬以奉戰士民不疲病而軍餉足且以明尺寸之利天子無所愛焉夫盜息而民安四海皆吾帑藏何患無富若其擾擾即赦倉咯口祇敵資耳安得有富此亦已事之可鑑者也故以發內儲而軍與可足策七語曰器械不精與亡器同然所謂精者必出于我之所獨長而敵所不及備今中國所恃以勝虜者火器而已而賊方與虜併且得以中國之技自相雄而技窮先臣曾銑志復河套常製有火器今固原諸鎮多有之其器視攻守所宜而異用而又準之遠近酌其俛仰曲盡其妙河套議罷而其法遂不用然當時一二殘卒尚有能道其事而得其用之之術今誠購問遺器而精其法付之驍士另爲一隊攻則出其不意戰則擾其中堅倘亦克敵之助乎故以精火器而軍勢可壯策八今之蒿目而憂西事者曰吾獨無如虜何耳夷

憂賊哉此非知變之言也夫虜闖賊斯須利而來然卒不能絕意于市賞其非有鬬志明甚其虜誠欲併力合謀以攻我必不誇矜以見所長故當此遲迴之時正兵法所謂伐交者而議者必曰虜謀已素具我成師而輕赴之未可以得志誠令今日能不血刃而罪人可得則不出兵可也苟非然者乃釋必勝之謀從老師之勢久終不見利空內自疲病非所以赴機宜也故以掩虜師而賊交可孤策九此九策者或補葺于目前或要效于永久或決勝于行伍之間或定算于帷幄之內此皆兵家之嘗談非有奇謀祕畫足駭衆聽者然惟常而後可以策變是在設誠而行之以責實效而已

往行

夏原吉當國日漢王高煦反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于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奸邪亂國中外皆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即縛其人白于上上

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命鄭襄二王監國明日即躬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薛祿爲先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車駕親征猝至城中震駭羣下潰散遂械高煦以歸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十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遂夷大難四海永清榮原吉二人之力也後高煦械至京賜自盡

成化四年七月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太監劉祥監軍率京營延綏寧夏等騎兵一萬三千討石城叛寇滿四等先是滿四等以虜裔散處固原邊地家富饒爲參將劉清指揮馮傑迫賄不能應遣滿四姪指揮璹捕之四等遂擁璹入石城以叛衆漸集五千餘人清傑攻之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討之復大敗事聞詔會寧夏延綏兵討之陝寧兵先進戰復大敗賊附者益衆

至是始遣忠等尋益邊兵合五萬人忠初至敗其衆斬首數百而伏羌伯毛銳中流矢死我師遂挫乃議築臺爲長圍五年二月滿璹降四之腹心楊虎力亦降忠使虎力誘四出戰邀擒之又三日城潰斬首數千級擒千人以二百獻俘餘悉斬之夷石城險其餘黨走慧箐山者至明年亦就擒忠等陞賞有差

正德初有逆豎盜弄朝權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騷動逆豎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弟七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肆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舟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行乃命兼都督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梟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六七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于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邵遊擊永與戰克之又

進戰破賊于阜城于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于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且不見兵戰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蜂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于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野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率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于曹之裴子岩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于陽陰又大敗之永又追賊敗之于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于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逆進輒驚之賊乃逡巡退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萊公率軍追之遇于嵩淺坡殺其衆殆盡六七彥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七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

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纘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載盾跖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算七秉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兵扼之河上虎渡河官兵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蕩平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于市劫脅者悉縱歸之詔建江海祠于狼山正德六年二月起復左都督御史陳金總制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等處軍務鎮巡等悉聽節制聽以便宜行事五月東鄉等處賊平破柵二百六十五俘七百五十餘人斬首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八月桃源賊平斬首五千餘級又破華平賊斬首二千餘級金等陞賞有差八年以餘賊猶熾命右副都御史俞諫爲提督代金權任亦如之右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十一月大盜王重七等就擒金諫後先雖平賊有功而所縱狼兵殺掠人子女劫剽財物金帛尤甚故人爲之謠曰王賊尚可官兵殺我

正德六年三月命太保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精騎二千及河南山東北直隸兵討流賊劉七劉六齊彥明等八月命兵部左侍郎陸完爲提督統宣府延綏兵合討之其月以中錫偉無功下獄完專督師太子太傅伏羌伯毛銳爲總兵官歸太監谷大用監督陸閭監神鎗數戰有功賊衆楊虎趙鐩入河南者尤熾伏羌伯敗績七年三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咸寧伯仇鉞爲總兵官陸閭爲監督率邊兵討之閏五月河南賊平劉七等入湖廣詔都御史澤伯越與完相去督軍撫鎮而下悉聽節制八月完平劉七等于猿山前後斬獲數萬人鉞進封侯大用閭皆封一品伯爵完等陞賞有差

正德辛未春北戡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時楊公廷和在內閣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憤事參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村中窘甚將自經于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于朝下中錫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于公曰內地腹心邊圍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玉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于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于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流賊鄧本恕廖麻子復作亂彭公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公曰召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嘆曰石齋眞聖人也

安南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子黎滄更姓名胡奎戕賊國主潛移陳氏宗祧攻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不改擠遏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英國公張輔奉制書乃督舟師追逼膠水都督柳升驚報賊復入黃江船悉來閱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于今年三月三十日犯鼈子關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膠水陳師交州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蠆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殘夷敗衄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吏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下雨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季犛黃中所領指揮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十人于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于盤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滄及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于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貌幷姪黎源晷等

其胡杜范六才阮彦光段繫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
謹杜滿等賊之心皆悉皆降附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
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于故習今父子兄弟皆縛于
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于麾下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
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
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三十牛三萬五千二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
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獻俘闕下
宸濠襲封寧王恣肆逸妄爲意生不軌嘗請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
稱伊有天子分又招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
就蓋陽春書院僭號離宮時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青嵐先朝禁革龍
口舊穴葬母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姦謀誣陷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
數每年暗收祿米違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倍徵訪知先任江西按察
使鄭岳要行劾奏就暗令與伊有讎副使季夢陽將跟隨鄭岳門子劉
奉送府拷打逼供無名贓私奏陷鄭岳爲民宸濠得遂奸計爲惡日甚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聞知揑情具本令涂欽等赴京將
胡世寧誣害就齎帶銀兩饋送錢寧三千兩張雄一千兩臧賢五百兩
盧明三百兩各接受扶同將胡世寧蒙蔽具奏誣陷遼東充軍以後宸
濠愈加恣欲故行羅織撫按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皆吞氣隱忍不敢
非議又密令劉吉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王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
把勢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楊清合夥不
時出外劫財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謀要舉兵須得軍師方
能濟事訪知安福縣舉人劉養正素有才名多讀兵書隱情差蕭宗瀛
前去招請到府宸濠因與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贊稱宸濠有撥亂
之才當受賞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張嵩校尉火信林華等各思宸
濠舉事用費浩大多方設計謀爲聚財招納奸人投獻田產強占官湖
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攤放官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充軍多
收銀兩重料夫價軍民遭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一月內有瑞昌王拱㮮
將置買田地投獻宸濠加租被佃戶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辜增守正

不阿宸濠嘗怪就令陳賢帶火信楊子喬等統衆前去將辜增魏志英
家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宸濠見朝廷未立東宮圖謀
大位密差萬銳等饋錢寧銀三萬兩臧賢一萬兩謀將長男大哥假以
上廟燒香爲名迎取來京錢寧臧賢受賂許允令林華回報詐稱欽賜
玉帶金廂寶石鬧裝帶各一條綵緞十對傳令本府官員穿紅四十餘
日百端不法不得上聞正德十二年有內官陳宣劉良脫逃赴京具奏
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將周儀幷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仗查武等
盡行打死令吉齎本赴京申奏要將閻順等賂陷死當送減賢銀一千兩
錢寧二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拴同閻順等俱發南京孝陵衛充軍
宸濠復與李士實幷吉等相議圖謀天下必須慣戰賊徒當令王春涂
欽等招蓄已故賊首凌十一閔念四萬賢一等幷手下賊徒各三五百
人及四外亡命遊食強竊盜賊脫死充軍徒犯與楊清幷未獲原招把
勢樂盛等不計其數藏縱于家山等處分夥內外劫掠新建等縣民人
羅慶三等家幷各處庫藏及各客商船隻財貨送府平分齎幣厚結廣
西土官軍狼兵幷南贛汀漳峒蠻欲圖爲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
造作皮甲招藏四方匠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涂欽
令伊家人姚元佐將帶銀兩前往揚州府召募慣熟武藝好漢欒鳳張
貫每人各受顧銀三錢同到儀眞地方各訪知係是召募助逆隨即懼
罪逃散時常邀請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說即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
服必須厚結朝廷頻頻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信不疑
及差人打探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跟以十一二日報知一遇有警
便好起兵本年二月內遇蒙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監盧明行至地名吳
城置酒相待回還被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劫去行文撫按拏拿
吳十三等懼怕投托閔念四將原劫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等與
閔念四等同行打劫先加厚賞安慰圖致其力宸濠飾詐要名求賢講
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廣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往見意欲用
善開導比因議論冀元亨隨亦回還訖有都御史孫燧亦因宸濠日甚
逆謀漸露屢行具本劾奏俱被設計邀截有畢眞改調鎮守浙江宸濠

王信等俱極品武職李世英等俱駙馬至十三日鎮守撫按公差并三司等官進府賀壽筵宴各散十四日早宸濠密令凌十一楊清閔念四人王信張浩等俱暗藏兇器旁立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宸濠即出殿前臺上說太后娘娘有密旨着我起兵你各官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回說既有密旨請旨看又問副史許逵如何回說只有一點赤心宸濠怒詬殺這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當將孫都御史許副史押出在于惠民門內殺害仍將各首懸掛城上以挾衆心布政司參議黃宏鄉官郎中涂文祥俱被鄉送儀衛司等處監禁宸濠當差涂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喻本去布政司盧鏞去南昌縣儀賓強文盛去按察司典膳胡玉去南昌府典儀李章去新建縣各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府內募兵賞人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稱今舉大事你各人務要盡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爵祿各官重加陞賞各隨同稱呼萬歲宸濠又令涂欽等將都布按三司

浦驛迎接入府拜授軍師許事定陞左丞相加封世襲國公王儲重加陞賞劉養正又寫書招致門生新淦縣生員劉子逵戴雲涂欽等督率衆兵將南康九江二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熊傒孫隆及于全督兵占據涂欽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等處擄得河船三百餘隻黃瑞擄得船六百餘隻回省編甲完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任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就行撰造僞檄及安民僞榜專一指斥乘輿放免稅役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各行天下諸司諭降又脅差參政季斅齎往王都御史幷廣東等處行至吉安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該地方盤拿押送王都御史將原押校尉殺訖檄榜公文燒燬季斅等各收候監禁二十三等日宸濠遣郡王拱櫹祭旗纛開王廟教場三處又僞勑吉提督軍務及參政王綸加參贊軍務往教場閱兵宸濠僭祭天地祖宗及遣郡王拱櫹等祭告山川城隍等神幷西山青嵐等六處

墳塋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軍校編爲一百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
五哨派令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分投提調執旗領兵分投看守城門王
雲盧永芳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王府門殿倉
庫城牆等項每軍各賞米一石將銀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楊璋
賀銳唐錦師夔藩鵬賴鳳各一百五十兩程果王疇各一百兩經歷尹
鶚知縣張樹照磨雷燮各十兩馬驥許馬吉并王紀各一百三十兩又
分送宗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各王將軍又各重賞不同
將萬銳取回僞勑鎮守江西宜春輔國三將覲鈁八位俱守城牆宸濠
俱守王門林福英清等看守青嵐等處墳塋七月初一日宸濠帶領宮
眷人等及與前撥管哨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船宸濠祭江又令吉
與王綸披戴盔甲隨侍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日到于地名黃石磯宸
濠因見涂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克畢眞聞見宸濠起事四散差人捏
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傳報各處動搖人心本月十三日假以進表
爲名俱收各城門鑰匙約令三司府衛等官于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

鎮待禮要得乘機殺害起兵助逆致被巡按張御史并各官知覺隨即
點集官軍嚴加防備畢眞懼怕不曾起手十四日羅朝紀宋欽胡通鎮
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銳差人報說王都御史來攻省城宸濠慮恐破其
巢穴又見安慶久攻不克心懷憂疑與李士實等謀退江西省城令衆
開船回行間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鄭嶽宋以方亦
各乘機脫走王都御史督令各哨官兵于二十日四更時分前至省城
攻圍彼拱衛萬銳陸程等督賊拒守被官兵奮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
惡黨人衆宸濠府宮眷亦畏懼自縊數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
撫定良善及拿獲拱衛覲鎬陸程萬銳等并宮人劉氏等及宸濠等子
三哥四哥各發布政司等處拘禁其先被拘留布政司等官胡濂等亦
各于王都御史處投見省候二十二日吳欽周俊徐銳各即逃散吳欽
當于王都御史處投首宸濠與吉等回至王家渡因聞省城已破就彼
駐劄節被王都御史分布官兵攻敗至二十六日將宸濠并吉與李士
實等各先後擒獲其賊船被火焚燒并宮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

潰者不計其數蒙江西等處撫按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欽差太監
總兵張永等各先後將方悼等緝獲楊威馮春各將被脅等項情由于
王都御史處首告欽依着三法司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汝禎萬桂
等通行查取前來會問前情明白審得吉與徐欽熊綬共四十八名俱
係與宸濠共謀交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法允當應該依
律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爲第一等丁鋼何鏜王副毛璘等俱係臨時
順從反逆處以極刑于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相應罪正其身
免其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爲第二等徐芳傅明等一十五名俱係該
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通合比擬知情故縱係分爲第
三等除畢眞王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吉等取問罪犯余欽等一百四
十五名各招同照出招內見問凌遲處死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
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等第議擬于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辦
理議得劉吉等所犯劉吉涂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情者不
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煜等三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情

故從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
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
二十四名俱年六十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下效等十名俱年十五
以上以下律給附功臣之家爲奴蘇文四等二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
而不首者律杖廣等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審俱無力照
例送順天府遞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衝要驛遞各照徒年限擺站滿
日各着役寧家隨住

寧王虐焰張熾王公守仁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
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于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公一面督
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
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會約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
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
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綰知府劉昭等相與
激發忠義穆穆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于是豪傑響應人

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公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于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公至七月初二日探知公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公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珂談儲推官王煒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援省城公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議大會各軍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水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公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警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聚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檳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公當令各官

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復于本月二十二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于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大運土塡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駭乞急分兵歸救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進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先是公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兵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震懼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胆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公所料公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議所以禦之之策衆

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繞出賊後那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雨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那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受傷者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南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成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死水者不計其數賊復

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兵遂散寧王與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橫丁憤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司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司梁辰都指揮邾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橫亘若洲焉于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于樵舍大破之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于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公

既擒寧王闔城內外居民聚觀者以萬數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手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于水火之中也按寧王烝淫奸暴凶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門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于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論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名實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知謀忠憤不定其氣餒使然也公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

卒起事于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朝廷之威靈而廟堂謀議諸臣消禍于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于未動而潛爲之制改公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勦公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公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習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于無形之中藏不測于常制之外人徒見斃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

葉夢熊字男兆別號龍塘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萬曆辛卯嘗巡撫甘肅歲壬辰寧夏哱拜承恩劉東陽等皆戊卒自家恃丁強衆又虜方黠悍而邊備素單弱遠決計勾虜叛逆戕撫臣脅撫宗室虐焰張甚公洒泣上疏願捐身討賊得旨趨寧夏入靈州虜數萬騎突至公命驍將麻貴等出其不意破之虜復以叛賊石得城北門

公率兵搏戰城下士殊死入其陣虜大挫遁賊失援喪胆猶然堅壁以拒我師朝廷憤師久無功下封侯之賞賜上方劍俾當事者得專決尋逮總督魏公而以公代公召將士激勸之示之劍士人人競奮晝夜蟻□城決水灌城公親冒矢石督戰用神毆燔其樓櫓擊破卜着二虜首援賊者意氣喪沮公益耀舟師震戰而間貽蠟書以攜其黨俾爲內應某日遂以神毆克南關百道攻擊承恩等懼不知所爲斬劉東陽許朝王文秀亟首行成不聽益進兵攻之毆速發如震呼聲動天地哱拜自焚戮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上朝野大慶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強盛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游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腹心爪牙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忿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蔡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慫恿乃

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首司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戮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無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膚憩欲用兵偕按臣以疏請申文定公當國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于所部未有逆跡于朝廷祖宗朝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寖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嘗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賂應龍不繫獄調則必赴召則必來何至稱兵叛逆悍然不顧乎挑釁啓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兵部二十七
任將
前言
馬文升 二則　程文德
孫　陞　劉定之
李承勛　孫　懋
胡世寧　王廷相
李　傑　王　鏊
陳　建　王錫爵 二則
馮　琦　羅廷唯
許　國　曾　鈞
吳時來 四則
往行
劉　健　劉大夏
沈希儀　王　敞
陳　瓚　張　鹵
用人
前言
王守仁　楊一清
往行
王　垣　張　瀚
武科
前言
劉大夏　徐應聘
往行 附
武爵
前言
高　岱
余子俊
王守仁
董　機
樊　深 二則
于愼行 三則
佚　名
丁元薦
王　瓊 二則
梁　震
高　拱
趙　伸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丘濬 三則
胡世寧
安磐
注行
陸珏
霍韜
王憲
汪淵
張九敘
夏言
王世貞 六則
陸粲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七

任將

前言

馬文升曰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致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第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學習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衆奇才或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也

馬文升曰本部宜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幷科道官及天下鎮守撫按三司幷各府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令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本處有司以禮啓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才幷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眞才不許一概濫舉有辜朝廷求才盛意

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

程文德曰何代不生才何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耳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騏驥名計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

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而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寄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可滅矣

高岱曰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難也賢將之難于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士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繫縶之也今任將者其未講于此乎古稱善將者莫若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參謀之設也未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

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也今之任將有能若是否乎今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而傍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爲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龐虎之士其何堪于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士是故能揚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之出入必有紀驗一士之糧餉必有稽實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爲紀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剪鷹揚之爪羽也何望其揣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有邊市租不入開誠享士

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勇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摧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賞不踰時而賞之無將不可專也使裹粮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于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于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彼皆稱緻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僕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也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明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存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移甲冑之人不閒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尅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沐血于戎馬文吏指摘于簿書死士轉鬬于疆埸縫掖闊談于庭署雖有折衝之略報國之志幾何不摧撓而摵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刎首之慘文卿忍降虜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

雖黃帝不能必其將穫首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牛馬而已必欲樊籠之則麕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略豈豪傑多生于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聲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疲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束于法而馳當其任牢于文而不究其施譆其顛沛流離委之兵而不制于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已之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成社稷之功亨奏摧陷之略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必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弭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于委用之初而不當監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語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猾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

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祕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誠欲叛
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之也
孫陞曰昔人論將曰貪可使斯言一出人固薄待乎將將亦薄待其身
於是侵剝偏裨卒伍竭澤摧枯無所弗至矣豈不重可慨哉夫將能摧
兇破敵所獲金貝綵繒以法論之宜盡輸官使或輸其一隱其一而所
隱者又與偏裨卒伍共之則繩墨雖縱無害于公謂貪可使者此也竇
嬰拜上將軍以所賜金千斤陳兩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用金無入家
者李廣家無餘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終廣之身不言置產事古之將
帥其廉如此傳稱吳起廉平又曰貪財好色夫一人之身尚廉貪異焉
何哉蓋貪者貪敵人之財廉者廉持身之操固不相矛盾也古之名將
與士卒同甘苦甚至散貲以饗士家貲且散又奚可侵剝之侵剝之則
士卒不爲用殆如鼂錯所謂以其將與敵者身猶不保安望其摧兇破
敵也哉是故貪吏失民心貪將失士心失民心者罪止去位而已失士
心者禍至戕躬甚哉將之不可不廉尤切於吏也

劉定之曰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
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
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頸係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乎
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
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圖一知二將才由
卿侍從亦令各舉其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
此而充矣
余公子俊曰將官凡在內者皆荷聖明簡用在外者多出巡按會保今
有聲望者不久得改內地欣然以爲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至
如州縣官之職尤爲親民陝西雲南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粮差徭皆
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
司問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
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庇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
故我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尚未得蒙至治之
澤也伏望聖明留意
孫樾曰兵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范仲淹
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後乃益授樞密副使當時

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于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朝廷簡任亦惟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者則今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于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邊委矣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于邊任者是授此則重本兵之道也

王守仁疏曰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

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且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一統天下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浸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于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同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蓄終身不得臣願而今蓄之也

胡世寧曰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主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于東南削平諸國古人任將之明效也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之將在軍君不與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有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致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誘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以政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為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于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榮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本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王廷相曰南京守備朝廷大要為保障留都守護陵寢而設但是武職大臣皆得推誠觀永樂正統以來襄陽伯李隆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賢寧遠伯任禮皆得任此可見非曰舉此重任必國公而後授也小民之愚不止家喻戶曉使知此意但見其終身任事便以為彼所管轄無所逃避死心承順莫敢誰何平日行有過惡鄉官士夫結舌緘口無一人敢行私議指揮千百戶等官恣為捶楚無一人敢出怨言敢殺平人生者務為自保而不敢訟死者之冤甚至寧得罪于朝廷而不忤其意

寧廢公家之事而不敢違其私何也以其終身任事積威之勢使之然也夫以留郡重地遠隔江淮使將兵之人事權偏重以致人心畏附如此殊可寒心漢之郡將坐失荊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以當時君臣不暇遠圖疎于遠謀以致之爾臣愚伏乞皇上敕下兵部議處自今以後南京外守備官查照先年事例不拘公侯伯皆得推用仍限三年或五年爲任滿將滿之期兵部即請推官更代曾經守備過者不得復推務要平日存心忠實者或知兵事之人疏名奏請定奪以爲定規如此則守備無終身之任而積威之勢可以絕軍民亦知其任之不久而黨附之心可以消矣

董公機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下者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爲邇今無事之時正當飭勵在朝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略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之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卻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懷慶而西賊爲之破胆用人以望此之驗歟

李公傑曰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于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于敗衄哉

王公鏊曰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彼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

使邊塞之間卒無常主之將以此見輕于士卒而不能行其賞罰君可以殺乎將矣而爲將者卒無賞兵之資是以授人以羊而奪牧羊之具安望其能成功哉昔者唐季之世兵日驕悍而上不知及其後也廢置主帥而上亦不得不從之矣是其藩鎮之禍非起于將也起于兵也起于將之權輕而不能以制乎兵也自古善用兵者莫過于漢高祖高祖之御將也豁達大度委任得人雖曰天下之事未及成功而信越之徒已極富貴至授兵數萬而不禁其生殺捐金與之而不問其出入雖韓信亦嘗謂其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以此知高帝之所用心者在于將而爲將之事帝不與也夫君所御者將將不過數人而已將所御者兵兵則至于千萬人焉是將之所御者殆難于君矣知其難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欲免唐季之禍難矣哉

陳建曰兵務精不務多兵在將用之善否不在衆是故善用之文皇以八百勇士而與不善用之李景隆以六十萬衆而敗建文之屢敗而遂亡非他咎在兵務多而將不任也

王文肅公曰我輩爲邊臣主衡無過一實若曲詞爲之諱敗則長其欺刻意爲之掩功則摧其氣無一可者

又曰將領非鬬茸即恣睢此在在皆然要以得衡自我使武夫不得借口實而爲之用耳

卵翼而俞安憑城社而生事則其間夷情恐無甚難處者

于愼行曰張旻掌禁旅奉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爲亂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但擢旻使解兵務則自安矣乃以旻爲樞副兵果無他此深得處亂兵之法然必謀而未成者乃可以是潛消之爾若是逆行已成法所不貸則又不可姑息區處以長亂略也

于愼行曰虜所以能勝中國者以其法簡易所得利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自漢時軍吏上功幕府一言不中即以法繩大將今日法網之密十百於漢使大將不得伸縮何暇鼓舞吏士相與期于繩墨之外哉

又曰黃巢還自閩廣北趨襄陽節度使劉巨容招討使曹全晸合兵拒之賊爲所敗度江東走此天亡之時也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受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轉戰兩浙之間不可復制矣夫巨容之言睥睨成敗有虧臣節不容誅矣然使宣力之臣習知朝廷之機括至于養寇求容則當時之謀國者大概可覩也自天寶以來樞機之任移于左右賞罰之柄出于受憎而強藩重兵觀望去來上下之間以市道相交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非一日矣故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可不畏哉

馮公琦曰夫責宣大以搗策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爲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爲洮岷之時虜之貢市直貪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于貢市固不爲也如使厚于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爲之宣大且有將爲之洮岷之緒然此時罷市搗巢則不見其便即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則擯逆則戰彼陽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擯而陰備戰彼順于東而採于西則亦東擯而西備戰且以一鎮被虜與諸鎮皆被虜于策安便今之議者皆責政府以籌策愚以爲政府正不必有籌策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千古惟子房一人然子房爲高祖籌策不聞爲韓信籌策也然欲邊庭之事取裁廟謨坐失事機益滋推諉事成則爲內閣敍功之地事敗則爲邊臣分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盡以便宜假之廟堂惟持其賞罰而不必遙制機宜言官惟覈其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祖宗設官職掌原自如此愚竊謂以夷治夷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罪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

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要之能起能應則不在有事時也

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愼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潔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此其言可繹思也今須預簡眞才鄭重厥任人品雖正而不習兵事者勿舉材幹居長而素蒙物議者勿舉萬一僨事併坐舉者

丁元薦曰向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日四五上夫祖宗立法

內自京師外至衛所及沿海沿邊之額設軍不乏也竭四海膏脂養之數百年一旦有事驅市人以充行伍當事者按籍而患其寡一變于浙江再變于鄖陽三變于寧夏四變于陳州驕惰之卒蛻巾而呼當事者對壘而畏其衆臣愚以爲兵之難用而易亂者威不足也威之不足患在無食無食則無恩是以威不可行也食之不足起于兵冗而無節冗而無節患在無練兵之人所謂練兵之人仁明武三者具備非空談韜略如今所稱邊材得其人則濱海鹽徒中原巨寇皆可收戎伍銷其快快無已憚之心況我有上將誰不感奮願効天下未嘗乏人今內不擇兵外不擇大帥而呶呶練兵何濟于用卽今京營疲卒不滿十萬天下衛所坐糜糧餉徒有空名關陝重地一遇胡騎則弓矢器械亦且束手遼左之師飢寒疲困急之立欲走虜由今之道計不終日若再支吾終成首尾倒置之禍何者外重而內輕枝冗而本枯士氣靡于文法壯夫憤于肉食形見勢絀莫可誰何

許國曰世之驍雄斬跋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鬬雞走狗出則斬將

搴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人下哉今邊將旣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拳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俾勿持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又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安可得乎

曾鈞曰近者兵部尚書奉旨會推將材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堠間諜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臣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閑弓馬背誦韜略非將也機權倖于鬼神氣概吞乎胡羯肝胆孚于士卒忠義發于天性乃將也若專取其議論則趙括馬謖用之而遂窮故將材非一日致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眞誠爲國之心寤寐求賢之志而後所以得眞將也若一時論薦而遂欲得之恐不免于虛文方今將官縱肢創以充囊橐用要結而營保陞貪緣得任苟且圖存陞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鑒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創爲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勝衆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

推總兵則自指揮而至于參遊其才識謀略忠誠勇信爲海內所推奬者卽以付之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微遠而或遺且亟要爲天下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患元昊契丹之暴則使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能抗強敵而臣黠虜竟遺數十年之安乃今選授若此臣實不知其說或者固謂才職謀略是已而又何取于忠誠勇信乎蓋非才識謀略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籌而制闔外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于避免重于顧愛其肯以其身爲國家宣勞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募死士豢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官始則授以僉都御史久之乃進爲左右副都又久之又進爲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之都督僉事久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而功日益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所以不輕與曹彬以使相者眞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爲旦夕苟延之計以希遷徙知以其地與事重爲己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侵剋此非眞能愛其下也

捍禦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于是乎在矣若夫選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成則朝廷可以高枕海內可以帖席矣

吳時來曰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患深慮者莫甚于人才天地生才自足一代之用也何嘗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垍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而所以難者則起于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疎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姑用之于邊云爾其閒廢疎遠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云爾于是有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罰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

亦自知其不免于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誇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託往往爲不肖之地即有以才名推者亦遜遜縮縮不樂往即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于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某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于邊也于是修潔談道者足跡不涉畿甸之外坐致公卿之位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即一語不敢出于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壞事故薦人于邊未必濟邊而壞邊才莫勝于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悉求眞才求眞才須于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唐臣狄仁傑宋臣韓琦寇準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于邊圉既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翺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才輕諸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

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朝廷用之者既賢而一代眞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既壞其人尤壞其事愚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興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勢賊來提兵格殺責則總兵今以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愚以爲在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若極一言之長仁之以經略之事言語虛玩之士無緣濫竽人鑒爲之用愚不信也故經略尤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

又曰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樞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鎮總督有缺即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即

以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于兵部主事宜每司添設四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五六員以上特爲題知或于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樞選曰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兵部曾歷邊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効有勤勞即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于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樞選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爲朝廷用此儲養眞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又曰人心惟和固于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于強寇內賊戕賊于功級自嫌本朝王翺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已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

驅之于是漸謀向虜以爲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恐瓦解勢成其所勾引輸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沿邊知州縣率多老耄之人彼見地方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爲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瞻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喻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斂有村堡者收入村堡無村堡者收入縣城宣以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報其父兄之仇以泄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即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于其職即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愼選也昔宋祁守定州范仲淹守綏州皆務在得人欲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景撫恤既勤保障有效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薦揚即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既輯地方亦所以歷練眞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又曰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見其事之難任往往日冀遷轉得以去其地爲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幸既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効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弗踐己地嫁禍鄰封以求目前之無事傍觀竊笑有賣地方之名在薊鎮則賣宣大在宣大則賣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誠恐陞遷或驟蒞履無幾即有忠誠體國之心然于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恐有不暇熟諳愚欲凡文武之臣俱以三年一考未滿三年即賢弗陞即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已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加其官不能當貶其秩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貽憂君父苟玩欺侮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猷宣著即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

議者也

往行

弘治十七年九月上廑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議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雨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行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方行今既奏請若明明不許卻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論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住牧大同部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納賄嬖近求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歸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于京師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其要君之心不可召之如何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其不得遂願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于處置莫如縱彼撫部落之奏不遂其心而陰奪其將兵之權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將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勅獎其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遂怏怏成病不踰年而死

宸濠反閣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其成敗爲從違王晉溪公獨奮曰豎子鳥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淮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

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李克嗣鎮鎮江許延光鎮浙叢□鎮儀眞遏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效力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界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

賀縣諸猺據上下磲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督撫謀之監軍咸曰沈公希儀來沈公不來即將死枉死耳乃問計于公公曰此難以口舌對曰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勝數也而乃刻畫進退持已

然以待之不已悖乎且今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惟無算故不得不授計于上上之人禁貪止暴亦不得不遙制之事機敗于札牘之煩緩急左于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于不擇將非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耳目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公能聽議請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罪也督撫喜遂以諸軍付公

王大司馬敞爲兵部尚書以本部任重勤慎益甚每選天下武官必語其屬曰此皆我祖宗之盛典非俾致也毋事深刻寧可過于厚武功黃選簿在內府印綬監凡遇除選必入內查對輒爲所難例納賄乃得如期對視請謄副于部以便選法

梁公震新野人世榆林指揮使歷官太保謚武莊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動

陳公贇字廷禀吳縣人以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嘗爲給事中察視京營給事御史體至貴重每按行諸營即營帥侍立噤不敢吐一語公獨

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秩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是當時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時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剿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奏報多不中款請于是數處擇知兵事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而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

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嚮田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而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以爲治効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口邊防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蟑州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翔州馬邑蔚州廣寧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概以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粟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

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憂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

用人

前言

王守仁曰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憙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材于倉猝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常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于人上至今日多事則彼人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日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知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閔之兵法曰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遽聞出師竊以爲必有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所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持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鋒軍前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兩便者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論功則爭先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于是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矣奚必自京而出哉

楊文襄曰凡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其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無所用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才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軍各于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胆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可取者二定爲第二等一事可取三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或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四等其老幼疾病者爲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選備正兵三等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五等不堪之人即令還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熟于弩彈刀牌者善用鉤鎗斧鉞鞭撾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攻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雖無他長賦性直戇決裂不顧生死以至百工技藝之

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册登籍必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

趙公伸曰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厥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有讎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功成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塞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涼諸路要衝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鉤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剌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爲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緩有驚急又須諮議總制荷門往來躭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于推避不歸咎于匏糧則告乏于兵馬加以河西騎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大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鬬者少我兵強弱虛實點虜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竊

引利于奪獲一遇抄掠輒爲嚮導非惟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川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辭善辯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泉牧芻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矯健能猿騰隼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于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于是伐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威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生死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畏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向往邊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于左左不攻于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于右右不攻于右則顯戮之且蘆川之役不下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

功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非其人焉而已苟得其人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爲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賈之事體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曾氏威望大振士心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有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奪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任其責或又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予末學愚臣所與爲也

往行

王垍字仲弘休寧人以進士歷官左參議嘗爲福建僉事時寇犯同安甚迫公料見卒粗備而無當鋒者有死罪囚陳嘉任等七人在獄點勇

可將也召賜洗沐與飲食諭以討賊贖罪咸感泣思奮郡守童君爭之謂必且走公曰吾保七人不走即縱七人死而爲千萬人生計非鑿也于是大出兵徼賊而七人爲軍鋒遂大破之斬首三十擒七十二人事聞七人者咸貸死相率立祠祀公

張瀚字子文錢唐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嘗爲刑部山西司員外總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能敵償師繫獄久不決閱莊簡公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虜而顧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于衆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然其言爲請于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

武科

前言

劉公大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練韜略之士收拾斯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兩途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

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周密自閫閾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饒廉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狥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償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爽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踈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戹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

卷之七十八　武科　武舉　二十四

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吳元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斂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求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醖釀未能致超特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戍卒或係于士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卒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

卷之七十八　武科　武舉　二十五

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馳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愧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徐應聘曰有闕文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今世胄子弟溺于紈袴往往秉麾登壇而磊落奇偉者或老臥鼓下罔所表見將不得人兵何由得精乎宜于世胄之中嚴加遴選民間之俊廣設科條必驍勇趫捷及熟諳韜略者然後寄以事權至于武科所收宜悉撥營中試其技能有效則從優錄用不必咨送軍門坐守歲月耗其雄心庶幾有爭自奮勵稱上任使者故將才當選也三曰嚴訓練以收兵實夫今之司戎事者操演營兵既有常期矣問其所操演則曰以百餘人僞爲虜跳踉而前相與持戈鼓操逐之曰此戰鬬之法也僅兒戲耳又每月用火砲費數十金聲聞十餘里何益焉蓋有荷戈殳出營門而懵然莫能記憶者矣宜擇謀勇兼至者分部訓練示以擊刺坐作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及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務令精熟可試實用仍定期比試定格懸賞以鼓舞之則平時有投石超距之勇臨事收摧堅陣之效矣故訓練當嚴也四曰行遣調有闕文

往行　闕

武爵

前言

丘公濬曰陸贄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蓋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

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古爵封功臣所僅見也
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
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
自指揮使以下至于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
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流官
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朝祖宗蓋得此意矣
又曰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
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敘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
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
超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冑而他途不得與焉選可謂重而嚴矣
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冑而嬖倖技藝進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出
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
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譏之固不足以爲
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

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
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受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
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
又延及其子孫乎
又曰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
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
宋人遙受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
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
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于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
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
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
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
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絀難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
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論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無窮

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太祖文皇帝于永
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論曰朝廷大公至正
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
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
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
著之于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律文
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
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
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卽太祖
垂戒之言也誠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祖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
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
霍韜曰查得已故安昌伯錢承宗妻王氏奏稱嘉靖四年夫故男錢維

圻襲爵五年十二月亦故紹要將庶長男錢維垣襲前爵本部議得祖
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創平僭亂大關社稷者不授我太祖高
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太宗文皇帝中靖內
難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八人然皆輔佐二聖以軍功
平定天下其豐功偉績藏在天府歷歷可數者未有以戚里故而得與
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緣孝昭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
張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故我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孫
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彧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例于張昶矣又其後
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
濫莫知紀極于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侯伯者有兄
弟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賚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國用愈絀夫爵賞
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臣等伏讀祖訓有云凡賞功
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英宗睿皇帝嘗謂大學士李賢
曰太后每遇加恩外戚不樂者屢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

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矣賢因請問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與此不審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尤足以見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夫以祖宗明訓如此其嚴陛下所以申飭而釐正之又如此其切宗社生民之幸端在于此臣等謹議得我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時尋即罷去者一十九人後來雖旋荷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屬掖庭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臣等查得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軍功居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見在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皇親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賓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內有當先被傷并殺賊有功越陞職級者照舊准襲不革外其當先被傷又越陞及召募陞級襲替過數輩者已足酬勞仍不准襲其餘各該年分一體減革及照歷年功次既多事例該載未盡中間疑似未明或革或襲者亦應一體申明遵守今將歷年功次應存應革事宜署郎中事主事鄭晚等開坐具呈到部爲照武官非勳功不許世襲係是祖宗舊制而軍功亦有生擒斬首當先奇功等項不同要在分別地方難易時事緩急事體輕重不可一概而論故陞賞則例各年不同而選法存革亦當因之有辨近因正德年間傳乞陞職及勢豪違例奏帶及寄名軍伍等項俱得冒濫官職故建議者痛欲裁革一以慎重名器一以節省俸糧但以嫉惡太甚立法過嚴奉行者又多避嫌疑敢于任怨中間亦有虧枉者俱不恤之致使當先殿後斬將搴旗建立奇功者亦與近年巧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者一概減革委的人心不平今該司查議呈來有關國體相應酌量議擬合候命下之日着爲定例通行遵守其有例前革過者俱候子孫襲替之日照例改正襲替施行不許因之奏擾其傳乞陞職一切冒濫被革之人敢有妄自引此例混奏者許本部該科參送究治仍送史館增入大明會典本部仍刊印成書一體遵守嘉靖九年八月具題

胡世寧曰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

何以給窮閭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憂議及此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惜乎當時大臣多爲身計無肯爲國忠謀奉行祖宗之法以將順睿皇帝之美者昔我太祖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此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敍用該罷職不敍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以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生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

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愚謂聖上法祖憲天此事誠當商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于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處後益難圖然此弊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願念後魏張仲瑀請抑武人身爲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觸彼已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彼得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宜復太祖之成法佩太宗之格言繼英廟之盛志爲後世之永圖特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眞有戰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于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幷

壞國體未之信也今上興獻帝長子興獻帝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武宗皇帝無嗣則入繼大統光嗣孝宗非今上而誰歸然則今上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況先帝之遺詔明頒奪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濫泛濫之弊開竇求之門不至于拂人心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慈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等何與贊襄至于駙馬崔元等之捧符迎立太監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爲功而殊恩曠典一概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親戚幷藩府諸臣今上即位之功俱荷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于分已足于禮已榮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績不可以輕授我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襲今上之有天下與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陛下與開國諸臣之輔太祖高皇帝如何今上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之天下今上應得

戶丁俱精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略廷臣各一員分

而得之在今上不爲泰于諸臣不爲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勞勳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乃輕于敝袴古人謂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既非與衆之共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擬議不下廷臣撰勑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夫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況于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今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正統年間奸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厠崇階冗食贅員布滿朝列紀綱紊亂國祚幾危幸今上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今行之未久而復蹈前轍中間必貪饕儉小急于富貴假報功之說爲自遂之謀于彼之願得矣濟一己之私誤天下之大此輩置之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此舉之後供一事者必自敍偶一得者必要功奸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貪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先帝之朝不至于極敝大壞不已也

張九敍曰漢盧植語竇武曰同宗立後披圖披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

豈橫叨天功而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閹喜之封以及于敗廷和等之所知也竇宏拔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政遇亦奇矣若靣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宏之所敢當也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矣親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秩也前者賞銀各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裏酬過其勞論者方以爲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矣我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爲爵非若前代徒爲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才貌選尚公主受茲重爵報答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事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況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況太師人臣之極以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大禮不得盡其秩守固已踧踖不安太子太傅靣子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敍擁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

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奈何自受擁立之名哉宦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安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遞于東京委用漸大于是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永巷之秩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遂不可言今陛下聖德隆與非若漢唐之主果立于內侍之謀也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欲蔭其弟姪一人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秦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贊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蔭其弟姪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至于蕭敬累經論列陛下不惟不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概同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蔭弟姪一人爲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加米二十四石蔭弟姪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陛下養成懿德

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爲前後今陛下錄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黃錦李清王珩孫端趙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伸趙林陳林張西劉臣劉銳丁玉劉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者二十四石蔭弟姪爲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其大者爲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藩府承奉等官不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駕來京既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并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蔭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明王立法自近之意我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乃獨加重賚其餘六人但以敍進未聞以從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陛下奈何欲事出漢文之上乎方陛下登位之後即勑下禮部頒賞勳戚文武大小臣工既各差受銀帛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位當時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敍擁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

在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蔭其舍人蓋前日之賞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我朝外戚雖得例受封爵皆係大宗嫡統之親以敘次進陛下既專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祖母曰壽安皇太后本生母曰興國皇太后踰禮之經伸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氏之名于天下後世哉陛下既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則孝貞純皇后乃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爲外氏而二家各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封比綏和之末丁傅皆爲列侯陰于女孽大干天常于是黃霧四塞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敝實以是兆今春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兩日共摩風霾大作變怪異常皆上天先事垂戒及我祖宗陰示告戒之意陛下徒知警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回變異乃欲與之何哉

大啓封爵及于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廕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也若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不奉朝請固悠久保全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今陛下持降手勑大頒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草代言內閣又不預聞顧乃與一二近習決策于中大違經義甚非祖宗之法意者一二近習欲擅贊襄大計之功固結陛下之寵幸播弄威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徧齎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

安磐曰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陛下因欽之請而官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詳盡而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爲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于而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不可者有八總旗千百戶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拘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譖等以

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秩匪惟簒等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藏否別良賤者亦是不平不可四也開蔭男濫仕之途使席寵陳乞者藉爲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公主之子嫡且良且賢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厮養而比隆焉諸公主聞之其謂陛下何不可六也況張欽本出朝鮮輦于欽者如此即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位中國之人可知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爲左右近臣不宜爲此犯禮之求使陛下負謗于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背無一可也而陛下必欲與之何哉

夏言曰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已量賜級准充校尉等因奉聖旨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寶先朝之弊事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臣物故輒將弟姪厮養及親交技藝之人一概乞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則三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爲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綏而莫聞執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太倉之米耗于俸糧幾至乏絕幸賴皇上統纘御極首下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中外人心罔不畏悅名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舒奈何改元以來未及三年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聖旨不聞允納至于傳乞一事猶爲蠹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于今日戴錦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考之古典武職資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顆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顆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二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人

次以陣言之則該死于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陞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品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每月支糧一石歲該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濱陸輓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陞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爲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耶伏望陛下上承宗祖之訓下爲社稷之計將今次傳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仍令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効勞妄自請乞以累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爲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昧死願獻之忠也

王世貞曰明興公侯伯之爲世封大率擬漢代而其後之或革亦類之其所以或存或革蓋亦有幸不幸焉未必一一衷之令甲也以余所可知者耳其不可知者固衆也抑余復有贅焉夫文臣不封公伯者高帝律也高帝方右武而左文其時甲冑之士必膺受

者有罪小而絕者甚乃有無罪而絕者訂其一二以俟司封氏采焉而聽明主之擇曰功小而不得不存者定國公之爲公也以增壽之歎且見戮也公之則過雖然中山之勳塞天地即一門兩公非侈也恭順侯之爲侯也一降虜耳雖然父子死國難是故不得不存曰功小而存者保定侯之爲侯也父銘積伐至都督而用東宮舊恩伯子瑤繼之而破西南夷甚微渺矣如以南和之例伯之可也懷寧侯之爲侯也以奪門伯當奪而在戎行以免曹欽之除甚易耳伯之可也定西侯之爲侯也以破西番伯進而以破麓川功侯麓川之功疑矣伯之可也西寧侯之爲侯也以宿將伯挾二子之貴而得封耳非開疆破敵功也然而子瑛亡于土木伯之可也若清平寧之爲伯也降虜也崇信懷樂豐潤東寧之北鎮武靖之南征也以宿將伯而功不薇靖遠之爲伯也其疑似定西然而且有訾矣皆下而爲闔長可也曰裔疎而存者豁公之爲公也非自英始自晟始也晟于交趾麓川之役三敗績焉天子以其荒服而公之今其存者晟之弟昂後也然又皆庶孽侯之可也曰功大而無罪絕

振而幄帷之臣無預于汗馬故斬之今既爲統帥矣至封伯矣身有功不侯而子孫或有功得侯是倒置也法所宜寬也閫帥流官也于法不宜襲自伯而下距指揮則甚遼曷不倣高帝之初制而子男之乎子視正二品男視從二品其祿如之而以次伯則甚雅法所宜益也指揮以下其襲也則開國難而靖難易除戰功更易矣開國者取天下與天下者也靖難者取天下與家者也餘戰功無係于成敗者也法所宜更也然則如之何以是三者而酌于前者可也

王世貞曰余讀高皇帝洪武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悖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于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封伯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掃矣夫以馮宋公傳穎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謂不蔽

法也而諱之卽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今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敵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終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旨哉所以稱網少密者人主不覩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覩其先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爲慝而難爲守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明詔太宰大司馬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徽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

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穎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吳靖海之裔寥寥靳一命之澤將無望于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之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焉表其國之興廢云

又曰文皇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卽大位因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其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與安等十一伯矣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爲公增封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與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他破軍殺將截鼠僻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嗟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殫九之地出

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與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無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亦何徑庭也定興之掃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又復失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發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遘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徽侯等而縉紳大夫猶齗齗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恆也又陋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又曰明興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常遇春徐達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狗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

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如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光祿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勛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督留都管鑰轄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漢以下爲獨隆崇云

又曰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于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捐其爵封以勵庇主狗義者故于死事之臣必有贈而胡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國公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云蓋不嫌並肩矣第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迨卽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沒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大徵麗辟或以微衍旨皆格不復舉都督由衆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

上未有沾被者至洪武二十年而後上春秋高有司怠于修舉彝典遂
廖寥矣永樂初大概仍高皇帝之舊而丘淇公以北討失律不得王而
朱平陰以罰公北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
罰公侯伯非功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
舍爵邑而贈公孤者有六卿舍公孤而稱爵者易世之後不必盡出獨
斷政府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後主所是則爲令其然豈其然
哉

又曰明興高皇帝毋外家三尺之嵐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于楊徐而
朱鄭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靈西由尚主而儕爵然亦岐陽大勳所
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兄棣實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于晚年梁
公之券施于充妃之從子顯出相貴鄭入陪禁禦至達文而削奪識者
以爲非不幸云文皇入纂之頃中宮猶在鄭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惻
其禍收其惸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勳塞天地家有兩公胙及
百代不爲幸也昭皇后母儀奕世幾于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

漸因之至有自保傅而正太師者然會昌主兵符而不
能易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閭閒雛匹而
已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僇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攻功令
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昭皇后
故且半援帷幄汗馬焉他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襲晉接穹乎榮恭
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爲肅也若
夫中貴人之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鑿其竅不敢身冒封爵而正德之
亂其昆從以迨斯養皆得濫竽焉嘉靖之役方士之無賴者居一矣皆
未幾而紕創繼之著爲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

往行

滕昭字自明□□人知府霄之子正統六年以鄉舉授監察御史歷官
兵部侍郎嘗巡撫遼東上疏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
律用例以是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不報

陳錫字佑卿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應天府尹嘗
爲稽勳司郎中舍人朱麟求襲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
大軍功不得封爵襲蔭今朱麟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爵尚書楊一
清從其議因著爲令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王　恕
田汝成　三則
沈希儀
往行
劉仁宅
趙　楷
猛　密
商廷試
土兵
前言
胡　深
崔　銑
李東陽
王守仁
徐　問
毛鳳韶
錢　梗
陳以勤
往行
張　瀚
盧　祥
王守仁　胡世寧
佚　名　喬世寧
李　潤　岑　猛
李　寰　黃　琥
孟　養　申時行
楊應龍
于　謙　曹　璘
李承勛　王　鏊
王　瓊　褚　寶
胡　松　葛守禮
李元薦　張時徹
董　越　二則　倪　岳
楊一清　二則　宗　臣
吳時來
毛伯溫　王　愷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弘治五年王公恕曰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明白具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赴京具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願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詔書內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參駁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職方回動經萬里其中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誆騙財物襲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于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如仍舊詔書事理令其保勘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爲便

王守仁曰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跳號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有乎牆墉之限豬牙童楷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維縶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豬牙

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綱維于其間是畜麋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循其牆墉禁其羣觸終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稻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今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數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求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敎其不逮寓警戒于温恤之中消倔強于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不自知其爲良善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于昔之流官而爲久長安治之策也又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但其衝射

凶惡居民弗寧今惟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土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情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于民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廉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于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毫不以及于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至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于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官吏之所需者歲通融斟酌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邊夷之情可乎昔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于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蜂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有哀矜其志反不直官府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百五十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如岑永通岑紹岑鑑岑墉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動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貢又遣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遁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又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于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年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

其制御之道則悉如前議如此則朝廷于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褒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然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爲邦佐其幼爲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于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于邦佐者況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于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于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于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土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故也況土目既屬于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接矣故議以舊屬入甲割與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簡司而屬

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簡一員以土目之中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

城岑應又檳竟死刺客子接世濟其兇復爲岑猛破覃猛既得志兇焰益熾傲上罔下荼毒其隣曾不數年竟取夷滅天道好還豈不然哉且前此事思恩分立土屬之議寢格繼有覃劉之亂二賊雖皆授首而地險人夷變故尚叵測也必欲處分曲盡長治久安則太平府故事容可坐銷他日之變賈誼有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殆善後之長策乎惟古今諸夷酋之事非以地則以官也爭地則仇其隣故界限不可無別爭官則仇其族故苗裔不可無統其所以圖報于國家者惟貢惟賦惟兵故額設又不可無紀然界限以山川而別苗裔以建置而延貢賦各因其土征兵出于所司夫是數者皆時務所急然因風俗可以施政治審氣候可以謹調攝諸酋之効順者當錄其功恃逆者必聲其罪亦文治之大端也

田公汝成曰五嶺之南濒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置郡三漢置郡九然雨江谿峒之間所謂羈縻夷酋者尚未見于載籍迨唐之太宗既平突厥諸夷內屬始置羈縻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使皆得世襲版籍多不上戶部而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其隸嶺南者爲州九十有二而廣西桂林邕州二都督府所轄三十有二又有峯州黔州都督安南都護蜀巂撫水等州無慮數十後有置橫州環州鬱平樂興都郡皆蠻峒地尋廢宋皇祐初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凡五十餘所擇其雄長者爲首領籍爲民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員掌諸峒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峒丁以官兵監護之有知州權州知縣知峒皆命于安撫若監司給文朱記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于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峒丁有爭各訟諸酋酋不能決則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決訟諸邕管次至帥司而止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督兵馬使僅比微校智高之亂峒人立功始有補班者諸峒知州不敢坐其上視

朝廷爵命尚知尊敬漸任中州官峒酋多寄籍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敢詣闕陳獻利害至借補閤職與帥守抗禮爲照馬官者尤與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與騎居室服食皆擬公侯如安平州之李械田州之黃諧皆有強兵矣其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于官宋初規模猶大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峒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聽使上下相繼有臂指之勢峒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參寨官皆橫遏自稱某州橫遏盜賊大抵事知寨如里正之于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于主將視邕管如朝廷視經略帥府則如神明號令風聲保障隱然厥後諸峒不供租稅故無糧以養提舉之兵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墮不舉職且日走峒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峒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配焉原其始皆由冒犯狗利致延此弊故未易悉數也故事經略安撫使初開幕府頒鹽菜徧犒首領以公文下教謂之委典大略使固守邊界存恤壯丁云時宜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十餘所其法制尤疏幾似化外安化州尤悍驁官獨以鹽料月給之其尤者曰南丹州特命其首領爲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百五十千間入宜州以爲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陽郡小蠻即皇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特邕州所轄羈縻州四鹽峒十一分隸左右江兩道外慶遠府所轄羈縻州十軍一監二又從平等州十三慶併不一熙寧間以章惇察訪經制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廢堡砦棄五谿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爲招致叛番非便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元以左右兩江羈縻州縣俱屬南寧帥府分司管轄左江二路轄州二十六縣□□右江三路轄州三十一縣十九外慶遠南丹谿其安撫司轄州十七又有思州軍民安撫司轄州十三及諸團蠻其土轄舊有四道儂氏謂安平武勒思浪七源皆儂氏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洒城田州皆黃氏撫

水安化有蒙氏南丹有莫氏西源則儂黃之外又有韋氏周氏而黃氏爲最強儂智高亂後儂氏之善良許從宋姓故多姓趙者唐備三邊中國兵未嘗至嶺南故西原黃峒久遺邊患宋亦若此嶺南不暇宿兵故撫水安化數爲寇鈔如廣源寇昏則其亂又不可勝言者矣元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狃于仇殺往往侵盜邊境如黃聖許峯雄等倡亂于前黃英衍許文傑等繼之于後雖有土地人民曾何少獲其用哉我國朝洪武元年夏平章楊璟參政朱亮祖等既取廣西左右兩江土官皆遣使齎印章納土歸款請以戶口稅糧悉登版籍每三歲願遣子弟奉方物入貢由是朝廷嘉其忠誠復因舊疆從新增省置各府州縣俾仍爲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許子孫世襲凡勘覈請授悉由于巡撫藩臬若土官絕嗣本族無可承襲及叛逆誅滅始銓流官代所以治馭諸酋者規畫亦密矣初太平府以流官郡守領州縣凡有十九大率土狹而民少其酋無所恃勢亦易制雖有一二不逞尋卽平定而易置之今皆勒兵輸賦鮮有作慝干紀者矣

田汝成曰竊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伍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効然後世藩司郡守任用不久隨卽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有屯聚侵掠爲州縣害者皆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縣官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司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要于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徭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山著以居耳今宜特勑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威信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

□□□曰有闕文首出交界卽抵憑祥縣其縣應襲男李廣寧迺思明已襲知府黃道與其叛弟黃震之中表弟也震自七歲爲衆頭目所輔與兄弟爭奪十一年矣積兵二千餘人不入府侵其兄則入縣劫其弟縣治悉已燒燬官民猶且藏匿惟恐震之復來蓋震既不得其府務欲得其印以爲縣又欲奪其姪蔭而見仇于思明羅陽土尹旣沒方爭于二幼所以借土兵引蠻獞以相仇殺大抵土俗得印則得官故知有印不知有法也苟明其無易樹子之法知有長幼嫡庶之序則印輕而土官爭奪之患消矣自憑祥抵龍州其境熙然樂業雞豕牛羊徧野可觀蓋得土官趙南傑息其力肥其家雖使交人誘之而不去反有慕之而來者土官皆然何慮兵不強而賊不畏哉太平一府所轄惟三廂之民外所屬又九處皆土官非有文官材能過人者孰肯聽其約束故舟行七八百里東岸有羅陵陀陽左州西岸有思明忠州等五處土兵相交民不聊生雜出其盜雖官船常有所警而豈商賈不蒙其害苟嚴其考察予奪之法薦明能剛介之士以臨蒞其土俗而文職貪懦之風息矣自

太平盡境有渠洛巡司迺南寧所屬也距城五十里村落相望雞犬之聲遂聞問之則曰能協力拒賊數次矣況得新守黃鏞亦平易而不擾也他郡亦然何慮田不闢而民不安哉武臣自都帥以至列校多其土產知蠻撩出沒語言而或交親納賄以縱視爲患者亦有矣今官軍雖悍而不習其水土土兵雖習水土而未知其嚮導苟宣其三令五申之法凡有征調必先本處武臣然後以土兵繼之以官軍勦之則責有所諦而武臣怠弛之弊無矣且近者舟過南寧從夜及旦求一護送不可得使有賊警孰其爲禦之緩急者亦爲橫州王指揮尚寧劉指揮太平夏千戶而已閣下想亦知之使求復如其人者可守可戰而用之咸當其能則不能者孰不爲之勸哉此四患固以蠻撩爲急然使武臣不怠弛文職不貪懦土官不爭奪則蠻之殺掠亦可以不治之復有水潦界

郡兵保之以免其水宿然後請置一所以永其守不然其民辛勞墊溺曷得寧也貴縣得主薄何楚英潯州有范參將賊皆不犯其境是能以詐力相誘尚使之不犯況眞能以威信處之而賊有不知者哉見強則避見弱便欺其理勢明驗有如此者閣下早以名進士歷任兵科都給事中當胡人犯順之秋日進章疏皆切中時病尋升方面參贊迤北諸軍復著成績由是天子特授以總司風紀之任加以贊理兩廣兵務之重謹厚之德隆廉能之聲著蓋不待所薦謀而事無不知不必所度詢而情無不達而愚猶爲是言者宋人得燕石而獻之爲似玉也楚人見而笑焉閣下愼無以斯言爲燕石而笑之而特採見之幸甚

往行

劉公仁宅字廣居華容人永樂庚子舉人大夏之父也景泰辛未守潯州部指揮黃竑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及其家七百人以滅口公與參政曾公鞏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乃使人持千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于潯爲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迓公伏甲士縛之曾公亦誘執竑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乃陰遣人上京師造姦謀以徼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既益橫乃使人揆揣他事陷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

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躭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譬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

去矣天順初今上既復儲位玆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

李參政潤在雲南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敍漢舞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爲知府溥二子長猛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猛以失愛弒溥江中土目黃騾李蠻發兵誅猛既而騾蠻有隙騾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騾遂賂濬臨猛分地畀騾始共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騾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殿磐布政司程廷珙以兵徼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搆釁不可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

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鎮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田州府同知猛攜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傍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爲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韃譽猛者籍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攖賂如曩時于是浸罥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怨必當報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揣猛冀墨其貲猛顧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陳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鏌代之再疏請征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恩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製帛書狀陳軍門言蠻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鏌不聽督兵甚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

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初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要領以復也鏌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恃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漏泄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檄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迓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嘗乎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嘗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誣隣雠將逮勦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祕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鏌鏌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臥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皂綴裙裏鏖戰時當隘者示幸天兵釋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覩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縊而璋先已爲築

別館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措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誥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擾功以萬人擁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犒牛加犓繫之一椓侑列十醞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氅服雜佩揮麈尾逍遥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中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既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鴆酒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

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先是猛三子邦彥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襁匿民間鑌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琉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裝田州頭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巡歷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滿去御史石金代之先汝儀與鑌有隙金黨汝儀而左布政司使嚴嵰衆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鑌所善嵰遂猖言猛不曾死歸順僞以紓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日暮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鑌罔上寡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鑌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勑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湖廣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鑌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乃紿郵吏發檄東南交竄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鑌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乎守代六年十一

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悶守仁先聲皆服聽命而守仁顧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乃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郎公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自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搆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enoughcut杭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免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猺獞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

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効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司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璁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鎮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故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爲鑌不遠思思是也臣議以爲田州宜降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廷許之乃以岑邦相爲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勑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年十五六佑兒子蓄之而盧蘇自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

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
恩餞驩必膜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
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佑言慮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
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
蘇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髫齡矣佑搜得之育之別
室邦相時時欲賻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
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
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
子蓄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
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代盧蘇盧蘇覺之先稱疾
伏甲擒斬玉慶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
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敍立謹率
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
而鎮安府土舍岑眞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

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
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璽蘇塔也蘇急求救于璽璽遂
乘虛擣鎮安眞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眞寶大敗精兵死者八
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
自相魚肉何也會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
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旦曰田州遺孽遞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
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曉左參
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賂稱亂弒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
日之事第當直敍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
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其部下盧蘇因衆怒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
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弒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腹皆
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與其子鳳以兵從
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紿良輔軍于他所而父
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

總兵張經及田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
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
倡義斬之何如經與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爲之奈
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之夙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蘇而
黨于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
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之中令其軍帖然不
動經等遂與歃血爲盟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亂狀言于督府經大駭
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旗
牌營中坐鎮于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
不先發後聞耳田汝成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
嘆馭夷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羈以戎索之意自韓襄
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
誅其君而弔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嘗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
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入議不赦新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
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蕆也
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
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憝漏網而盛
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諧肯以一
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齏粉矣薇奸罔上失諸
夷心此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
以逞其苛妙淺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
田也蓋柱萼之力居多云萼自以議禮稱旨致位輔臣非自立功不足
貿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爲思
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忤萼旨直于奏尾稍稍及之萼遂
恚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詘其名嗚呼使其然誦祕又何如也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
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
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

曰主何不自爲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滕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江左張聲甚侈楷言于猛曰公主欲立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若借勢而圖之蔑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僞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兄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指寶亦枝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通都督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弒燧州人立其族弟煖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者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煖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

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弒煖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黃安黎容等乃往田州購寶寶時爲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察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仇鸞曰趙楷誠逆即顧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五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憂之爲寶召論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于爲官乎楷不聽會寶約楷幸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歡甚謂楷曰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榮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兢業昕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衎納禨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關案牘之糾轕以此方之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爲土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即枕慮刺出非甲冑不行入非扃鍵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娛腰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犢擁芻鼾齁達曙楷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深居

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戶不爲病也乃我土官雜襲夷風脫略王法徵兵不恃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江左張聲甚侈睥睨則蔀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如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爲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爲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夫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論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己不如徼厚利而徐圖之乃得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應美姿容自憙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嘗宮男子王良以爲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籍勢官家徼富貴耳汝安可圖哉藏頭闔闥與豶豕無異曾不若騰馬櫪牛之適也良曰

恨不剔腎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鄧璡李旭林盛等謀代寶州人怨寶莫爲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伐寶及寢門呼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斬枝指幷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比比弒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項之憑祥叛酋李寰比周于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田汝成曰願二君職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藤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爲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畀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旬日楷浸慰弛不爲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者萬達召楷及鄧璡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爲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鬻也楷

惶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何也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歃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爲書論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吾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斃之以楷書論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州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李寰者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簡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等爭立珍挈印奔兄村兄村土舍黃泰以其女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蒸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弄其印珏奔罄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公恥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寰謀廢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寰通焉十七年三月寰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爲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父兄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友其妹是不有兄弟也若是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寰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爲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簧難以入矣寰曰善而李珍之妾荀玖者有淫行寰乃遣刺客趙應鴞爲珍謂荀玖曰主君聞子有私人使我夜伺子荀玖皇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荀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即子排闥勿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一夜趙應鴞荀玖穴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徼僞驚呼曰閨竇何豁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寰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塏竊嘆寰私于趙紹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寰爲嚮導曰緩急纖巨告我變閫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阨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論寰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圍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薦曰願效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論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辨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白耳泰謹諾八月萬達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寄枝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帖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田公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鞫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眞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之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田汝成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擊鯨鯢寰懲衆戒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略外諸酋稍稍越法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訌大閹乘之紀綱廢弛邊機幕議非賕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啓夷狄輕侮之心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徵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久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靦然

貪約致彼歆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萋遊僵尸蹀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末明嫡孽爭立姻嗾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隘貽屬國觀哂于縲仁夫剞其三雄市不徙隧笑言設伏剪裯本賢于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襮其所經略黽勉則予與有閱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蹟黃琚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琱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琚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威鎮境內景泰二年八月琱之嫡子銖怨不得襲琚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琱及兄鈞等弒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銖罪使其子瀕陽聞于官若欲爲琱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鞫實之琚坐罪當死時純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琚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

半跪強之翱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翱得賜元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儕愧死矣琚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奬進都督充參將勢焰薰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未幾見濟薨詮懷愍太子英皇復辟憲宗復位東宮時琚已死命發棺籍其屍田汝成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爲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懵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爲功肅愍不爲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綸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循之遺烈可勝誅哉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款授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揲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揲死孫罕乞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略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閨弄罵不與舉遂疏猛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倖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人也逋猛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閨天下又得權結昭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多賫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咲以美還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嗾汝敢復忤之誠憂懣不知所爲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猛密冀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遣安使歸已悉安意指益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至南牙山就見曩罕弄坐講良久曩罕弄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略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

以司歪子孫世襲其職木邦人訴辯宗宗輒笞辱之曰朝廷盡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遂令盡奪木邦之地罕乞弄猛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罕乞聲言必滅猛密會敬皇帝卽位安宗斥罷按察副使林俊復稍稍割猛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讎殺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昏懦不能鎮輯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思忠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守江我軍不得渡先是刀賓玉昏懦不能鎮輯諸夷部下諭降思仁思忠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緬檢走之乘勝逼思仁上江頃之夷兵鳥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

力諫晟方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過江還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蹟夷兵攢刺爲泥一軍皆沒無孑遺者晟聞敗遂燒江上積餉披氈裹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狀聞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它乞無問遂以淡水啖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十馬死者無慮數萬宜放棄徼外以甦吏民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倖用事力勸上征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益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頃之麓川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起莽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慮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約思祿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故地復與立石畫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以

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封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謚忠毅晟定遠王謚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豪僭夷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祖母綠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祿稍縱橫弘治初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參政毛科者素輕銳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贏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始姑以一命兄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鬬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劾科科以討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違誓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

也科復挾遷勢于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爲雲南按察司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第爲隣惡註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爲思祿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遷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田汝成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樹以中官而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之敗晟實罪魁第朝議以晟元勳之裔闢土雲南有功復畏法引慝自殞得蒙贈諡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虔爲莽內應於是據隴州破順寧潞中大震大臣中策緬事者謂往年麓川之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徹旁省糧餉請官監軍紀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申文定公曰今財力殫絀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敝非計也潞南萬里向來文網闊疏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戰將率兵禦之并調土司募健卒自足固內而捍外無慮也文定公乃與本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兵三千赴之令相機戰守子龍先復順寧擒罕虔詔斬以狥綎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上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隴州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南部費不過二十萬蓋上留意邊疆以潞中用兵勢總鎮五日一報按臣覈功稍遲則先發賞資以勵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潞中無餉無兵或謂防守半歲即撤撤時皆不給餉兵皆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夷寇所乘文定公常與撫臣議屯田養兵之策騰越逼三宣近緬地皆肥饒而多閑曠可以列屯課種儲蓄以待軍興而遠方守令多躡冗不

任事嘗語按臣督察之卒無成効可嘆也尋邊人有持緬地二番錦入見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聞文定公曰近時邏羅求貢特遣多人用金葉表文奏御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眞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已卒無驗求其人則亡去矣邊事夷情安可輕信而漫爲之哉

商太僕廷試嘗備兵雲南緬酋莽剌者脅三宣撫以叛公駐兵騰越間以禦之酋不敢動復上議撫臺曰酋所需者牌印牌印永昌庫中國家假此以羈縻諸夷者置之無用非計盡下令令酋改圖爲我守障毋擾則當爲爾上請賞爾罪予爾牌印酋必感恩悔禍我兵可解甲而民可安枕爲地方計甚便撫臺不能用緬酋至今爲梗滇人每思公言

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取其貌恭因而建置播孽楊應龍怙其昏闇夭掾姻黨遂延旤黎七姓五司逢其蘩蝥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反戈於白石戕我將士於飛練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

往總師事建督府於成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子章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遂入綦江燒王嶂鮮梗偏隆煽引九股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代之權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搗官壩降眞州進據桑木蜀帥劉綎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廣帥別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樓賊囤上楚帥陳璘書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嶺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抵于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囤下按察司張梯來視師六月綎應祥兵破其郛二翌日廣璘攻之城圮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

土兵

前言

胡深縉雲人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

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而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

于謙曰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爲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爲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爲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撲之理勢必見奇功況已著有明例慫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懾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面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擾之以報功藉之以窺利審責之際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捐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爲利己之計反而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爲之哉或愚以爲莫若使各處鄉民

之有胆略謀勇者自有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爲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爲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爲變賣縱有隱瞞亦不必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搆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採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爲重則視身爲輕耳如是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耶

曹公璘曰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譎詐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比思蘭哈密朵顏等路連絡屬續緣邊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犄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憂計愚恐臨時倥傯無及且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其所爲心胆既大必無退怯若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

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一如舍
餘處置仍加厚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爲什五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
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
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既困于送迎又苦於誅求爲害百端何
可勝言愚以爲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
儲何所不給又況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
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
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與討罪之師京營正宜挑選精猛官
軍之老練者統之以來往策應庶幾穩便

崔公銑曰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
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權弛
而無支莫甚于兵往者劉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
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
山爲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

增減聲定且戶各分門更番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
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醵
出一人分爲兩班閒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鬬之徒令之顧代不足
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緝盜
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立一長平居譏察逋逃小警團結以守夫民
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熾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則府靖推之天
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
公咨于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
刀劫民從之朝庭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
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
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慣
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

李承勛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
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

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
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
可守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
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前項調操
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
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賚送科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
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
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
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隣近有賊則
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
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未可
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王鏊曰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愚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
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于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

撫之則不患于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
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而有父子兄弟之仇于內有室
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讎若夫京軍山川非所
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己
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日聞邊
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
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
且許其併論賞事已兵休許其復業還農不著其名于籍則應者必衆

先加以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李東陽曰宋西邊三路有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西邊河
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
較之于宋二十而一況擢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竄欲從增置其道
無由惟土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當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
編之衛所即成眞軍甚乃坐名僉補使其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

至夫自兵民既判則藉農爲兵猶非得已況驅迫維縶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闕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正德十年王公瓊曰禮科右給事中孫孺奏曰一件選民壯以振天威該本部議得合無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官督同分巡分守等官嚴督各該府縣掌印幷撫民等官除近年曾經僉定造册繳部外各量地方險易合用民快機兵各若干若舊有之數不足其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點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以上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下者每里五名舊額數多者不許減去俱于丁糧相應之家從宜僉點年力精壯之人籍其年甲相貌在官務穀一城操守一方保障不許濫僉有傷農力亦不許放免殷富獨勞貧民等因弘治七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爲乞明編僉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奏該本部議得將造册已定民壯俱以弘治十二年爲始每十年通行查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老疾病故消乏等項悉與僉換

若本戶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者仍于本戶僉補壯丁更替再當一事故之日不許再于本戶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守巡州縣正官親詣查審照册將丁糧相應之家從實僉替毋令作弊獨損貧民仕宦之家量加優免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如告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爲防奸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乏邊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當罷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于給事中孫孺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議通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民終不能救今御史楊璵目擊其弊反覆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于陝西點義勇數萬以禦元昊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爲于民有世世之害于事無分毫之益其說尤爲明鑒楊璵所言切于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處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攝其正統十四年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守城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于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璵所擬不必編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戶二丁幫貼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

褚公寶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今屯堡之人誰無身家而防禦之策何漫不知講也予聞往歲大虜深入至蔚州散掠窮谷中有壯夫數十輩持其棒節截其歸路虜窘甚亦失其故道迺棄其所

得輕身趨虜營衆驅之如羣羊然比時各路兵亦會集其地虜竟無所奔一時俘斬甚衆常歲壯夫亦往往有報虜功者夫邊方用武之地土人龐健敢鬬者不少顧在上者振舉之何如耳誠于此時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長甲冑弓刀則令其自置而鎗砲火器則有司量給之嚴禁衛官不得科擾下令云虜衆則閉門城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者同予陞賞死仁者同予優恤所得牛馬輜重一與之不問如李抱眞澤潞鄉兵故事歲終守巡出而大閱之行賞有差略示勸懲之意則有兵之用無兵之費既保其家又蒙其利矣今少參蘇君志皐有志于此小試蔚州輒有可觀嗚呼數十年積弱之兵中丞王公一旦振奮如昔張忠水關之戰已足爲奇若能如愚云云是又所以增鬬志壯神威固疆圉之一端也

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獞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三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衝也先是漕運褚總督鐵琉略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

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銀七兩二錢原爲防守城池捕緝鹽法盜乃今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養此遊惰即今倭警若添兵則未免增餉增餉則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拾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工食充月糧上既省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灶丁繁夥皆生長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灶勇每年三月初一日防汛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灶率在場偷閑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灶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若藉令一一做褚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且也

民壯一項在腹裏諸省原派防護地方者亦自不乏有司誠操練如法凜奉監司約束無忒志居恆則巡徼有備內地無虞一以應鄰省之檄總令一將領率而前亦實得壯士而用之孰與臨時召募驅市井以赴鬬之多蹶步此之謂灶壯之宜練也方今沿海士伍一爲額軍一爲軍餘一爲募兵尺籍與額具在可考也果令士無虛額糧不冒支即或有單弱處所易整頓耳乃今則種種占冒耗糧缺伍弊且不勝窮詰矣即如嘉靖以來淮揚沿海揚州等二十五衛所旗屯二項額設軍士共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名有奇乃承平日久操守俱弛豪右詭頂故軍名色冒支糧餉有一家多至百餘名者前後大將軍懼不敢問問輒無不中傷以去此勢豪之侵占也即一處而浙直閩廣等處可例推也又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丞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占役其次撥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于補

伍食糧則反爲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若乃逃亡故絕特其一節耳此本管之欺隱也即一處而閩直山東等處又可例推也又如將領以蝕軍爲恆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撥名目以濫餼而核之半爲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莫能鉤致下既挾上之多所奸欺上復聽下之買閑自便即所部至累百千而可資禦侮十曾不能六七也此將官之詭占也又無不在在皆然也

胡松曰民壯之設實懲己巳之禍本古者寓兵于農之意其法甚美但沿襲之久上下惕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羸孱衰耄之人濫充抵數其所以爲役者不過爲豪門厮養官府徒隸將備作奴而已其于建置名義絕不相蒙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膂力驍雄如其名稱然後籍其年貌貯之所司自非病死不敢輒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誘庶凡人皆可用事士不虛設至于山東河南北直隸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堞其固而可守

者固仍舊貫自餘並令繕修以防衝突其遠年積貯軍器聞以久不試用悉皆朽蠹頓弊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併乞行撫按官從宜修理或因舊以爲新或損多而益寡至于近製所謂佛郎機者郡縣不能得有亦行該部發式務令大小並製遠近俱有藏之于帑守以其人語曰百足之虫至殞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誠所宜預戒彼諜者知吾日夜預備有以待彼則其狂志異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逆折特設逸才一科令所在撫按收召訊弛不羈之士諸但有膂力驍雄計慮深遠者許得求乞自効試其能果實上之則命爲千夫長次之爲百夫長每日給糧八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教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獎薦漸階流品如其才堪大受力能禦侮即雖雄邊大將亦皆由此選拔是故廣求才賢消弭奸桀之一道也

葛守禮曰庚戌之後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常備則有常兵何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爲待土兵練成則調兵遣今既二十年矣

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來果土兵人尪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爲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爲隣各以其國當之未嘗借兵于列國也至漢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于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爲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乎夫人情安于因循故議罷客兵則衆相沮抑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羈縻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饑蝕無所輪替何能自安此爲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劫掠亦有所至寄寓男婦相雜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爲人居之害不堪者二也至于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富庶之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爲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爲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償其所欲客兵固

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兵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虜殺敗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以爲計也愚以爲及今客兵在邊勅下幾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略倣唐宋府兵之意修古寓兵于農之制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爲保甲分爲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鎗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爲處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北虜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种世衡守清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賚所費不多彼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爲國家增儲抑且爲地方復仇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與此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哉但

金湯之限矣

李元薦曰今日軍伍不煩清解不煩諦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者惟有民壯一事若因今法稍加損益俾不失寓兵于農之意足可經久有一仕人宦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塲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即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僱募等役尚未盡善稍稍變通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視寇警之大小以爲發班之多寡雖不拘拘于井田府兵而實享井田府兵之利以今之法行古之制雖聖人復起必從斯言矣

張公時徹曰治兵之法莫善于寓兵于農莫不善于以民養兵調兵募兵策斯下矣以民養兵未都不親而坐食轉輸擊門不習而空糜尺籍烽警一聞四出召募謂之無兵可也調兵募兵以百姓之脂膏充游食之腸胃調遣則逗遛見敵則奔潰汙人婦女掠人貨賚謂之盜賊可也

善乎胡仲淵之言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鑄其橫斂令民有田者二十石之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則是得兵一萬也米四十萬石則是得兵二萬也有事則應敵無事則歸農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民間之糧固在也隣里相保不得逋逃而各爲親戚墳墓也則必致力于敵矣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國富孰與養兵之耗費召募之殃民者哉

毛鳳韶曰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牣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猾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于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力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

民素習弓馬飢寒切身則養鬻待明萬一匹夫大呼則羣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願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人民廣召博募選其豪勇謀略熟于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加管領嚴其部伍令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免其飢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

董越曰曩時各邊諸將多祖宗勳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略罔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鬥山川險易爲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輭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鬥輒爲所輕夷狄啓釁又其一也

又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

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願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征西戰士有云往年滿賊皆叛朝庭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驍勇者或樂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効用之功臣竊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淺欲待搗巢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于東西中三路各該屯堡一遇剽掠即分頭截殺靜以待動于法亦宜但恐勢分難于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壁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

弱賊常輕之乞增士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此其驗歟

倪岳曰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回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三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七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薊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睹單廩告乏職此故也臣謂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告更替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廉餼必大得其權心于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于行伍之內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于畎畝之間則其物力資產既切于己父母妻

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恣怨曷若如已役者勞而休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于本境征調不至于遠行民知効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于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幢熟于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此歲用兵薦罹飢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憂豈獨外患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克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饋不濫及于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卷之七十九　士兵　三十八

錢公梗曰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而民力弗餘然猶寓之農也後世重建軍衛竭盡夫田之人胥食之軍軍非武衛則不置非軍門則罔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重贅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日數倍額上增羨役焉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大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役也今見畿內州邑無歲不計闔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家無過一人以其餘則爲羨也今者民門二稅歲歸之軍養馬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設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徭也宋嘉佑中河北招兵未已范鎮有曰取兵于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輕賦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暫視編役又僅然也然宋尚懼離民之心而匱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禦金人當是時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一統有之邇營募義勇送備府操計日而授之直招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壯數百名于版籍之上牽纏瑣屑民懼終身之累矣愚竊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道概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拘之苦之之蚤也昔宋湖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中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之者也愚切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足之捍矣似不必存于籍也

楊一清曰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在于本處官兵鄰近土兵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客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掠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要在威賞兼濟方免後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必須委用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土人以爲鄉導此正守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爲戰昔人創置樓鼓之法義營團結之論今鄉村屯寨未必不可依倣而行然豈專事刀筆持法之吏所能爲哉如廣信府永豐縣守坑軍兵弋陽縣橫峯窖打手贛州府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大石伯洪二堡善射弩手俱各數經戰鬥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弟各官酌量招調相兼攻勦但要嚴號令明賞罰彼既各顧身家兼以貪得官賞其應點之兵大有不同且使調來土兵有所鈐制矣各賊出沒險阻去處必須把截視其地方形勢或高壘石牆或深掘濠塹斷其散出四面遙震聲援其切近賊巢如安仁貴溪弋陽德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概調用恐賊乘虛劫掠宜各存留把守浙江開化直隸休寧婺源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相通合行各該鎮巡嚴加把守預防不測其都昌九江湖口等處臨湖口近江恐從此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江西腹裏原無烽堠各校官道路隔越恐難應援宜處給銃砲火藥以壯軍威仍于高山峻嶺去處設立烽堠瞭望遇有緊急互相策應兵部申明捕盜陞賞則例已極詳盡江西等處未審有無該載又止爲官軍及

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捕斬賊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又閩各處之盜即係鄉民其大家富室多與相通或爲窩住本妨良民豈無知識今宜出示論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爲盜賊窩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者即便赴官出首與免本罪若能設法奮力擒賊者悉以常人給賞擒斬賊首及獲賊數多者照例倫功授以職銜其賊夥後有扳指贓私等項並不返究若隔省征調土兵其土官親信頭目恐不肯來者宜行總鎮守務以地方爲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管領彼爲身計自能挑選精銳給賞從厚該管土官及頭目庶幾樂于應命矣

楊一清曰各處地方鄉村鎮市民居稠密圖而聚之號而召之亦足支賊但官司不會鼓舞約束心力不齊雖有智士勇夫不敢當先倡首恐得禍速而受害慘耳昔元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土舊多劫賊崇命村置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周竇嚴上疏言鄉

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今宜依倣此法令各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將所屬鄉村鎮市各選委家道得過頗有行止幹力衆所信服者不拘里長義官或致仕官監生省祭等項一二人立爲領捕提督地方總小甲火夫人等晝夜巡邏省論排門住居人戶各宜置辦弓矢刀鎗鞭撾棍棒之類令少壯人丁子弟雇工人役操演習學每村市路口設立木柵夜閉晝開高埠去處各搭蓋看家樓一座上懸鑼鼓撥人看守但望有賊遠來即便發鼓鳴鐘將木柵鎖閉本鎮本村少壯人丁各執器械與總小甲火夫人等併力防禦一面差善走之人馳報官司督發官兵機快前來接應若有擒獲賊犯照常人例每名顆賞銀二十兩如村人家不多者每附近三四處團爲一處總委一人管理一處有警各處互相救援庶幾古人守望相助之義規矩既定省諭既明若臨時畏避不肯出力者輕則聽委管之人量情責治重則送官司痛責枷號其受理之人部下獲

功至三五名顆以上者照軍功陞一級每三名顆遞加陞授各與世襲係監生省祭官不願陞者起送吏部即時選用係致仕官陞其子孫彼既思保其血屬護其家業得官司號召之又慕陞賞懼重法不敢不盡死力如此雖未必能止過大盜而所在皆兵聲勢聯絡亦足以鼓吾民之氣警賊黨之心矣

嘉靖戊午七閩中寇警甚時有調客兵至者督儲曾君于拱自天津來宗公臣爲閩臬問曰聞諸相君談南事否曾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閩厭客兵云宗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曾曰何謂顧其心驩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曰去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當獲二婦奈何不鬻哉宗曰唐太史應德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曾曰蓋嘗揖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洪西之洪路曰日攫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太史之不予客兵也有見哉有見哉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矣侍御曾君承芳其尊公諱歸泉道出延平宗公與巡□顏君嘉會謁慰他事

不談獨談兵事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受禍深也宗曰何侍御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于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闖門舁其女以去及他閭有少婦輒舁之而又囑之曰塗問爲誰則曰兵所擒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之輿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玉山簿流涕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閱之塗中血盈盈滿路其戕戕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鷄豕牛馬皮毛被道矣時建寧道舒君芳遺宗書慮所以防客兵者宗爲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粵兵狀可爲隕涕來論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于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梃逐之客兵者殺人而又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耳不忍聞也血塗野草四體毀傷殘鷄犬牛馬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

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于清野矣近者檄其城市預稅一廬稍遠者檄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羣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宗又報督學阮公書曰夫島夷入寇吳越殺戮焚掠數百里爲墟今古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之盛也相持四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爲島夷觀笑何故哉僕則以爲不土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初上夷變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廷臣持議者以爲夷入如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恃唯調北方勁兵往勦可期而擒遂使侍御史曹君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逆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供帳且散牛馬金帛勞士僅三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既抵越一接戰輒墮計中枕藉如山餘者望風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從往海上意氣而北不懼也是安取客兵哉

夷之遺孽中原之志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截勦即輒散去此宜于客兵者也遁島夷者如魚鳥之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瞬息千狀勢難以盡勦惟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爲至計至使客兵盡勦可恃亦豈能常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爲我禦夷哉護戎將軍勒千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有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既已竭江南租賦不足給之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爲夷益衆亡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非閭閻編民而與今民異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敵無論衆寡惟其氣爲今計者惟練士倡氣之策總戎責之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吏鍛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得海郡士盡勁無論今變可彌即他時夷來亦可無恐也且又無大費越中人往往言夷畏寧紹不敢鬬疆蓋寧紹人各家海上不鬬則失其居夷來輒併力持刀格夷夷輒散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強弱頓殊哉邇者主上忿師久無功詔捕總戎司馬罷謫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之衆以冀成功僕固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日益解散走護戎者懼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且腹空無糈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客兵而日夜練吳越者甚便

陳以勤曰營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爲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萬曆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是時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爲得策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往閱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爲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爲樂大抵勇悍善馳射其天性然也合無勅下巡撫令其督撫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倣成周因田周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爲二分軍以其半爲正兵半爲奇兵即于編僉時取其武藝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爲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之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之既畢即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免除仍蠲本身丁糧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僱役與官既無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項以妨其事誰敢不踴躍應命者且其用之爲兵而率于行陣不用爲之農而散于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于郡縣既以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到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爲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征伐以符契下之巡撫巡按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守城將奇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以機軍每軍以大將領之通稽入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于此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彊壯揀爲義

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
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
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爲料
理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勳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眞保一鎮各山
口撤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
爲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征銀在官亦
足以專備民兵之供矣

吳時來曰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愚觀之不獨長
技也彼得全勝之勢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合諸部落聯
異爲同以擾我一鎮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與之
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
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爲生七歲能騎射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
風逃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
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于下以搶擄爲其己事我勝則利歸于上以戰

鬬爲非己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讎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
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愚以爲如因其勢而反之何者彼之
勢焉能加我中國之大也彼之才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我若亦合
中國之全勢而與之鬬虜即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也即捐燕代
一方之勢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胡三面而朝天下
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于此則所以鞏撻蠢夷者不可不日爲
之講今永平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
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屯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
家固以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宜自爲計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
糧稅差徭計在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僱其本處精壯之
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練而教之以爲常川應敵之主兵又申保
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以殉
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勳
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鋭意清汰
地被其拋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
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事者也在朝庭
以一府之糧善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宜無不可如永平有效則山西
之薊州石州各沿邊州縣皆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
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愚曰不然夫莫脆于江南知府
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勝稱人情不可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
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太守豈借兵于異地哉愚聞虜人初入之時雖
以邊兵精銳勢不能當及其分投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
能捕一賊首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民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

往行

張太宰瀚嘗守大名庚戌虜酉薄都門召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
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眞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公
聞報以召募遊食飢飽屬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精壯三十之一即

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
禮乎司馬郎誠不尊于二千石顧春秋之意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
威振耳藉令倣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相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
使者閱師使者愕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
嘆服公文武才矣

毛大司馬伯溫在部日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莫不
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朘削日甚以
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効痛禁抑調
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
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遊食緣以刮利莫若簡閱
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
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以殉
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勳
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鋭意清汰

怨讐日起不爲動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乙未高皇帝取江南召公爲元帥府掾參決戎事已亥春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務保甲選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貨耕而爲輪糧縣官籍江西玉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長統之壯丁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服

盧祥字□□東莞人成化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陝西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爲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有不待馳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館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行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三丁貼其力役五名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祥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卻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九
勦捕上
前言 馬文升 楊守阯
王瓊 胡世寧
申時行 李三才
往行
程富 張楷
羅綺 沐晟
金濂 徐恭
白圭 王軾
彭澤 趙鑑
李瀚 譚讓
馬卿 楊起元
張居正 四則
徐卿伯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九

勦捕上

前言

馬文升曰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某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乎敵可克矣

楊公守阯曰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諜報自某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剪屠之信且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者十之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竟齏粉矣公卽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剪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信咈然曰聞君剛腸疾惡今乃欲爲附賊者地也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可也天子命將于此欲弭盜以安民今乃證民以爲寇民不死于寇卽死于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戢咎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也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且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敢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所爲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

楊文懿公與江按察元勳書曰兩廣之擾已十餘年始者邊帥庸懦星星不撲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廑王師征之專征者又皆庸懦貪鄙之徒不惟國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塗炭而徒務于功賞或掩小醜以爲大功甚者戮齊民以効首虜故賊勢益張蔓延于湖江之界于是別選文武大吏輿論以爲能者授之專征之權主上有詔近臣有狀賓客故舊如余輩者有言皆欲其無急功利而以利國安民爲務一如趙充國之困先零可也既而剪其幹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鯨皆在于網羅之外乃奏賊無餘孽而遽班其師故斷藤之捷朝聞而夕至兩廣逮今未知寧日較之前人不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耶又況窮奢極侈暴征苛斂與其他有甚于前人者未敢一一數也閣下在幕府中豈固以爲當而不之問也抑常有匡正不見聽從而余未之聞耶總是役者固已盛被爵賞施及卒伍矣然縉紳之清議不容閻閻之深怨不釋而閣下亦與焉凡在交游無不爲閣下惜者自兩廣之擾行師者率務功賞而竟得之且無後患雖有與議怨者末如之何故皆效尤不然有得而復失若吳其姓者其始內牛外李自謂盤石之固矣而竟失之蓋凡自結于權倖而公論不與者亦鮮克久矣且天下之事前人壞之而後人反當其罪者多矣倘此擾無已事有不可知者以僕之愚不當任猶懷添室之憂而況閣下不可不爲之卻顧而長慮耶道遠不能詳知此擾若果靖也閣下可以安枕如其未然則宜日夜思慮長策以匡弼鎮帥亟改前而善後否則區處利害自具疏以聞或相度事機自率兵以征務俾兩廣之地烽燧不驚而干戈戢生民復覩太平之盛則閣下之聲績莫與等矣以閣下之明達俊偉宜救兩廣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表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煌于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望也凡事利一身而害于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于子孫閣下宜深念之勿謂迂論而不省也愛助之言至此盡矣伏惟裁察焉

王公瓊曰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爲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治或勦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

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効也然使所司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急遞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禁律兵權素得所托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胡公世寧復內閣靳宗伯書曰生昨進見蒙問盜賊事宜竊慮此賊非有智勇過人我軍亦非衆寡不敵然而曠日未平者良由昔日主兵之人不審敵情不由詔旨不乘地利不行軍法不通權變故也楊虎李龍一起初起山東多擒婦女多兼蠢弱略無精銳而惟隨處殺人以張其威分投放火以示其衆若劉六劉七一起另起河北不挈婦女不兼蠢弱初然止有八十餘騎頗爲輕銳既而與楊虎等合爲一夥部下貪財好色自縱之心皆効楊虎等所爲各挈婦女各兼蠢弱是以其勢漸衰通料其人不滿二千而能戰有器械者不過三四百耳既而楊虎與之相忌先趨而南齊彥名與之相忿復背而北則其勢益分而弱矣況其部下亦多擒貳而又間有被劫饑報之人圖入其內當此之時其情可間而離其勢可招而取而主兵者于所經被劫之地一不問訪于所獲脅從之人一不審問而惟冥然高坐輕信敗軍之言以一張百而自揚賊勢是以憚賊按兵而不敢一出此由不審敵情以致無功其弊一也賊之初起本不多人而惟係虜各處壯丁脅以兵刃付以鞍馬使之從己初則殘其髮膚使有記認難于脫逃後惟逼以放火攻城分以財物使有罪累自不敢逃凡遇官軍誅討則必當前而各賊立馬監束其後勝則賈勇直前敗則後在逃去而惟此輩受擒被戮朝廷如此非其本心是以累降詔旨赦其脅從購其渠首而又立爲自相斬捕之賞格于此遏盜之機用兵之術有遏之人曲盡其妙眞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奈何將官有司俱不遵守臨陣所殺既惟此脅從之人而其背賊逃回者又不審來歷而一概擒之此所以絕其求生之路而堅其從賊之心至于聖旨榜文又不多張掛軍民盜賊通皆不知由不奉詔旨以致無功其弊二也賊恃馬力流劫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地方勢如獸之走曠奔突無限魚之躍淵出沒無常是以難于追捕今幸東南大水七月之間此賊聚屯青縣其地北有天津西有河間東距大海三面阻水南止滄洲一路可通亦多水阻不便奔馳如此圍中之獸沼中之魚勢不難捕若得偏將一旅先據滄洲塞其隘口而與河間天津相爲犄角更或分兵制其抄掠用間離其心腹賊可不戰而擒矣至于楊虎等之攻滄洲挫銳堅城之下久持不去每日賊徒四散遠掠賊首數人各住關廂居民之家晝夜荒于酒色左右前後各不相顧使城有主者募販鹽之徒以爲外應招被擄之民以爲內間而吾精兵分擣其穴賊首可盡擒而賊徒可盡降矣乃若齊彥名之入水套尤爲陷地使霸州之軍遏其西出天津之軍阻其東歸而又乘以小舟木筏擊以勁弩神鎗彼固無能脫生者更或因風縱火可焚而盡斃也涸水鑿舟可沉而盡取也是皆地之利爲兵之助不能因而用之此不乘地利以致無功其弊三也夫軍將畏賊財不畏我故軍令不嚴則雖孫吳不能以取勝之軍遏其西出天津之軍阻其東歸而又乘以小舟木筏擊以勁努神今閱每次交戰皆領軍之人先自退縮而不受敗軍之誅此不行軍法以致無功其弊四也自古用兵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今聞官軍討賊皆一隊直前而或分兵出左右則驚擾自潰又況平原追賊固以騎兵爲勝而欲乘之于險襲之于夜則非步兵土人不能得利今或不知而一概用騎是以水地彼出不利而我出亦不利此由不通權變以致無功其弊五也凡此五弊延賊到今宜悉反其所爲大將之出宜假以專制賞罰之權使其馳至德州做狄青之斬陳曙盡敗將而處以軍法誠恐軍令不移則引衛青不斬陳建故事因執歸朝繼以大饗軍士厚其糧餉明示賞罰使之感恩于思奮之後則一鼓而軍氣百倍軍聲大振矣由是閱其精兵三千分爲三軍以專追捕其餘分守要津地方撥助附近州縣使賊不得渡河而西更乞在京選帶兩廣公差聽習善弩之人益募彼處鹽徒棍手敢死之士以爲步兵若賊送死仍在水

地也則宜仍前圍蹙以斃之若其已出平原也則宜以前三軍隨其所至而追躡之右軍先行三十里左軍秣馬蓐食繼進過前二十里相去爲節每行十里一止如人左右足之行迭前迭後前者追敵後者休力中軍方軌而進常使賊人不得飽食不暇休息不遑劫掠而官軍更進番休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常躡其後如此三日彼將不戰而自困如其獸窮反搏也則吾正軍間以拒馬薇以軍幕不得妄動而惟射以勁弩禦以神鎗衛以方盾而更出奇兵或衝其脅或繞其背且先揭旗以示其目揚言以入其耳使之下馬來降者不殺棄仗奔去者不追而惟賊首之是捕獲從脅之人賞其得者而示以詔旨給以文牒釋其人任其所如使相傳告以動其心則彼脅從之徒固無不散之理如其執迷不散則以漸追逐若其分爲數處吾亦分將以逐前法行之不過東至于海南至于淮而無可脫之路矣如此一月而賊不盡平者無是理也但賊平之後而被殘破之民急宜選守令大加寬宥賑貸以甦息之耳夫天下之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況兵難遙度而人不易知惟在廟堂之

上矜其愚而恕其妄愼其事而隱其名使得免于出位之罪天下幸甚愚生幸甚

張居正曰兩江盜寇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乘餘威用妙算殲此狐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于叢箐之間使賊跧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

又曰聖王殺以正殺刑期無刑不圄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能之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夷由曾史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皐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剸刃于上以毒其鏈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獨斷乃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

又與□□書曰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常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

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報不以實且賀氏之賊發于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明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被盜皆以未常失財爲解乃其贓固獲于浙中也其所報實否乎江南以隱匿盜情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于揚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已蕩然矣別處曾否亦如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其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

申公時行曰夫兵詭道也有謀人之心而機先洩者殆今撫院議主勦而連篇累牘抗言于朝廷疾言怒色傳播于邊境是使敵人得先事設備以待此豈萬金之畫哉顧長昂諸酋桀驁殊甚吾縱不能勦而姑以虛聲喝之使之常自儆備而不敢逞我乘其戒心而以計撫之庶猶有所忌憚今乃露章明言彼不可勦我不能勦是益長其驕氣而愈難撫也大抵邊疆之事可密謀不可顯言可定計而發不可先機而露其要無失體傷事無啓釁挑禍令操柄常在我而已

李公三才曰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謂而欲縶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令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晛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思啓其具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于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

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于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悖乎黔自晁州驛至省城凡十一站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之有千里之遙此十一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躋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而不能以相顧崇以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乎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況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誰爲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患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往行

程富字好禮歙縣人永樂甲午舉人宣德三年以國子生授御史歷官右副都御史爲御史時巡按廣東其地田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蜑聚視民利病酌太和以惠鰥寡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鷄鵝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諸畜遣歸巡按江西時樂安永豐新塗三邑間有大盤山嶄巖險巇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棚巖穴豎旗號僞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謂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于寇盜竊竄之日今彼因民飢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官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忽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擒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崔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曰露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搗其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會府兵繼至賊盜竊窺盡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概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爹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三表裏鈔二千貫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右副都御史常以僉都御史監軍征鄧茂七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急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即刻榜遣人馳論以威信賊果解去至鉛山賊圍蔣榮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因招其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噭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三千兵已據其寨困

馳赴甘肅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而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追敗賊衆于石城兒泉公計虜勢猖獗不一大剪刈無以示威既諜知虜巢穴所在復以貴爲先鋒擣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分道而出刻期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獲男女二千餘口虜酋走死西陲以寧捷聞上遣中書勞以金帛命兼大理寺卿支二品俸明年還京辛酉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亂擾邊命公總督諸軍征之陛辭賜金兜鍪細鎧弓矢麟龍緋袍以寵其行公至雲南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雨公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爲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公益麾兵深入破連環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之陰死者十餘萬賊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常郎羅僭稱廣新王命公還師勦之至是還雲南計曰此不足以血吾刃當以謀破之乃遺偏師抵其境聲言王尚書大軍至矣賊黨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之安南

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二十五官交惡十餘年公論以禍福兩執乃釋凱還上遣官迎勞數百里外廷見宴賜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號推誠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賜誥券追封三代如其爵未幾聞麓賊思任發羈于緬甸復以公督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詐棄惡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緬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秋西還寧夏甘涼申飭邊備訓練士卒其于守戰攻擊俱有方法虜聞風畏避不敢近邊塞戊辰春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跳梁公復督兵往征抵金沙江賊據西岸以拒公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柵拔賊孽殲焉西南自是悉平有苗蠻富者僞稱剋平王別將屢征失利命公掛平蠻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檻送京師餘黨悉降公還詔增祿百石令世其爵

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委公鎮守公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撼以流言乃解機務就閒天順元年春上復臨朝召公別殿慰論以勳舊命兼兵部尚書不數月軍政修明賜織金麟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致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謚忠敏

羅綺字尚綱磁州人宣德庚戌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陷關堡殺人取貨都御史寇深不能治上降璽書命綺代之綺雄偉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開布恩信臨以兵威未幾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舍永族之松潘皆山蠻業羅立番得利即奔巖洞匿木箐深不可測餉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戴饑五致一羣番伺隙出輒奪米去綺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亦介冑從之攻破撲爬諸寨舍據賊卓勢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膽體面一切以簡易之治與接杯酒懽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後改副都御史亦坐是罷歸與鄉官王俊不相能俊如京告綺前在松番受潘人金及器具詔奪綺官

籍其家

正統四年征思任沐晟師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刀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蓄之至是晟遣使論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萬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己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還吾死分地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猝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李震字□□南陽人故都督謙之子正統五年襲指揮使成化十二年以平清水江逆寇功封興寧伯先是成化元年以右都督同都御史項忠撫捕荊襄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荊襄地連河南山陝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愈誅夷之後禁革山塲無人

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歲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名者謹依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千三百八十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內小王洪有衆五百屯于鈞舟龍潭溝李鬍子有衆六百屯于竹山官渡已令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散亡及諸前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入山俘獲脇附之黨二萬八千五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給屯田種庶恩威并濟反測可安矣上悅加震左都督

正統十四正月命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提督軍務太監吉祥陳蕪爲監軍大發兵討福建寇鄧茂七等先是茂七以沙縣押拒捕殺巡檢遂反聚衆至五十餘萬遂自稱閩王初以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副之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陳詔與未至閩過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至是茂七勢益熾攻建寧掌府事左參政張瑛戰不利死之賊遂進延平與劉聚遇中流矢死兄子伯孫

代之十一月楸等進兵平之凡斬獲萬餘人

正統十四年三月都督徐恭爲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宗留者良坑盜也以十二年反而征閩者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明年張楷兵征閩遇于宗留復遣副總兵陳榮討之復敗沒乃遣恭以二千騎馳至處州會宗留中流矢死其黨益熾恭與都指揮沈麟耿定至處出戰麟兵皆沒恭僅以身免會張楷兵至稍稍得敗之遂諭降其黨以敗故功不論

正統十四年十月命都督同知董興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討廣東賊黃肖養先是肖養叛圍廣州殺都指揮王清勢大振景泰元年三月興兵至廣時賊畏信民恩威稍稍降散四月興遇賊于大洲頭大戰破之殺溺萬餘人肖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成化元年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虜將軍都督同知喜信爲左參將都督僉事鮑政爲右參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右少監林貴監軍統京營山東下班兵萬五千及川貴湖廣兵討荆襄叛賊

劉千斤等二年四月賊平擒千斤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五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騾騾一萬一百八十有奇招撫脇從流民一萬八千五百三十餘人續斬賊首二百三十四人獲賊屬三百六十七人九月復破平之擒石和尚劉長子等六百餘人永等封爵陞賞有差

弘治十四年正月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都御史提督軍務帥湖廣雲南播州等處土兵三萬三千人討貴州賊米魯米魯者普安州土官隆暢出妾浩益州土官安民女也隆暢老以子禮代職米魯依禮居而與營長阿保通搆禮與父暢隙暢逐保而燬其室保遂叛與禮借外兵焚暢別部廬舍殺其從人暢怒誅禮米魯遂與保發兵攻暢破其百餘寨暢走之雲南鎮巡使之講和魯陽聽命而誘暢毒之遂益熾分其兵爲四寨保遂僭稱王總兵東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發兵萬餘討之戮阿保及其子米魯亡走久之復熾官兵追捕之不利都指揮吳遠被執乃詔軾督太監楊友總兵官豐閏伯曹愷都御史錢討之軾未至而

太監友貪功率兵先入其地米魯以萬衆劫營遂擄友而殺右布政司閻鉞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等凡五將貴州大震軾至具以聞詔大發兵合十萬人討之十五年七月分八道以進累戰破之獲米魯及賊黨福祐凡下寨千餘擒百九十人斬首四千八百餘級俘男女千餘賜敕獎諭班師餘陞賞有差

正德四年三月命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左都御史洪鐘總制湖廣鄖陽及陝西河南四川等處軍務并總理武昌等府賑濟事宜以湖廣等處荒旱多盜故也六年命鐘督同知都御史俊等討四川大寇藍廷瑞廖麻子鄔本恕七年永順宣慰彭世麟誘獲廷瑞本恕加鐘太子太保俊右都御史餘陞賞有差未幾廖麻子等復熾八月召鐘還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右都督時源充總兵官伐之八年四月擒廖麻子喻老人復叛九年二月就擒賊平澤等陞賞有差

彭大司馬澤爲都御史時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獲稍行刦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濡緩好名下

敎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撫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詔逮下獄瘐死而陸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兵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卻永襲楊虎于宋門店龍化集破之尋又鏊格裴子巖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討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猶狼豕暴師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烨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由按察使召拜副都分捕河南賊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政論行法建纛諸大將無不惕息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擄以萬計趙鑑跳劉三死于陣于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激賊而賊遂蚴隨脅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高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財官良家子弟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

挾驍勇三百騎突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韃靼尼關險不得道度
河南踹荊楚奪艘瓜州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六七先後赴
水死梟彥名斬首六百俘三百溺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
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時蜀道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鐘擊擒
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鐘老不復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
賊殺麻子衆遁竄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山入奪水道度窘開一
面縱兵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澤還加太子
太保
趙風子卽趙鐩係順天府霸州文安縣人正德五年以來有反賊首今
涂死劉六楊虎射傷涂死劉七已故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郎
劉惠病故邢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立旗號僭稱
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據人民姦淫婦女搶掠財畜敵殺官軍阻
截糧運共謀反逆日漸勢衆有谷玉賈能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年七
月十五日有獲董仲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

約有一萬餘人各夥爲盜攻劫文安縣治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大各
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此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手然
後遍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賢爲名須要個毒手人纔歸順
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縣攻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
位那時節着爾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貴卻不是好等語賊衆聽允
就在本縣起手攻破大城青縣等處城地殺傷官民燒劫房屋分差哨
馬四散擄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等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
訖本月劉七復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爲盜今已處決張
玄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擄齊彥名各領賊多寡
不等賈能郭漢宋祿孫玉各僭稱大王朱傳僭稱大王領賊一千餘人
賊衆就將傳頂朱千戶名目與龐文宣等隨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共謀
反逆攻破棗強縣有知縣段豸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劫
景州獻縣阜城等處回到長安屯聚數日復往東行攻劫青縣靜海滄
州等處燒劫糧船鐩與劉惠劉資邢老虎董仲義等共推楊虎爲主僭

稱大王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燒燬糧船殺擄人財不計其數復
回南皮縣起程將東光縣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
邊都堂德州貴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鐩等亦回書佯許若朝廷放赦
我等亦願解散前到南宮棗強等縣屠殺官民劉三擄得在官小趙氏
爲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景州地名朱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
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人鐩等遂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
定田都司率領指揮趙文次釋放鐩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
兵李瑾前來敵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衣甲一百餘副鱗衣一件
楊虎將鱗衣沿途穿着反將在官崔氏卽楊寡婦擄佔爲妻往來山東
濟南東充登萊等府幷所屬東平高唐濟寧沂曹等州青城樂陵莊平
等縣攻劫燒擄鐩過泰縣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胸中豪氣虹堄
吐懷滿血淚洒雕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連坐妻子鉤
臺苦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惟願君恩似海深釋我寧家
萬事足又到泝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李騰王隆各隨營沿途劫殺人

財姦淫婦女不計其數齊彥名等南行到于地方名裴子岩被谷太監
陸都堂督調許遊擊等官軍殺死夥賊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
被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鐩等又攻破靈山等衛日照
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
衛官軍三百餘名鐩等又擄得娼婦陳回兒劉三擄得路氏各在營姦
宿初二日過河拿得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壁縣當知縣陳伯安領
兵對敵不過鐩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朋帶至
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伯安不跪劉惠嗔怪
是鐩勸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
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擄馬驢人財當被守備
萬全都司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軍一千僧兵
三百前來截殺鐩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人去到地名白龍王廟小
黃河渡口有蔡縣致仕知府同不知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自備馬匹
假金臺盞四付銀臺盞十付段二疋前到鹿邑縣饋送劉惠哀告免攻

本縣以救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允鐩與劉惠自稱元帥幷發放賊夥俱稱大王楊傑韓信等分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僞受都指等官置立五色緞帛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老僞授中城兵馬都指揮造鈞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草箭合用器物修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違悞者軍法從事俱毋違錯等字樣令各衙門迎接又攻襄城縣未破本縣轄銀二千兩馬二十疋送與劉惠接收不曾殺人當就分其賈冕兒一枝人馬復回舞陽確山眞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靖踞營去訖鐩同劉資攻圍鈞州五日退攻郟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疋不曾殺人又攻破寶豐縣劄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陰陽生幷生員執招撫黃榜前來鐩等當寫乞恩辨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皇上澡雪精神獨斷于中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等語與生員賫回當日夥賊見榜逃散

者百十餘人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幷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軍民房屋燒劫一空正德七年正月初六日鐩等聞知南陽防守嚴由小路徑去唐縣去西關下營縣所官督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鐩等每日攻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鋼寨鋪地方劄營官軍不勝回還鐩等查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點閘鐩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州縣四散攻劫池城殺虜鄉民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在于滕縣地方被劉暉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遺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鐩等又差採得湖廣都堂太監奏調漢土官軍將到于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住劉燒劫奸擄及劫得焦閣老家蟒衣玉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俵散各賊穿用又往固始州朱皐

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劉營僉事郭詔督同領左哨官軍于二郎畈廣水店斬獲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顆追逐緣崖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玉田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起獲劉惠劉資招集衆賊萬餘于四月二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劉營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及淹死人馬五千餘沿途滾馬逃散者不計其數鐩等因被追急將前造軍馬文冊棄失無存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晝夜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搶擄人馬後回商城等縣該道郭僉事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油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山水泛漲追趕渡河不及漂溺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夥賊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杏四月十三日參議白金李源等督發漢土官軍擒獲一百餘人殺敗奔散賊徒三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劫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柏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斬獲首級馬器餘賊于十八日又往泌陽縣又過商城光山等縣彼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分投竄入湖廣河南界亂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琓領兵將趙璠趙鎬張仲威劉覺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起獲劉惠劉資招集衆賊萬餘于四月二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劉營僉事郭詔督同領左哨官軍于二郎畈廣水店斬獲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顆追逐緣崖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玉田等處地方殺劫人財又在武清縣八里莊莊與參將王果對敵將王果殺死又到東馬圈地方將甯都堂手下兵子弟殺死不計名數五月初三日有陳翰因見勢敗滾馬赴仇總兵處投降本月初五日有鐩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重大思要脫身無計逼令未獲僧人眞安將鐩鬚髮削剃藏伊度牒在身將刑本道分付各散逃命有武昌衛軍人趙成同弟趙宗于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方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方九十三里坡撞鐩經過見鐩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案驗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趙成趙宗又約郭僉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黎踪趕襲緝見鐩同劉朝鬼到于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獲衛軍人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斗報地方一面將鐩擒綁本月

二十九日劉六幷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淹死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往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十日餘乘風復到蕪湖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下水淹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數多本年七月內劉七與龐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孫玉與劉七一同搶船要行逃走軍官砍射緊急劉七落水身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龐三姐趙氏丁氏郭氏復捉獲賈能孫玉浮水上岸又與于成搶得魚船逃至山東膠州海口登岸到于安兵岸王瓚亦搶得魚船逃至地名丁溪塲孫遞逃至南直隸通州各先後被獲本州撈割劉七首級于可昇逃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要往蘇州等處到于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逃至秣陵關被牛僉事捉獲朱倉走至北直隸滄州從河南逃回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清州官軍捉獲將鐩等及龐文宣等幷劉七齊彥名首級各檻到京

林富字守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嘗爲廣西布政

兩廣都御史姚鏌委以思田兵事蓋岑猛麾下盧蘇輩結思恩遺孽王受仍爲亂也王受在思恩執知府以下官屬羈他所以衆出掠至膺墟將進逼武緣富決策部分諸將且覘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徑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爲內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逮退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既挫乃議處令姚解去代者新建伯王守仁復委重于富議事頗合遂下令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思田役罷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議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但稍貶降分其權庶幾上不失朝廷大體下不失夷酋之心遂行其議富久居邕管稔知八寨猺賊與思田勢相倚請于總督宜以時定既剋日出師而富陞四川左布政連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富毅然終其事冒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而啓行

李大司徒瀚嘗巡按陝西茶馬終南山妖僧鳩無賴作亂報至公密諭使者曰勿令鎮守知恐張聲勢亂擾民遂選將授方略而遣之比及鎮守知則已報禽矣其先識如此

譚知州讓爲衢州通判日嘗攝江山開化兩縣時姚源賊號二十萬爲圓陣出沒開化境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顧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力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譚公南昌所撫人者至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馳騎速過竟全其營譚公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壙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曰譚某築賊見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譚公之與賊遇也以兵少問道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其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戰雖死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即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請爲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搶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至因奔散于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

鄒大中丞旻嘗爲四川按察司僉事時蜀盜藍鄢方劇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公至笑曰將不知兵奈何可勝于是擇精兵千人教之分爲四

隊各立長統之賊來逼城公夜出精騎百人舉砲擊賊營賊內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千餘級蓋與兵以來所絕無者軍中皆喜公曰戰雖少勝賊心未寒胡足爲喜遂乘勝遄發遇賊大營賊列陣于左伏兵于右公以正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擣伏兵驚潰自相踩殘戕擊死者不可勝計乃舉火焚柵明日追賊百餘里斬其賊首方四降者萬人餘黨咸遁乃下令曰此後擅殺人者抵命于是驅掠從賊者人人皆望生全矣總制洪鐘巡撫林俊會舉陞川東道兵備副使及得麥子山之捷賊避居川北有兵備副使張思齊與巡撫高謀廖麻子欲就招安求臨江市住劄必徙臨江市民彼方肯降公曰臨江市荊蜀襟喉之地上達重敔下連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徙民養寇行勦賊因不敢掠川東而伏漢州平壩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反前約官軍戰皆敗績于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成都高公懼亟調公往公率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賊聞公至遂解中江之圍而成都無事矣尋朝廷改命彭公澤統制公與彭公合兵擊賊大破賊營斬其賊首廖麻

ZW 21101000819181

子餘黨復立喻老人遁入東鄉山中會科道交章劾高公薦公以代遂巡撫四川公與彭公議曰東鄉山大不便騎射某謀率步兵三萬人深入九眞壩剳營四面分布守隘賊不能出亦不能擄寇竊而後招降必且縛其魁至矣公至九眞賊果縛喻老人等四十餘人赴軍門給票以授降者令自歸鄉里蜀賊遂平彭公曰使早用鄉公蜀平久矣比凱旋有路松祥與遠寧渠縣之寇未息各稱萬人皆覩望喻老人爲進止公至內江遣火牌入賊營論利害除松祥等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祥既擒遠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上陞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仍賞松祥子慶兒三保爲奴歲丙子高拱筠連夷人普法惡鼓諸夷僭號據險肆行攻劫公率兵搗其巢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公曰青山寨高而無泉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當困渴以死何復庸戰遣指揮何定據水口賊果窘公曰賊今夜當遁可擊南方一面待之于是遣人諭寨夷曰今與人子殺爾寨首級換水吃數日不下爾寨無噍類矣賊相向大哭中夜果下寨走生擒萬餘人渠首悉獲

馬中丞卿爲鶴慶知府日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鄉問道可逸也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妾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日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願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于戚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瀕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及爲溫處兵備副使時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卿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有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雄之實欲存之以便況法弛網頹民畏湯如虎而貽官如卒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挾如鼠鬬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

可劫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戚收召豪俠引結雄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諜說降散解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